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六册目次

陳克齋先生集十七卷（宋）陳文蔚撰　明崇禎十六年張時雨等刻清康熙四十四年陳銓補修本　〇〇一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目錄二卷（宋）洪咨夔撰
宋刻本（目錄　卷一至十　十五至十八　二十三至三十二配清影宋鈔本）　一七六

陳克齋先生集十七卷

（宋）陳文蔚撰

明崇禎十六年張時雨等刻清康熙四十四年陳銓補修本

克齋集十七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陳文蔚撰。文蔚字才卿，上饒人。嘗舉進士。端平二年，都省言其所作尚書類編有益治道，詔補廸功郎。今尚書類編已佚，其文集亦無傳本，故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未著錄。明初其郡人張時雨及其裔孫頁鑑始掇拾成編，即此本也。文蔚始因同里余大雅以師事朱子，見於所撰余正叔墓碣。集中與朱子往復書甚多，皆以工夫精進相規切。而祭朱先生文有云，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誨。則又嘗館於朱子家。當理宗時，朱子之學大行，故所著之書得聞於朝廷，朝廷亦遂命以官也。然文蔚實亦篤信謹守，傳其師說。所記朱子之語，皆戊申以後所聞見，於池錄第四已編入朱子語類中。此復具載於本集，蓋一從其所言之人，一從其所記之人，義可互存，不爲假借。其詩雖頗拙俚，不及朱子遠甚。其文則皆明白淳實，有朱子之遺。講義九條，剖析義利之辨，亦爲諄切。均不愧儒者之言，與後來依門傍戶者固迥殊矣。

侯廣成先生訂定

宋理學陳克齋文集

竹林書室藏板

宋陳克齋先生集序

宋陳克齋先生名文蔚字才卿信州之上饒人少事朱子自號克齋隱居不仕

以孝行脩於家全集若干卷皆論學之言也張生時泰始刻之于鄉千里致書乞余爲序余按信州朱陸

兩先生友教之國遺風餘
言多有傳者兩先生異同
學者難言之今觀其所為
求放心與躬行力踐之學

俱未嘗有異其稍異者讀
書窮理之說耳朱子天姿
異敏故得肆其力于事物
見聞之間中材以下守其

師說苦于繁迂而或至於
附會離析剽教之專力從
事於吾心固易簡之功也
予夙未知克齋之遺今奈

得其書而讀之顧亦缺有
間矣是不宜輕論論其大
略以求仁為本以省私慎
意為事以學問思辨先致

其知可謂卓然信蹈而亦不流于蔓支者也同方友教若余正叔徐子融徐子顏吳伯豐請子書不盡傳

學問磨礱要可想見彼亦各遵其勢而然也迨正學稍衰而毅然以求術自名者亦不多見則知因一時

之師友而能成同國之風俗可不勉哉今天下榛蕪寻所見吳越之閒文章淫淫蓋斯人之陷沒久矣竊

以為非得三四豪傑之士講明學術以收返人心則鬼蜮交作而天下事𨷻不可為江右夲理學之舊未

遥其道宓先正余曩者待
皋四季嘗欲遍求其先儒
之集輯爲全書書繁不能
竟信有葉生震亨者嘗爲

余任之生亦頗篤志于學
今聞其不幸死矣所望者
張生輩數入耳張生顧能
于文淫道蕪之時而表章
儒書於漫漶殘缺之後于
益滋喜也斯可不爲聖賢
之徒歟乃爲序
崇禎癸未夏五吳郡後學

侯峒曾書于長水之二
思堂

序

憶昔先君子刻意於致知力行後讀中秘書歷臺垣無非家修而廷獻是以家庭義方之訓惓惓講究乎

關閩濂洛之學而於子朱子之傳註語類遺書尤薈我不倦故一時遊紫陽之門者無不記其姓氏攷其里居驗其言論及歲丙子

奉命來佐信郡郎知饒邑有克齋陳先生者甫下車郎求其遺書人有以毀於兵告者及至乙酉歲鉛邑張生之翥謁見時言及乃

祖時泰亦潛心理學刻有鵞湖講畧併刻克齋遺集藏板六十餘年雖屢經兵燹而板得以無失後方遊陳氏子孫收藏及至丙戌

冬始得見其書其裔孫銓請叙序于余余又何言但讀其書於身心意知慎獨之功剖晰微茫貞能發先儒之未發不獨依樣葫蘆之譜其祖述尼山憲章紫陽其功不在蔡氏諸君子下所以先儒之精神力學雖經數百載而不致泯沒者余因得熟悉其由來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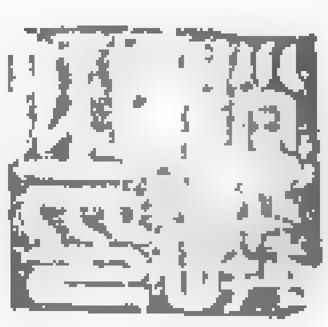
執筆時益信先君子服膺宋儒而誨我不倦愈歎游紫陽之門者其襟懷蕭灑霽月光風之度豈特章句訓詁而已哉是爲序

旹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孟秋

新墅廣東惠州府武清

趙璘序



陳克齋先生行述

先生名文蔚字才卿信之上饒人與同鄉余正叔同
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從事先加
意於學問思辨恐有毫釐千里之謬所友若徐子顏
卿朱子所云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者吾鄉
徐子融志氣剛決勇於求道其切磋尤詳焉他如吳
伯豐李敬子諸君子一時倡和豫章之學爲不孤云
鄉志稱其淵源洙泗多深造而自得之著書立言俱
得朱子旨趣如論中庸戒懼愼獨二事及大學誠意

之說甚爲朱子稱服後朱子註儀禮諸書又謂相去
之遠以不得賢者之助爲憾隱居丘園累聘不起聚
徒講學以斯文自任鄉邦尊仰之所著多見於諸學
諸人而又嘗考先生所至學校若書院士人輒尊爲
祭酒嘗至鵝湖白鹿洞義利之語本陸子之意而更
爲之發直雅泉邵康節先生性情吟咏每勿相近安
其恭觀名位而不顧也所最盡心者先如養志而尊
人竹林翁克至九十四而終人以爲孝行所成召子
有孫能世其學人

國朝尤爲孝義之族賢者有後意在其
子有關性理大全朱子大全故不憚如門人徐三杰
所輯伐閱答書屢錄鈔輯以刻紀緒授搜所見聞
於此今集若干卷於較幾年而與其嗣孫良鑑酒
弟時泰搜輯于殘蝕之餘僅得文十一卷賦一卷詩
同爲剞成而紀其編以俟有道君子采擇焉

同郡後學張時雨紀錄

右錄

弋陽李季先生贊

心超萬物之表道沂洙泗之源深造自得踐履篤
實屢聘不起肥遯丘園聚徒講學著書立言大闡
聖經之旨接承朱子之傳

四明姚堂先生贊

粹乎其質淵乎其心遠宗尼父近師晦翁既居篤
述道明德克全精義于大昌眞鋪聘君之名與切
情矣

陳克齋先生集目録

卷之一

書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幷性理說
再答
答所辯講義一條
答劉靜春太極要旨說
答傅子澄
答王仰之

答周希顔問浴沂
答裘自明

卷之二

書

答徐子融師堯說
又答子融書
又答子融書
通勝庵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與余正叔書
請問先生書
又書節文
答徐子融書
再答子融書
再答子融書
又答子融論誠書

卷之三

書

答吳伯豐司戶簡

又答伯豐書
又答伯豐書
又答伯豐書
答徐子融書
答陳周佐縣丞書
答徐子顔書
答徐子融書
答吳伯豐書
通先生書

與余方叔書
答[illegible]仲[illegible]書
請明九先生書
與吳伯豐書
與徐子融書
通[illegible][illegible]書
答余方叔書

卷之四

書

答李守約書
拜先生書　乙卯三月二十五日
又拜先生書　四月十八日
又拜先生書　九月十一日
答徐子融書
拜先生書　丁巳六月
呈[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己未十月二十一日
答徐子[illegible]書
與余子[illegible]書
與李敬子[illegible]書
又與李敬子書
[illegible]易[illegible]道德[illegible]外甥書
答江[illegible]之書
答周希顏書

卷之五

書

與李守約書
答范益之書

答趙必[illegible]書
答[illegible]叔潛書
與馮祥[illegible]書
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書
再答杜[illegible]之書
與[illegible]叔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
與余崇甫[illegible]書
答徐崇甫書
答湯[illegible][illegible]元德書

答祝行甫書
答三山宇明寅書
答野谷方君書
答玉山汪若書
答陶溪黃鵬飛書
答蘭溪張伯誠書
卷之六
表　劄子　書
進書編表
辭免恩命劄子
答劉南叔縣尉書
答史守書
卷之七
雜著
朱先生序述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
雙溪書院揭示
克齋揭示

讀詩雜記九則
補訓論遺　四十九則
字說　代書字說後
卷之八
講義
克齋講義
信州州學講義
六月朔旦講義
庚寅四月二十一日講義
袁州州學講義
龍山書院講義
南軒書院講義
饒州州學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卷之九
序
送傅子淵遊浙西序
送韋牧叔歸臨川序

狎子白安六紡序
送徐伯仁之官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送周希顏序
贈月者任若序
卷之十
記
遊吳江行記
遊山記

傳巖曳祠堂記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蘇坡記
求仁齋記
退堂記
浩翁記
卷之十
祭文
祭余正叔
祭朱先生
祭趙教文
祭外舅周司牧
祭徐子顏
祭鄭悅夫主簿
祭徐子融
祭傅材甫
祭姨母葉氏
祭趙國維通判

祭趙韋泉 并誄
祭吳峻甫
卷之十二
誌銘
周廸功墓誌銘
西軒居士墓誌銘
何夫人墓誌銘
臨江陵府糧料院傅君墓誌銘
余正叔墓誌銘

鄭氏墓誌銘
傅縣丞墓誌銘
先君竹林居士壙記
卷之十三
賦一首
致遂賦
卷之十四
古詩
老人生旦
和余方叔題傅村市鷄谷韻
火田鄭次山貧士也家有燕坐之處直為賦之
和賈元承醉楊妃 牡丹
題鄭好古松園和趙國興韻
觀物 二首
賈元承寄詩有窮愁之嘆和韻寬之
同志沒者寄鉛山諸友韻送彭歸武夷
余久別與陳則佐縣丞會於清川即送本

三月陪劉宇同作
再遊桃花谷
寄題吳伯昌所居 二首
石井偶書呈同來者 趙國興書之
甲寅寒食日訪徐了翁子融同出游晚歸話
所席二十六韻
寒食後一日趙國興携具杯灌清風峽登一
覽亭分韻賦詩以塵埃已遂雙溪去為韻
得巳字
同鄭家椿小酌後以臨清流而賦詩為韻得
流字
中秋後二夕陪趙運判飲荷香亭次運判韻
以花枝好處安詳折酒盞滿時捫就持為韻
贈徐子融
送趙進臣持闡運節
先生跋所藏湯君果梅約諸人賦詩仰文朗
亦題其後
寄題吳了翁所居 二首

送吳子似歸番陽
和葉仲洽書事
題傅巖叟悠然閣三章章八句
廬山雜咏 二首
白鹿洞謁先生祠堂呈李夢門教授兄日今
入洞講書
臥龍瀑布
武侯像
雜占六詠

五月十二日陽中偶作
徐天錫歸自玉山昌甫以三詩送之後二篇
有及予與徐子融傅巖叟之意且託其轉
寄答其意以謝之
寄題徽州李君惇友閣
和胡應祥游石井韻
壬申老人生旦
歲旦甥有苦寒懶起之句和其韻
上元喜晴

和余方叔病中見寄

卷之十五

古詩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歲為新酒奉親懽
以為韻為老人壽
夏夜露坐偶書勉同學子
予始生日巖叟携酒見過且有詩語賜此以
謝之
乙亥老人生旦

責己
丁丑老人生旦
戊寅老人生旦
自鉛山歸上饒途中感興
送周希頰游章貢
己卯老人生旦
窮冬積雪閱織紡婦
建德道中六言
徐教甫出示所居之別墅南巖圖并諸公題

訴紋子同作和韻長句
石潭道中追賦大江
追賦九華
追賦秋浦
入郡同度黃沙嶺憩木陰下口占古意
辛巳老人生日
周道人求詩贈
荷湖行爲趙忠州詩
癸未老人生日

寄題俞伯南所居
石溪道中偶作
諸君用東坡玉堂觀郭熙畫詩韻題江山王
君平遠樓黃子京携至求同作
寄題玉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題門岩道林所
玉山朱文昭有道經林野二處趙彥甫程德
夫皆有詩求予同作
薛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楊子明讀書齋
王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卷之十六

律詩　絕句

辛酉春莊金華出東郊
常山道中
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
叔韻
歸鉛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和正叔詠梅一絕
和李臨稅
和徐子融看花韻
記夢
示浩
雨中即事
送趙國開起崇安丞
和徐子融韻 四首
庚戌春下邵陽舟中雜作 四首

[illegible]若充
病中對竹
和子融韻
又和清明日兀坐用前韻
和子融聞琴
趙守禱雨有感枕上得句足成五十六字呈
趙守
七月廿六日登四望亭小酌和趙守韻二絕
和趙守木犀

送歐陽國瑞歸鈴山
寄題吳伯豐同榮堂
舟行望懸峯
舟次簡溪和歐陽國瑞韻
贈陳敬甫
月臺觀月
又和歐陽國瑞韻
和趙工部臨安見寄韻
十一月十四夜誦康節詩至愜第三首潸然

有感
自吳中歸過釣臺
過趙清獻墓居
見梅
望靈山喜而又作
程子雲欲還鄉阻雨聊戲之
探梅不遇登祈雨峯
送彭應期下鄱陽
湛溪納凉

夜坐有感年四十
徐子融八月四夜見訪值予有出寄詩三絕
和韻以謝
予酷愛桂香置兩枝於蕭寺之寓室日出不
得對花夜歸月影在窗撤燈清坐為賦二
十八字
十月三夜省愆二絕
和徐子融見寄
用趙國興梅韻自賦

國興招飲後圃即席賦
上巳游惠泉和趙國興韻
徐子融以詩送余方叔與介甫二書見示和
韻以謝
送趙德勤將漕淮東 三首
送彭應期遊淮東 二首
八月十四夜獨坐無懷閣
七月四夜雨過差涼閒坐和徐子融聯日所
寄四絕

送趙國器寵倅之江西
七月廿六日趙國興招飲山堂有詩和韻
和韻呈徐子融聯寓規諫時子融同會
和趙連州雨中宿棠軒韻
和傅國開縣丞竹澗韻
又和載酒過竹澗韻
連州再招飲棠軒次其韻
送先生歸閩宿分水嶺還守
後一日和徐子融韻
乙卯正月別子融
三月望訪徐子顏
省先隴至山頭下觀村中霧賦成一絕
子融觀木犀懷趙連州有別後吟情渾冷落
不知花卉若爲開之句錄以見寄予報云
近讀書之暇多哦康節詩時有自適處忽
奉佳章輒用此意繼韻後錄呈先生有報
書

暇步傅氏小園
趙湖州東園雜詠和人韻 六首
和傅岩叟病中見寄
雨不止和族叔韻
戊午正月送趙工部赴江東參謀
許世卿考亭邂逅予修琴爲別求詩爲賦
長句
雪中約嘉言叔
送傅君玉赴延對
讀書傅氏得桂林外一山號如徐子融書閣

所見書閣見山之陰枕柱見山之陽戲成
一絕呈子融
子融和答三首再用韻賦一絕以謝
傳材甫窗前白月桂開材甫索詩戲作 二首
中秋雨作中夜月明余方叔留寓齋宿酒闌
臨水緩步方叔有詩用韻同賦
方叔再用前韻約同賦
同余方叔龔南才納涼於筠谷竹間題五十
六字

侍嘉言叔溪行和其韻
和趙國興訪蕭氏草堂
庚申清明日子融出遊寄示紀遊十絕以長
句謝之
晚步清曄不見主人趣竹間
送趙國宜赴筠州戶掾
送趙國開赴湘陰
和茂嘉郎中催梅韻
二月廿一日游藏勝有感
和趙國宜寄傅岩叟詩
和趙忠州見寄
趙河源幼子積達於盆池一幹開雙葉戲作
小詩時河源二幼子一受命矣
賀趙及卿黃定甫主賓聯名登第
送趙局之官
十二月十二日踏雪度崧嶺 二首
十二月廿三日舉故事訪黃岡梅
壬申春社前一日晚步欣欣園

和趙忠州歸耕之賦
三月八日晚步溪上二絕
天王寺佛塔蔭隔林見之奇絕因成口占
賦葉茂卿泉石軒
行崧嶺將半下瞰山中一人家似不與世接
者嘆佇久之因成一絕
寄題張正國斗齋 三首
送會稽王君東歸
視新買徐七塢田

和周次公韻送鄭恭叔歸城南并何次公二首
癸酉立春衙寄觀梅
老人及兒輩皆和再用前韻
題趙守飛霞亭
再用韻呈趙守
和趙忠州園亭落成宴客四首
廬陵趙令君宅後有蓮藻月夕相拉觀遊戲
廬陵
廬陵呼酒再用韻
廬陵於兩池中作亭名卧蘆取山谷漁舟
明月卧蘆花之句落爲賦小詩
夢坐卧蘆復與廬陵同用前韻
八月十四日過松水
以奇山石條環奇趙昌甫將以廿八字
甲戌正月從君用弟覓月杜栽
卷之七十
律詩　絕句
送葉味道赴南官

呈僉使覓官書
池陽地寒梅開甚晚上元後始見疎花一夕
春雪曉起觀梅爲梅解嘲
僉使亦爲梅着句適與予意相合和其韻
別僉使二首
歸途喜晴
追賦齊山
追賦貴池諸景有懷僉使
追賦西廟廣覺寺
晨興
送趙國呈赴金壇
同周希顏游靈泉歸涂偶作
和趙昌甫見寄韻
清明上冢見杜鵑花
希顏見寄二絕和韻
用公美載酒見過以長句謝之
中秋後一夕正望浮橋觀月
和公美蓮塘納涼韻

昌甫寄示徐崇父寄張詩及[illegible]和[illegible]

次韻呈昌甫

十月十九日同公美踐上林之約回涂[illegible]

壬午二月廿三日偕諸生携酒過公美家公美宅前山花爛開為賦一絕

公美約同遊龍安寺僧留小飲歸涂一絕

十一日同諸友登南台二絕

登山二絕

重陽偕老人飲

十五日同岩叟游西湖庵華嚴寺吳岩叟及同游者

巖叟用前韻相留踐雲岩之約和韻

贈說相道人

齋前梅開

訪周道人西庵戲題

清明前二日同周公美黃子京郊行和子京韻

後一日因展省歸涂口占

寄題黃子京貧樂齋

又謝子京惠贄見

集註尚書偶成

灌園

賦決明

永豐硯子益和予詩見寄許見訪以長句謝之且堅其約

寄題列岫

謝葉茂卿惠詩卷

送趙國宜之官武林

送趙惠卿赴玉沙法曹

和趙昌甫見寄

一夕夢中得絕句覺時惟記後二句最真因潤色足成之

甲申正月答昌甫見寄韻代書

周公美常年有紅梅之約今春[illegible]時雨雪以詩邀花酒和韻以謝

清明資福院僧邀詩賦此答之

和公美
四月二日過檀林途中二絕
閒屋清坐久之歸途偶得絕句
松嶺石泉
家園偶聞野花香
喜雨
賤生諸友有祝頌語以五十六字謝之
飯步寶福寺僧留飲出示淨度文三教一理
論鼓書

臨將岐口占二絕
謝呂甫以詩惠藥餞
和張元德寄呂甫未竟見及之韻
又前韻寄呂甫
和周公美韻
過忠州雨中賞海棠
賦蕭爽齋戲岩叟
月夜觀花
岩叟約觀西巖茅宿雨阻和前韻送酒率爾
韻答之
六月十七夜對月
黃子京見訪值予未還留詩和韻以謝
子京以長句告別值予飲出一絕謝之

集346-022

宋信州陳文蔚才卿著　後學　張時雨　張時泰　仝較

明蘇州侯峒曾廣成訂　時任　潛　裔孫美材仝輯　秉軒　良鑑　銓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幷性理說（劉侍府誌）

人心道心固無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生於血氣之私豈非人欲原於性命之正豈

非天理況舜禹相韶之語已有危微之別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繼之以惟精惟一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離蓋察之不密則二者交互於胸中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辨於毫釐之辨既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不可得矣惟精惟一則而下工夫並進而中可得矣中即所謂道也來諭援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爲證而謂道即人人即道聖賢語言意各不同而處各有分融液透徹庶幾不相背耳往諭之說以水清爲於其不善弟以清濁爲言則雜乎氣質矣其後謂氣有不齊而其質則一意欲言性無不善如水無不清不知既以氣質言則水不能皆清性不能皆善矣當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無病耳此乃爲學之本原當取孟子與告子辨論處熟看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說參酌求之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則議論方有的當非臆想揣度之可及也來諭以天命比君命此固然矣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蓋心統性情性即心之靜而

情即心之動心不能不靜而亦不能不動豈有惡於情哉今門人之本心即性也其不善者情也心性既無定產之別又直以情爲不善則與滅情之說何異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豈以情爲不善哉心性情之界限惟孟子之書其其條理無各熟味也吾輩相去之遠不得存居講學時相問中又不能盡情録陳而同聲相和即爲同門之罪人是以不敢苟相阿徇而傾倒罄見如此幸詳之後以見告

一節一日之說傷於刻畫人心未必便非紛紛於
血氣之私不知偶狃則易流於邪此所以惟危也
當知彼中節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
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
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因
暇日抄錄舊稿將四書復以答宗父先定年七十
二月二十六日

又答徐宗甫說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
言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為中者便指人心
為人欲之私其意義雖乃太踈淺其而二者之根原
開發恩意竊謂貴乎精一者正欲察其微而安其危
如是乃可以得中非謂精一便為中也為字似未穩
人心固不可便指為人欲畢竟生於血氣易流於人
欲此所以為危中庸序於此辨析甚精尊兄謂平心
定氣味之又驗之於心其言自可見此言甚善但當
實用其功則於見處可深入而知當日得也

荅吳晦叔問二條

家見教忿欲二事較之鄙見尤覺條暢是以痛
其缺淺甚戾其幸但謂忿害淺故懲之欲害深故窒
之愚意恐忿欲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蓋忿之來也
忽不知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橫而不可制故必懲之
然則尤欲其用力也程子謂治怒難治懼亦難明理
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正謂此耳欲心發於隱微
之中其來也以漸只要早覺纔覺便可制然非悟於
世味者不能也以此觀之忿欲之爲害不可以分淺

深尊兄以爲如何儻有未然更俟開曉

仕學一端謂理無窮學寧有窮援漆雕開事以證可
謂名言良用敬嘆但引周公事恐孔子只說凡人雖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驕吝
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來教以爲聖人尚爾況其未
至者乎似便以周公爲驕吝也未免語病更幸思之
詳以見教

劉韜仲問太極中庸荅其二條

太極一篇之旨渾融條暢深得濂溪之意如曰理在
乎物之中物非出乎理之外聖賢教人即物以窮理
大學之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援程子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之說且謂通書之辭不過發明是圖之意是
皆至當之論不可移易第文辭猶有一二所疑不敢
不求質於左右洪範理出五行蓋皆特見乎天
九疇謂當自五行而始耳設有初一次二之目以至
於次三次四以下莫不皆然然來教謂初一云者五

行中有太極得非太極而其字欲聯之未盡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兼道爲精一陰一陽謂之道
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陰陽之
運行往來者有二氣屬形而下者故曰形而下者
謂之器因是器亦道道亦器須著如此分別則語無
病耳來教謂是從天地學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未免語病是雖曰五之三瑕瑕評謝並言要當使無
瑕可指爲佳耳鄙見如此未審然否幸反復之以求
願是之歸是望是望

答徐丁治

朱先生所引程子格物之說於大學或問中其間作三截中一截所引工夫次第以滿觀之豈非在疑有誤莫若察之於身上着工夫所以朱子自講格物一段亦只在心性情上然後却及於身之所具具身之所接析其大盡其小者循序用工先生以爲然否

格物工夫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蓋爲察之於身尤爲親切吾身萬物之理皆備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

莫不皆然非謂只察之於身而不復推之於物也

朱先生說持敬之方歷舉程子尹謝之言固切矣然以滿觀之只自主一上着功夫若能主一便可整齊嚴肅此所謂靜乎中而應乎外也

持敬功夫只在主一便自整齊嚴肅固是如此但聖賢只入不合一處放過隨事儆察無時不然無處不然此內外交相養也若只說主一便了則起居出入之間或細微不謹則於主一功夫未免有間斷也

前日西溪湖水柳之間以與道爲體二字先生問與道爲體柳之又問以與道爲一體先生以爲不然於次早招之又問以謂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爲道之體只其類見故指川流而言先生以謂皆是枝葉之說須要緣如何是與道爲體用思量謂程子所謂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四朱子所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之謂然道固是純亦不已亦只把這天地之化來與道做箇體指川流而言者以其著見而易察

也不知是否

道體之說其間亦有近似處終是未釋然且子細玩索他日面見言之未晚也

答王仲之

而命實我知也夫此一條文理亦不難曉向年文蔚曾隨文解義質於先生皆不以為然竟不曾剖判後來文蔚因別看文字意先生之意或出於此未及質且先生已棄諸生矣至今為恨先生曰此却是個有思量底事却要在不思量處得

國君夫人父母終無歸寧之禮使大夫以寧於兄弟非國君夫人則無此制然嚴於禮法者父母終亦以不歸為是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

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觀此則可知矣今世俗不能行也

上爻為主專以此爻而占吉凶亦須以下爻參驗但所重不在下爻耳

以一卦占之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皆變則只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是用本卦彖辭占然所謂彖辭卦下之辭便是所謂彖辭也非彖曰以下之辭

答周希顏問浴沂

聖人之心虛明洞徹無所繫累如懸鑑當空過者必照而虛明自若不逐物以往故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也曾點詠之故於言志之際託興於風乎舞雩而胸中了無一事聖人喜其與己志合喟然與點集註謂天理渾然隨處發見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作為也可謂得形容之妙矣但其所見至此而行不揜焉所以為狂也三子

各拘拘於一事所見者小然却皆其實事故聖人亦許之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雖是己之所能然未免有意若隨事順應而不見形迹則氣象又不同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一循天理之節文而我何與於聖人之心不過如此子路之才固是有餘觀其言志皆是才之所可及而子路未免以此橫在胸中而不知人之所為皆是天理之當然故程子謂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此意只爭些子其見地便不同也所有人下向只是不以位為樂與點

答夏自明

自明竊見發隱一章以爲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而文公章句則曰衆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如此則不知費者聖人固有所不能盡而隱者聖人還能盡之否章句又曰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不審所謂所以然者果何所指

答者舉道之全體而言蓋天下萬物無非道大而天地細而毫毛無非道也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是有所不知也如堯舜之病博施濟衆是有所不能也隱者乃事物中之理事物之所以爲事物必有所以然者此是也事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理則聖人無不明矣

自明嘗讀克己一章謝上蔡之言曰克己須從性偏處克將去如此則是兼變化氣質而言不止克去己私而文公章句止言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不知何故

答[illegible]也克己是欲勝其私欲上蔡云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依克己工夫此言儘切當

性近習遠一章文公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不知還是本然底相近抑是氣質底相[illegible][illegible]之一字於二者何所指

答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知愚均而言孟子言性善者是矣雜乎氣質則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斷善惡清濁之不同然有生之初大抵相近自其習之不同則又遠矣

東齋先生集卷之一　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二

宋信州陳文蔚才卿著　同郡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時僎　古源
裔孫　時僑仝輯　重輯
良驥　宗章

答徐子融師尭說書 刻書府誌

文蔚於儕輩中早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與世俗俘沈於富貴貧賤得喪毀譽

之中恨未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卒然趨造几席愧不以禮方欲修謝以謝邂逅沐左顧且示師尭說一篇於足下謙光何損其如重不敏之答何孟子論鄉原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尭舜以爲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啓學者以師尭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說焉道之在天下蓋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發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似是而非使人貽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皆加戒謹恐懼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使不息此焉乎流彼不止此焉乎行然則柰何亦曰剪其形滅其影驅之者去則明明至矣必以爲本同而末異是教之使附會於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柴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

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爲尭伴不爲桀亾行尭之道是尭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暇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說如此儻有未然願因是而反覆之幸甚

又答徐子融書

儒者之道正不必窮高極遠以爲異中庸之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所謂聖人不能知行者非眘眞且昧知異端之談空說妙造極其全體大用而言之而聖人容有不能知不能行耳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則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莫非此道非索是道於民生日用之外今學者但能窮理以爲先躬行以爲急動靜語默皆適其宜而不馳騖於荒唐謬悠之域即子思所

謂中庸之道也文蔚綿薄無似志有餘而力不足每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爲懼來喩謂不能弘聖道而徒言闢異端爲學者之病是固然矣但異端似是之非易以惑人儻不深排而力詆則爲害非淺昔孟子卑之門欲擴充聲之害而已正程先生所謂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者始作其能弘聖道而後闢之哉闢異端即所以弘聖道也果如來喩則是當孔庭偶及夷異端之地我必姑置道乎何必又闢而至於不能兼吾道之有何害道猶蔣老氏所無竊謂本俱有所不

同吾儒所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乃顧以此身如見外無內外儒者成己便要成物故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今日不務成物惟務成己豈知成己者耶異端之學正爲理寧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聖賢明理故雖異物似是之非實以愛世爲心學者一有不察則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今欲使之鼎立並行是猶薰蕕同器苗莠並生聖道何緣而明人心何自而正儒先長者所以每爲學者苦口也然此道既有當世大人以

任其責吾輩惟當留意切己功夫持守門戶一毫不涉異教淺偏同歸如指盜然庶幾不至陷於其域此道信者極希稍有信者未必粹然一出於正反務爲高極遠以爲異宜乎千載寥寥而道之不明不行也文蔚至實不敢外用其心少與他日有成願與同志共終斯境明者以爲如何

又答徐子融書

又蒙以王氏千里圖見教開示肯綮如指諸掌始信朋友切磋不爲無補甚喜甚幸但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之說愚近日之竊有未會此爲先入之言爲主頗於此體認有所未精耳蓋此章正見君子小人公私之心往往學者多因懷刑二字壞却一章全意以謂刑不可懷耳殊不知此君子小人非指在上在下而言正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刑又非鞭笞之屬乃典刑之刑謂法制耳君子之心不敢自肆動欲循守禮法故心毋念之而不忘小人則喜縱惡拘頗利慾善與君子所懷正相反也尊兄錯認其意凡言君子者必欲以爲在上之君子又以謂懷刑者好用刑以威天下其意與本文甚相違殊覺穿鑿也可將論語反覆熟讀庶得其旨集註所引和靖語尤可玩味大學悖字恐不可依韻讀須用陸德明釋音爲證耳

文蔚答子融此說後余正叔見之云懷刑者即世俗所謂懼法朝朝樂是也非動欲循守禮法之謂

文蔚亦自覺其言之失[illegible]取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回簡故稍偶見之遂附其說於後尤不忘朋友講習之益所恨正叔已死爲之悵然者久之得與[illegible]

三月廿四日

通瑢菴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文蔚近於邸報中得知先生復有召命可見聖眷優隆仕止久速惟其所遇爲一雲龍會合蒼生有眞大之幸不知先生於出處之計如何非淺陋所及文蔚於九月廿一日夜夢中偶得一詩覺來尚能記省其詩云二更月巳上詔書來鎬甚嚴完被褁旌海內必安桃文蔚初以爲適然今觀再有召命恐其所感在先生之遇合也敢乞疊宣進退徐子融罷學到五夫其志甚銳文蔚偶有牽制不得偕行徒切悵怏前書

嘗以大學誠意章請問蒙尊喻已失其書謹再錄拜呈乞賜剖明以見教文蔚向來未得章句看於此章嘗以意逼之謂自欺者卽無誠心於爲善內實不肯爲善而外竊爲善之名如色雖若是好好色惡惡臭乃中心實然之好惡使吾好善惡不善如此眞實則何適而非誠爲善不由於中心之實而外以僞爲此所謂自欺謹獨者無隱顯無內外若有隱顯內外之間易得爲謹獨所以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以隱顯二其心

也然則自欺者明知其不善而故爲之卽僞心之所致卽見卿來知此及觀章句解自欺之說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說初以爲疑反覆諦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蓋謂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體不明而私意容或竊發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卽自蔽其心之謂若文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於此見得益親而又說無疑以謂小人之爲不善若非昧然有所不知卽是

肆然有所不恤肆然有所不恤乃明知其不善而爲之也昧然有所不知乃不知其不善而爲之自欺自蓋其不能格物致知故心之全體不明當其爲不善之時不自知其爲不善非不欲其知也若謂陰爲善匿不欲使其本心之靈得以知之畢竟先已知其不善矣卽肆然有所不恤者欲不欲不足以言之也文蔚前書所疑如此近來再講大學見得賤齋所論多在謹獨上故君子必謹其獨一句凡兩言之至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假傳說歸謹獨上其底

乃不承上文致知之說文蔚恐當時立言之意只首
擧誠意一章自說謂誠其意者乃毋自欺也毋自欺
便是謹獨人或自欺則內裏是一般外面又是一般
即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者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雖幽獨
隱微之中顯著如此不可不謹也傳文只以謹獨為
誠意功夫而經文知至而后意誠之旨自在其中如
此看應得一章之意渾全不識先生以為如何幸併
前說明賜開曉不勝至望

答書某衰晚幸甚復安外祠之祿滚以自度但使
賢者為亂夢不無愧耳所論誠意之說只舊來所
見為是非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今已
改之矣或問此復畧修大旨不殊稍加精約耳中
庸亦更欲删訂大抵舊書大冗也

與余正叔書

切已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
文蔚每日於體察外尤着意克己工夫緣有性偏難
克處殊以為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
去終是為累文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
非已拆人即人拂已亦憂憂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
面做工夫雖日難處未必不為益常時時提督使不
間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緣間斷處多若頻頻
警策無頃刻間斷如此三兩年豈有不進邪在城因

說去私意覺得長者其言稍究擬拙見以為其害不
細今人固有自見為私意更欲護占不肯放脫如此
氣象只是依舊父不見有日新處彼此各欲進步不
敢不盡誠更望見報

請問脇菴先生書

文蔚嘗因讀易至恆雜而不厭謂有所感以謂人之厭紛雜者繇無恆一之德也苟有恆一之德則所守者定雖處紛雜而不厭自是每於應接之間隨事區處遂見此道無時不在惟是近來接應頗多未免厭惓蓋有心力未洪尚有打不過處以至如此文蔚究其病根皆生於固滯文蔚每事動守常程事出來於不意必擾亂當度一二事尚可支吾至於十百則厭棄之矣今欲放令此心豁然無所執滯當有悠然自[illegible]之否不識先生以爲如何更乞提誨問道先生引[illegible]以伊川詩與道相關合對語生香不厭討究花以[illegible]形容得浩然之氣文蔚雖想像見得意思終不[illegible][illegible]見予[illegible]暴先生所答語竊有所悟莫是天地自在[illegible]行兩間萬物各遂發生和樂之意否此箇固不可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要當自得但欲先生知即見大槩如此耳

答[illegible]事固不當有所厭然欲放令此心[illegible]所往滯此則起便是排不得著意放閒却成病[illegible][illegible]且身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illegible]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莊列裏去也

又書節文

文蔚因看大學或問見於誠意正心修身章有防微謹獨持志守氣勝私去蔽之說文蔚私竊喜之以爲數語尤極簡要不可斯須忘今歲多廢讀書於此三者隨所發見省察鋤治常欲體之於躬以示警省

[illegible]書來[illegible]所論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劾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於暗昧矣切宜省覺不可[illegible]向如此也

答徐子融書

伊川識量之說蓋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不求一物字自有眼目若如來喻謂識者爲知仁體而識西銘之義則專說入裏上去恐非伊川之意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知此則知鄧艾謝安辭後貴公子皆爲物所動若明理則窮達貴賤得喪自無與於己何動之有且如今人以勢位自高皆是將勢位做己分事便見我大彼小若是識得則做天

子只是要了天下事做諸侯只是要了一國事豈曾敎我以天子諸侯之位去驕人又豈曾以此爲我榮勢位自勢位我自我如舜飯糗茹草是此舜被袗衣鼓琴亦是此舜何嘗有加損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也若如此處儘有儘着得何物可動議論直己亦是如此大凡議論只是要求是當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亦如此方得一箇是何足爲己得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不如此乃是己見不到有見得到者方且求益之不暇敢咎人乎所謂識者只是識

得事物當然之理識得此理則此心超然於事物之外無物足以動之其措豈不洪哉若見不破則觀外物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縮淺陋不可言也來敎引入西銘其次引入孟子可欲之謂善其次又引入中庸致曲只是枝蔓了不干事荷愛之厚不敢隱情直述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警悔足見謹思明辨不爲苟同所論伊川此論之眼目却恐在惟之道三字上動之一字止是指出病痛耳愚竊謂病痛不在動字上不知道乃是病根所以前書答兄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然則動之一字伊川豈是輕說過學者尤不可不着意看豈謂源頭不從明理上來也兄更宜細詳鄙意又謂西銘所以謂之言仁之體者如曰言聖道之全體也蓋窮理盡性至命之要莫不在是未

可謂專說入處上去恐處之一字未足以盡西銘之義此則固然鄙意非以西銘爲專說處實恐尊兄看以西銘爲說處故因伊川識量之說爲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若如此非惟失伊川之意併爲西銘之義失之矣區區之意正恐尊兄錯認西銘之意非以西銘爲專說處他當初伊川只說一箇識量甚明白平易又何消如此引證只是大率人既有識見自是有事尊兄不知鄙意却引西銘後段自要有所以下詞此等語非止乎處而已此與舉子第令文義作策問何異來教以知道爲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豈有不善又曰聖人之道莫大乎仁說得仁體分明者莫如西銘此則至當之論專論西銘則可施於伊川識量之說實似枝蔓又轉入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與中庸致曲愈難曉矣吾輩講學惟欲覩是不可阿狥雷同文蔚心所未安不敢以自誣而且誣朋友有便更質之先生得報併乞示教所答先生書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之論甚善且蒙轉以寵期深荷警策如

兄果毅有聞不患於不行所望讀書窮理更加子細益知之既深行愈不難遺書所載覩着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此言有味尤當玩之

再答徐子融書

昨舟中數詩因筆錄呈又蒙寵和且深有警發非愛厚何以及此諸兄和章併領立之宗兄混淪便是此時心之句尤極精明再用元韻以謝諸人寵貺之意別紙見教之詩亦皆和韻但精一危微共一心之句文蔚未曉所謂後訊更望詳教鄙句兄謂微有憂紛華之意極荷箴誨敢不佩服前來兩書又蒙申說甚善但以謂欲要人道見到精約處而不費辭若如此安排則害理甚矣人苦不自覺不謂文蔚尚有此不

因良友何以得之引證固不妨若如前書引證則不可蓋謂引中庸孟子之類又云識量有淺深大小及楚王亡弓孔門言志等事文蔚方且泛論蓋未及此義理愈講愈密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近因議孟子覩其語意後人不曾見到接續處往往有之如取一二章相與評論 錄見答子融詩及語錄

又答徐子融論誠書

文蔚頃承示教誠說涵泳久之方敢作答又以不滿意不欲呈況今講言之來教云有所謂誠之理有所謂誠之德有所謂誠之事不知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就當體而言耶有所指而言耶先生曰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不

曰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但曰以理言以德言隨事而言今乃曰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其言似近而實遠也借曰理指天理而言德指聖人之德而言則爲天之理非誠之理爲聖人之德非誠之德蓋先生以天理眞實無妄非誠不足以名之故名之曰誠聖人之德又不過全此天理而已而無一毫人爲之僞故聖人之德謂之誠德先生以誠之一字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兄反而言之曰誠之理誠之德一轉語之間殊不相似也至於隨事則亦隨人念慮言行之實而

以誠歸之非誠之事也又教又引明道先生語文蔚頃年一見先生便獲聞此論云修辭立其誠其字當細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故曰立其誠當時議論甚長不暇悉舉明道先生言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其言亦甚分明今來教旣引其言乃謂非法不言其修辭之謂乎非道不行其立誠之謂乎如此行之亦不錯但恐非經意復非明道之意耳頃聞先生曰此是聖人事未有着力處學者須是敬以直

內爲可持守文蔚因舉忠信還如程氏說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否曰非也此是實理蓋以此謂聖人之事非學者所及今吾輩工夫無如擇善而固執之之爲要中庸分明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蓋擇善而後能明善知之事也固執而後能不失行之事也要之必先知而後能行今將先止欲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或有非法非道處自家不曾識得反以爲合法合道而言之行之不疑則何以爲誠也是以子思孟子言誠皆以明善爲先而先生或問亦曰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言亦以知爲先也大誠之義訓先生旣以實字爲言蓋無物不包非凡言專慤者可以盡之有如來喻前面雖雜引許多誠說究其到底只是將一箇謹慤看了非惟失却易意恐亦小抑誠先生言近世儒者知誠之爲實理而不可以專慤盡如是凡言誠者遂廢其心之實而一於理之當是以爲說太高而或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可指其亦誤

矣此言蓋救過高者之失今若就一事言之而不求其理之全則彼固爲高而此反爲不及矣大抵先生文字須是浹洽貫通與有將聖賢言誠處類聚求之則頭頭項項無適非實無或以理言或以德言或以事言蓋皆不外乎實也吾輩先須識得天理之無妄而一言一行之間又積累而至則庶幾乎誠矣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論

克齋先生集卷之二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三

後學 張時雨 張時泰 仝校
時保 時永
裔孫 文材 良鑑 仝編 重輕
時仕 時偉 時俊

答吳伯豐司戶簡

昨者被諭極荷詳諭謂既得良方便當修合服餌文蔚敬當書紳誓終此身不忘也但類聚聖賢言誠處

觀之止答徐兄誠字名義未見歸一非謂明善工夫止是如此草草也

又答吳伯豐書

所論存存齋銘謂立之之語與聖門不相似德輝多費詠之辭少進修之功誠如高明之見但子融之銘自人物之生至允懷勿去都好可見有用力之實只是自率性謂道至新而又新此四句斷然太賦非止精義入神一語與存之之義不相切近細意到此恐欲說入做功處不知前輩古語直是親切不是作辦節節相由一語說當至新而又新又依前說做工夫上去殊覺無序尊兄謂程子之說有二義就易本文

求之只如遺書之意耳若子融銘齋則取經解之義也尊兄以銘齋之義論之謂畢竟所存者何物曾非吾所具於身受之初者乎然是物也既具於我矣因何而亡之有其所以亡則存之之工始有所措矣大抵尊兄意思不苟凡事必欲尋箇下手處以此爲學何患不進但所引下三語謂此存之之說似更有可疑以爲人之所得於天者渾然完具本無喪失所以亡者因是爲物所誘將欲勝此物誘必有其道勝得物欲之誘則天理存矣未能勝得物欲之誘雖欲存

之不可得也觀所論欲閑邪只存誠欲只存誠
邪豈易閑欲豈易寡閑得其道則欲將寡矣不得其
道徒見歧於東而生於西欲未易寡也此未得用功
得力處文蔚記去年侍先生於精舍一夕坐間來一
學者問象山先生以爲學之道象山曰某只是先立
其大者因曰看此說他之學亦自得其要遂稱贊孟
子之說曰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然竪
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言只是要常惺
惺且蔡云敬是常惺惺法今學者只爭一箇不常惺

惺耳若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
他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覺即是
心若此心常惺惺私欲自然退聽文蔚用此言下功果
如此教今者亦且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章細玩
便是先生示人端的處若但言閑邪寡欲而不得其
要未必誠未易存欲未易寡也惟中間操則存一節
却是只緊于誠勿忘勿助之節乃是存之之法當如
此今日有急迫躁急之病下兩句云終始令緩先
懷勿夫未見其不力耶見如此不審爲所以爲如何

或有未能更乞警誨

又答吳伯豐書

尚且若何眼前之說亦只是泛言之施於論誠則無所歸宿又何切謂此語雖非論誠然學者果踐其言即不爲誠矣言而不行適以害學者之道忠先生長者之言只將做口頭說話往往得其書亦但知抄錄而已不知言將何用此文蔚所以書紳佩兄之言蓋欲即此便用工於誠不至對制說相輸而陷於自欺之域耳但其中一處不止於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則何善之可擇誠此語文蔚竊所未安伊川先生曰得於辭

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且聖賢言誠無非發明天理而人之一心莫非天理之純全自其蔽於人欲故天理不明隱而爲念慮形而爲言行無非僞詐欺僞而向之眞者今皆妄矣聖賢言誠無非所以發明人心之天理即其言而體認玩索便可識本心之實體而是非眞僞天理人欲瞭然不昧即此便是擇善也顏子何善之可擇今既看得勇兄之說只成泛言擇善功夫無下手處中庸言擇言之大節目甚詳各是下手處且如吾輩今日論

誠處字未易識必須博學之窮緊於賢言誠處求之即博學之謂也學之未明質之師友即問之謂也問而有所未安又紓心自思即思之謂也思而有所未得又從而反覆辨論即辨之謂也是四者皆得於言之目而後繼之以力行至於他事莫不皆然今既只求聖賢之言誠處以求誠又豈無善之可擇也且聖賢所言便是此心之理豈但訓義而已只要識得此心眞妄眞者爲誠妄者非誠即須取眞而舍妄者能識得後便能知聖人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文蔚未

敢道此須是一言一行併致其實則久之純熟誠庶幾可得耳文蔚若徐究之意未如此自當不外敢再以請幸折衷之

又答吳伯豐書

昨者鄙說得蒙逾日至於反覆評訂所以啓發愚闇不少甚善甚幸徐兄議論雖有未的當處大槩却得責知來教首舉數條可見槩以天理聖德與誠泳作一片蓋嫌其稱名而不殘缺不知議論道理須是還他道目分曉豈可混然無別也尊兄論之甚悉文蔚不復纏繞退之虛位之說文蔚雖不聞先生之言初亦竊意其如此今得來教始可釋然但來教引大戴之說有曰彼乃以是而賊其性之天理語似未瑩蓋性

即天理之具於心者性之天理則性是何物天理又是何物言人心之天理則可言性之天理則不可尊兄誠思之當知四字有病如鄙說亦然卻幸明以見示所謂存存齋銘文蔚以閑邪寡欲未爲用功得力處者正其中種種所以制人欲紛擊念慮雖起如程子言彼鄰中繁意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在乎只役縱逐不暇故須得一個主宰又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正與存存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今尊兄謂只要截斷閑邪寡欲則因得其意矣夫復何言如論致知一條有曰欲致其知者要以寡欲爲先文蔚亦謂欲致知者要以敬爲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如尊兄言心靜不雜者其致思必專其索理必精而爲人自其幼時已失之術已具蓋皆以敬爲本也其論甚善其他諸說皆精詳縝密真有發於咸開[illegible]淺欽用鳶飛魚躍川升沉之句文蔚蓋狀天理自然流行之意中庸言上下察也蓋言此理無所不在人之一心泛應酬酢無非天理彼不能存者固無有主宰

而外物用事其能存得不把持過當失之急迫則苟且蕩月而墮於怠慢故明道先生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illegible]同文蔚頃荷先生教誨謂苟能存得氣象自別卑文自然退聽文蔚驗之果然真見其所以然不可說若鄙句云然亦不自知其果如此否果有得於先生之意否正賴朋友相與討論以求其當不鄙而惠教之乃幸

答徐子融書

大抵來教多覺詞繁而意裂且如鄉說謂誠之一字昔人以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及云理固天之理非誠之理德固聖人之德非誠之德正以尊兄不當言誠之理誠之德故以此論釋之尊兄既然前說此復何疑今日吾黨正是講學之事若乃實用則在踐履功夫上如誠說上論講究自當得一箇是處既見得誠之體段却求入之之路逈選實踐將去久而純熟誠在我矣如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是誠之體段也必繼

之曰誠之者人之道是教人以求誠也誠之者人之道此一句未足以盡其曲折故下文又有擇善固執之說而求其所以擇善固執者則在博學愼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蓋云未有直以爲天理聖德之名而必欲別論於此則中庸亦不當言誠者天之道只當曰誠之者人之道足矣道理豈有不可名者循名以下實可也緣尊兄曰誠即天理天理即誠聖德即誠誠即聖德亦未干自己事惟是擇善而固執乃學者所當務耳此論倂退之虛位之說作此辨之詳矣玆不縷縷俟當立其誠俟知不可分則只依日分定誠字更須究易之意則俟當而立之功卻有所指向求所示誠說節意謂只收斂在[illegible]皆日稼穡見所授引者可見文辭類以求教始終貫來一字見名義不曾分曉後面雖有數句有所只釋誠明道先生語前面已自撥截了講辭後書安能灼知推意所在尊兄議論大言傷於援引多而剖析少所以不能使人釋然願更虛心平氣自取前後說詳反復味之當自見得但言行相顧等語施之論誠雖是擇善

固執功夫未爲親切然於日用之間所助深至文蔚中後思此條有受省處服膺切磋之賜不少比力以書謂不可於德外言事兄謂之其當精一危微之句又嘗有數語欲質之先生未暇寫出容別求教只欲曾南宮判南宗諸友二先生南嶽酬倡後序以見從危只定之二夜倆用銘家有齋銘但豈有所當開文得中諸帖觀緣是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當更乞開諭

答陳同仲縣丞書
序文加遜陰色影曰字可見有去病根之意甚勇
決但是遜陰方息得影却恐又打鼻頭不過也更宜
加省李登場一序意甚渾粹若易無心字作隨時字
乃佳無心非吾儒所當言也觀伊川同舟事可見不
審明者以爲如何更商確之鄙文輒易二字別紙去
望字字別有意義諸葛孔明更索商量下一雖字却
恐淺近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答徐子融書
來書見問論語所入處尤荷警策頃年方彷徨無入
處易以謂三百八十四爻爻爻可入大抵聖賢之書
因有歸趣惟學者潛心既久一旦悠然有會心處則
可以觸類而通矣如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因有所悟意此乃思叔所自
得者他人不與也文蔚於論語讀之未熟未能脫然
有得惟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之語方將從事於此以收放心而克私意
但未之有得長者之見如何有以教之爲幸

與徐子融書

此間雖無事粗可讀書但恨師友俱遠去歲游陽伯得與伯豐相與講切今歲缺此只得自勉力耳近來功用如何想益增進文蔚皆因讀書愈覺不可鹵莽緣先入者為主草草讀過舊見未易滌去熟復義理忽然自見殊使人有悅意也所答與介甫仁義體用說屢得玩味大意甚好緣未及究竟關意未敢答去姑俟後便

通晦菴先生書

文蔚自日間分工夫不敢弛廢看孟子以至盡心上諸有可疑處皆且錄出俟侍見之日請問但所用愈益經歷愈多縈拂於心者復不少以此見學力未至心力未洪今但隨事省察毋與克下亦正能剪除枝葉未去病根細思之只為有性偏難克處其他病出窮發者只是因此去得此根方可進步前有番易諸兄論議有書問往復與伯豐錄至先生答書知已達尊聽往往論說之多遂至纏蔓要當熟加玩味真實

見得即諸說不難判也前錄去數則拜呈皆是前所見而作體認有差當隨筆斗斷切乞俯為

與余方叔書

吾人不得羣居深覺寡陋書中所言又不盡意然時得一語不翅如獲至寶前書遂聽塗說色厲內荏之戒甚善甚善非惟尊兄書之几案文蔚亦銘心不敢忘矣文蔚近來亦思造次顛沛必如是之言為有深味願與尊兄共之文蔚遠客千里誠有白雲之念忽思孝子愛日則一朝不能處也欲遽歸又無以為菽水之養正躊躇未有所處不知何以見教

荅韓仲止書

文蔚旅寓諸况如昨無足介念但師友俱遠無與抵陋之嘆讀書存養工夫日不敢廢未見有卓然可恃處此所以惕懼不寧也前書示諭顏淵仲弓為孔門高學甚當今世學者大率口言勝而踐履不足致知力行既正聖賢所望於後學者敢不銘佩間政閒已安所其侵長悶息心涵養正有望於吳兄但事無非學要當隨處省察為作愛惜及充之乃來

請問朱先生書

文蔚寫此（時在康不習齋）亦無甚事每日不廢誦其窮究至於放心之求惟是造次顛沛於是雖思慮之横出未能頓去但孳孳不敢自已亦自覺住不得也所恨無切磋之益日有孤陋之懼昨在番易日與萬正淳誦大學二條不合正淳書來再有論辨適值文蔚治歸不果再答今别紙拜呈乞賜采月以文蔚觀之能盡能得一條果雖易其辭大槩不過前意前段以謂聖人之治天下故欲夫人皆為聖為賢然而林林蠢蠢

之衆未必皆能如聖人之願但秀異之才則長養成就以收格物致知之功其他存神過化日遷善而不自知者固多矣文蔚謂天下雖不能皆如聖人之願聖人立法以教人豈復有異同固欲各致其知各誠其意各脩其身而後為天下平若夫能不能則有乎人為非聖人所能强伊川答或者人皆可為堯舜之問可見又謂若人人而教之使格物致知不亦勞乎蓋聖人但示其治於天下使繇此可以自明然必人人授耳而教之也文蔚亦思如此不識先生以為如

倘有以指教之乃幸

與吳伯豐書

近日功用如何想見日新文蔚讀書窮究之外惟務存養辭私意雜出未能去根然未有不知知之未嘗不克但孜孜於此不敢自息或淡夜誦康節先生詩復覺外務無一毫足以介意所助良多有新得便中一賜警策乃所深望

與徐子融書

文蔚今歲爲子弟課試所撓雖隨例應選終廢時日細思之寸陰誠可惜也過却一時一時不再來過却一日一日不再來可警可懼近觀陳安卿警惰警深二詩深有省發此兄可想其勇猛精進其他議論亦煞得工夫可喜可敬先生誠不妄許予也

通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綿力弱質毋荷不棄曲賜鎸誨恨以迫於規養廸槃菁館不得時詣函丈日夕親炙以漸化氣質然此意未嘗頃刻暫忘今從者又有千里之適侍同高隱亦須在年歲後見聞益孤陋未能就有道而正焉臨風徒切悵怏但每日隨分事業亦不敢廢看中庸已終篇子思之學廣大精微固未能窺其萬一乃得於章句或問間竊見先生指示學者功夫切要處且戒謹恐懼與謹獨二條近世儒者多涉作

一片說不知其間該動靜體用之全而先生剖析發明最為精密文蔚於此涵泳久之若有所見至卒章子思撮一篇之要言之凡八引詩至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繼之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繼之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明首章之意其丁寧之旨至深切矣而學者函莽滅裂至於條理錯謬界限不明則亦何以知古人為學之功繇淺而深自疎而密而日用動靜之間操存省察之機有不可須臾離者文蔚愚陋以謂為學之功無切於此誓當力行以終此身庶不負先生之大賜未審尊意以為如何便中更賜警誨乃所願望

答余方叔書

前所別紙之論尤荷詳復詳誨但鄙見終有未合文蔚近看太極圖通書稍覺見得親切却恐尊兄於當於文字間少玩索功夫粗得而遽止又却自信太過而於朋友之言多不能盡其意是以卒未得合予融兄初焉雖有狂率自足之過却能勇於自改如鄉者所論始亦不能無疑久乃自覺盡理之所在不容異也先生之言文蔚非敢苟輒每遇看文字必先細繹詳味俟其稍見意趣却以師言繹之但見其細極密

毛不容少與此非空言可爭願尊兄亦取其書而讀之句句而考字字而索當知孔孟之學自二程發明以來至於今日始極精備然後為得也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三　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四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裔孫　美材　仝輯　邦楫
　　　時仕　　　　邦聘　重輯

答李守約書

遠荷不鄙開示進脩之方最是十二時中不得放過使講究思索之功浹洽入於日用之中為切要語文蔚雖每日從事於此以思慮尚雜未能純一無間今

得來教書之懇惻使時時在目庶足懲愉警惰賴所助不少甚感甚幸文蔚竊謂此理自周程啟其秘至先生始極精密然而未嘗不發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各在學者看得如何耳其間指示功夫要約處畧無滲漏苟得實下手倘有得力處想尊兄體之熟矣不俟喋喋文蔚謂學者之病往往在於心麤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始無次第大抵自疎而密自淺而深吾輩不可不盡心也要當取其書沉潛涵泳勿替勿迫久久有所

契合自然支分節解如庖丁鼓刃無全牛矣文爲有
志如此未能眞踐其境願與良朋共之嘗讀濂溪遺文
詩文蔚間嘗有作今不記所錄呈者蒙諭太極無極
之理有的實見否竊謂只就此一句論之則先生之
與陸氏辨之悉矣以周子一圖統體論之則精粗本
末一貫而已蓋卽陰陽二氣之流行而此理無不具
於其中此理雖無聲臭而未始不具於形氣之內固
非先有此而旋有彼亦非因有彼而後有此蓋合下
如此是以自其理而言之則無極而太極自其氣而

言之則一動一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合
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離析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雜自
其於周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知其合者不知
其離精粗遂至於無分知其離者不知其合本末遂
有於先後是二者皆謂之不知太極圖可也故程子
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
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又曰冲漠無朕
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
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斯言最有功於周子如

學者功夫則莫如主靜功夫到處自完全自然易而
言之亦可懼也既承下諭不敢不傾倒未知是否便
求詳以見教爲幸

乙卯三月廿五日與朱先生書

文蔚伏自違去几席踰伏鄉野無繇訪便候起居爲怠也今歲已爲趙館上饒徐簿相招教一二子弟已從其約周提幹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共有三四人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禰惡之益徐簿卻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餉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怏耳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

游涵詠不能得其意卻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功他日當請益也近略見玉山縣序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其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大過者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卻有子顏徐文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耳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　做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恐有未穩切望開示

答書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卻教他捏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概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

閏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荷先生教誨已十餘年所根資質凡陋不能勇於進學以變化氣質有負提耳者甚多惟自近日以來稍存省察之意不能自已自朝至夕雖他用功凡讀書應接以至閒居獨處存省底意思未嘗不在念慮所發雖未能一於善但一念之微若善若惡隨即覺知較之頃時雖曰操存記得之時常少昏忘之時常多雖曰省察多是邪心妄念至於昏纔方始覺悟今茲幸免此患亦微有效驗如向來苦於

其難者今若稍易向來病於窘束急迫者今若稍從容順適自此以後或可與其少進更望先生終教之文蔚誓當力行以不負大患嘗論康節先生詩至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之句疫以自警竊謂世之學者多緣其誠不至於幽獨隱微之中一毫不慊便做出無限阻障況表裏二其心乎惟當積其誠意使至於貫日之地方可以進學也區區之志如此先生以爲如何讀詩方到衛風未有發明工夫但見言語不必示之艱險意味惟當玩其滋長如斯而已其他說處皆且錄出俟諷詠之久當別有所見前書虛心參驗之訓敢不遵守

答書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功夫也

九月十一日拜宋先生書

文辭氣質薄弱不獲日夕抠衣坐函丈獮循不敢自已終於識見局於淺陋近於讀書之暇或吟哦諷誦康節詩見得其老雖若疎放至其用功處未嘗不密抑能使人於人情物理間練之漸熟處之漸安文辭前溯歌日作詩於此是亦去物累養性情之一助也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偶子融寄詩文辭輒用此意和之別紙錄呈源亦意病當隨筆呈露便中賜教爲幸

答黃勤詩其是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境用功若只效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徐子融書

以龍德爲誠此言卻有意思細玩經文閑邪存其誠其字可見但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存誠之方恐非本爻之旨且以文勢觀之自有條理蓋謂以龍德而處中正之地是得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謂須臾不離耳所以伊川云造次必於是非謂學者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致其力也聖人既不離於中則無過不及矣他有甚事惟在閑邪而已邪閑則誠自存或曰既已庸信庸謹謂非致力猶有待於閑邪

乎曰聖人未嘗忘戒懼也堯舜兢業正謂此耳使聖人自謂已處無過不及之地而無事乎戒懼非所以爲聖人故下文有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目程傳謂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觀此言可見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極其著見功效以言之也然誠之一字固足以盡龍德之實矣須臾將中字表裏參驗尤覺細密鄙見如此未識當否更望詳酌反復辨論以求至當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廢間嘗溫誦大學於自欺自慊兩言深有所契竊謂學者惟欲真知真知則於惡不善真如惡惡臭好善真如好好色無一毫不足之意固不容虛假於其間然亦豈容虛假自欺者正與此相反聖人以欺字對慊字形容情僞極盡精切所以大學首篇無他語止曰在明明德明德既明則知之必真而於好惡之間無有不實矣文蔚每於是用間驗之深信聖賢之言不我欺也竊謂必先求正

文亦得大意但其中名物訓釋與夫精微尚折必質諸師傳及注疏尚未能究未敢請問前書所論中庸等未見正

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　己未

文蔚以迂愚之性未有親養可歸棲處人館亦然多事以義理自處未免拂情又不敢狥俗生是亦覺費力已年宵到此只得自守但覺有時氣少充今當益務培養以配義與道耳儀禮方借得一兩參究有少文義疑惑謹具別紙求教文蔚於儀禮外復取禮記兼讀見得聖人不是杜撰皆是於天理流行處分別許多節目次序隆殺等級具有條理但衣服器用古今異宜好禮者依放而行之不失古人之意可也未

審尊意以為如何併乞示教

答書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答徐子融書

示還了然丈夫日蒙講論所見甚善但謂二子者出曾皙後顏子必不後孔子亦無云云之答此未免以世俗之心窺聖賢也蓋三子者出曾皙偶自未出安知顏子不然曾皙之學雖未到顏子地位此簡意思卻與顏子無異觀合志氣象無些私意卽人之所難與者豈足道哉以其有令色獨後三子出今世學者雖有識者且取之況大曾皙乎自以爲高見所謂其後恐與曾皙所見無交涉矣顏子固未敢道只曾皙

之行亦未易造齊也又謂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克代然欲不行謂未是百尺竿頭則可若於百尺竿頭又欲進步卻脚不踏實地矣持論但高過於中庸但恐無下脚處也鄙拙之見不敢不盡以俟俯賜有未然幸不我吝

再答徐子融書

承蒙見教曾點之說甚精不外但曾點猶是灑落恐不如所料僕如所料孔子必不與點矣此是論語中一節目須更商量百尺竿頭進步文蔚非不會意謂雖是孔子亦只得在百尺竿頭所立地他人蓋未到百尺竿頭也百尺竿頭進步殊非理門語言氣象是以瑣瑣忌其愚直更卒思之

與李敬子教授書 甲子

文蔚往來閩中於師友間稔聞令聞弟恨未嘗參辰不得承侍約之誨悵石難言一兄誤多矣而別不及之一語淺以爲恨仰日冬寒漸才伏惟進道之勇神物森相尊候萬福文蔚桑官是純浩世多緣背先生教育之久而學不加進淺以自懼也近遊朋友徐子法爲廬阜之游一日拜白鹿洞先生祠下遂得與我之兄者欽承之具道此日獲觀講論之益且嘆其痛快勇決文蔚因得以知問起處之詳竊知寶書由閩深有契合耶以誘掖後生之序者其懇切如此今人做文字竊嘗自謂爲學之道求理難精己私難克今者讀未嘗不從事於格物致知詩書亦嘗解大義應事接物之間亦嘗討是非權衡輕重但它推之間察之少有未盡則道不明矣至於克己未論仰觀乎天下歸仁足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自是一顆事自非隨事檢察痛自鋤治則不知不覺之頃私意已竊發矣尚何望其道之能行哉此中庸所以論道之不明不行而歸咎於知愚不肖之過不及況

今老師云亡學者星散無羣居講切之益或觀書自非或狂率自是不惟此道無傳尊兄乃能用力如此誠爲可敬但嘗息朋友問多謂尊兄稟氣太剛以意太甚少寬裕和平之氣大抵進道不可不勇任道不可不毅若欲從容之中理而無過不及之偏則須察理之精克己之盡以變化其氣質可也此中庸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論難易疑莫難於前三者而反易於中庸然前者資稟之近似者皆可慷慨感激而爲之至於中庸則直須義精理明而非血氣智勇之所能及矣近聞尊兄以弘名齋伏計每日用功文蔚深喜所以道之將有得敢寫片紙布此區區自念與兄交淺而輒言欲寫而復輟者屢矣又自咎曰此仰不能先施於朋友之道是以忘其狂僭因此或可以來其公教之益前此過番易會姜叔權亦得少款渠恐吾人道通相見話致問意叔權自三數年來苦於多病不甚在文字但氣象却自好也徐司叅誠恪有守頃其兄聞少講論切他日須得與兄相見文蔚今以歲[illegible]

上饒深恨不得一造高居少承從容有可為舉似中
切幸勿外

再答李敬子書

文蔚駑鈍之質年逾而學不進家貧親老未免假館
讀書工夫多分於應接只以為撓今見理歸計次第
年歲間可遂暫當畢力然所以無負先師期望之意
頃聞有司直之命繼聞鄉黃兄為知授江西運幹
苟有志於為民隨處皆可自然有朋友往來相與講
學否文蔚切謂日用工夫靜中不能不動却欲於發
處察之惟動中之靜有致難須是於此用力見功
庶幾天理流行不至間斷也文蔚雖日以此自覺終

未得力因來有以發之是望

文蔚昧謬無取歲蒙見知收寘郡齋自愧淺薄非據
寅夕不寧方圖引退忽承易鎮嘉禾自而不察意謂
因此可以告歸乃蒙不鄙復有攜還之意自惟冗狀
何以得此豈足下憐其衰頹而不忍棄之歟然文蔚
竊有愚誠不敢不吐文蔚堂有耆白之親菽水缺養
使文蔚温凊於外而不顧其親之飢寒是乃名教所
棄豈可冒居師席以表範人之子弟用是所以辭其
遠出徑當自此告違少留番江爲有一二同門欲相

聚數日旋程既還文蔚無復拘礙從日杖屨而歸俯
得學緒於隽潮道上然抑猶有說文蔚以迂闊之學
不合時好往往爲人棄之者十常八九足下畢竟招延
之而候領之甚厚則足下之於文蔚亦異於常人矣
使還別而無一言則是足下無負於文蔚而文蔚負
足下竊謂賓客之賢否足係主人之重輕今世士大
夫多喜佞而士多失守以失守之士而遇喜佞之上
人則卑汙苟賤之態何所不至爲主者見其甘悅之
言日進而迎合之意日投遂以爲得士而皆視之
於市道委巷之流耳貧賤之士固不自知而所取士
若失策則多矣爲足下計亦不必止就郡內求人到
官詢訪求一清修有道之士不拘於世俗小禮使得
安意肆志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汪叔公之致任伯雨
則非惟子弟有所親炙而退食之餘亦可資講論之
助將軍有揖客非客之重乃將軍之重翰高明可以
語此輒敢布之使愚言可採他日猶可進見或以僭
妄賜罪亦所不避冒犯威嚴不勝恐懼

集346-059

答汪會之書

文蔚自惟蹇鈍升舉爸取有望但以親老在堂不得不勉應之耳每蒙獎予過當深愧有負期待蓋士生於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自今人志於利祿於是榮辱恥負而觀得失甚重然以義理觀之則易地皆然達則爲達之事窮則修窮之業初無加損於此說以語人未超齊門鼓瑟惟會之能知我心故慨言之會之經涉世故已深窮達得喪自當無疑得暇能與予融相過以講究聖賢用心處他日文蔚結茅山櫚相與往來以畢此生所得不猶愈於後乎

答周希顏書

諸疑數條已隨所見答去更乞思之後以見告書直是有難讀處某每讀一篇必欲先自通然後會諸說而折之緣此遂覺遲鈍未能得條暢耳當并力鑽研亦若性不機敏也此學甚孤滿前無可告語終日塊坐令人昏滯識趣何後生但得一人朝夕相聚亦當有啓發處希顏志尚不易得當決取舍之幾與知外物爲輕吾身爲重庶有可以着力者若徒悠悠放月無補於事也某深以此自警往者不可救矣來者猶可追望希顏與之同聽也

答李子顏一字藹然有以自樂令人歎咏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辨離析却教他捏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五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張必勝　重較
裔孫　時偉
良鑑　仝輯
潛
銓　重修

與李守約書

文蔚親老家貧未免負米四方雖此道不擇地而行然亦因於酬應不得專心讀書良以爲苦雖不敢遠去親庭歸省有時當此喜懼之年不得娛侍膝下望

實與思時時有之此雖莫之爲而爲之者亦嘆其自分薄如此也但操存省察之功不敢自廢去歲見教之語謂自外觀之若無甚過失然而義理雖精氣質雖變物欲之萌少不自覺往往滲漏而不自知此則學者通患尊兄之言可謂確實吾人要當力救此弊得提撕警策之意嘗存不令間斷久而純熟庶幾心與理孚文蔚實所惕懼日有勉焉而不敢自已也甲寅歲不惑者有及於太極圖文蔚即年報書後先生歸自講筵文蔚送至分水嶺以書草呈而附敬之轉

逢兄不知渠附何處竟爾浮沉但見不得報教耳今再片紙錄去寫季過日有未然處痛賜開曉為季文府讀儀禮漸畢兄謂非疏不能通信然頃因喪長子亦因號而得乃知古禮參之今法無不合者但老師去世朋友星散殊無與質後起索居之嘆不知近日看何文字有新得因書不靳乃所願望

答范益之書

師亡友散無從講切吾黨之通患然只得各自努力頃年侍坐諄切之誨歷歷在耳今日惟有勇決力行以變化其氣質不守舊窠究可也學必要其有成蓋一無成所謂掘井不及泉與不學等耳近讀孟子深有感於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便中有可警策實賴推輔仁之益相望數百里同心之言如在几席凡有新切悉賜開諭

答趙子升書

來諭謂先讀中庸大學語孟諸經只如此做工夫便不可矣果欲從事此學雖有次第只要先立與人分定書古人所以十五入大學便是做此事業自聖賢不作成法廢墜學者溺於口耳之末所幸遺書尚有近世又得諸先生正其訛舛從而章分句析指示親切有功恐幸後學多矣可熟讀深玩以求其意日用工夫庶可循序而進即他書可以漸讀矣若曰泛讀諸經而畧無統紀則雖終日讀誦亦無益也心之存亡

只在操舍之頃嘗操而存便是持敬方此下功如何得他便無間斷須是把將做事數數提起莫令昏隳心經有主便能剪截浮泛思慮中間無分擾之患覺得容與皆緣此出豈若來諭所謂勉强禁制反成不安其病尤甚也蓋人之一心纔操即存初不費力但患學者不肯實用工耳

答姜叔輝書

文蔚今歲已離趙氏之館館於鉛山之東洋子寺餘人家程究授未免廢光陰稍得一日半日之閑又隨分看文字終是舍己芸人不爲穩便切己工夫只得就應接中着力吾人歲月已如許豈敢悠悠以負師訓所恨孤陋全無朋友之助殊覺此道之孤細讀來諭彼中乃間有朋友過從還有着實進步者否蓮君亦不易得當力勉之答書尚留鵝庠否近世以來大抵學舍難處未知番陽如何計賢者必有以處之

人心道心所見如何既云有省日用間着力必有實下手處便來無客示教詩雖甚苛博約之論其間尚有四條再具別紙請益得無憚煩爲幸銘文荷見教但惟質有異若亡若存惟情有引愈寧愈昏四句未免小病若亡若存乃工夫之不勇猛者與質字不甚相應情乃性之所發自是不可無若發皆中節正是大理流行豈可無也欲下此字須着一字點化處得分曉耳

與馮耐翁書

文蔚竊有區區愚衷敢納於左右伏幸垂聽文蔚謂大抵處世須遠嫌疑茅齋得賢者瀟灑之後不落莫矣但一童一鶴把湖光而發山色妙無加此而左右與公迹同處乃不避世俗之嫌宜其有以召紛紛不能久安也況長生久視世間決無此理果有則秦皇漢武號召方外之士豈不足以盡得其人盡傳其術終皆不免斯因事可知矣鄉來瀟齋唱此文蔚淡所不喜欲相傳授文蔚以正理謝之頗悟其意況渠用

功甚久訖有何補後人又欲拾其餘可知也矣左右欲珍其術謂渠不得盡用夫世之學仙者正欲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又何假於外求哉借使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因此延歲數容或有之果能仙而不死有是理哉文蔚每喜左右有瀟灑之趣出語無塵俗氣得一二同志徜徉山水間相與吟咏自有至樂者不猶愈於馳心渺茫哉何日再得此來得以面論徜徉文蔚愚衷狂瞽有以裁之幸甚

答白鹿洞杜升之書

細觀來論深有啓發如謂靜存動察各致其[illegible]居敬認人心道心而提斷省察當當加謹放去收來皆使繇已此論甚佳但謂日後多事隨物變遷存少亡多不勝斷續與夫君欲存養者豁待靜時恐應接不暇者多難得靜此恐未然所謂靜者靜亦靜動亦靜方其靜時固是鑑明水止不主於事而為此心之累及其動時則隨事酬應各中倫理向所謂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者是也必如此而後

有以盡此心之用今如來論靜時因不可得主其動時此心又泛泛卻無主宰不知何以為應事接物之本耶同無以見靜存動察之實雖欲放去收來由於繇己亦不可得矣切望更宜審問仍求之日用之間當自得力既承不棄敢不傾倒或有未安更須反覆無諱日昔陽再晤義叔權渠觀諸兄議論正亦未能無疑師友散離得會合可勝慨嘆

再荅杜升之書

竊知琴劍尚處台鹿非悄老師規模愈增弘廣而此氣脉賴以不絕何其幸也體用動靜之說凌荷反覆開諭邵意非是以冥坐合眼爲靜此心亦有所感寂然不動固靜矣及其感物而動亦只是物各付物寂雖萬變而此心虛明自若初不與之遷轉流徙所謂知止有定而能慮能得也故周子書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而先生因謂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應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

今學者固未能到聖人地位亦只當主一故敬齋銘有當事而存惟心惟一等語皆謂此心專靜方能應物不錯嘗舉寫字爲喻然寫字時亦只得專心寫字今固有手寫字而心思別事者至有一事未了而他事叢然又生者若欲以此心應物鮮有能中節而不錯者文蔚所謂動亦靜者亦只欲主一無適而爲應物之本根耳豈以冥坐合眼爲靜哉質之先訓及之吾身事理甚明一時用功即一時見效一日用功即一日見效未見於道有害也靜存動察此論自是不可易提撕警策功夫通貫動靜十字獅峯先生嘗荅一朋友書託其以此見寄且云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文蔚自此佩服不忘淺根至今猶且涸積滲漏未能副其丁寧告戒之意幸兄但着實用功更多讀書參驗則將自見得矣別紙戒謹恐懼之說此即靜時操存之法自不容悠悠亦不容急迫因其已發而遂明之功夫當如晦叔李兄之言而國秀余兄之論文義亦切近浩然之氣伊川之說甚明諸兄辨之已詳務恐煩

亮胡兄一向說巳見耳大率講論理到處須服文蔚這亦見亦不敢闕猶更望與諸兄商可復以見教

與姜叔權論深衣

叔權頃年寄書云考得深衣舊制制度頗多今以所疑於注疏者質之

文蔚按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傍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也疏乃云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腰之衽小腰之衽指何而言喪大記一衽束要衽小腰也恐指此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之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詳疏衽卽裳也當旁之衽欲連屬裳使不殊前後故亦得衽名耳又云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

爲之不相連深衣裳一旁連之相着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如是則深衣一邊有掩裳之衽喪服則兩邊有衽無疑矣及考玉藻說深衣止云衽當旁無一旁有及兩旁皆有之文然以情理求之疏謂當旁之一旁者似不可破玉藻衽當旁之文甚明白鄭注乃專作裳解全不見掩裳之衽如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腰取名爲衽當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疏之度注之義但以欲殺而下爲喪服及朝祭之服之衽殺與若然則喪服朝祭之服裳皆寬頭在上狹頭在下既是狹頭在下則不可縫合任其放垂以取謂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古者爲裳其制如此云云甚異先生時作尺寸以是如得然皆縫合亦不見下狹下殺垂也當不全用古制歟又謂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益爲深衣生文然謂之屬衣則裳與衣交際之處爲屬屬裳則縫合者卽裳矣又豈有裳之可屬哉注於此下云上下變疏釋之曰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若以上下分陰陽則深衣與喪服朝祭之服皆有上下豈

喪服朝祭之服獨垂而散之得爲陽深衣之裳獨當爲得縫而合之乎疏又云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殊裳他餘服相應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上屬裳而下裳不獨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明文言之且從先儒之論如疏之說又似深衣兩旁有衽緣自先儒喪衣皆以旁掩裳一旁無文可證故疏姑從之又未知此等果何如也

與徐崇甫校書四則一則

語錄刊行者文蔚偶有所見并崇甫所録凡二條與
別錄所疑悉見與葉味道書中得暇能相與折衷為
佳有如較書尊兄所守所行誠不可及文蔚數與朋
友言之但吾人所學要在辯乎中庸往往功夫亦未
易到故子思親切示人以為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
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以事情論之殆莫難於
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今子思以前三者為可均可
辭可蹈而以中庸為不可能蓋前三者資稟之相近

者皆可以智能勉強為之而中庸非義精仁熟則不
能以從容而中而智力果敢有所不與焉不然非行
帶有不得為中庸之尊兄試深思之愚若一得或有
可採

再答徐崇甫書　辛巳二月

高居無事温尋舊學其樂無涯世間升沉安足論哉
紙尾見教良感不鄙文蔚謂以水之清論性之善非
不當但水論到清濁則涉乎氣質矣所以水不能皆
清就其清之中亦有不同有清之甚者有雖清而不
能瑩徹者蓋水之清濁係地氣之美惡人之氣質之
性何以異此惡者氣質之不美即水之濁者善者氣
質之美即水之清者然氣質雖美而淳漓亦有不同
如水雖清而等級亦有不一若乃就下則水之本然

之性而洪範論五行亦曰水曰潤下故孟子有人無
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說斯則極本窮源之論從孟
子道性即理是也理安有不善者哉是乃萬物之一原
但其氣稟之有不同矣人心道心中庸序論之備矣
人心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是以人莫
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雖下
愚不能無道心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之間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文蔚竊謂古今之論未若此數語之剛

且亞者為兄器本之淺者謂其所論之皆不然固不斗但覺盭之間更少分别遂不覺其意之偏耳文蔚明為有講切之益不敢不盡誠或有未然便來更賜鐫曉

答洪汝弘元仲書

下諭所錄師訓㝡恨智識短淺無以盡先生之意但於聽教之際或未了了郎不敢錄庶幾不失所傳以爲後來之惑頃嘗遍閱諸錄其他雖非文蔚所敢知間有曾是當時同侍教之人錄文蔚所問答者或盡引數事作一事說或以數日語頭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說首尾乖剌殊覺可怪文蔚擬欲再拾其遺别作一錄庶見本來問答之目目今未就俟脫稿當訪便請益所教論孟二條足知非草草看過推此言之一書之中必多有所得併賜警策尤所願望吾黨甚孤欲專意內修有如尊兄所言豈易多得恨相距差遠未緣合并何當盡罄以寬此懷文蔚年非不[illegible]但老人新年九十三歲頼庇李安迫於菽水之養未免營營役可愧耳

答解行甫書

文蔚聞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者人傳之者非謂有物親相畀付葢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見聞雖不同其爲知道則一何者道在天地間古今之所公共非人之所得以私患人不能求之耳苟能一日用其力六經之書皆聖人之所垂訓訓釋指歸昔儒先之所發明平居暇日端莊靜一游心玩意不惑於異說不逐於外誘則湛然虛明聖賢之心卽我之心儒先之見卽我之見而亦何有見聞之異哉如

文蔚者魯鈍人也惟少頗知學雖親先生長者日多講論而未之有得每切自訟其不敏吾兄邦之老成碩德行爲衆所推許惟日加勉焉使聞所未聞得所未得孜孜焉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在我矣雖聞而知之與見而知之何以異哉洪範說良感在敎人處多有所得足以啓發蒙陋其究抉幸但皇極以中訓大以極訓中先儒雖有此說似未道賜文蔚聞之師訓謂皇卽君也極有至極之義如屋極之稱四面合湊來到此已無去處自然是中謂極在中則可以極訓中則不可乃人君建立標準於上使天下之人取則於是故謂之皇極如云皇建其有極則文義曉然不待訓釋而明矣潤下炎上從革以例類推之皆合作兩意解釋詳之可見其他非面莫究姑擧兩條以謝來辱儻有未然更相與講之

答三山李惟寅書

自昔聖賢相傳以至儒先達者其教人之法莫不以致知力行爲序於是後學誦習以爲修身之要者莫不從事於是然近世流弊誦說勝而踐履踈循序者希而躐序者往往皆是有致知力行之名而無致知力行之實文蔚私竊嘆之嘗謂聖賢言致知致之一字已極其精而無餘蘊矣苟不潛滿積密而致察實下窮格之功則名爲致知而非眞知矣聖賢以力行爲言行之一字已作其氣而決其機矣苟無果敢奮

發之意而猶滯於空言則名爲力行而非實行矣向致知之言而有眞知之得講力行之學而收實行之效則聖賢之域庶幾可以循序而進矣文蔚竊嘗慕焉日以[illegible]志陷[illegible]語之末而無反身之實自傷乎昔之[illegible]爲名教中罪人併思朋友輔仁之益不謂於此得[illegible]之賢者且謂游勉齋之門得見似人如見勉齋其可知也但書贄之禮褒借過當非所敢承姑誦所聞以謝先辱

答野谷方君書

文蔚與足下生同州里相距數舍之遠未嘗識見之心此因友人周幾道稱賢德之美故野谷之盛且傳雅意求記序文蔚以未歷其地雖乎見述叙人生出處大概意足下不屈泉石之情有出可以化俗亦無所固必而已矣故序文及之茲蒙惠書情文膺稱又復諦玩足以見其領畧之意然大抵近世之弊誠說勝而實踐踈外華侈而內省畧故於無所成立而後已如無源之水難以望其波瀾無首之燈不可冀

其熒燁子張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也其吾儒之學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求其志即所達之道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足下無志於吾道則已有志於吾道須於是地用功則他日成就未可量也但謂王通自是以爲孔孟正統者太過二人謂後世豪傑則可且統之云須更商量草草姑謝來意未究所懷幸察

答玉山汪君書

道在天下無古今之異智愚賢不肖之間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而世之人與聖賢相近者何其鮮去聖賢甚遠者何其衆也是無他覩其所志而已矣孔子曰士志於道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苟不立則委靡頹惰雖常人所能爲者猶不能果敢以爲之況望其超群出類以聖賢之事自許哉故冠負冠而履方履者比比皆是心周孔而行夷齊者百無一二也此道自孟軻既沒其傳幾泯寥寥二千載而大開景運宋德

隆盛於是有濂溪先生者倡之於其先而二程先生闡之於其後其道遂大光明相去百年又得文公朱先生紹周程之業窮採力考尤極精詳凡聖賢所示剖析辨駁殆無餘蘊今其奥旨微言具載諸書人患不能一日用其力耳苟能一日用力取其書而反復潛玩因其書而得其心從而反之吾身體認參驗知其無一毫之不契則聖賢之道皆吾分內事耳固非吾心本無是理而必待求之於外也今賢者雖在四方之志適居變制然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恭惟顚沛行乎患難道無往而不在也而隱跡此百里而近姑俟外除往顧山間併得面叩以盡曲折爲佳先此以謝來辱

答國溪黃鵬飛

過辱書贄之禮其陳詞立論所存甚正展誦再三從服爲之增𠟭敬嘆敬嘆竊謂士之生於世也繫乎上之教養亦在乎人之所自植立孔門高弟如季路原憲桑扈貧米非不困窮不失其爲君子之歸而聖人屢嘉屢嘆之者蓋雖無恆產而有常心故也今世之士未遇之日雖未免叔人但隨其所處而安於分義想亦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户在其操守如何耳君必待其溫飽而後爲善是終無爲善之日也文蔚

生平固亦甚矣實皆勉强以爲之不敢自棄於凡民之域也今尚老矣無聞備精不知自今其揮頹又當如何耳不門不致不告且以謝先生高明以爲然否

答菊溪張伯誠

某再拜復書於張君足下相距之遠無從聞問便郵好惠書始知名鄉之有志乎孜孜爲學有志於聖賢之域恨前此不得承晤以講究其一二曾勝嘆羨承諭爲學數條甚善但始學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必有理於物物之中窮究其理是謂格物至於日用應接遇事皆然事接於己處之必得其當與人議論熟其中辯問是非亦格物也況聖賢垂訓立言莫非示人以天理之正讀書之際尤必精熟必得於心

與聖賢相契然後爲至尊學讀過貪多務廣而中無所得雖日讀書亦如不讀然致知有善非有一事其讀書也與人議論也處事接物也心無不存心存則養心莫大於此蓋存養莫如敬敬者主一之謂也文公先生於敬齋銘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以是觀之心豈有一路不存乎豈有一事不存乎格物存養既盡其功所謂力行者尤不可不加勉强之力故大學謂正心在誠其意誠意以正其心旣然修身矣然正心之功又不可廢修身在正其

心正心以修其身統無餘事矣然修身之功又不可
蹔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莫不皆然蓋道不可
須臾離也學者無往而不用其力則心無間斷無不
及之質可變而美矣後所謂雖強加操存則有急迫
不舒之態心雖解悟欲出諸口則有囁嚅之患是無
他特未純熟耳惟隨事省察無令少間久之純熟則
樂在其中豈有急迫不舒之患哉勉之勉之滄洲紹
山某未識其人後便示及未卽良會願言益厚遠業
以光吾道區區至禱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五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六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必勝　重較
　　　張時泰
裔孫　時備　仝梓　憲章　重輯
　　　時仕　　　　士灝

進書編表

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遞到七月五日尚
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編類者臣一介庸愚識
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稽聖門方寓自訟豈

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
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為先聖哲貽
謀脩身是急必探賾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上代之
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我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
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
言與古默契於寂末大義宏綱懸闕於天理非如經
生學士窮年皓首苦志疲精濡精傳注之間玩意緒
章之末蓋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
源豈但此章之訓故然臣下採綴先之論著仰煩見

之聰如大平之微塵不過若日月之容光必照塵而
論聖新以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
草澤幼我飽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
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敘備闡於九疇
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
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援伊尹於耕野之後
相傳說於築巖之際官制術以徵有待德好生以洽
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
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

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
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
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舞
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聲諸之明法
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川至之功
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群生還風
俗於粹古之淳　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與漁
樵同樂鼓皷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謹
錄凡一十三卷並附未投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恩命劄子

文蔚自幼讀書已知忠孝為立身之本居家則以事親立朝則以事君捨此二者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年浸長承父兄之命應進士之科求為條發終以不能追蹤昔好輒見擯於有司繇是一意古學讀大學中庸之書講正心誠意之學親師取友進德修業亦欲得尺寸之様以展布四體固非無意於斯世者然賦分蹇薄徒送日月命不易得時不再來強壯之年既過衰捨之景日侵今已八旬有餘精神昏瞶血氣

凋耗意雖有而力不逮矣不意聖恩特賜採加收用意謂尚可使令豈知不任驅策自揆衰殘不敢從目以溷明時則有之意私衷篤錄表之情冀蒙俯狀之仁使之終老山林以謝素願況今日聖上當陽繼述之初汰史之夾思意人才正人者德搜羅殆盡咸類正色立朝悉心竭慮以共與太平之治如臣者不過泰山之微塵滄海之一漚豈足為明時輕重欲望收合退俯察臣之愚憐臣之意收還成命以遂一夫之欲下犯均職無任懇懼戰汗之至

答劉南叔縣尉

劉南人丹陽人以宗命以興
府宗教文蔚求言之友

伏蒙不鄙之諭仰荷記有自慚無似何以得此文蔚雖粗知讀書然稟資愚鈍識見卑近年邁而道無成自力於道之不暇竊聞也大夫開新賢舍作成士類與儒起廢於寥寥聽絕之中百十年來所未之見甚盛甚美文蔚雖未獲從諸生後以觀盛典未嘗不想文風於百里之外載惟當作成之始必得有道之士日與諸友講貫琢磨庶幾聞見一新風氣浸厚以上

副賢大夫期望之意如文蔚孱陋自治罔功焉能律人君勉強承命必至貽笑多士適足為善政之累以是不敢自昧敢借真言於令君無枉辱書教則不勝幸甚

答史守

其竊聞昔李元禮尹河南以倚重不妄接士非當世名人及通家不得自見被容接者號爲登龍門而孔文擧乃假孔子李老君相與師友爲詞因得以見文蔚竊謂居是邦事大夫之賢禮當然也而况有如李河南之風裁則願先覩爲快者詎敢自後於衆人乎閣下不鄙上饒屏障旌騎文蔚實係受廛一氓之數既失事賢之禮反辱忘勢親貽藻緘曲賜招致公卿大夫不下士久矣而閣下舉曠隳之典誠創見也甚

今以舊拙之久厭則非其人耳特令承命不前於退而有振？之憂因循支離畢竟未能變折已是冬見當面言之委其轉致忱悃窮幸矜體

克齋先生集卷之六

陳克齋先生　卷之七

後學　張時雨　張時泰　仝校

裔孫　時備　時來　良錯　時俊　仝輯　重新

朱先生叙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充養純熟深固文蔚嘗竊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物之意雖曰稟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竟

也以成就後進爲己任登門之士甚衆稍有意趣言論誘掖惟恐不至各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英類沒多斯道有託嘗以江西漕屬闢道經上饒文蔚侍行出宿驛舍有上人投書貢與求見已而自惜狷進過之特逡巡退去先生追白外至人（時□□報□□人□力如）見其人仰車中呼與通名今貢上謁其人遂得見之者泊其宿太室中已痛矣先生則與下詞處問其言其急於後進之意如見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間不能無趨猶背馳者或以叔意異生訛毁至其心不亦定

對黄不愧稱以當代之宗師歸之足徵衆論之固然亦理義足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微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間一處以義理之正苟理所當然雖聖人所行不爲苟異理所不然雖舉世趨之不爲苟同見其異者徒議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徇先生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眞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研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

于茲融釋脫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挈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闡幽啓秘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蘊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紛繆而得詩人吟詠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粗一貫直得子思心傳之旨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二者則尤爲精約也其啟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兵政鬼神變化靡不旁通始雖由此以爲學終不離此以爲道大懼學者所以事物驗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某今都無說處蓋先生所獨到者舉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飲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固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采擇與夫

猶塵之於泰山云耳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詩誌銘

清翁為人志氣剛決始游方外為佛老之學既而聞門教學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於建之五夫欲從而就正未果行一日先生有朝命道過鉛山因見於永平驛語不合拂衣而去人謂其不復來矣先生辭免俟命宿留玉山道中忽散其生徒毅然而至文蔚時侍先生側先生喜其從義之勇挈之偕至玉山留止餘月教詔甚詳自此凡一再登門謁先生之緒論為多自未見先生有靜坐之說既見先生聞主一之論益加精密始是凝志定省止可觀闢誹多中其於交朋友也重信義謹然諾如陰陽寒暑之不移尤不屈於勢利人廣坐中議論必推其是雖貴人以勢臨之意有未正必斥其為非而折之以理詞色略不少沮於生徒常行於道路不循長幼之次者雖非其生徒亦必教與正之其剛果正大皆此類初為佛老既從先生學始知其作者中庸之道乃欲求平實而於從又升之矣

雙溪書院揭示

文蔚聞之為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冊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己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闇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正出己見終有一偏是底既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得而遏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為會文之益也為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騖紛華為戒則放心自然可收義理之講習為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觀感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縱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況以試此儒者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廢群居之間只作談謔而其背毀責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自聞不通慶弔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所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

烏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之間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切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爲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蓋亦大爲之防似不足以相浼然由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克齋揭示

入則孝出則弟

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爲人之本人之良以戴天履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爲人矣

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人倫之首故爲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不孝則不能忠忠孝雖二事事君之忠實自事父之孝移之耳爲僚而順其長居官而治其事又非自外得即事兄居家者而推之也盖長官者君命之使長我者也官事者君付之使我任其責者也爲僚而不順其長居官而不治其事皆事君不忠也事君不忠皆原於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節於此一者一有缺焉則不足以立身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是三者修身應事接物之要人之處世忠孝固其
大節然不能不應事不能不接物臨事貴乎不忽
待人貴乎盡己應事接物各得其道則於事無失
於物無忤要之三者又自修身以始蓋人能修身
則大而忠孝皆繇此出而應事接物特其餘耳故
居處恭是所當先而聖人謂是三者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學者其可以斯須不念哉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是五者窮理力行之目學問思辨乃窮理之事篤

其窮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功夫實在於此蓋不
窮理則無以知其事之當然不力行則無以遂其
志 之次然雖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窮
理爲先窮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則一 而是蓋修
身窮理之功爲多而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修
身非窮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
以是而應事接物未有不盡其情矣大學修身於
家治國平天下必本於致知格物其以是歟

延平學規 朱先生揭之於白鹿書院者已盡之矣

故其緒餘以告來學之朋友使知立身之人所修
身之次第若乃立爲條約以從事於防閑簡檢則非
所以待同志之士而同志者亦無所事於此如右數
條當相與共守之

頍弁一篇疑是所燕之兄弟親戚所賦爾與君子皆指王也今作則謂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如此則旨酒爾作乃嚴之酒餚非王所以燕兄弟與情嘗時不及而問以釋其疑兼以闡意推之首章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二者言有頍者弁實維何期是皆未見而期望之辭三者言有頍者弁實維在首至此則已宴矣故前二章言君子皆何者見既見及庶幾之辭至三章則直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

情間可想矣

此詩謂荼苦其甘如薺恐以比何者自他人視之如荼之苦而其夫溺之如薺之甘故結之以宴爾新昏如兄如弟集傳以見棄之婦自比荼苦恐與下文不貫未知如何

白華集傳幽王娶褒姒而黜申后申后怨而作是詩二章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幽王暱嬖妾而廢正嫡無恩之甚申后方謂王以天步艱難之故不能如白雲之露菅茅不怨王之無恩而歸咎於天步之艱難厚之至也至三章言池之浸稻田四章言桑薪之烘于煁一章峻於一章而其意愈迫此所謂敦厚溫柔詩之教也

苕之華竊謂此亦興詩謂苕之華則芸其黃矣我今不得其時則雖其傷矣自嘆不如苕之華也二章苕之華其葉菁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亦以其葉菁菁而興我之不如無生也

卷阿篇末以上章與下章恩意謂以菶菶萋萋而與君子之車庶且多以雝雝喈喈而與君子之馬閑

且馳詩傳於下章云承上章之興至言其所以興則曰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有似界限不明無甚意味未知見如何

常武四章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竊詳詩意以謂王師止於淮浦截然有所止限不旁侵他境乃與下文王旅之所相應未知果得詩意否

時邁首尾兩條始言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結之曰允王維后未言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結之曰允

王保之當周之未得天下也天右序之及周之旣得天下也又能式序在位之諸侯有周之式序諸侯猶天之右序有周也故始則信其足以君天下終則信其足以保天下兩段首皆有序末皆皆有先王字意甚明白前輩不曾提醒脫說偶如此未知是否

豐年集傳本篇以爲春秋報賽之樂歌至小序注則以爲序誤豈始爲此說而不及改歟

我將維天其右之傳云右尊也神坐東鄉在侑之右所以尊之也又曰侑坐文王旣右享之傳云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旣降而在此之右則是以右爲左右之右當作上聲蓋言鬼神尚右今在其右是尊之也正如右序有周之右又詩旣右烈考亦右之傳音又亦曰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祖周禮太祝九曰肅以享右祭祀序右爲侑侑勸尸食而拜則右當作去聲乃勸侑之侑與尊訓不同二字之義旨訓旣異詩傳旣引周禮爲證而於其旨乃不用勸侑之說而亦曰尊也何哉豈不及詳考歟抑有異說歟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質玫相似初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　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卽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卽是二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卽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卽是二所以震四陰中陽一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卽是一所以巽五或得陰卽是二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卽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卽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illegible]　第七本

余正叔論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先生曰若說要成這箇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若背痛當以手摩之其痛遂止若是或將摩或將不摩無緣見效卽此便是做工夫之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摩背之喻最有味

余正叔問子路問成人處子對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此四者如何便做得成人先生曰備此四者文之以禮樂豈不是成人

忠恕是學者事故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論聖人只可謂之誠與仁

正叔有支離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養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令稍稍虛閑依舊自要讀書

[illegible]　第七本　廿五

或問物與無妄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無妄

余所每得新文字信手摸閱之喜食羊饅頭家人供至或正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意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了

讀書將當入書院有外物惱亂學怕他入書院多去求新文字看之只箇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己

只是類類掃起久之自然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爲累爲意便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先生以荐命過信州一士人見於館舍論問爲學之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

漢文帝厭事景帝不厭事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答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出在何處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雖見若文發得其妙

文蔚每日侍坐說詩不曾說白駒後數日忽有日公每日說詩白駒一篇如此却好不說文蔚因言當時賢者欲縶維之竟去而不來逃於空谷上之人奉爭不置至謂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自重不輕如此曰據如此說亦好却不說上之人勤[illegible]好賢之意

文蔚一日說太極圖不合格物致知工夫先生甚許之後數日文蔚掃起中間一二語先生曰這話了箭通身下水莫去文蔚甚有所悟今池州語錄却[illegible]文蔚語[illegible]頭合作一段記者誤矣又錄云文蔚問通書只說上[illegible]一邊[illegible]一邊却不說[illegible]何故如此說文蔚退思數日又請問夜來所說通書[illegible][illegible]日思日存及感[illegible]嘗[illegible]常學等[illegible]亦是我知事先生不答正也日起明了始通身下水衷未文蔚遂悟通書發明太極陰陽之旨已從道理源頭理會來圖則綱領精微俱示人而通書無界發明此意然只為不及窮理探極之深也次日後只為問先生遂無語

文蔚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則道心矣又如何分別先生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文蔚問生將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

學者講習都不肯自去着力[illegible]待後要讀書教人稍獨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齊自讀[illegible]文蔚門且如公讀題過畢竟是自要讀書又云難得難得

一日說某與謝昌國問是心安在如指麾事曰即此便是其餘事亦煩四言妙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

池塘雜碓邑邑皆傳先生曰既是如此下面參則
甚彭曰陸先生曰有書院却不合藏得書某此來
爲欲求書先生曰緊要書能消幾卷某向來亦愛
如此後思之這般物事豈又必假何必役於物也
世昌臨別贈之詩以象山閒說定君開雲本參天
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
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故縱場只略教整齊足
矣
寫字不要好時却好
文蔚初見看諸家詩說皆於先生曰某有集傳曾看
否文蔚答以未見後來只看集傳一日因說詩先
生曰曾參看諸家文蔚曰不曾曰又却不可
或爲精舍待作題目曰與着工人間斷先生曰聖
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說得時存得一　時消得時放事
居家初與時同原應應董茶如飴苦底物事亦難及

其爽也群羊頭首三足在留人可以食不可以絕
直恁地蕭索
因言舜禹相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講
作一大好事
先生每得未見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嶽
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
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坐聽讀至五更
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每還學者問有未答處即合讀上下文
因說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
到他已分上又却暗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或有看得不好處
答有問題目甫徐斯遠辯仰止日呂史數百一貫又曰
王三見詩文曰斯遠詩文清雖小畢竟清
劉叔通江文卿二人皆能詩叔通放蕩不拘束底詩
如文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子蒙和劉叔通
詩昨夜劉郎和角歌湖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
乃如此富貴不來當奈何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掇

他

葉文蔚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
呈文蔚所送徐崇甫序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
這般文字亦不光彩

或問徐子顏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
多不得一日因話次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
精神

文蔚曰先生每嘗念慮之萌或生於非正隨即剪除

只是未能去根因事又發仍舊要剪除先生曰只
得如此

或問大學修身章之其所傲惰而辟焉君子之於人
要得有敬惰先生曰非如常人傲忽惰慢只是使
人見得他懶些

山齋絕年月久說中庸費隱章謂始於夫婦之可
與知與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以至於
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微而言於鳶
飛魚躍無不包舉先生曰不須說有這有不同否

文蔚曰此章說道之費說到語大語小處已盡矣
引詩者所以咏嘆流洪形容其不盡之意耳先生
默然

因論近思錄先生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又問如何
曰公須自見得意謂易傳已自成書

林門諸高弟晚節有背其師說者緣他自說得太覺
見師說有如不快意

因謂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腳

一日說論語集注亦尚有侵說處

問禮制度如何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問胡氏春秋傳如何曰亦有過當處

字浩說

始吾命爾爲浩者取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已名而不字未成人也今爾冠而成人矣可復爲童子之態乎當思其成人之道且浩然之氣非獨無之往往爲氣稟所拘物欲所累而不知養則浩然者索然矣然則養之之道當如何亦曰存之也孟子曰庶人去之君子存之養之之道不是過也教汝以養汝復不知養之之方苟能存之則養得矣故名曰浩字曰存之汝不知存則不止爲衆人而已孟子之言可不畏哉紹熙改元歲次庚戌四月既望示浩

書浩字說後

既作此說以示浩因自反曰苟非日用之間有不知陝而勿失所謂傳而不習也其罪又有甚於浩矣因書以當盤盂之戒十六日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七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八

校字　張時雨　仝校
張時泰
裔孫　美材　仝輯　邦楫
時僑　邦聘　重輯

克齋講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待文王而後興何以爲凡民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秉彜之性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與聖人同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文王聖人也湯猶曰反之若乃文王則性與天合文王作而在上則能以其所同然者感發斯民之同然是以當時之人中林武夫猶知好德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是皆有所待而興者也故謂之凡民則以其氣質昏蔽待聖人感發而後興起若乃豪傑之士則資禀清明良心善性自然昭著其好德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無所蔽累不待文王而自能興起此超乎出衆非

凡人可以嗣日而諸非豪傑之士而何今吾儕生
遇明王運逢真主崇尚正學褒表儒先將以一新
士氣可不知所以興起而自處於凡民之後乎
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
天下有貴賤有善惡凡人莫不欲貴而惡賤乃不
知好善而惡惡是以下居暇日惟思做貴人不思
爲善人未能讀書爲文便萌欲貴之心不知天之
與我者自有至貴之實孟子所謂天爵者是舍其

在我之至貴而思在外之不足貴是惑也在外者
所謂不足貴蓋所貴者外物也非我之良貴也一
時得之若足以驕妻子而耀鄉里然予奪在人終
朝之失則昔之榮者今辱矣昔之貴者今賤矣此
所謂趙孟能貴能賤者也豈若在我之貴道德仁
足以尊高令聞自足以黼黻在人不能予奪在我
無所增損此所謂至貴也今之爲士者往往昧此
而馳騖於其外然徒自馳騖未必得貴而反取賤
者此可謂不知義命冥迷顛錯而終此身者也可
不哀哉
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人求在我者即是良貴求在外者即是外
業然在我者天之所予無聊思之間患人不求之
耳自求則自得自舍則自失初不繫於人也在我
者則富貴貧賤分皆前定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得
在命可求而不可必得也今之爲士者不知有命
而富貴利達求之必可得卒之求者紛紛而得者

幾何人哉孟子謂無益於得豈欺我哉以目前事
實驗之昭然可見不待告語而自可知也凡此三
者雖異章各出而實相表裏吾豪傑之士超識高
明脫一世所貴不足以爲貴人之欲貴者兩不足
論次於此者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未忘欲求
之心而無必得之念下焉則終身冥迷於得失之
途死而後已今內之事而無得於終老孟子告人
可謂深切著明能深體而詳察之者一何鮮哉吾
君方有志於進取之學未暇究義理之精微姑援

此二者爲諸君言之必先審乎此而定其志新則
進於此者將與諸君共講焉

信州州學講義己五月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
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於身懲忿窒
慾而已風以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
益焉益之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
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欲何哉蓋
爲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
爲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俾
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逞其忿懲
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
使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於獨窒
慾之要也益於人者莫不止於遷善改過今止曰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利於身者爲益
以脩身爲事則爲益者孰大於遷善改過苟不遷善
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多矣因
益也聖人於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深體之哉

六月朔日講義

孔子曰興於詩蓋詩者所以[illegible]出於天[illegible]之自動學者於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於成童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是為先而學者必自茲始也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不具備一篇淇奧明白詳備而講之益可見衛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綠竹猗猗興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修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意二章以綠竹青青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盡德之盛著服飾必益嚴充備矣

中庸言修身之道亦以齊明盛服為言三章以綠竹如簀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至成為成德之君子矣此[illegible]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青青則浸長而同茂矣其如簀則密比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精而粹自粹而著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僩者矜莊嚴毅之意益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咺兮宣著盛大而不可掩也三章則和然而德盛仁熟矣故寬綽戲謔而不為虐蓋寬綽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範而自然中節矣子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已近之矣雖然學者苟未嘗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矜持之嚴密自遽欲如末章之寬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

庚寅四月廿一日講義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大抵為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下於降心以就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矜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密深入其中所見率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為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宗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

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歟是二者厥脩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於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學愈多而且厥脩乃來而已所謂學半者教也學者非特成己又將成物為學之將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則有所得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析磨礱又得有益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教人亦半是學所謂斆學半者是也然則學也教也無非學也始當終學一貫須臾之離則德脩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矣有[illegible]者有無計較謀利之心功至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其當因是說而推之於始與學非惟學者為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故學而仕則學為有用而非涉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牆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傅說始剏拈出而示人猶切乃如此蓋為商宗之言實為後學之廷於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

龍山書院講義 甲午正月五日

古人為學期於有用非事乎記誦詞章之末其次第節目悉具於大學之書要之則以明善為先大抵學者所以不知君子儒而甘心於卑汚淺陋之域者正以善惡是非之理不明有如大路不繇而趨委曲之邪徑牽於異端雖有康莊之衢而終身不知所適矣可哀也哉所以大學之書極其功効而言必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至精至要不外乎致知格物而已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靈蔽於私欲繇其

物之不格故理不能窮心雖至靈蔽於私欲而知有所不至矣雖脩身當然之事亦不能反觀而洞照故身不能脩身不能脩則家不能齊而况於治國平天下乎自後世以科目取士所尚者經學詞章之間經學唯務記誦而不明聖經之旨雖曰詞章不足以潤色皇猷而徒事乎藻繪下以是而媒利祿上以是而失真材欲望其致君澤民以開太平之路爲難是也龍山主人捐私帑創書院置田以為糧廪以授來招徠四方之英才以成就人才為己任其意也至日之衎不獨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諸君不辭擔簦負笈之勞翕然來集亦既賢矣幸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格物致知正心脩身志在天下而不私於一己光明煒燁將有見於後日非特為龍山賀抑以為明時賀諸君其勉之

袁州州學講義 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
模廣大節目詳備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為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廢
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內事也
孔門相授無非此理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
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
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審且
補其缺漏書始渾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

哉但世之儒者所見卑陋平居暇日略無天下國家
之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談綮議自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嗚
呼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
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
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秉彝好德無智愚賢不
肖皆然也然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之所以予人者
未嘗不清明純粹而拘於氣稟之偏喪於物欲之累
忘不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

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為當然嗚呼使其皆
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
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
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
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
以入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一字蓋非謹獨雖欲誠意
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文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
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

則視聽無所歸見飲食且不知味必其能正乎修身
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所為之間好惡之異
情一為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
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蓋自天子至於
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其本既立推之於國家天下
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可不
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為之事而能為之
者何寡矣如是蓋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內無所知間
有知之而知之不真必其知惡惡如好好色求以

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爲聖賢之事哉或曰修身
爲士子之所當爲治國平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爲
士者豈能有天下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爲學正以
天下國家爲志（伊尹居畎畝之中已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
志不爲此學而能以一日爲之也孔子曰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道即隱居所求
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脩身見於世士之爲學豈以窮達而異其心哉
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

講明誠意正心之學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進於是
也惟諸君勉之

南軒書院講義

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行
然其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
夫所謂達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謹
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
即此書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
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
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行必在乎達德達德
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

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者人之所
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誠是
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然德
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稟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
強而行之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
苟以生知安行爲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
爲愚爲不肖而已可勝惜哉在乎人十已百人百已
千盡然自立以變化其氣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强

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以資稟而絕人盖謂降衷秉彝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此其仁天下亦深矣繼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謂雖未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己故也雖未能勇而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成效至此亦庶幾於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自格物致知始蓋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有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為己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為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造德以企之道以行中庸在我矣

饒州州學講義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為賢也未嘗

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為世子因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苟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為不善者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性善之說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為性善之說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為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為仁義禮智其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

性則無不善而氣稟之質不能皆齊故或淸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淸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爲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淸濁厚薄之不齊者雜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楊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旣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葢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爲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爲疑孟子

遂接成覸之言顏子之論公明儀之說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爲高而已爲卑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爲聖賢之言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歟蓋資稟旣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非有奮發之功而欲以變卑污不美之質[illegible]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詖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措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孟子亦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若

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爲而不爲爲之而不勇其爲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雜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爲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說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論尤爲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決果斷以行其事變化其氣

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奈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說爲迂闊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眞體而實踐之以可爲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別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爲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爲重以尊賢育材爲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儀特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某衰晚無聞誤蒙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換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教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幸[illegible]

自信周其不及而有以務正之稍有得焉

白鹿洞講義

孟子之書惟辨義利首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卽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拔本塞源正在於此蓋當時之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一見孟子便以利吾國爲問孟子之對抑黜其利而以仁義爲對使當時之人知有仁義則不復言利矣異時宋牼將之楚欲說秦楚之王而使之罷兵孟子遇於石丘問之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

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疑若亦為道者
孟子則深論其心術之殊而極言其興亡之異以為
勸戒然則後之君天下者可不明義利以示天下乎
天下之人可不惟義是趨惟利是黜乎又曰生我所
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夫生死相去亦遠矣義之所在
寧舍生而取義則義之為義豈可須臾離哉孟子凡
與人言無非援仁義以黜利義利之說不明自孟子

而同今世之人非不知義利之辨惟孜心之時則義
不勝利有國者曰何以利吾國有家則曰何以利吾
家有身則曰何以利吾身凡有所事無非為利一事
之成敗一物之得喪惟利是計止知利己遑恤害物
天下國家何以不至於離弊士夫風俗何以不至於
澆薄也何怪義之道不明以斯世者職此之繇也小
君子僅存者乃不知自別而與流俗混同而無間學
不外聖賢名教我白鹿書院文公先生舊所興復舉
要令一以教育之規矩所示不明其學於此者

其書淬其心切磋講論無非明天理人欲之所何者為
天理何者為人欲毫釐之間必有區別如是則無非
在先生規矩之中不失先生教育之意義利之分不
辨而明矣文蔚粗知為學氣質昏暗未能造理卻使
者以久處先生之門採取虛譽誤令暫入書院以與
諸友游深愧無以為諸友告輒義利之說使先知所
趨向然後講習其功程講明其閫奧以造學問之域
庶無負先生之初意諸友其無忽

某去嵗入湖嘗以吳何之說爲諸君子告今將別去復有一說爲諸君言之蓋孔門之所講者仁而已矣不知仁而爲學是爲學而不知本也終日講學而不知其本是猶水之無源也其可乎孟子曰仁人心也不知爲學之本是失其本心人有一心而已失其本心何心爲人敢衆與諸君謀之幸毋忽

孔門之教無非以仁羣弟子之學於孔門無非求仁然仁道至大未易輕許故孔子罕言仁而凡有所問

者發之以爲仁之方也仁之全體未嘗輕許若仁者天理之渾然而此心之全德在人則欲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一息尚存與生俱生非聖人生知安行而純亦不已者不能也故孟武伯問仲路冉求公西赤之仁則各稱其才之所長而皆曰不知其仁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仁則各舉其一節曰忠矣曰清矣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令尹子文孔子知其爲忠陳文子孔子知其爲清至於人之心事物私子有所不知以其事而觀之知其爲忠爲清耳心之公私未知其果何如也故曰未知焉得仁仲繇冉求公西亦三子之心孔子蓋深知之如父之知子瞭然無疑故直曰不知其仁一曰不知一曰未知一字之間蓋有深意羣弟子之中止顏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至如仲弓亦告之以爲仁之方而已其他凡有所答皆非仁之全體告子貢但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仁之方則仁之全體果何在焉學者當默而識之然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觀此三仁與夷齊之事則可以識仁矣文公先生興白鹿書院於廢弛榛莽之餘立正大規模於斯居講學之際諸君日游其間相與切磋蓋將以進德廣業而同爲聖賢之歸其可不知孔門之所講求者乎某老矣求之而未有得惟日從事於克己之學孜孜焉死而後已諸君幸用力於斯毋徒以力之不足

黄克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終

後學　張時雨　張時泰　仝較

裔孫　良吉　仝梓　良鑑　潛　東暉　銓

送傅子澄游浙西序

傅君濂從予游窮鄉晚出知有吾道者絕少傅君方妙齡毅然與一二同志披蓬藋登吾門予方離群索居非惟無所切磋抑亦無所告語得之喜甚繇是歲

時往來自問學之外無贅語志向既堅而資稟頗茂予每告之曰聖賢之學無他用心窮理以為先而操存以為急二者相須無少間斷則愚可明而柔可強矣傅君深領之方將從事於此偶有橫逆相加將求白於有司遽舍予而去予深惜之因諭之曰橫逆之來必有能明公道以直之者無足深慮君今遠游豈無四方之名勝與予同臭味者因就有道以求正則塞翁失馬未必不為福也傅君其勉之紹定庚寅臘朔某序

送章牧叔歸霅上序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潔庠專宰患養仁闕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田里樂業依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既孚而仁闕益昭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闕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也雖然仁之為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高第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予哉蓋是心須臾不存則不足以為仁孟

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甚微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無以保妻子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觳觫則仁之端也非指此心謂是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如傷所謂惻隱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可私其惠四海之內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公心易蔽己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

則此心豁然太公無一物不在吾仁之內則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既察其端願進其功以人其所施自此翔翔天朝霖雨海內即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毋於此心之外別求仁哉予察牧叔存心近厚爲政有體興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所能識予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解組東歸也將扶曳以叙違離適不以筋力爲禮之時姑叙此以效古人贈言之意蓋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君陸察其心或有取焉紹定辛酉正月戊中上饒陳文蔚序

黎了消雲萍錄序

人生宇宙間父乾母坤而民爲同胞況臭味之同塲爲吾黨雖異邦絕域散處千萬里外語其聲迹則莫不相接論其交際則未始有素一時邂逅或道途逆旅遇或適然相值於稠人廣座間以無期約而暫相會聚故謂若雲萍然雲萍云者謂無心也雖然去來無定度合散無常期論以雲萍古亦味矣然迹雖雲萍而心亦雲萍則非人之情所以錄其相遇之蔣與地且詳其姓名世爵鄉里者冀久而不忘也雲萍者

迹久而不忘者情比年交友道喪人情紙薄雖今日同堂合席他時見之或反眼不相顧況漂如水上萍浮若空中雲旨聚而忽散者乎其道愈薄予所隱憂世人以爲如何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蓺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即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當行之間不可缺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未始無等級之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故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

經綸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黼藻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往往緣是科而進者多爲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特之上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冊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歷歷可考矣然始仕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況其學術亮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猶是選皆夢矣

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以貢舉長沙其志入固知一第不足以爲況今明天子御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鋒動於是大魁天下自此人視之亦足以少酬其志矣予觀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爲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悉然來訪聽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既嘉之又從而從臾之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爲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潁川陳文蔚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功業多成於年少少年又在於立志志之所向燕越異趣或志在古人或志在當世或志在一身志存一身無足言矣然方當青陽梓繹榮途富於歲月上班爵行下職州縣危言鯁論以肅朝綱者是志也與濫起廢以蘇民瘼者亦是志也顧其所遇如何耳予友趙君聯卿妙齡秀發一戰禮闈即收上第今將筮仕平日之志固以素定於胸中予復何言然培是志者詩書也堅是志者師友也予與聯卿交游舊矣可無一語以致古人贈言之意況聯卿西賓得上備之以行自公之暇從容講切摩詩書之澤以培其根奮厥身之標以厲其志他時功業所就殆如王良策驥過都歷塊一日千里無難也聯卿其勉之紹定癸巳九月丁亥上饒陳文蔚序

送周希顏序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對以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聖人事也學者所宜取法蓄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求師固當爾取友亦然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蓋所期者大則所取者廣所取者廣則終之所成就者亦不凡理勢然耳希顏周君復久從予游志之確而力之勤予深望焉今將去鄉邦而游帝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宗論英見師門高弟方宦於彼希顏之至也當首見之處之既久當日近之然業之門豈無從游之士又豈無交游之友又當從而薰炙之庶幾見聞益廣講切益精器業益充而有以壽師門之脈豈細事哉予方斂衽索居無所開益尊有以觀其光大云耳希顏其無忽紹定癸巳重九前二日上饒陳文蔚序

聯日者任君序

人之生也稟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實陰陽之流行然陰陽之運有偏有正正則中偏則過不及夾行五行之中斯爲冲和之氣二氣冲和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五福反此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不及未免偏勝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六極此理之必然者任君論五行而以冲和爲貴益得之矣又能因常而推變謂陰陽有流行有對待以二者參錯而取之亦盡之矣雖然氣數定矣又當驗諸人事前人有大造於人之戒其在氣數之外乎適聞所論亦既知之予復何言年月日上饒陳文蔚序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裔孫　時衛　仝輯　雷震
　　　時僎　良墉　重鋟

游吳江行記

始予聞長橋之勝將遂一游而無因辛亥孟夏文安趙侯德勤守嘉興拉予行自嘉興取吳江一夕舟至岸下予曰茲游可以遂矣越七月戊申牒告侯假舟侯欣然從之一僧約偕行侯命子侄俱既而僧敗盟予侄不免往予曰僧非吾徒兒曹真累人而不若獨往[illegible]往不若勇往告侯適具舟侯許[illegible]舟具予招張[illegible]象從以樽酒倜然登舟是日晡出盤門不與[illegible]下小泊次紅杉青閘過堰六里到黃土[illegible]鋪又九里秋成舖酌酒三盃隱几誦詩江風大作舟不可泊容成[illegible]二更下雨五更風作甚乎明望市早放市尾一[illegible]百[illegible]關爲[illegible]六適[illegible]川先是友人徐子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有見役[illegible]是始賦[illegible]之詩如君客[illegible]

武夷溪或亦吳江一柳道閩浙綱候于里別吾人同
見一様期又十八里八尺聚落十數家西北崛起二
山云蘇湖界也既過四橋旁連震澤淼漭瀰漫無復
畔岸但見帆檣掀舞於其中真偉觀也嘉其壯則又
賦詩而過之第四橋東風浪顛吾生信命獨安然身
輕有似舟飛葉心遶還同水際天已學在山擒虎豹
更閑於此釣鯨鯢須臾險過平如掌萬丈垂虹跨碧
川抵縣市登垂虹望太湖水濶天低風急濤怒縱觀
移時真有憑空之勢逼暮不可久遂歷井邑復登舟

獨酌三盃賦登垂虹詩雄據垂虹望太湖始知奇觀
屬東吳舟横似岸遮不斷浪起如山認却無掉尾生
看千艦過倚空時見一帆孤松江釣客休相問我到
松江不復鱸晨興登華嚴寺佛閣閣正而湖石枕垂
虹僧頗能詩指垂虹曰橋之美閣能盡之所謂不識
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喜其言之予解也爲
之賦詩傑閣凭欄眼界寬天將震澤壯吳門乾坤高
下相連接日月朝昏見吐吞巨浪聲翻鼉起鬬危橋
風急駭來奔定知從此遊爲水更欲乘桴問木源候

閩行語以游雍庵庵王氏別墅也坊諸邑人得其徑
於是往遊三亭一宜芳一沐名餘若烟雨減損無遺
僅存敗屋遺址荒穢不治無足題詠始予登舟風日
晴甚中夜雨聲蕭蓬陡變寒見游念可已矣不能王
子猷何爲不必見戴也搔首不寐起爾賦詩猶有從
前鷗鷺約可無十幅順風帆須着我扁舟裏盡作
松江烟雨圖遂決策艤舟之明日天開雲淨溎邑千
里如初解纜因自幸曰吾願濟矣世間事類此者多
人誠有意天將從之豈但是哉歸棹月明饱風揚舲

的酒論詩因嘆世之得於名利者能幾也於是作游
大江行記後二日庚戌

游山記

嘉定己巳秋九月傅巖叟拉予與周伯輝訪傅若之
約癸巳巖叟伯輝發鉛山之東洋予自水北徃會於
于田原歸福庵因止宿焉庵則巖叟先塋山水環合
秀潤迫人裴徊顧望日薄暮矣舉酒數酌對嵓燈夜
話久之各就枕五更睡覺聞小雨瀸葉聲識以俗語
知必無霖潦以阻吾三人游與明發小霽容與度
嵩嶺則乍明乍晦如春二三月時至冢頭小盤薄賦
詩飲酒以自娛過嶺十里所小原午炊命杖屨欲覽

山川之勝則雨遂大作矣遂登車又五里至於竹林
之虛居具雞黍話疇昔凌侵猶不寐乙未朝雨不止
且案二人者趣傅巖之意甚急予以詩留之巖叟和
答復有詩惠贈日且午豁然開霽飯僕不及二人亟
命駕不可遏矣予遂趣而從之度北岸檢過黃沙嶺
稼軒之書堂感物懷人愀然似悲入隱將峽峽長三
四里許兩山夾迫相抱凡數曲小溪介其中因山之
勢以流亦清駛環帶峽盡行山蹊數里皆蕪妝之徑
至佛母嶺下睛池秀石已有可玩伯輝謂傅若之茵
原望或言前及嶺自此兩坡而有巖何偽前趨有穴
列於山椒其何偽者絕頂吾三人者捨車策杖循山澗
以出澗之側古木盤屈藤蘿蔓延怪石隱見不可名
狀洞或流石底或穿石腹姿態橫生殊可玩登自山
之陰繞山之陽而一澗涓涓不絕即其源處踞山腰
之左旋其口可容坐十餘人內漸狹縈紆口入數步
間有井焉其深莫測自井而徃暗昧不辨人物嘗有
持炬入者以不可窮極而返出巖自右登山徃徃皆
怪石或崔然而下或隆然而高或洞然而空或窅然

而深或群然而聚或特然而孤歧可通身崖可側足
若穿而通如徃而復不得其徑游者輒迷向背時有
古梅老樹叢生其間有若種而實非人力至山之巔
所謂群玉堂者最其佳處一峯巍然獨高群峯環列
兩傍有如天造地設因觴酒羅豆以領略之夜宿嵓
前之稼軒岩叟玩之不足命燭至石上桂影蒙籠群
峯錯落清絕可賞丙申將下山又登高據勝處舉酒
以歡罷出傅若道報恩寺前不果入行數里至烏橋
小憩由小東坑象山有石如門然傅仲希詩報卷

最臨湯家內虎又十里復龍井寺予兄所[illegible]題處
既赧然而愧又感焉以傷前遊登高洲嶺出[illegible]濟處
壬高州假榻伯輝之竹軒謂傳若主人周德量德量
是夕同飲伯輝家語笑諧謔如平生雖丁酉朝將出
高州德量折簡招飯辭不獲已而留是日早雨午霽
伯輝叔鄉偕子姪同訪其兄升之遂往黃山觀先塋
壬癸巳三百年矣形勢蟠踞數里山川秀灌而對一峯
靖然云峯外潭山侵雲漢偶霧雨不可見前輩言地
理之勝者推先焉往歲太傅正議諸公皆其所舉而

困頓至今繁衍不替意者有所自云曉歸飲德量家
各盡醉再宿伯輝舘戊戌登高洲嶺次慈雲院出孫
旹行十里許皆深林中繚山帶溪時有佳處道多[illegible]
情話舊吟咏有所不暇度溪登石壇絕磴下溪石大
與兩山如來水去而復彷彿武夷氣象水南岸石壁
可立其下激瀉寒瀰潭中不可坐數人予二人坐其
上各舉酒一杯巖叟賦詩予與伯輝皆和而予亦自
狀為自此泛溪抵予竹林所居岸下無十里[illegible]有
絕[illegible]之與巖[illegible]至白水悲於石壁巖道若[illegible]門[illegible]

所[illegible]皆前甚亟所以[illegible]敘之何以白石壁
巖取百丈際觀洪水或謂秋冬水小或曰路陿不可
進遂罷與游西塢登山宿章法院巖叟慨然作詩問
訊僧題無慧謂三十年有奇矣同游存殁者半為之
歎息寺僧作湯餅留連夜話甚歡己亥自章法過洪
御觀山行七八里登高樓遠間見於賦詠凡再踰嶺
始入山谷間徑林麓樓觀丹碧即觀之所在小溪帶
其前人烟數家牛羊雞犬桑麻竹樹若自為一乾坤
黎去平地約十里蘭惠王籌之詩可知也時前重陽

一日芙蓉爛開道流出酒對花興甚不惡酒行既止
人復酌一巨觥巖叟與伯輝下嶺西歸鉛山予復登
山東歸上饒聞靈泉路則鳥道僅能容足山勢騰踊
水多自高瀉下路旁若澗中率多怪石出沒各獻狀
可觀予又為之賦詩惜巖叟伯輝未之見自癸巳至
己亥凡七日所歷凡三百里有所感觸時見於詩雖
應口而成不能盡工亦足以寫一時所見與其所懷
覽者取之焉大抵事無巨細遇合誠不偶然癸巳之
別巖叟伯輝約予晚酒於下田庵或先或後尤未[illegible]

及[illegible]渡甫登舟則二人忽已在津頭矣遂同舟[illegible]濟二人皆傾而笑謂初不期至此後連日在道止宿人家若傳舍則兩而登覽游玩必[illegible]遂衝以從各盡興然則是游雖欲已有不容自已者十月乙丑

潘文蔚記

傅講書生祠堂記

事有出於一時感觸之真者要非智力所能強益人生天地間與萬物爲一體痒痾疾痛未始不相關自其已私一勝隔形殻而分爾汝一膜之外皆非吾身矣嗟夫仁也者人也其初豈若是哉況人情相距不遠以物視物則忤以身體物則仁人有凍餒若已不飫溺人有困苦若已不安適是不以已爲已而以物爲已此以誠動彼以誠應一時感觸之真可以言語形容哉鍇山傅君叜幼親師學肄儒業抱負不凡壯而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命與時違抑而弗信則曰士有窮達道無顯晦乃以是理施之家而達之鄉遇歲歉若霖潦鄰里艱食則捐金粟以賑之易凍而溫變餒而充繇是歡聲和氣周浹閭井歲己未穀價年不熟民閧啓啓州家以爲憂檄丞暨丞林君汝卑至邑勸分父老相率詣林自言謂公不待勸分先已損直發廩且能適諭鄉之諸豪閉糴非所以恤災林以是深相歸重會先是邑之多士亦以白令尹父老之言益信即以事聞之郡相潛之臺既覈得其實則特

以中省特掾□□公有將擧欲試與些大官之嚴叟
以非其志辭辛不能奪議遂襮節目其存尚可覆也
江左民貧生子多不舉習以爲俗或不忍呱呱則委
而棄之率然收者不二三則資給之使之存說多所
全活近世風俗偷薄勢力加人則憑恃以凌物一鄉
有豪民則旁皆貧弱矣甚者關其民而坐視今自縣
郭以東數十里人有忿爭則譬以利害而平其曲直
邑既簡訟而民間無擾以是居鄉渡得古人友助扶
持之意雖嚴叟之志未究於用而愛人利物之端已

見於此使得爲時用以展布其欲爲則需其愚與得
其平者豈止鄉隣而已哉人感之渡即其所居之側
王虛道宮闕室肖容而表敬焉是舉也蓋出於人情
不能自已之機固強之不可得亦謝之所不能祠既
立里人含辭來請予文以記且將以興起後人顧予
與嚴叟爲平生交熟識其用心無得而遜然嘗因是
而論之世之縉紳大夫任父母斯民之寄既不能宣
布上德以達於下反嗟訴瞽血以爲榮身肥家計坐
堂上聽兩詞一任私意以變亂其是非訖無所赴告

抑訴屈終其身因嚴叟之以得無事□□□□□
及又不止此士之不得志而雜于道路者多埒歸
之莫不隨豐約以遂所請往往南閩東浙人知有嚴
叟是亦人所難能也嚴叟雖無軒冕之榮開徑延賓
竹渡荷淨暇時勝月飲酒賦詩自適其適不知有王
公之貴豈非愿人之愛故能樂己之樂是不可以不
書因亦所見云嚴叟名爲棟嘗爲鄂州州學□□
定四年歲重光協洽閏月戊子上饒陳某記

鉛山西湖群賢堂記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非苟然也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爲某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群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

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畢張苟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若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予家其其衙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爲政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儀起仆縮地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弦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提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

爲客之所嘗者不以貴賤窮[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可書莫不得之以若其始末贊之以揚其[illegible]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illegible]若夫是之并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皦救忠君孝父捨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離汲之私以至騏行之修䜌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七人堂以群賢扁之微

錢塘湖士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儀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篤志聖賢之學不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忠身徇國推己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乎於是既嘉侯之用心而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崇意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善月以俟規畫既定達書上饒請文於某其顛末文苟

不敢以不文辭遂爲之記僕名謙亨字牧叔其[illegible]
貞卿皆歷吉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今保克世其家
云紹定庚寅二月既望潁川陳文蔚記

蘇坡記

山川之與人物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而以相値亡
爲美有走山川而人物不足以發揮則湮若寘明皆
胸天地之閟藏亦訖於無聞無由以呈露胸中有丘
壑而適在荒郊遐野之所崇岡秀嶺之蔚翠淸泉白
石之奇怪雖欲登高舒嘯臨流賦詠而興寄無所托
以是知山川之與人物嘗相須以相成不可以偏廢
也運幹南陽葉公卜宅得郊居之勝靑山屋上而流
水牆下五畝之寬山徑之幽足以徜徉此生而無慕

乎其外然公之志猶未愜去家一里而近又得所謂
蘇坡者其地閒曠而淸淑紆徐而深窈雞鳴犬吠之聲
外間鄰巷入其中則邈與世塵不相接有若非人間
者公遂結廬其間而亭其上亭扁以愛山而命卽蘇
坡也自是杖屨往來無間朝夕剪剔蘩蕪風朱而月
去疏理竹樹春華而夏陰佳時勝日須客來游杯酒
流行詠笑惟洽徘徊盤礴竟日忘倦此公所謂愛山
者也然公賦性疏達受材勁敏雖早謝場屋家政具
者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若焉見於外

[illegible]此使得一命以自效必有可觀者惜其不見於用會朝家以優老恩授初品繼而浙漕陳公宗仁檄爲幕椽公寧優游山林不以此而易彼予若孫以公之榮於斯丘者因請爲繭窠計公莞而從之然公實未懸也昔昌黎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而歌之曰飲則食兮壽無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文蔚於公亦云庵既成走書山間求識其顛末文蔚視公爲毋黨尊行義不可辭故爲之書公名堯咨字叔義紹定庚寅十二月朔北溪陳文蔚記

求仁齋記

聖門講學無非求仁羣弟子之所叩請聖人之所啓告皆以是也然所問者不一而聖人告之者亦不同苟知其所以然無非仁也如雜居天地中其至之之路雖千蹊萬徑及其至雖則一耳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見聖人之言隨人而告之各異其指將以何者爲定說抑不知識仁則所以告之者無非仁不識仁則如人面之不同雖盈尺之地舉天下莫能一而仁之爲道竟不可得而識矣蓋仁者渾然天理在人則本

心之德不可以一毫人僞參之也且天理渾然何所不該豈可以一事名而人得其本心則無非至誠惻怛非自外而至也此人之全體所以難名而孔子之於門人與夫當世賢士大夫未嘗輕許於一人不曰未知焉得仁則曰不知其仁也止顏子以仁許之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以往未免少間第不違而復耳如克己復禮之告視羣弟子最爲切要及請問其目則直戒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固以仁爲己任矣子游之之意亦深切矣其後孟子最善言仁

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所以狀仁亦至矣亦已明矣至四端之說則又以仁為體統而義禮智皆繇此出如乾之四德歲之四時四德實以元為善之長而亨利貞則統之四時實以春為生之始而夏秋冬則貫之仁者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乎自聖學失傳此理湮晦至我宋伊川程子得不傳之妙於斷編斷簡中發明仁道於易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至哉斯言雖孔孟復生無以易此學者泝流而窮源則仁之

全體可得而見矣三山趙君賢宗子也有志於道反仁者聖門所素講外是非所以為學無他嗜好一意讀書窮理於所居之側以求仁名齋為藏修游息之地謂先識仁而後可以求仁講切於四方者不一而足志亦勤矣一日書來求予文以識其顛末顧予不敏何足以遂所請雖然可無一語以為進德助仁者心之理也心存則仁存矣將以存心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而弗貳于二則求仁而得仁矣趙君其勉之趙君名崇粟字[illegible]

鉛山政績亦可紀云端平丙申正月己未朔上饒陳文蔚撰

廬室記

孫卿子書有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蓋仁人心也心之體根於仁而心之用存乎術心苟仁矣而術不之擇則不足以達吾仁故孟軻氏亦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謹也大抵儒者存心惟在於愛人利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凡親師取友朝夕講究者莫非成己成物之事故自一命以上以至坐廟堂爲卿相隨其所處皆足以行志雖患有廣狹而心之所存

則一也然有是心而無其位則不足以達其用有是心無其位而能達其用者其惟良醫乎先朝范公有言達則願爲卿相窮則願爲良醫於戲仁哉是心也爲卿相生民之休戚所繫良醫人命之死生所關卿相能措民於塗炭良醫能起死於膏肓窮達雖不同而濟物之心及物之仁則隨寓而見無加損也耳良醫而道卿相術之不可不擇蓋如此不佞貴於予照讀書爲儒應舉覓官屢不偶於有司於是慨然發嘆曰命已矣吾非苟爲利祿計將借一命以行吾志今

乃於斯者如此則吾之志竟不可遂耶乃歸[illegible]汸盡究心診視且周游四方參驗精博以益己之所論旣足以自信矣則坦然行之而不疑所活亦衆至遇人亦告之以良方秘訣俾得以備急難其用仁而擇術謹子耶於是賢於人遠矣一日以所居之堂請名於予予迎其意而以起名之誠管其如昔人之起齋也氣泉趙公亦嘉其志爲之特書鐫又請予言以述其事予不得而辭也故叙其大槩如右云年月日上澣謹其記

浩然齋記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無間一失所養則餒矣然養之必有道孔門之學得其傳者曾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者直也孟子之學其源蓋出於此論浩然之氣而惟以集義爲先謂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則無往而不直矣人能集義而無

往不直則不仰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氣當不浩然矣哉集義以養氣如藥之有方也必有煆煉炮製之術温涼補瀉之節而後方之良者可驗而伐病之功可得而收矣孟子既授人以養氣之方而日用之間必有功程可以持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日用之功程也氣固欲得其所養苟無事焉則心不存而何以持其志必欲正焉則急於計效而近於助長勿忘必有事者也勿助長乃勿正者也優游涵泳不忘不亟則是氣也將自浩然充塞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是猶煆煉炮製溫涼補瀉之術乎建昌呂君授業於文公先生爲古人爲己之學建昌前康廬邑也號稱多士而呂君實其翹楚聽文公之言爲甚富知文公之心爲甚深是以得其所得者而發其胸中之蘊於所居之側築齋於松竹間以爲修身窮理之地名之曰浩取孟子浩然之氣之義中有集義之軒有謹獨之室居其中玩其理無非所以爲養氣之資其用心亦遠矣然孟子答公孫丑之問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將論養氣必先

之以知言蓋於天下之理不能瞭然於胸中而得其操存涵養之要則將強制其心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豈能從容自得造於至大至剛之域自然流行而無間者哉是理也呂君已知之矣又何言益不如是無以發孟子示人之旨予與呂君同門又於白鹿得切磋之益呂君不知予之淺陋而不予棄也俾記其名齋之意辭不獲已用敘其大槩如此併以求質云呂君名煥字德遠嘉熙二年歲戊戌三月江西上饒陳文蔚記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裔孫 美村 仝輯 時來
良鑑 時俊 重輯

祭余正叔

嗚呼甚矣傳學之難也道晦于五百年世之儒者鮮克有志有志而業不穫豈不痛可恨哉如予與公其生同鄉予自爲兒已聞公譽弟亦知其有爲學之志

及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游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誠纖悉無隱是後或離或合音書絡繹殆無虛日凡皆至誠惻怛非不情無味之語今歲之夏公復入閩九月之初我往公歸適相邂逅於武夷道上歸以告別不忍遽捨豈謂分袂而遽成永訣耶嗚呼公性和粹公量宏遠篤學講學未見其止方幸紫陽之在有聞而後學之望有歸孰謂遽止於此耶使予將何所從將誰是賴是以欷歔流涕不能自已豈特尋常交游之情而已哉始予聞訃有客與我不免有疑門之外今茲臨穴爲一哀於茶奠尚幸英靈鑒此誠忠

祭朱先生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頹奠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濂洛啓牘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寖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有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

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厥躬得之旣全發之旣克事極萬變莫攖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已誰謂傳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顓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趨隅謂敏不足而朴有餘坐厄飢寒復阻長道引聯門墻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已未復到精舍隨其及家老父病卧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款侍謦音一再報書疾病已侵往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其疾有矜無徵有疑無質旣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詳奉非空言道學之綱雖極昏愚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卽負彼蒼嗚呼先生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靈座在前言猶未終辭莫訴情豈知予切

公道敍文
公之受才疏通敏疾及其爲政詳明愼密公之罪氏
和平樂易及其厲行正直剛毅人之有善如日己出
靡矜所長聞義則屈自初筮仕以至通顯始終一節
未嘗少變辭榮就閑戒滿知足倘徉丘園惟欲所欲
有時巾車或命杖屨氣飄飄然如欲軒擧胡爲一朝
不聞嬰疾遽然長逝理不可詰某等螢雪夾攻久依
牆仞恩沐涵濡奚止河潤載惟平時古史席促筵經
分際不見邊幅士高其風民樂其誼自聞公計無不

隕涕某等於中尤劇悲切痛如之何幾欲腸折升公
之堂擧酒一酹號訴此情魂兮如對

祭外舅周司書

自昔丱角獲執師模晨夕請業摳衣經闕荷翁諄芮
誘掖期導子弟視之父兄其所首尾三載性資寡明
爲辭比事協韻諧聲十三能文以爲比用足相期
許妻以子自歸門闌愛篤於初提挈困躓鞭策庸駑
匪如常人徒用翁婿離合萬端夷險一致翁當晚歲
適意丘園我方負米東西其奔歸侍有期來省以暇
促席從容無非情話內顧之憂翁病臥床咸謂不起
我心憂傷雖幸更生血氣非昨每來覗之悄然靡樂

去秋拜違可寧再來使不忍去出門其側今歲之春
省謁翁女暫罷家事歸省皮父奠間起居日勝且康
尚與來見期於新涼豈知時逢事與願戾老父抱疾
匈無兼侍還此復出以飢所驅拘閡難意得翁手書
曾未踰旬已聞翁病時以兒曹秋闈小勝自是應孩
月無少閑幾欲往省出門復還此情未伸翁計已至
涕泗縱橫慟哭無地痛念相親幾四十年情義無間
如一日然何期永訣有此艱阻深自引咎不專如許
欲致薄奠以寫寸衷仍寄于亭因循未冬古雖不文

忠實繾綣與翁精爽來臨於追

[illegible]集　第十一卷

[illegible]

祭徐子劇

自二程夫子倡鳴絕學于河汾之間至是百有餘年
人如正道然淡信而篤行者益寡惟公稟資純固用
志不分凡夫子所言手抄心記以終其身亦發不敢
易道然則為學之士求其篤信如公者誠未易多得
也故於斯道患有不知知之未嘗不行也世味如飴
人皆嗜之公則薾然一室甘心於寂寞之濱榮利可
兄人皆趨之公則介然一操獨知其性分之重與朋
友交則然諾無不謹泛與物接則痒痾無不通望之

者知其有德而即之者服之為長者惜乎無用於
世而老死於山林公雖釋然無憾而吾黨之士所共
[illegible]也者也交游其存鄉里觀公爲父行尊知遇最厚
[illegible]私公慕其氣象清臒尚謂未艾自是遠役歸止
之累則公已長逝矣嗚呼痛哉隔方勉措不克執紼
[illegible]附羞以祭聊誠詞致其臨風愴然悲涕[illegible]鑒
[illegible]

祭鄭悅天主簿

嗚呼悅夫天何降罰之酷耶堂有病親傍無兼侍子乃死於二千里外而歸焉無家其始聞之不忍言之言之則行道之人爲之流涕況疇昔交遊之舊何止太息而咨嗟予之家世烜赫巍巍喬木百年重芳襲華入則判花視草出則植纛建牙至南渡以來林下老人尚猶持索而佩荷何子之仕方將車發軔而乃折軸於平坂登釆道循環盛極必反是有定數而不可知何予觥踐衛于惜者惜乎有錦綉之肺腸有雲

知之筆端獨無脊梁之氣骨而退然以謙虛然以和半日與予以遠到謂復大其門者不屬之予豈屬之他乎幾俛好惟自賦詩每僭一篇無不見寄今乎之遺藏者兩篇累牘不知其幾發而視之不覺涕泗之霑衣追憶輿之反屬予混倚未能伸一哭之[illegible]獨緘辭致奠走頭疑睇於西山之間以予之[illegible]其已死而英靈之不沒者尚以非遐

祭徐子融

慨人生於兩間多鮮克以有志允獨負其瑰特真屬有而勁厲爲丈夫之自立唯窮達之或異達致志而澤民以功業而名世窮一瓢而自樂獨守道以行義是以心優游而自得身貧賤而無愧年自幼以及壯常艱苦而窮瘁雖不踈於學力自長趨而洞視豈志氣之過人諒資禀之天畀晚乃扣於師門始講究其未至知古人之剛大益純養於浩氣因日鍛而月磨庶金精而玉粹靡予資之淺陋以同門而交契凡有

疑必講各口陳而面叢或千里以相望亦附書於郵置雖具同之未免實各殫其心肺尚欲進其切磋俾游歸於一揆天奪兄之何速遽捨我而永棄使我有懷未畢攄而有言未得既也自兄嬰疾荏苒半年每候起居以望日痊見之必憂爲其瞿然氣波然微志則愈堅雖極困憊亦正衣危非學有得曷歸其全我今宗人就扶其頸朝山空雲秋湖暝煙凝懷引首非復往焉與言及此涕泗如泉非止爲平昔交游之故益道遠負予助而騷莫與予輔也寓一哀於清奠

臨來格於英魂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嗚呼材甫遽棄我而死耶相期林下定歲寒之交曾未踐言兄乃止於此耶吾家窮窘我素簞瓢自勞言之豈不相遼兄每降屈以齒相尙時一登門倒屐忘分亦數命駕來慰寂寥旬日不見則誦后山之詩謂可人而難招以至勤拳恤我家事謂吾親老菽水不繼常欲買田於郭外俾得盡歡而發志甚者分百歲之憂捐青山五畝之地僅一緘而致書郎千里而授契非相知之深相愛之至誰至是耶兄亦多艱坎壈

一官再領傳書公廉憂勤十年不調憂太夫人崇仁滿歸親病牽纏兄侍藥石湯飲倒昏往苒數載竟罹艱屯黽勉大事歷原之墳訴我孤露涕泗酸辛倏日月之易流忽祥琴之已御冀榮親於身後趁今春之選部既授闕以逍歸厭京塵之久污始遲回以兩次偶迫臨於瓜成期秋風之浩蕩指荆州而西赴夫何不淑一病彌留長臥床百療不瘳年未半百竟成一卧誰謂有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兄於斯世亦云不偶賞心欲共無從把酒祈懷欲傾無從握手酹此

一臆哭我良友逝兮有靈知申情否

祭姨母蔡氏

[illegible]文[illegible]童蒙之歲兮託外家而棲處承學於伯舅兮罔通其恩眾拜姨母之膝下兮怳然如見於吾母方癡頑而無知兮賴姨氏之摩撫時飢飽而飲食兮衣穿綻而紉補豈一朝夕之故兮實終年而寓旅下堤躋之拜兮倏四朞於寒暑暨再侍於音容兮痛喪臨於外祖時文翁角猶丱兮亦悲憂而悽楚屬外家之禍慘兮匆匆而散聚已拘牽於世故兮迹東西而無所汲汲負米之不暇兮彌歲年而莫覲邈音問以無

聞兮登江山之遠阻靡報德於涓埃兮但銘恩於肺腑至乙亥之孟春兮僅再拜而倚傍心尚冀於再見兮勿出門而踟躕以今秋而為期兮將肅趍於堂廡何長弟夜扣門兮訃以不淑之音信人蓄抱疾而呻吟兮舅游客而如雨竟未浹一物之良兮常悲積於心肢淚從臆惻兮倘徒載姻黨宿類之莫啻兮[illegible]而祭告[illegible]魂其來鑒兮痛永隔於今古

祭國維趙通判

出於岬明之胄兮實延陵八世之孫少傳關關而悟
波兮諸父幸大其門内爲郎曹而次對兮終騎垂仰
而未衛公生而素富貴兮歘然不自以爲驕賢直以
爲尚兮鐵由於繁文縟禮雖微而必謹兮不卑人而自
尊危然諾以爲重兮弗須臾而踐言質情而無隱兮
洞見於肺肝當官而涖事兮本法以爲先焦勞於百
里之寄兮陡贇雪而蒼顏蕭田之風月兮方將以平
分何一疾而不起兮克齋志於九泉文荷假以凡庸

久荷知遇定交非年以至遲暮豈無與同宰貞抵牾
非冬告違公已病徒力疾相陪杯酒勞苦愛以歲月
爲予曆數因嘆人材交疑知許實兮所無感念至屢
引去未決心不敢忘再辭致書候問江京亦幸手札
告我甚詳意謂自此永痊以歸忽有使來吹求不祥
驚心如醒怛然内傷蓬走哭之淚傾兩行即抵吉期
禮宜臨穴方此辭行如有所奪河魚爲患須臾當
内與喪輸竟阻茫歸遣桂代行緘詞哽咽手遺所遺
心緘千結曷表情於一觴微古今之永訣

祭趙草泉侍御

嗚呼人生何其别離之易而後會之難期耶豈人
事門多乖而聚散抑有時耶甲戌之秋嘗獎天錫於
大內之山兄來留止予亦往命朝夕綢繆論心評往
日前以思恍然夢寐之不可追耶自是以來兄返有
上黨之約予亦有草泉之思何敢予望之而容足遠
而翛然相與之情不以疏數而厚薄同勞之書唱酬
之詩頻來押至豈以歲月之久而情義之衰耶予聞
兄病念當一省猶有待於涼秋人何遽而成永訣

之悲耶兄之德性渾厚長者界之詞文簡嚴典雅誦
其詩者口之而不置玩其文者手之而不舍少且之
詩工於機寫晚年天成斧鑿不假造其境者既希故
識其真者亦寡時移事往文喪前亡孰知予悲豈止
交朋之傷惜不及含酒不及餳緘詞寓哀隕涕灑淚
魂兮不昧鑒予哀腸

草泉初得贈職身後當路者共欲奏聞於上以
官其子家關遂深所不顧以詩謝之寄予以示
其抱適予在憂患不暇問其以數語祭草泉

不知章泉者知擅一世之詩豪心知章泉者嘆其伯之孤高生理利達如鴻毛繼其志者不榮名之遠近清議所歸獲踰華衮之褒

祭葉殿講

學而同門固宜同道心苟不同未免異好猗嗟葉君登門最早同學語我謂其深造往來參辰初未之識先師棄背曾莫唐榜暫遇忽散未遑親炙及來江右講切晨夕談餘論隙每得從容辭旋無我澗然若削自此再去無緣再逢雖不會面音書屢通有得必告道同氣合我亦[illegible]嘗有疑難尚期再見罄瀝問答庶幾師訓彼此浹洽兄乃自此選主豐城密勿講筵格心自期宸眷亦厚聽信不疑下載一日鄉選亦奇

念推所得裨益聖學海內望治謂在旦明扶持紀綱修禮樂象正在朝事每商確主聖臣賢路開太平天不憗遺未患遽嬰風從東來遽聞惡聲事屬疑信惕然以驚友朋馳書報我以實倚昔終始無不纖悉恨不撫柩涕淚交出欲作九原傷其無由情不自已緘詞寓哀嘆學無傳傷時失材所不能留酒以遙拜嗚呼有知庶其鑒哉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後學　張時雨　仝校
　　　張時泰
裔孫　美材　仝輯　邦樹　重輯
　　　良鑑　　　　邦聘

周廸功墓誌銘

自先王之教不明世祿之家習尚濡侈以蕩滅禮法者固不足論往往號為儒者亦不知律身齊家之義豈非三代明倫之教不講而人心之不正以至是歟今有不繇問學無所染習自能以禮法齊其家者周公其人也公諱安字其字未聞世家上饒父祖世為氏事農桑公敦厚儉約克紹其業至今不替享年九十有子孫繁衍以世計者至見五葉以口計者今幾百數公御之莅今一本於嚴長幼定省不違其節小大尊幼不紊其次禮法少有過差詰之無恕用是公年彌高而令之彌謹其子雖當不提携之年其上以與少壯不異江左怙義重財之俗數年尤甚父母在析居異業者甚則以成風俗不為怪公獨家事幾二

十年子孫一意營幹無敢有異言者亦足為薄俗之勸公生長田間無榮寵望先是二年以太母慶七十恩授廸功郎可謂希濶之遇娶徐氏先公九年卒子三人曰某曰發曰全某早世餘克繼公志孫八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女二人女孫一人俱已出適公生於紹興丁丑七月十六日卒於淳熙丁未十一月廿二日凡歷五百四十二甲子越三日壆於所居之左黄岡之原從治命也世俗論公者未有不以富貴康寧為美稱予獨掇其關於風教者表而出之庶幾有補云銘曰禮法之弊猶水之東靡然其趨孰遏其風公性素朴初匪繇學自身齊家可以敦薄

西山居士墓誌銘

上饒潘氏大觀間有諱發民者以八行舉貢階至員外郎自是族望表表吾郡儒風文氣醞釀沉浸蕉澤不替至今八行君之民以優老恩補保義郎保義生某某生 大夫 大生二子次曰元英字俊卿即西州居士也居士幼孤少長刻意肄舉子業遊鄉較鋒鋩然衆人中時為郡文學者名有鳴星聲別識士類特相器重月書季課倫魁一時輩行莫不歸敬且期以遠到居士亦自謂取科第當如摘頷髭耳及三歲大

比輒不利累應詔但為國子待補生因嘆曰命矣夫遂浩然賦歸耕延師課子弟業期以制恥戊午貢籍有名絕者即其子棱偏科薦仕版行發軔矣措其有固本之患也居士器性撫敏勁挺不阿徇才實有用自坎壈于時無以自見始即其家而經理之居無何浣者而湮者通缺者備隳者皆有端緒俾得一階自試豈為不能游者乎寒院有命矣於是自適其適蒔花植竹飲酒賦詩臺 月波園繞綠水遇佳天氣勝時用與賓友翻粹共潤擬狼身世之憂一日忽嬰微疾仰命二子前升什家事且屬以言今各務警飭有起無廢二子咸應曰唯則益自放曠不以纖芥累其心如是者又二載疾再作而卒實開禧改元歲乙丑三月廿三日也屬纊之際獨惓惓於八十四歲之母視二子知可托則瞑目矣享年六十有二娶周氏柔淑有婦道二子曰勤曰勉孫男三人垚瑋方就師學玠尚幼孫女三人皆在室予與居士為文墨交相知甚深飢寒驅予奔走無寧歲別去之日久而一會莫遂便辱要約書予亦將登堂拜母夫人不謂天奪居

士之速也於戲痛哉越再時予始得哭其柩二子泣拜使而起則告曰將以二年正月丁酉葬於本縣石橋鄉丘原之湯家塘知吾父者莫若子請銘幽宮予不得而辭銘曰視其已為未為者可知其毋毋自非子終身之悲惟後人是依故死生亦無疑

向夫人墓誌銘

咸平辟得聞支簡公以厚德重望丹相定陵後五十年欽聖憲肅皇后復以坤厚之德母儀天下繇是向氏之德澤在生民宜其族系衍迤慶流無窮子益文簡之仲而欽聖憲肅皇后之族是生夫人歸太宗皇帝下濮王東位孫知西外宗正贈少傅上仍第八子不迓少傅南渡家信州之鉛山兵火後生理蕩析一無所携輟借傢藏書籍延師傳使諸子遊從誦習日漸詩禮訓諸子皆刻厲自奮六人先後登進士第不

逆其一也敏於吏事且有文采不盡綸中儒林郎璧保寧軍節度書記生四子長善卿幼負俊偉才能世其科以文林郎授廣西經略不赴而季善鄉善郎皆以同常宜用上登極恩補官善卿今爲迪功郎任泉州司法參所至有能聲任泉爲郡守鄉公夕郎皆知從入宜參決知可任以事界以京劇善郎成忠郎前監泉州船司門亦以廉潔稱辦善郎方辦同主業明爽有餘夫人相家女及歸少傅家一門千百相繼與往陸前榮燿夫人內視歉然若無貴驕處自豐

記公指歸惟一意教子日夕訓厲期以不墜其業嘗指巳所奉以爲延師資諸子用是克紹夫人之教也國家渡江幾百年故家遺俗相望寖遠閨門儀範不可得見夫人溫然醞藉有中朝賢淑風爲母慈爲婦順奉舅姑謹御妾媵鄉里巷婣戚皆稱其賢婦居二十年未嘗輒出善卿善鄉適同官溫陵泉陵樂其泉大人願迎侍夫人欣從之客南一歲二子更相迎侍心安体舒無驕放戚一日欲起歸依善鄉官湧得承其志及家僮月餘憂疾遂不起實紹定辛未十

二月一日也夫人生紹興丙辰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六平日處心惻惻無牧刻意自以享七壽無憾所願終正寢於戚天之佑善使自千里得家悠然順逝然若有符合者善卿去替數月承計創匍來奔追盡哭踊卜宅得吉于縣北五里之惠泉風氣作固於陰陽家適宜以次年九月庚申終吉事孫男二人次孛汝愉汝　在貢籍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傅煒餘在室曾孫男女二人男崇枚善卿以其有日請銘於下僚陳久爲習文爲不得而辭銘曰婦貞於潔顧於晉也

姆成於戒敗於愛也於戲夫人有婦之貞無婦之傾有姆之愛無姆之敗也

監江陵府提轄院傅君墓誌銘

鉛山傅氏派自金陵避五季亂來信州族浸大二百年間聯仕版者相望爲邑甲姓有諱禎者家豐而喜施侍長者稱納生欽明爲登仕郎辟江淮總屬欽明生一飛好古學遊象山陸氏門不得壽齋志以殁才而淳杰一飛之嗣子浮樂與子遊大歎訓家學之誘民出粟脈飢補以官總幹損粟五千不助州家信之大邑賴以濟事聞于朝命官其子一飛未敢受客死建康時參政范公成大留守開勞之奏施其後才甫

冠足補吉州文學中銓得授廸功郎主南劍州順昌縣簿該慈福皇太后慶壽恩循修職郎將赴順昌道建陽首謁晦庵朱夫子夫子舊嘗會東萊象山諸老先生於鵝湖僧舍識伯濟問所從來喜曰伯濟在之伯濟一飛字也辭別願以官業秩滿謁常州尤教授以迎侍不便換撫州崇仁簿終考代者未至會母夫人病思歸倉使陳公犖檄與議戶部屯田再聘奏須還鄉里往足留侍醫藥數年不調親疾竟不起服闋終喪院畢大事始參選得監江陵府提轄院還往任

所則已病矣卒於是年八月廿五日實嘉定壬申也才甫從官廉退事謹初任順昌漕使右挾先遴者委貿增鹽貨困之增鹽與縣計不兩立增鹽行則縣計虧縣計辦則增鹽不售號難處才甫務盡道理既逆責漕使而長官亦不忤後得憲使趙公解之以脫堂補邑民用不擾擢尉値小寇爲梗防禦得策境內以寧趙公薦之曰克謹其身服勤乃職太守范公節亦論借爲員章未刻而卒旬稱崇仁適傅公伯召守臨川爲同姓之好分畧僚屬先是崇仁旱邑官分禱經

月不應才甫親詣南嶽日承是命即夙齋登仙境之巴山默致誠禱車旋而雨霶霈彌日枯生涸澤民大喜悅擁香火來謝者數百人曰此新官所感也未幾攝至樂安曰須不督而辦以久曲職力乞還任又圖須本邑財賦不事箠楚人自樂輸癸亥秋視旱金谿身歷細故多所蠲放明年春夏之交崇仁艱食迺長趙君彥紓連銜申請可得米數百石貸民遂爲賑濟所提督官允欲使民被實惠非故具文以塞責者東西佛頭僧寺中煮糜粥待羸瘠之民皆存活頗能孫此才甫之志可知已近代風俗澆薄同僚多不相能互相擠才甫在順昌今君萬進時老儒也特相信愛今石司郎中趙君汝述時爲尉相待如家人在崇仁趙君彥紓尤厚善民訟分日而決催科分日而較事有關利害者相謀而後行非才甫牧己謙尊長順尊上得此於人崇仁滿歸市井小民及里長相率出五里外仙遊觀送之是豈矯而致也才甫尊賢慕義所至有道之士傾心愛敬不敢待以稱人廖公德明居順昌老成而聞道才甫日得親炙聞其緒論及官

崇仁何公異賢而有文葺山莊爲燕息地才甫多從之游以職事至金谿則訪陸先生遺跡與其先人平日交備自著數語識顛末雖一官簿牒不希聲利恬於榮進閒居諷淵明康節詩多能成誦黄陳詩文投心虛亦時時見於吟諷燕坐之室榜曰靜勝晨夕手此卷與世俗交雖若涇渭太分未免忤物親甚浮斯世惟知世利而不知道義者遲庭矣甚道家修養書及釋氏謂自謂有據無據如藤倚樹平日所得於釋氏者在此末大子傒以吾儒問學常因答書令小注

課程專讀一書久自得力才甫將有事斯語今則已矣可悲也已才甫生乾道丁亥十一月十八日年四十六娶鄭氏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呂堅長女生三子謙之誠之誼之誠之出繼弟真謙之中補選誼之方就外傅女一人在室謙之既得卜於縣三十里東山之原以次年十二月壬申奉襄事謂文蔚知乃翁平生爲詳泣血請銘其墓文蔚遜之其誰銘銘曰

錦尚絅兮日章蘭無人兮自芳既與世以殊趣夫孰知其所長勒銘詩以詔後俾茲邱爲有光

余正叔墓碣

鉛山兩商鄉一日來訪文蔚慼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予師也歿幾二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合爲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顧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既死文蔚雖不文其敢辭因敘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思永皆應舉爲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肄舉子業已見許於鄉之儒

先未幾頗爲迂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第鄉黨出外訝之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師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於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亹亹不倦於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於釋然而後已先生熟其勤篤兩端以告常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表裹用工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爲言恐此

心列用日誦中庸不□乎外之□以自克□□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爲右允行一基址今當有着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弓不替矣備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於爲善初釋外雖以體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閭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爲俾稟氣旣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將歸語別武夷溪上未兩月而訃聞矣實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審

德淵業儒亦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乎日與先生問荅書并一厄於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於江東庾臺死之年葬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聞其將以綫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鄭孺人墓誌銘

婦德以貞順爲常外此雖美亦取也丈夫之立於世其行顯顯在人善惡不可誣婦人深居閨閫內行修否在乎疑信非深知熟察曷然書之何以信遠秉筆宜爲難鄭氏諱如玉字德潤五世祖太初仁宗朝登第進士嘗奏賦金門時鉛山洲口張有俗訃客京都者邀延聊舍杯酒叙鄉里因爲世婚盟至於今不衰鄭氏用是以歸張君友仁彥輔彥輔倜儻好客軒騎過從靡不延納鄭氏主中饋唯恐是順無盡賓主權

無留辭之恥近但師道不立教若卒惶焦上禮因不爲彥輔不爲薄俗移務蓋道理以至從學生供饋亦不憚往往由其門者有所成立皆內助之力鄭氏孝於事姑友於娣姒得其懽心不聞有間言雅性恬澹不事游觀鄰里罕識其面貞靜之志如此與彥輔偕老家事付諸子娛嬉自適幾二十年亦足以安死矣未病前一月一日俾御碩曠指所居之西偏語孫次參曰吾在吾所樂自茂後當歸於此無違吾言翼日疾作竟不起人以爲異文蔚少日上彥　家知毋儀

婦德爲詳琪以葬有期作書抵予且以衡陽郡倅度
判官鄭必修狀來請銘其墓予以行有可書故承命
不辭鄭爲上饒著姓王父與預宣和貢籍解褐分教
歷陽大王父積中父可久俱潛德不耀生五子一女
玖瑛珏璨球女適鄭伯俊少師修敏公僃之四世孫
也先卒男女孫各八人亦繁衍矣後當有興者生紹
興丙寅十二月辛亥卒嘉定辛巳四月戊辰用是冬
閏甲申葬事銘曰知子之來結縭維佩知子之與
陳觴列俎是爲閫內之助發必盡懽無人間言教欲

知義嚴飾之禮是爲閨範之美

傅縣丞崇墓銘

詭科以羅英雋而材者多漏網用人以興事功而能
者沉下僚世事大抵如此余因是有感於藍田君而
甚爲之悲君諱瑋字君玉其先金陵人在季從家信
之鉛山君自幼敏悟弱冠與鄉書一第不勞收命不
時偶輒與有司牾用五到省例以恩補官初授廣西
經略犒賞庫未赴聞曾長沙倘運於襄陽迄事無職
敗亡何攝建寧府政和縣瑞應銀場亦以辦集稱豎
官桂林侍郎王公霖季公諶郎中王公景說相繼作

帥君贊畫爲多以綱賞循從事郎再調舂陵判官熙
作事者數月官滿廣信漕使曾公與將以邑管機宜
辟君年事侵尋入齋鄉控辭以免調溫州永嘉丞經
史填門而君已病矣終於正寢實歲壬午五月十八
日也君爲人倜儻好爲義事鄉鄰鬭訟開釋以理不
忍坐視里有寠病而貧者捐金劑療務在存活不在
而死則給周身之具隆寒無衣施以楮衾尤篤於親
族不能自振業則經紀其家女之孤遺給嫁資以遣
其急義往往類此初就意科第所居之旁立院有田

槃隱集士友會文其中將為進取計且以勵其後措不遂厥志近世肄舉子業者多局一藝而乏通之識君平居秪掌論世事州縣利病民間休戚靡諳練與尊事綴緝而不濟實用者有間矣故雖賤官隨所至皆有設施廣西橫賞庫猾粉賣歲為先利入無稽君究其間蠹弊為之經畫請於帥座侍郎李公置局專賣季如其請錄是職掌院專出納以明至今府賴以佐用度漕司張公十南以材薦於朝春使舉計密府僉幕公革急不繳而辨獄訟繁務尤難

剸決凡經剖析皆當事情太守董公與幾寘其前蓋目非老練何以至此於郡有功多矣憲使趙公亦以政績舉歸之日董公至不忍捨其去君之才幹容見施行者已如此使得究其用必有可觀者君精力老而不衰需次永嘉親知過從時賞隙則酬應不倦同僚有至自遠方來留止經旬解酒論文圖其歡以盡其懽已涓剛戒嚴將東上病倜作然猶起殉如常時一日若有悟敕諸子遣還迓者不信宿而卒可悲也已年七十五曾祖約不仕祖銓故將仕郎父源服儒業早世娶王氏先三十四年卒生四子熙默顯勳俱肄舉子業顯出繼族人更名燦二女長適周子謙次適胡文伯熙將以其年八月甲申葬邑之南五十五里湯原王氏墓側泣血致書且以其狀來謁先君於吾子泰交舊願為銘文辭義不得辭銘曰文足以第網漏不收仕足以違陸沉下僚與其榮外而包羞含章不衒其奚尤

先君竹林居士壙記

先君諱邦獻字叔舉信州上饒人父安壽母周氏以
君以紹興三年歲癸丑九月廿五日生以寶慶二年
歲丙戌正月廿八日終享年九十四先妣葉氏先二
四十年子文蔚文明女適程廷俊孫浩淵曾孫秋榛
楷浩貢補淵薦送秋亦貢補文明將女浩先卒先君
賦性坦直不識世人謀為危體物踐履復之陂處之
有未盡分然于懷村素沖澹文蔚負米四方僅供水
菽備甘旨文蔚每有傷哉之嘆而亦克督迺之憂

少親師訓肄舉子業中年謝場屋專課子孫讀書居
後植竹數千個自號竹林居士婆娑丘園無世間念
終之日初無疾苦氣寖微以至於盡於戲痛哉以是
年八月甲申舠葬所居之背日將之原從遺命也嗚
約無見於世姑敘其始終性行以詔後之子孫云不
肖孤文蔚泣血書雙溪傅爲棟篆蓋并書丹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後學　張時雨　張時泰　仝較

裔孫　良鑑　良奇　仝輯　濬　銓　霦師

致遂賦

余生多艱勞筋苦志顛頓萬狀少不知學壹
簡約可使豐窮可使通未免有出分之想既
登師門日夕講貫浹洽之久始悟辭井且得

動心忍性之力紬繹大易致命遂志之旨謂
命者一定而不可易一以委之而從吾所好
爲作賦以自遂其辭曰

猗惟皇之降衷曾靡間於賢愚俱均賦於四端又衍
別於錙銖乃天命之流行凡有生而與俱若稟氣之
不齊未免乎分量之拘厚寒之爲異則厚薄之有
殊亭所出於人謀寒亦根乎厥初薄豈使人不足厚
豈欲其有餘緣分定之故爾人力亦能加損諸儲吾
人之秉靈合天人而爲一順造物之自然於吾心而

罔室雖有適而有否與或得而或失蓋先定於其然
豈變遷於此日達則行於當世窮則安於一定知在
天之靡常恃修為之可必不以寵而舒徐不以窘而
廹怵雖索乎夷狄患難當日休而心遂不可倖者一
以付之所當盡者未嘗或失第從吾之所好罔避勞
而趨佚既無入而不得動每見於逢吉彼將庸之輩
明當隕穫於所疑凡一定之天命謂可勝以人為動
欲任乎智力謂禍福之可移昧於理以弗察根厥命
之不知既行險以僥倖遂倒行而逆施豈有命之前

訓豈聖賢之我欺羌醉生而夢死爰止乎小黠大癡
慨吾生之多艱自青陽而已困意利達之可營或鶡
閽之一舒何所得以背馳既中途之顛頓當利害之
相形尚胸中之交戰幸天誘其衷就師門而學問
承教戒以非一希遁世而無悶雖志苦以筋勞敢人
尤而天怨中既有以自信外雖榮而不願誓將以此
而終吾生又何有乎遺恨辭上富貴浮雲吾何求兮
從吾所好聖門游兮飛偕不繼亦忘疲兮處困而亨
樂林丘兮彼窮室廬山窩囧兮此順天命心休休兮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以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裔孫　美材　仝輯
　　　時僎
　　　雷震　重輯
　　　良埔

老人生旦

人生富貴多榮華每遇誕日張綺羅高堂賓從擁朱
紫金尊華歡傾流霞青春不落神仙醉舞殿回雪皓
齒歌黯遏桑事買獻笑千金不惜如泥沙貧家相去

一何遠自嘆居里井鳴珂平時只苦陋巷味嚴霜饕
氷之日多不知今朝是生日東隣旋問酒可赊烹鮮
擊肥非不願亡室懸磬將如何阿爹從容呼兒語我
有至樂非錢帛立身亦足顯父母聲名不必登高科
顏色苟能承親懽悅口不存旨與嘉清堂雖無金玉
富六籍諸子幸滿家日率兒曹勤誦讀行慕顏閔心
孔軻但得門庭無外事竹林足以長嘯娑子順親慈
有餘樂自然福至錢家和籬邊晚菊知人意歲歲來
薦黃金花

和余方叔題傅材甫鳩谷韻

一區投老將焉卜楊雄草玄那可續何似山中稱隱行自驅被吹人如王山澂九夏無炎瀾往來不着市塵足主人心地一泓淥調商和寡陽春曲時聞樵歌起林麓跌坐道八方開日讀書萬里歸妙膈等閑莫踰巢縣獨何妨春酒甕頭熟便約南人來卜築价爽洞風千載肅然笑荒涼舊金谷

火田鄭次山貧士也家有燕坐之處五爲賦之

山水可吾悊對酒不必辭及其不以酒何縣得翁意

右寓意軒

一息萬里曉白日天無光歸來同吾關宇泰生吉祥

右觀省齋

夜半一陽動萬木總皆春當觀向榮意從此識吾仁

右槁木寮

中獨抱孤清外示聊以朴不結桃李交風味良不惡

右歲寒谷

玉宇在渦阿種木清成陰中有聖人書可以樂吾心

右隱窩

和賀元承所携妃　並序

當年開元天得失鑒前迹圖治極焦勞自謂吾錐舂自從變在亥乾坤但一姬妖花恐其魂宵逞數百蹕

題鄭好古松園和趙國興韻

維摘老木千歲心一見洗我塵土襟坐久令人悠悄古今嵐澗落寒水作濃作淡陰復晴勝明變化天所成相畏之法如相士骨奇肉瘦神必清烟淡雲跡天紊紊頭刻風雷驚塵壁盡工着看手如締十日一水五日石

觀物二首

初見種汝時微莖極枯槁今既長枝葉日復一日好儀形靜獨秀精神內中深喫我貫林治　千葉　尚娩窓前草

其二

梢東一微物妙蘊包藏處八皆看枝葉我獨觀其心萌蘖既綿綿茂盛亦駸駸從此識天地生生無古今

賞凡承筍有擊恁之嘆和韻寬之

我生抱孤直有似蕙與竹却笑日用功永錄不盈掬

詩書貧宿頻發憤處幽獨古人到日處論道不隔窗
晉謂決已久不疑何待卜一書訊安否雙魚勸往復
丈夫氣相許雲而氣翻覆窮通付一醉東隣酒方熟
同彭漫若寄鉛山諸友韻送彭歸武夷
九曲誰與隣院古槐陰靜美人東南來共此炎夏永
茫茫愁孤雨獨遊不得屏十載懷願見一日良獨半
明月共有酌當月兒對影所滿根理致𢇁然見心境
論詩復及詩語我乎裘領云何方浩浩遂爾中耿耿
歸理武夷棹夢寐江南景百曾貴晚節莫辭霜露冷

世事如予何遺編且重整
辛亥春與陳周佐孫承會於洧川旅邸從容二
日臨別呈周佐
雪夜訪戴時未查已先返滄耀一夜話興味長亦短
三日聆妙語遠勝十年欽皆欲捐所業議論及根本
酒罷放懷歡超然心更遠古人不鄰到學方貴自覺
花柳況欣欣游茂春木晚
再過桃花臺
人生一迴見花心情亂飛絮八十年重到時烟水已成煙

用華動春絲漁舠自來去況復江上山玉立美無度
裘個欲吟詩日暮不成賦但見飛鳥歸暝色帶雲樹
我生亦何求行止隨所寓悠然此時心但覺狎鷗鷺
風定波自平可玩不可佈堪嗟世間人險阻起平路
茲焉得所圖萬事不關慮
荷塘吳伯豐所居二首
昔賢高篇寄其高不可知但見讀書人心與千古期
謂此開曠地端坐窮軒義世學飛不到月窗光風吹
況復揭扁榜字畫天下奇妙有指南處世人那易窺

昔聞堂上聲斲輪嘗笑之而予得淡省不覺嘈稽遣
終日几案樂捨此歸其誰 吳伯豐為作字
右讀書閣
心兮如太虛何思亦何慮吾廬寄吾興妙處端有在
於中念歲時晴覺屢遷代但知曲肱眠居然樂其內
無事戶不出此意誰能會更約素心交攜書詣卿對
右亦愛軒
石井偶書呈同來者 趙周與書室
為君學日留得與諸賢集入生貴遠游何苦自拘執

好鳥鳴更幽遠山青欲濕時有午邊風吹從木險人

甲寅寒食日訪徐子融于融同出游晚歸志所

歷二十六韻

至後一百五春光正韶華往往天氣少多與人事乖
今年特清朗川原爛紅霞埋頭卷書冊訪友況不賒
出門供寥陽滿城同看花百種開紅紫意氣各雄夸
忽焉有招呼徑醉翠槐家主人意厚甚更約觀金沙
而我方與子浩蕩興無涯但恐僅日駛所挲未西斜
行行復行行小築逢異葩雜然不知名品品亦自嘉

國翁旋相問酌酒仍烹茶珍重頗淺簡市井避喧譁
子乃若有告孝諸先咨嗟願言更出郭前林路非遐
會當有奇遇始信我不誑果見山下蒙一泓瑩無瑕
淵然蟠蛟龍不為蘊黿鼉稍稍出奇怪羅列如營丫
須臾聳軒絕煉不經女媧特立如丈夫匪可干以邪
相與發浩嘆題品乃未加因念世況勝豈但如爾耶
乘風且歸欲投林有昏鴉聊為賦此詩醉草歌龍蛇

寒食後一日趁國興攜具拉游淸風峽登一覽

亭分韻以賦詩以壓坎已逐雙溪去得韻得已

字

家家趁寒食看花繞城郭孰知我輩人復去登山嶽
千峰據其高一覽無餘英小溪山下來青烟林木起
停驂閒閑居總在塵埃底酒樽邀移下詩興良未已
因念前昔人故事為更紀 映劉之道讀書之所用其詩句分韻

同臨家橋小酌後以臨淸流而賦詩為韻得流

字

悅我國塵冗因君得淸游脫身桃李場慰彼林壑幽
水光頗更碧山色翠欲流詩情天萬里浩蕩不可收

中秋後二夕陪趙連州依前杏亭次連州韻

之子今宵有高會天為好事放霽雲歌將歌舞號時
好只有風月為詩魔此際正勸客盡醉何日弟和兄
且歌 連州且季皆在官 臺高林影散滿地不欲辜此淸光何
以花枝好處安許折須盡滿時聊就持為餞贈

徐子融

春來凡草木開處總成花東皇本無心世人徒爾夸
我愛花中王嬌嬈出群姿非不愛桃李桃李多於枝
寄語折花人半開花正好折到離披時翻成夜花惱

花不在色香全在精神處不慣識花人未可將分付
一夜無風雨花枝報平安折花須惜枝容易莫傷殘
蘭蕙可以佩陶人擷其芳紅紫時所競安得細推詳
自有謝家郎逢花便攀折古今折花枝折花人更別
麴蘖有工夫氣味獨醇厚欲識箇中春弦可待無酒
座上常春風客來同把盞妙處我獨知醺然而生暖
淺深任酌斟杯行不須滿既滿須持之不持恐招損
瓊液噴香紅光浮滿卮此為最佳處亦是秘難將
杯淺不可把俯身為呆嘬淋浪莫洒不採縱得其雅

有客太詩狂十酒約相就那識半醺時春風滿懷袖
我有酒一壺醞釀頗得宜飲之瘥沉痾賴子聊以持

送趙進臣赴閩憲節

任官自古惟賢材天子耳目寄外臺祥刑所繫切民
命可不於此欽卿哉嗟東南俗臉弱獄有細微高
瞿鬼山川風氣頗相等陝則負險不可律白水若谷
多嘯聚漫遣使者戲求鬼今年用兵各安業里免甦
俗懷陰毒設陵猶慶成未免獄訟不平良善受民殃
官嫉亦已久往往州縣翻低回政須纖介肅風采坐
使一方公道開秋霜凜冽懾其姦慝減不復多孤邪
陽和寬大布德意撫摩窮困如嬰孩湘江之水皆悠
悠使君昔日曾徘徊于今八州復返顧洗冤澤物須
公來澄清本是平生志從此四境無氛埃勿謂故園
有松菊長憶三徑荒蕪苔

先生數所藏湯君叔梅約諸人賦詩俾友蔚亦

題其後

皎皎冰雪姿點淡宜水墨却恐施丹素翻令流顏色
孤山水雲深庾嶺林月黑晴窗一揮染想像意俱得

寄題吳子似所居二首

古人不可見千卷留遺編要非紙上語至理實參前
劍聖猶微心舍此將何傳根本會於一枝葉數萬千
柳友可約禮掘井志得泉茲乃讀書日源源當思年
幼以急迫求留聃當靜專亦勿事悠悠歲月空推遷
久而竟純熟脫落不知然衆理所旁通如海會百川
人如飽了到自解牛無全超然得我心枘鑿井泉闌
言在古語後用起古語先此人負殺得其論新以心
記誦日益博對知心猶搭舐足驕馳意與道益大闊

瑱山名亭意難與世人言方將屏俗慮日夕思聖賢
見聞豈足道孰是入德門隱几無別事真趣在窮研
一日忽冰釋花柳春無邊此時案上書始可付蹄筌

右讀書亭

上帝降斯民厥初存秉彝古昔世教明大道行坦夷
裘葛順冬夏飲食充渴饑非有慕於外夫婦皆與知
嶽瀆氣既分民風日澆漓仁義既榛塞教化悲陵遲
隱然善端著不勝叢條遂甚至藉吾道紛紛取世資
陽尊若示公陰拔實濟私孟氏極雄辯剖析精毫釐

言言七篇在炳如日星垂千載嗟聊陸大義誰復提
延陵有佳孫好學謹操持傳授有所自源派分江西
（子似象山學者）若爲日用功義利早辨之細讀象山記妙意
良在茲願言不爲援努力但耘耔堂前有松桂年年
長何枝生意不自已何心論報施謂子對佳木長哦
經德詩

右經德堂　附象山作記

送吳子似歸番陽

憶昔冊泊丐錦溪溪上故人知爲誰讀書亭中不草

草永平人物久寂寥（子似著永平志）三平慕於梅子真我度
歧邈悄相親古人事業貴悠久歸歟訪我同門友（謂仲狀也）

和葉仲洽苦雨

早不問下與高風吹日炙同煎熬哀鳴鴻雁不飲
啄向人終日聲嗸嗸千里赤地天不留毫髮微功矜
桔槔乘除自古有成説霖潦一春多發洩渴苗欲死
俟沾激到此翻令成潦溺不眠耿耿抱幽恨蟠胸中
宵起占月仰天浩嘆如何里引手欲挽天河水發湖

作鎮縣東隅山巔忽有雲峯起朝隮何事故要勒雨
未肯朝還又止農家與苗相爲命情不願蘇惟願死
恐即欲旦成寸寸損剩風雷驚動散爲霖三日澤已
均潑墨千山雲不斷騷人賦詩喜欲狂自爲長歌贊
股脚東西倒懸今少解憔悴隨雨亦滂沛我愁西北
黃未究腥羶久矣爲民害誰肯薦史書伐刑（一日與
師常問罪詩成聊寫悶而志耿耿拳拳有深憂

題何巖叟悠然閣二章章八句

悠然三之見不與凡見同正似東籬下山忽在眼中

訓吉夜登閣歌罷飲亦終悅若有所得可與不可能
悠然閣之名名從兒中起長嘯好作詩高山影卻止
意與口俱到掘井須得水嗟哉世間人穿鑿求義理
悠然君之心非古亦非今忘言猶有詩無弦安用琴
淵明此時意千載無知音但見管關時山高白雲淡
右憂分名時予題詞　曾閱故者有及之

廬山雜咏

我來未試泉茶水且讀石上涪翁詩上臥百尺晴蝃
蝀下盱一匯青玻瓈淵淀知是蛟龍窟風怒似掀熊

虎威自古賢栖知幾許今有精藍蔽翠微

右栖賢三峽橋

何堂天池峰摹的天池水一枕僧樓清鐘磬半空裏
今生此山名籍籍滿吾耳來與作遠游杖策自不已
行行到絕頂塵世知隔幾雲烟出其下滌濯猶萬里
山川與人物往往畫豪彼始疑翻作詩渾同一影蝨
頃刻開一鑄何見山遞遞勞歸入世界未可詳目指
山中爲予言此池去天咫風雨將實候與僧殊不似
霖潦方下作山頭旋磨蟻雲滾此坦屋山下乃不雨
歷險予所言其言亦非詭未必兩僧凡兩談何殊執
切夜現佛燈數星林末起如螢復如燭或明亦或止
昔聞頗甚怪今見乃如此寄語登山人仍須細窮理

右天池

白鹿洞謝先生祠堂呈李夢開教授是日李入
洞講書

吾師紫陽翁雅愛窮幽微前賢有遺迹所至皆發揮
千古廬山高何處遇亦有何人實經始闢巖啓天機
臨流勘青壺闖然釣魚磯聖朝始加賁泉石生光輝

榛莽百年中潛長虎豹威衣冠同不論樵牧亦參稀
今昔有顯晦山川無是非先生適剖竹按圖重歔欷
斬荊得遺址澗遶山合圍買田敞堂宇將終遷肥
學子共稜集相與詠而歸緇聖講絕學咳唾落珠璣
此理忽森著魚鳶與躍飛小子恨晚還講席弗及依
升堂拜遺像泫然涕沾衣本今至盟人高識可與幾
光風霽月意緊欲賢聖希李作光風霽月亭時來一講司諸
生佩茲常超然此命意規範當無違徘徊不忍去衆
納暮山扉困極昔游處恍如身洲泗浹復得中友進

步方騁騁永矢忘世味來貪此山薇

臥龍瀑布

登陟百險艱來看雲間瀑飛從千仞峯瀉作一條玉
冬夏有鳴絃古今無斷續當日武夷翁翩然來結屋

武侯像

堂堂千載人遺像凜如生趨舍同一揆吾無當代英
欲喚臥龍起四海自聲驚此意無今昨未應歸杳冥
先生作是亭

新居六詠

無才濟蒼生竹林遠棲遯中有幽人書飯蔬自無悶

右竹林隱居

築堤瑑碧沼種花仍滿堤幽人日往來非闘桃李蹊

右花堤

池東如月弦池西如月弓池光千丈屏倒影碧波中

右半月池

清溝細紋曲花落流紅錦何須浮羽觴自可供杯飲

右曲水

燕坐焚清香日永鼻觀參妙處良獨知功收物欲戕

右克齋

綠陰初散地今有人簷枝開窓對蕭洒歲寒惟乃知

右栁窓

五月十二日閒中偶作

黃卷與聖對日日有新聞青山不世情時時有佳賓
不勤利害心且無將迎勤自得村童樂何須帝朝紛
種菊遶庭砌黃花候秋芬琴書便當歸免使愧白雲
努鋤理荒穢敘水娛朝昏此外何所慕甘作耕桑民

徐天錫歸自玉山昌甫以三詩送之後三篇荅

及予與徐子融傳巖叟之意且託其轉寄荅

其意以謝之

我聞章泉清有客日洗耳而況坦腹眠滿意得佳士
相期忘歲月飽飯讀書史秪恐翁獨吟黃鵠舉千里
靜言同門友吾郡差若多相望數舍隔便如千里賒
惟有湖上翁子融 時時許相過比緣迹萍梗亦已廢
琢磨

其二

曾共傳巖孫同坐傳巖石紀游未抄寄雙梅解相憶

天涯思美人折花贈岑寂所寄在七題如新木來迹
蟹餚在君更家香月堂兩石川要川自頭與根則國訓忽之小爲称析題

寄題叢州李君博文閣

曾參一唯外相領了無言顏淵但如愚永明枝葉繁
後人謂二十獨得道之原脫落章句畢統宗而會凡
誰知聖門教人道門有門非博奚反約源流乃求源
顏曾日用功如海衆水吞及其成功後木落歸本根
問井求捷徑大學廢講論李君敞高閣駕言避俗喧
藏書比鄴侯日夕手自翻百家期貫穿日華爲與存

言下徹今古高深察乾坤一旦忽融會豁然破藩籬
笑彼背忘予讀書徒惛煩

和胡應祥遊石井韻

世間真源水可貯無根源欲清淵可待驟雨空翻盆
蓄多衆此邦鍾秀潤草木繁洩爲石井泉水與天地存
平湖十頃間參向有胡風荷綠荷翻意其一脉落高下相
延分清濁二三丈歸途月黃昏咫尺阻同集笑我眞
惛煩相期一朝去雷電當飛奔鞭龍起爲雨微功不
須論

壬申老人生日

疏薇霜風吹客袍親庭禮罷捧香醪今日升堂祝[illegible]
壽新齊願比南山高古來人生七十稀吾親八十歲
如桃但得歲月無窮極從教兩鬢添霜毛門中花竹
自娛戲日課詩禮勉兒曹隨分家風嘗體去何必與
世爭雄豪自古作善天所佑賦與龐眉并壽條不須
求仙授祕訣已保在石堅勞年年新歲此時熟眞
鳥滴紅聯小糟

趙忠州有苦寒衛鵝之句和其韻

生息同宇宙形體通物我天寒雪盈尺窟冷爐無火
凶面生紅光花軟嬌如如雖然太守樂亦要民安妥

去草棘

草雖至微物氣何不同瑞者爲靈芝大抵和所鍾
因者爲蘭蓀芬香揚春風人知外秀異胡不原韻中
茶何一種類亦貫造化工露濡足雨露山川徒豐
長冗無地着無足比蒿蓬成熟不堪食但遠芭鋒
除翦刺人衣此外無餘功條雖未荊棘包藏風蠹容
因行爲受除當路廉留蹤害物亦害已去汝如去齒

安得天地間條暢宇宙通

和余方叔病中見寄

我亦病閉門機關了無關故人送詩來綢繆寓心曲
朗乃稽報章悄征牽服膺天理循自然非敢故羈束
人生壽夭定心要無愧怨匙欲于乘危安分一瓢足
芝崖倒猿侯翻奇寶昌蘇何如北窗卧酒熟巾自漉
況有聖賢書可洗昏花目一任歳月馳流徙驚轉瞬
安知疾疢餘非以石攻玉

十四卷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五

後學　張時雨　仝校
　　　張時泰
裔孫　美材　仝輯　時來
　　　時儁　時俊　重輯

用門牌日有好花迎客笑歳篘新酒奉親幃

韻爲老人壽

地僻廣新坤身閑多日月耕鑿太古民天然自淳厚
未始慕神仙閲世自長久日用飲食餘帝力我何有

修竹三徑幽青山四時好何須萬間廈一廛可娛老
園林結新實籬菊開晚花旋篘甕頭酒不負老年華
田夫與野老一笑相逢迎只說桑麻事安知市朝爭
年年逢今日有酒可留客雖是無珍饈隨宜其餚核
人言鶴髮翁翻作朱顏少把酒更何辭一對兩翁笑
環堵一畝宮中有長生計秋月與春花今年又明歳
年高親可慶家貧兒包羞今年勝去年粗有卣行觴
歳月綿綿永福祿日日新天開九齡數眼見四世人
共樂堂上親旋約山中友雖是盤無饌未至樽無酒

積善餘人頌康寧荷天寵但思仰素風日之甘旨壽
子孫雖未賢粗肯詩禮親願言各努力忠孝以立身
人間無事日簞瓢亦清歡但願從今日時時報平安

夏夜露坐偶書且勉同學子

人生邂逅如岐路南北東西忽離聚淵明本賦歸去
來保社乃今臨所寓讀書不雜塵囂好在園林最
幽處朱橋跨出林陰外一水遶庭將綠蔭有時小立
憑危欄臨風不忍空歸去剡逢暑夕遠燈火枝葉月
林時散步更深每與二三子輟寐每爲清景駐山窩

瑩瑩北斗低花香拂拂南薰度疑將骨次孫何處不
管衣巾涼風露清談未必真廢事言下應當有徵悟
不妨俯仰更觀察此意直須起訓詁如塒次第新涼
入自可燈窗窮入暮凡人努力在年少老大悲傷欲
何所嗟予學古雖有志蹭蹬獨爲一生誤命無分
信機淺風月情懷乃天賦歸哉要結園綺徒清夜同
來遶庭樹

予始生日岩叟携酒見過且有壽語賦此以謝
之

自笑山澤爲瘠儒僻之窮賤非其徒他人誰肯識
窮賓家貧觚屢空虛昨朝不記生年月問前忽見携
觴來感君祝我還祝君兩翁相對頭如雪

乙亥老人生日

兒願歲歲登斯堂再拜爲親扶壽觴近想去歲生日
時膝下羅列兒孫行更願明年與今日酒面菊花如
意賓人間富貴誰不願兒只願壽長且康田園薄有
可衣食但要作善思無疆生涯淡淡隨分過不逐勢
利營奔忙初非無縈仙術自是日月閒中長天賦

滿前古容貌精神變錄筋骨强今朝爲祝親意不
知何者堪比方欲將吾親比松柏松柏老不禁風霜
欲將吾親比龜鶴龜齡鶴算終有嘗窮北柱石山巖
栽蟠根結據無洪荒家居山下不記年永與山石同
壽考

責己

聖人嘗耳順吾年已愈再且觀有新功通來如稍息
晚爾性雖篤敢不護其退須教十二時此心無不在
尊此當盤銘終身以爲儆

丁丑老人生日二

貧富五福孰居一惟有年高無等匹皆緣作善天降祥親履知當獲元吉貧居衣食雖屢乏膝下有桑園芋粟乘肥衣輕豈不快往往久長難再必嬰鉄吾翁八十五骨勁雙瞳如點漆安食無甘菽水養雖是形癯心則逸菊花開晚似有意不為重陽為今日成行兒女羅酒旋拜祝懇天從所乞不願分外樂事多只願親安體無疾不願官書汾陽考只願親年增秩秩兒孫備或有生意毋貪費因多種秫晶緣釀酒如春

紅歲歲餉觴無了畢況當風物一年好蟹肥黃橙并綠橘

戊寅老人生日

吾家本是田家子其先世世居田里兒因逐食浪飄蓬欲歸無以供甘旨吾翁亦能甘淡薄日夕飯蔬而飲水渾然質朴古人風固應自有長生理筋骸雖老自康健聰明少壯猶難比了無機械足怡神不生嗜好窮指歸人間可慕是榮華人間可羨為豪侈榮華有似庭下花芳菲之日忽能幾豪侈貞如草頭露不能頃刻朝陽東誰知貧賤自安分年年如此只如此

吾鄉自來兩山高位當徇極崔嵬起吾家門門對竹山等徇欲與山同紀仰之西隣與東舍往往黃髮皆兒齒酒熟長須相招呼一笑忘形相爾汝

自鉛山歸上饒途中感興

水時積雪歸途熟暗中流換驚時節所幸康寧九十親依然堂上垂華髮隨意何當足甘旨斑衣日戲慈顏悅夫夫事業有用舍窮通不必生分別直須用力隨處處無徒識酒送日月嗟嗟世人泣岐路東鄉久

哉吾行次終當得馬扶桑樹車行萬里誰能過嵯峨何傷歎此吾老夫不知情激烈

送周希顏游輦貢

憶昔吾先師慷慨敢逆旅起忽凌八荒咫尺視九州東將征暘谷桂衣扶桑頭西不畏羊腸而以摧其蹄南轅有邈北極指白畢懷北駕何所之亦欲窮燕幽陋地弧矢志壯歲無不酬肯學鄙丈夫拘剪守一丘今日固送子此臨清流江淡不可極負重萬斛舟饒然動爲與不作賈胡留發足負白此行矣萬里修

儻或隱痕寒路長咏可愛願言自努力歲晚當求誼
江山有會意寄書傳置郵

巳卯老人生日

今朝熙熙吾翁喜又兒生朝會萬里雖無豔飯羅㙜
董情話從容自嘉吉人生富貴固足樂惟有長年難
得似恬於世味心自閑贏得龐眉更兒齒晨興再拜
啓向爹從古昭昭是天理不因為善天豈祐何以康
寧脩壽祉稱觴膝下列兒孫雖說居貧良亦美從今
歸不記春冬只消歲月將時紀束書但願早還家年

年祝須秋風裏

窮冬積雪聞織紡婦

長吹豳人詩九月欲授衣方當流火辰先已戒其期
當春非不蠶入夏非不絲一寸不上身止為受喻餞
囍畢起功績關心聽鳴䴗豈不念人生所急在衣食
不畏寒不懼錫結百千纏輕裘那得知妻其良自苦
窮冬歲將徃雪片大如掌憐他昨已織安知今日紡
嬌癡貴家女未始識梭杼紈綺厭不華綃帛何曾數
貧宿固有分藜藿何足論感觸此時心寧不衷婦困

寫謠歌七月俾汝知時節寥堪聊補紉開樂國損袖
竹底市人情意盡是酒村漁市行人怨却家飛沽酒

建德道中六言

賣魚作醉

徐敬甫出示所居之別墅南巖圖并諸公題詠
欲予同作爲賦長韻 庚辰正月十二日

憶昔同作康山游扶履歷偏千岩幽知君已具看山
眼每遇勝處常淹留從茲一去間何潤倒指殆欲悉
春秋不知此地復何地但見大江東去流相逢恍然

舊開世盡洗積年離別愁首爲袖出南岩圖着鞭先
我占一頭南岩之高不可攀修篁欲到何緣躋君乃
結屋於其巔遠世擬追圖綺儔雪飛霜瀑自天落戟
列千竹千雲修客來煮茗話疇昔兩熟春禽相勸酬
自言得此已足老豈復更懷身世憂無心偶作雲出
訓良念埭螢情綢繆對床聽雨有真意昔放拂衣歸
去休登高一日展還眺洗眼九華雲濆收語我南岩
下築地只效瓦名高一頭卅楼萬丈徑可躡獨恨未
遂會從游我生亦有山水癖欲見未見心先投長哦

何以白不爛蒼游流江飛白鷗歸與巫摧貢山計其
與世好相盾矛興不可以怨朝饑種橘自當千戶侯
春言志事在畎畝適我願兮邀他求此時作書報
志知肯遠為題詩否

石潭道中追賦大江 此後同途所作

我生大江東與江不相識一日作遠游江頭因月極
眺花春未漲水落略見石望斷淮山青隔岸幾咫尺
恃此一帶航焉能恨南極雲屯十萬衆守衛以人力
控御有良將成城衆必得江淮啓齒勢如家設墻壁

守在門守江淮民須愛惜我朝聖澤深不在險在德
綏復今天子遐邇無間隔大臣百執事根本其培植

追賦九華

我聞九華名未登九華界眼觀百里外烟霧當其塞
快意一披拂我欲杖長風庶識真面目高下俱通泰
敘雪如有意未積先消融凌晨展清眺萬里開晴空
渺然明吾眸洗出青芙蓉未暇窮杳形固已領其容
想昔訪廬阜妙處當支筇景遇可追品一一歸詩筒
九華名此邦挺挺諸山雄君欲於五老復爭其中

續比之孔門等級固與雍未敢評騭論折衷聚齊衾
臨行車象介論五老九華優劣

追賦秋浦

我為秋浦游欲訪秋浦跡及此到此邦秋浦無處覓
或云百里間始見江祖石或云江祖石止在齊山側
地形若山川記載具文籍父兄世流傳論且不可覈
况由形器表理可以識而測所以聖人心貴在於黙識
不然差毫釐千里成謬惑想今鑑寓身欲見已不得
□□白猿吟儻能嘯夜寂

入祁門度黃沙嶺息木陰下口占古意

□□我去逸驅我息歸蔭喬木清風吹衣火日炎空
聊此俯朝夷險自若怨尤誰哉世間萬事付酒一杯

辛巳老人生旦

聞陶太古民風淳詐偽不萌情意真何嘗吐納事屏
伸往往皆為百歲人中古便似秋冬辰和氣無復如
陽春機巧百出姿意喪七古者稀以為珍我翁逍遙
當幅巾朴素幾與太古隣飲食淡泊康瘠常衣裘不
擇敝與新日日娛嬉塡寮付與聖世為逸民天錫

延齡登九旬回視同庚皆土塵炯然雙眸且精神堅
疆宜可齊松椿兒孫雖不側朝紳家庭禮法粗克遵
白酒年年造邀巡膝下戲綵娛慈親

周道人求詩書贈

道人妙推筭未知誰賞音章泉謹許可贈之五字吟
老我已無用窮通總無心但思結葬地訪君求雲深

荷湖行爲趙忠州壽

靑山崖上名荷湖故知下有神仙居全似太華峰頭
玉井蓮花開十丈世所無自有天地此山有誰人種

得如船藕造物不肯輕畀付付與湛溪雲隱手雲隱
濟人陰德多有如此痼疰沉痾自煉還丹成九轉方
瞳點漆顏長酡甚不愛飛霞千樹結蟠桃甚不愛湛
溪千頃濃葡萄蟠桃入口那能甘比斋湛溪不抵酒
滴眞珠槽叟蓮往往緣靑壁俯笑凡人無路兒不知
身世若爲高但見炤人雙眼碧寄語峰頭十丈花年
年來作棗如瓜不須更記歲與月只記山前雲隱家
忠州門壁種蓮名飛隱湛溪卽其所居

癸未老人生日

昔人端爲祈貲者所拜慇懃扶大斗吾翁今年九十
一兒從宦歲貧無酒趨庭何以祝稱觴盈把菊花空
在手嗅香嚼蘂當甘旨翁亦怡然如適口人生貧富
在分定循是期頤世稀白翁餘九十兒七十膝下靡
有仍皓首若將此事較人間曾非造物意愈厚因玆
歷歷詔兒孫自古悅親惟孝友上慱下睦無間言一
門和氣熏蒸冬燠無旨酒本杯爵意樂心寬親自壽
更於大節保終始立身揚名以垂後升上榮親無若
爾何必金章拖紫綬當歸白酒況可貽豐儉隨家惟

用舒年年此擧諒不難甲子無虧懷癸丑

寄題兪伯南所居

毋爲陵學山當爲川學海尹重貴自任顏樂誓不改

石希賢

巖樂無外求華耕有餘樂旣爲堯舜民亦抱羲皇朴

石野處

器重或可勝道遠疇能至勉故旣竭回羞稱顏愚賜

石毅齋

石溪道中偶作

自從天地開闢來溪水清□山崔嵬山高水清亦有
觀怪問胡不生人材人材本作伊周用朴仆爰頗作
果條不然空有一時名過眼空花已如夢人生出處
不可期伊周亦偶遭明時須問何嘗有科目德尊百
代帝王師自古相傳惟此道下派源流端可考道在
不係窮與通經濟業窮耕釣老風埃與與百年中世
事興廢何終窮只有詩書傳聖學堯舜授受同高風
喚醒此原山與水孕秀發靡從此始立朝有道作朋
君抱璞山林亦奇偉吾家家此不計年未知起者誰

其先夫天才業貴自負不必美惡歸山川久欲題詩
磨翠璧便使後來聞義激乾坤造化豈無人細與序
學觀此石　此詩將以鍥諸石溪

諸君用東坡玉堂觀郭熙畫詩韻題江山王君
平遠樓黄子京携至求同作

有客有客心地閑樓外青林林外山風烟出沒矢無
度依約圖畫有無間眼隨白鳥去邊遠一聲漁唱江
村晚此時誰會倚欄心雲出不知何處巘歲寒松有
絶岫肯逐桃李爭春陽安得其臥百尺樓高卧
淑石山光常年影過入座日吹仙想像頂謬變無己
細玩郭熙畫應思老去尋泉石　坡詩我方老去尋泉石

寄題王山周晦叔家似賢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逐臭不自悟營營飛青蠅
日對此君烟然雙眼明予獻雖借它綠陰仍滿庭
雖平淸襟潔高寒作吏清可近不可狎勁挺了□□
諒與恭先哲綿邈勞冊書想像不覩面孔孟何緣領
安知君子交日日與相迎了種萬蒼玉君家有典刑
清風流至今修好無渝盟　晦叔名自輝似賢其先人所名

題周幾道益軒　湖在澤家軒對之

軒前一樹枝手種知為誰但見青如蓋團團陰朝曦
西風入庭戶疏香浮酒巵樹與一時歌煥焉割蕭籬

廿山朱文能存遺經林野二處趙昌甫程德夫
皆存詩朱求予同作

漢人一經誦籯金矣不如君家遺經意不與漢人俱
存遺經

有人抱幽與偏適林野趣要之等喧寂乃是安心處
存林野

蔣玠兩投詩以古風謝之
知君家在象山麓目有見聞新耳目自慚各在天一
涯休咎惟能採卿曲部來一見丑渙頭巳知標致非
凡俗爭閑揮翰墨淋浪惠我新詩不金玉細將學問
說根源異同更與明朱子吾道工夫有端緒要定義
精仁乃熟博文約禮是真傳收拾奇功歸謹獨參前
倚衡勿間斷千載源茲猶可續手披詩卷荷情真聊
以斯言報詩復
永邑楊君鑑子明闢齋讀書將從事於古人爲

己之學求齊名於予併欲得一語以示爲學
之方予謂學雖多端而其要莫先於明善所
以子思孟子俱以此闢道後學大學格物之
訓實同出一源故因楊君之請而以明善且
詩以演其義率毋忽其言之所云
人性雖本善以物始有遷本體遭剝蝕如鑑塵所侵
疇昔因稟受善端本綿綿既茂開豁功誠心所孫存
其爲用力地格物居其先幾殊一理貫洞然見本根
本末俱從此斷斷義理分言動中縮德征服平刊龍

彼哉迷復子一息萬里奔認卷何爲燥未嘗知反
君子審取舍不容涇渭渾中有瞭如燭者蔽耳目官
中庸示明訓一言會其元
汪元思遺詩和意以謝
吾道本公平何嘗分彼此總只在人心渾然皆天理
推原賦予初所生均粹美賢愚同一轍所行無意說
發其氣稟異於焉有藏否清者洞然明渾濁如止水
濁者性天蒙蕩然惟縱弛未雖有善惡反之即其始
變化在乎人雖愚必明矣日用無俗中自修惟克己
克齋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近代朱文公此道賴綱紀居嘗病虛名以爲恥
必先務博學然後能約禮顏淵嘗約之勿曾參悟一唯
吁嗟今世人非不究經旨議論徒紛紜反躬乖踐履
好惡徇私情是非隨愛憎體既離真良用斯殊表裏
要在無間斷善爲勤積累須臾不可怠顛沛必如是
堅持敬一字方知道在邇我革無他求直須安汝止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六

後學 張時雨 張時泰 仝校

裔孫 美材 時僑 仝輯 邢梅 邢聘 重訂

辛丑春遊金華山東郊

白山雙夾小溪流綠綠人家占渡頭雖是溪山不相識物人喚鳥却相留

常山道中

路勢方腰轉湖光鑑面開稻田春翠緑村樵曉不催問宿尚十里與誰同一杯自憐今日首頻作望鄉回

甲辰九月初訪晦菴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

瀟瀟風露菊花秋人在甌閩第一州少日已嘗煙壯志今朝端不負清遊陪君數日從容論洗我平生散亂愁從此歸來復何事風霜雖險余扁舟

歸路由正叔復用前韻和答之

欲識先生學如秋次第陽和漏九州歲月正象網虞度紛囂那得靜中遊明知與點有真樂未足希顏郁自愁諷詠相歌思九曲與君重約泛扁舟

和正叔詠梅一絕

梵韮剪伐未須施竹外橫斜一兩枝冷艷更開霜雪裏此花應不與人知

和李監稅

樓形堠曉絡晴眼隨白鳥去悠悠明跡疎州樹有無際激激灘流高下聲歸思楚雲連日暮新詩愁月帶霜清前村儘有梅花約草草相逢益亦傾

和徐丁融見寄

學問分明有本根一編卷論至今存奈何至理難窮究頗與良朋細討論欲探聖傳千古祕眞令心鑑一毫休吾儕總在生成內要識無私造化恩

記夢

夢裏分明記本根覺來無語正心君陰陽却把黃消長且喜新來勝一分

示浩

侍身端的任兢兢謹獨方無愧作情莫道隱微人不

見驕中廟我有神明

雨中即事

客身常恨春多雨遙想吾廬長綠苔每作家書問無恙故園梅竹爲新栽

送趙國開赴崇安丞

十載交游一日如高情多謝不相疎分攜幸不隔江海得便常須訪起居折柳正當三月暮汎舟深約九秋餘相期䁥日吟哦外只有今勤是薦書

和徐子融韻

逆敏工夫不可偏兩端相濟若韋弦允懷固是當存養明善誰知合任先

其二

讀書端的在研窮淵貫精粗與始終卓爾顏淵有真見分明求自博文中

其三

雨餘雲靜太虛澄月在今宵分外清自得佳篇來諷詠但聞蒙厚一毫輕

其四

自憐涉世每多艱事列紫心誠屢頻近日功夫何所斂有時慚愧夢中聞

庚戌春下鄱陽舟中諸作

浩蕩春江洗客愁歌聲欸乃發中流溪齋鄰憶凭欄日數盡來舟與去舟予頃年館寓洲口肯齋正瞰江上

右解舟洲口

舡篷推起不教低爲放山光水色歸客子離家已三日諸亭山下欲斜暉

右過諸亭

檣聲終日聽咿啞碧浪紅旌動彩霞稱我舡中無一事安排詩句過桃花

右過桃花臺

遠山淡淡水茫茫知是江湖何處鄉娘子提携青裏布始如風土近鄱陽

右過安仁界

青窓碧桃

銅瓶只插碧桃花日對湖人靜不譁爲爾細觀冰雪艷就中便覺牡丹夸

病中對竹

怱外修篁僅百竿相看不待報平安何時得我身痾
健共爾青青到歲寒

和子融韻

爲把新詩了細尋時移不覺日西沉固知妙有存精
一須察人心與道心子融詩有精一危微共心之句故答之如此曾舉似充上先生易兩字云正爲人心與道心

又和清明卧几坐用前韻

天理流行不用尋鳶飛魚躍自浮沉細觀自有[redacted]然

處始信嚴師是此心

和子融聞琴

古曲誰彈起千年猶此音尚嫌惟謂在端欲後人尋
指上雖傳操聲中要識心平生孤此志絃續自而今

趙守禱雨不感枕上得句足成五十六字呈趙
守

雨意隨人自及時使君一念實通微不知沛澤人間
遍但覺炎蒸夢裏非苗稼頓回枯欲死桑林久喜絲
霏把從今飽喫郇陽飯細紀賢侯德政歸一句枕上得

七月廿六日與學山上酬和趙守韻二絶

爲愛黃雲到晚晴一樽高與着危亭風荷捲水高低
涼烟樹連山遠近青

其二

極目風煙盡一城身閒無日不登亭雙明遠與孤鴻
沒繞郭一江羅帶青

和趙守木犀

花開時節趁秋金玲露絲霜未許侵況是天香無俗
韻一樽清賞有知音

送歐陽國瑞歸鉛山

交遊無數竟誰同惟羨人君氣似虹吾道久隨流俗
變義如今見古人風端能繼日奈酒上離筵論交楚
水東歸去梅花開也木江頭梁七剪霜風

寄題吳伯豐同樂堂

一氣同流與物身渢然於此復兒都須剛處功夫
到便覺閑中意思真心遠獨將千載目客來共醉三
樽醇寓形宇內皆生意何但名園草木春

舟行寄[illegible][illegible]

面對盤飧取上峯角中活計不爲窮半忝微祿[illegible]共花
水一灣岸邊楊柳風天巧此時窮險怪淵泉終日惜
流過一生雖笑漁翁拙卧聽漁簫雨打篷

舟次蘭溪和歐陽國瑞韻

客子經行處吳江萬頃秋風煙[illegible]濃淡雲樹遠稀[illegible]
綫去花相送重來鳥勸留與君無甚異一笑況同舟

贈陳敬甫

歸不相逢亦偶然吳中邂逅復盤桓細思話別秋風
月已是浮生一歲添

月臺觀月

秋來無日不登臨獨喜今宵月滿襟仰面青天思把
酒寄情古調欲携琴涼風舞袂身將舉白露沾衣夜
向深更看一臺清影滿儘教移轉碧梧陰

又和歐陽國瑞韻

爲問無奈月明何從挪琴絲上度我萬壑秋聲歸草
木百年鄉思動關河遥知素影千家共不獨秋光此
地多中夜酒酣狂欲舞停杯且復聽吳歌

和趙工部臨安見寄韻

節物驚人故欲催天涯倦客爲[illegible]
醉手把新詩捲又開遠想今香當奏事近家無月不
登臺煙波見說西湖好要趁秋風把釣來

十一月十四夜誦唐節詩至憶第三首潸然有
感

人生雖是有愚賢到底天倫只一般惆悵同家何[illegible]
所不堪歲暮更天寒

自吳中歸過釣臺

倦游偶得賦歸來我亦何心世莫猜水綠山青從所

好一帆風過釣魚臺

過趙清獻墓居

節鎮忠臣孝子碑欲行回首重依依紛紛車馬門前
過知有幾人琴鶴歸

見梅

曉鶴殘月更離程只見梅花不忍行水郭山村誰是
伴惟伊與我共孤清

望靈山庵而又作

日落深處認靈山庵氣津津滑宇間別去匪開今八[illegible]

月且飲明日慰覊旅

程子雲欲還鄉阻雨聊賦之

宵霽小雨釀梅黃結束琴書底用忙已幸一春鄰絳帳飫今十日是端陽榴花照眼新篁翠盧橘盈盤煮酒香天識主人留客意故教歸路滑羊腸

探梅不遇登祈雨峯

人生何處不從容棱向僧家借短筇那爲孤芳窮餅遠要留脚力上高峯

送彭應期下瀏陽

當年心事幾綢繆長記天西玉一鉤（應期頃年同寓番易有天西玉之句）亡何鉏客囊近來還我倦江邊重得送君遊讀書會有斯功用把酒聊尋舊唱酬自愧不能追往事但勞淸夢逐螺州

湛溪納凉

此處皆炎熱潞江消客憂相邀讀書罷同作洛濱遊自向坐茂樹誰能喚小舟月華如有待先在柳稍頭

夜坐有感年四十

吉泥物戒取人戀孟子眞能不動心嗟我擬須何所得但能於此惜分陰

徐子融八月四夜見訪借予有出寄詩三絕和韻以謝

賓開日脚漏微明無奈秋風掠面淸因作西鄰閑縱步不知乘興有高情

其二

小齋雖不泰名譚此理要須見倚參料得歸懷明月滿不應對影祇成三

其三

夜涼燈火掩柴扉詩誦城南憶退之更把新詩細細讀無言誰會點頭時

予酷愛桂香遣兩枝於蕭寺之寓室日出不得對花夜歸月影在窗撫榻淸坐得賦一十八字

惜香故剪碧雲枝却負花香花有辭爲報淸眠陪永夜月窗相對恰相宜

十月三夜省愆二絕

執爲父子須還愛分爲君臣合用欽細笑天心無所

我我生翁有負天心

其二

孔子九思頻點檢曾參三省重綢繆事來若也能思

省事過何因有悔尤

和徐子融見寄

清時何故有遺材酒膽如虹亦壯哉多謝論交比金

石言慚進德未涯埃政須善酒風前共莫作扁舟月

下回風雪當門須有夜要觀四物一時來子融夜相訪必以江笠燈劍自隨燈名賀劍名輒說風雪當門見康節詩

用趙國興梅韻自賦

西郊有客枕溪居特為孤芳小結廬窓外橫枝疎帶

竹花邊流水暗通渠供芳傲矣百花上我亦翛然三

徑餘此外不關茅屋事為渠辦雨自耡梳

國興招飲後圃席賦丙寅以後

主人命酒嫌杯淺狂客催詩恨句遲此夜的須詩酒

債十分春色在花枝

丁巳游惠泉呈趙國興詞

觴倚欄干見向時此身如在浣花溪生迷芳徑江系

醉花滿春山任宇啼酒泥啜茶留石井與徐聽月坡

江堤清泉白石平生約未有功夫為品題

徐子融以詩送余方叔吳介甫二書見示和韻

以謝

借得緘書卷又開喜同千里故人來切磋正為求真

益肯使麟鴻浪往回

其二

嘗去良朋未有期無那端欲正吾愚近來自服無他

藥一卷中庸對謗醫

送趙德勤將漕淮東

進人當貴圖驟驟體國憂時一寸心將節遥遥無職

歲廟堂誰謂少知音民閒利病搜心久財計源流講

究深飛輓悠悠有餘地要知罷困極于今

其二

才難嘆息古猶今使節雙持委寄深真主厲精思屯

治累朝忠孝結人心激揚正賴扶風憲欽恤惟存布

德音史稱民安兩無事不妨丹扆獻規箴

其三

登亭每憶楚東時把酒吟詩對落暉試問正心貢傷
舉回頭不奈白雲飛未應久計荒茅屋正坐無錢買
釣磯畝畝有懷長抱膝論思惟日望公歸

送彭應期遊淮東

昔日淮西今又東為文怪似史遷公遠遊要是丈夫
志自足一枝真計窮

其二

論心有約未能遂兩載江頭乘諸離緣之青銅誌一
醉臨風分袂可無詩

六月十四夜獨坐無宣閣

凭欄無事此時情一闋欣聞妖乃聲歸去夜闌誰管
領付他風月自清明

七月四夜雨過差涼閑坐和徐子融晦日所寄

四絕

昏花病眼已經年世味甘酸總澹然堆案文書渾不
讀一燈危坐晚涼天

其二

珍重飛黃書一編昔經秦火不能然君今於此得真

思量外苦身更覓天

其三

每向清宵自省愆滔滔無奈世皆然盜蹠消息因而
悟萬事支頤一聽天

其四

此理分明見各偏何時講習到同然寄書好與諸蔡
道千里元來共一天　隨菴帰　余方叔

送趙國晉隨侍之江西

如今無復酒賜寬十五年同一夢闌　國晉常參十歲五年前又中

月易從愁裏換鬢毛多向別時斑諸公臺閣總芳春
獨我山林自愛閑見說西風欲回首樽前重得話間
關

七月廿六日趙國與招飲山堂有詩相招

滿地秋陰日欲殘故人相約過松關風煙雨後皇婆
態枝蔓秋來起廢閑喜有詩情濃似酒從渠日歷與
如山清溪況解知人意為遣山常綠一灣

和韻呈徐子融聊寄親陳時子融同會

[illegible]

隱士家何曾有轄[illegible]行從[illegible]能作何好[illegible]須[illegible]長
爲山莫教盡日勞形胼只在當初楫見落（近日□有所而得見清）
和道遠州雨中宿蒙軒韻
千嶺萬壑暮雲歸不但晴宜雨亦宜妙處已將詩句
寫吟餘惟有夢魂知對床誰共三更聽擊節難名一
段奇安得山間伴清宿擁衾推枕和公詩
和賦國開縣丞竹澗韻
隨宜適意小軒亭傍竹臨流取次成地接園池山逕
近（竹深去所居收入園近）畦分花木四時平秋風月有酒杯樂

從石時敲柱杖聲既有清樽堪對月可無一葉小舟
橫
又和載酒過竹澗韻
名園一水綠漾洄消得風流太守來把酒哦詩眞不
惡此時懷抱十分開
遠州再招飲蒙軒次其韻
把酒蒙軒喜屢同笑談終日坐生風但知北意無欣
厭一任時人自介通醉裏直愁逢李白（遠州過酒席少賦詩）
聞何幸有東公南枝遮取梅花木質聖時時爲一中

送先生[illegible]之官時生[illegible]狂客
十一月望後同徐子融黃子功送先生除[illegible]是
夕宿分水嶺頭遇雪次早別先生二兒北歸
約聯詩不成自賦一絕
先生風節本商寒千仞峯頭雪正漫一夕諸生聆妙
論時人莫作剡溪看
後一日和徐子融韻
未省千林變作瑤祇知尊酒侍清宵大將臣子明忠
孝妙在陰陽驟息消傳此老仙衝雪去歸歟兩袂[illegible]

風飄嶺頭故事詩能紀（先生云此嶺頭故事也）今古相逢總不
饒
乙卯正月別子融
相逢便欲作歸謀爲子慇懃一日留山好不妨和雨
看水平重得趁湖遊酒須更放微醺飲詩亦[illegible]
意求別去不愁山水隔興來徑理雪中舟
三月望訪徐子顏
送有平林遠有山先生無日不開顏杜門有味心十
古何想浮名落世間

九月十一日與浩同省先隴早起因兩嶺嶺衍
霧露涉水登山至山巔則日已東上澄空朗
然下視村中霧猶蒙翳人廬桑柘皆不可辨
戲成一絕
扛上高峯近日輪四山端的見來親此身已在煙霏
上可惜煙霏底下人
下融觀木犀懷趙速州有別後吟待評吟落不
知花丹第爲問之何錄以見寄予報云近讀
書之暇多哦康節詩時有自適處忽奉佳章

懶用此意繼韻後錄呈先生有報書
詩哦擊壤與悠哉一任光陰頭上催味好花開飲酢
醉風清竹外見疎梅孤鴻忽自雲間至好意殷從天
外來人有合離花一也不應人去不花開
晚步傅氏小園
淡園信步曉徘徊門外紅紅夾徑開沒折一枝攜在
手也教人道看花來
趙湖州東園雜詠和人韻
芳園十畝面東開春色知從此地來門外風光渾未
覺堂前早已發奇芳
右先春堂
逐樂數群聞玉簫酒酣起舞月中宵謫仙當日真豪
放明鏡飛空許見邀
右邀月
着眼高時四海空何須服日臉霞紅清朝坐對扶陽
谷萬里雲煙在古風
右賓日
春參僧襟納九江等閒領客醉壺觴多將萬事尋源

委錙到尖開神妙機
右一勺
亭據高峯上上頭登臨人世一源浮雲雁付此都遺
世並欲乘風跨鶴遊
右偕遊
劇據取手見經綸中的工夫又日新一醉史君家私
發痴思三箭定胡人
右覆圃
抑鄰君袁歌下見奇

平時安樂病中知多少人間未發機若把此身常似病分明四十九年非

雨不止和族叔韻

小齋容膝足遲回世路羊腸不用猜久矣此心冥進取翩然何日賦歸來新芻半熟甕頭酒小檻微黃葉底梅盡日北窗聽雨卧任他門巷長蒿萊

戊午正月送趙工部赴江東參謀

發門大字題嘉遯買宅浩然歸去來十載清溪千箇竹一庭春意半窗梅漁樵正伴詩翁樂驛騎俄驚詔

墨催底事此中留不住釣磻知有濟時才

許世卿考亭邂逅為予修琴臨別求詩為賦長句

邂逅相逢不記春未知此際得情親一溪雲月閒中計三尺絲桐物外身未有清尊酬病飲已驚明日是行人抱琴歸去無餘恨大呂黃鐘一味醇

雪中約嘉言叔

泼曉園林玉萬株最宜梅竹與茅廬高人想見詩肩聳乘興還能訪戴無

送傅君王赴廷對

自嘆忠腸皎日星致身無地老巖坰君今有策奏天子要使讒邪縮項聽

讀書傅氏揖桂林外一山恍如徐子融書閣所見書閣見山之陰揖桂見山之陽戲成一絕呈子融

自昔桂陽名此山登樓恍若見(書現)林端山中固有詠芧地却許吾人背面看

子融和答三首再用韻賦一絕以謝

登樓觸目背詩料難窮風壓書簷不但綠陰晴後好亦便山色雨中看

傅材甫窗前白月桂開材甫索詩戲作

天然容貌本施朱喜異羞同世不趨化得丹砂成玉雪也知人着半工夫

其二

冰姿冷淡不求知却有同心為賦詩更約東君同管領一尊相對晚涼時

中秋雨作中夜月明余方叔留寓齋宿酒闌隨

水縱步方叔有詩用韻同賦

瓊樓玉宇不勝秋把酒臨風味轉優雲雨自爲朝暮變歌詩不盡古今愁誰知明月天心到却有佳賓水際留無限醉眠呼不醒步隨清影只搔頭

方叔再用前韻約同賦

坐談冰雪滿懷秋珍重新君學素優每有詩情并酒興爲平月恨與花愁支頤萬事從渠變拂榻今宵爲我留何處青山堪卜築約君歸種菊千頭

同余方叔龔南才納凉於筠谷竹間題五十六

字

攝陰𢌞幕策短藜翠微深處有幽棲風常拂面炎凉變事不關心得喪齊白酒撈來雲外飲新詩留向竹間題相陪盡日餘清興猶自徜徉玩碧溪

侍嘉石叔溪行和其韻

山下江清水見沙杖頭沽醉酒樊家多情黃菊知人意故放籬邊三四花

和趙國興訪蕭氏草堂

四野山圍面面屏何人結屋趣方成好風吹過半湖

野白鳥飛邊一點明秀與半春携酒約陽山遊仅讀書聲質陸爲愛茅齋近試倩詩人狀此情

庚申清明日子融出遊寄示紀遊十絶以長句謝之

浴沂天氣出郊垧所至題詩取次成花塢風煙俱入詠雲巖泉石頓增名摩挲硤石舊題字展轉東山未盡情不出毡亭窗下計春光隨處亦清明

晚步清暉不見主人題竹間

飽食無餘事逍遥散步行清暉人不見鷗鷺自相迎

送趙國宜赴筠州戸椽

若無多路旅程寬正是江南絲打開欲縣征衫梅雨細不成客裘麥秋寒官閒詩可頻搜句親近書宜月問安自笑無才懶之了明時君府詎能干

送趙國開赴湘陰

臨取閩山父老謠履曾游戲試牛刀雙鳧澤國翩翩去一鶚秋風漸漸高書至未忘千樹橘政成須種滿城桃早歸宜與脩前席莫漫江頭賦廣騷國開侍郎自號橘隱

和茂嘉脚中催梅韻

快讀新詩似見梅梅梢眼為君問枝頭未見粉包
露司裏先傳春信來試問花神緣底晚政須羯鼓為
催前枝早見說南枝早和取彭溪溪上栽（庵在彭溪上）

二月廿一日游薇勝有感

柴門終日掩荒苔記得年時把酒杯幸有春風到桃
李一年一度看花來

和趙國宜轉寄傅巖叟詩韻時歲飢人艱食聞國宜有發粟意因有以勸相之國宜華文郎中子郎中以兼得濟閣職

宣章華閣昭明時偶野如今尚採詩紫府秖因通夕
憂永平從此失飢似聞令子心傳印便有行人口
似碑選許林田分靖飾黄花重九醉東籬

和趙忠州見寄

道衰雖同趣窮通奈兩途得閑歌召杜若將樂居處
趣上風波惡留中矛盾無變情歲寒見故氏郎今吾

趙河清幼子種蓮於流池一幹開雙紫戲作小詩將河源二幼子一受命矣

憑守堂前與孫牀應運隨來作流池開日並蒂見紅

豈能無變別緣病莫謂微黃無妙意也知造物
是推尋不勝下成雙發應當家此段奇

賀趙及卿黄定甫王宙聯名登第

人傑須知本地靈鷲峯挺拔湛溪清新添九桂叢芳
茂（某往登科至今凡四人）旁發一枝花更秀（定甫王叢桂師席）文社只
今傳盛事宦途從此展脩程歸耕耦我猶無地僅有
青山一笑迎

送趙爲之官

琴書結束定何時折贈新年梅一枝詩過鈞臺尤欲

將春歸湖岸柳成絲變游文社頻成集留貴高鄉令
可斯小試活民醫國了眼明諸老會相知

十二月十二日踏雪度崧嶺

何事隆冬覆地雷天公補過令方回（前歲夕大雷）王遲
樹三省自花開江梅六出開遲止為民除疫癘且吹
錦地不毀瑰到客未設豐年事且春慈觀酒一杯

其二

雲行崧嶺歲華新又作殘年踏雪人茅屋盡簷供留
賞拜松枯木總精神喚詩未怕寒生粟樂酒惟知暖

飲春自說到家貧亦好兩峯門外玉玲瓏

十二月廿三日舉故事訪費岡傍

歲披阜棘訪梅才爲愛凌霜傲雪花不學春花爲女
面朱簾翠幙幾重遮

壬申春社前一日晚步欣欣園

何必遊園問主人只尋花柳隔中春都無桃李行蹊
意不費思量何有神仙處林園明紫藟曉苗杉開倚
嶙峋村村雞酒相招喚安得便爲同社鄰

和趙忠州歸耕之賦

壯年學易計非疎晚讀人間種樹書不向雲霄奚鴻
鵠却來江海伴春鉏感君綠野成歸計令我青山思
故居只恐奇謀未施設折奏強趙要相如

三月八日晚步溪上二絕

綠楊芳草兩邊洲不礙湝川日夜流我到忘機毋終
日爲誰飛去怪沙鷗

其二

豈學顏描藉意詩情難狀柳堤風君令妙處人皆
會甘把漁竿伴釣翁

天王寺佛塔燈隔林見之奇絕因成口占

上元燈火九霄中何似金蓮下半空要識隔林奇絕
處星毬帶葉荔枝紅 荔枝有星毬紅

賦葉茂卿泉石軒

郭外多佳士溪南好結廬 借韻 因君愛泉石令我想
風雩院有琴書樂應無世俗拘誰能厭朝市來此共
須臾

行松嶺將半下瞰山中一人家似不與世接者
凝佇久之因成一絕

幾曲青山一逕窮前村惟有小溪通雞鳴鳥宿知誰
里水邊無人自在春

寄題張正問斗齋

幾人大厦室磨君之子數椽天地寬醉裏揮毫詩膽
大不懸金印老江干

其二

蕭閒竹几淨熏爐賸讀平生未見書問古論今分文
夜香風明月四窗虛

其三

數年約我過溪好趁雞黃秋黍炊添丁江湖千頃
意勸於窗外作畬池

送曾稽玉君東歸

人生相遇若雲萍聽唱陽關酒暫停夜雨挑燈今昨
恨秋風吹夢短長亭笑予衰鬢霜侵綠喜子新功刃
發剛欲當馬擷何以贈江邊猶有柳條青

祝雞貫徐七塢田

人說山田薄有收不如平壤水交流深耕早種將勤
補亦勝當初無寸疇

和問次公韻送鄭恭叔歸城南兼簡次公

三十年前識雅容蹉跎人事各成翁行今頭白休
與有酒何妨一醉紅　予與恭叔同庚

其二

春山曾記別匆匆多少傳言詩句中遠目不窮天萬
里幾隨西日送征鴻　春山次公自號

癸酉立春衡雲觀梅

吾翁當日手新栽今見芳英幾度開把酒未能娛一
醉衝寒犯雪日須來

老人及見甫皆和再用前韻

不側綠桃俗杏栽詩懷端爲此花開自緣秪結冰霜
侶花底渾無俗駕來

題趙守飛霞亭

問津早似武陵溪屋上鸞峯有遯肥醉臉丹時歌雪
白鴉山深處夾桃緋林亭縹緲仙翁樂酒盞交酬花
片飛消遣箇中閒日月賦詩應不送春歸

再用韻呈趙守

不待漁郎喚隔溪種花千樹正紅肥山翻晴嶂新圖
畫花押分流宗硯池背何時約客來青鳥故
雙飛皆守多向花前醉何似天台劉仙歸

和趙忠翊閣亭落成宴客三首

雙旌未遂品君還放適何妨且歸安地拔鸞峯長突
兀天教老子得瞞病瘵不必維摩問客醉誰知太
守權更乙然時指此亭要令守昕几重完

右自爲堂

水香流出洞中花曾鬭茶甌與漢家咫尺不知塵世
隔漁郎回首鎖煙霞

右飛霞亭

自來名教屬吾曹立極何須說斷鰲聊把經綸寄漁
釣魚無裴楷試仙濤 趙侯將以苗司馬

右釣臺

廬陵趙令君宅後有蓮濠月夕相拉觀蓮戲廬
陵

朱楯綠水夜深遊滿載荷花萬斛舟多病近來甞止
酒及無尊俎欠風流

廬陵呼酒再用韻

今君須客作清遊蕭散仙人蓮葉舟喚得酒來詩興
發滿歌和月吸黄流

廬陵於雨池中作紅亭名臥蘆取山谷滿紅明
月臥蘆花之句落成爲賦小詩

路入芳池御岸行宛然野渡一舟橫紙緣曾欠規模
到便有江湖氣象生寒影幾凝孔方廣嘯歌中有擬
歌聲大吉恐逐滿蘆鴨木荷花邊卧月明

晚坐臥蘆復與廬陵同用前韻

詩得題詹有月行梅仙無借爲奚荷 廬陵于思 安得善琴頻招

野客枕詩興紙恐東君費趣生狂茲靜看山翻華箔
掬閒聽水流聲人生聚散無端較萬里有天得鳥鳴

八月十日過夵水

擁石臨流幾歲秋未容歷陰究源頭今朝拄杖尋煙
去鶴吸清今嶽上流

以寺山石條環寄趙昌甫將以廿八字

連城價重雖非玉千古名存詩此山野服閒居雖相
緣無端因得玩如環

甲戌正月從君用弟寬月桂栽

花發枝頭月月新不妨分種過西鄰琴書結束歸來
日要使門庭長有春

宋克齋先生集卷之十六　終

陳克齋先生集卷之十七

後學　張時雨　仝較
張時泰
裔孫　時偉　仝輯　潛
良鑑　銓　重梓

送葉味道赴南宮

聖世宗儒重設科名公碩德總搜羅近年底事橅碩
其士氣都緣斲喪多憂世情詞當懇惻吾君事業久
研今不才但有山林興洗耳專聽奏凱歌

呈僉使覓官書

苦月題詩鬢已絲埋頭自笑有高癡故人倘解憐清
好歸去山房補缺遺

泗陽地寒梅開甚晚上元後始見踈花一夕春
雪曉起觀梅為梅解嘲

千林一夜散瓊瑰莫訝亭前春後梅不入紛紛紅紫
隊不妨留足雪中開

僉使亦為梅著句適與予意相合和其韻

六花如堯當春迎桃未敷紅杏未醒只有江梅太孤
寂裁冰綴玉助清奇

別僉使二首

千里江頭訪故人事雖論傳道彌新懸知一味憂勤
意要使九州窮困民秋月洞明波底影群風潛有雩
中春荒山僻嶠雲深處無惜巡騶六轡均

其二

服膺師訓毅名齋觀省無忘動與儕只向此中窮所
守已知不日謹諸懷器克宏博乾坤大理析精微律
呂持存道古今窮不盡一尊深夜講明儕

歸途喜晴

未晴風雨亂紛紛歸日川原處處春因識發生真意
思前餘花柳更精神

追賦齊山

惠爾齊山似鍍飛可人遲日撤晴暉一堤烟柳連秋
浦滿壁江山入翠微泉石怪奇誰點究古今題品作
擬點春來歌酒鎮無禁不與紅塵染是非

追賦宣府諸景有懷僉使

日日花光展翠游芙蓉高樹壓城頭折邀風月新添

竹管領湖山數上樓欲伴清琴庭舞鶴不驚使節漁眠鷗花開紅藕薰風細恨不同揮棹外舟 花光展荼寄序之茂

調有九矣君正而九華湖山使而秋濟

追賦西廟廣覺寺

精藍同占一青山游子紛紛春自閒要悔乞歸從衡莫獨攜筇杖款松關

晨興

書窓欲曙夢初還起坐披衣百慮閒誰識斯時會心處靜聽鳥語樂相關

迦題周呈趙金增 乃兄忠州牧名金堉浩

未成花帽種成堤早有先鋒到浙西行行已見湖墟緩不妨和雨借聲按掌前風入笑二月江上春歸雨一任炎過僧丹成樣急也分 念何牛繫

與希顏南雲泉隨途偶作

花日逢生暖餅以枝蔡醚舞逐東風盡橋傍水柳先添雨寺田春桃正紅信步城南浩月晚同看棹理覺不饑斜田遠在門外長使雲泉作息遊 [illegible]

和山甫見寄韻

舜日相親一卷書日暮門前足昔年如何公長者今時少花外何時見小車 呂南皋來見訪

清明上冢見杜鵑花

春來未聽杜鵑啼但見青山花滿枝俗禮不違聊上冢他鄉寒食嘆年時

希顏見寄二絶和韻

雨來帶雨淺深紅共憩閒亭拂面風識得春光隨處在知誰管已成翁

其二

北窓將簾看學飛絶勝對客塵埃揮綠陰翠幄間中好催道春隨紅紫歸

周公茂載酒見過以長句見謝意

門前庭際風何薄雪夜回舟意未真誰似杉溪弄明月共來載酒訪幽人扣舷牛渚盟常踐落帽龍山約又新况有梅花凉玉雪暮窓容我日爲鄰 [illegible]

中秋後一夕正望浮橋觀月

省賦山間明月章好風吹我上河梁冰輪不帶一分
鈌玉鑑無如今夕光正自凭欄觀水靜不妨倚仗看
人愀有誰會得近歸意領息天高午夜涼

重九後一日同公美游靈泉公美舉似蓮塘納
涼之句後公美和予浮橋觀月之韻紀靈泉
之游予以老人不快不暇即賦老人既及用
渠納涼韻爲謝

寺訪靈泉山路長賦詩因得話蓮塘林間度竹風無
暑淵暴流花水帶香靜勝撈節終日款問來坐不滿

襟涼紀游未暇奉人事題品輸君第一章

昌甫寄徐崇甫書并崇甫寄渠詩及渠兄弟和
章因次其韻呈昌甫

念竹章泉去川流日夜東一身長累客雙鬢已成翁
恭想濂溪月和思柳下風平安數寄信多謝爲流通

十月九日同公美踐上林之約回途紀實

景入小春方嫩寒緩行不覺自開闌倚空登眺何當
翠帶石清溪履道環政擬徘徊槽木嶺且先點檢上
林山杖藜未竹伴歸尋又喜臨崗得釣灘

壬午十二月廿三日偕諸生携酒過公美家公美
宅前山花爛開極可愛爲賦一絕

青春淡處勿徘徊爲愛花城錦繡堆誰似君家奇絕
處坐迎春色入門來

公美約同游龍安寺僧留小飲歸途一絕

幾年無便到招提沙路徐行趁碧溪花竹禪房成小
款笑談不覺到斜西

十一日同諸友登南臺二絕

蓟甲秋風約我曹偕觀關嶺總塵勞[illegible]不藉登[illegible]

殺妙[illegible]紛本自高

其二

脚底一山疊疊低面前一帶繞清溪秋光總可供吟
筆底作登高第一題

登山絕頂俯視一村風物殊可人意二絕

采拓險中日日行[illegible]關大吹與鷄鳴此時身在欄雲
上眼界不知如許明

其二

竹樹誰家跨小橋清溪一帶抱山腰不須更倩王摩

詩水墨不銷石尺綃

重陽侍老人飲

九十慈親鬢髮皤今年菊早去年花一尊細說重山

事似此清惟有幾家

節後疋傳岩叟之招望白向游柄隱菴並嚴下

呈岩叟及同游者

溪輿聯翩渡小溪輕車不怕日斜西擬來古寺觀新

菊且向山齋剪舊題苔壁起煙歸路暝秋雲陶冶崇

天低人生適意惟行樂不教毫芒罷厨齋（帶說清岩也人篋）

（尚吾齋題乃文蔚和岩叟到尚每壁間屏指十年矣）

岩叟用前韻相留踐雲岩之約和韻以謝

屢陪軒騎過橫溪（橫溪往雲岩路）每想雲岩望眼西開約臥

齋由下客賦詩留與石間題吟風弄月計爲上競相

爭名若總低明日杖藜歸故隱人生離合信難齊

贈說相道人

我生本是山澤癯只愛竹林凝讀書道人相遇說心

相我亦無心更問渠

齋前梅開

每歲衝寒出探梅如今花向屋簷開玉顏相見無朝

晚遶樹須拚日百回

癸未二月廿五日訪周道人西庵戲題

道人邀我飯胡麻半日蒲門得遠家多少欲來無路

問空於洞口覓流花

清明前二日同周公美黃子京卿行和子京韻

武夷天會總儒衣今似晨星漸覺稀晚節喜君同與

我不嫌枯淡肯來歸

其二

盡春秋緩偶乘閑多謝詩囊肯破慳坐石情言盟白

石愛山隨意買青山

其三

大道公行居廣居敢將仁義作蘧廬在須至理超然

會不在陳編細字書（子京多愛抄錄未帝故及之）

後一日因擬省歸途口占

千丈振衣記武夷家山今日屢攀躋春風陌指黃懷

處見是花開更鳥啼（先生嘗與同父書謂武夷春月花開鳥啼亦自不惡）

其二

春光依道歸誰家造化平鋪無等差不問世間凡草
木得春隨意總皆花

寄題黃子京貧樂齋

羞逐紛紛世俗趨東溪風月未嘗孤閉門蕭寂從來
長垂案備編聊自娛機括要須明活法簞瓢非但守
枯株不覩然也風雩意灑落胸中一累無

又謝子京惠贄見

少日淡期造孔門于今老矣嘆無聞自慚大業承傳
授賴有遺編可討論君贈名章多過與我慙衰朽不

貴集　第十七卷

勝衣無言願畢餘生力細與窮源撥本根 進退節

集著尚書偶成

水伏已忘三月味囊空真乏錢儲屢空本是吾家
事癡得閒身且著書

灌園

少日嘗書稼圃非近來閒聽老農知世間機械從來
拙不憚晨昏抱甕疲

賦決明

偶為盤飧自覺清嘗於雨後擷其英未言服餌收奇
效翠葉黃花眼界明

永豐祝子益和予詩見寄許見訪以[illegible]謝之
且堅其約

反關甘與世情疏緣遍開庭草欲蕪何處客來談列
岫有人雪踏自東溪坐低流俗幾千輩已見新詩第
一題他日竹林如昔過聖門相與探端倪 列岫子益共坐之室

東原子京所居也

寄題列岫

面面青山不記名想知宜雨亦宜晴去來自在雲千

集　第一六卷　十

疊高下無多屋數楹晨誦書聲俱樂事春光秋月總
詩情箇中真樂誰能識不問人間枯與榮 樂五友

榮茂卿寄詩卷賦此以謝之

正念交情寡怨求詩卷新既能賦酒飲寧作賣書貧
計思晴窗下閒須過溜濱為言田舍桑花鳥亦情真
[illegible]

送趙國宜之官武林

自從棲隱入山深閒祠貞成王爾音已謂清光依日
月不知幽趣尚關心輒追陶徑蘭松菊寄動蘇堤梅

柳心問道尋留戀賢牘知音當存伯牙琴

送趙惠卿赴王沙法曹

不辭艱險涉江湖素志惟期欲展舒平允外應無別法坦夷中自有亨衢雖云天遠雁行近未至風高魚素疏見說民淳須事簡不妨官學進工夫

昌甫前詩見簡方和去未達間再於岩見寄兄後詩和韻以謝

華泉相去每相思多謝交情不見遺纔捲方屏前日句聯翩又讀後來詩梅方迎臘多投好菊已凌霜不

入時大抵世情皆若此吾儕真結歲寒知（起詩有及梅菊）

一夕夢中得絕句覺時惟記後二句最真因潤色足成之

歲月苦爲身口累風霜無奈鬢毛侵（夢中得中間二句如此）事却奇特存得當時一片心

甲申正月荅昌甫見寄韻代書

負米嘗漂迹闕心爲倚門盡愀惟喫菽奉甘慶凡將與翔芳分給新詩且記存開緘細吟諷小立近黃昏

昌甫有寄經乳同芳老人之意甚厚

同公美嘗年有紅梅之約今花時雨雪公美以詩遺花酒和韻以謝

紅梅高賞趁春晴不記年華幾甲庚花酒一時至却愁不似對梅清

清明資福僧遣詩賦此以荅之

清明恰值雨晴時賸喜僧僧福有詩十里橫詩沾雨旆一綫波下讀聊帷放懷是處青春好無事於中白日遲況是精藍去家近興來何惜瘦藤支

和公美一絶

欺人一任雪堆頭豈復長懷身外愁涉世自知今已慣風波應不覆虛舟

四月二日往檀林登車遇雨度鸞湖嶺漸覺開霽一路晴快野花滿山賦二絶

出門正爾值淋漓決策登車不自疑一路新晴天借與花香鳥語却撩詩

其二

塊坐蕭齋度短節一春長在雨聲中野花留得太公在無數青山玉雪叢

問塵清坐久之歸途偶得絶句
問塵清坐興悠哉小立朱橋未忍回好景多情忽相
昇小溪流出柳陰來
松嶺石泉
高成石井下成池對自初分混沌時雖小言今無涸
溢却憐江海有盈虧
家園偶聞野花香
枝蘂曾是爲春忙紫陌青山到處芳不羨竹林栖隱
地好風時送野花香
六月十二日喜雨
惱殺書雨意何如可喜非嘗故可書膏澤未觀南畝
澆娛涼且覺北窓虚探詩好入豐年頌把酒聊娛化
日舒懷抱一時寬畝畝微痾勿藥頓消除時纔服竹瀝
賤生諸友有祝頌語以五十六字謝之
庸庸不作世間奇空負生成造化機歲月虚驚多髮
積功程殊未進毫微不貪腰下懸金印且自尊前戲
綵衣多謝諸君借輝潤一朝盈篋盡珠璣
縱步過資福寺僧留飲出示净度文三教一理

論戲書將寺門作花爛詞
一編净度出幺文因愁書窓醉酒詩俞釋未須談一
二且於花下立黄昏
九月十八日自雙溪還作車中偶得
太行元有此山川往古來今幾許年合是地靈鍾傑
氣爲生人傑棰驚天遺民但抱義農朴正學誰知孔
孟傳要識碧溪流不斷後人須看石崖鐫
隱將峽口占二絶
小似武夷溪更幽地盤九曲一溪流誅茆結屋雖成
左廂得青山自在游
其二
四顧青山數畝餘豈無閑地可耕鋤有人肯辦人出
茗滿谷桑麻繞舍蔬
謝昌甫以詩惠藥牋
與君屢欲扶病親山番書至一情真人言莫急晨昏
今我嘆尚爲岸便身栖隱更曾定要約龜泉一見話
想辛吳歲況拜慇懃賜且續新詩爲縷陳
和張元德寄昌甫未逢見及之韻

江南自昔短長亭會面無緣見恐是所及文楷宜量
白日欣師訓炳册青君將假宇春場變我但萊衣日
過庭多謝新詩相勉進敢忘圭復識中偏

用前韻寄昌甫

幾欲來觀魚計亭 昌甫家亭名 未酬此約已星星自從離
寸一回別不記春山幾處青尚友古人長閉户喜聞
新命忽揚庭興來會作扁舟去剌啄應勞爲啓扃

和周公美韻

感光泥落可無詩斷送春風隸燕泥容至甚思留竹

隱書來無奈題嚴栖 謝君之也 李同攸國雲雖暮開誦新
吟月未西自愧續貂才不敏徘徊月已在模題

趙忠州雨中賞海棠

問春何事苦晴陰春意惜花留嫩寒共到花前細商
略惜雨裏好同中看

賦葺夫蘆荷戲岩叟

且喜花肥雨不妨凭闌閑與細平章一池更喜月添
自六出同妍雪迄香素有書癡緣病懶不知詩興寫
渠悦道人雅好惟消供知恐花神索酒觴

月明觀花

底事更深睡不成惜花愛月兩關情果然一樣銀云
簇未省人間有此清

宋叟約觀梅呼薝蔔雨阻和前韻送酒再用韻

答之

暫報書程業未妨倚欄高詠杜陵章不知雨意將詩
意但覺花香帶酒香欲破若嫌饒雀下争喧閙看空
蜂忙也知栖隱如蕭爽恨不花前共舉觴

六月十七夜荷月

疏竹虛亭未掩心月光隱隱隔疏林欲觀玉鑑呈全
體獨倚朱欄到夜深

黃子京見訪值予未還留詩和韻以謝

自從別去竹林居暇日尋詩每念渠疾讀新篇欣牢
落清風習習滿襟裾

其二

此去開溪百里餘不須蹤跡嘆差殊平鋪此理元無
間曾驗工程進也無

子京又以長句古詩值予欲出一絕謝之

二年不作上方游一日重尋借石頭却恨難留成兩處酒尊無分共中秋

十七卷終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目錄二卷

（宋）洪咨夔撰

宋刻本（目錄 卷一至十 十五至十八 二十三至三十二配清影宋鈔本）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有春秋傳，已著錄。是集經筵進講及制誥之文居多，詩歌雜著僅十之三。咨夔官御史時，忠言讜論，力陳時弊，略見於宋史本傳。而集中不錄其奏疏，或避人焚草之意歟。考史稱咨夔爲嘉定二年進士。而厲鶚宋詩紀事據咸淳臨安志謂嘉定無二年牓，因斷爲元年。今考集中題陶崇詩卷云：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案嘉定以戊辰改元，其二年爲己巳，若壬戌則實嘉泰二年。史特誤泰爲定，鶚未詳考，而以咨夔爲嘉定元年進士，非也。又謝枋得疊山集末附錄贈行諸詩，有洪平齋七律一首。核其時代，與咨夔孫不相及。宋詩紀事別出洪平齋一條，不以入咨夔條下，是則考之爲審矣。

平齋文集目錄上

卷第一

古賦

大冶賦　老圃賦

閔坻賦　烘蚕賦

卷第二

詩一

廬山五猗　解纜

晚晴　水宿

過四望山　阻風呈趙史君三絕

左蠡　落星寺

入山　三峽橋

萬杉寺酌觀音泉　瀑布開先寺後

青玉峽　大孤山

東西林　天池燈

庚樓　谷簾泉

楚城靖節祠　湯泉

歸宗墨池　三疊泉

白鶴觀　楞伽山房二絕

水行　洪園洗心堂飲中偶成

荅仲肅梅　都江樓晚望

有感　取涼二絕

敞雲樓二絕　正月三日遊東西園

擬古送莊郎中歸朝二首　次林同年韻二絕

送陳倅　陪郡侯出郊勸農六絕

夜讀夷堅放卷偶成　秋夜

次韻曹提管楚東之作　中秋對月次曹提管韻

和黃宰木犀　清斯樓分韻得里字

次韻曹提管梅　次黃宰早春韻

分岐四絕呈及甫　白鹿書院

和黃幾叔墨梅二絕　和黃宰招飲

觀芳草次黃宰韻　古意謝崔楊州辟七首

送潛同年數調官歸　嚴陵道上雜詠七絕

為清隱打化僧說偈　丁東泉

昭君行　春日山行二首

挽中書俞侍郎二首　贈希聲居士

江頭寄致遠二絕　寄崔帥卿

贈趙同年別　壽崔帥卿七絕

續洗兵馬上李制置　送興元聶帥

送新婺州汪總領歸歙　送崔少蓬南歸五首

平山　勸農呈丘帥二首

挽孫謙伯二首　次繆仲右韻二首

用胡衛道贈姚居士韻　孫推內子挽詩

李致遠母夫人挽詩二首　送商總郎三絕

挽伯父二首　次張亞夫喜雨
挽李漕二首　次洪漕韻二首
寄趙景周撫幹二首　贈洪子需二絶
口占　贈相者
送丘都承

卷第三

詩二

呈同行諸丈　遇風出陸次程及甫韻
次及甫韻送致遠别　九日復口
荅程及甫徐少望　宿柁頭次及甫入沌韻
又荅孫正叔　祖母哀挽二首

夜泊劉郎浦二絶　夜泊柳子口
荆州江浮水燈作佛事　江陵
渚宮　又次及甫渚宮
饞舡　次及甫即事
登無盡墓次程教韻二絶　次及甫覺寒
舟中望南山次及甫韻　青草夢詩
次及甫入峽雜詠峽口　十二培
平善塡　至喜亭
三游洞二絶　釣魚石翁
蝦蟆培泉　聖節日望拜黄牛祠有感
荅及甫和　又用韻
十月梅過巫山二首　峽中
入陣圖　次費伯矩贈行韻五首
崔綿谷共賦亭次韻　詩告至李漢州
叅政李公以勤謹和緩勵後學江憲益以公
　廉忠信爲八箴因賦詩贈别
次王同年晦翁不過之韻　九日閱武退而紀事
酬吳教程丞　送高才卿守永康二首
贈相士郭少僊　水僊
鏡月酒後戲呈及甫　偶成
梅二絶　荅吳叔永叔長二絶
荅家朝南二絶　次高永康送行韻

重過劒門　荅程教見和梅詩二絶
和虞仲易送行二首　次李閬州稟議三首
夢中得蕎粥詩　和程教元日韻
次鄭宣撫詩刻韻　酬黎倅元夕
春日即事　再用韻
春行　次程廷邁春行
送王萬里赴闕　再和廷邁
草堂　次虞憲日近即事五絶
垂去　送崔吉甫分韻得舍字
次李叅政晚春口占十絶　次朝南送硏屏香几韻
和李叅政東園韻十絶　次程季允韻

謝高倅送糟蟹破故紙
荅高才卿 二絶
次劉後溪和雁湖即事 十絶
四月壬午發利州 二絶
灘口
帽子驛水宿
發閬州 二絶
回龍寺松
龜勝寺枸杞
伏中宿富樂山賞泉
次張伯脩韻
宿觀音寺次朝南韻 二絶
青渠追和宋金部壁間韻
幽芳晚凉倚窻觀稼 二絶
龍尾
食菜
讀摎巖
得老人書中詩用韻
次徐隆慶壽詩韻 二首

卷第四

詩三

壽崔西清 二首
試院口占 二絶
隨筆
林氏著存亭
馬城詩寄趙楢令
挽李貫之郎中 二首
次張義立登九頂三絶 大隱 烏尤 清音亭
萬景樓次韻 六絶
壽鄧茶使 三首
次曹瀘南韻 三首
大雲寺同王䇲父晚歸
用伯脩韻送虞提刑
嘉陵江舟中 三絶
落棗
岸行
新井道間
安泰
戲成四十字寄王䇲父
和黎德升贈别
應提刑招飲北山
伯矩同登牛頭
過三鶴山 二絶
入少城
題李參政范殿撰大散關詩後
次李公謹美人行見寄
後溪挽詩 二首
柳絮 二絶
追和及甫雪
用虞仲易觀綦詩韻
拜和老人見寄韻
彌牟觀土八陣寄程嘉定
揚漢州見和荅之 二絶
荅程嘉定 二絶
賦隆慶徐守蜀固堂
送王崇慶得樗字
昭化
送交代王公輔
行三盤蟇頤棧道 三首
赤崖
讀史 三絶
用蜀行送徐隆慶守金州
毀鄧艾廟
西龍道院
賦龍州麩金丹砂
七夕
夜坐
雨
范漕 仲武 李克雲坡
官舍見月 三首
酬程嘉定楊漢州見和 三首
又次程嘉定 三首
次及甫見寄 二首
次賈伯矩護印道中韻
生日口占
用王火井見寄韻 三首
送曹瀘南赴闕
薺餛飩
羅浮高壽崔制置
張太博茸泉
用韻荅廷遇
送范漕赴召 八絶
被檄出城

次李綿州韻 二首　劒外驢
潭毒關　送崔先生東歸
次仲禹韻 二首　壽鄭制置
讀書樓 二首　發龍州
泥溪 兩首　荅及甫見和 兩首
唐何偱吏廟　先妣忌日發昭化
荅贈劉交代 二首　僊鶴樓避暑
次韻張提刑方送行 六絕

卷第五

詩四

次楊瀘南韻　岑公洞

開濟堂　東屯
高齋　中秋秭歸岸下
懷程及甫 二絕　獨醒亭
溫泉院 二絕　劉家江阻風 二首
千竿夾　包港風濤 二首
寧宗皇帝挽詩 二首　送章君範之湖南幕
寄題張宰壓雲樓 二絕　送杜陽安奉親還蜀 二首
和高續古省中雪　省中和何子溫見寄
和何特夫見寄　送秦祕監還蜀 二首
送張行父守贛 二首　送客一首送真侍郎
和續古蜜朮　贈小兒醫

和續古謝送墨　題周昉明皇對弈圖
乙酉應詔言事去國　天基節趁寶福院寒甚
大人用韻再一首　乙酉歲暮有感 三絕
敬和大人新年韻　梅 二絕
又用韻 二絕　挽禮上人
和開之社日　春事
寒暄不齊 二絕　敬次老人即事
清明 二絕　次韻西塢道庵
雪歎 二絕　桂子次韻贈阮甥
次韻雙桂　閑居
鍾惠叔轉示趙臨安兩山堂諸公詩刻隨喜 二首

燕巢　浮溪周居士挽詩
次韻子有賦著圖書所　九日
荅子有　夫容
荊公　冬雷行
送郎丞文炳之桐城　奚左藏士達挽詩 二首
次韻可庵梅　卭杖次韻
矯甫叔挽詩 二首　夢中和人梅詩山礬韻
又用韻　聞山陽夏全之變
丁亥歲朝把筆　侍老人展墓歸和尊韻
次韻梅影　春雪
招隱三章贈李洋　次韻遊龍門十絕

挽阮開之　柳杏
柳用前韻　上巳呈子有
顔延年三月三日率爾成詩重韻太率可笑
百舌　晩食
次韻荼蘼二絶　官採木
楊花　春禽雜言
次韻賦桃源無脚橋　次韻映山紅
送家同年守簡池　浮玉道士琴
山中吟　損戒二首
引鏡　苦笋
丁謂　食糟行
五月庚申夢人指爲馬周且誦詩兩句覺而足之
苦笋用前韻　天象
用虞提刑見寄韻荅之　次韻夏日
瀑布　狐鼠
次韻高蓼　示諸兒
續夢　淨梵僧頤蒙堂
讀漢書　六月廿八入朱陀山寺
促織　荅子有
用韻荅游司直佀見寄　龍池沙漲

卷第六

詩五

秋半聞鶯　夕陽
讀書樓室　秋山即事
方氏棣華桂叢亭各一首　送黎德升出守眉州二首
晨起　敬和老人秋日山行
和子有雨中述懷　尋梅
會心　清虛堂六言爲爭梵僧作
挽萬将仕　寄題眞相寺邀月堂
烏息隱山堂覔詩　米積外科僧服源堂
至節前一日遊汪芸田　至日歡喜口號二絶
獨夜　雪留董景揚
立雪　高壺隱挽詩
山房藏書萬三千卷子有賦詩用韻
又荅景揚　挽章冠叟
再用陀字韻　斸葛行
卒歲　疥瘙
和雪　寶雲庵戒師
戊子新元老人七十有詩自述敬和
用韻荅子有　歲事
羅察院父瑞桂堂　治平寺清音堂
春行　二月二日晴枕上口占
敬和老人青梅　點檢山房用呵字韻
同日次韻可庵　長寧高守見寄用韻

陳尉信伯括水傷冒雨下朱陀示兩詩次韻
老人挈累下西市感而賦詩呈友人二首
用老人韻賦瑞梅　鍾太君挽詩
鍾雲叔挽詩　羅震龍母胡氏挽詩
水牡丹　東山塔影
東西山二絶　敬和老人寓舍
午困　再賦二首
題李杜蘇黃像　生雲軒雲關閣各一首
夏至過東市二絶　和黃伯淵見寄二首
敬和老人覽鏡　又和憶可庵
次韻夏日　敬和老人荷花

鎮越堂辭　西庵晚步
次韻七夕　蜘蛛
晚徑六言　中秋
敬和老人石菖蒲　又敬和還家自喜
又敬和還家　次韻趙丞讀紹運圖
洗研　贈俞次孟
己丑新年　病起獨步
荅請事簡　寓事六言
次韻西山　次韻遣懷
挽元寂王道士　古意
中春望後一日登玲瓏　夢語

次韻娑羅花　讀漢事
粥罷　識字行
散策　花獅
老人賦芝隱樓次韻　又敬和寓舍
除妄　晚凉
迎秋　敬和老人盆池
喜雨簡趙丞　古樂府用禮減翁韻四
槿花　用王司理垠韻送別二首
挽鍾孺人　挽阮宣義
撰菊二絶　章井伯妻孺人挽詩
用禮減翁韻　山中孫生米用子有韻

初霜　九州山僧房
挽俞致政　挽銅里葉提點
徽州葉司理送冬筍　挽俞景梁
用韻荅厲輔卿二首　用老人功臣淨土院韻
石斛

卷第七

詩六

庚寅元日甲子晴　元夕
水仙蘭　燈歎
對門兩絶　禽語
讀元公輔傳有感　示諸兒

春行　次趙保之清明即事五絶
葉子真見寄因和酬之　暮春即事
次韻閔飢兩絶　荼筍病
口占酬俞端叔牡丹　次韻何伯温三首
山鄉　錢德成山水窟
壽程宰三首　曉出
行臨安縣圃　寄題永嘉林氏真意堂
荅隆慶李守橘　次俞紫微止止堂韻
繡觀音酬郢州王知録丹青美人之贈兩絶
下凉　七夕
秋思　寓興

阮亨甫壽樂堂澹庵　秋懷二首
記夢　山行紀事
和何伯温見寄二首　和子有感時
歲抄用韻二首　侍老人遊雙林
和老人明朝中春二首　春行次韻
病齒　春思三絶
偶成　三月晦東山
續夢　作茶行
送程於潛兩首　新月
百合花　雨中次韻兩絶
送徐顯道尉無錫　二花

理菖蒲　閑居二首
雙林志廉得元暉筆法爲賦六言兩首
送阮深甫尉桂東二首　侍老人宿超然館聞鐘
翠蛟亭兩絶　贈石室朱修行兩絶
送趙勉士遊方　何正言母安人挽詩
初釀　贈前京東王制屬
翁媼行　哭都城火辛卯
還自谷川道中兩絶　遊勝因寺
謹次老人至節韻　至節出謁回二絶
病目　椒菊枕
俞提舉挽詩二首　吳知縣挽詩

臈中步月二絶　何正言挽詩
謹和老人惠山泉二首　歲暮山中紀事三首
除夜　新年
謹和老人欲還故廬　謹和老人春行
又塔院　燈夕獨酌二絶
送游考功將漕夔門七絶　夢乞聰明於東坡
老人晚得女真真又曾孫女金華皆再周而
殤葬塔院後今春焚化用前韻賦詩謹和
送澄維那訪舊湖山　葉主簿挽詩
謹和老人古硯韻　路逢徽州送牡丹入都
首夏一絶示徐錦囊　荅王仲鈞兩首

次子有下第韻　答駱肖秦
初夏即事　重午山蹊獨步

卷第八

詩七

觀物 二首　抹利
晚蓮　涼月 二絶
挽阮倅　挽李丞
和子有催歸　謹和老人蓮桂 二絶
移居西郭重樓　自和
小雪前三日侍老人行山共十四首
長橋度宿妙勝閣　閶山妙嚴院次無垢韻二出閶山

和老人鳳口遇雨宿資福小閣次韻二　翔鳳山資福寺梅墳
何山書堂　道場山
王湖山書院懷二倪　業推官無盡景
梅 兩絶　和樓前梅 兩絶
送李致遠安遠簿 二首　夜坐
又用韻　洪崖圖行
歲晏 兩絶　謹和老人賦梅
和趙保之青田即事　臘月二十五夜
送程宗武游岸夢　謹和老人雪晴
元寂宮生祠行　婆餅焦
孫教授挽詩　筍蕨
浴罷氣體和　金不換歌

酬東風引　溪行
用吳秘書正月晦韻　寄禮滅翁
樓閣　碧桃曲
燭下次海棠　送李微之倅成都
次叔厚韻　二佳
遊僊洞次壁間韻　用韻荅趙主簿
謹和老人羅山　寄題辛氏塵外樓
初夏　里人送芍藥用韻
寄高子厚　憫農
和禮滅翁感錢氏舊事　滅翁爲日者求詩
用鍾侍郎韻贈懶谷　暑夕

王章　暑坐
和老人夏日即事 二首　田家建除體
和趙青田燕坐　新秋藥名 兩首
和老人看高子厚修墓　用子有述懷韻爲壽
俞成大送新芋　范待制 子長 挽詩 二首
和俞成大八月梅花　謹和老人秋日遣懷
月下用鄭大參韻　東山即事
過增口道中　謹和老人九日
和老人賦牛尾貍 二首　用趙忠簡孫璧韻
和老人初冬即事　和老人初冬寓筆 十絶
又和　還可庵謁墓遂入都

臺中聽雪
呈司封吳舍人
謹和老人除日
清涼院僧房致齋
銓闈董試上巳 二絶
除夜哭内
省闈試士
集英殿策士待宣
六月十六日宣鎖
恭和御製賜聞喜宴詩
謹和老人瘳字韻
謹和大人喜晴
奉御香祈天竺觀音於昭慶寺是日得霽
謹和老人賦退朝
後省試進奏院吏
十一月五日鎖學士院
直玉堂和李參政韻
老人生朝爲壽
孟享從駕 二絶
太廟致齋

卷第九
記
饒州州學新田記
重築采芹堤記
東園記
揚州重修城壕記
利州通判廳記
清約堂記
洞霄宮施田記
於潛丞廳續題名記
奚疑堂記
著圖書所記
於潛登科續題名記
浮溪橋記
知心堂記
於潛縣廳題名記
臨安眞相院修造記
竹洲記
此君軒記
善圃記

東山婆娑巖墱記
餘杭重建縣治記
鎮江府學田記

卷第十
序
楚泮榮登義約序
送何龔父序
於潛洪氏譜系圖序
豫章外集詩注序
桂巖雙蓮圖序
春秋説序
兩漢詔令序
送程叔運之湖南序
嬾窗詩藁序
題跋
龍州免運糧夫碑跋
易齋詩藁跋
崔文昌書翰跋
俞拙庵偈語跋
陶同年詩卷跋
彭忠毅謚勅跋
家朝南避僞回任檄跋
徽廟草書千文跋
高廟千文跋
程剛愍死事跋
題洪崖圖
題西岳降儺圖
題天台十八尊者像
范丞相謝表跋
劉忠肅尚書右丞告跋
忠肅冗費官制擬草跋
忠肅遺龔輔之手啓跋
觀劉忠肅手簡
題劉忠肅和洗竹詩帖
觀劉忠肅書金剛經
書李立之十全堂詩後
書天竺杲古鏡住持箴

卷第十一

箴

緝熙箴并序　好軒箴

銘

可齋銘　三研銘

蠖室銘　端齋銘

阮逢時澹庵銘　龔時偁庸齋銘

鶴巖銘

贊

老人壽容贊　崔先生壽容贊

白李韓柳贊　東山渡水布袋贊

蜀繡轉經觀音贊　昭君贊

莫愁贊　鍾冠之出山佛贊

題子馨弟寄容

雜文

兩漢詔令總論　八陣圖說

漢碑考　勸農文

大人里居上梁文

疏

普信院重建佛殿疏　朱陀寶福院鐘樓疏

寂照寺佛殿疏

卷第十二

奏狀

復官申省狀　禮部郎官辭免申省狀

辭免除監察御史申省狀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第二次辭免狀　辭免中書舍人申省狀

第二次辭免狀

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奏

乞祠奏　再乞補外申省狀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申省狀

病乞補外奏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

辭免兼侍講奏　經筵乞祠奏

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

再辭免奏　辭免除給事中奏

再辭免奏　辭免兼侍讀奏

乞叢祠奏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奏

再辭免奏　第三次辭免申省狀

乞撿會八次奏申特畀閑廩奏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奏

再辭免奏

乞將慶典一官改賜父親銀緋申省狀

卷第十三

表

龍州謝到任表　謝曆日表

瑞慶聖節賀表　功德疏
謝授中書舍人告仍賜紫章服表
謝特理磨勘授朝請郎告表
謝授侍講告表
謝授給事中兼侍讀賜對衣金帶表
遺表
簡劄
上廟堂劄子　與張司業必劄子
賀游景仁工部書　荅游工部簡
荅葉子眞書　荅黄濟叔簡
與李微之校理書　荅印松巖帖
荅揚平叔知丞簡　與俞提舉簡
荅何正父簡　荅沈簿餽歲簡
荅葉子眞書　荅高勲州書
荅魏鶴山書　荅吳叔永寺丞書
又至節小簡　荅張簿惠白魚帖
荅程宗武書　通崔菊坡書
荅毛君玉簡　荅吳叔永司封書
又荅借書帖　荅葉子眞書
荅眞福州書　荅張鹽官簡
荅趙南塘書　荅蘇上舍書
荅禮滅翁帖　回蔣秘書

荅淮東趙帥書　荅袁守書
與余京尹書　通余尚書書
荅趙淮東書　荅眞福帥書
荅趙揚州書　荅吳總卿書
徐倅

卷第十四
内制一

戒飭將帥撫恤士卒詔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呐奬諭詔
新除吏部尚書李𡌴辭免專一提領纂修
高宗皇帝正史不允詔
揚鳳孫辭免除安德軍承宣使依舊提舉佑
神觀免奉朝請不允詔
崔與之辭免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
不允詔
從臣李𡌴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幇支不允
詔
眞德秀辭免資政殿學士在京宫觀兼侍讀
不允詔
右丞相鄭清之再上奏劄待罪不允詔
知院喬行簡等再上奏劄待罪不允詔
喬行簡辭免除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喬行簡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右丞相鄭清之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右丞相鄭清之乞俾還故里不允詔
鄭清之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不允
詔
喬行簡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
樞密使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兼直學士院不允詔
喬行簡辭免提舉國史實録院提舉會要勑
令經武要略不允詔
曾從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政不允詔

鄭性之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陳卓辭免除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不
允詔
新除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特進不
允詔
魏了翁辭免兼權吏部尚書不允詔
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趙葵乞罷黜不允詔
崔與之再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詔
寶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余嶸乞
俾致其事不允詔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乞賦祠廩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慶典轉一官不允詔
曾從龍辭免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除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
軍馬不允詔
鄭性之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陳韡辭免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不允詔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𡌴乞賜
骸骨不允詔
史嵩之辭免除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

西安撫使不允詔
鄭性之辭免同提舉編修勑令不允詔
李𡌴乞歸田里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不允
詔
李鳴復辭免除權工部尚書不允詔

卷第十五

内制二

王遂辭免除户部侍郎不允詔
趙立夫辭免除户部侍郎不允詔
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不允詔

趙彦慽辭免除兵部侍郎不允詔
趙彦慽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不允詔
特進左丞相鄭清之等奏乞賜罷黜不允詔
特進左丞相鄭清之等奏　天基聖節乞免
肆筵不允詔
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性之乞賜黜
罰不允詔
李鳴復辭免玉牒兼侍讀不允詔
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趙彦慽辭免侍講不允詔

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再上表乞賜
罷免不允詔
李𡌴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不允詔
李𡌴再上表辭免不允詔
淮東安撫制置使趙葵乞賜罷歸不允詔
戶部侍郎趙立夫乞畀叢祠不允詔
李鳴復辭免除權刑部尚書不允詔
鍾震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靜江府廣西
經略安撫不允詔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呐乞汰斥不允詔
沿江制置使兼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軍
府事陳韡乞畀祠廩不允詔
魏了翁辭免除簽書樞密院事疾速赴行在
奏事不允詔
謝奕昌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
觀不允詔
謝奕禮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
觀不允詔
魏了翁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皇叔祖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
秀王師彌生日詔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生日詔

永寧郡王楊石生日詔
鄭清之再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不
允批荅
喬行簡再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使不允批荅
喬行簡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章批荅
鄭清之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章批荅
曾從龍上表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不允斷章批荅
鄭性之上表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不允
斷章批荅

陳卓再上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斷章
批答
曾從龍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答
魏了翁再辭免簽樞督視京湖軍馬不允斷
章批答
曾從龍第二次辭免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
不允斷章批答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奏請 皇帝天基
聖節御紫宸殿上壽不允批答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再上表奏請
皇帝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壽不允批答

謝奕昌再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
壽觀不允斷章批答
謝奕禮再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
壽觀不允斷章批答
左丞相鄭清之丐閑不允褒語

卷第十六
內制三
鄭清之可特授特進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加
食邑食實封制
喬行簡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
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曾從龍可除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加食邑
食實封制
賜都督樞使曾從龍告口宣
賜樞使曾從龍批答口宣
左丞相鄭清之口宣
右丞相喬行簡口宣
左丞相鄭清之批答口宣
右丞相喬行簡批答口宣
右丞相喬行簡批答口宣
左丞相鄭清之批答口宣
知院曾從龍同知鄭性之僉書陳卓批答口

宣
樞密使曾從龍批答口宣
節度使謝奕昌批答口宣
節度使謝奕禮批答口宣
賜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淮東制置使趙葵等
及鎮江都統制王虎等銀合夏藥勑書
賜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等及建康都統制王
鑑等銀合臘藥勑書
賜簽樞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銀合臘藥勑
書
賜沿海制置副使兼知慶元府王定銀合臘

藥勅書
文舉殿試策
武舉殿試策
召試館職策
萬壽觀開啓甲子本命道場青詞
朱表
太一宮祈晴醮青詞
永祐陵下宮顯恭皇后殿神帳後壁山墻坍
損修整畢告遷神御還殿表文
孟冬朝獻祝香文
昭德崇勲閣安奉太師趙汝愚貌像祝文
祭告功臣二十三人祝文
甲子本命青詞
蒲散朱表
立春祭太一祝文
太一宮交年醮青詞
天基聖節青詞
朱表
孟春朝獻祝香文
攢宮補種祝文
孟夏朝獻祝香文
雨師雷師風師祝文

昭慈聖憲皇后永思陵憲節皇后憲聖慈烈
皇后下宮修葺奏遷神御表文
孟秋朝獻祝香文
天基聖節錫宴致語
勾合曲
端平二年端午貼子詞
皇帝閤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貴妃閤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端平三年春帖子詞
皇帝閤五言三首 七言三首
皇后閤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貴妃閤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端午帖子詞
皇后閤五言二首 七言三首

平齋文集目録上

平齋文集目録卷下

卷第十七

外制一

國子司業張虙除祭酒仍兼侍講制
樞密檢詳袁肅除右司郎中兼權樞密副都
承旨制
袁肅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制
李鳴復除大理卿制
趙彦械除大理少卿制
國子博士李大同除祕書丞仍兼崇政殿説
書制
著作佐郎蔣重珍除著作郎仍兼崇政殿説
書制
校書郎黄朴除著作佐郎仍兼崇政殿説書
制
太常博士徐清叟太學博士葉味道並除祕
書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彭方除著作佐郎兼權侍左郎官制
張洽除著作佐郎制
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程珌該　慶典轉正
議大夫制
著作郎權司封郎官吳泳除軍器少監兼直
舍人院制
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趙汝談除祕書少
監兼權直學士院制
何炳除司農卿制
金淵李棐並除太學博士制
葉應輔除國子博士仍兼景獻太子府教授
制
奉議郎袁立儒錍賞轉一官制
全子材除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兼計度
轉運副使制
揚邁特贈龍圖閣學士制
黄壯猷何處信課最各轉一官制
右正言王遂除殿中侍御史制
吏部郎中兼右司李宗勉除監察御史制
大理卿李鳴復除侍御史制
祕書丞兼崇政殿説書李大同除右正言兼
侍講制
呂殊除太學録制
蔡範除户部郎中淮西總領制
歸順人李義承節郎張瑀李德魏珏保義郎
制
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聞顯武翼大夫呼延

實來伯友修武郎制
廣州觀察推官魏國梁歿于王事贈通直郎
制
淮西路鈐轄范用吉授高州刺史節制京西北
路軍馬制
江陵府副都統孟珙特轉武經郎制
西和州守陳寅妻安人杜氏男基壁死節
贈官制
西和州守陳寅族人立照壘館客李良臣死
節贈官制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磨勘轉中大夫制

徐僑除太常少卿制
楊一夔父秉遷 明堂恩封承務郎制
韓昱特轉武功郎制
李克承除太府卿制
資政殿大學士曾從龍 明堂加恩制
資政殿學士葛洪 明堂加恩制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 明堂加恩制
吏部尚書崔與之 明堂進封南海郡開國
公加恩制
余嶸除華文閣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
制

直祕閣新成都府路提刑趙彥覃除都大坑
冶制
太后山陵復土錢忠表趙若湲轉一官制
李安國特轉武節郎制
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
林禧子封父承務郎制
林禧子封母孺人制
歸順人孫政等一十八人並補承信郎制
歸順人王元純補迪功郎制
史復祖除刑部郎中制
李直柄除大理少卿制

趙范除兩淮制置大使節制巡邊軍馬兼沿
江制置副使制
趙嶷除大理寺丞陶木司農寺丞趙崇嵒太
府寺丞姚珽國子監丞賈似道軍器監丞
制
林申除宗正寺簿趙鎬夫司農寺簿趙汝譴
太府寺簿余元廙國子監簿制
趙汝訓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
大理寺簿章勔將作監簿制
劉子澄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
制

張掞除祕書丞制
尤焴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制
劉炳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
賈似道特轉奉議郎制
謝采伯除軍器監制
魏峻除太社令楊璪耤田令制
知瀘州魏了翁　明堂恩進封加食邑制

卷第十八
外制二
蔡仲龍除太常博士制
太社令李晞顏除大理司直制
敷文閣學士李𡌴　明堂恩加食邑實封制
戶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明堂恩進封加食邑制
徽猷閣學士新知太平州鄒應龍　明堂加恩制
華文閣學士知慶元府余嶸　明堂恩進封加食邑制
楊汝明聶子述　明堂進封加食邑制
吏部尚書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制
陳韡除權工部侍郎兼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制
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
復中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李衎特贈通議大夫制
趙彥紓除直祕閣宮觀制
王儀特轉朝奉郎致仕制
李燔特轉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制
歸順人僞防禦使樊辛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淮西兵馬副都監制
李大謙特轉朝議大夫依前直寶章閣致仕制
寶謨閣待制致仕毛憲　明堂加恩制
許應龍除禮部郎中制
傅壄除都官郎中制
淮西強勇軍統制呂深轉武經郎制
趙汝遇除度支郎中制
安恭行除大理寺簿制
陳隆之除直寶章閣權知沔州兼利州路提刑兼提舉制
王翔除利路轉運判官制

宮觀葉莫除權發遣贛州提舉南安南雄汀
州兵甲制
陳良驥轉承議郎制
王丙特改承務郎制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除知樞
密院事加食邑實封制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建康府曾從龍除參知
政事加食邑實封制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加食邑實封制
何處久除直寶謨閣知鎮江府制

何琮除直徽猷閣福建路轉運副使制
董洪父自脩王公瑾父因方岳父欽祖趙子
森父復先陳子椿父千朋朱日炎父師友
孫鏞父玠以　明堂恩封官制
太中大夫曹叔遠特轉通奉大夫依前煥章
閣待制致仕制
正議大夫程珌磨勘轉正奉大夫制
閭丘梓林炎趙崇嶓趙崇森除大理評事制
虞衡除大理寺正制
史彌忞除將作監丞制
趙與懽起復直寶謨閣淮西提刑制

大理寺丞桂萬榮除考功員外郎制
權兵部尚書趙至道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
江府制
曾天麟除將作少監制
王淪轉承議郎制
歸順人沙兀惹特補修武郎添差蔡州兵鈐
兼權蔡州事制
房應發轉文林郎制
劉顯以父評戰歿補承信郎制
石天瑞白華補秉義郎制
李駿起復直龍圖閣四川都大茶馬制

鄭寅除尚左郎官制
王遂轉朝請郎制
趙與訥除大理少卿制
鄧雲轉武節郎制
王旻
直寶謨閣宮觀劉宰除太常寺丞制
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
前右正言何萬齡特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
致仕制
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趙范除江淮
制置大使制

留元英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
葉奭除國子博士應繇除太學博士兼莊文府教授汪之道除國子錄制
蔣重珍除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制
黃壯猷除金部郎官制
趙鎬夫除司農寺丞兼提領安邊所制
陳振孫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方大琮除司農寺簿棲杓除軍器監簿制
知南安軍彭鉉職事修舉轉一官制
施牖差知融州制
曹叔遠贈光祿大夫制
季衍直寶文閣致仕制

卷第十九

外制三

林清之除直寶章閣都大坑冶制
黃塤權知建寧府制
戶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除權兵部尚書制
趙與㦂除寶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辛克承除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制
張洽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張嗣古除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謝奕禮除將作少監制
陳韡除大宗正丞制
張嗣古除右文殿修撰權知建康府江東安撫制
張元簡除太府寺丞制
曾天麟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僉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贈三代
故曾祖可大贈太子少保制
故曾祖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制

故祖獎贈太子少傅制
故祖妣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制
故父汝永贈太子少師制
故母碩人黃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故妻碩人潘氏贈清河郡夫人制
楊恢除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時暫兼京湖制置司公事制
尤爚除直祕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制
知吉州劉煒叔職事修舉特轉奉直大夫制
范炎特轉承議郎與宮觀制

葉武子特落致仕除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
觀制
劉福轉武德大夫制
高之問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制
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贈三代
故曾祖勝之太保贈太傅制
故曾祖母孫氏婺國夫人贈越國夫人制
故祖堯太傅贈太師制
故祖母杜氏慶國夫人贈益國夫人制
故繼祖母蔣氏華國夫人贈吳國夫人制
故父森太師追封寧國公制
故母俞氏福國夫人贈魯國夫人制
故妻呂氏安定郡夫人贈東陽郡夫人制
故繼妻樓氏譙郡夫人贈吳國郡夫人制
趙應愚轉保義郎制
王珪轉武顯大夫制
繆夢達轉武德郎制
林演權知德安府制
李煒知崇慶府制
吏部侍郎鍾震除寶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制
謝奕禮除大理少卿制
吳昌裔除軍器監簿制
太社令魏峻上殿特改宣教郎制
王極權發遣順慶府制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磨勘轉中大夫制
曾庶贈通直郎制
姚珤除祕書丞制
吳昌裔除將作監簿制
彭方除將作少監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制
江西安撫使陳韡除工部侍郎制
馮邦佐除直祕閣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
知瀘州制
黎伯登除直寶章閣潼川府路提刑兼提舉
制
項寅孫除直祕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制
童頤除直祕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
撫司公事制
游九功除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制
張元簡除湖北路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制
何元壽除太府寺丞總領湖廣軍馬錢糧制
林半千除江東提刑制
丘岳除淮東路轉運判官兼知真州制

卷第二十

外制四
貴妃賈氏贈三代
故曾祖嗣業太子少保贈太子太保制
故曾祖母於氏贈文安郡夫人制
故繼曾祖母於氏贈通義郡夫人制
故祖偉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制
故祖母於氏贈蘄春郡夫人制
故繼祖母陸氏贈和政郡夫人制
故父涉太子少師贈太子太師制
故母史氏贈太寧郡夫人制
桂如琥除川秦都大茶馬制

高稼知沔州兼利州路提刑制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制
陳公益除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制
王與權除國子司業制
尤焴除樞密院檢詳兼右司制
趙汝談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兵部郎官制
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刑部郎官制
羅愚除淮西提舉兼知無為軍制
黄朴除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徐清叟著作
佐郎兼權司封郎官葉味道著作佐郎兼
權屯田郎官並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杜幼節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制
趙與懃除太府寺丞余元廙國子監丞章勱
太府寺簿高杢國子監簿制
宣繒除資政大學士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宮
制
劉用行除太常寺簿制
林申差權發遣安吉州制
謝奕禮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奉朝
請制
林應龍轉承直郎制
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岳珂磨勘轉中大夫制

慈聖太后山陵復土提舉官吳惟德轉翊衛
大夫制
參知政事曾從龍贈三代
故曾祖詳太傅贈太師制
故祖燈太師衛國公贈魏國公制
才人賈氏故伯冲贈迪功郎制
才人賈氏故兄承奉郎貫道贈承事郎制
故母弟迪功郎史商卿贈修職郎制
趙以夫除江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制
趙汝談除宗正少卿依舊兼權直學士院制
袁甫除秘書少監制

張嗣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制
趙立夫除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朱鑑除大理寺簿林環軍器監簿制
張元簡除直寶文閣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
使制
真德秀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制
曾頴秀除浙西提刑制
傅壅差知嚴州制
鄒應龍父徽贈宣奉大夫制
葉宰直華文閣知泉州制
陳舜臣湖北提刑林演湖北提舉制

桂萬榮直寶章閣知常德府彭方直祕閣知
袁州制
留元剛轉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制
李壆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制
陳阜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制
崔福轉兩官制
故通直郎游九言特贈直龍圖閣制
葉爽除宗學博士金淵國子博士戚士遜太
學博士袁商武學博士兼魏惠獻王府教
授制
劉克莊除宗正寺簿制
戴木宗學諭何處恬太學正馮去疾太學錄
王萬國子錄制
顔頤仲司農寺丞魏峻軍器監簿制
韓濤除太社令制
史宜之直龍圖閣致仕制
王陞轉承節郎制
同鼎武節郎來伯友武翼郎王聞顯武節大
夫呼延賞武翼郎制
張震雷張萬取並補承信郎制
史彌鞏轉朝散郎高不倚轉奉議郎制
高平郡夫人毛氏進封和國夫人制

楊恢除直徽猷閣權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
使制
彭鉉廣東提刑石孝淳廣東運判制
陳畏浙東提刑制
卷第二十一
外制五
陶木除大宗正丞制
權兵部尚書史嵩之除寶章閣直學士宮觀
制
林楷特轉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致仕制
趙范除龍圖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知襄

陽府制

史洽轉奉直大夫制

孟㸃鄧泳各轉一官制

樓昉贈直龍圖閣制

李道傳贈直龍圖閣制

胡夢昱贈朝奉郎制

徐瑄贈集英殿修撰制

陳宓贈直龍圖閣制

張柙中奉大夫致仕制

楊必復贈朝請大夫制

尤元龍贈通直郎制

趙與貌贈奉議郎制

宋昭遠贈通直郎制

呉淵轉朝奉大夫制

趙必濂轉承議郎制

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

趙希昔除工部郎官制

辛桱潼川府路提刑趙希濬夔州路提刑張
起良成都府路提刑制

汪之強特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制

楊伯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制

王翔除直祕閣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
制

黎伯登除直華文閣知潼川府制

汪之道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趙嶷除司農寺丞制

趙崇濤直祕閣知遂寧府制

李鏞差知嘉定府制

李良孫知隆慶府李仲熊知紹慶府制

劉竑之改知重慶府制

李景朝和糴賞轉朝議大夫致仕制

陳一薦屯田和糴賞轉承議郎制

歸順周邕補武功郎遙郡刺史淮東兵馬鈐
轄制

李敏補修武郎制

蒲南強落致仕差知茂州制

楊恢除直寶文閣淮西制置副使兼知黄州
制

工部侍郎知建康府陳韡　明堂加恩制

虞孝先特轉一官授朝奉大夫制

陳亞卿知德慶府制

牛大年除直敷文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曾治鳳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制

沈安義辟差知宜州制

鄧雲特轉武略大夫制
留子邁救荒推賞轉朝奉大夫依舊潭州通
判制
王惀轉朝奉郎致仕制
章謙亨除京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桑青轉武功大夫制
趙彥覃除直寶謨閣權知廣州兼廣東路經
略安撫制
翰林學士眞德秀磨勘轉中大夫制
項容孫改差知順慶府制
李以制除大理寺丞趙師楷太府寺丞衛洙

大理寺簿魏峻太府寺簿制
朝謁八陵朱復之除軍器監簿制
曹友聞特轉承事郎權知天水軍事制
吳駟特轉武經郎制
城固縣尉趙僎特轉儒林郎制
武功大夫湯孝信轉右武大夫制
桂如琥除户部員外郎制
吳昌裔除太常寺簿鄭逢辰將作監簿制
陳塏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宫觀制
中奉大夫趙善瓌轉一官回授本生父不下
贈承事郎制
中奉大夫趙善瓌轉一官回授故本生母梅
氏贈孺人制
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貴誼特授正議大夫守
參知政事致仕制
陳章特授中大夫致仕制
偽觀察副使顔仲明等一十四人並補承信
郎偽朝列大夫郝士特等四人並補承節
郎偽光禄大夫張俊特補忠翊郎制
陳貴誼特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制
黄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制

彭協贈承事郎制
歸順人王青等十一人並補保義郎制

卷第二十二

外制六

國用安除順昌軍承宣使右武衛將軍制
李琦武義大夫吉州刺史制
李琦除福州觀察使蕭均除和州防禦使黄
國弼轉武功大夫除蘄州防禦使李璨轉
武經大夫除和州防禦使制
歸順人李伯淵武翼大夫和州防禦使制
歸順人李璨補武功郎制

陳一薦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叅議官
制
劉用行知安慶府制
趙彥㦧除太府卿制
崔福轉四官授武功大夫制
楊孝錫贈通直郎予一子恩澤制
龐謙轉武翼郎制
陳畏除大理少卿制
白身人任震亨襲父官補修武郎充珍州綏
陽縣沿邊都同巡檢制
崔端純除倉部郎官制

朱實之差知肇慶府制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特轉通議大夫守刑部
侍郎致仕制
李伯度除直祕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提
刑制
顏耆仲直祕閣淮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兼提
刑制
楊椿贈武經郎制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舊知金州兼管內安撫
制
周宗傑轉四官授武功郎制

宮人丘氏封信安郡夫人制
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
安撫制
盧進李聚朱廣等十六人歸順補承節郎制
李虎趙邦永轉右武大夫王政轉左武大夫
制
周衎轉從事郎制
王瓚轉朝奉郎制
林環除直祕閣與宮觀制
殿前司統領劉喜轉武顯大夫制
董昇葛仙白身補忠翊郎制

游佀除軍器監制
知嘉興府趙與篡政績轉朝議大夫制
李昴英除大理司直兼廣東經略司機宜文
字制
李華依舊直華文閣廣東路轉運判官制
趙汝憚轉中奉大夫致仕制
趙希逾轉兩官授朝奉郎制
吳泳除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制
安癸仲除太府少卿依舊總領四川軍馬錢
粮制
陳康燮除司農寺簿兼知泰州制

歸順人王世昌補武翼大夫差知宿州制
歸順人張子良補武翼郎京東路兵馬鈐轄
制
歸順僞進士出身齊希古補承直郎制
歸順人西珪補承信郎制
歸順人于仙郭珍劉用游淑並補承信郎制
僞朝列大夫張德直改補文林郎僞朝列大
夫李國賢改補從事郎制
張叔寅贈宣教郎予一子恩澤制
趙善璙除刑部郎中制
黄朴差知安吉州制

叅知政事眞德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制
吕廷年除大理寺丞制
劉煇叔除太府寺丞制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
制
曾頴茂除直祕閣依舊福建路提刑制
趙彦候除湖南路轉運判官姚子材湖南路提
點刑獄黄靜夫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制
陳塏除直敷文閣知安慶府制
厲模直祕閣知常德府制

葛逢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
陳韡除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
使知建康府制
王與權知寧國府制
韓祥轉儒林郎制
鍾瑛轉修職郎制
崔興等八人並補承節郎制
劉謙王鎔轉兩官並授保義郎制
王福轉武翼郎陞差淮西路鈐兼強勇軍都
統制
戴翼轉奉議郎制

何元壽除户部郎官依舊總領湖廣軍馬錢
糧制
王伯大除江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兼知池州
制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兵馬
鈐轄制
趙汝捍和糴賞轉朝奉大夫制
趙希悳轉承事郎制
陶木除祕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趙與篡除大宗正丞兼權樞密院檢詳制
趙與虤轉一官授儒林郎制

陳應星輸粟補迪功郎制
衛洙除大理寺丞方大琮太府寺丞制
劉煒叔除大理寺丞制
知高郵軍馬光祖政績轉朝奉郎制
何文美轉武德郎依舊淮安州副都統制
何處久除太府卿制
史寯之除直寶謨閣致仕制
游九功除司農卿依舊知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制
莫巽德白身襲父官授銀青光祿大夫制
陳韡磨勘轉朝議大夫制

卷第二十三

外制七

吳淵除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制
蔣重珍除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制
姚珏除直秘閣權知建寧府制
何炳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
徐雄除國子錄制
陳大樸平黎蠻賞轉儒林郎制
張綽平蠻督餉賞轉儒林郎制
趙善瀚知岳州制
黄朴改差知泉州制

塗顯行知崇慶府制
厲模楮綱賞轉朝請大夫制
權工部侍郎徐僑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
觀兼侍讀制
黄塏知肇慶府制
丁黼除直寶謨閣淮東路轉運判官制
魏了翁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制
參知政事曾從龍除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
封仍兼參知政事制
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加
食邑四百户制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除簽書樞密院事加
食邑四百户制
余玠起復宣教郎襄陽府通判兼京西制司
機宜文字制
李勉平蠻賞轉朝奉郎制
徐清叟除將作監依舊兼司封郎官制
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左郎官制
丘岳除兵部郎官趙與篡除都官郎中兼樞
密院檢詳文字制
趙汝諡除宗正寺丞仍兼右司制

汪之道除太常寺丞制
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
陳一薦護獻俘有勞轉朝奉郎制
顔信之獻俘有勞轉保義郎制
蔡仲龍除大宗正丞兼權屯田郎官袁商太
常博士並兼沂靖王府教授制
安恭行除大理寺正制
魏峻除宗正寺簿楊璪太府寺簿趙與爽措
田令制
馮去疾除武學博士制
劉宰除將作少監制
尤爚除知江陵府兼京湖路安撫劉煇叔政
績轉一官依舊知建昌軍制
葛洪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
何處久太府卿兼知嘉興府制
度正轉朝議大夫守禮部侍郎致仕制
禮部侍郎致仕度正贈通議大夫制
趙綝除大理寺丞諸葛十朋除大理司直制
李渠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何處恬除太學博士制
林宋偉除太學正林伯順除武學諭鄭斗祥
太學録制

顔頤仲除户部郎官兼知臨安府制
趙與𥲤除直寶章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制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知廣州崔與之除參
知政事加食邑四百户制
凌萬除大理評事制
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真德秀轉太中大夫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真德秀贈銀青光禄大夫制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贈三代
故曾祖嘉謨朝奉郎贈太子少保特贈太
子太保制
故曾祖母黄氏上饒郡夫人特贈文安郡
夫人制
故祖膏朝奉大夫太府少卿贈太子太傅
特贈少傅制
故祖母蔡氏魏郡夫人特贈安國夫人制
故祖母汪氏魯郡夫人特贈崇國夫人制
故父居仁華文閣學士正奉大夫贈太師
特追封申國公制
故嫡母王氏鎮國夫人特贈燕國夫人制
故所生母俞氏新安郡夫人特贈和政郡

夫人制
故妻林氏信安郡夫人特贈大寧郡夫人
制
家抑除將作監丞制
趙垙夫除太社令制
史彌鞏王寓摧務奏賞各轉一官制
史全之監軍平蔡州轉兩官制
孫林張旺告發軍姦並補承信郎制
陳文孫知高州制
淮東路兵馬領轄耶律均徙山陽有功轉三
官授武德大夫兼知淮安州鹽城縣制

卷第二十四

啓一

謁莊提舉啓　謝葉提刑薦啓
謝費提刑薦啓　謝鞏都大薦啓
回鄱陽章宰啓　通交代林教授啓
生日回學職啓　謝黃留守科目啓
宗教謝廟堂啓　謝莊中書舉自代啓
謝廟堂啓　謝廟堂差幹官啓
通崔安撫啓　謝崔安撫舉改官啓
謝丘安撫舉改官啓　賀侍御啓
謝李坡舉自代啓　謝李制使舉改官啓
謝權帥洪提刑薦啓　謝賈制置特薦啓

卷第二十五

啓二

通李參政啓　上劉閣學啓
上安宣撫啓　添倅到任謝廟堂啓
通成都倅啓　回節推袖啓
回僉判袖啓　龍州到任謝廟堂啓
謝制置崔閣學啓　回生日啓
送鄭制置啓　被旨奏事謝廟堂啓
賀廟堂定策啓劄　秘書郎謝廟堂啓
回胡判院啓　臨安諸友招講東山啓
再答招講啓劄　生日回啓
生日回程宰啓　生日回啓
生日回啓　生日回兵寺簿啓
復官謝廟堂啓

卷第二十六

啓三

賀鄭丞相啓　禮部郎官謝廟堂啓
回薛觀文啓　回程內翰啓
中書舍人謝丞相啓　回趙制使啓
回楊侍郎啓　回趙婺州劄子
回趙制置劄子　除禮部謝丞相劄子

荅吳總卿劄子　荅葉子真劄子
卷第二十七
易講義上
豫卦　隨卦
蠱卦
卷第二十八
易講義下
臨卦　觀卦
噬嗑卦
卷第二十九
故事
共二十一篇
卷第三十
策問
江東漕司不礙格　礙格
饒州堂試十八道　武舉公試
省試二道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吏部鞏公墓誌銘　孺人吳氏墓誌銘
吳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吳氏墓誌銘
鍾孺人墓誌銘　亡弟子文壙誌
舒夫人墓誌銘　高朝散墓誌銘
佛心禪師塔銘　二鍾君墓記
羅迪功墓誌銘　御巖沈君墓誌銘
吳致政墓誌銘　郎迪功墓誌銘
卷第三十二
祭文
祭俞侍郎文　龍州武侯祠堂祭文
祭莊侍郎文　祭程廷邁文
祭鄒都大文　靈澤侯生日祭文
老人祭疇甫文　鍾惠叔哀辭
祭孫漢州文　諸父堂祭妣徐夫人文
老人祭亡婢阮氏文　同日祭百二姪文
行狀
提舉俞太中行狀
平齋文集目録下

平齋文集卷第一

古賦

大冶賦

余宦遊東楚寄次冶臺職冷官閑有聞見悉筆于策尋去廼輯而賦之其詞曰

堪輿奠位峙嶽融瀆合地四與天九乾爲金而兌屬發秦媼之珍閟轉靈脩之妙軸而築冶皃臬段挑攻之有六出智創物重在泉幣燧昊俶與黃虞踵繼姒乙鼓于莊歷濟陽九之厄歲姬姜均于九府定帛刀之殊制侈卯金之七福莞鹽鐵於大農榆莢之與赤側獨五銖之適中宜乎讖白水而謡黃牛兆御天之六龍晉陽崛起齊秦賜鑪含三體之邈籀印初生之望舒雖會昌因州以辨名不易開元之舊模彼其輕之則爲荇葉耒子鵝眼綖環風飄水浮重之則比輪兩柱大布大泉直百當千逞私智以膠擾夫豈足以操大利之權哉顯蒼監德 眞人起涿聚五星摩兩日噓風雲旋斗極𣅠冀崙蕩溟渤湖湘收波劍閣失險而王師飛渡於采石攬六朝之王氣混江南之版籍治有永平仍鎮楚澤 列聖重規同文一軌穹符象瑜条鶉豐孅廾人申其厲禁九牧脩其貢篚於是監有永豐永通阜財阜民熙寧廣寧神泉寶泉豐國豐遠富民惠民昀分錯跱不可殫論時則提封之廣東抗蟠木南控丹穴西瞰大蒙北溥祝栗地產物宜旅充庭實而萬寶畢萃莫東南之與匹蓋其鍾溫厚之仁氣應絜齊之分域斗牛被飾以晶光江漢灌輸其靈液淮海荊衡之壤厥貢三品會稽具區之吟其利金錫漢鐵官長丞五十有一而專其官以主丹陽之銅唐諸道置爐九十有九而重其使以總江淮之鐵皆所以幹山海天地之藏充少府水衡之積者也矧火德之王離薰協氣之嘉生銅犇牛而流䰫銀走鹿而儲精釥鍌鋁錯丹汞之入非一端之可名漕輓兼統肇於興國都提命官昉於咸平合江淮荊浙閩廣而建一臺則景祐之憲度東冶於饒西冶於虔則元豐之章程戾淳熙之綜核始復囊括於永平矣黃旗紫蓋天運有屬醴泉器車地靈自薦冶場之盛名在幹官者紛紛其可覆鉛山潨山石堰岑水昭寶富寶寶成寶瑞雙瑞嘉瑞大挺大濟永興新興興國興利大富廣富通利通濟監務坑井殆幾萬計有凿而豐有興而廢舉斯以旃特其凡例然或鐵山之孕銅或銅坑之懷金或叅銀而偕發或且浸而且淋賜蠡羊僅之言利莫能研幾而極深但見汰金有洲淘金有崗瑞金有監通金有場曳寶氣而貫虹蜺溢乎麟趾

褭蹏之祥豐城之黃璙焉瑳瑳秋菊染霜寒英欲
墮落亭之紫爛焉暕暕春蒲闒水茸芽尚短樂安
精鏐胎瑞坑谷濬埼磧以採摭畫墠沙而披漉大
如落其之豆小如脫粃之粟輕如麩之去麩細如
壓之生麯澄之汰之倏胂蒲搁渠陽澤銑鋶奇溪
洞尋苗罽汋之邃破的礧壁之甕墩以火則流脂
鐵籠之烈淬以水則舂糜鈆杵之重吉挺旅陳符
采飛動鑄神鼎而制嘉量是爲萬世不窮之用以
至銀城有場銀斜有坑銀王有塢銀嶂有山寶積
張萬竇之空洞天壽倚一柱之嶺屼立巖墻而弗
顧慨徇利而忘安巃路深入閤道橫躡篝燈避風

而上照梁杠揷水而下壓戽椄深穿之腹炮泐駢
石之脅捷跳蛙其不繫磔蒼髯而可鐫碓山藉礦
而殼雷匋池攪粘而飛雲流景倒爥星星曄曄燒
窨熟盦爐裂鈆馳沸灰窠發氣初走於煙雲花徐
翻於霜雪它山莫優朱提則劣于以供王府匪頒
之用于以補冶臺貸本之闕是二品則然矣請復
究銅之爲說劉濞萃逋逃之藪擅採山之富而吳
之產豐於豫章卓氏爭王者之利錮齊人之業而
蜀之產阜於臨邛歐子破赤堇之山涸若耶之溪
而越之產不止於鏌鋣干將錢幣或造於楚晉冶
鑄多出於齊梁伏羲以來銅山四百六十有七今

之大要不過厥色之有三其爲黃銅也坑有殊名
山多衆樸蜿蟺扶輿鬱積磅礴巀嶭岑崟崴嵬嶢
嶙璘彬闌斑熿漾璀錯碯脉見函路灼牛飲盤天
井落礦紋異采乍純遽駁燻苗殊性欲斷還絡烏
膠綴金星爍蔌花淡丹砂渥鼠結聚團雞烘散泊
飡餌膏油英潤濯濯宿炎煬而脆解紛剖剛而巧
斷批亢轟博浪之椎陷堅洞混沌之鑿巖雲欲起
而復墜石火不吹而自躍磅磅馳霆剝剝灑雹丘
示掩耳而疾避木客捧心而竦愕膽寒野伏之夔
罔魂褫泥蟠之龍蠖繚乎脩隧黝乎幽壑潛盧旁
呀陰窾斜郤共工觸不周而地維斷神禹闢伊闕

而龍門拓驪山百仞之下穿昆明萬夫之偕作曾
未嬈其功用之博也逮其籠篢齊畚甬具專諸虎
攫孟賁豕負徙堆阜於平陸矗岑樓於爐步熇炭
周繞蕢薪環附若望而燎若城而炬始束熅於畢
方旋鼓鞴於熛怒鞭火牛而突走騎燭龍而騰鶩
戰列缺霹靂於焱庬舞屏翳豐隆於煙霧陽烏奪
耀熒惑遜度石迸髓汋流乳江鏁融臍膏注鉛再
鍊而麤者消鎔復烹而精者聚排燒而汕溜傾吹
拂而麤窠露利固孔殼力亦良苦唯彼泉井匋沙
可鑄其浸銅也鈆山興利首鳩儔功推而放諸象
皆取掌辨以易牙之口膳隨味而不同青澁苦以

居上黃醽醶而次中鑒以离妻之目泛浮漚而異
容赤間白以爲貴紫奪朱而弗庸陂沼既瀦溝遂
斯決瀺灂湏溶汨溶潎洌銅雀臺之簷霤萬瓦建
瓴而淙淙龍骨渠之水道千澮分畦而潏潏量深
淺以施槽隨踈密而制閘陸續吞吐蟬聯貫列乃
破不韓之釜乃碎不湘之錡如鱗斯布如翼斯起
潄之瓏瓏濺之齒齒沉涵極表裏以俱暢蒸釀窮
日夜而不止元冥効其巧譎陽侯獻其恠詭變蝕
爲沬轉溢爲灘或洩下箄自疑珠蕊且濯且漸盡
化乃已投之爐錘遂成粹美其淋銅也經始岑水
以逮永興地氣所育它可類稱土抱膽而潛發屋

索綯而亟乘剖曼衍攻峻嶒浮埴去堅壤呈得雞
子之脉黃知土銗之所凝輂運塞於介蹊熔積高
於脩楹日愈久而滋力罄既生而細碖是設抄盆
筠絡以度是築甓槽竹龍以釃散鋸葉而中鋪沃
銗液而下漬勇抱甕以潺湲馴纚瓢而滂濞分釃
淡於淄澠別清濁於涇渭其滲瀉之聲則糟丘壓
酒於步兵之廚其轉引之勢則渴烏傳漏於挈壺
之氏左挹右注循環不竭晝湛夕漑薰染翕欻幻
成寔熳燥濕不移之體疑刀圭之點鐵若乃卝課
登綱程促鐵往銅來錫至鉛續川浮舳艫之銜尾
陸走車擔之繼屬出嶺嶠下荊蜀絕彭蠡洞庭而

星馳泝重淮大江而雹逐四趍圜府如輻有轂殺
鱗軒磕煎労複陸頓之連城貯之列屋黑雲隤山
而亂委熊豹鋊矽而起伏蓋不待銷飛鏕鋌瞿曇
而鍾官之用足於是鑄錢使致其會辨銅令第其
品丁夫竭作匠師讙奮煤突整潔炭户充牣鼓兩
儀之籥而大播役六丁之工而迭運祝融作女媧
進一熇濤生海門之微波再熇日吐扶桑之疊暈
三熇烘朝霞而爛照四熇洶屯雷而欲震張格澤
之輝睒迸攙搶之芒潤夸父即之汗翻漿而暍河
伯望之瞳眩花而瞬澄澈不殺通明無燼黑濁之
氣竭而黃氣次黃白之氣竭而青氣應液爰瀉於

兠杓匜遂明於模印絆之落落貫之磷磷磋之以
風車之輣軋轆之以水輪之研隱繒綱消拭蠱聚
摩揗肉好周郭堅澤精緊文勁銀鉤色瑩玉填既
刮垢以磨光始結緍而就準盡東門之漚麻不足
以爲其貫引百吏告功三官動色乃督鏵艘乃輸
王國版曹稽其贏虛之數起部程其精觕之績謹
內府之登儲衍外帑之樁積天子守之以恭儉冢
宰理之以均節與五銖開元而並行異黃榜紫標
之私殖金工鑠之則有禁蠻舶洩之則有辟宜京
師貫朽而莫校天下藏鏹而山則也其或用取鹿
皮制參飛錢通物之變扶時之偏亦本於輕重之

相濟子母之相權至論殖財莫如擇使有管仲則藏富於國得劉晏則錢流於地言未畢客有在旁啞然而笑曰子來自畨知泉則詳坎蛙難語乎海水醯雞未窺乎天光獨不聞負扆南面運抰北之鈞而鼓四方者乎盡入卦範九章颺關睢播我將融庶品於道德之橐斂衆寶於俊乂之場磨而不磷者布在臺省動之斯和者坐諸廟堂旋乾轉坤闔陰闢陽陶唐冶虞規周矩商禮樂凝俗易竅而良仁義鑄人革否而臧泰階以平天步以康前星爛乎重暉旄頭濳其不芒南風薰而民財阜膏雨時而年穀昌于以植帝王太平之業詎止圖霸功

之富強余乃豁然悟蹶然起拜手而系之曰天不愛道聖賢與兮地不愛寶稼穡登兮人不愛情富壽且安兮化工之巧莫窮其端兮

老圃賦

嗟余生之剌乖甘偭䆗而即疏痛阽隮其勘游贏盤薄乎閑居老既怯於山橋窮莫備乎澤車坐玩相牛之經間抄種樹之書五十弓兮野園數百武乎破廬一禿翁以自業羣癡兒而共鉏冰解寒祛霏開日舒濯濯我畦瀏瀏我渠稗甲怒長鮮英蔚扶涉熟成趣驩然忘劬翁放鉏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駕釀施蓼鹽醯侑葅蔌蒲羞蘩食茨薦魚芥醬且截葱渫且朐烈有桂椒滑有堇榆巳多乎燧人庖犧氏之初而况織翠厝厤殺紅氍毹沐漓觴斝轟壓鍾竽猩脣豹胎之鼎素蠶紫駝之廚始饞涎其趨新中便腹而厭餘於是菫滕望風而引郤芳辛僾色而應須擷翠茗於崑丘掇瑤顏乎方壺蔗漿盛夏而凍合蓱虀祁寒而熯數行以白王奉之綠珠五侯鯖兮遜美天酥陀兮失腴此其遇合不翅初識之機雲晚見之嚴徐也若乃巖壑棲遲竹屋槿籬蓴擅場於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於春雨未辨黃粱之炊荻生而河鈍上橙熟而蟹螯肥指雖動而莫酬腹不負

其幾希已而凌寒采薇迎陽刈葵袺萱堂背蘐芹澗湄鏡黃獨之雪苗筐白薤之露蕤茗蘼蕪以滌煩酵枸杞而補羸冷淘煮兮槐茁餺飩斫兮薺滋泫膏鍘兮竈突飫糞火兮蹲鴟酣糟紫薑之掌沐醯青蔯之絲雲蒸罌粟之乳濤匈胡麻之糜輪囷鵝鴨之瓠鬱屈龍蛇之芝婆娑熊蹯之菘藍髮虬髯之莦鱗孕子兮樓魚鼈解裙兮樹雞竹競綳兮稚子蕨初拳兮小兒以至太華之藕黃河之菇婆羅之波稜大宛之苜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㟁蹄與夫蜀之雞蘇龍鶴䕭脯加皮名品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溫凉氣分王衰苍擇加精調膳得宜香聞

爽心味適解眉有舉桉之接敬無轑釜之見欺芬芬苾苾雜陳更進可以魁文園之渴療首陽之飢彼其石芥老而逾勁苦筍少而已奇蒟有拂士之風葪抱幽人之姿匪覞蔓菁隨地而易質薯蕷視人而變形曾不蒲乎一唾矧肯數乎惡苣邪蒿臭蒜而穢萎然是蔬也進不榮於珥貂鳴玉之齒退不豪乎酒削胃脯之顚煙雲散薄乎夜讀之吻風露瀲蕩乎朝吟之脾與齋鉢其爭道食方丈乎何期其不遇可知已兒拱而前其然豈然諸葛以姓行元脩以字傳玉糝得坡老而重銀茄爲涪翁而姸與其見賞於肉食之鄙孰若託名於捽茹之賢

蓋窮患嫮名之不立而不患併日之食粥達患宿學之不能行而不患一筋之萬錢苟道義之信飽飯蔬食而樂焉翁捧腹一笑長歌振林皎白駒兮束芻毋金玉兮爾音

閔蚔賦

嗟蚩蚩兮皇之蚔惟皇引逸兮蚔不自逸厥生考室于山兮山嘯而瀑其降丘宅土兮土又墊而谷中田爲廬謂可高枕無虞兮劃呑鬻爲川渠倚岸環竹以奠厥居兮岸且善隤不可以久諸死殮無衾兮生煬無竈哭不成聲兮仰天以吁天蕩蕩兮何尤陽侯不仁兮挾天虐蚔而横流畀畦席卷兮望已絶豬澮圻兮高疇隨裂今夕之憂兮無以爲歸明發之憂兮何以禦飢嗚呼蚩蚩之蚔兮惟皇之依

烘蚤賦

麥送爽寒梅迎溽陰羸肌老幹敗絮故衾瞴蛇甫蟠跳蟲倏臨無蜂蠆材有豺虎心孕蘗之陝宅第之岑質耿乎粟背鐵也鐔其來施施其進駸駸假託茵憑陵躝袵襟躁躍如舞潛行似瘖左發右應前郤後侵螫其股錐惕其鱣針據蔟刺刺負芒森森龜息正清撓不可禁蝶夢方栩攪不可任爬搔空疲摸索曷尋撫床以興子規夜吟赤脚張燈蒼頭熾爐絜衾壓簿烈於釜鬵初而蠕動如商望參少焉紛綸如髮聚簪或壯或穉或纏或黔或尾而丁或腹而壬龍跳虎擲疑閩鳴喑星流電激驚逃沸溽力窮勢屈騈搏旅擒祈父爪牙凱平綠林蠢爾蕞末虱爲賞音虱養大體尚知酌斟爾繁有徒喋血憯深于其火攻難腥斧碪老妻在旁一笑振衿謂彼族赤可爲世箴逢笋氣張見瓜影沉王極必衰理無古今（俗諺謂蚤笋來瓜皮去）

平齋文集卷第一

詩一

廬山五猗

猗若人兮葛巾渡柴桑兮水泠泠稚子髮兩髦兮從而後東家有酒兮綠參天其蔭柳山風涼兮月瞑枕白石兮未醒滂無極兮天游不知乾之為馬兮坤之為牛

猗若人兮錦袍屏九疊兮紫雲高騎雲氣兮超遥汗漫下上兮昌羊以遨左手兮提北斗之杓右手兮挈東海之鼇摩兩耳兮酣熱耿入荒兮秋毫

猗若人兮草堂谷簾夕陰兮香爐朝陽表溟涬以

為門兮架虛空以為屋四海非無友兮邀白雲而同宿風露瀸兮我琴舞玄鶴兮龍吟與太古兮同音尚靈脩兮知心

猗若人兮黄犢春風蕩兮瑶草綠犢護草兮行復止隔林呼兮老觳觫眠犢背兮閑閑仰看青天兮飛鳥還恍夢游兮何所箕山潁水兮匪巢伊許

猗若人兮深衣萬鐘不為泰兮一簞而遐肥溪之清兮不受淄月離離兮風披披芙蓉兮涉採欲淡兮心夷駕言兮何之羲文兮與歸

解纜

春落平蕪外舟行白雨邊鳩麐山爾汝樯畫水之玄官冷誰能吏身閑便是僊康廬真箇去信有夙生緣

晚晴

子規聲裏半晴陰百丈牽行岸草深挾雨倒回風有力避山横轉水無心人於熟處難為別酒到離邊不柰斟漁叟底知如許事櫂歌穿入暮烟林

水宿

分席眠鷗渚廬山夢已通蓬聲疎密雨燈影往來風我正思吾母兒應説乃翁擁衾天未曉此味與誰同

過四望山

人遠鷺孤立湖平天四垂柁移舡解語帘舞酒求知望眼傾三笑騷吟寄九思今宵吾計得解纜薦鴟夷

阻風呈趙史君 三絶

長紅送酒出江城檣燕喃喃第二程風色似知挙卧意打頭未肯放舡行

倚風晴纜着煙莎一抹斜陽白鳥過脱手簿書無半點細翻黄卷課離騷

遲速乘除轉曉颸布帆快意定明朝廬山試問高多少欲望西川萬里橋

左蠡

山爲飛沙白江緣漲潦黃古今雙去鶩天地一輕
航雋永還歆枕牢愁忍別觴晴雲橫不度何處是
紫桑

落星寺

春秋隕石于宋五分作金焦與星偖大圓鏡裏八
窻開面面魚龍聽人語瀑垂一線吹不動山擁萬
騎明可數嗟哉蓄眼無此奇欲倒銀河卷歸去

入山

篢輿軋幽徑喬松矯竦花好鳥媚嘉蔭圓吭咽清
茄膏畦走秧馬茅簷嘶蠶車誰知天下樂盡屬山
人家橋橫澗水斷寺古林屋斜 羅漢寺 銘架鎮法鼓
詩硏記煎茶尊者儼如故天奎失龍蛇劃然小窻
開五蕊撑谽谺斗酒軟兩脚捷步窮烟霞

三峽橋

太行擘破黃河出贔屭𩨍身滄海立老龍抱寶正
軒睡地底黑風吹霹靂挹之以北斗之柄淪之以
明月之壁啜之以太白東坡兩謫僊尚不負乎此
山之泉石

萬杉寺散珠亭酌觀音泉

蒼杉拱立萬夫長破衲素封千户侯昨夜金僊失
瓔珞寒光滿地不曾收

瀑布 開先寺後

青壁雙尖長劍倚博山突兀晴煙紫槐里先生醉
欲醒丫山道人定初起摩莎兩眼看飛虹猛悟此
身如此水崑崙絶頂有眞瀑倒瀉生肥玉池裏淙
淙夜半漱白石十二瓊樓浸淸泚是中有味人不
知白練銀河較形似

青玉峽

水繞江南阿李家滿空飛雪響雷車流將采石磯
頭去坐看浮梁壓浪花 開先乃李中主書院

大孤山

洶長江其迅流驀傑石乎中峙送兩目兮雙帆有
美人兮千里

東西林

遠永兩尊宿未了人我心相距纔百武割據東西
林淵明游其間買酒時共斟虎溪醉來往同是廬
山陰淸溜轉幽港斷雲度巍岑等作如是觀爐香
對森森

天池燈

山谷人家避李成誰知刼數莫逃兵到今鬼燐青
無數認作文殊佛火明

庾樓

溢城陶庾共功名廟食樓居孰重輕袞袞長江流
不盡淮山青處夕陽明

谷簾泉

山椒飛泒落寒空鬪水曾收第一功萬馬鐵衣行夜雪六虬銀甲動秋風分甘晩到玉川子知味早輸桑苧翁手弄潺湲坐盤石蒼涼新月上孤桐

楚城靖節祠

雨引莓苔上短垣流泉無恙自涓涓不如歸去來兮好百世聞風只杜鵑

湯泉

水府燃犀處扶桑浴日時能觀雷復地始信坎生離淨垢元無着溫涼祗自知驪山殷鑒在莫受阿環緇

歸宗墨池

龍跳虎躍入昭陵墨汁空留一段冰散作淋漓元氣濕屋頭老木掛踈藤

三疊泉

捉月仙人不到處騎鵠凌風高着步龍碇翠壁插天開天上飛來素濤怒玻瓈琢出蓮花漏激電吸蜍高下注布帆危掛入節灘飽風吹上龍門路冰絲細織無幅綃雪花亂卷有聲絮蔚然而龍鏘然韶大者如珠小者霧解衣盤薄踞虎豹遥送空濛濕巾屨金鋪玉戶蔡家姝拍手招人笑相顧麻姑老矣不解事指點五雲推使去

白鶴觀

缺唇丹井應千尺禿頂靈杉恰百圍鶴去不聞人下子黃蜂無數採花歸

楞伽山房 二絶

入萬猊床方丈室九千書卷半邊窻儋翁句子無人問流水泠泠度石矼

風標勁似聶政姊筆力健如曹大家此手始能爲此竹對渠枯木老槎牙

水行

岸曲頻移棹巾欹獨倚檣月分雲外影風進水邊涼宿鳥樹三匝佳人天一方清斯纓可濯誰爲賦滄浪

洪園洗心堂飲中偶成

官事何時了抽身朱墨叢未霜烏桕赤得日紫薇紅山勢西南缺湖光左右通引將絲竹郤洗耳聽松風

荅仲肅梅

巡簷索笑爲踈花便未開花亦自佳帶月折歸香在手鬧觀塞破路三丫

鄱江樓晩望

暮雨纔收未炙燈蒼鷺掠破岸陰澄須臾認得舡頭竹始信漁人掛起罾

有感

一蝗東方來孕子九十九未出婁酣肚已辦饞餘口漫天自成幕掃地不用帚一朝霜風寒何處弄百醜

取涼 二絶

六月冷官還解熱解衣盤礴坐蒼苔微風只在松梢頂着意招呼不下來

平湖水則減三分尚欠紅蕖一段雲萬斛波光自吞吐月明亦足張吾軍

敞雲樓 二絶

江天雲作黑山頽上到樓頭手決開水墨枕屏三百里斜陽屬玉一雙來

草樹成行整復斜江頭白處定蘆花夜深更着無邊月好箇樓居處士家

正月三日同莫幹祝法遊東西園

探得行春第一籌南梢花事半將休斷雲不礙遠山碧新月自隨江水流

金谷主人眞已矣玉堂老子尚來不丁寧留取蒲城酒更約東風汗漫遊

擬古送莊郎中歸朝 二首

西北有高樓長眺起我思我思非今人古人莫見之孟軻尊仁義妾婦秦與儀孔明抱禮樂鬼蜮操及丕已物孰重輕徇道不徇時富貴一餉樂名節百世師居今而行古豈無若人斯遡洄從之游洧盤濯雙緌

涉江採芙蓉露華不盈筐雜之蘭爲佩申之蕙爲纕持此孰與贈美人天一方駟虬乘蒼鷖御風朝虛皇袖中治安書琅琅奏明光探囊出刀圭爲民起膏肓臨流不可渡與世爲津梁玉池浸雞舌薰作青史香

林同年被檄來體訪民租寓僧舍有詩因次韻 二絶

河水清兮有縣特東方作矣未解穤寄聲卿自用卿法我獨舉酒留詩臞

我雖不飽尚二簋人則何辜無一穤官儂早下減租筆天下可肥身寧臞

送陳倅

泊然無營如子雲撓之不濁如黃憲清靜勿擾如曹參躬行不言如石建古人與稽今人居外若不足中有餘治中別駕寄途耳用則天下皆華胥東風昨夜收雨脚楊柳亭前小盤礴楚江君去定思君有酒一杯須滿酌

陪郡侯出郊勸農 六絶

勸農冠蓋出江干馬上東風膚粟寒珍重春衫啼花碧盡眉狼籍道傍看

山青未了曉光開鳩喚鳩麔雨又催消得犢車泥滑滑此行不爲杏花來

茅屋人家蓴食烟相呼趂雨好翻田去年下麥泥如鐵一寸春膏直幾錢

爭問官儂子謂誰看來似不是農師向人羞道閑陪涉說與豳風七月詩

煉丹人去屋蕭蕭脚底羣山走翠蛟長嘯一聲空響杳𡖂然隻鶴起松梢王仙壇勸農乃馬蹄偪地晉王遥仙去之所丹爐猶存

半落梅花雪透明不妨把酒當春行光風有意相料理楊柳青邊約畧晴

夜讀夷堅放卷偶成

歛卷驚嗟語幻咜搔頭危坐對明釭梧桐細語秋傳信絡緯長鳴月上窻濁酒不多雙耳熱妙香無盡寸心降家山未得平安報飛夢東歸拜老龐

秋夜

一日一番雨三更三昧涼桐邊青弄影荷底靜留香俗物刺人眼世情冰我腸關山何處笛落月照胡床

次韻曹提管楚東之作

蕭騷兩岸落秋蓬楚水西流不肯東好酒但須知婦有新涼莫問與誰同片心置向囂塵外萬事留將醉眼中喜得建安標格在何曾詩解使人窮

中秋楚東對月次曹提管韻

西風一笑話綢繆白露橫江滴滴秋天没遮攔金餅上水無邊際玉繩收扶將太白酣方適喚起馮夷舞未休今夕明年應更好夜潮來處倚危樓

和黃宰木犀

春風花事數河陽又見玲瓏綴黃萬斛香添秋醖藉十分涼借月容光熏奩拾取留長挹湯鼎煎來得細嘗須信小山標致別從渠塗額學宮粧

冷廨面挹重湖結樓以收逸放之景扁以清斯諸友移酒落其成分韻得里字

寧飲三斗水不揖襍襶子寧食三斗葱不踏龍斷市伯夷聖之清餓死不受浼死猶清可爲況乃未必死幾人濁惡海雞鳴爲利起魏其武安門洒削胃脯氏揶揄首陽山自伐我計是使清能死人濁者亦死耳官居寂寞濵不墮闤闠裏囂塵一關隔宛在水中沚樓居得未有鑒影時自喜天空塔戴角湖斂沙脫觜烏相生晴陰芙蕖淡秋藥鷺點橫烟稠鴈掠斷雲馱山缺女墻轉林斜僧屋倚江流在何許危檣出半指長堤苔痕平盡日無步屧有人爲我來寒冰照人只鷗盟以要之相對弄清泚明月不滿掬一漱霜入齒葹菉薋盈室爲君種蘭

蓬户服艾盈腰爲君攬茎芷吾非好獨清濁亦君所耻千丈一寸渾清恐不如此出門歌濯纓聲節中宮徵西風騎兩鵠碧落絶萬里

次韻曹提管梅

凌寒峭立向庭除晉宋淵明漢二疏面冷不甚相娬媚心清聊爲一軒渠月來月去香仍在春少春多意自如皎潔孤芳誰與共作詩我欲寄東徐

次黄宰早春韻

勝裏春來早遲君秉燭遊燈如三月暮香老百花頭心事付糸落風光催秉留人生行樂耳任命不須求

分歧四絶呈及甫

草色半有無梅花間開落還家正自好柰此抱離索

送君一程歸別我數里隔定非愛雞黍前例無此客

大兒長如竹小兒秀如柳迎爺拜新年頷髭白八九

客裏有底忙申旦不成夢遠歸勝新昏還君春睡重

白鹿書院

萬緑園陰町疃場倚凉弦誦王琅琅溪山涵毓中和氣草木薰蒸正大香陋巷顔淵何所樂舞雩曾點若爲狂懦夫百世聞風起此去濂溪更有莊

和黄幾叔墨梅 二絶

月暗雲迷竹外枝寒香未動便能奇面如坡老南歸後骨似温公獨樂時

六月夜窻留取看霜風蕭颯墮林端問渠底事青青晩耻上尋常桃李盤

和黄宰招飲

大都春色三分耳能得眉頭幾度開見説東家酒初熟不論今雨也須來

幕官相約觀芳草於法曹之亭黄宰病不至以詩來因次韻

似無細雨還應有欲落餘花更復留草際水邊青未了可禁杯酒爲扶頭

古意謝崔楊州辟 七首

突兀誰家樓風雨歲薄之大梁危欲壓小柱亦半欹匠斧睨其旁搏手難獨支南山有奇材細鉅不可遺

拒霜着秋紅夸詡顔色好五更青女勁顛頷一何早深林蘭自芳寒節耿獨抱識此知見香鼻觀不草草

山深間無人夜半迷黒月魑魅乘其昏光怪互出

沒獨行欲何之十步八九兀隔林炬火明命向虎口脫

汾陰有古鼎金景歊浮雲斡棄不知愛厖豆薦苾芬提携向中庭拂拭蒼蘚紋雖非大籒篆彷彿猶八分

纖纖兒女手申旦軋機杼織成遍地錦翠鳳濕花露三年巻篋中背立泣不遇持歸付刀尺畫線金針度

江頭客子舡盡日卧沙尾維揖非不具潮弱未能趖秋風雪浪高長年絶叫起舡行莫倚柁難得此汛水

梧桐生高岡上有朝陽枝鳳從南方來覽煇而下之一鳴寒暑平再鳴風雨時秋秋百鳥羣振翼長追隨

送潛同年數調官歸

以君一年長爲我異姓兄衡從玄圃玉出入武庫兵急手搏蒼兕儁氣鞭長鯨議論到千古慷慨吐不平漢以初元衰唐以天寶傾附勢妾媚嫵避事兒嚶嚶頹靡寖成俗忠良竟吞聲自謂倚南山不知壞長城君子勇於義小人罔而生儻不餓采薇遠可死結纓每聞壯其語亦嘗用吾情有餘不必盡尺渾勝丈清六經源岷嶓百家泒渭涇歸求性内學莫計身外名春風兩鬢綠秋月雙眼明通德擁高髻勤勤剔寒檠

嚴陵道上雜詠七首

江上送行潮汛小舡頭回首夕陽多人生有幾栁如此客思不禁花柰何

半江雲濕欲成雨兩岸水渾初退潮短短竹籬花采壓深深麥塢雉媒嬌

玄英苑老闐風起俱爲羊裘一釣絲堂扁三賢非本意何如只號子陵祠

石壇千尺薜蘿古沙徑百盤苔蘚香不是先生求矯丗懶將日月趂人忙

鬬巢搏黍待晨餉投岸舂鉏尋暮棲揔是心爲形所役搔頭獨立渡橋西

高高下下客行路整整斜斜人住家端的今年蠶較晩石榴花下響繅車

細草護沙連不斷疎風畧雨散還收山田麥熟不歸去三百里江都是愁

爲清隱打化僧說偈

雲山幸不求吾是魚鳥依然笑我頑自欲入城持鉢去扣門可煞老僧閑

丁東泉

渴鳥滴盡三更雨鐵鳳敲寒六月風湯餅困來茶

未孰爲師揺夢作丁東

昭君行

紅嫣翠濕平陽里轣轆遊車汎流水蒼頭擁騎知謂誰草草人家寄生子君王神武重邊功不愛穠華勝桃李青鸞扶下五雲車顛倒衣裳冠薦履賞功未了説和親又墮蛾眉芳夢裏平章三十六宮春遣似天驕買驢喜朔風吹雪胡馬嘶獵歸月淡龍城西重旃穹窿壓斗帳泛盎快攬金留犂細調弦索爲郎皷手未推卻眉先低林深人靜孤啄木春盡樹暗雙黄鸝大居次吹梅花老小居次舞楊花迷屠牙勃窣起爲壽一粲相對酣如泥子卿海上亦良苦牧羝未乳兒先乳信道天涯共此情誰謂姬姜必齊魯妾身不爲漢婕妤下嫁猶獲當單于從來蕃漢等昆弟得婿渠不如家奴君不見冢冢廬山誰比數青塚名傳千萬古

春日山行二首

一晴一雨柳添碧半落半開梅着酸不被東風相皷弄春山只有老蒼官

兩點眼光牛背上一窩春色落花邊世緣不到山深處只恐深山起世緣

挽中書俞侍郎二首

器重千鈞鼎曾涵萬斛舟文章歐六一政事富青州偃月知誰在靈光獨我留貂蟬雖未着不作汗青羞

銓省承新渥詞垣訪舊陰頽波回萬折斷岸立千尋秪謂人猶己那思昔異今時清猶憤死天地是知心

贈希聲居士

汗漫騎鯨去西風髮半簪安心元是藥得趣不妨琴人靜蛩鳴夜天寒月出林爲君重洗耳别酒不須斟

江頭寄致遠二首

箕斗光移析木津踏霜扶醉不驚塵夜寒應是梅花覺半斂愁容婉待春

客窻翻遍竹爐香樓外更聲作許長解事燈花相報似擁爐兒女説荒唐

寄崔帥卿

歸鴻隻影宿汀洲夢繞蘆花不柰愁顏谷杯羮無日遺翳桑簞飯有時酬功名曠世來斯受議論驚人合則留此事大關天下望殷勤爲報古楊州

贈趙同年别

買田招隱落星灣採盡詩材始放還逆境自安天理順鬧籃誰識道心閑兩窮覿面塵埃裏一笑論情醉夢閒爲説斯文有宗主春風楊柳滿平山

壽崔帥卿 七絶

嶺右山川間出賢開元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
安道恰到于今五百年

連蜷雌霓墮晴空光照書樓卷紙紅天爲斯文開
瑞應海南海北一宗工

塞下人家盎盎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
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

弄兵溪洞射陽秋一紙招呼殺氣收十萬蒼生驚
魄定活人陰德過賓州

夕烽旁午徹甘泉獨有淮東一臂全若使盡從持
重計廟謨胝用更憂邊

紛紛傳檄方言戰猝猝囊金又說和誰信規摹須
早定計然半策不須多

垂弧節過便春風入侍猩袍一點紅殿上歡樽誰
得飲漢廷諸老定輸公

續洗兵馬上李制置

太白過午芒角獰蚩尤亘天鉤尾赬淮東千里正
鼾寢夜半洶湧傳邊聲王師北渡蚵泗口胡馬南
牧搖青平擁城敗將死蝸縮護堡羸卒飛猿驚詩
書元帥戒夙駕往試百萬胷中兵幾人險語挽衣
斷甚至涕泗交縱横李晟爲國不虛出裴度與賊
難俱生兩軍相持以氣勝督戰火急開行營長江
漲綠馮夷舞擊楫東來親一鼓威靈閃閃動牛斗
精采軒軒起貔虎金牌銀牌膽爲冷千戶萬戶色
如土尺兵寸鏃不待施已覺目中無此虜四旬顧
頡闘困歡一夕倉皇竄飢鼠不聞令狐斬刁斗但
見龜山撐穿堵麥畦黃裏栗留風秧疇青邊勃姑
雨老農想見太平年買酒煮茶相勞苦黄旗紫蓋
祥光開宮柳飛絮公歸來平淮勒碑字如斗鐃歌
奏曲聲如雷奉觴再拜白壽母兒輩破賊邊州回
歡然一笑春滿面婆娑起舞斑衣萊還觀先正紹
興日立朝清節高崔嵬獨於和議植赤幟坐令火
德然寒灰家傳此意石不轉事業自許圖雲臺從

今着手快經理一洗河洛無纖埃君不見武侯用
西蜀誅賞大明人自服又不見叔子鎮襄陽恩信
一孚江漢皆金湯

送與元聶帥

泛觀天地間一氣如鬵鼎半鼎沸正急半豈獨爾
靜從旁更益薪既往漫不省疇當起沃之轆轤轉
脩綆長空墮旌頭胡命懸漏頃不戢方自焚餘焰
燎吾境傲從淮漢擾馴至襄斜警勢欲合南北事
須得要領和固不可爲戰亦未易逞中興闘人謀
而可倚天幸君侯富經綸頗牧在禁省憂國如憂
家申旦抱耿耿袖中平戎策直欲繫其頸王斧下

青冥上游建巨屏秋高馬正肥慨慷浙巴郢鏟旗
凛太一福星映參井蜀從更化來舊痛甫甦醒風
寒不善護遂與勞復等内勢既跋謚外兵且贅癭
但嗟車轔轔未見旗整整智中百萬兵氣壓貔虎
猛凉飇送先聲鬼蜮已匿影自昔樹勲業莫先拔
翹穎共功非衆材殆類無麵餅孔明駐漢中欲翦
漢賊梗委心任費禕屈膝拜許靖笑談扼姦雄老
死不得[redacted]至今出師表日月光炯炯惜哉會潼關
不從魏延請公才幾倍亮謀略濟忠鯁機會有可
乘臨事勿吹冷秦隴咳唾定歸袞顯國秉頌磨浯
水瀕銘勒燕然頂諸生筆如椽須公一笑肯

送新婺州汪總領歸歙

天驕運去如隤堤横決燕涿流青齊斬竿揭旗扣
並塞被髮左衽稱遺黎膽肝山前走肉語碓骨寨
裏飢魂啼盡籠虎兕淮南北期獵狐兎山東西常
人喜功首倒肯智士察變眉先低危言不顧犯衆
忌設難直欲開羣迷近嗟唐禍兆回紇遠述晉亂
基羌氐積薪未然不着手曲突已驗空筵膾賊帆
方落射湖去胡騎已闖滁山嘶正須籌幄坐月觀
却卷郡紱尋黟谿帶泥燒筍薦晨餉踏雨剪韭供
春齏心安便是上池藥眼淨何用黃金篦蜀公早
嘗看野服君實晚始持栢圭方來事業推不去還
踏曉皷聽朝雞窮邊殺氣貫矛戟嚴城酸風吹鼓
鼙化雲相隨不可得矯望王宇横蒼鷺

送崔少蓬南歸五首

美官誰不愛所貴以道得道足以得之有底去尤
力祥麟快掣鎻玄鶴不受弋此意關重輕當有識
者識

欽永早患失光禹晚志得飄風一鴻毛何能益人
國已重物乃輕此理要深識方寸浩然氣天地吾
其塞

富貴紛擦驟功名競騎虎眉端萬國愁公意良獨
苦五年安邊功絶口不自語仙帆去蓬萊急浪一

砥柱

出江梅未花過嶺青着枝解裝書蒲床自課應門
兒獨樂非不好民瘼將疇醫詔來不俟駕世事猶
可爲

楊州傾城出作遠事追送諸生更依依瘦馬踏朝
凍寘鴻去何許水落霜宇空鬢短心緒長危樯曳
清夢

平山

放脚氛埃表掻頭廣莫間淮分三代水江護六朝
山落日蒼烟起秋風白鳥還歐韓呼不起髯蒲鬢
毛斑

勸農呈丘帥

劭耕好語落西疇父老逢迎笑點頭銷甲事農官有術賣薪沽酒我何憂黃金深椀頻傾倒白布長衫迭獻酬颯颯風雨華隨後秉安排麥隴十分秋

南樓健目畧江皐淅蔌風沙響鬢毛草色不隨壕岸斷柳梢恰與女墻高碧幢紅旆三邊帥羽扇綸巾一世豪坐上捷書來獵獵官軍破賊戰方鏖

挽孫謙伯 二首

文妙生花筆名成映雪書處家貧似富應物寡如疎薦墨交黃綬榮光照板輿出門車折軸天理竟何如

日月無多子鄉邦失兩賢直為吾黨慟不作世情憐握手春風醉論心夜雨眠耳言猶歷歷何忍表君阡

次繆仲右韻 二首

心緒千絲結年華一鳥過可人元自少知已不須多咄咄君休恠嗚嗚我亦歌將軍渾健在醉尉莫誰何

窻暖楊花撲庭空燕子過年侵歡易減春惱病宜多攬涕論兵事扶頭讀凱歌日來能飲未正好醉亡何

用胡衛道贈姚居士韻

牢落淮南賦小山霜風容易老人顏楊瀾左蠡天垂碧夢與盟鷗共往還

孫推內子挽詩

玉立金閨客家人亦許清共聽秋塞柝細剔夜窻檠娣袂從渠好兒襦得我平西風吹落葉不盡夕陽明

李致遠母夫人挽詩 二首

有子何蓄似懸知毋訓賢市賒留客酒隣貸買書錢苦過蓮心後甜回蔗境邊一朝風木撼誰與問蒼天

日與夫人子相隨若弟兄羨渠猶有母使我欲無生未病思求藥方餐念遺羹此情今已矣淚雨待同傾

送商總郎 三首

鶴唳風聲淝水捷馬騰士飽蔡州平笑談定取中興策莫道司存只餉兵

霜遲斷隴蕎花白水足平田稻子紅剩把豐年供祖帳送將王節過江東

百尋浮玉三更月萬里長江一色秋照映此心須此水不妨小泊讀書舟

挽伯父 二首

白髮兒隨母蒼顏弟對兄四休元易足一笑更何

營論事絲弦直存心鏡面平德人今已矣誰與嗣
鄉評

憶作行邊別相期到鶴州秋風驚過眼落日懶回
頭華屋空遺憾佳城足遠謀無從扶柩哭揮淚寄
江流

次張亞夫喜雨 亞夫從張林自青州到楚

汴都黍離迷宮堞金鋪獸面秋風寒百年大義冷
於鐵西湖走馬狨絲鞍亡秦定必三户楚況今南
北皆王土紫髯青鬢祖豫州威如迅霆惠如雨山
東井落回生意收召驚魂高枕睡中有虓將來青
州馬蹄欲踏狼胥碎邦人聚觀闐塞塗和氣釀雪
蘇焦枯銀城萬里軋坤軸燭龍一色燀天衢殷殷
好語傳田間雪晴又雨直幾錢翠蕤漲天士宿飽
踴躍一皷空兩甄中原宿愁無地想歡呼從此歸
王度更煩老筆爲草檄讀之會使頭風愈

挽李漕 二首

翰墨多推轂功名早着鞭風行青草外春到白鹽
邊老去心猶壯歸來意正便如何天不憖烟雨悶
新阡

百折溪山裏佳哉有此翁名方隨政起命已坐文
窮蒲眼棠陰在回頭橘隱空詩髯無復磔萬象自
春風

次洪漕韻 二首

塞垣擁雪髑髏寒多少將軍博美官莫恨知心今
世鮮須知行道古來難時窮地狹何能舞命好天
高亦可鑽此理乘除應會得梅邊索酒笑相看

和月梅花共一寒兠牟未必盡麄官醉來抱膝吟
梁父睡起搔頭著說難富貴冰山何用倚功名盤
石自須鑽朔風衰草腥狐兎獵火歸鞭夾市看

寄趙景周撫幹 二首

畵盡春樹碧逢迎繫行舟酒盡可以起更作須史
留我方鶴投籠君已鷹脫韝相期在歲晏贈之珊
瑚鉤

楊柳青已絮芍藥紅方葩詩隨去帆東春風屬誰
家音疎日月駛目短天宇賒小德最憐渠丹頰三
髭丫

贈洪子需 二首

莫恃青春兩頰紅年來我已鬢如蓬盤洲野處源
流在早把文名尉若翁

樓倚晴空月滿湖一塵飛不到庭除虞初九百渾
高閣且讀人間本分書

口占

秋風已颯梧猶碧宿雨纔收稗亦花天着工夫供
醉眼東鄰有酒不堪賒

贈相者

僂臂老不侯鳶肩騰上速妻羅千丈長不博一寸
福

送丘都承

藝祖立纛極腹心趙書記披圖指幽燕翰死誰可
繼異時拾空城中國坐自弊伊吾紛抵掌須作根
本計　仁皇柔北夷富公效表餌終身恥言功力
辭樞密使況今百年間未洗新亭淚平涼急尋盟
正恐廢大義中朝兩說分各植漢趙幟詔書趣公
歸渴欲斷羣議矯矯鸞鳳姿鼎鼎廊廟器持心水
鏡平料事蓍蔡智天道方好還上策先自治折衷
和戰間守乃萬全利西關碎其有東壘掇所棄證
狀朝暮殊守亦豈易事醫國得和扁神聖工巧備
囊中黃昏湯着手須早試外禦幾邊將中權一閫
制當思擇時髦不在變局勢（時欲分道置制閫）忠賢乃命
脉公道實元氣精神以此彊可卻十萬騎淮南畏
汲黯奉天倚陸贄中興在公手一語澤百世太山
重名節鴻毛等富貴不惟天下望是亦文定志紫
樞摩斗極青藜照中祕江風駕檣烏天闊秋雨霽
諸生笑牽衣狂語出半醉勿作醉語看嚼蠟或有
味

平齋文集卷第二

平齋文集卷第三

詩二

呈同行諸丈

秋風俱白髮萬里錦城官箭貫雙鵰易琴隨一鶴
難國寬同是福民病獨何安前見乖崖老煩君舉
似看

遇風出陸金陵道中次程及甫韻

留滯周南命使然莫疑上水逆風船鄉山故故隨
人後客月依依墮我前半夜索樽同決計五更回
柂不成眠筍輿吹面新涼入須信封姨正自賢

次及甫韻送致遠別

塞塵沒沒馬蕭蕭世事今朝異昨朝爲羨白鷗何
浩蕩却思斥鴳亦逍遙平沙露磧江波斂遠樹明
堤野霧銷快着扁舟歸教子勝渠蒲屋貯胡椒

九日復口

涼邊未放菊花斑莫作重陽節物看就網買魚風
露重推篷舉酒水天寬箭頭歲月離弦易局面功
名下着難慙媿竟陵江上叟採菰搗黍鬢毛寒

答程及甫徐少望

客程欠舞綵衣斑懶把茱萸對酒看涼思着人窮
脚健豐年到手老懷寬有風不怕江流逆無媿何
憂蜀道難但願浣花花好在免教杜曲眼長寒

宿梅頭次及甫入沌韻

手遮西日望褒斜百折舟行尚玉沙風趂港回帆
落柱草迷路斷牽收車長烟漠漠非吾土老樹離
離似我家今夜宿頭應更好月明四面盡蘆花

又答孫正叔

萬里西風鴈影斜平安書到魯家沙遣愁白墮須
行甕報喜烏邪又蒲車老屋打頭思釣隱健艫銜
尾認詩家道旁㖞哳兒童說有脚陽春向浣花

祖母哀挽 二首

我祖當家始零丁隻影存根芽惟大母枝葉又曾
孫觸少心猶惕慈多語易温德尊年亦稱消得誥
花恩
疊綠春風裏含飴愛獨深卷卷行已訓歷歷讀書
箴長憶違離語難酬侍養心微官稽執紼東望淚
盈襟

九月十八日夜泊劉郎浦 二絶

甥館劉郎舅仲謀並緣瓜葛借荊州人生一藉裙
襦力卒世如何得舉頭
平生意氣壓曹瞞却為夫人（石首縣有孫夫人臺）鬢作斑堂
上橫刀何足問五兵只在畫屏間

風定舡開夜泊柳子口上到荊州尚三
程

山遠江平眼爲開楚樓西畔即陽臺金釵短笠風
聲接蒸裹燋糟節物來雞喚客程三老起鴈將歸
夢五更回白雲飛處西湖近應買霜螯試潑醅

荊州江浮水燈作佛事

誰把銀河徹底傾倒翻星斗著行明又疑籠道紅
梔子隱隱鳴鞘出五更

江陵

三海先聲壯重城大勢連竹為人世界燈結水因
緣風物詩囊裏英雄淚眼邊江平洲露碧沙市穩
開舡

渚宫

孤城銅斗匝枉渚玉環連柳老蟲穿蝕花殘蝶撲
緣功名基腹角勢利塞中邊落日興亡裏誰同槳
玉舡

又次及甫渚宫

南樓風物遠西郭市聲連蝠虎寒窓搏蝸牛敗壁
緣懷人喬木外吊古折荷邊富貴今安在樵歸喚
渡舡

艬舡

地與人相習天於水欲連拖迎斜岸轉笪避斷崖
緣龜殼蹣跚底羊腸詰曲邊幾年西蜀路無此鶴
琴舡

次及甫即事

萬里西征路同君汗漫期吳歈花裏曲楚些菊邊詞問學千雞跖功名五羖皮目前姑置此多辦峽江詩

白羊同行五六登無盡墓入義方傳慶寺讀鍾離公所書兩句贈八瓊張子高研及呂公來訪事程教有詩次其韻

鍾離權約同燒汞呂洞賓呼共眉瓊便合身隨笙鶴去扆須冠劒葬空塋

墓前蒼榦直能奇句引先生讀斷研見說嘉禾曾有頌平生行止不須疑

次及甫覺寒

霜勒衾如水寒於客有期不成神女夢空賦外孫詞變暖宜桑落冠涼怯竹皮懸知鄱水上冷落庾郎詩程鄱陽人

舟中望南山次及甫韻

水嬴牽路漫水縮灘磧多涉世正如許忠信平風波寒肩擁檜枻灰裏尋陰何擧頭見南山白雲生薜蘿

青草夢詩後兩句早作足之

乾馬坤牛放手騎縱横上下盡通逵杖頭挑起東風海掛向東邊若木枝

次及甫入峽雜詠

峽口

山隘留天少江迂占地多風梢猿自掛露草虎曾過坐客猶吳語行人盡楚歌川妃瀾浪甚着語試誰何

十二培

含車不涉猢猻愁行舟未過蝦蟆培咸池樂部十二鍾六丁挈置巫山背鼇頭贔屭方壺裂鯨腹膨脝海門碎鑿開混沌尸者誰事逐浮雲墮茫昧

平善壩

水風靜處拋舡易山雨晴時着句難便向箇中占好識一程平善過雲安

至喜亭

巴峽頭邊第一州竹枝歌裏水東流盖亭老柳今如此六一先生幾繫舟

三游洞二絕

寥陽殿古瓊關啓祇樹園深寶盖張長嘯一聲空響答只疑鸞起橋中商

披苔覔字雙明健倚樹商詩兩鬢皤地劃天開今幾世往來人物盡消磨

釣魚石翁

刀耕火種皆丘甲背負腰纏盡算緡獨有石翁魚

得計至今疑是避秦人

蝦蟆培泉

丹墀萬字中興策西蜀人材待細掄好把玉蜍留水去直言莫問近前嗔

聖節日望拜黃牛祠前退讀衆碑感而有作

蜀在八極間卦位西南坤萬里泝天險三峽爲坤門巨靈擘太華飛出黃河源餘刃落巴山巉絶雷斧痕衆崖東長江水石相吐吞轟豗九鼇戰洶湧萬馬奔高低建瓴峻上下竹節繁操舟失毫釐虀粉千丈渾灘名鼎無義造物疑少恩黃牛壓其濆坐睨驚濤飜入門兩石馬耳缺蹄噭存行人紛乞靈熏燎迷旋旛摩挲幾豐碑颷杳䒠應墳辭翁事巴惟無盡語不根黃能羽淵𩵋蒼牛雜堆瑰逞奇角異說終莫探厥原或指峽名揭或取山形蹲狼頭與鹿角胡不登脤膰五行土勝水似識丁壬婚爾牛何來思此義欠討論黃裳正坤色爲牛亦坤元坤維闖其户職之廟貌尊叱咤逼蛟蜃麾訶走鼉黿駛湍危就夷怒石厲即溫神以順治險抑以靜制喧萬命脱谽谺神手司平反長年送迎神性薺漓酒醆歸舡詑靈賜意氣殊軒軒心安畫鷁穩目送征鴻騫哦詩紀行役霜風耿黃昏

荅及甫和

束髪讀連山端倪識乾坤欲辨南北戒須窺越胡門藏書探禹穴乘槎窮靈源平生蓬矢志到處屐齒痕脚方西湖脱眼已青丘吞長風一葦航急浪萬里奔易艤泝月峽訊程指新繁江行大玉篆星垂小銅渾風俗異東吳氣候如南恩青壁拔地起黃流從天飜身隨五兩動命恃百丈存山靈迎我來林影羅旌旛川妃導我去濤聲合鐘墳蛟龍蟄淵底虎豹潛崖根間逢僊期語盡辟夔魍魎有祠扁汶川倚山坐平原已絶白狗渡尚望黃牛蹲要神楚懷糈賽福魯致膰力護重險濟兆應匪冠婚歐以異夢紀蘇以定分論君詩班其間壓倒白與元短窻箬葉蓬濁酒椰子尊肯來共吸鯨有味過解鼂磑鮮把曉潤巖葩借春溫郊丁趚虛集灘户射利喧巢雲屋鱗鱗組月坡反反梭花薦甘芳竹枝寫辛酸是中有佳趣所在留行軒留次飫壯觀筆端快孤騫一朝薄書來能令目睁昏

又用韻

雲漢應地紀尾艮首起坤直坤導岷江畧艮赴海門我家海之角我行江之源秋月幾改弦落漲頻移痕金山手可挈牛渚氣欲吞追前趣倍道殿後虞策奔主賓會面適兒女問事繫舡燈半悲喜村

醪雜清渾王陽正懷親石洪未報恩颿帆鵬翼飽浪拖鷹尾鬣姑熟人物遠秋浦風景存彭郎飫牲酒小姑豔幢幡兩磯峭植柱萬壑譁吹塤潯陽蕩波光赤壁盤雲根莫追白傅夢空招老坡魂黃鶴矗河漢南樓頫川原劉郎別浦橫孫媛荒臺蹲雄心漫裒甲餕魄誰薦膳吊古君雅志懷人兒新婚等爲身名謀難以世俗論沌口出百盤水府迷三元沙市俗更猲渚宮名徒尊樓艦郤長鯨艬舟進伏龜夷陵曉未霜秭歸冬猶温王廬想奇崛蓮碚辭巂喧楚些風骨變巴歌舌齶反屈平坐落寞昭君苦悲酸懸知鳳鍛翮不如鶴乘軒巫峯又矗起赤甲方橫騫直登黃牛堡極目秦關昏

十月晦過巫山 二首

巫峽逢初度平生一段奇江山襟抱寫歲月鬢毛知神女翻旗下馮夷疊鼓隨直須豪舉酒挾柂不妨遲

客裏年華老舡頭日色曛天寒催雨雪地遠隔飛雲爲吏徒三尺於民未一分重慙豪傑士度外立奇勳

峽中

清猿遺響落三巴樹老霜遲葉未霞大抵近南春易早梅花開盡又桃花

八陣圖

負卦龜藏尾鳴皐鶴引吭縱橫中左右奇正銳圓方石挾孤忠在江輸宿恨長無人同領會搔首立斜陽

益昌次費伯矩贈行韻 五首

涪水欲磨元結頌聊城未下魯連書靜中好與高撞眼恐有英豪在草廬

掎角中原二百州熟知彼已是良籌時賢所及都能幾清渭黃河秖自流

朝氣風生暮氣歸將材零落事功微酸風斜谷祁山路眼底何人揷羽飛

幕下精神清似水門前責望重於山君家文偉規摹在事業全歸靜定間

快須滌硯入承明爛熳飛章拂太清富貴功名元素定莫隨人後頌升平

崔綿谷共賦亭次韻

風度崔秋浦聲名鄭子眞爲便官事少不厭客來頻竹裏皦籌密花邊屐齒新拍欄誰得句喚起主林神

詩告至李漢州

驛奴莫問客爲誰但報房湖水石知象鼻卷箭和月吸鳳膺橫玉倚風吹江淮消息愁端壓關洛功

名老色欺陶寫此情須會得行厨催喚莫教遲

叅政李公以勤謹和緩勵後學江憲益以公廉忠信爲八箴因賦詩贈别

百工聚一車百行根一誠反身物皆備動與誠俱行勤如轂下轉謹如軾前横和緩以將之鑾舞錫鸞鳴廉者慾之軫公者事之衡更當主忠信軸正箱自平是理誰獨無旦晝昏其明不誠故無物器窳轍易傾公材如大車致遠不計程八物攻且良悉由一誠生玉節天西南三峨軋峥嶸志雖屈乎位身已榮於名紹興博士翁四十辭簪纓慶鍾侍御史勇與雷霆爭清風激百世須公亢家聲挾此八字箴東歸侍延英

次同年王火井 晞鴻 不遇之韻

題遍慈恩最上層青雲塗轍幾人升一經秋雨禾方穟未到春風海亦冰閙裏功名多白論淡中氣味獨心朋蒼苔不掃芙蓉老有客敲門自出膺

九日閲武預覯軍容退而紀事

遨頭不管菊花寒簇隊晨登上將壇戲馬臺前千古事籌邊樓下萬人看弓聲瀏亮秋風勁旗采精明宿雨乾後部鐃歌歸較晚雪西烽火報平安

酬吳教程丞

六花結陣護輕寒緩帶西風夾谷壇破竹正期多筭勝把莫何暇半酣看聲驅黑祲千山卷氣攝黃河一夜乾識得天津裴度面人心已作太山安

送高才卿守永康 二首

同社紛紛早上坡一麾獨愛晚婆娑矜春桃李好能幾飽雨稻粱收更多管攝三才還正大陶鎔萬象是中和西風未用輕分手尚欲從君細切磋

岷峨悽愴未全蘇急要諸公着力扶政似刈葵難放手民如種樹莫搔膚雪山西去三邊静沫水東來萬井腴小隊還家聊上冢天寒早與問無儒

贈相士郭少僊

崇蘭生深林澹泊一點芳江梅倚脩竹醖藉萬斛香氣骨抱金玉精神貯冰霜若以色見我照紅還海棠

水僊

萬卉净如掃風霜猶典刑睟容閑整整娉節嬌亭亭几滑銅熏鼎窻明石硯屏窈深人不到香爾夢魂醒

鏡月酒後戲呈及甫

判取琅璫醉羸教糊塗眠參横梅下客月淡菊中僊 成都學官有菊花仙祠 舌在君何患尻高我自憐岷峨如許碧強欲爲人妍

偶成

有口只飲酒有眼只看書看書知古今治亂能愁
予不如一味飲醉眼昏蓬蓬

梅 兩絶

玉佩瓊琚萼緑華銅瓶清浸廣寒家客懷無着春
風處醉向梢頭嚼盡花

蒼枝老去蘚痕乾喚起東風點暮寒會得生生無
盡意雪花零亂月欄干

荅吳叔永叔長 二絶

刮霜面目澹無華落落孤山處士家若使世間蜂
蝶覺光風縱好不成花

瓶笙吹徹硯蜍乾獨有梅花伴夜寒萬境空明香

一點世塵元自不相干

荅家朝南 二絶

竹光水色近宣華彷彿江南萬里家可是老諳春
寂寞夜深無夢到梅花

角聲悽惋笛聲乾獨立黄昏不柰寒未省半山梅
在否東風歸路憶長干

度劍有日高永康以詩送行次韻

紫巖護川陝號令賊膽寒客有屏山劉萬甲胷中
蟠石湖牧參井邀頭黄金鞍亦有山陰陸春風迸
詩肝主翁西清老羽扇元戎壇莫府若而人眼底
缺未字顧予書生耳外強苦中乾從軍十年事未

有半策干征笳蘆葉脆戍角梅花殘淒涼鄜城月
想像李與韓獨鶴發深省連雞激長嘆中原氣猶
愴眉作醉裏攢君詩遠寄似語出秀可餐論事極
痛快得之夢魂安御蜀知有法水曲鳴和鸞

重過劍門

衆水東瞿峽連山北劍門地非甘習坎天欲護全
坤直上雲千尺中間月一痕客懷無柰惡索酒自
招魂

荅程教見和梅詩 二絶

一段清冰浸月華短籬疎竹是誰家春光元不分
畀蜀驚見江南半樹花

春陰欲雪凍雲乾索笑踈枝共一寒靜裏聞香祗
自覺怕人饒舌似豐干

和虞仲易送行 二首

霜曉滄江路梅花對此君清明涵止水變滅送浮
雲論事強人意揮毫張我軍雍公衣鉢在好策後
來勲

歲月雙蓬鬢風沙一老兵氣惟憑義養命不與窮
爭鼎正中邊沸舡須左右平半籌無可畫空賦洗
兵行

次李閬州禀議三首

訓狐 蒼溪驛聞其聲甚妖厲五更忽轉如鈴鐸音是日立春矣

頑民遷洛風隨改倭士歸唐操立更勿怪訓狐知
氣轉銅丸落落便春聲

立春日風

千騎行春雪未消早乘羊角問逍遥明年好與供
春帖淑景祥飈近九霄

益昌

長恨詩人挽不來東風無賴又帆開城南城北佳
山水多少甘棠手自裁

夢中得蕎粥詩覺而記其景𪒠

墨雲吹雨落霜空蒲地珊瑚樹樹紅老磨踏烟霏
淅蔌鈍鐺奏火沸蒙茸寒江浪起雪飛外古嶂風
鳴雲攪中識破太官羊氣味故山好處夢先通

和程敎元日韻

曉雲三素過天東早送韶華入萬紅朽詰霜寒遲
景轉昆明太液漙澌融憨凝官事龜生手泰定天
光漆點瞳栢葉更須隨酒進醉鄉有地爵無功

春風堂左偏鄭宣撫詩刻猶存程李允

次韻亦賦

寶峯翠壓小房櫳簾映平安候火紅寒送落梅吹
雪外春隨細柳入雲中人情鬱處多思治天道還
時只願豐牘辦從軍詩幾解爲君管勾杏花風

酬黎倅元夕

淡黄色月護簾櫳隨分芙蓉數點紅茶鼎擅場文
武火酒杯爭道聖賢中小游退舍三邊靜甲子占
晴二麥豐樂事賞心無過此不關花信幾番風

春日即事

楊柳黄黄燕子來梅花落盡已青梅一年春事閑
門過萬里客懷呼酒開西土遯哉鴻鴈斷東方明
矣子規催海棠多買燕宫本歸去家山手自栽

再用韻

黄妳扶春夢覺來禪心已墮老黄梅沾沾桃葉相
先發寂寂梨花未肯開抱案併無鉗紙請索書時
有打門催人生消得韶華幾兩鬢霜根不待栽

春行

野荼蘼發牡丹開蔌蔌楊花墮酒杯過盡韶華纔
一出祇應喚作探春來

次程岳州廷邁春行昨訪天梯佛龕今

約烏奴

汗血嘶風草正青眼中萬馬斂春坰檄書縱不煩
師旅薦藁猶當出古靈杜若扶疏明遠渚荼蘼猗
靡蔭中庭天梯行遍烏奴去到手深杯莫暫停

送王萬里赴闕

安西老元戎再出護全蜀槃槃大幕府賓從如立
竹猾者多調娛狂者間棖觸誰與得中行有美萬

里獨正大一根氣義利兩孰復信人樂正子君子
蘧伯玉春風半簫丈秋雨幾資菉劃然心眼明見
此霜曉菊何人誦子虛燕説得舉燭平沙起孤鴻
太液下黄鵠雲深閶闔啓天近觚稜矗牖明易納
約井渫終受福楊柳細吹絮海棠豔成屋買酒壚
東風嘉陵江水綠

再和廷邁

步障晴絲夾道青土橋石磴向西坰李烏奴宅空
懷古武阿婆祠懶乞靈杜宇一聲猶客路白雲萬
里是親庭只應江水知人意東下何曾半息停

草堂

嚴武能詩甫亦詩詩名相軋便相疑思量世上交
游事大似詩名更可知

次虞憲日近即事 五絶

風落虛簷燕子聲屋頭屋尾菜花明爐熏燕坐參
消息理本無虧莫望盈
丙中甲上竒章石水底山巔杜預碑矻矻一生圖
不朽光風好處幾曾知
衾寒更着癡兒踏背痒時令醜婦搔骨肉團欒窮
亦好誰能膏火自煎熬
急雨蕭蕭撼瓦溝夢隨潮落浙江頭倚門白髮遲
歸信不爲蓴絲爛熳秋

梅桃結子綠陰濃餞與葵榴自在紅只有道根須
猛進未廿四下二之中

蚕去

鳳凰知細德鷗鳥識機心物理固如此世情非特
今足纓清與濁厲揭淺和深覺破從前夢長歌月
滿襟

送崔吉甫倅安康分韻得舍字

孤松鬱澗底老栢生石罅斗州漢水曲着此健別
駕審固外體直爲仁正如射萬事春冰融所貴過
者化雷園陽關酒葵藥紛婭姹加餐時寄書相望
無幾舍

次李叅政晚春湖上口占十絶

襤褸瘦鶴耻乘軒踏遍莓苔十畝園欲下橫塘還
決去漲痕一尺晚來渾
藉地殘花五色茵東風來去寂無痕餘香不肯汙
塵土留得蜂房活計温
一簾風雨攪黄昏歸思無邊客倚門烏蠘江魚潮
後市龍山漁浦渡頭村
雨過桃花盡處源庭前新綠長芳蓀目前點檢燕
支篆手汲清泉洗着樽
屋角春聲幾様翻勾牽春夢逞丘樊三桃二李成
陰早恨不安仁老灌園

濡需附勢幾崩奔獨抱離騷細討論萬事只憑方
寸去剛風元不隔天關
近山氣候易凉温雲為陰晴半吐呑草木趁新千
萬態芸芸何者是歸根
緑陰冪定蔚藍天庭户蕭然有漏仙麥飯熟時蠶
百箔山中啼鳥識豐年
燕子將雛鹿養茸年華冉冉鬢成翁拂開萬古瞢
騰眼多少英豪老彀中
潼關殺氣渺春陰渭水泱泱柳色深為問草廬人
起否漢家遺老尚謳吟

朝南以詩送巴石研屏香几用韻

天上何人修月斧巧將餘刃斲巴山玉蜍清浸婆
娑影正在微雲點綴間
首鼠年來困兩端石屏空照鬢絲斑歸舟莫道全
無物分得蓬婆小雪山

右研屏

玉版横陳醉眼邊尚餘金鴨水沉烟客窻寂寂那
消得祗有南豐一瓣緣
竹風吹酒未全醒夢入香爐五老雲好句得君青
玉案起來盥手炷清熏

右香几

同孫子直和李叅政東園韻 十絶

扶持吾黨誰為地保護斯文頼有天鼎欲大亨須
玉鉉井於列食定寒泉
治國宜將治圃看墾除容易整齊難沼泉莫放源
頭濁種竹先教地步寛
破艦巴風方洶洶積薪未火又悠悠天公解管人
間事甲子占晴穏有秋
狂蝶正便春從臾好花猶怯冷禁持從渠歌徹鐵
如意輸我與來金屈巵
辦得蕭蕭水竹居閉門足了一生娱坐忘老子慵
開眼強聒癡兒任挽鬚
食肉玉關徒自苦然臍郿塢太生癡人心溪壑元

無底富貴功名十二時
院落深沉燕子歸應時納祐試春衣海棠過雨精
神索楊柳無風力氣微
大渡畫河餘玉斧祁山破賊只綸巾聖賢深意誰
能會蒲徑桃梅又着人
孔明遯世吟梁甫范蠡遺時策計然鍾鼎山林非
二物莫隨窮達較蚩妍
露下三更月滿林鶴眠未警獨長吟芭蕉身世都
來幾天地中間要立心

程廣文季允得崔西清薦詩來用韻

古人輕國重一士士皆大呂黄鍾器道於天運主

消長身爲民生管榮悴五羊老僊用心古清不受
塵如止水一肩直欲荷斯文兩眼從前識英偉歎
然得士如得金甚矣愛賢猶愛已高山流水甫黙
頭急電驚雷即燒尾天南天西各一握未見名流
早傾意聲光蔚起摩日月氣類相求如鑒燧春風
娅姹吹筆端毛嬙西施無粉黛咄哉娉子磨青銅
雙頰睎紅欠才思珊瑚琢鈎珠結網錦署玉堂相
望咫崔羣美莊居第一推轂好言良有味樂莫樂
乎遇合新憂莫憂乎轇轕始拄撑大厦必衆木扶
植太平須善類君不見黃河以北函關東無數赤
子號悲風

高倅送糟蟹破故紙芽口占以謝
無腸公子醉鄉徒風味元來蜀似吳便好掛門驅
瘧鬼不須詩詠血模糊
蒲笝新芽補骨脂雨痕照眼碧離離功於枸杞菴
摩似不是山人底得知
答高才卿 二絶
煙波隻艇着吾徒蓴鱠秋風早憶吳左蟹右杯東
計決醉來萬事付含糊
脆勝芎苗軟勝脂雅宜碧椀貯流離渠渠地主恩
何在骨裏黃金祗自知
劉後溪和雁湖即事詩十絶見示次韻
誰家柳繫夜郎舟半月風顚估客愁起候五更風
脚定安排篙楫放中流
斷煙落日護林丘三數人家屋打頭見說春來寒
更甚補窓塞户勝防秋
巴山深處一江流好着藏書百尺樓椳闑欂櫨渾
易得杏梁桂柱若爲求
去年竈婦飽而腴今歲啼飢眼欲枯麥飯熟時猶
遠在不多元氣急須扶
夔人壁柵未曾修好事癡兒只浪遊草樹低迷風
淅瀝於菟又在屋山頭
金谷人家大謬悠春江自理送窮舟漁人拍手從

旁笑淡飯麁衣過即休
桔栢津頭訪昔遊夕陽衰草幾番秋人心誰向忙
中覺天理須從定處求
雪花白盡沔山頭咽咽冰澌沔水流不見將軍闞
如虎行人猶指定功樓
槿花朝發夕而萎得失興亡揔一機古往今來磨
不盡人間公是與公非
中原離合數由天百戰關河血蒲川日月赤雲占
勝氣掛弓何處是祁連
四月壬午發利州
十里迎春 地名 水面開櫓聲不動柁聲催春山轉

處疑江盡白鳥迎人曲折來
兩岸騷騷麥尾黃茅簷半庇蔭垂楊牧兒吹笛隨
歸犢淺草平沙暝色蒼

漩口

秃山東紆江寸土無平田麥登粟事起竟歲相周
旋扶犁犖确間竝驅從兩犍兩犍力不齊手胼後
者鞭日暮鞭更急軛促肩領穿歸來茅屋下撫牛
涕泗漣一飽弗易得柰此官租錢

帽子簷水宿

聚石橋長纜依沙揷短艫日昏山虎下風急水鶴
呼道豈隨時變人須出力扶仲由兒女見謂欲果
棄捋

發閬州 二絕

錦屏山後十二渡一渡一回商淺深前行戒後謹
毋忽淺處着脚深寒心
木奴鎮山名 夭矯二十里大似盤龍趍桂林中人溥
暑遽如許覓樹依凉無好陰

回龍寺松

環蜀多宜栢回龍獨見松似驚前輩落忽與故人
逢水石清高骨風霜老退容更須堅晚節莫湊大
夫封

龜勝寺枸杞大如椽陳日華發其根而
枯堂猶以地仙名

地僊蜺骨歸何許獨有棱花三四樹鹿頭風月夜
三更老尨吠入青雲去

伏中宿富樂山賞泉

喚舡絕芙蓉夾道森古栢碧天倚熏籠烈日發爀
澤清凉奏水觀熱惱脫火宅石虬漱潺湲銀竹墮
格磔林密天旱昏巖擁地少容坐久萬想定虛浸
一奩白螢行露炯炯蛩語風策策胡床笛三弄所
欠可人客

還自益昌道得張伯脩詩次韻

劒外風煙老鬢華歸心更切獨孤遐明知東郭非
吾土苦認西樓是我家萬古聲名供敝帚九州意
氣付浮查同來蓬沓於潛女一笑長歌陌上花

六月六日宿觀音寺次朝南韻 二絕

微管仲其左衽矣捨安石如蒼生何須君快草三
秦檄盡爲先生袪宿痾
煮餅無奚徒自苦護簪有妾未爲非爲言示病維
摩室也解天花散亂飛 時崔制使頭風甚

青渠追和宋金部壁間韻

短亭放脚小軒渠從險趍平本一塗掌上煙川三
百里蜀都風物似吳都
汗青孰與老黃間能爲君王把蜀山懊惱秋風吹

客鬢一年三過劍門關

幽芳晩凉倚窻觀稼 魏城四十里

晩風不動稻苗平葉葉頭邊沆瀣明幷養不窮功用在誰將易象細推評飛明一點上苗端難作尋常露雨看碧眼道人參解得黃河夜半泝崑崙

龍尾 綿州西二十里

淺磧苔花紫平畦芋梗紅瞑收漁筏雨凉入酒帘風客路三年夢官身兩鬢蓬誰知龍尾道却在鹿頭東 闕名

食菜

清晨薄采采風露拍蒲籌漢中信可王新都亦宜侯 王侯蜀以名菜 甕菹氏諸葛籠炊字元脩駢頭東羣厭碎甲屠蒼虬下筯萬錢直轑釜千户謀署寒久不厭暮蚤急易求相與共甘苦傾蓋成白頭厚味五兵媒文字葷羶仇移文東郭生毋作肉食羞 成都處骨名東郭先生

讀楞嚴

人人有路證無還一念繞差隔萬山識得吾儒無妄卦筏城長語盡須刪

生朝前一日過隆慶十里得 老人書中詩因用尊韻

劍棧高寒潦水空皃心片片趂歸鴻喜聞禪覯如黃蘗想見仙風過赤松利慾無厭騎鶴客功名有定賦狙翁萬鍾不博斑衣樂已判身爲邴曼容燈花太喜酒樽空客路眞成印雪鴻出塞曲中迷灞滻尋邊圖裏認維松汗鞿風胄心猶壯蓬矢桑弧鬢已翁東望只知歸計是輕舠苕霅釆夫容

次徐隆慶壽詩韻 二首

牛奮箕張小丙申熟知命駁不能純年來頗恠刀頭銮老去難供席上珍闕露千章森戟纛風萬壑繹韶鈞劍山拾得商山橘醉共仙翁脯白麟

史君筆幹萬牛回脚底春風舌底雷一夜劇談逢野閣百年高誼見歐梅客心袞袞江流去老色翩翩歲事來墮地渠儂天巳定酒邊贏得笑顔開

平齋文集卷第三

平齋文集卷第四

詩三

壽崔西清 二首

武侯王佐材有膽大如屋愛之莫助之隻手挈全蜀淋漓出師表所舉良且淑孔鸞非不佳健翮欠鴻鵠先生能休休用衆不用獨何止福蜀人為作天下福

幾年生一賢大任天所授三光五嶽氣半點無缺漏胷中老規摹超出造化囿静為動之機燕坐運宇宙艮居冬春間初度恰先後用心得艮體所以仁者壽

試院口占 二絕

燕隨社去鴈初來黃蜀葵花隔岸開萬里江湖秋思動擣橙和蟹薦新醅

追懷三五少年時歲月堂堂兩鬢絲茅屋秋風歸未決障泥能費幾熊皮

隨筆

歸州多癭生昭君郢州多癭生莫愁造物何如等教癭盡令尤物不成尤

林氏著存亭

有銘於鼎未為著無忝所生方是存篠下若人元不死春風吹雨着寒根

馬城詩寄趙耤令 馬城在北關外

馬城去天咫雨露足芳澤萬菲主園丁造物乃其客秋能揠而春紅可幻以白枝葉隨手變根蔕若為索達人一笑粲胷寛斗杯窄

挽李貫之郎中 二首

剛大平生氣誠明問學功不為官所餌寧以道而窮論事馮唐力憂時賈誼忠朝陽無此鳳何止哭江東

天定何能待西風沓去槎斯人嗟巳矣吾道信非耶石泐名猶在江空恨更賒瀼溪應配食杯水薦寒花

次張義立登九頂三絕

大像

坐斷江山現法身大光明裏萬波旬東風歸棹津頭過同是慈航得度人

清音亭

漚生漚滅頁苓易雲去雲來摩詰詩莫道賞音今古少江山新亦受人知

烏尤

酒壯千林如欲舞詩豪萬景不容驕山中肯着如斯客來聽春風婆餅焦

萬景樓次韻 六絕

扶疎巖桂拒霜開蒼莽鵁鶄屬玉來想見山陰秋
色裏一聲欸乃暮潮回
金谷白頭誰石友香山青眼幾殷兄三峨九頂知
人意長與江樓酒面平
秋入徐熙水墨山荻花吹雪溯江干樓頭未用催
行酒待到三更月上看
木落川空亦大奇坐中亡酒客須追非渠江漢孟
東野孤我南山韓退之
霜磧蕭蕭落漲痕西風吹日墮金盆馮高送目河
湟外萬里忒情屬柳渾
過鴈聲中歲月侵東流江水識歸心峨眉天目高
相似多買青山尚及今

壽鄒茶使 二首

鵷鴈旌旗導紫軿方瞳秋水照人明泰山可碎膽
常定滄海自渾心轉清萬事至公如正獻片言不
妄即元城擎天正要堅牢柱長與皇家植太平
手挈蓬弧掛井參籌邊樓下瑞雲深傳衍絕學聖
賢脉會得初陽天地心議論文章胷萬甲功名富
貴腹三壬春風禁柳東華路扈駕催行荔子金

辛巳夏四月行西山欲賦未能也得曹
瀘南壬午冬留題上清詩因次韻 三首

窈深青城路逢僊不知名悠然拾瑤草天風颭雙
纓進予語之道誠者非思誠谷神以虛應萬物同
一靈是謂衆妙門古今未嘗扃
僊人愛樓居梯空衒靈赫下有煉丹井光怪不容
羃凌晨酌井花御風謝塵迹飄搖芙蓉旆三十六
峯碧欲扣讀易翁蒼苔洞門閴
朝陽生危岑委光皂江壖江妃舞倒景老木奔鸞
猱羣僊亦戲劇挹袂來聯翩笑倒天地間誰廚復
誰全手携昭文琴一曲三千年

大雲寺同王鞏父晚歸

春風拍天梯夕舂墮寒浦潭潭水晶宮灔灔赤金
柱汞爐煮丹砂釀作九霞醑陽侯醉而狂喚起燭
龍舞濕紅照白髮客子有酒所舉觴問同來扶桑
在何許同來狂更甚搖手作虜語上流屠鯨鯢流
血一川雨

用伯脩韻送虞提刑

從來閫易必思艱運甓工夫莫放閑萬里功名終
竟在百年元氣早須還安危着眼棋枰外中否留
心弩括間寄似匆匆無幾語華陽東去是潼關

嘉陵江舟中 三絕

柳色黃黃草色微一川新淥兩紅衣老天也信還
家好淡日柔風送客歸
辛夷零落水生漪睡暖沙鳧蔭酒旗不是歸帆相

料理春光如許厎能知

東風吹老地棠花燕子歸來認得家茅屋石田渾好在白頭何苦尚天涯

落橐

楊柳天機淺櫻桃世態深空山鳩問荅肥水鷺浮沉格物知窮理觀時會省心最憐誰氏女紗裏日匋金

岸行

少年血氣暗消磨盎盎陽春保大和已放杏花風味短未酸梅子典刑多一官蒲去魚無餌萬里歸來燕有窠但願時平蠶麥好免教人問蜀如何

新井道間

飲澗思浮白行山當踏青栢邊檉葉長麥裏豆花寒清啅愁腸泮蹀香勸眼醒牛頭應不遠三舍即鹽亭

安泰

不是官身是客身下車隨意踏芳塵空濛山色雨非雨冷淡花梢春自春裘弊黑貂猶耐老褐移紫鳳未全貧青帘垂脚遊絲外到處東風似故人

徒然萬里行所得惟一莊王翬父泥溪別時語也戲足成四十字以寄

徒然萬里行所得惟一莊莊中果何有鱻赤糜叔黃豐歲誰可口凶年或充腸旦旦勤櫛𡣕謹勿令莊荒

和黎德升贈別

朱弦無繁聲大羹有至味人惟不苟同終亦不苟異咸飛咸其腓賁取賁其趾出處進退間當思古人齒嗟予何爲者涉世聊復爾來從吳盡頭直到蜀縈厎赫日青石裂淒風黃葉委道旁幾揶揄得已猶不已君如細柳軍堅壁閱兒戲又如渥洼馬超軼不受縶客窻日相從肝膽瑩彼已偏校紛已俟憐我尚猿臂胷藏數萬甲智絕三十里清談對夜分常恨世少治酒酣或怒罵天下無真是俠夫

戴髑髏請劒淬越砥長亭楊柳黃妙語鮑謝體不作兒女別相期青雲器深沉老元戎夢寐古輿地視師薄鄖城受甲高熊耳相與善籌之塞草春無際

應提刑招飲北山

萬綠梢頭眼雙江合處城山如人有立水與市俱橫啼鳥春風暖飛花晚照明笙歌推使去緩歷當車行

伯矩同登牛頭

兩翼城包險三分寺占奇市囂芳草隔古意落花知歲熟人情樂時清物態熙江山輸眼厎盡是太

平詩

過三鶴山 二絶

造物工夫拙剪裁羣芳各自得春開梨花嫁與東
風去隨後荼蘼作媵來

客路浪成千里繳老懷虛過一春遨落紅剛被風
扶起恰與連雲石棧高

入少城

嚴城植皷瞑陰催劒棧歸來第幾回喘汗老兵迎
馬報燕王宮裏海棠開

題李叅政范殿撰大散關詩後

秦關老月幾虧盈長照詩人白髮明一死一生漚
起滅未應於此見交情

次李公謹美人行見寄

梨花深寂楊花鬧雨鳩晴鳩兩關關越王樓下春
事繁有美一人心獨丹欲往從之厚我顏無繡叚
兮爲君懽子規夜嘷斗闌干江草碧色江波漫芙
蓉城頭芳露乾有美一人擁朝寒欲往從之髀肉
酸無桂棹兮揚君𢥞牛頭撥雲尋懶殘牛背落日
人空還短節尚點湘妃斑好春未必天能慳東風
到處如家山白髮相對毋永歎荼蘼結架三百間
爲君醉倒驕旁觀

後溪挽詩 二首

玉珮華裾翠霜鬚睟頰紅四朝天下老百世後溪
翁綠竹猗重較黃裳美在中平生涵養力於道有
全功

氣象融三極規摹隘九州天津朝發軔野渡晚橫
舟衛道身何愛憂時死未休落花春寂寂萬古蜀
江流

柳絮 二絶

造化勿忘還勿助精神非色亦非空殘雲初雪雍
容甚高下東風點亂紅

風標清白難諧俗氣候中和易得朋招不肯來麾
不去若無才思縣應能

追和及甫雪

朦朧造化妙天家趁得辛夷未着花濁水淤泥還
絜白枯株朽樹亦芳華長空光眩鳴臯鶴厚地寒
侵入穴蛇鉅竹南墻清絶甚一編孟子一甌茶

三月十四日送燾東下至龍爪灘過虞
開國墳菴見壁間虞仲易觀碁詩有天
上人間元一氣如何頃刻爛樵柯之句
雁湖甚賞之因用韻反騷

周天日月何曾住大地山河祗自磨不死者存人
獨耳會令斧亦爛如柯

拜和　老人見寄韻

阿翁堂徹入窻冰獨愛春郊晝有聲正鮆魚肥桃
漲暖欲河純上荻芽生驚雷破柱眠逾穩明月中
庭酌屢更應待兒歸相從曳萬紅堆裏槊齊横
彌牟觀土入陣寄程嘉定
房公堂是蓋公堂漏下無聲日正長應念常山蛇
陣處有人搔首立斜陽
楊漢州見和荅之 二首
西樓伴食老西堂拆戰渾無半線長推向萬山深
處去沉犀橋北望龍陽
春隨落絮去堂堂白髪相看作許長人物如公猶
未節諸生何敢薄淮陽

荅程嘉定 二首
練袂蔦簪不下堂肯隨時世畫眉長旁人莫解東
風意只道花梢合向陽
鈴索閑閑静冶堂 漢州東堂 槐陰匼匝柳絲長東君五
日如京兆早及殘紅醉豔陽
隆慶徐守作堂名蜀固一夕夢與余賦
詩堂上有何時首歸塗樽酒逢故人之
句未幾過其堂爲賦之
蜀踞國上流蜀固天下固欲爲天下謀護蜀風寒
處極邊植藩籬黄牛白環戍中間屹垣墉武休河
池路近裏古劒闗峭絶鳥莫度屏蔽益梓夔堂奥
有門户天險以德強地險以勢阻王公設人險頗
牧與羊杜前茅元戎摧當道卧老虎後距付君侯
萬卷作干櫓坤維鞏金湯國勢重鼎吕予曰有疏
附予曰有禦侮我聞大劒旁小劒可馳鶩雙軏來
蘇坡半葦白水渡徹桑徧綢繆迨此未陰雨毋謂
天下壯而恃一夫怒髙堂把横山雲木呌杜宇樽
酒逢故人重圍夢中語
送王崇慶得樽字
白苧籠輕暑紅榴照别樽兩帆先後去一水古今
存王札須多蓄金甌莫點痕相期黄卷裏培植太
平根

昭化
梅子收霖雨榆花斷瘴煙濃雲明白鳥深草暗烏
犍歳月灘聲裏家山客枕邊老來圭角盡戒得是
韋弦
送交代王公輔
興州乳臭腥紅袍萬馬夾擁横磨刀奴顔婢舌競
勸進羅拜狗彘讙優猱漢家衣冠餘兩豪 同楊聆 却
立渠肯汙腥臊傳呼趣拜聲色厲一巳俛首昂其
尻獨君此膝竟不屈男兒等死輕鴻毛群憸相顧
重太息我輩天地焉能逃安西樓碑字如斗勲名
爛熳官稱髙若爲龍州易萬州雙鬢如雪風騷騷

君不見義不帝秦魯仲連何曾黃金橫帶後部鼓
吹前騶旌

行三盤蟇頤棧道 三首

棧險涎魚蛤梯危嘯虎貔室人交謫我客子倍愁
孑後殿推腰上前行掉臂呼龍眠如得見寫作赴
州圖

息女頻相問危途胥欲摧兒知緣底去耶自爲官
來野圃榴多子山田芋有魁乞歸吾計决一粲且
傳杯

虎爪攀頭掉蟇頤閣上車危機知略似薄命聽何
如鸊筏陵飛景鳩巢架太虛乾坤眞一穽着眼莫
躊躇

赤崖

老箐深藏洞嵌崖峭夾谿雙扉巫峽似半壁寶圖
山名在彰明界低落日人煙絶孤雲客路迷紅旗穿石去
青兕隔林啼

讀史 三絶

泗水飛沉周寶鼎霸城遏住漢銅人人心不似無
情物多少英豪入魏秦

晉將屈乘餌來虞越送西施買斷吳馬齒雖高人
未老五湖風月禮陶朱

黃門常侍禱明堂賣武陳蕃橫被殃料得天公方
睡着不應受囑變官方

用蜀行送徐隆慶守金州

兵家如弈棋局局勢不同漢王引兵故道出襲雍
武侯率師祁山搖關中何曾踏陳迹乃欲收新功
中興用蜀九十秋咄哉求劍空刻舟今年出秦州
明年出華州了無一鏃飛到商虢州但誇險絶不
可度豈識奇道須奇謀漢水陰洵水陽左房襄右
梁洋中間詩書禮樂帥手提招搖麾天狼以人材
爲武庫以人心爲金湯於斯二者有足恃出奇度
險如康莊君不見紹興間虜從鶻嶺窺蜀山彼旣
能來我能往疾驅風雨過潼關

毀鄧艾廟

蜀庸無與守魏吃浪成名血巴湾砧机魂猶饕酒
牲柏溪馳雪寫王案倚雲橫豬薙莫留跡山川方
氣平

西龍道院

溪影山光浸曉寒空庭人馬報平安夢回非想天
中界身是無懷國裏官桑葚青紅鳩頌洞麥花開
落雉蹣跚好班嘉定中興詔盡與蓬婆滴博看

龍州麩金丹砂到官後民告所得倍於
他時喜爲賦詩

乳到零陵竭珠辭合浦行地非慳所産人自晦於

征砂粒層層長金麩點點明盛衰非自爾利莫與民爭

七夕

黄姑織女萬古心脉脉欲渡銀河深有齊季女起拜月緑髪一縷蒙金針眼明志針如志鵠針髪相投如破鏃回身拍手笑廼翁字大行踈燒矮燭

夜坐

公退不妨飲夜凉猶未眠瓦檠鳴落燼鐵鼎濕霏煙露葉悄相煦候蟲譁自煎白頭行萬里轉眼過三年

雨

夥頤秋後雨瞑些晚來凉夾市崩崖赤環城漲潦黄隨宜梨栗飘蒲意黍蕎香白鷺追紅鶴歸飛作箇忙

范漕 仲武 季克雲坡

西來一鶴山澤臞春風六轡閑且都公餘鏡月晝陰寂瞞起手校羣芳園海棠酣透燕王郎豹血深染重氍毹昌南別派更奇絶豐容靚飾香生膚牡丹鼎盛漢川譜行輩近許天彭俱羣微釗葉光照路馬上秦虢須人扶鳳州楊柳足佳思苒苒百尺青流蘇黎州菊華抱勁節濯濯一丈黄襜褕老成典刑識菌桂晚出姓字聞珊瑚石蟬風味更清烈比屋梓益槃夔巫豐年樂事與民共浣花尋勝時騎驢珍葩異卉價如玉爛買西産歸東呉雲坡手種五色錦徧地步障金谷無花光深處簷容與碧瞳如水霜髯須公家鴟夷老偲伯功成始去浮江湖中原赤子未奠枕而忍獨樂盟鷗鳧湘江之西勒浯石瀚海之北封狼胥歸來岸幘坐想雪太白萬里峨眉孤氣平德全紀渻子宇定光發南榮趎不隨造物共流轉王立堂下松千株

官舍見月 三首

山如天目高水如天目急明月如鄉人不速推户入問月從何來天梯幾何級辛勤度參井萬里遠相及碧透銀河乾清浸玉宇濕穆金無限波瀲灎手可汲螢駕風葉遷蛩枕露梗泣邊秋徂年悲匣古銅華澁稻畦抱甕灌茅屋索綯葺月兮隨我歸買酒共君吸

叢山拆一罅碧天大如甌更遲蹇子月涼速老我秋常娥八月去歲往應白頭縱得大年藥能禁古今愁廣寒正愁絶更照雪外州些招肯來否赤酒和糟芻庭下雙梧桐露重風颼飀採實當剝芡蠙珠麗瓊舟頽然徑奏床不問月去留夢中識歸路戲綵兒伊優

月行夥羅天終古同此輪死魄復生魄一點存者

神我來萬山底舉眼無似人惟月獨知我寂歷常
相親而我亦知月愛其日日新今夕自今夕不踏
昨夜陳涼邊蕪境佳靜裏大羹眞郤書對月坐掃
空翳根塵絡緯無寸絲軋軋夜向晨路晞胡不歸
貂裘弊蘇秦

酬程嘉定楊漢州見和 三首

詩禮椎徐徐律令符急急儵然世紛遠愛此山斗
入政無勸課條功蔑捕虜級尺牘蓋犬渾過眼秋
已及濁暑怯中乾積潦窘下濕脫雲得佳月如渴
快新汲溢浦琵琶語赤壁洞簫泣斯人不可見庭
空漏聲澁我瑁久欲下我堂日已葺儻有謫仙來
涪江和月吸

六州鐵鑄錯四海金爲甌興亡幾變滅明月長清
秋憶從黨禍起中原墮旄頭月行九霄上安知下
民愁年來月食昴坐復山東州洗眼看太平典衣
辦芳罇流光濕沆瀣散影涼颸飀老子興不淺倒
盡藥玉舟爲言漢太史甘心周南留不願臯朔間
蓄之類俳優

楊侯坐方丈手轉大法輪程侯客西堂機鋒圓而
神兩峯峙寒玉出語驚天人如彼水中月可望不
可親春從鴈橋別幾見半破新魁磊孰與吐欲就
眞華陳攬渲貫薜荔初服修吾眞木蘭飲朝露洗
盡留中塵誦君明月詩逸氣凌玉晨可能坐天祿
辛苦著劇秦

又次程嘉定 三首

鼎戒少什熬琴忌大絃急人惟廣斯胖道亦巽者
入身行棧百折目送塔九級今是覺昨非與過寧
不及我池魚洋洋我牧牛濕濕何能苗助長但勿
井多汲硯蜍清曉冰瓶笙永宵泣炊晏兒譁噉釀
惡婢羞澁家山薄言歸田舍隨意葺君看十八侯
誰數達與吸

車騎空朔庭樓船下東甌風雪閙鵝鸛壯士得志
秋青萍玉檑具白馬金絡頭賦君古戰場鬼哭燐
火愁元戎得君來如得范慶州廚酒不待熟夜半
呼兵籌君言蜀赤子風雨寒颸飀願爲大芘屋莫
作偏重舟元戎一笑領君更三日留吾聞喜不寐
好善天下優

弈秋善爲弈輪扁工斲輪技惟進乎道志乃疑於
神渺渺誰之思彼美西方人襟度傾蓋舊風味千
里親世熟血氣老年移鬢鬚新謂我尚可教語言
去其陳雲開巖石面月寫梅花眞竚立望弗及僊
凡幾何塵相從雖黍約尚及桃李晨我舟亦欲東
贈行爲歌秦

次及甫見寄 二首

文采晁無咎襟期李伯時昔爲鈎直釣今是刼忙
棋弩谷深無路盤堤薄有基程碑武階教官廣文如我冷
兩地四愁詩
燕頷非無相鳶肩會有時三薰珍敝帚一笑玩征
棋松菊吾家物衡茅廠父基青峯簾獨捲細和式
微詩

次貴伯矩護印道中韻

合着絲絇侍建章却隨靴袴踏蒼凉燈前針線爲
誰好鏡裏熏釵如許忙野水無心鷗等伍秋風有
味菊顏行到頭靈運終成佛妙境須聞戒定香

生日口占

霜露剛氏道侵尋五十翁相逢多鄂瘦自笑亦龍
聾同官多聾黍甕新醅綠丹爐宿火紅斗杓明建子芸
荔又春風

王火井見過先以詩寄用韻二首

自期東里先生似恰與西龍道院宜榭葉蕭騷秋
入畫梅花的皪月供詩盟鷗誰是知機早歎鶴吾
猶決討遲歸去來兮松菊在故山毋用貴文移
故人寒踏龍門路來聽深山唱竹枝半世向人長
落落幾回於我獨奇奇淡交似水有餘味薄俗如
雲無定姿一點青燈俱白髮相看不語只心知

送曹瀘南赴闕

聞之善治水不與水爭勢順流導漢漾徐當過三
澨又聞善登山不與山爭力緩步出朝陽晚亦到
崧極展也曹瀘南所學見所履致身以登山應物
以治水幾年蠶叢州歸問長安道巴船五百料太
半外省草白駒在彼谷桑扈鶯其領人物方眇然
惜此尺璧景踈梅耿絕碕飛夢隨去擭索著爲占
之聖功得蒙養

薺餛飩

嫩斵苔邊綠甘包雪裏春蕭家湯是祖束皙餅爲
鄰混沌函三極冲和貯一眞日斜摩腹睡自謂葛
天民

羅浮高壽崔制置

羅浮高哉四百四十有二峯三峯最高拔起金芙
蓉耀眞洞天鎖溟濛鰲背咫尺蓬萊通璿房瑤室
深玲瓏霞袿霓袖紛手茸中有老僊摟白龍耦花
冠巾九節筇招邀茅盈挾赤松麾訶列缺鞭豐隆
天雞未叫萬籟空夜半喚出扶桑紅下照萬象方
屯蒙起踏斗柄呼東風夫胥雲氣低葱龍海若吐
蜃天投虹前旌招搖導祝融從以五色騎羊翁蒼
舒檮戭伯虎熊風后力牧常先鴻日用大學心中
膚暗室屋漏十目同夏璜薦縲旅大弓太蔟爲角
諧函鐘日星宗彝映華蟲江河健帆轉蒙衝慶曆

元祐諸儒宗立朝直聲摩穹窿眞卿長孺誰為容
白頭萬里行蠶叢清獻清節乖崖忠太平盛時適
其逢事有至難莫如公表裏壞證阻且訌參苓溫
平匪砭攻潛瘵膏肓夷疽癰三邊按堵九扈豐祥
飈甘雨天為功趯趯和樂躍阜螽佔佔啁哳瘖寒
螢雪山不隔黈纊聰衮衣繡裳遄歸東天津疋馬
兩玉童䄂疏入奏明光宮中興規模舊提封直北
燕薊西崆峒功成跨鶴追葛洪神光烱烱方雙瞳
金丹寶訣傳枕中負薪汲水長相從

張太博亨泉古人以木為井義立發而得之

公家老博望手斷扶桑根騎之從溟渤飄然俯崑

崙直到析木津細問黃河源玉繩澹碧落機杼閒
天孫北斗可用挹槎腹窪為樽獨携天一水從乾
納諸坤梧桐九秋影苔蘚千年痕媼神發深閟泉
冽槎猶存爾泉以亨字是亨本於元世人重通塞
祗就利處論習坎維心亨中有眞脈脾木上有水
井何嘗以亨言泉於性中汲畫向象外吞安得跨
黃鵠往款君平門

廷邁留少城和初入西龍道院詩來用韻答之

雪錦樓高眼易寒春風朶朶似長安終年避事寧
為客到處尋詩勝覔官金盤落邊樾蹀躞玉參差
裏舞蹣跚華燈變盡歸來晚田首西涪可忍看蜀燈夕有變燈

送范漕赴召八絕

太平宰相范堯夫曾駕西州使者車雅操清規公
更勝委蛇退食一編書

淮頭蜀口幾虺隤百戰山川入眼來行伍姓名渾
歷歷定知水鏡不遺材

急符喚出雅州丁刀染紅巾血雨腥定蜀論功誰
第一茗山合着後溪銘

走卒兒童口是碑百年幾見好監司浣花鏡月經
行處草木江山亦去思

嘉州過盡又涪州到處須判十日留汲媼畬翁遮
道拜東風未定莫行舟

四馬西征歲月多蒼頭引鶴共婆娑傳聞虛佇如
清獻益漕歸來徑上坡

天道頻年說好還到今胡壒沒天山延英為奏平
戎策只在人心國勢間

紅絲步障海棠開底似西湖半樹梅要試平生調
鼎手安排青子待公來

被檄出城

引部東風脩栗聲竹輿如斗作春行山中祗恠天
能窄棧外方知地本平黔袂煉鄀斜屋小黃纓淘

礦亂砂明終年一飽難如許愧爾爐熏管送迎

次李綿州和丁興元韻 二首

燕寢深凝自在香蒼髯扶病玩流光桃符曆日又新歲粔籹𥻗糟非故鄉燈影參差棋濺雹酒行雜還劒橫霜武侯遺憾誰當洗夜半銜枚入鳳翔

梅花已是隔年香投老何能面復光求則得之青粈飯歸斯受矣白雲鄉果柑微似溫生乳閩柹多於夔着霜扶起東南風物夢舉觴目送去鴻翔

劒外驢

苦甚淮南馱嗟哉蜀口騾護身椶結韉防口竹編籠遠近闊梁接高低閣棧通琅璫鳴鐸裏誰識木

牛功

潭毒關

倚天翠壁夾黃流傴僂嘔啞輓上舟今古英雄愁絕處夕陽籌筆驛東頭

送崔先生東歸

嘉定甲戌冬掃門古楊州一見握手歎飛黃厄鹽輈士憂不聞道勿以窮故憂爲聖爲賢人所貴天爵修萬卷我有莊子肯從我游良農不輟耕嘉穀終有秋動心得曾益雪案三年留一朝推使出西風着兜牟莽蒼淮月冷低迷汴雲愁正抱虎兕寢孰脫鷹隼韝越在歲執徐公來殿西頭廷臣擇自從喚起騶王虬暑發采石磯寒登籌邊樓孤燈語中夕民瘼何當瘳明年護全蜀後車旅枚鄒熟聆老規模劒須鑄知收中間昇一麾牢關控西涪相望幾何驛時許聞成謀積誠洋羣疑實踐激衆媮風濤澎湃中竟濟師德舟主人永終譽客亦無窮休見謂汾陽門走卒皆王侯騎火明桃林詔催告辰猶仍挈舊司馬入詹翠雲裘裏江水齊穩一葉隨沙鷗道重富貴輕目光送羅浮竿頭要猛進壺尾毋浪投此意造物知筮得素履幽十年甘苦客從我宜如由可歸猶未歸魂斷楊花洲六經孔孟學其用爲伊周天方昌斯文敢告司鼎籌

次仲禹迓叔禹西歸韻 二首

坡潁風流幾許年依然夜雨落花邊白頭故媪金忘轑紅頰諸孫衣解牽聚鷹沙平江百折養鵝水暖柳三眠行厨洗玉更爲壽父老來看許近前

萬里春風一札書錦幢繡旆二難俱殷紅荔子武侯渡深碧藕花房相湖家慶盛於羣玉府身名榮過執金吾人生信是團欒好我亦歸謀種芋區

壽鄭制置

昆丘侍郎南霍僊身騎於菟雪毛鞲芙蓉結旌紫雲道寸望舒矜乘豐隆鞭晨朝東華天帝所班在玉斧茅盈前帝矜下土沸蜼埕往哉爲洗中原羶扶

桑五色枝拂日蔚藍一碧壺藏天祥飈吹衣被髮
下輪囷旁薄煙非煙泰山喬嶽氣矗矗長江大河
習淵淵五三六經濟世學盡得慶曆諸公傳絲絇
勸踏龍尾道王巒直上羊腸巔印方趣視已走敵
擔未及弛先行邊黃牛皂郊撤戍堡左洋右沔開
屯田規摹了了入眼底莫而後發矢脫弦長安可
到只十日祁山不出今幾年甲申有讖爲公設席
卷關洛超幽燕命珪相印明騎火碧瞳黑鬢宜貂
蟬槐龍不動晝陰永瑶草無際春風妍蒼生元氣
秋葉薄善類命脉遊絲懸保茲天子屬山甫願獻
大雅烝民篇

讀書樓 二首

流水青山一榻深銅柯石幹半窻陰公餘點校七
分易老去服行三字箴消長乘除觀物理存亡操
舍驗人心日長大得官閑力乳燕鳴鳩盡好音
引郤蜂衙一事無求師尚友聖賢俱激昂意氣中
興頌收斂身心太極圖畬火明邊飢虎過渡船聲
外老鶴呼江南雲水寬多少萬里深山着此臞

發龍州 六月十六日

涪山信有靈送客六月雨曉行如深秋午甜無點
暑

泥溪 兩首

沙路緣江曲斜陽塞轎明晚花酣暈淺平水笑窩
輕喜陰時休駕疑昏屢問程誰家剛齊餅味過八
珍烹
左計來行險強名爲愛奇一家川蕌苴三頓豆雞
萁壓架龍門石撑囊劒閣詩扁舟歸計足不問鶴
和龜

答及甫見和 二首

喚晴山鳥滑辟暑水花明蜀隸綿猶重吳儂葛自
輕交情潘接䰟師法尹從程𪁉鴨堪供客多煩㧸
項烹
我愛湖南客從横正復奇短裳甘製芰破釜懶燃
萁憒廿惟堪飲憂邊不到詩最憐孤寂甚欲爲喚
羅龜

唐何循吏廟

阿姊雲鬟聳翠翹主翁縞髮明金貂軍功告身博
一粲嬖奴銅綬華臂腰有民有社桔楛渚腥風怪
電騰炎熛望青採木起生廟奴主分席城狐驕延
年國釖怙女寵無此土木丹青妖居人側目路人
指把炬睥睨桓宫焦維唐益昌有循吏身代挽縴
寛科徭婆娑棠芾蒲江滸不與霜後菰蒲凋邦人
扣縣合詞請撤彼祔此安羣囂青袍角帶儼如在
雲車風馬手可招前榮後寢曼且碩庭容百騎鳴

荒蕭鼂蛇豕鋪闕煙燎衛卒拔劍毋形弨去思香
火幾百祀叢廬風雨寒蕭蕭眼前突兀忽見此天
實假手金屋嬌吁嗟勢來不足恃秋雲變滅春冰
消桐鄉烝嘗麟閣畫未省隨手遭人祧君不見江
原清獻柟新繁衛公栢蒼幹合抱干雲霄萬牛拽
倒斫廟柱售諛蔿倭喘猲猗只今還有楮錢肯向
荒庭燒（柟栢皆託言大風所拔採爲成都生祠）

先妣忌日發昭化

短棹橫秋桔栢磯青山無盡白雲飛官三年矣毋
安在天一方兮兒欲歸拱木陰陰閑墓隧背萱寂
寂老庭闈呼兒掃驛陳遺像杯酒爐香淚滿衣

荅贈劉交代二首

危棧摩千仞牢關護一窩山巔閑地少溪面白雲
多晝永琴書樂年豐鼓角和官清誰得似祗欠客
經過

畨上松扶塞逢迎桔栢碕高風挹元祐遺事說開
禧丹鳳崗頭味蒼龍洞口篨秋光無限好管勾費
新詩

僊鶴樓避暑

孤塔山光寂危樓岸影斜秋聲來木末客思滿天
涯離列高低樹滄茫隱見沙夜凉人被酒乘月快
浮家

次韻張提刑方送行六絶

着破征衫欠再逢三峨九頂夢遊從也知造物函
深意未放西南易道東

伊川去後幾多年道在離堆沫水邊身任茲文須
着力莫將人事屬之天

扁舟觸熱下涪忠肩聳無人肯拍洪詩送凉風天
外至魚龍起舞浪花中

太白嘗嗟蜀道囏少陵欲鏟劍門山何如推起蓬
窻看萬里江天碧鳥還

了無薏苡可囊珠解事家人氣甚都日試西川煎
茗法半投白埊半雞蘇

雲邊江樹作離聲田首秋光滿渭城蜀水呉山無
間斷只應明月識人情

平齋文集卷第四

詩四

次楊廬南以前區字韻送行

水穩風涼快長年歸帆東指白雲邊落花款段兒能御薦草烏犍手自牽蜀口戍兵誰飽飯淮頭編户幾安眠野人只願羣賢進輻湊良籌到上前

萬里來鴻未有書社前歸燕與人俱瘢痕落後杭巫峽風力高時畧太湖深愧平生嗟靖節一斥天下望夷吾延英入定中興業早震天聲到鬼區

岑公洞

洞從開闢有翁獨擅真清磴古蒼苔澁巖空細溜明誰刋新即事盡剔舊題名太息今猶古江山不世情

開濟堂

魚復平沙漲夕陰紅旗影底老蛟吟窮今亘古三分恨托地撑天一寸心過雨斷雲開絶壁涼風歸鳥急平林江山難着醒時眼有酒如澠放手斟

東屯

犖确嶔岑轉百盤峽天深處得平寛秋風策策糜花老暮雨蕭蕭稻子寒仁者樂山心本靜碩人在澗體俱胖農家不解詩翁趣只道豐年了納官

高齋

江滸行厨轉關頭細路過手摩如象石目送臥龍坡骫髀雲端栢鬅鬙雨後莎晚來晴更好舟發亂山阿

中秋秭歸岸下

出蜀趁吴第一州夕涼隨意繫扁舟十分人鮮虁頭月一片水晶宫裏秋夜氣長存號老鶴天機自動舞潛虬得歸到處皆佳思不問西風解白頭

懷程及甫 二絶

撇漬梢渦穩下舟狼牙鹿角又黄牛兒曹脫險讙呶甚數到家山十二州

石馬門前萬里迴向人似亦笑顔開獨尋舊日題詩處却恨騷翁不共來

獨醒亭

今來古往江山老地盡天窮草木愁爲問大夫能飲否芙蓉落盡菊花秋

温泉院 二絶

老火欺人客路長艤舟取次浴温湯犬鳴三峽夜逾靜月上四更天始涼

神虎護泉寒翠壁靈虬吐沫暖冰壺玉環不碎征塵裏更引三郎到古渝

劉家江阻風 二首

動地千牛力行天萬馬聲溟濛迷太極浩蕩送平

生夢與屏幃兀心隨筥笙傾黃頭多著纜作止候三更

歲月孤槎轉風波斷梗隨謝三元自慣巽二莫相欺沙岸往來拍蘆林開闔吹欠伸呼斗酒一笑酹馮夷

千竿夾

方雨江流紅未霜蘆花紫寂寂遠帆來拍拍晴鷗起

包港風濤 二首

踰百丈幾牽掣斷鐵三脚已撼搖浮陽侯戲劇何須爾身世從來等一漚

顛風立海雷轟轟花駭浪翻天雪壓篷夜半乖龍酣戰退一奩冰鑑本來空

寧宗皇帝挽詩 二首

虛已堯黃屋清心漢弋綈乾符開太一坤軫拓全齊鎮國天球在賓空寶仗迷歷年施澤久四海哭遺黎

德粹三靈接功成萬國雍方培豐水芑忽蹕鼎湖龍廟號追文考陵名冠世宗微臣趁覲晚灑涕續車攻

送章君範之湖南幕

天闕孔鸞起江晴荃若春親榮知有子主勝信宜實嶽麓盛古學衡山多秀民平生金玉質更看濯磨新

寄題成都張宰壓雲樓 二絶

清霜戒曉日將出急雨報晴雲作開庭下簿書渾引卻獨指雙眼上樓來

氣如軻也生於義道似參乎任以仁乾蓋坤輿猶塞破何難壓倒玉嶙峋

送杜陽安奉親還蜀 二首

訪落方勤止而翁苦掉頭立幾遺世獨行盍為王留日月馳雙轂乾坤寄一舟勿緣歸計得忘却緯邊憂

買我歸吳棹揚君泝蜀旂雖為萬里別端有一家緣臘雪添新漲春風減舊綿江山隨處好橫槊小留連

和高續古省中雪

升平見一斑未臘得三雪天開銀色界人立水晶闕小團醉後煮清夢梅邊說莫道石渠春不似山陰月

省中和何子溫見寄

東風婉娩燕來雙禁漏無聲萬綠香寶鴨炷雲朝太紫玉蜍挹露校鉛黃聖賢不斷千年脉宇宙長存一點光老鶴也知虛靜好夜深踏月上脩廊

和何特夫見寄

人從萬里蜀天歸御柳藏鴉絮又飛風細爐熏搖穗直日長漏箭出花稀九重旰食圖無逸四塞宵征賦采薇愛國書生心更苦夜占列象候璿璣

送秦秘監還蜀 二首

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識面歲華晚論心春晝長有懷胡去國無媿好還鄉呼酒犒三老柁樓天正涼

蜀產班行幾分符又去之氣宇吞落日心定發涼颸蠅虎攫何壯蝸牛升更癡見幾能許早別思渺江蘺

送張行父守贛 二首

覺是聖賢脉復為天地根典刑諸老盡文獻幾家存露下鶴先警風高鴻獨騫一時京洛慣知有魏公孫

南斗一帆外西風千騎頭莫嗟中落落須感上休休賈誼詞林曉陳蕃墓草秋經行拚斗酒為浣古今愁

送客一首送眞侍郎

風雨寂歷蘆荻秋梧桐落盡斜陽收孤鴻影斷碧莽外愁絕送客濤江頭客心恰似濤江水夾岸擁沙潮不起海門一線拱觚稜無聲夜到龍山尾重雲壓江秋陰陰千古送客非斯今有酒可別不敢斟天乎天乎知客心天乎天乎知客心

和續古齎朮

參桂齊名骨自香百花釀醑助甘涼含金咀玉風標別消得肩吾為發揚

贈小兒醫

忍飢覓句孟東野守寂草玄楊子雲囊有遺書無與讀兩家恨不早逢君

和續古謝送墨

黑月黳雲脫太清海風吹上筆頭輕瑣窻冷透芙蕖碧定有新銘到九成

題鍾春伯所示周昉明皇對弈圖

寶欄十二午陰移思入雲霄落子遲當局早知提醒着危機應不墮蛾眉

乙酉六月十九日應 詔言事九月一日去國一首

黑風吹雨出長安破帽騷騷怯暮寒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人心天理推詳易世路交情點檢難白髮老人經事慣教兒只作博投看

丙戌天基節自至道宮趨寶福院寒甚

朝謁千秋節攀援萬歲藤山明松戴雪澗澁石懷冰清壯鬚還戟酸癯面亦稜暖寒能破戒珍重虎

溪僧
靜裏栽梨棗閑邊話葛藤緣塵還我雪世態任渠
冰宿卉茅渾脫新禽語摸稜年華催鑷白自笑禿
於僧

大人用韻再一首

罷參歸趂日高眠隨意繙書不計編歲事從教催
白髮春風元只在丹田

乙酉歲暮有感 三絶

精神收召入腔來水色山光面目開可惜行窩新
失伴雪晴未忍說尋梅
樽酒團欒里社情眼中忽不見公榮祗應天體如
雞子地下人間共月明 時晴甫初遊

敬和 大人新年韻

井渫得泉終必食睽弧遇雨更奚疑毋庸伊尹要
三聘且學顏淵克四非勢去鐵鞋無覓處志專金
印有時纍梅花結子桃花發爛熳春風醉典衣

梅

寒瓶虛揷一枝斜留待春風放齊華已信不冰方
着水可憐欲槁更開花
繁芳王立夾胡床勾引春韶午夢長有眼盡迷空
裏色無心方識定中香

又

竹屋茅簷一樹斜冰霜意氣盡韶華有餘不盡如
知道半已青青半尚花
桃花紅豔照銀床黄入金明柳線長欲與晚梅相
輩行同時到底不同香

挽禮上人

盤屈虹蜺氣空山老白雲酒因陶令買芋爲鄴侯
分甘露門知味毗耶藏著勲南軒無復見巖卉自
清芬

和開之社日

久要來新燕簷花泫曉霏佁聾愁舅辭㱀讀惜孫
歸鶻突輸贏局醒鬆脫着衣一簾春寂寂誰解識
吾機

春事

莫爲春愁兩鬢翁管愁元不屬春風深黄楊柳夕
陽外淡白杏花明月中大自在身天地並妙光明
性聖愚同鳴鳩乳燕相料理融得從前萬慮空

寒暄不齊 二絶

社後歸來燕兩三門前細柳綠毿毿乞將蝴蝶蜻
蜓扇與試揚黄水碧衫
次第新烟欲試茶錚錚飛霰響簷牙惜春苦欲春
長在且得輕寒約住花

敬次 老人即事

韶華九十恰平分過化中存一點神草朓燒痕非故色梅收花事又新人正襟危坐三靈會擁身長謠萬象賓酬荅風光惟辦此可能春夢到天津

清明 二絶

梨花啞啞不見葉柳縫玲瓏初欲綿寒食清明等閑過日長鼾覆壓書眠

風將好夢到蘭亭驚覺虛簷九子鈴老眼醒來無着處倚樓檢校樹頭青

次韻西塢道庵

芳蹊幾曲重行行塢裏曾陰塢外晴秧馬驕髾和雨種獰龍菌蠢帶煙烹黑風動地前程暗白日行天内景明却愛道民無別解一杯春茗雪花輕

雪歎 二絶

唐時三月十八雪况復今年多一旬萬紫千紅渾過盡荼䕷蒲架與爭春

桑頴騷騷麥又萎雪花如挽雨如絲老天只解苦黥首快活貴人那得知

桂子次韻贈阮甥

一樹青青桂子榮廣寒宮殿玉爲楹不知天上何年墮故使人間有種生風影碎摇鐵帙爽露華倒洗筆頭清寸田更與加培埴收取天香染姓名

次韻雙桂

物理無枯底有榮一雙玉樹倚脩楹長如拱璧天球在元共交梨火棗生卜築地連盤谷勝賦歸人占小山清晝陰最喜添新緑時有佳禽自薦名

閑居

暑設青綀幕晴更皂葛巾家貧猶氣象人老亦精神蜂鬧花生計蛾翾繭化身靜中觀物變同是一天眞

鍾惠叔轉示趙臨安兩山堂諸公詩刻

隨喜二首

兩峯高崎玉五畝秀含滋細柳未眠種脩篁方醉移雨將雲出谷水引月歸池動靜天機寄何人共一危

朶頤常逐逐觀復自休休靜晝青竹笋深春黄栗留覺圓熏縫直夢破茗華浮爲問連山易牀頭好在不

燕巢

華堂横架晴虹壯來鳳結巢長一丈中間𪒠𪒠譙樓勢兩旁坡陀翼城様相傚爾居莫此樂得意鳴聲相下上同時啐啄三四雛盡日往來千百餉欲飛未飛翅差池似定不定跂摇漾施施引趂女墻行戢戢教升危堞望黄金鑄印分裹有何用芹泥呈瑞象 類事說見 主人長健燕長歸但願春風不相放

浮溪周居士挽詩

野水岡頭屋春風竹裏厨所安仁者静其樂道之腴遺逸盍徵詔耆英空畫圖詩書根氣遠叢桂蔚相扶

次韻子有賦著圖書所

富兒種庖敵封君貧翁結柳呼奴星物理蟨盈蛇變蚿惟有讀書可以逃天刑守玄老死天禄閣巧宦三入承明庭人生得失雉梟盧惟有知道可以垂芳馨嗟予鈍甚鑪氐鐳陶寫淬濯誰爲硏買書充屋手點勘杷蔚門巷槐花零九流七略宗六經大川小澮趍東溟騷人墨客幾汗青秦姬趙女争娉婷聖賢氣脉眇如綫義理門户元無扃圓冠方屨弗見道金貂玉樞空圖形君年正壯眼如㴲一過萬字披不停借書一瓻走赤脚燈前急雨鳴髙瓴扶輿磅礴天兩目渟蓄雲氣藏風霆鈎深造極猛着力會揷入翼摶青冥

九日

老無孿畫笑柴桑兩眼惺惺蔚自黄渠更笑人無蔚把拒霜相對過重陽

荅子有

冣飯無人過子桑拒霜一徑雨昏黄花根記縛西湖纜紅淺紅深醉夕陽

夫容

向背有深態纖穠無定姿最憐花脱後全似蕊包時

荆公

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趍新用六經但怪畫圖來鄭俠何期奏議出唐垌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

冬雷行

三月廿八雪十月十九雷日官起歷失氣朔深春爲臘冬爲梅衣巾暄淑紾白醭研席昏濕凝青埃堦頭蠢㲀上未已陣陣送雨千峯來水鄉種早塲已築山鄉種晩鎌方催漏天未信解晴否低田芽茁髙田摧老農一飽不自保愁面百摺何當開君不見太史局申十月雷麥成堆

送郎丞 文炳 之桐城

江北江南雪意催半酣搥鼓起征桅鋭從猿鶴歸休去剛被功名引調來破虜檄傳淝水定屯田疏上皖陂開筆端矍鑠精神在莫只清吟伴老槐

奚左藏 士逵 挽詩二首

理學不遠復躬行毋自欺志雖千萬往材僅二三施花竹皴籌窈雲山步屐遲眇然人物裏公竟止於斯

諸老定交早羣兒驚見稀功名身轀櫝翰墨世傳
衣龜壽前占夢鷗盟晚息機吳頭看舊盡搔首送
斜暉

次韻可庵梅

點雪非耶果是耶紫千紅萬未曾芽蒼苔有暈龍
鍾樹幽谷無人自在花地暖孤鴻來索伴天空雙
鷺下通家詩翁快整春風脚山路霜泥踏馬牙

卬杖次韻

槎使携歸餉老人高稜䟽節屈中伸撥開豺虎憑
陵氣攝取蛟龍變化身訪洗頭盆還喜健伴行脚
笠未嫌貧一般仙骨清如鶴倚看滄溟解起塵

疇甫叔挽詩 二首

南渡幾年裏深山誰力書獨君酣百戰許我丐三
餘參斗明燈爐湖江渴硯蜍斯人猶不第天理竟
何如

撰屨西山路尋春得重陪那知分手去不作轉頭
來寂寂雙溪雪依依半樹梅經行陳迹在橫涕濕
蒼苔

夢中和人梅詩山礬韻

溪路槎牙木葉乾角聲吹動五更寒䟽䟽梅蘂䟽
䟽雪一段生綃不用礬

又用韻

竹外橫梢半欲乾透香肌骨不勝寒定知天上梅
花腦不比人間柳絮礬

聞山陽夏全之變

洮湟私牘舊開邊淮楚依然樣子傳抱虎寢蛟心
不保護疽諱蠱禍相挻河流三舍盡人血城闉四
門無竈烟昨夜洗兵盈尺雪華夷齊賀太平年

丁亥歲朝把筆

雞喚璇杓一夜東長天紺碧靜無風年華老子懽
娛裏春事兒曹翰墨中朓雪薺芽盤飣綠睎陽椒
蕾酒行紅緒袍親上 慈明冊正想千官會漢宮

三日兄弟侍 老人展墓歸和尊韻

雲淡風柔霽色輕瀧岡阡上氣和明莫思舊日遨
頭出且試新年便面行飽飯即爲君子泰濁醪不
失聖人清一翁二季春無盡更願諸孫向老成

次韻梅影

白玉堂前絕世容水晶簾薄透重重非僊非鬼樹
明滅似夢似真花淡濃纖照晴波添縹緲佩搖寒
月欠玲瓏一番青子成陰後却笑癡兒認舊蹤

春雪

甲子乾飛雨元宵濕隕星風柔行陣陣月淡下亭
亭木筆侵凌碧來年掩映青東皇收拾急暖漲赴
滄溟

招隱三章贈李洋自號同初子

雲氣斂兮天目之顚濤江綫横兮海門濺濺扶桑子半兮陽烏翩可俯而掬兮嚥以天井無聲之泉子其隱乎吾與子兮拾荃

雲氣冒兮天目之趾疊湫歕薄兮洞石齒齒列缺正晝兮睡蛟起可仰而攫兮浴以天河倒流之水子其隱乎吾與子兮采芷

雲氣吐吞兮天目之腹乳潭沉沉兮鴨潭煜煜徐伍朝往而暮來兮雙碧鹿可挽而舞兮侑以天風步虛之曲子其隱乎吾與子兮蒔菊

次韻遊龍門十絶

若木扶桑莫苦攀芙蓉薜荔不妨閑封三萬戶煙雲裏化百千身水石間

欲訪天池水發源倒騎北斗挾飛僊高低入節灘頭路俛仰三生石上緣

拍手東風喚白猿劃開元蓋洞天門可能路指虛無去兩脚須留點地跟

蒼崖斗立兩扉開行雨龍歸尚殷雷嫋嫋天風瑶草碧神清依舊鎖樓臺

武陵溪上迷津處衡嶽峯頭失道時珍重牧兒相指似隔林招手不吾欺

飛泉濺雪林華濕盤石生雲古蘚乾早着些詞招隱去泰山有賊膽人肝

稻花秋晚蟹洗手薺菜春初餳膠牙築底空山誰辦此留君只有石邊茶

不提長劒斬江蛟便揭脩竿釣海鼇縱老無成猶自許一溪流水兩山桃

不知我者謂何哉布韈青鞋日日催長嘯一聲啼鳥外朶頤有象著山雷

平明出去日斜回小立巖花澗草隈光景留連非我事此心曾點漆雕開

挽阮開之

窮達皆歸命虧成不掛心醉餘便腹睡棋罷掉頭吟孔雀門閑舊驪駒院落深可堪重剝啄寂寂杏花陰

柳

天機日與物華新嫵緑柔黄解撥人精采只消些子雨腰肢無着許多春興亡螢苑迷樓夢榮辱孤山麯院塵醒眼年來渾看破萬緣分定不須顰

杏

萬山築底作春妍一樹繁紅直幾錢深院日長來燕後平池水暖浴鵝天弦歌禮樂詩書地榜帖功名富貴天兒輩對花須自勉莫教空惱少陵顚

柳用前韻

莵彼烟絲一樣新依然面目我陳人只疑大造元
無物豈料深山亦有春盡日三眠渾得意隨風萬
舞不驚塵長長短短亭前路肯與渠儂管笑嚬

上巳呈子有

隔水梨花豪放盡安排鼠耳到庭槐十分春事杜
門過百色老懷中酒來聞麗人行頭輒掉見蘭亭
帖眼還開碧衫玉唾酴醾晩更倩詩翁着句催

顔延年三月三日率爾成詩前詩重韻太率可笑

過盡風波灔澦堆一閒無夢到宮槐迎頭寒食清
明近入手櫻桃芍藥來率爾成詩聊意達快然自
足亦頗開期君曲水芳林序花裏傳宣火急催

百舌

飛上三足烏喚起百舌烏鼓弄林杪春瀾翻屋頭
曉氣吞黃栗留勢挾秦吉了向人售嘈雜司物窘
煎炒轉頭芳意歇噤嘿青陰悄

晩食

從來此腹負將軍淡飯投虀現報身三月不曾知
筍蕨夢魂敢到水晶鱗

次韻荼蘼 二絶

瓔珞垂垂蕚緑華光明淡竚自成家枕幃醞藉風
流足甘放朝來被底衙

愛春留得瓊英在添竹扶將翠蔓高更着金沙相
間種主人四壁錦周遭

官採木

深山風雨幾百秋直干雲漢大蔽牛輪囷離奇中
尺度一旦出應天家搜山摧浪壓斧斤下橫亘十
畝眠蒼虬白頭地主坐歎息物囿於數吾何尤爲
言此殆有天幸如拔茅渭歸商周棟梁未央坐萬
乘柱石明堂朝諸侯老翁聞語驩然起致祝切莫
去作昭陽梳洗樓

楊花

舊雨人無半迹來惺惺獨坐眼慵開却嫌飛絮猶
多事點破門前一徑苔

春禽雜言

倉庚倉庚集谷之茗謂汝也幽而豈其喬勃鳩勃
鳩有安斯巢矜婦之功不念鵲勞決決杜鵑念歸
何悲豈知汝歸不如未歸翩翩元鳥羣雛相依羽
毛次矣同乳異飛負陰抱陽均此一氣孰使然哉
凄其永慨

次徐雲叟賦桃源無脚橋

經始西風八月秋桃花春漲巳無憂橫飛閣道虛
空度直放銀河自在流倚岸斜看疑是洞循坡穩
上認爲樓遍行吳蜀今纔識却笑浮橋謾造舟

次韻映山紅

燧人鑽榆出新烟烟光濕雨山蒼然黃鸝怯寒噤未語有喙三尺惟啼鵑血流染花不知數赤霞爛熳横丹天前山後山列錦障上澗下澗敷金蓮海棠無香許流亞石榴有豔疑烟連目光遠送空翠表勝㮣正在繁芳邊七香寶車果安在東風老去空華顛

送監丞家同年守簡池三十韻

去年爲君來明廷峙鸞鵠今年爲親歸蠶市苦思蜀扶輿出脩門萬里宛在目大江六月寒風飽帆數幅金山如幽人杜蘅繚荷屋采石如壯士鐵騎明發續五老烟光開九華雲氣矗如王公大人冠冕而佩玉大孤猶介甚赤壁清曠足黃鶴俠者流雋放不容束英雄古荆州霜月耿喬木寂寞三閭亭風露落秋菊陽臺峰十二森拱峽江曲高標聳赤松絶髮凛孤竹或如漢汲黯抗直敢振觸又如唐眞卿峻絜不受辱瞿唐灧澦堆一柱軋坤軸潰城雎陽孤鉤黨林宗獨水石明邊酌蘋蓼佳處宿寬作幾月程迎面峨眉緑世道淡有味人生平爲福江山無愧容草木有餘馥試劍信雄拔易簡更清沃虎蛇方横道有此廉平牧相如駟馬貴長孺一翁秃明河隔黃姑碧落杳飛鶩獨復即無妄多

識趣大畜歲晏以爲期仁亦在乎熟木末老芙蓉闌干深苜蓿鄣籤莫厭婁瑟倜尉淇奥

浮玉道士琴

老蟾亭午潭澄陰雄虯怒吼雌虯吟空巖納息耳應心寫之以神寓之音大音激越風振林細音窈眇雲起岑天機不動天和深非虧非成非古今博山一點蓬萊沉

山中吟

幽居多暇檃括黃庭内篇賦山中吟俾善琴者倚操而歌之

瑩珠閑居兮作七言琴心三疊兮舞胎僊呼吸日月下上雲烟兮面紫抱黃入丹田一面宗泥丸六府主丹元七變應兩扉九微徹三關明堂闕虎章玄關森龍幡素衣翠重裹朱帶緑華裙上有黃裳子丹兮常在兩眉端欲求泥丸蒲直須丹元存靈臺貯清明太極涵脈腫升坎降離凝正一而融三五兮付之靈堅童子玉池太和官重樓十二環兮闌玕朱鳥白石源兮潺湲專閉御景而握固兮嗽咽金液溉靈根胎津溢而琅英飽兮積精累氣而成眞高研恬淡兮道之園物物不干兮泰而平身披鳳衣銜虎符兮控駕三素躡飛霞而升廣寒東西兩目兮倚天木陰陰兮泉涓涓一唱三歎兮玄

鶴下其踊躍八景二十四眞芳吾亦不知其然而
然

捎戒　二首

河魫行水氐志在全其生縋綆激使怒拍浮拾彭
亨觸來不自制天君失和平懲忿當如山一静弭
百爭

野麐雉爲媒彀穀雌召雄陰機發霹綠碎迸錦纈
紅耳目誘於物顛倒不有躬窒慾當如澤涵渟淸
鏡空

引鏡

水白深還黑山黃遠自青紛然無定色何者是眞

形不壞只太極長存惟六經莫疑晨鏡裏鬓絲換
星星

苦笋

臨軒解褐腸湯沐一節兩節水蒼玉氣嚴慣嘗志
士膽格高厭食太官肉此君可人如西湖荷邊冰
簟三更鋪心知爽快不宜過柰此風月人間無

丁謂

鶴相專朝巧萬般中書位子太山安沂公冷眼旁
邊看機會來時隻脚䠞
欽若奬丁丁陷若謂之厚演演擠丁勢交利合皆
如此說與金陵老子聽

食糟行

龍州石秫七斗醪百錢半升官價高村民無分酒
到吻清晨荷薪爭博糟得糟還家喜欲舞遠汲淡
煮燃松毛鄰餐麥餅溢鼻下藉此嚥送如葷臊我
時作守輙自愧每飯釜有羹堪轅罷官兩夏肉入
務食糟却如住百牢紛綸玉縷芼葱滚晃漾珠滴
露麻膏多從未破甑頭餾閒入半折鐺中爊王瓜
未甲蒿苣老芬美獨擅盤飧豪饒奴倳匕癸予餕
一鋪七八識何饕太平無事稱意飽竹床大鼾枕
離騷客來闖户口尚臭錯疑被酒醺陶陶我亦爲
言恰夢金絲帳底斟羊羔

五月庚申夢人相指爲馬周且誦詩兩
句覺而足之

伸縮一雙手去來三世身新豐驚旅夢斗酒蒲懷
春

苦笋用前韻

林谷迎梅新雨沐和繃熟煮琅玕玉籜龍別種富
風味樓魚同科少肌肉吾廬兩山介宣湖綠陰門
徑揚花鋪攻苦食淡父子俱笑看兩孫指之無人老
曽和

天象

白氣一抹蚩尤旗南斗北斗天兩𡚁西方熒惑耀

芒角初月吐魄來食之去年天象已可駭今年天象更可疑春王正月曁三月黑氣幾度摩晨曦銅盤亭亭慘且淡鐵鈸拍拍合復離沙盆貯水靜照影眼亂兩日讙童兒移時妖氛漸引郤赤光如血鋪庭孀家無占書贈休咎但効婺婦顰雙眉昨朝忽見邸狀報詔荅丞相辭公師首言金烏効祥瑞變我愁慼成愉怡玉堂學士天下選王治有象非吾欺東淮西蜀狗鼠賊看折尺箠從頭笞

用虞提刑 剛簡 見寄詩韻荅之

有美人兮古錦官落花芳草幾憑欄紛紛世故肱三折忽忽年華指一彈詩到考槃須熟講易於未濟莫輕看門前尺雪清燈夜尚欲從公扣兩端

雞鳴而起一般時舜跖殊途覺與迷此理天無分厚薄乃心人自眩東西柴門風雨榴花老草巷烟霏燕子低玉汝有書來萬里聖賢不泰不栖栖

次韻夏日

乍晴雲更黑頓冷日如青飽飯眞成蠹幽居又見螢燈光翻露柱琴疊舞黃庭猛作逃儒去沉酣幾箇醒

瀑布

白龍飛出翠雲堆不見源頭只見來勢有盛衰惟視雨聲無高下盡成雷誰教河鼓翻將落我欲陽侯挽取回東陌西阡分港去豐年入眼稻花開

狐鼠

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論天有眼但管地無皮吏鶩肥如瓠民魚爛欲糜交征誰敢問空想素絲詩

次韻高蓼

隰莊照眼似舡窻只欠沙頭對鴨雙花引穊垂丹作佩葉扶節起翠爲幢婦收滋味歸羹鼎兒挹馨香赴酒缸老我爲渠牽午夢白蘋風冷釣煙江

示諸兒

徂徠古君子涇渭何太明一姦衆稷契詩作奇禍

萌姦人擠之死既死氣未平銑欲剖其棺謂北走猶生妻子坐凍餒不斷啼號聲富韓各分俸買田活其嬰吾踈視彼詩歷數羣公卿觸怒非一竦舉朝眼瞠瞠所頼 天子聖不死五鼎烹斤歸天目下石田力躬耕田少食指多讀書飢鳶鳴此身不足憂憂我身後惸富韓不常有勉哉自玉成忍貧知好脩道在困亦亨

續夢

造化有眞機寒暑不停軸秋風促絡緯春雨鳴播穀一氣臂屈伸萬事手翻覆得牛或貽災失馬詎非福七侯翠蓂誅三婞國忠族鼎貴正酣豢旁窺

已魚肉自古聖賢徒不耻貧賤辱忠信以爲寶豈弟而干祿但信命行藏不計得遲速泰極必有否剝爛乃爲復一理無間斷九卦要精熟夢起獨忘言窻前數叢菊

淨梵僧頤棠堂

山下有雷頤山下出泉棠主静山之體養正静之功閑閑六窻明寂寂萬籟空坐觀鼻端白巖花自春風

讀漢書

漢衰元帝爲優游成帝荒淫更可憂論説金華風過耳山河大柄醉中休

六月二十八日入朱陀山寺

決決巖下泉脩脩竹間路破寂孤蜩吟送瞑踈鐘度箇裏欲求心應生無所住

促織

一點光分草際螢繅車未了緯車鳴催科知要先期辦風露飢腸織到明

水碧衫裾透骨鮮飄搖機杼夜凉邊隔林恐有人聞得報縣來拘土産錢

荅子有

高吟梁甫卧隆中眼底駑駘不足空清白自將千古月温凉不定六時風交梨火棗根苗長翠竹黃花信息通樓外秋鶯強饒舌笑人遲却黑頭公

用韻荅游司直侶見寄

道在皇王帝霸間古今同是一人寰不愁垂白三千丈獨喜飛黃十二閑晚桂薦花熏鼎古寒松墮子茗甌斑山中風味無人會賴得新詩起老頑

龍池沙漲

龍徙三湫宅山飛百道洪雲車風馬去福地洞天空蒼莽渾沙積崎嶇沒徑通等閑陵谷變驚倒白頭翁

平齋文集卷第五

詩五

秋半聞鶯

木葉青黃幾栗留盡情啼破兩山幽怕人冷落生秋思故作春聲爲遣愁

夕陽

百丈崗頭路㣲涼步夕陽石芒輕放屧草莢緊牽裳深紫猴櫨熟踈紅馬蓼荒牧兒良得意吹笛下牛羊

讀書蝬室

扁爲孜禪作侵尋二十年屈伸聊復爾俛仰故依然直榻無餘地橫窻不欠天焚香長誦罷風雨響山川

秋山即事

避俗鹿挺走依僧龜深藏淡中般若味定後摩尼光壞垣被雜卉爛熳野媪裝叢薄鳴幽禽凄抑怨女吭桂謝紅不墜菊繁青已香瘖蟬怯露葉忙蜂急寒芳兕芋鶩護乳拳栗蝟脫芒菘蒔蘿甕緑栗登釀篘黃田父時涎飲樵夫間談王意適兩竪屏神王三仇攘龍耶老聃化鳳兮接輿狂翠壁千仞表西風吹我裳

方氏棣華桂叢亭各一首

一忍來百順寸私生萬殊能思根共出自愛鄂相扶夜雨平生約春風盡日娛幾家燃豆泣知愧脊令無

天上廣寒種人間方寸栽田三和氣溢寳十慶源開色閱風霜在香包月露來入窻秋競爽堪覆掌中杯

送黎德升出守眉州 伯登

霜隼健毛骨冥鴻高羽翰來遲懷去速退易挽留難文物聲明郡中和孝友官大馮棠蔭在多放一分寛

同是鄞城客對床如弟兄秋風雙鬢改落日寸心明終古方書在隨時局面更公餘經濟學講貫不嫌精

晨起

入夜風收雨遲明暖釀霜人窮疑易白地瘦葉先黄繡眼語叢竹畫眉啼斷崗炊烟猶未動吾亦起歌商

敬和 老人秋日山行

湍險中回棹寛平處整驂雲峯環六六禪板占三三地冷梅枝北天空鴈影南眞觀觀自性危坐讀書龕

和子有雨中述懷

畏途險如峽中州螋蛇倒退猢孫愁孰將義理自
陶寫麄衣淡飯過即休邇來陽疾橫造業兩洙莫
辨馬與牛高原低隰半爲壑下潦上霧昏人眸西
風滯穗可能幾尚作饘粥餘冬謀如麻雨脚未肯
斷便有餓死儒冠憂惟窮益堅老益壯更式相好
無相猶縱爲溝瘠亦何憾多少華屋皆山丘環堵
短褐陶靖節款段下澤馬少游平生恥作稻粱計
好還渠不桑榆收東家夫子共此約一醉斷送黃
花秌

尋梅

揺落園林一再霜梅梢葉剩兩三黃蕾紅包褁春
猶客隔壠枇杷得擅香

會心

不是非心佛還疑有漏仙朝聞馳皷起夜候定鍾
眠浴少衣偏垢遊多轍易穿祇將毋不敬推倒野
狐禪

清虛堂六言爲淨梵僧作

石澗寒泉霜曉竹崗霽月涼秋一炷銅爐栢子老
禪破衲蒙頭

挽萬登仕

種德諫議竇燕心承事黃池園花竹老庭户簡編
香四世環疊綵百年酣累觴紫微身不到丹墨付
諸郎

寄題眞相寺遥月堂仍簡禮上人

四特流盈闕入還齊闇明須從心覷覔莫認指摽
生地僻人聲遠山空夜氣清何時煨芋火相與聽
瓶笙

烏息隱山堂覔詩

未出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請看耆闍崛幾年黃面
老

米積外科僧照源堂

潛山盡頭孤峯辟嶂布寶曇雲雨玉珂雪中有醫
禪碧眼電掣人以病求一歲幾闋開方便門出廣
長舌病從心起當從心滅方起於心洶洶烈烈不
冰而寒不火而熱寒熱交戰內外癥結瘰癧疽瘤
痾瘵蠱疊湯熨箴砭色察脉切不如治心心和氣
悅如凝斯泮如壅斯決勿藥有喜匪渙其血凡濁
惡海萬病一轍大摩尼珠一照萬徹是珠在襪無
有差別名九轉丹字千金訣爲安心竟寒水秋月
維摩無病文殊無説

至節前一日遊汪茫田

聖主親郊肸蠁通風恬日霽作春容好從聳路聽
清蹕却向深山把瘦筇穉子徑隨蘿薜上道人屋
借竹茅封一杯旋煮山泉溢流盡平生磊砢胷

至日歡喜口號

太平寶慶第三年萬乘初郊大報天恰應漢家辛巳日八觚泰時立甘泉

青城矗矗紫壇深碧宇無風掛斗參億萬蒼生齊合爪　聖明天子得天心

獨夜

兩窻明月一庭霜佛屋風鈴語夜長孤酌不多人易醒九回腸付篆盤香

雪留董景揚

一色凝雲合大和定知宜瑞不宜多飢餐烏昧廿皆是飽進羊羔人幾何搶地折腰紛岸篠撑天強項獨庭柯留君待放晴光出同步春風十二窩

立雪

立雪窮簷若侵寒破驢驕雲迷山糊塗冰壓樹琅璫甕底茅柴孰爐頭榾柮香樂天隨分足吾欲老田莊

高壺隱挽詩

種德黃芽鼎陶心碧玉壺多交天下士幾喚竹間廚秋雨凉催讀春風醉索扶忽成觀化去冷落輞川圖

山房藏書萬三千卷子有賦詩用韻

門巷蕭然雀可羅藏山萬卷自研磨懶尋玉女登西岳甘伴金僊坐補陀書帶草長塵麈少鉢曇花放道緣多酒肴問字如相過引道松間不用呵

又荅景揚

朝家久設禮爲羅小寄禪窻共講磨紅錦障泥飛騕褭黃金寶校琢盤陀冰蘿薦飯鄉風古雪汁烹茶雅道多領取單傳心法去會將佛祖一時呵

挽章冠叟

卷却青雲靶書來意轉平於斯觀所養知不失其亨梧竹自師友梅蘐皆弟兄悲風吹夢遠不朽是鄉評

再用陀字韻

煙霏深處萬山羅鬧裏工夫歲月磨上采緯書乾鑿度下搜雜志薛延陀手披不厭薰沉水心悟何妨涉貝多若問尊經閣中事南豐作記也須呵

斸葛行

晨雞未號霜塞塗前村後村遞招呼長鑱短篝采葛去冰滿鬚鬢風無襦頻年米賤置不問高藤耦葉青扶疎但聞酒渴欲吞海一片兩片甘於酥山深土厚雨露足造物巧爲凶年儲紙錢掛樹跪致祝地媼發閟何其都初疑大澤龍蛇蟄又疑京觀鯨鯢屠防風氏骨碩且大毋陀羅臂脩而腴薪看下山日未晡候門迎路讙要孥松明燃火塼地爐

且削且擣投冰壼細如挑㧖滑如孫白如人面柔如膚和以粉米隨所須餅餌其精飯其麄滌田不收野草枯飢虎藉此猶能驅蔽其札耳皆可糈征自葛始功莫逾小兒媚竈愁眉舒大兒捧盎還嗟吁青青之麥何時鬚長葛盡矣吾誰餔嗚呼富青州黃承事古人有今人無醉摩便腹視餓夫以腹揣腹心安乎

辛歲

山雲披披日翳翳澗冰衷甲風擁篲紙窻透明竹扉閉蒲團坐穩栢烟細於羊去智魚得計優哉游哉聊卒歲

疥瘙

疥瘙悲志鬱髮涼慨年徂人特自苦耳天竟可恃夫忘憂草良嫵蠲忿花更姝多渠有酒醑貰我無錢沽阿芝亦解事低眉薦吳歈

和雪

肅容盛氣下璇霄不作投壼玉女嬌坡老堂前微撲面伊川門外驟齊腰得風還解掀天起帶雨纔能控地飄無限陳根生意動早看綠長後園焦

寶雲庵戒師

鍾山好住苦弗住馱嶺難居眞欲居出地入天須任我來今去古不關渠萬由旬上起膚寸一剎那間彌太虛識得鬘華雲體叚妙高高處坐如如

戊子新元　老人七十有詩自述敬和

松鶴昂昂省見稀獨游汗漫友佺期光風霽日安排好秀水佳山闘飣奇嘉慶圖中身最貴耆英會上爵猶卑縱心境界天和聚一笑花開蝶滿枝

用韻荅子有

舊雨來人眼底稀春風獨許共襟期斜川追古年年早曲水從今事事奇爛熳和詩齊少長淋漓被酒略崇卑驚回蜀道芳時夢花亞銀釵舞竹枝

歲事

山居歲事似荒村注瓦傾甆酒半渾微麝和餳渡粔籹芳兒夾蘇斫餺飩旣生朱老情懷寄張丈殼兒笑語溫簾外東風花信早更煩吹綠鬢毛根

羅察院父瑞桂堂

老僊方寸長黃芽百順薰蒸到物華移得廣寒宮裏種開將后土廟中花詩書根蔕聖賢脉忠孝馨香今古牙富貴儻來餘事耳化工深意屬君家

治平寺清音堂

普門以眼聽觀音以耳觀謂得觀聽眞竟被耳眼瞞瞎却觀音耳聾却普門眼萬法本來空蒙頭都不管君不見大藏五千四十八卷第一句如是我聞無着處

春行

百舌梢頭一半春日長無處着閑心推枰競欲投機早結耗誰知用意深梅子胚胎鹽裹味桐花擺布寨邊陰東皐西崦行幾遍軟脚踉蹡索酒斟

田家以二月二日晴雨占穀價枕上口占

葛根已盡麥方青延頸東來米價平怕聽三更三點雨要占二月二朝晴

敬和　老人青梅

雪水迎風細作鱗青青又是故園春只知和鼎非凡子豈料升盤有苦人還我核來機轉熟寄渠花

去意猶新側生底事搖車頰空作漁陽一點顰

社前一日點檢山房用呵字韻

不論塌㧫與婁羅判却風光展齒磨老柳強顏翻拓跋新禽滿意奏婆陀山如欲雨何妨住僧不能禪亦足多須信斯文天未喪龍蛇虎豹底煩呵

同日次韻可庵

夢破巫峯十二鬟家山逸駕尚容攀桃花見面東風裏應笑陳人老上顏

長寧高守定子見寄用韻奉酬

呼吸東風養姹嬰翰林非主墨非卿吾身元與三才並此性須存一點明盤谷釣鮮深復窈羌村傾榼濁還清久要誰似長寧守尚記慈恩惡姓名

陳尉信伯括水傷冒雨下朱陀出示兩詩次韻

娑竭寶藏移列缺雲氣從平地決爲壑殲人銳於鋒豐年變菜色樂土生愁容須煩霹靂手左耳剢乖龍

陳編貯山房故事追康廬欲共天下士讀盡人間書多君弓刀來發我金壁儲山靈似不分震雨翻河魚

中春中澣後一日老人挈累下西市寓舍越三日某行感而賦詩呈友人二首

血氣危頻復頭顱老數奇家如緣角鼠身是脫筒龜草樹春雖列雲山晚蔽虧意行隨所到不必問何之

吐氣韶華裏關心曉呀邊鷓鴣天性在杜宇世情然怒笋和泥煮殺花蘸乳煎須君來共此已辦杖頭錢

族叔疇甫老死於場屋人共惜之其子得瑞梅於園實三而花一花十二瓣碧色其遺文發祥歟老人爲賦詩敬用韻

乃翁抱璞售無媒去作修文地下鬼換骨法從青子得返魂香自綠陰來詩書根氣春無盡清白源

流慶有開十二循環花瓣異信知天理有時回

鍾太君挽詩

護額錦裁帕扶腰珠絡衣幾回呼使進盡日醉言歸徑古梅成蔭堂深桂合圍重來無復拜春色黯斜暉

鍾雲叔挽詩

秋隼風神聳春雲筆勢奇人情方共屬天理竟難窺哭子零丁母啼耶婭姹兒落花飛絮急行道亦傷悲

羅解元震龍母胡氏挽詩

三世不異爨一門皆力書此風今所少他行特其餘藻錡明疏牖萱窩護碧除春光元自在遺憂杳安輿

水牡丹 都人呼爲雙魚花紫中呼爲紫袍玉帶花

魏紫潛緋眞正紅天公不管老東風紫袍玉帶雙魚掛猶把闌珊造化功

東山塔影

相輪高插碧霄寒好是如如不動山弄影翻光顛倒轉微權只在隙窻間

東西山 二首

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

折屐甚邊情易矯捋鬚須筆畔淚難禁何如拍手招元放玉室金堂深更深

敬和老人寓舍

鄒不辭三徙滕何愛一廛典衣寬酒債乞米續炊烟勝敗供飛雹虧成付響泉東山時撰屨花底弄潺湲

午困

故人書斷故山離義重惟窮到處隨無米曾中元自杵不禁鬚底却能絲消梅乞與嘲鹽貴苦笋烹來惟嘗遲亡可柰何安若命午窻贏得睡便宜

再賦 二首

誰爲風光管合離綠陰芳草日相隨此身百丈牽三峽吾道千鈞繫一絲力戒濫舟君子适志期學圃小人遲平生客氣消磨盡醉固佳哉醒亦宜

一出俄經震巽離盈虛消息取諸隨盆栽菡萏何時藕簷掛蜘蛛盡日絲左城右平魂夢遠東崗西崦杖藜遲稜稜瘦骨蕭蕭髮恰與黃冠野服宜

題李杜蘇黃像

金鑾天子如天大九萬里鵬容幾箇尋常溝瀆蝦蟆過紅錦宮袍空著破故書收拾歸去來倚杖斜陽唱誰和

右太白

風雲慘淡豺貙吼日憂無飯仍無酒秋來東屯熟
入九舉家歡呼拍銅斗老夫欲釀兒欲炊老夫怕
醒兒怕飢商量不下撚斷髭歸與汝毋折衷之
右少陵
黑風撼海晨烏青海恠出没雲濤腥矯首獨立天
冥冥保一以靜吾淸寧椰冠野服雙鬢星抱書自
隨妙娉婷耼寒海南蠻家丁
右東坡
神爲騄駬氣爲車秋雲扶疎春風腴湯餅睡起茗
椀須意往獨與奚奴俱奴低頭笑公放懶不著書
右山谷

普照僧生雲軒雲閑閣
巖芳歛空華谷響答虛牝坐看白雲生會得無生
忍
雨來山出雲雨過雲歸海悠然天地間得此大自
在
夏至過東市 二絶
揷遍秧疇雨恰晴牧兒頂踵是升平秃穿犢鼻迎
風去橫坐牛腰趂草行
漲落平溪水見沙綠陰兩岸市人家晚風來去吹
香遠蔌蔌冬青幾樹花
和黃伯淵閬人見寄 二首
流轉風光不暫違等無地角與天涯故人書到幾
靑李生面客來時紫芝窮裏埋頭傾啞酒涼邊趂
手應盲棋寂寥簡短君應笑郎罷吟詩囝和詩
錦埜西頭始識君便期至鼻着風斤餘甘到底有
遺味薝蔔本來無異芬忽忽又弦涼樹月亭亭還
合暮山雲玉泉道士窮於我也買新鵝約右軍
敬和 老人覽鏡
西谷柴車手自巾風吹不到庾郎塵回光返照千
江月復命歸根一點春永晝同窻陶處士涼宵專
席竹夫人徐公好醜渾休問認取靑銅鏡裏眞
又和憶可庵

耐翁流慶徧仍來隨處烝嘗薦筍菹但認白雲飛
一點便勝黃犢走千回屋山早露相梨熟墓道秋
風菊桂開父子相從歸展省豈無野水爲添杯
次韻夏日
秧靑水白四郊同召雨無煩訪守宮槐葉煮餔隨
市俗蓮花搗麴稱家風過從久謝三千客嬉戲長
娯七十翁已是太平農圃老更指兩眼看升中
敬和 老人荷花
紅紅白白兩般栽淺淺深深一氣催但愛透從淸
水出不辭脫自淤泥來隨花着蓋相依立聚葯爲
房忍擘開妙潔色香無間斷床頭更撥洗兒醅

鎭越堂辭 汪紹興綱仲舉建

氣佳哉兮鬱葱文五色兮虎龍江胥枅沙爲馳道兮海若斂潮其下風前義舒而後豎靈兮彰獵來自東孕泰和兮諸馮熵炎暉兮沛豐於平泰望禹會其宇內之鎭兮詎伊越之雄堂兮堂兮宜其眇翠閬而蓋冊蓮

西庵晚步

荷披菰折似秋嚴茀草叢中菊露尖只有木犀荒不得媻跚勃窣上亭簷

次韻七夕

弄巧拙逾甚合歡愁轉多辱金盟似海擲玉淚成河天運眞旋磨人生特擲梭身閑涼月好且與醉無何

蜘蛛

已迫斜陽欲墜時謀身只怕脚行遲縱橫籠罩大爲網首尾經綸渾是絲腹飽飛蟲肥似瓠喙工毒螫利於錐朝來猛被兒童掃不放簷牙一點遺

晚徑六言

促織聲來竹裏凌霄花上松梢清泉白石心領野鶴孤雲手招

中秋

要看中秋月須交夜半時當中明朗朗直下淨離離地只餘風露天何有斗箕虛靈昭徹性開眼幾人知

敬和 老人石菖蒲

西風擺脫絡頭絲孫壁爲家不問著分得九華煙雨壑種將五老水雲芝戟髯灑灑精神健劒脊稜稜氣骨奇窻外幾多凡草木爲誰張王爲誰衰

又敬和還家自喜

溪山魚鳥識車塵風日溫明試小春黃帽青鞋安樂法芋魁豆莢太平人接䍦倒着情懷放蓬沓逢迎氣味眞兒亦夢牽潭上菊和香細嚼勝猩脣

又敬和還家

喪家知似狗生子望如狼過盡燈花影空餘汗竹香菊肥人自瘦髮短處何長霜蟹新芻酒由來苦易忘

次韻臨安趙丞時承讀紹運圖

燧農以前疑傳疑理耶亂耶難盡知唐虞三代號極治說着已是令人悲古來神器付有德人心天命何容私使朱與均不豚犬亦家天下如啓時乾尊坤卑大分定孰陽爲耦陰爲奇南巢牧野可自諉爲民噓寒濯其痍後來龍虎戰劉李大氏鷸獺驅秦隋杯羹分我弗暇顧肯與兒女同車馳晉陽宮監計可刼機穽不管爲天窺觴中老翁虱髯客

冷看世變從旁嗤當塗典午夜貿耳南北五代晝攫之螳螂黃雀逅相視誰肯帖耳甘伏雌日月出矣爝火熄此殆天意非人爲所嗟患失長樂老東家浙米西家炊榮華富貴風雨過但見金椎控人頤君候讀書眼如月坐閱兩岸隨舟移詩成索酒澆磊磈通德裙帶紅榴垂

洗研

自洗洮州綠閑題柿葉紅一塵空水月百念老霜風鈍菊淒猶蓄頰桃艶已叢斡流千萬變誰賓主鴻濛

贈俞次孟

古屋無過客新涼得可人爲回黃穀蘇同飯紫輪囷杜雨初華稻秋風未老蘋扁舟茗雲去詩料正橫陳

己丑新年

幾度梅花頌歲朝今年心事最蕭條官雖有路猶窮轍住豈無家却寄巢金盡床頭顏易改樽空座上客難招一般獨得便宜處病裏逢人免折腰（猶猶末平）

病起獨步

病將春到眼慵開只爲梅花猛一來何處琵琶推卻手舉頭啄木起林隈

答請事簡

臘雪如席麥苗肥春雨如膏菜甕賤寧今前壁打後壁不將熱面塌冷面

寓事六言

飽鷟避弓橫渚驚鱗透網平波一段春光搖曳幾雙靜眼摩挲

次韻西山

山深莫道得春遲雲漏晴光已大奇夾徑幽香吹艾納隔林絕豔點燕支一川遠近迷漁屋兩市東西認酒旗錦野看亭坡老後曾來可惜獨無詩

次韻遣懷

不用憂春雨時來百草芳猶頭肥可重雀舌嫩堪囊舊酒聞香烈新詩索味長櫻桃空落去吾老白雲鄉

挽元寂王道士

盤隱早具眼粟齋仍點頭豐碑俱好在爛醉更何求院靜桃開落林深鶴去留翛然風露表無處覓青牛

古意

條風從東來習習振枯槁美人倚窗閨別思忽已早（幃渦向夢）昔爲連理枝今爲斷腸草雞號天五更髮白不待老

中春望後一日登玲瓏

出郭暄欲暑涉林清自秋步隨目力高身與山氣浮飛來辛夷花拾得蓮葉舟一聲提壺盧四顧叢薄幽詰屈九曲屏突兀十二樓泉流潤級峻雲起峯陰擱左摩紫髯兒右拂蒼鱗虬牽衣甚更好攤策登三休上呼笙簫侶下瞰錦繡州豁落不平事消融無涯憂太極浩初判此山鬱相繆幾人記曾來老苔蝕瑀鏤玲瓏聽我歌歌徹玲瓏愁有酒且潸我羲娥雪人頭

夢語

麈尾御犢轆竹枝招羊車意足各人眼心合無天涯寶扇闘草蟲碧衫涼暗花荼蘼金沙底清歌按紅牙醒疑不是夢夢到故自佳

次韻娑羅花

摩耶樹老無多子天女花妍有許般莫把東邊枝便斫堂堂留與碧霄干

讀漢事

病禹逢沆瀣酣參事懦盈陰陽眠變理天地醉財成河嶽瞢騰立羲娥蹩躠行無人能喚醒作意造升平

粥罷

昨朝隣家飯疊俎肉暨魚今晨自家粥單簋無蔔與蒲不為昨而腯不為今而臞面前有豐殺此腹只自如所以顏氏子簞瓢靡求餘

識字行

識字不用多識多反為累結交何用深交深或中棄紫微有君房郎將得賓王智無半點墨七襄亦成章禀姚新賓客文園舊婦翁雖非平生驩冰雪生春容勸君五車不須讀暝坐蒲團養雙目作雲作雨手翻覆有時爲好丈人屋

散策

窈窕薜荔徑勃窣瞻蔔林六出無他香御此衆綠陰低頭拾摽梅齒老酸不禁仰看栗鼠度危梢與雲侵百舌巧勝頰時過聲自沉搏黍曉得意睍睆流好音水旁兩三家者蔭矮屋深午忙不暇饁荷鉏歸蕢砧夾橋女蘺窈趁塢孫竹森仙人左元放拍手東西岑一氣地依天萬事古猶今溪山豈不好感槩霜滿簪前乎千百年有人獲我心後乎千百年知誰同此襟

花獅

雪氄吾家彪知親翰墨妍渴來趁研飲飽去枕書眠弄影窺清鏡收聲聽素絃最能持大體鼠輩任便儇

老人賦鄭醫晉芝隱樓敬次韻

鶡經心訣在鴻寶肘方全爲問春猶首何如夏鬢
肩樓居高進月園涉細疏泉學得種芝法疑君今
稚川

又敬和寓舍

借得廬全屋數間不爲太窄不爲寬胷中鵬背三
千里膜外羊腸百八盤薜荔水中標本遠菖蒲石
上見花難麄茶糲飯隨緣過等作須彌芥子看

除妄

酒泉能醉麽飯顆免飢不萬事得如願一生應莫
愁涼風高放鶴落日倒騎牛諸妄冰消盡吾師馬
少游

晚凉

樛枝陰合翠薰籠曲曲斜斜石徑通窈眇蟬聲緑
獨繭爲渠立盡晚來風

迎秋

熱不能堪又便秋天公底暇與人謀形容如許馬
非馬氣力幾何牛戴牛勃勃松梢雲片起琤琤藕
葉雨聲留新凉收拾歸歌板鈿合金釵萬古愁

敬和　老人盆池

埋盆作沼野人家數斛山泉拍兩涯人立晚風凉
似水荷浮香氣勝於花蛙聲恰恰宜飛兩鶩影依
依欠落霞齊物逍遥無大小不須煩惱髮生丫

喜雨一絶簡趙丞

龍公有眼識英村好雨隨聲喚得來酒面添如田
水蒲眉頭放與稻花開

古樂府用禮禪滅翁韻四

黄金絡頭五花馬擲葉無風雪蜚野仰看飛鳥命
中之好兮儇兮誰似者上蔡門望夷宫往事了不
省引白春蒲容嘯笙坎鼓踏雪歸馬蹄不記來時
蹤

右公子遊獵

河水湯湯公毋渡爲妾言嗟未力公渡竟不疑雲
昏風雨寒波深蛟鰐飢二十三絃悲復悲黄鵠不
雙鸞獨飛

右公毋渡河

桐春華竹秋霏蒼梧雲深人未歸烏八九子恣飛
啄夜半飽啼山月落鷟鸑引孤雛腸空羽毛薄爲
言增擊勿作遥吹參差兮共飄飖

右鳳引雛

羽肅肅鳴雝雝江南江北秋思同秋思中人無避
處風酸月冷江流去鴈奴亦良苦群鴈不我馮夜
深炬火滅復明舉網拚盡蘆花翎

右鴻鴈行

槿花

露徑風籬取次芳朝榮暮悴付流光一秋朶朶紅
相續比着人情大段長

用主司理押韻送別 二首

亨衢方四十滿謂乃翁如為底澼洸藥依然城旦
書光塵風物裹消息事情初東起東西玉功名富
貴餘

蘆花秋摵摵征思旆悠悠歌吹莫愁國鼓鐃熊繹
州賀奇空盾鼻膽儁落旄頭儻有西風鴈煩書老
故侯

挽鍾孺人

夫沒姑嫜老年芳鑑珥新孤峯晴後雪碩果剝中
春命義生無媿言容死未陳西風吹拱木雙劒合
龍津

挽阮宣義 達原父

夜氣精神飽春風笑語酣脩篁森道北叢桂郁城
南雨露榮三釜煙雲老一龕瀧岡阡上路秋思薄
晴嵐

奨菊 二絶

木犀蒲送第三香交割秋光與後行細雨斜風籬
下菊安排青蘂做重陽

菰葉離披藕葉欹精神得似未秋時西風坐斷群
芳路不屬黃花更屬誰

章升伯妻孺人挽詩

婉孌從君子青雲遠大謀樂羊燈火夜李侃鼓鼙
秋露烏鳧迎喜星機鵲送愁諳花紛五色光動九
原頭

東山懷謝傳用禮減翁韻

金堂石室舊猶祥被髮依然下大荒月送嬋娟華
落蘂雲移縹緲濕疎篁栢伊笋外深情酒幼度棋
邊定力香往古來今開圖眼樓頭吹面朔風涼

山中菰生米父老謂豐年之祥用子有
韻

秋風菰黍黑山崦罕聞之産瑞揺銀海占豐讞玉
池芃芃稅合穗裊裊穄分枝却憶官張望嘗新薦
一匙

初霜

庭下曉來霜菰頭芭蕉折絡石瘦菖蒲獨抱青青
節

九州山僧房

路突亭依石林凹渚見沙嶽危幾峋嶁深蔚似瑯
琊客勸鶯寒思僧閑忘歲華兩窻風露影一樹枇
杷花

挽俞致政 德藻父

涉世萬緣薄愛書雙眼明身從平處立道向拙中

生唉燕何妨晚栽槐恰待㮾偕成投筆去天閒暮
雲横

挽鋼里葉提點

養性居士白用心承事黄春風花竹墅秋雨鱠蓴
鄉簡淡趍眞諦廉平絜義方誌幽無長語手墨粲
琳琅

徽州葉司理送冬筍

凍雪晴邊白柄鑱浴泥扶出錦綳衫定知王謝家
苗裔風味生來便不凡

挽俞景梁

億計橋門士輸君第一籌文爲天下㨾行與古人
謀磨鐵素心在注金蒼鬢休梅邊清絶夢誰更酒
扶頭

用韻荅厲輔卿二首

坐窮無過客失喜得吾儕材逸類淮海詩清如簡
齋山明知王氣水涸見霜涯期子進此道爲覲生
好懷

南北錦一住東西巖屢登報春梅有信送酒鵲無
憑之子能相過詩名不浪稱漉冰烹小鳳爽思爲
渠增

敬用　老人功臣淨土院韻

髓腦供祠寺膏脂倒井閭岸隤猶畧彴塔禿只夫

須窈窕釵先燕夷猶帶不魚醉歸天欲雪好箇探
梅圖

石斛

蚱蜢髀多節蜜蜂脾有香蘚痕分磦砢蘭頴聚琳
琅樂譜知曾有詩題得未嘗瓦盆風弄晚披拂一
襟涼

平齋文集卷第六

詩六

庚寅元日甲子晴

聖君元命是元正三素雲開甲子晴不識姓名農圃老相逢便與賀升平

元夕

輕陰不隔圍圍月遺俗猶傳緩緩歌踏雪看燈知不惡宜春釀酒恨無多

水仙蘭

水仙瀟洒伴梅寒鴻鴈行中合數蘭七里香花陪隸耳涪翁醉眼被麄瞞

燈歎

坐久燈欲乾倒檠丐餘瀝點滴能幾多燼滅在漏刻可以觀養生精涸神氣蝕豈伊半圭茸能續踵後息可以觀爲政斂苦生理迫豈伊數匙糜能起溝中瘠嗟哉秋晨禾葉葉合露夜毋使螟就槁而望一溉益

對門 兩絶

對門三日罷晨炊無麪傭身老晝師安得化山爲飯顆大家皷腹太平時

一簾霏雨瘠花朝焙藥爐邊撥破貂深坐不知畦麥信喜看黃液上瓶焦

脫却布袴博米歸崗泥滑滑行苦遲打麥作飯知何時阿婆餠焦涎滿腮更願春蠶一百箔賣新得價絲貴樂葫蘆沽酒和家酌免教竈婦嘲姑惡

禽語

讀元公輔傳有感

公輔溪壑慾胡椒八百斛若比梁冀大是廉幾舡珠璣幾車玉三十萬萬無厭足我　宋從來相用儒國肥民飽却家臞田園圖史論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嗚呼哉鄙夫嗚呼哉貪夫

示諸兒

老人四十年前示兒長詩豫章實佳木尋丈早異衆匠石雖未顧終解作梁棟社櫟大蔽𠃍不資世所用棄置成散材歲久即空洞誠由天所産亦在德者種吾兒豫章流丱角不好弄經訓雖未通數過輙成誦只今十五六舉止頗持重仰賴師友功綴緝成賦頌積絲未盈尺粗喜入機綜胡爲不自量將使應鄕貢文場倍千數作者豈倖中而子於其間燕雀雜鸞鳳鉛刀未易割庶可供一閧造物果何如往往形吉夢天其助我心勿使汝

放縱業貴精于勤耐取曉寒凍文章
實公器妙語世人共歲朝哦此詩洗
醆揭春甕吾家有陰德行矣光炎宋
　　某今五十五矣敬用　尊韻示諸兒
道大兩儀小身寰萬物衆此心能砥柱斯文即隆
棟書從羲孔來字字濟世用愈窮理愈邃如探無
底洞有書不勤讀嗟農失春種如何望秋成箕杵
日斆弄一經勝籯金萬帙供洛誦所願器業進增
益門户重兒童悟易玄奴婢曉詩頌而況以士名
經史懶條綜古來天目下誰識三歲貢吾翁破天
荒教子期命中顧我肋已難望汝毛猶鳳詩書氣
脉續聲價天壤閧毋學韓家符燈火照瞌夢毋學
陶家雍文術付遊縱光明發勤苦奇儁出飢凍四
壁瓢腹空一糵鐺脚共人情易喘筒世事難弄甕
努力須青春三陳與二宋

　　春行

花信雨擔閣瞌魔茶破除朗吟搖矮屋徐步逸輕
車鳥語向人密交情隨事疎紛紛何足問天地一
蘧廬

　　次趙保之清明即事五絶

餅啖紅綾空復憶錢分白打底曾知推排風雨清
明過只有梨花三兩枝

草草携家去踏青舊阡新冢紙錢輕爾懷易作中
年惡羨殺兒童笑語聲

花信東風第幾回蕭條門巷老蒼苔漢宮儘有新
鑽火無分傳將一點來

看花何必只長安到處韶華總一般可是家貧風
物晚郎當高筍鬬春盤

擅春正是海棠時臘爲新晴準備詩潑火雨來還
有信崗南崗北竹雞啼

　　九華葉子眞賦汴吴兩都極陳治亂之
　　原仍有詩用杜遣懷韻見寄因和酬之

於皇　永昌陵食龜大梁都坐控天下樞卜世周
鼎俱聖賢六七作夷夏同康衢懷鴆玩積安厝火
忘細娛黼京相與樂與亡視如無元氣付一錮膏
血供百須但知豢富貴金珠潤黄壚豈料醉夢中
蠱瘵生華腴淒風暗離黍斜陽渺煙蕪空令老忠
簡渡河死猶呼南來吴會雄北望汴水枯迓續赤
帝脉羈縻黄頭胡楚蜀壯襟帶江淮豐灌輸以此
圖中原所嗟欠謀夫平園舊賓客清燈耿寒爐撥
首宿感集拊髀流光徂理亂有成鑒天高不容呼
擬古賦二京舉一通三隅謂墮狗監舌寧老瓜芋
區誰能齒阜朔俳優雜星巫芙蓉歸去來月落長
庚孤

暮春即事

温明好天氣猛憶湖山遨平堤到處柳流水誰家桃榜笋選勝檻笙歌喚輕舠百需不移具一醉何庸逃膜皷着日緊紙鳶得風高買歸不論價矜詡相爲豪迅晷晷兩眼柔颺摇三毛閙裏夢已破閙邊趣方牢摘桑暮西崦浸穀朝東臯病來飯即藥客至茶當醪雲煙面目稔筍蕨氣勢鏖腰頑渠稱鶴脚硬雖爲鰲吾非東山謝亦非華陽陶泊乎潛溪潛萬事隨所遭

次韻閔飢 兩絶

貴人生長不知田絲竹聲中醉飽眠渠信春山青草盡排門三日未炊煙

巷頭巷尾幾夷齊日爲飢腸不肯西只願天公多雨粟便教米價賤如泥

茶笋病

薔金初出焙板王又登厨爲愛頻車雋做成風骨臞黃婆幾倒盡姹女得安無快意宜知悔清標不忍孤五兵生厚味牢作病浮屠

口占酬俞端叔牡丹

沉香亭比夢魂賒驚見祥雲七寶車窮孟嘗君空好客病維摩老不禁花

次韻何伯温 三首

庭前木蘭花噉噉扶春陽鶴鳴夜漏午步花獨歌商低迷露濕衣浩蕩月蒲梁深省渺誰語中心空自藏

出門夾徑松春盡花滿林毵毵麈尾黃裊裊雲氣深仙人左元放騎龍夜相尋飯我花抄露實腹虛其心

銅瓶一穟蕙芳潔以自旌相看色轉粹未言意先傾𠊱如鄭子眞聲名豈其卿明窻細披挹心空氣和平

山鄉

石田磽确萬山隈逢着荒年更可哀盡日幾人擔米上長年何處得錢來扣門強貸刑難逭閉户清飢死又催不是乾坤芻狗汝要令箇箇學顔回

錢德成山水窟

亦有黃金埒非無瑞錦窠養蒙知趣早觀復用功多嘉客貢場谷碩人槃澗阿時平風日好花竹幾行窩

壽程宰 三首

作縣如弄潮莫吸半呷水紅旗上岸來喝采沙河市拈取第一籌細柳天風裏

愛民如緣竿百尺頭進步未到百尺頭努力莫回顧當場萬人看亭亭碧霄住

回翁十日前先脫老鶴胎拍手浮玉頂君騎鳳凰來相逢説長生一笑搯花開

曉出

一雙杜宇青天月兩點烏犍白水陂不爲好山勾引出那知已是插秧時

行臨安縣圃

縣勢城陀樹老蒼山光明潤客荒唐木蘭多露不能濕薝蔔匪風還自香萬事婦姑鳴好醜百年翁仲領興亡九龍堂裏齏宜酒盧橘來禽日正長

寄題永嘉林氏萱竟堂

萱草遲庭寂橘花窻户明我惟天地性物自古今情元酒無窮味朱弦不盡聲道從涵泳得寬作讀書程

答隆慶李守 摛

萬里一天碧百懷雙鬢秋凄其占後會展也企前脩風露昂藏鶴煙波浩蕩鷗書來如覿面香滿藕花洲

東山次俞紫微止止堂韻

佛法元無法人謀盡過謀説空猶是著領妙更何求徑滑松杉古窻虛水石幽琤琤鳴鐵東安處一時休

繡觀音酬郢州王知録丹青美人之贈

兩絶

楚人不識女須面只畫昭君并莫愁嬴得江南窮相眼自嗟空白一生頭

十相端嚴具足身一團楊柳淨瓶春石城莫與蛾眉看羞不如人却妬人

乍涼

一雨添一凉秋近暑已遠菰荷響騷颯忽其歲年晚悄悄我所思室而偏其反燕乳巢未空蛩吟枕先蒲涉非忘淺深飲自知冷暖黄姑與織女隔河送悽惋南金英瓊瑶不換霜鬢短

七夕

好箇牽牛織女天凄其獨夜不成眠柳家細婢何能問太尉寵人秖自憐比翼難磨終古恨嫵眉未了宿生緣新凉如水誰消得平等天公也解偏

秋思

一曲王連環十分金屈卮故新相代謝底用爲秋悲

寓興

巨口松江鱸縮頭槎頭鯿一歸聊復爾百懷故依然林静横流瀉庭空澹嬋娟鳴蛩識人意切切悲流年最憐重開桂抱寒爲人妍

阮亨甫壽樂堂澹庵各一首

孤塔明横巘短橋華柱渚結堂水石邃奉此清節
毋菊能駐頹景松下蔚可數萱能忘百憂竹間槃
欲語日淡迎春風雲薄謝秋暑板輿穿蔭來絲袂
踏花舞點頭每一笑彈指忽千古盡將栢舟淚灑
作蓼莪雨僾然其若存青山照庭户

右壽樂

江西老澹庵高節湛秋水君庵亦澹名聞其風與
起一徑穷栢竹八窻秀荃芷意行護幽芳燕坐鑑
碧泚銅爐古鍾磬兎研素屏几玄根息芸芸泰宇
安止止大羹及元酒不入世人齒床頭周易在更
與參妙理

右澹庵

秋懷 二首

素節垂垂杪衰懷拍拍叢風乾梧葉白霜老菊花
紅理由多添瘦停詩不減窮出尋空闊處指眾送
飛鴻
鸊鵜琵琶恨融歸十四弦撥寒紅玉笋拍暖鏽金
蓮梅影春風裏茶聲雪水邊自憐還自笑星髮照
嬋娟

記夢

青天一朵雲起東斗黑怒雨驤玉龍江頭女子十
七八喚出八十老龍翁龍翁擲珠引龍舞女子笑
蒲鞭頰紅天風吹動翡翠佩騎龍直入蓬萊宮

山行紀事

至節後兩日侍　老人訪岳林精舍
晩過眞君觀小飲還宿澄維那房厰
明登九僊山晩取道陌上花望而歸
徐雲叟鍾冠之崇之偕行男延龢侍

扉開日華早路轉霜花鮮遊鴻得嘉客健鶴隨老
僊舴艋野渡淺畧彴孤村連紆餘盤龍外杳靄鳥
猿邊麥畦破凍刻稻架烘晴懸萬鵶暗濱洞隻鷺
明娟娟寺古繚盧嶂房深貯澄漣珍鱗紫金睟秀
石蒼玉犖住僧自縛律愛客能逃禪老帖不容塌

枯琴尚堪弦出訪文舉碣還息維摩氊寥瞑梅枝
月帳鬖栢子煙吸清飽蟬腹擁薄揹龜肩忍寒如
忍艾望曉猶望年報明翠鮞壯送暖紅麟妍讀易
坐方穩搜詩去俄翩行行晉縣壘歷歷吳墓田森
峭徑絕壁嵌空派危泉飛墮雪珂境撼動冰輪䦨
天甜寂小蕎傳挾酣急凌巔閣摧失傑詠巖在餘
奇鐫夕氣生遠嶼勘懷寄平川路旁柳如此陌上
花依然數年東強項一日舒聯拳大千自鵬鷃方
寸皆魚鳶東風染芳碧更著尋春鞭

和何伯温見寄 二首

問字無人過草堂耶非今是兩俱忘鶴何骯髒寒

方壑梅許淒涼靜更香萬古江山窮太白一簾風
月老張蒼多君不作炎涼語識我平生鐵石腸
青山流水曉葱朧讀遍黃庭萬境空羌覺無緣洗
古本貘屏有分護頭風人謀歷歷既未濟民力班
班大小東陶寫此懷須好句殷勤時與寄來鴻

和子有感時

八州都督新推轂兩紀中書舊覆甌郿塢然臍如
有策聊城飛笴便無憂 時逆全作過

歲杪用韻 二首

日月磨心緒風霜染鬢華曆看新歲草梅憶舊年
花濁酒供傲舞清歌應摻撾阿咸多事在猶問老

生涯
黃麈春簇仗夢不到東華瓦研磨冰葉塼爐煮雪
花窮甘猿帳卧老勸犢轅撾凍解光風轉晴波拍
兩涯

元宵前三日侍　老人遊雙林

大徑山高寺山巔小徑山深寺山趾辛夷花開數
點雨艾納香空半泓水新新故故自樓閣下下高
高各窻几二三名公詩一束八十老衲書幾紙雲
岑滅沒野屋浮草樹離列渡舟檥露橫斷浦月已
高日落平沙風欲起直疑着我江湖間安得伴君
巖壑裏魚肥尚恨絲蓴晚酒酣苦愛菹筍美參參

有句墮杳靄更上迎暉亭徙倚

謹和　老人明朝中春 二首

田夫野老布長衫郊外相逢與共譚一把年華將
望六九分春色又過三竹雞絕叫茶生笋梅子微
酸酒熟藍流轉風光無間斷此身元與化功參
淡黃深碧上春衫無限春懷豈易譚隨手去來拈
放一到頭得失暮朝三日烘花氣通玄牝雨洗山
光漲蔚藍孰聽五更晴哢好不須多恨罷朝參

春行次韻

拂開芳草碧坐斷落花紅廿味猷籌外年華帶眼
中六州空鑄鐵萬物任爲銅有嘯吟晴雉逢時會

長雄

病齒

吾毋苦蚤衰髮霜齒存幾小兒得其髮大兒得其
齒予方四十時上齶右車毀從兹白石源歲歲費
經理軟疑梅着酸疎類榴埒子根浮齶易兀力弱
遇輒靡懷核忌堅栗殼肉便脆美爛魚故自佳急
嚥聊復爾刺肥劚鉏芟剔纖難拔壘屢搜風屢入
一快勢一圯撼搖腫貫顴焦蠹痛徹髓外雖編貝
然中實空齦似赤龍攪沆瀣王池漲清泚天皷弗
能扣金鼎亦徒舐乳媪老不羞檥女少自喜風流
久已絕血氣安足恃磨治朝辛鹽漱濺夕莎芷庶

幾尚扶危不至遽乏使太官羊何腴五侯鯖更旨
錐無轒釜噴未免媚竈耻菽腐柔趑梜栗糜滑流
匕不愁餧在中却笑飽欲死舌以柔故存此語未
敢唯

春思 三絶

柳汁何能染鬢根柳絲只解絆愁魂年光有底催
人急水牡丹花又上盆

細草荒煙古墓田知經寒食幾年天雪條花下翩
翩紙疑是曾分白打錢

蝴蝶深深淺淺黃被春惱得一般狂打圍飛入菜
花去自信世間無别香

偶成

沂水春風弄夕暉舞雩意得詠而歸爲何與點狂
曾晳箇裏須參最上機

三月晦東山

太皥明朝禪祝融杖藜能送幾東風兩崖蘿蔓因
依緑一樹桐華自在紅聒聒鶬鶊即事喈喈榑
黍女趁功細思舉世誰閑得一笑浮圖倒景中

續夢

琉璃庭釦水晶欄寶樹婆娑玉斧閑只恐姮娥嬿
冷落却隨飛月下人間

作茶行

磨斲女媧補天不盡石磅礴輪囷凝紺碧曰剡扶
桑掛日最上枝媻蹣勃窣生紋漪吳罡小君贈我
杵阿香蕓砧授我斧斧開蒼壁聲磊磊杵碎玄璣
紛楚楚出臼入磨光吐吞危坐隻手旋乾坤碧瑤
宮殿几塵墮蕊珠樓閣粧鉛黴慢流乳泉活火鼎
漸瑟微波開溟涬花風迸入毛骨香雪月浸澈須
眉影太一眞人走上蓮花航維摩居士驚起獅子
床不交半談共細啜山河日月俱清凉桑苧翁玉
川子欵門未暇相倒屣予方抱易坐虛明參到洗
心玄妙旨

送程於潜 兩首

溪山民物古政理器能寬平易見眉睫明清生肺
肝春風簾影暇霜月硏聲寒野老自相語元豊崔
長官

迦紫催飛舄攢紅簇去轂吾邦傾市送旁邑塞塗
看清廟登犧象明庭峙孔鸞野翁麋鹿友時與訊
平安

新月

天面如人面昏昏鎮是愁晚來雲色解新月放眉
頭

百合花

日月飛雙轂如何駐黑頭纔看數客友又見折殭

仇葉聚稜稜峭花垂娜娜稠晚涼芬烈甚欲睡更
遲留

雨中次韻 兩絶

積多雲鶴巖前雨種遍長松墓上田豐歉相乘天
有數今年管取斗三錢

提壺勸飲元無秫促織催機未有絲葉底蟬蟟尤
更苦吸風飲露伴人飢

送徐顯道尉無錫

握手不禁別庭梧聲欲秋雲霄生脚底田里付眉
頭敬是提身杜和爲應物舟卷旗蒲柳市茶鼎雨
颼颼

二花

粲粲金錢映玉簪榮華能得幾光陰季倫歌妓春
中客零落秋風没處尋

理菖蒲

朝剛石上青之黃暮摘鏡裏黑之蒼留中多少冗
荆棘不翦不芸空過日君不見顔子一克已曾參
三省身每日低頭矻矻自點檢何曾浪把外物勞
精神嗟乎我猶未免爲鄉人

閑居 二首

一覺湯餅睡幾轉庭花陰不作八翼夢以無富貴
心東家朝鳴玉西家暮横金芭蕉大蔽牛不柰霜
風侵何如老忘得曲肱滋味深

出門聞鳩語秋思生春妍豆苗深没腰稻花高出
肩路旁兩三叟合爪感謝天老身幸不死得見穰
穰田眼中多少人不能待豐年

僕林志廉得元暉筆法作此七十三矣
爲賦六言兩首

近浦霏開略彴遠山雲没招提樹底人家欲曉隔
籬彷彿雞啼

潮退寒洲聚沫雨收春嶂蒸雲歷歷舊經行處江
村曙色初分

送阮深甫尉桂東 兩首

秋陰踈梧桐暮寒老蒹葭病鶴臥空谷遊鴻起平
沙飄揺征衣單寂歷津堠賒中年不禁別湘江渺
天涯

一静鎮百紛一恕生百順所居欲官大此道貴坐
進塗平鞭影疾風壯帆力迅皐蘭拾秋芳好寄南
來信

九月一日侍 老人遊洞霄宿超然館
聞鐘

太一相過燭未銷朝元鐘動鬱羅蕭身輕不怕瓊
臺滑蹴踏青霞上斗杓

翠蛟亭 兩絶

壯杉毶檜護嵌空飛墮蜿蜒白玉虹莫道隔凡元
有柱胡麻流出石矼東
晴雷碾破白雲窩無數林華衮下坡好把轆轤斲
轉着崑崙頂上卷黃河

贈石室朱修行 兩絶

響泉一泒落天風人在浮雲柳絮中亭午柴關猶
未啓碧玲瓏底拒霜紅
落葉堆中折脚鐺白雲煮盡又還生洞門黃鶴婆
娑舞留得松風待月明

送趙處士遊方

道家何荒唐釋氏更汗漫君胡欲逃儒結入揚墨
案時文窘枘鑿俗好厭冰炭起尋出頭路去覔行
脚皈左携仙君茅右挾佛祖槃隨身絶長物到處
得奇觀江山枯桐寫風月老筆判識透心轉空養
足骨自換長生不可獨分寄石髓半

何正言毋安人挽詩

鳳采生丹穴螢光聚絳幃兩登黃甲去一佩皁囊
歸萱老悲方切蘭枯夢又非青山秋寂歷客淚不
勝揮

初釀

手臼登新秫頭缸試嫩醪蒲城寒信早栗里曠懷
高重熟魚沾麵微生蟹帶糟老儂元不飲隨喜亦
陶陶

贈前京東王制屬

赤葉風欲盡黃花霜未乾病添孱許老窮迫子能
寒劒蝕蛟還吼袍塵鶻尚盤山東河北事欲語淚
汍瀾

翁媼行

翁頭白如銀媼頭黃如金抵足搔瘡昏到明羞殺
敗布多年衾晴窻蟢子懸㶑㶑翁媼相看顏色啓
門前人送撰碑錢半贖冬衣半糴米

哭都城火 辛卯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漲焰通天紅曾樓傑觀舞
燧象綺峯繡陌奔燭龍始從李博士橋起三面分
風十五里崩摧洶洶海潮翻填咽紛紛釜魚死開
禧回祿前未聞今更五分多二分大塗小撤噤不
講拱手坐視連宵焚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
令公府 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

仲冬二日還自谷川道中 兩絶

晴烟杳靄似春山蹊柳啼鴉意度閑溪上麥田翻
未遍故遲牛帶夕陽還
蒲天返照醉紅殷未到生明月已彎好是蛾眉無
點恨盈盈淡掃有無間

至節前十日遊勝因寺

霜霽午曦暖潦收沙路晞東山知寺古避客恠僧
稀韓滑涉危屐滕鈎穿簑衣月黃風不動燈火虹
去鄰橋歸

謹次　老人至節韻

但見陰陽遞斡流誰知陽本未嘗休善端繼繼無
窮脉元化生生不盡頭杜牧浪將籍勸讀少陵空
爲線添愁何如靜坐觀其復一點靈臺造物遊

至節出謁回　二絶

一脉陽從地底回人情物意便春臺鮮衣稚子面
紅醉知向外家參節來
巧笑聲搖六博盆纖纖人在綠窓根隔紗想見春
風面雲滑金釵欲溜痕

病目

日過學不力年催名未芳心期雖皦皦目視已茫
茫燈疊青紅暈書紛黑白行蒲團深瞑坐禪味覺
偏長

椒菊枕

矮檠疏初年細字窘晩節天憐蠧書障神授鴻寶
訣金葩凉而嚴丹實溫以烈兩囊貯風露半替藉
霜雪芬透頂額爽清祛腦脂熱夢魂寥廓遠字觀
沆瀣澈雲開月更朗電掣巖欲裂術妙刮膜金功
過劉墓鐵犂牙讀楚詛瑣尾窺越絶不憂幻景侵
且喜翳根滅頌花醉春溫蓊英飽秋潔塗屋兆蕃
碩飲潭進耆耋况兹芳澤聚盡洗空華結夜氣存
虛明天光發昭晰須彌能微塵渤澥或丘垤不直
一笑粲已判雙旨決

俞提舉挽詩　二首

屐也萬夫特翛然山澤臞朔風空汴泗春水渺淮
湖籌驛尹師魯詩壇梅聖俞繡衣歸老去有韞不
輕沽
蒼鶴孤山曉黃花栗里秋一身雖物外萬國尚眉
頭遺老幾何在耆英只麼休問天天不語江闊莫
雲愁

奚知縣挽詩

敏銳霹靂手寬平雲夢胷雄臺高幕畫劇邑富民
庸帆掛風方駛戈揮日又春炊粱剪春韭無復奉
從容

臘中步月　二絶

平山堂下解圍去天水堡前經戰來天地無情一
般月照人霜骨白皚皚
賣妻鬻子年饑後索毋求爺賊亂餘對月椎胷幾
家哭更堪蕭索歲將除

何正言挽詩

雋手芥拾紫忠肝蒲伏青嬰龍雲氣直縛虎雪毛

腥炊枕夢何短書棺名更馨眇然人物幾墓草涕
交零

謹和　老人惠山泉 二首

取水驛符到峨山旗信通碾分花瓯月爐受竹間
風金谷正覔醉玉川誰道窮頂門甘露入喚醒主
人公

第二水泉動斜三封印通愛奇親煮雪得雋細生
風酒肺蘇將渴詩情洗盡窮娉婷須好買供奉讀
書公

歲暮山中紀事 三首

南山大小空橫行無常時蓄狗豢豕盡澤吻樵牧
兒翁嫗起譟逐妥尾行愈遲力窮哭且罵天網不
汝遺

里巷貧賤翁隤然支離跳躚亂縁緼袍黙綴領下
須旁人勸翁捫摇手一任渠亂多轉不瘳何庸事
驅除

鄉風臘廾五比户然爆竹窮陰挾黄昏霹靂起空
屋梁間鬼拍手笑人未免俗罔兩白晝行渠爾一
爆逐

除夜

市兒數十百挾炬相追奔爭唱賣獃歌祈以昭易
惛我獃大如屋幾臘擁敗垣群雛勸我賣急售價

莫論弄巧或成拙太清不如渾老鐵無孔鎚甘守
鈍性根

新年

欲識新年課都非舊日圖詞分詩料帳酒奪飯工
夫鍛息柳邊手鑷閑花裏鬚寒消芳草綠打急辦
行厨

謹和　老人欲還故廬

颼颼破屋小青裯客枕頻年寄道周行止非人員
可笑窮通有命尚何愁春風舊壘雙飛燕宿雨新
巢百拙鳩信是還家貧亦好德人何處不天遊

謹和　老人春行

抗蹠明時効伏伽一歸七度試春紗柔風綠遍庭
前草細雨紅催陌上花悤遽買來猶濁酒趙州喫
去只麁茶回頭恰恰鶯啼處黄四娘今尚有家

又塔院

僧伽傳法處阿育放光時到頂直無縫透心横有
枝梅間詩鳳味竹裏酒鴟夷醉上危層去空明渺
所思

燈夕獨酌 二絶

鈿車羅帕禁街夜珂傘炬城沙路春少不自強今
老矣落梅風暖酒生鱗

海濤風定柳枝曲江織波明桃葉歌剪燭停盃聽

宛轉不妨白雪映青蛾

送游考功將漕夔門 七絶

溫公一傳諫議劉莿坡一傳吏部游長庚伴月天欲曉西照太白南羅浮

神鼎一鑄魑魅怖法鼓四震波旬悲祖宗涵養天下氣留得此脉扶顛危

欲鳴不鳴銜口馬欲去不去羸角羝排天絶叫河漢裂隻舸飛上岷江西

古來刀鋸鼎鑊具用待誹謗妖言人振觸不怒予節去惟天爲大知堯仁

金湯棄去七百里珠玉走盡六十州誰生厲階不可問枯栢江上風颼飀

燒畬瀼外竹枝瘦踏磧灘上桃花肥繡衣故鄉豈不好爲天下計毋庸歸

四肢誰謂可無骨五臟自信難留寒跂予望之不得語但願萬里書平安

正月二十四日早夢乞聰明於東坡

東來一舸橫天上御風而行無點浪有人野服帽高簷宛如赤壁圖中椽舉手疾聲呼先生爲我心孔開聰明緜然一笑若相語乞得聰明不如魯

老人晚得女真真又曾孫女金華皆再周而殤葬塔院後今春焚化用前韻賦詩謹和

寧波影裏誦陁伽古佛燈籠護絳紗智慧竭羅雞正果慈悲妙善亦空花怕寒婉孌初拳蕨望雨醒鬆細舌茶節物感人還自解有兒何用女當家

送澄維那訪舊湖山

梅子酸猶淺桃花豔已饒春風開口吸明月換肩挑鶴向平湖放猿從古洞招出門天地闊何處不逍遥

葉主簿挽詩

生理鴟夷子心期桑苧翁行厨脩竹月坐檻落花風雛好幾孤鳳行踈忽斷鴻兵松明遠目一點夕陽紅

謹和 老人古硯韻

破壞憨僧衲凹欹漫叟窪吐雲頭縮蜃吹月口呿蟇宮爐愁難捧堂脊怒可撾莫貪濡筆利浪草侍中麻

路逢徽州送牡丹入都

飛絮遊絲弄霧華出門芳草渺天涯太平莫道全無象脫繡鳴鈴傳送花

首夏一絶示徐錦囊

金丸未熟櫻桃過錦幄俱空芍藥來共坐晩涼觀物化床頭有酒爲君開

荅王仲鈞 兩首

無言安止止不動妙如如暴虎未聞道汗牛空讀書赤窮還恤後白坐且求初寂歷野花晚嫣然風雨餘

老鏡風霜飽離觴歲月悠由多傳郢水前郢州司理詩亦到蘇州搜轉撩天鼻抽將鬧市頭投林毋用急時至會封侯

次子有下第韻

東風換骨立成僊五色終迷自古然龍變未符今舉讖鶴來當驗後科緣情如中酒宜親酒命合腰錢會有錢詩買娉婷供老伴不妨遲得兩三年

荅駱肖泰

過我桊搯巷留君筍薤厨襟懷新雨快面目故山癯自笑孤飛鶴誰憐返哺烏未應埋没得囊有萬驪珠

初夏即事一首謝俞德遠惠茶

病眼昏花懶讀書閑門恬養冉溪愚一甆草色蛤呼伴四壁樹陰雞護雛已是歸來何用引本無太極不須圖小園自汲新泉試涼滿松風石銚爐

重午山蹊獨步

扶病索清陰循林步幽霏花枯勃姑飯草拾蝦蟆衣良藥觸手是壯容轉頭非易補天上漏難駐人間暉寒暑遞流斡悲樂相因依功名少終吉富貴多危機李泌語欲咽屈平志空違不如滿引酒舉世知我希

平齋文集卷第七

詩七

觀物 二首

飽飯茶甌罷閑觀萬物情狗加獅立號猫冒虎爲名故沼慈姑王新畦腐婢榮蟬從何許變忽送出林聲

薄命天元定深居日轉長塔鈴空洛度車鐸慣琅璫筍長竹還老蓮遲荷自香羨他雛又乳雙燕勝春忙

抹利

翡翠簾帷雪透肌纖風不動闇香吹裴回顧影精神發省得京華識面時

晚蓮

颯然秋入井梧嘶窓下紅蕖始脫泥但有意開何論晚縱無力上不嫌低魚貪芳影機還熟蝶怕深香路自迷更把閑情堅耐着明年花與屋簷齊

涼月 二絶

蓮房折盡只留荷露蓋班班一丈過高下橫斜無定影聚涼着得月明多

金粟安排雨後黃定知花亦愛新涼夜深月透玲瓏影花自光明月自香

挽阮倅

膠庠推博洽州縣著廉平人物萬夫特山川千古英虬髯橫意氣猿臂鬱功名一擲同年淚西風浩蕩情

挽李丞

篤敬古君子公平賢大夫筆端知己有券外得心無落日揺墻竹淒風墮井梧蓄深施不盡留與讀書符

和子有催歸

卜廬必擇地買鄰不論金出機與入機去心即來心物性臨川翁罷相老境侵霜竹鍾山寺雅寄金玉音强項峨眉僊渡海憂患深耙稏陽羨田歎言飽甘霖故山月在眼客屋風薾襟欲歸欠生業隨寓如家林覔楦適閑趣借竹供清吟俛仰一逆旅乾坤古猶今

謹和 老人蓮桂 二絶

點破秋光數葉荷水清時見小魚過渟涵風露三更足收拾江湖萬頃多

搗成一百八丸黃入手能令熱惱涼金粟如來身已化蕊珠僊子骨猶香

移居西郭重樓 閏九十八

欲歸未辦買山資東寄西存漫一枝樓上起樓渠自巧客中作客我何癡崎嶇溪步通虛市鬱屈山

蹊護短籬不用子畝親種竹屋頭元有綠猗猗

自和

得寮便住似西資誰暇安巢更擇枝閑寄不妨中
酒聖樓明大好養書癡誌公分料存刀尺龐老家
風欠笊籬大厦千間宵八尺傍人莫笑太窮猗

小雪前三日鍾冠之約余侍　老人行
山舟發後洪入杜塢自鄭蓋庵過閬山
趁翔鳳山菁山徧覽楊墳秀園遂至何
山道場山乘興薄吳興訪玉湖書院水
晶境界而歸自戊子至庚子陰晴相半
勝處輒徘徊賦詩飲酒偉哉觀也數詩

見後

溪流轉處兩三家落落疎林淺淺沙可是小春風
物早擔頭一束杜鵑花

右長橋渡

止水攬不動好山邀輒來松間寒月晚似欠兩翁
催

右閬山妙嚴院松月堂讀張汪二公
詩有感用無垢韻

鉤輈格磔鳥呼晚勃窣媻姍人試寒野水不流山
四合寶華雲裏着欄干
一徑白雲明似雪蒲山紅葉豔於花過溪買酒等

閑事只恐客來非當家

右宿妙勝閣

無雨又無日此行天相之荒園遺木老古隧得峯
奇霜晚蔬猶劒風温茗巳旗行厨何用許勝處可
忘飢

右出閬山

狂暖釀成雨逆風揺斷橈寂談王舍衛悶想鬱臺
蕭遊與孤芒屩歸期數翠翹推篷占霽色木末散
聲招

右謹和　老人鳳口遇雨

聽雨客無寐放晴山有靈禪關深紫翠勲廟肅冊
青鰲負摩雲碣龍扶拱日屏莫如無盡意石澗水
泠泠

右翔鳳山資福寺

古木陰陰兀老蒼月於疎處弄昏黃巡簷不見梅
花面認得東風句子香
小窻無欠亦無餘一榻翛然雪透廬收拾故書藏
恰好怕人寫入鳳山圖

右宿資福小閣次梁間韻

生前圖形燿凌煙死後起冢高祁連墚樓陰合蒼
官立輦路苔生石翁泣吳人最重十月朝紙錢掛
冢風飄飄積金至斗命可買玉帶貂冠鎮長在

右楊墳

日高畏飯看何山山缺東南水遶關松檜不搖風自度讀書聲在白雲間

右何山書堂

何山如幽人道場如大家穰穰衲子脚剌剌騷翁牙挾隽控寒飈搜光躡晨霞危顛矯穿堵平疇冪汙邪叢泉跑虎湧徑松髯龍拏鍾梵破深寂金碧開紛葩脩廊步屐峻傑閣望眼賒山勢珮玦矗湖光鏡奩谺清茗杳靄入古弁空濛遶列翠軒名新建不可唾群籟無敢譁坐我旃檀林酌之槍旗茶宇定岫出雲語妙天雨華吾生夂墮甑昔遊慣乘槎夷猶盧阜陽宿留岷江涯高曾凌嶠棧卑或捜崖窪昨夢難歷省此行足雄誇老親八十健閑傳二三嘉拍浮一葉眇收攬萬景奢富貴上蔡犬貧賤東陵瓜未須笑落譯誰能苦艫沙候門占噪鵲旋繞趂歸鴉奇事恐汲汲舉詩屬僧伽

右道場山

苕雲趁太湖地少天宇寬高低寶樓閣盛之水晶盤中有讀書廬八窻頫晴瀾衡弁儼相望不受湖光吞彼美金玉人伊吾斗闌干騎鯨渺何許裹柳風露寒

右玉湖書院懷二倪

繫舡官柳根闤闠得深寗日落遠水明雲收好山出天開有聲畫人立無價璧酒行不須多鷺下菰蒲夕

右葉推官無盡景

梅 兩絕

風霜搖落都盧盡一點春回造化家萬物成終又成始須將良體看梅花

寒根不與物俱陳髁髁梢頭寂寂春却月凌風誰會得不沾一葉是眞身

和樓前梅 兩絕

飛香灑艷拍簷牙暖熱樓居鄂陸家寶髻盤鴉冰柱曉倚闌平折北梢花

樓高夜靜月華陳冷浸含章一段春人影花光相上下定知梅亦解分身

送李致遠安遠簿 二首

四海幾青眼五車今白頭信天投矮屋覓地起岑樓山逈風煙合江平潦霧收誰歟人物計留取備枚鄒

與我送知己喜君初得官時來寧論晚身健莫辭難訪雪牽魂夢停雲寄肺肝斯文元氣在努力好加餐

夜坐

夜永難爲睡群兒坐伴翁漉虀冰甕碧撚豆雪爐紅清誦聽還雋閒談笑又烘安排明㱏供蔬長後園叢

大人和云樓底雪千峯樓頭着寓翁梅方開蕚綠桃已亞枝紅斟淺偏勞勸眠遲不受烘錦城春在眼何暇問蠶叢時四川李制置以榮州見辟辭之也其因用前韻

寄榻高寒地收心懶散翁雞鳴虛室白鴉起小窓紅古操塵絃拂新詩凍研烘桃梅芳意覺不是去年叢

洪崖圖行 葉知錄溥臨龍眠本見遺

脩髯危肩老傴人布袍革帶烏靴巾幘中不着半點塵天地萬象脈脾春扇者橘書者栗瓢者朮轄而挐者葛笠而鞭者拙中間厖然大者雪從我兩髯三髮一雙蹇驢何鈍奴何癡前挐後鞭趣使馳麾鞭愈急行愈遲挐轡欲斷人驢疲但見尻禿禿蹄局局欲墜不墜止鳴木本無伎倆能噴玉正可吞聲春草綠先生御氣存其神下驢步行意更眞從渠蹇材拗莫馴超然目送八極巒鳳驂麒麟

歲晏

得路儍輪車易上失時獨輻被難眠淡黃虀飯茅柴酒東掩西遮也過年百想卧輪翻伎倆三生圓澤弄精魂何如靜對梅花坐春滿江南雪後村

謹和　老人賦梅

寄得江南驛信來窺林映水幾枝開形容綺語空能絜酬荅芳心捴已灰厭舊趍新和粉染奪眞弄假點酥裁紛紛兒女春風惱却笑詩翁醉打隈

和趙保之青田即事

寶犀壓帳春風入渴烏傳箭寒澌滴耆然推枕起放衙霜月滿庭凫鴈集簿書顛倒六作五文移縱橫一取十精神坐照吏姦破政事流從儒術出墨

池霹靂送飛雨積案如山笑譚畢逢迎合爪近相賀戒石亭前見天日公餘琴疊舞胎傴客退爐熏齋纈佛芳蹊桃李不自言舊燕新鶯沸消息詩筒入手如見面金井新泉生玉色汗青不朽須早計過眼年華征羽急

臘月二十五夜

爲玉懷雪貍膾銀憶冰鱗異哉山澤荒坐我窮鬼祟兒頭似耶白相對玩殘歲爐寒灰熒熒檠涸燈翳翳檗柑老赤脚煖酒小青髻一酌佳入蔗再酌甘勝蔗陶然會道妙嗒然司德契吾身與乾坤共此小關捩三百六十節一節一節繫四萬八千息

一息一息繼日月有往來陰陽有開閉太和行其間周流無邊際賸盡梅紛披春回柳揺曳非時難強揠有命莫過計顏回簞瓢空季路緼袍弊只恐非大賢公不待後世

送程宗武遊岑崿

驟暖揠芳意薄遊烘軟塵亂山雲氣曉啼鳥杏花春人物少催老物華新換陳一聲鏗爾瑟沂水綠鱗鱗

謹和　老人雪晴

雲屏九折跨三休公欲行春雪不愁逗暖流澌鳴暗谷送晴倒景漾層樓似無似有草痕動半落半開花氣浮婆餅焦聲林外起便從野渡喚横舟

元寂宮生祠行 上元庚申

閒臺珍館嚴鶴林老桂鉅竹籠春陰騎鶴僊翁杳莫尋適從何來貂揷金裳珮卅青雜璆琳旗旛繡綵薰甲沉蕊函三洞羅森森雲璈九奏鏘愔愔擁爐步虛揺箕參稽首寥陽祈博臨庭下朝謁紛冠簪願言福壽高於岑問子爲誰對輙瘖以目代口手拊襟伊民豺虎國蠹蟫細大敲剥無遺針凜膚膏血供几砧巧諛曲媚求回心天乎少戢湯火燖庶幾沸魚逃釜鬵上帝福善禍必淫高目下耳一監歆察此頌禱皆呻吟華彼飛鴞懷好音鳴呼愛而祠者古畏而祠者今安得皡皡相忘武城弦歌單父琴

婆餅焦

萬斛精神一握身清吭宛轉欲飛塵雞纔唱後便知曉燕未來前先得春驚覺海棠休苦睡提醒楊柳莫空顰最憐吉語能相報麥熟同爲皷腹人

孫教授挽詩

手織天孫錦曾吞海若洋官卑材不盡年往慮空長啼鳥呼春夢飛花餞夕陽唯餘君子澤揷架簡編香

笋蕨

小兒握固骨何弱稚子着綳肌尚寒豈不愛渠風味好只應催我鬢毛殘

浴罷氣體和

浴罷氣體和坐睡便胡床首欹如及瓶數俯輙一昂瞢騰復瞢騰慾泯想亦忘乾坤孰高下今古誰興亡矍然瞪兩眼踈窻半斜陽窻下櫻桃花無風自吹香

金不換歌

東家鼎貴萬户侯西家暴富十谷牛喚絲呼竹進玉舟把酒巳作明朝愁中間人家賤貧慣既得未得兩無患晏眠起喫甕菜飯飯罷亂拈書冊看此

藥名爲金不换

酬東風引

魏鄭公田舍翁陸敬輿老獠奴斯人斯人尚如許薄命蛾眉何足數野桃溪杏次第紅朊袴博酒酬東風

溪行

却掃晝陰永意行溪上汀鬢華年減黑草暈日添青魚舞新磨鏡鷗飛小畫屛梨花寒食近誰與管飄零

用吳祕書正月晦韻

攬春群玉寫芳懷次第安排到藥苔但得斯文留脉在須教我輩放眉開跰風細雨桃花過竹屋柴門燕子來老去湖山無復夢荷鉏西崦覔榿栽

禮滅翁退天台能仁院歸梁渚一絶寄之

倒劄枯藤立晩風山光不與水俱東蘋花落盡蘆花老地闊天高一箇鴻

樓欄

舊脱敗蓑亂新添華節高肅容春尚靜俠氣夏方豪黄孕子魚腹青披孔雀尻豈撞知可製雷動景鍾號

碧桃曲

草平不斷瑶池路樓礙東風花滿樹緑眉素頰澹裾裳月華暖透三更露雙成飛瓊妬高姸引梢搖月分嬋娟雲璈一曲迸空碧青鸞驚起花翩翩

燭下次海棠

紅深翠淺浣花春投老相逢過所欣有許精神宜半睡無多醞藉莫全醺涵渟芳露須饒月籠護晴暉不礙雲成就化工眞富貴天香更與牡丹分

送李微之倅成都

鳳生丹山西來爲太平符矯立青琅玕祥雲蔚相扶一鳴合簫韶再鳴應騶虞散爲清明風萬象皆專與色舉抑何决矢脱金僕姑戛摩參旗高可望不可呼穿花迷嬌雉喽藻戲乳鳧搔首重太息春陰渺江湖

次叔厚韻

夢斷紅塵踏九衢雲山佳處借樓居採將瓠葉隨宜煑拾得榴皮信意書未問我今忘我世須知吾本愛吾廬黄公壚在花陰裏磊砢從君一破除

二佳

佳筍如佳人柔皙飽風致佳醑如佳士醇明負骨氣此筍配此醑可愛不可醉得醉豈不好醉恐不知味蔚如王謝家文雅將富貴

二月二十七遊僊洞次壁間韻

點脚地維絶舉頭天語聞瀑泉飛響雪洞石湧崩雲縹緲追元放低回揖郭文神清知好在煙鎖緑苔紋

用韻答趙主簿

逸氣蓋三謝英詞參二班飛綾宜北闕杜篤忽東山花妥畫陰寂絮吹春思閑光風知幾轉盡付酒杯間

謹和　老人羅山

自鑄鐵成錯誰吹灰使然俗情床上下野趣簷中邊花豔明光錦苔痕白打錢醉翁詩板在山莫放童顛

寄題辛氏塵外樓

羅浮三十里樓對玉崔嵬風卷軟紅去雲扶飛翠來會心須盡帙適性莫多杯除得翳根盡靈光生鏡臺

初夏

鶴帳華纓絶牛蹊老屐穿薄晴生晚弄深緑護餘妍萬卷不堪煮百懷空自煎朱櫻黃苦笋小酌便陶然

里人送芍藥用韻

詩墨淋漓似小王殷勤包贈暖紅香揚州金繫腰何在隨分留春共一觴

寄高子厚 因讀東坡馬生本窮士詩有感而作

盤隱門下客流落餘兩箇我故稔子窮子亦諒我懦穉松高未尺早望屋脊過小蓮出纔寸便譽車輪大急灘倒撑舡狹路錯推磨不詣材無堪祇嘆命未作 去聲 沽酒勞閒寂褁飯問寒餓爲分獮猻愁相對橐駝坐有無共甘苦休戚先吊賀綢繆平生期荏苒歲月蹉人情少耐久世事難預課欲尋買山盟恐踏筭甕破

憫農 時邑令建長檮

麥黃蠶登簇秧青雨催耕農家竭作時無工摶蚊蝱短杠鳫鶩進脩綆螻蟻行謨蓋溪壑蒲名言輿梁成吞聲不敢怨但願天長晴

和禮滅翁感錢氏舊事

民不知兵物自華表忠消得老碑詩虎符龍節故王國鳳舞鸞飛今帝家遺廟斷垣低槲葉荒村舊井濕桐花馮夷尚怕潮頭弩一望西興渡口沙

滅翁爲日者求詩

大槐甲子一串穿東州西州走諸禪芭蕉虛實果何物橄欖苦甜猶問天華光佛壽十二刼瞿曇像法一千年兩翁見子肯倒屣好爲推到無生前

用鍾侍郎韻贈嬾谷

蒲團竹几妙高臺瞑坐何能放眼開門外白雲多

事在又將飛雨出山來

暑夕

樓高收晚照野迥送宵陰鷺下汀沙静螢行岸竹深攖寧和順氣緑督正平心轉物天機妙昭文不在琴

王章

皂囊盟手自封題忘却牛衣忍凍啼一點丹心通碧落歳寒寧負白頭妻

暑坐

隔簾草樹隔溪山窈窈深深洞啓關水色山光無障礙南風送入亂書間

謹和　老人夏日東山即事 二首

剗草根須盡傳花葉未多明波撑窣堵老石卧盤陀愢美甘分芋蒸肥欠畏荷醒然下山去明月滿林阿

菜把野園送花枝隣巷賒擣蟾和絳雪騎斗弄青霞古帖臨禽李新詩續稻瓜晚涼隨杖屨携酒訪魚槎

田家建除體

建鼔勸鴉作除田緑紛披滿築沮澤岸平流綺塍破定約欲水均執熱願雨隨破柱雷電合危簷溜紳垂成功一天瓢收穫萬京坻開元正觀盛閉關

更休師

和趙青田燕坐

青田鶴翁杜德機天根月窟手探之嬰兒姹女熟搏弄妙處不許旁人知渠家庭院紛花藥啄木黄鸝幾推卻流蘇百子卧春風萬慾難供無底壑生門死户一線間内丹走盡求外丹明朝赤黄裂大山護鼎龍虎方閑閑

新秋藥名 兩首

老色蒼蒼耳向聾秋聲欺得白頭翁已甘草詔元無分只苦耽詩久欠功引與從容風月足放懷浪宕水雲空雨餘涼意生庭户夜半天河鵲信通

兩眼旋花雪點鬚鑽頭故紙枉工夫勸懷懶附子公檳閑性熟諳摩詰圖枝拂雲香行到桂葉隨風舞又催梧桑槎欲到空青問織女牽牛事有無

謹和　老人官山看高子厚修墓

秋風問訊老芙蕖靖節前行後阿舒緩策穩過金絡馬小烹佳勝蕪漿厨何榮何辱人千古誰是誰非家一區遇着好花隨處醉莫論他屋與吾廬

用子有述懷韻爲壽

筆力強於二石弓文場早合擅元戎東西塗抹未爲老左右圖書那得窮三日窺牛酬壯志十年到鳳策奇功更須傳取長生訣蜜炬高燒不受風

俞成大送新芋

謝三郎女敗蓑衣繿縷中藏玉雪肌柱下莫愁無乳媪秋風得此可忘飢

范待制子長挽詩二首

太白曉談談飛鴻秋冥冥氣節叠巳勁勳名晩逾馨冰霜蜀棧蹇風雨秦關腥一范不可作岷峨千古青

生不餌栢寺死纔跨松階浮雲忽易滅明月終難埋宇宙卓有立江山渺無涯掩卷獨搔首西風知此懷

和俞成大八月梅花

秋光深處送春來青葉扶踈數點梅料是知君新釀熟撓先九月菊花開

謹和 老人秋日遣懷

鬱鬱年來亦欲東窮魔揮斥欠天蓬得甜自喜皆花蜜與苦相忘獨蓼蟲張堂紅秔新作業紫桑青菊舊家風隣翁強解人間事數問朱轓甚日能

月下用鄭大參和沾維那圓覺韻

無縫冰輪萬古同御風飛到碧天中四方上下無遮礙一點清光處處通

東山即事

西風卷宿祲天高近重陽閣虛自沆瀣塔靜能琅璫幽花多素英穠香奪春芳老木未黃落繁陰生夏涼棋傷决楚漢杯壯迷彭殤醉帽信孟嘉歸鞭忘葛強萬事貴適意誰能扣蒼蒼

九月四日過增口道中

秋光拍塞小村墟高下人家意自如屋底四蠶抽蛹細墻頭三桂着花踈握兒早秫酒無限杓子晩菘虀有餘大似元豐年界好天應容我老樵漁

謹和 老人九日

樓頭獨立夕陽西揺落高風萬木嘶人自官芻銜馬口我方社酒薦豚蹄一塵不着青銅鏡萬法皆空黑漆箆節後龍山應更好秋光拍滿錦障泥

謹和 老人賦牛尾貍二首

踏白霜明夜牽黃木葉秋斕斑文未豹觳觫角先牛壓玉開三面蒸酥讓一頭酒邊纖手削醉倒老浮丘

比雪佛貍種西風金狗秋謀生貪過鼠逃死喘如牛糟熟涎奴舌虀芳點客頭何時明獵火吞盡楚青丘

趙忠簡孫璧見過有詩用韻

薄命窘震凌餘生颯冀朽閑閑飽欵竹寂寂老鍜柳溪空漁爭喂野熟飲被肘有隣晨致薤無客夜剪韭忽來闖户屨自挈問字酒初見了眉睫徐語

應心口顧予果誰與恐子不我友維昔燕夾攻坐使汴失守應奉固亂階新法實禍首療危非庸醫救敗須國手豐魏兩翁奮關洛孤憤久人謀密相濟天意斷非偶攻守豈必同勝負亦常有誰推姦人出竟墮黠虜誘包將復鉼戈付與掃慧帚風雲激矢脫日月峻輪走殘氈污北雪遺憾掛南斗功名本同舟學術廼各牖一時策得失千古史妍醜忠簡社稷臣尚起九京否

謹和　老人初冬即事

莫怒狙公賦芧慳萬緣一定不容千老便窻下迷離暖醉愛尊前郭索寒肩玉晨光明沆瀣流珠夜氣鬱蘭玕但能飽喫長年飯射虎南山有分看

謹和　老人初冬寓筆十絶

平泉草木須臾夢金谷鶯花一撮塵富貴若生根到底兩家占斷別無人

是非不驗道應壞禍福無憑天也荒便使曹瞞生賣履已賒王衍死排墻

何人地下管天條不是皐陶即是蕭金埒謾誇錢過斗鐵圍寧問玉垂腰

當場弄出百般奇傀儡棚中老偃師滿眼機關無着處到頭線索有收時

兩儀亦有盈虧數萬物難逃出入機一把牙籌空自苦蓋棺着得幾通衣

避風臺上深情寵偃月堂中盡意謀爭柰天公無面目滿林黃葉一番秋

煑茗燒香雙赤脚撿書洗研一蒼頭斯文興喪由天在未用安排地起樓

元子掃空桓氏業窋郎蕩盡李家風前人留得兒孫立何患鷦枝不長桐

方窮蔡澤問唐舉未遇鄴侯逢懶殘觸石起雲能沛雨不應長作旱雷看

命有窮通分虎鼠事無得失盡雞蟲東籬獨有黃花在挹取寒香壽阿翁

又和

青女籠晴試小春門前沙路淨無塵平洲水竹因依好白鷺飛來不避人

往來魚虎澗流淺出沒鼠狼庭草荒宅近市傍人不到獨迎西日上東墻

柳亞溪橋幾換條鬢根添得雪飄蕭清臞自信堪騎鶴最喜無錢絆住腰

爾雅蟲魚已熟知更將埤雅訪農師投糟赤蟹眞無價薦餅黃雞正及時

終朝聒得耳神飛東舍西隣盡販機百樣攀花無我分慣將簾作後堂衣

架上亂書兒自整床頭濁酒婦能謀只將翹足垂
蓮勢靜對書窻課弈秋
風裏行雲不自由低眉重整玉搔頭桃根縱有飛
花渡燕子寧無接翅樓
寒燈芳爐發春紅讀到豳詩繼匪風吾道有消還
有長欲將此意寫絲桐
蟹正肥時秋色老鵶爭噪㪅夕陽殘未須多進玻
璨盌滿樹霜紅正好看
天時人事共流通何用將冰語夏蟲判為梅花多
釀酒春風裏着蜜翁翁

仲冬九日還可庵謁墓遂入都

未放梅梢一箇春枇杷花巳玉嶙峋霜靴帶取苔
痕去應被孤猿野鶴嗔

臺中聽雪

淅瀝松廳夜空山一樣聲冰霜元自勁水月更添
清衾薄難留夢窻虛易得明庭烏催奏墨未曉巳
先鳴

太一宮齋祭呈司封吳舍人 立春前一日

寶鑰轟宵啓玉晨風恬雪霽淨無塵東皇太一紫
壇曉廿界大千青陸春藜杖流光環珮集鏇旗歛
影豆籩陳樂歌須仗甘泉筆斧藻天家泰道新

謹和 老人除日

吾道何通塞人情自寂喧無恙還可茗有鶴不須
錢議論追嘉祐聲名續正元壽親惟此爾一笑栢
椒邊

清凉院僧房致齋

花片墻陰晚禽聲屋角晴東風猶峭在煨芋坐深
明

銓闈董試上巳二絕

天氣年年只麼新官忙不似舊閑身油車畫舫西
湖鬧可惜埋頭典却春
柳暗鵶嬌日正長筆頭風雨響脩廊一簾芳碧雙
蝴蝶也解尋人姓字香

除夜哭内

客雪蹤風客屋穿幾回除夕伴憂煎團欒方索日
邊飯契闊巳成松底眠晝火何堪思舊事理衣誰
與管新年平時戒汝無多酌爭得屠蘇到汝前

省闈試士

東風席帽快行催渾為天家造士來捧詔九霄雲
氣濕分題五色日華開揀金沙裏須精鑒脫穎囊
中盡異材容受直言天子聖好聽臚唱響春雷

六月五日集英殿策士從官待宣于内

軍器庫廊

漢廷與目策英豪投鈞知誰首掣鰲百日紅連綸

閣逈萬年枝拂禁城高内廊坐永風生席輦路歸
遲月映袍西抹東塗渾忘却一絇短雪不堪搔李尚書季允度侍郎周卿趙侍郎發常趙侍郎適道同待宣

六月十六日宣鎖

禁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
未曉一池月侵紫薇花

恭和 御製賜吴叔告已下聞喜宴詩

致主唐虞澤兆民賢才端是國精神作人欲返皇
風古拔士先隨聖化新收斂文章歸獻替安排事
業到彌綸宸章屬望丁寧甚上荅天恩莫愛身

謹和 老人瘳字韻

本期洗眼看伊周到此華胥只夢遊爛熳蒼苦心
事晚婆娑紅槿鬢華秋藏頭欲効鑽沙鼈捫舌空
成噍草牛飯豆芋魁渾好在得歸不藥病還瘳

謹和 大人喜晴

雨脚如麻日日然垂成生恐壞豐年九重肹蠁通
方寸一點光明徧大千喜動朝行花底散愁銷野
次葦間緣奄觀銍艾霜風晚重壓牛車倍費鞭

閏月廿六日奉 御香祈天竺觀音於
昭慶寺是日得霽

大士慈悲出補陀掃除陰翳作人和武康芋子鹽
官棗遇着豐年也倍多

謹和 老人賦退朝

世事鵬斥鷃人情燕伯勞心須腔放闊眼要孔提
高陳力惟求健承恩敢恃牢熟思歸計是春酒薦
蔞蒿

下元節後省試進奏院吏

推雲不動雨聲苦醞雪未成風力乾瘖鶩一庭淘
墨汁也煩老子坐深寒

十一月五日鎖學士院

樓頭禁鼓試初撾催草江淮督使麻落紙一簾風
雨疾不知斜墨陣翻鴉

直玉堂和李參政絕句

曲折宮墻日影方堂深人靜似山梁樓櫊葉底梅
花老次第風光到海棠

老人生朝爲壽

迎侍京華又見春天時人事一番新丙申兒遇丙
申歲已卯爺逢已卯辰本分法門行得熟長生樣
子學來眞斑衣奉酒多爲壽蒲眼光風正可人

正月十九日孟享從駕

黄繖中間一點紅繡雲鹵簿海棠風鈞容聲出雲
霄外馬上誰憐有老聾

新將給事換前銜班被眞除法從攙道是緊頭人
不信回看壓得兩緋衫游景仁吴叔永兼權侍郎

太廟致齋

風雨殘春晚作晴寶山深靜勃鳩鳴雲收翠戟龍文潤日透金鋪獸面明蠶出火時桑正沃秧抽潁麰麥還成在天　列聖孫謀遠流福人間釀太平

平齋文集卷第八

平齋文集卷第九

記

饒州州學新田記

弁峯葉公司臬江左之明年某來庀楚泮一夕漏過午曳屐脩廊齋廬燈半明滅聞有扣庭竹而歌曰月連娟兮露垂木蘭厭浥兮蟬飲之朵頤兮噂屬饜不如東湖洋洋兮可樂飢又歌曰露函月兮相輝鶴鳴九皐兮止復飛屋漏兮尚不愧菴三月不肉兮吾亦肥其思深而不迫其音悄而不怨甚異之明發詣臺下爲公誦所聞公笑謂予得無與廣文飯俱不足耶因問歲入之目予謝不與知獨數屢曆元祐以來幾豐碑以對而終以罪歲公又太息屈亡幾以番水下鄉在官之田歸于學最五頃有奇山稱是餼廩數十楹已而攝郡組且還續食之布意尤未艾也夫教與刑同出而異用出教則入刑皆以約人心歸諸善公亭刑一道聽訟以平鎮俗以靜格姦暴以誠惻然念民力之窮而甘苦同之民隱然恃爲太山而心不搖簿書期會時方盍午獨汲汲學官之是崇壽名教之命脉扶風俗之元氣其深識輕重緩急之權度者歟饒學居臺府鼎峙之地刺史二千石士皆能皂白之每爲予言三山李公玨握憲節時威名凜乎動人康山

膏腴十頃舉以加惠于學視疇昔始廢告朔之禮而敘吾所有以肥杞者賢否何如也今李公平反西道與公實共長江聲明風采彪丙交映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江右以是期李公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江左以是頌葉公公名簹字景山嘗任太府少卿今直寶謨閣嘉定三年四月朔旦洪某記

重築采芹堤記

城東數百武爲泮宮貢士之闈冷官之廬附庸而翼之督軍湖匯其右貫湖爲堤徑于學湖裂爲東西西湖在堤北倚山瀦水植以蓮菱隄無風濤撼觸故不壞東湖在其南職湖有亭曰采芹夷曠虚明莎蕪彌望潦水時至挾風鏖岸拍拍作聲不少息日朘月圯闊不能半尋歲大比縣編竹貯土補葺以苟目前事已輙頹析如是㝡矣余來分教每出擇地而履或夜會風雨寸跬不前毛髮磔立因念士與民同出是塗可拱眡不問命粲石爲趾每五尺揵以石笋東爲層六西益一開級道以便下上者三覆石甃以草壑根盤結不可動鱗次而上以殺水勢廣十有七尺崇十有五尺脩一千二百尺植楊䕶其趾且爲舉子繫纜地烏桕合抱垂蔭下接景益深秀作門于西扁以泮水役始於去年十月甲子訖二月壬戌凡靡錢二百萬嗟夫物之成壞也有時時之難易也有數堤昉於文正范公再築於元祐之庚午余之增築又適當庚午之冬周兩甲子所成僅爾謂之非數可乎更兩甲子陵耶谷耶嘉定四年春社前五日錢塘洪某記

東圃記

余既結樓廨西偏以受兩湖之勝東偏有隙地數百步畦蔬灌莽爭長遂規以爲圃買梅數十本手自扶植少長有序寒香冷蘂緑陰青子人所共愛秋後木葉脱盡若枯不枯欲蕾未蕾更自佳耳梅有君子之德臭味同者必愛之或不好亭析之不中斲之不中擿亦足自壽旁種竹數十箇忍者戕鑱者揠懼其不能與梅俱久梅下薔薇整整就列可編以爲屏萱莿成窩隱映陸續水仙芍藥必火于秋分培其根使豐碩乃能多華金沙酴醾上蔭惡木援昌條而升之萎蕤下飾庶幾惡者亦轉而良因窪疏沼葦淖鯍蓮隨種即葩葯殊快人意久不雨則躬抱甕之勞壇有新安牡丹方苞須籠護以防鵲啅有庶櫱則掻去毋使分正氣巖桂初移更數年乃盛小松高不能尋丈又當期之百餘年後桃杏之繁葵榴之豔海棠之姝麗風日佳時若有矜色特未知松桂肯之否築亭其中表以百

花頭上獨主梅而言者春秋書盟會之例也客笑
余名亭有舉子習氣余夜夢游場屋觀榜帖則躍
然以喜習氣未除安敢諱異時士友藏脩之暇婆
娑梅陰采華摭實必有能爲我誦角弓之詩者嘉
定壬申仲春望日記

揚州重修城壕記

廣陵負淮挾海前瞰大江槃槃爲一都會古蕪城
昉吳王濞而拓於隋俯仰千古岸移谷遷坡陀彌
迆隱起蒼莽間後周顯德中韓令坤相攸東南陬
別城以亢治所周二十里一百五十步崇二十六
尺是爲今州城　國朝盛時南轅北轍走集旁午

如莫枕堂皇無所事乎金湯之險六飛南駐郡爲
北門重鎮形勢控帶繕防日嚴培庳葺陋萬雉鬱
起矗如長雲望不可極而壕河堙隘日甚稍不雨
則褰裳可涉嘉定甲戌春金部郎崔公出鎮是邦
厥初視事登陴臨眺進父老而問故謂役費夥繁
民壕縮錯且城東高卬平衍虜嘗頓兵淩下增高
守禦非宜坐是噤不敢輕議公慨然念天下事患
不爲耳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淺深圖成而鎮
江都統馮榯實來聯請于朝尋報可屬時晏清弓
韔矢箙戍兵須暇售力相先植表作旗萬夯競奮
行行伍伍一無敢譁單車巡勞犒給有度蒐簡勸
惰勸懲有章日出而作未昳戒休嘯筐坎鼓歸營
驩動其施功自東徂西而終於南因地相宜河面
闊至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繚三
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
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展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
堞不相陵民地眡歲入庚其直事已俾復作業城
五門爲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爲裹河又八十七
丈呀然而淵沛然而川波光柳陰下上交映實墉
實壑深與高稱貫航鞸艘並帆疾馳萬目驚盱前
所未睹西北曰堡寨城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
里屬以夾城勢如蜂腰地所必守左右尤淺隘瀦

之槩如州城壕以丈計者七百三十有一且甓女
墻以壯其勢郡倚三塘爲固有邊遽則疏陳公句
城塘水灌州城壕支河引水入九曲池合雷塘水
灌西城壕公先是封築閘柵斥大隄岸瀦水益漭
漾兩壕告功試決而注之水僅落數寸而河流四
溢矣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一
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　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激犒爲緡錢五萬一千六百市河貫城即古邗溝
南距北五里六十步外壕既深水勢趍下市河涸
不可舟就加深廣三分廣一新輿梁五又費緡錢

四萬有奇公以正大學問發爲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浹軍民歸命恃爲長城識者以經濟事業望之斯役特細耳客謂孱虜垂亡機會方集何規規守是爲公曰不然古人設險如弈棋置子雖疎取勢欲廣揚爲根本要地控海沂而引汴泗取勢爲獨多吾試與子憑高而望中原故壤一目千里強本折衝顧不在茲乎客領之去是役也叅議陳師文機宜何處禮提督通判高惟月鈐轄劉諶節度推官鮑克正受給統制孟顯仁總轄統制王明元貟統領韓亮王孝忠張健李進李琮莊安國夏榮部役敢勇精銳武鋒神勇左軍強

勇鎮淮則其役兵也公名與之字正子南海人

利州通判廳記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瀛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宣城孫君若蒙正叔爲成都宰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闢幕府于劒外緝忠衰益正叔叅焉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其軍介梁益拓表撐裏自昔號重鎮中興後臺閫鼎立又重郡太守印綰以部剌史丞貳非它郡比也舊有廨郡治東歲庚辰合爲大行臺郡治麗于漕郡丞倀倀無與歸濡需而游宴藪而泊吾廏果矣它不暇問正叔以爲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掖仆碑摩挱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軌利當孔道故崇大其館以贏客使其後郡將兵鈐迭嘗廛薄近復釐爲四五以廬僑士叢猥族紛左陊右壓庭下老木數章突兀輪囷猶有百年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諸長長曰可哉虆衛以從張故以新迪晦以明堂序有嚴官府具體旣表舊扁諸大夫相與落之三邊無壁野無遺秉可信眉一瓣矣書來屬余以記余謂天壤間孰非傳舍閱人之地況毁室於鴟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已者未足爲正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世故節節中窾郤其言利者怨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與慾損

之棘也氣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不焦震之不碎者惟一誠實而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眞者不可矯昭者不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學故書嘉定十六年六月朔洪某記

清約堂記

叅天地而立者人包天地而運者心同是心也而有人心道心之別道心性之存也人心情之動也情動而百欲生故危之危而難安未至於亡也故猶可及反反則危者平矣顏之復曾之省反身之

謂也然省在復先能省而後能復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隨省而復也曾子則用力於省者顏色之正容貌之動辭氣之出戰兢惕厲警察精審無一息之間斷而夫子之道竟以是得三省之積一貫之入歟晉人張君承祖伯脩學博而材偉氣明而膽壯舉天下禍福利害莫能壓之試劇成都期年政成作堂以休扁以清約殆老於世故落其華而取實將以是志所省乎夫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此心具清明之全體人欲一萌清明隨蝕去其所以蝕清明者而清明還則本然之心得矣故天下之損莫大於欲人心之所當損亦莫急於欲邑大夫公餘退食燕坐深省曰夜氣之存其不爲旦晝汨乎雞鳴而起其於利與善之間已辨乎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其不爲之動乎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四體之於安逸其知有命而委順乎內以敬而直外以義而方敬義充塞於內外物慾無自而入則民被學道之澤矣董幼宰不足進也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西鄉舉酒爲伯脩賦之寶慶初元八月旦日古潛洪某記

洞霄宮施田記

洞霄距　行闕三舍而近翠華臨幸舊德典領廷紳寺貂嘗禱旁午望出璇臺珍館之右星冠羽衣來游來處常不翅數百千掐九霞入景晴霏濕翠朝攬夕挹充然有得而主其徒者每皇皇懼無軼數衆之弗克瞻唐中葉嘗賜觀庄田一所國初錢氏籍以歸有司祥符中賜仁和田十有五頃除其租政和中易賜膏田千畝逮紹興刱通明殿于宮之東偏又歲有常餼以給齋祭　列聖涵育之恩至矣賜田中更多故僅存磽瘠歲入不足支數月都監宮事龔大明語其徒王思明王大年前是住山潘君三華尚能斥橐裝買曹橋田以繼粟吾徒可坐覬寬鄉上腴大家腐陳丐彼有餘輔吾不足庶幾我疇我耕我庾我積以裕我後之人怡聲勸相堅力經度其志卒以酬畏壘既穰姑射且熟皷腹升平稽首萬壽欲與是山相爲無窮來諗予爲記夫道行乎天地之間日用飲食何者非道先王以是生養天下一夫授田百畝于耜築場有其時糾笠趙鎛有其具堅好穎栗春揄釋烝有其成墻屋有桑疆畎有果蓏柵有雞豚沼有魚鱉身勤於所養心安於所止一毫無待於人此王道所以爲盛也世降道裂始有食非其力者浮屠氏幻而擀

能撼人以禍福塍陌綺錯鉢中雲趍所至皆是而爲老氏之學者大氐以清淨無爲爲宗須於人者狹故其廬聚不能十佛之一雖名山藏室大洞殊庭號稱海内之望亦往往襪常產以自殖其教然也於其教清淨無爲之中而能謀長以殖其衆可不謂難乎雖然樂與餌過客止道澹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用之不可旣爾師之説然也繼今不以口體爲心害宜有進乎澹而無味者余家天目之陽去天柱爲近間當分半席叩之施者生有祈死有薦其姓氏歃石附見碑陰云

於潛丞廳續題名記

吳門葉君芑丞吾潛諸臺交薦其材番蒲過余以題名更端屬之記且曰官無庳崇職無簡繁事無易難惟敬則行居是官而罔其思非敬也居是官而出其思亦非敬也上不侵官以僭下不怠官以曠心止於事靡他其適如農有畔行無越思其斯爲執事敬乎芑不佞何足以及此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脉奮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程督坊豬日與臺笠蓑襫相爾汝過此不問也有堂述六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參伍布列暇時玩游繙之溶曳聽幽吭之啁哳弄柔芳而坐密蔭以休其心貧丞不貧丞不敢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職業因筆而畀之石且告來者

奚疑堂記 爲楊尚書汝明作

太極運而陰陽生陰陽分而剛柔斷人具陰陽剛柔之體而性太極者也氣禀則有不齊得陽剛之粹者爲正直爲平易爲靜定爲勇決得陰柔之偏者爲便曲爲險躁爲多愛爲不果自昔聖賢所以擇精而守一與道俱出與義俱入進不泰驕退不吝屈動以天而不牽於物剛實爲之夫剛者疑之斧慾者疑之蘖慾則不能剛矣剛而無慾然後能知天知天之所以命我者不容毫忽人力於其間則能安乎天九利害禍福榮辱得喪錯立乎吾前不將不迎不掣不撓躍如脫矢砉如奏刀沛如决千仞之隄而赴平川疑何有哉今寳章閣學士瀘南帥尚書公表和而裏也剛其立朝不沽激以爲異亦不婾阿以爲同惟時之中締知茂陵廩廩枋用一日幡然請蜀麾而去築堂家山顯爽靚深志將老焉間斯燕斯謂歸去來一詞指在末章先君嘗欲以奚疑扁所居未暇也遂名之易之遯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見於上九之剛坤之六二不疑其所行則動而剛也有是剛信道而踐實任運而養𤸃處貧賤無患得之心處富貴無患失之心

遯與坤所以均於群疑之泮然見幾以用遯違世者之事故其剛著於外敬直義方而德不孤用世者之事故其剛動於中靖節違世者也公用世者也違世固安乎天用世抑何往非天哉昔伯起傳秉及彪四世德業蟬聯相輝爲東京名族清白之遺也公以安乎天者上承考下以詔子若孫德業庸可既乎敢爲楊氏賀且爲楊氏勸

著圖書所記

余誦天隨子杞菊賦愛之因取著圖書所名閑居之室菊坡爲灑其扁廉頑立懦之風可挹也嘗言曰結繩以前未有書有書自易三畫始易在天地

之先而畫顯於一陰一陽之後陽奇爲乾陰耦爲坤陰陽奇耦之畫交而文生焉故易者文之太極也詩書禮樂春秋論語文之兩儀也諸子之有見於道有補於世教者文之四時五行三辰也太史之紀録先儒之訓詁文人才士之撰著騷人墨客之賦詠公卿大夫之論奏百家異端稗官小説各求自表於世其融爲江河峙爲山嶽散爲風雲雨露礫裂爲草木之華昆蟲之鳴不知其幾也而總之爲圖書其出於河洛者蓋其元也前代書皆楮素傳抄至五季始有六經墨版　國初又刊司馬遷班固范曄諸史以幸學者猶未盡然也今則靡

書不版矣手抄之得難版傳之聚易得之難則讀之力聚之易則有書不讀如前輩之慮蓋多然亦有由也士未一命晨窻向白執編而長哦夜膏欲潤掩卷而紬繹莫非所謂科舉之文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及既一命矣日以司空城旦從事神疲力瘁於簿書文墨中書不暇讀矣爲士而讀非其書爲吏而書不暇讀勇於學問者顧不爾而力與心違類不能不爾故惟不士不吏而後可以力於書余家合新故書亡慮萬餘帙放斥還山無埸屋之冗無官府之勞書於此而不讀眞不讀矣郤萬紛以保靜指雙聦而就明日課一編心領大義

老退雖不能彊記如苗得溉生意亦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厚其入而不輕其出是之謂蓄蓄之極而至於何天之衢亨則上達矣未蓋棺之日月尚勉之

於潛登科續題名記

上科詔再頒之歲冬十月乙未邑令池陽程君燾修鹿鳴故事于宣化堂諸生作而言曰潛士登科有題名自慶元　龍飛始閲三十年石且溢矣表先達以厲後進盍續諸令曰唯唯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地之得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時之得也時與地莫難乎兼得士生王國得其地矣雲風感召

得其時矣其地得其時又得觀光利賓策名奉常
以階顯膚顧不謂榮乎抑涵負穹博擇精守固出
可以爲邦家之光萬民之望然後榮名氏之書志
榮也鄕校群居藏脩餘隙相與摩挲題刻歷訂平
生非其研席之游從則家庭之詔語疇賢疇不若
類荃茅而品椒擬其榮也可不懼乎知所以懼則
榮至矣此賢大夫期屬方來之意也邑人洪某記

浮溪橋記

浮溪吴蜀往來之津始以略彴渡繼維以舟前令
邵紫微梁而亭之山潤川明彷彿垂虹宣雲分派
南注潦水時匯雷轟電射橋莫克支久趙帥卿來
衆以石且屋其上規制堅密而勢益雄前年秋洪
發諸山平疇廣隰漭爲一壑縱放橫軼洶如濤江
直北之橋盡决順濟亦壞方令垂滿綿蕞纔度暴
漲斷綆涉者仍病焉池陽程君壽至之逾年閒與
客行溪上愛風物之勝思策隊立壞如帥卿而重
於煩民遂一用紫微成摹釃水爲十三道巨植駢
峙脩闌旁翼袤三百尺廣三尋有二尺東西石梁
各一星兩亭壓岸猶舊先是紫微中橋着亭麗于
北坐挹兩天目以便遊息迎湍受激亭仆而橋隨
之改着于南勢相屬而不相麗異時亭或不力橋
庶幾保無恙市材僦工直與時平手畫目授匠與

心謀不累朔而告功壘嶂危暾衔漣涵碧霏開煙
合人冉冉行圖畫中潦無停輪氷無留屨相與穹
誦前邵後程不容口而君意猶若欲然者謂凡物
廢興沿革相循無窮壞必有由成必有漸橋凡幾
變矣今揆時度力所僅就爾他山可斵安知來者
之不復石乎士大夫之患莫大於吝與驕吝者拔
一毛利其民不肯爲驕者毫髮及其民則施施有
德色蓋無學問義理以養其心而氣爲之贏縮也
君廉平有精力得敬事愛人之意視可以興利除
害者不愛費而橋役其大橋成不矜爲已惠而以
圖堅惠遠卷卷後之人加於人一等矣紹定己丑
十月日里人記

知心堂記

昔在　孝宗皇帝以盛德大業紹開中興仁不異
遠視坤維戚休如在陛梐間迺淳熙丙申秋七月
制詔晉原李公蘩以倉部員外郎總蜀賦望選也
未上首奏利路和糴爲民害假臣三數月可永除
五十年病根爲國爲民之慮目無全牛矣尋奏易
之裒多益寡書之懋遷有無皆深寓理財至計臣
願於經費中撥盈虛斂散之宜酌緩急先後之序
通融排斡剩量取予盡變抑配舊法官自與農爲
市不虧豪忽之價不取圭撮之贏而軍不乏與民

不加賦其條凡數十其大節目十有一反覆熟究
皆經久實利惟少寬嚮策俾得盡其愚上大奇之
詔制置范公成大同詳度又詔度支郎周嗣武就
覈利害悉奏所請可施行公以聖主難逢時幾易
失亦連上奏願任責辦集其議三閱歲而堅定案
全蜀餉道歲大約以石計者一百五十餘萬中六
十餘萬科之邊郡量家業以定均數之數名和糴
實強取民不堪命怨咨轉聞　皇明洞燭萬里一
意任公以寬西顧奏始上非惟九重難之公卿大
夫皆難之蜀人之切於解倒垂者亦莫不難之而
公見定守篤慷慨論列不少折累書與同列辦難

尤力汔如始議官糴民既價與時爲低昂遠邇讙
趍輦負繈屬聲氣不動而軍餉給九州數十萬户
踴躍呼舞始知有生之樂家祠人祝之迨范公入
參機密上問蜀罷糴可久行否范公奏以身保之
上悅曰是大不易得繇倉部郎再進太府卿且嚮
用遽以不起聞當宁悼惜特予遺表恩庶官所未
有也前是倉部綸言有心乎愛民朕實知之之語
越五十年其子昌州守瑀掇知心名所居堂侈聖
賢際遇之盛示世世萬子孫以無忘先烈書曰亦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又曰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

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夫知人以知其心爲
難人主之心存乎民而後能知人臣愛民之心知
人安民所以爲一事也方公領餉事上未嘗識其
面朝虛相位中莫有主之者蜀世將怙勢吝權兵
竄虛實不容問而制閫初亦未即孚是議章前後
上者十有三璽書下尚書報可者八變而通之以
盡利至于今嘉賴公獨恃上之明上獨知公之誠
也此誠感動豈一日之積哉自爲小官所至以惠
利著西憲邊防十事之奏榷牧馬政七害之奏興
元歲旱免糴關隘守兵之奏康濟一念動切諸身
指陳利病明白洞達上久已心屬至此簡知益深

雖娟將詭辭俎撓而宸翰勞問至再洞然不疑君
臣之際毫髮無遺憾矣趙充國奏屯田便宜每上
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
八宣帝既報將軍計是猶兩從破羌彊弩之畫未
爲深知其心也上之知公曠千古而一遇者歟然
公之遇合天也非人也初建議罷糴關内梁洋諸
郡旱而雨關外階成西和鳳皆大有年糴價大減
天知公之心矣此心上通於天而天知之君其有
不知者乎人臣患乎此心之不盡不患君門之遠
天之高也某日宦于蜀賢士大夫多爲誦資政黄
公棠漢中行及罷糴行謂雪山可磨汶江可竭阜

陵之德公之功不可諼且慼今懷往未有已也昌
州以康寬守家法進進爲時用嘗察有雅好輙爲
秤所聞以詔丞彛鼎吁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世光
顯宜矣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尚益懋之哉

於潛縣廳題名記

六飛都吳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續
於嘉泰癸亥前後著見者四十有二人石近燬紹
定戊子續記自見大夫始舊聞放失矣九華程君
壽至精敏而峻絜大不弛綱細不偏目民隱吏慝
蒐獵幾無遺治行亹亹逼前獻重蒲討諸故府合
題名三爲一以存往而詔來且追書唐及　國朝
全盛時賢令十一人于首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
接爲僅足也然著記未免於闕文遺風或得於慨
想東晉虞府君嘗爲吾長吏甚有遺愛志逸其名
託錢武肅乾山濟安廟碑以傳邑自漢隸丹陽以
來爲令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不傳臧而
不幸不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
而爲善不傳而遂已也未有爲善而必其傳也亦
未有善積而名不傳也其亦爲所可傳勿爲所不
可傳而自幸於無傳也雖自幸於無傳而根窾相
形其溢於邦之耆老俊秀牙頰間者未嘗不並傳
也書曰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司民

社者尚監茲哉

臨安眞相院修造記

佛以大圓覺爲伽藍非刼火所能壞也而麗於有
爲之迹者則有壞有興東天目之蘿山翼若翥鳳
其下爲白佛院治平中賜今額開禧丙寅臘殿廬
堂廡院額僧牒俱火唯門閈存主僧清皎與其徒
智月收合餘燼集諸弟子詔之曰魔事至矣吾徒
能以佛事處魔事何不濟汝文禮禪學而儒行名
在諸公其往復吾額汝宗會銳於世故其往復吾
字汝蘊湘其相會出世間法不離世間法一念精
進勝妙現前因相與信受而退明年冬禮部給額
據嘉定庚午春僧堂及廊廡成巳卯春二月巳未
佛殿成紹定戊子冬佛像成門閎鐘簴尋一新近
者倡其役遠者勸其功亡慮爲錢三千萬會行乞
于兩淮者七湘亦再披攘經營奮空起有堅忍彊
儕越二紀亟迄于成而智淵募建善法堂亦就緒
佛氏願力歷三生如一日閱累世如一人名山勝
壤塔廟之崇閎樓觀之傑麗切雲漢亘崖谷人力
窮矣猶以爲未足大抵非一手足之爲也皎之徒
五世相承人人以飭壞植仆爲已責志念之烈不
爲飢渴寒暑變穹如與如繚如闢如焞如卒不怠
于素世之貴家大室或不一再傳而臺傾池荒弗

支弗治沇沇渠渠境變主移何肯堂之難耶會謁余誌與造顚末因著所感如此若夫三十二相孰相爲眞孰相非眞以是因緣而爲說法有彼師滅翁廣長舌相在余不能也癸巳春正月甲子於儲洪某記

竹洲記

盤洲野處之族子天成士龍蚤力學從子游頃因肄業之舊治竹洲以寄其志洲與崧君山拱揖一水縈紆琅玕萬箇著亭其中曰令寒曰吟風弄月怪石森植効奇表其尤曰雲根曰倚天曰華山孫洲之外曰棋谿曰碧㵎循㵎而北行百許步直王

子峯之麓有泉甘洌曰石盆衡從可七八尋泉旁小山横陳斷厓絶壁勢敵千仞飛玉泉漱其左松風巖敞其右高槐老桂參錯蔽虧風雨晦明姿度百出每藏脩之暇坐清陰以數息瀕寒泉而照影春綠晴哢機觸神會無一不可人意而洲獨以竹著右竹也竹之得於天者與君子同其直壓之贔屭而不折也其剛暴之栗烈而不移也其虛飽之風露而不盈也苞之寸茁而有千雲之勢則其氣之不可遏叢之衆卉而無徇世之容則其德之不可狎也而於水石爲最宜因依聯帶魚魚翼翼如家人拂髦擳縰端韠佩紛林立於巖君之側如冠者童子試春服於舞雩如子大夫射策于廷如百辟鳴玉而朝御史執法之在旁屛氣若不息如三軍衿甲而陳大將軍旗皷中立坐作進退唯其令也故有志於久大者取焉淇奥之竹以猗猗言識者謂即淇園之竹其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自脩之與道學何取於竹士龍家有老斲盍以是質之寶慶初元中和節古儲洪某記

此君軒記

軒舊麗宋照精舍東坡以倅行縣爲賦不可居無竹之詩隆興初徙于縣治袞繡堂之東開禧間嘗

重建寶慶初元避 上嫌名令桐江方侯熙易以此君仍用坡詩晉王徽之語也君者有德位之尊稱自萬乘至子男百里之國皆稱君以君名縣齋之竹其尊與君百里等然竹之君以德言百里之君以位言知君之所以爲德則優於君百里矣易之震爲旉爲蕃鮮爲蒼筤竹其於時爲春春物之生旉而蕃鮮莫竹若孤根峭植不數歲被山而雲戴角蠶栗曾幾崇朝已干霄而槊生意勃勃乎其不可禦故觀造物生生之德亦莫竹若也侯政成心休日與君對念吾民生齒之數能如君之蕃乎生養之具能如君之阜乎 襁褓鞠育能如君日夜

所息與沆瀣俱升黃髮婆娑能如君什伍相依少長相扶老歲月飽風霜而無蕉萃之色乎以君之生觀民之生俟於此不徒名也吁人未哺吾不可以獨飫人方臞吾不可以獨腴對此大嚼奚心哉說詩者以意逆志可也紹定元年正月日里人洪某記

善圃記

余官太少時被檄行青城道上夏氣瀲清空無點雲西望群巘嶢碧雪山出其顛霽霏留滋朝陽映明濯濯如白夫渠擢立萬葉間可攬也入山秀蔚而邃古與廬阜琅琊相上下宿丈人觀規犂明登儲福挹三十六峯之勝雨不果迄今旁午于懷一夕新崇寧丞楊君平叔過余玉泉山麓自言先吏部墓距峯七八里而近現負馬溪兩山夾峙小溪中貫益溪原谷曠平宜耕鑿因廬焉屋後竹可二十畝左右阜壤鱗屬葺為小圃摟溪山為我有入圃畦蔬環小莊曰壠畝世田可耕也稍行結屋三間曰讀書處世書可讀也又稍行潴淪漪為蓮沼亭其中曰君子讀書求為君子也又稍行桃李與梅錯植小亭曰託根耻獨為君子也出與世接和則易流屋簀當深處曰節堂直哉清矣清易至於隘必輔以通循曲水闢徑曰通蹊蹊盡海棠數十

本堂曰天富貴修其天爵非以要人爵也少折着亭柳陰曰早歸來達當知止窮亦不失歸根復命之理也能如是然後不遺臭於世築臺叢桂旁曰垂芳以厚終也最而名之曰善圃志獨善兼善之義丐為我發之余方夢想西山聞君占勝其下喜如從步屧於煙畦露徑間回瞻衆峯之倚寒碧燭向跋不覺膝之促因為言易九卦示所以善其身之難未若善其身之難故於九卦反覆致意尤深十三卦示所以善天下天下者身之推也善天下君躬耕力書汲汲君子之歸羣而思立介而思通進而思反一朝夕而思百世知嚮乎明善誠身之學矣然非名之求之貴而實之踐之貴非修之終身之為多而敗之斯須之為不少日用飲食之細家人唯諾之常暗室屋漏之窬所謂獨善者在是而兼善者亦在是夫豈可以異言哉吏部公蚤以文墨表西南入為名郎權臣曲意鉤致正色卻之其於善身善天下之要體認熟矣而推行未究也君能於著存之頃循而進之使充實煇光衣被丘園花竹魚鳥生意相續九原之眉信矣平叔竦然拱立曰敢不勉請書以為圃記歸而刻諸石紹定四年春正月甲午錢唐洪某記

東山婆娑巖壑記

婆娑巖壑者何鄉先生吏部俞公讀書處也天目
下趍于臨安穹爲雙徑奥爲大滌洞崛奇明邃爲
九僊玲瓏及東西永安山其鍾爲人物唐李光啓
中錢武肅始以功名著越百二十餘年有郎工部
出又百七十餘年有公卓犖相望爲名法從山川
英靈之氣大氐屯固蒙鬱蓄極而後發夫豈易然
也哉公家西市距東山里所少時屏人事窮年藏
脩山中學成一舉冠天下後每解官還里輒抱書
山房繹其業講索益精詣益深論著益雄古四方
秀艾摳請屨滿緇徒可與語亦泊然與爲莫逆交
軒宇佳處丏一語品題未嘗不笑領也公即世忽

忽二十年僧老死且盡獨主塔了仁應門業淨趣
明澹寂如止水撫風物之蕭疎愴耆舊之凋落以
公平生最愛環翠之勝因葺閣下爲堂以祠公適
疇昔所賦名之且悉疏詩文于壁林巒蔽虧花竹
深映與窣堵相近遠儼猶昔也公儻騎雲馭風挾
僊人左元放之徒忽去倐來乎夫出處之義大矣
靜者常得之良爲山主靜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雖動未嘗不靜也公方昌羊空谷燕坐而山
月上長嘯而林華墮閑風霆閟雲雨人莫窺其涘
及出而施之詩書仁義之澤滂葩淋漓而春萬象
風節所存殆有駭濤怒飇日夜舂撞所不能揺者

身在禁闥乃心清泉白石間蓋處亦靜出亦靜也
綸巾一塈目擊道存山顧不重耶晉謝太傅高卧
是山石室濬谷之趣自謂伯夷何遠悠悠千古此
意惟公識之故併圖其像以慰山靈之思云門人
洪某記

餘杭重建縣治記

餘杭苕霅之津會故冬予奉老親行霅上諸山扁
舟循苕谿而下間登岸從牧翁漁媪語人人夸誦
吾令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靜民曾不省有官府
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客于丞舍起訊之故
曰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宣和焚於睦冦江令

袁重建建炎焚於金冠張令永嗣又建閱年百餘
浸淫穿蠹凜乎欲壓圖撤而新之治寺吏民之耳
目非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予退而心念是邑近在
畿内地望非不栲然大也而土薄水淺十日晴則
告乾三日雨已相戒爲溢備民以故亡蓄藏而令
以負租督過者十七八彼茈于是豈漢無壓焉之
懼哉所壓有急於屋者也見大夫以朝士來寧久
此苟可撐扶以了歲月何新爲新之寧不勤其民
而自爲紛紜耶未信潰于成也越數月若人過予
門曰縣寺成矣治事之廳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
楹邃闥表裏中度發地得中霤遺跡位置面勢且

還其初矣屋後惡木冗莽鴟梟狐狸嘯醜舞怗之地薙翦不留餘拓圃結亭松竹伍伍氣象一新矣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嗟夫縣無劇易視令爲劇易弱者以苟偷爲安皇恤我後強者惟力是矜一役之興萬感之乘也於此能於政休俗暇儲材庸力以植壞起仆使吏治尊民詹聳而一毫不以勤其民至斥圭田再歲之入以食功可表也已惟昔聖賢道化之盛有本末而無內外其用力自相在爾室始蓋萬室之治不如一室之難也言偃宰武城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其室是室之嚴所親必直諒所講必正大所踐必誠敬詖辭詭行姦聲亂

色無一得以搖吾之清明而弦歌之化行矣令其進於是乎役起正月己未訖五月癸丑大尹詳定户部侍郎余公佐其費爲多令公族名希磐以進士試刑法中其科嘗爲大理評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潛山洪某記

鎮江府學田記

三代學校與井田相表裏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食足事時安居而樂業然後興學養在教先也然比閭族黨聯合保受而教與養已並行五家之比積而至於二十五家之閭門側必有塾衆庶所聚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爲之師是入於塾而學也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是出於塾而耕也出於塾而耕則周旋乎同井之田入於塾而學則薰浹乎同門之訓養之所至教亦至焉初未嘗去里巷違父兄以爲學而人人有士君子之器自塾升之黨庠遂序國學官而祿之不勝用矣王道衰井田壞學校日廢漢除秦禁士始散出以求師自是經生學士傳業寖蕃大師衆至千餘人博士弟子員之外未知何以爲養東漢儒學益盛精廬所建嬴糧動以千百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著錄每不下萬人蓋人自養而自學矣士生三代之時教且養一出於上生三代之後

廼自養而自學是後世之爲士難於古無怪乎人材道化之不古也　國朝以崇儒右文爲一道德同風俗之本上自太學下至郡縣學莫不教且養田不井授而庠序之盛不減三代故其養爲難京口郡學之田在金壇湖澤間爲多經界行於潦漫之後以茭葑地定租畮出錢僅二十餘歲久茭葑爲膏腴而租猶故官沙諸莊在江渚者又日朘於潮以故食常患於不續歲己丑今兵部侍郎趙公范爲守有以金壇田告者檄官核其入每畮俾量出斗租以瞻士事未竟會邊遽移鎮維揚而軍器監丞韓公大倫實來視校官陊圯首經葺之民間

風欣然願輸大約山土田以畮計一萬五千一百有奇歲增米以石計九百二十錢以緡計九百五十四於是廪有繼粟而寢處有莞簟几席之安沙田之可捍築者亦次第集事郡文學羅君闓憲巽時勢攘力刼乾没詆讕之無以爲乆請記之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唯士爲然士之異於凡民者以是心不爲飢渴害也然非講學不足以窮理非窮理不足以知命非知命不足以養心夫繫於天而無所用吾力者命也循乎天而無往不惟天之聽者所以致其命也吾知脩吾身行吾義而死生禍福之在天者一不與知命自我而立也以此處貧賤雖禄萬鍾食方丈不足以易吾簞瓢之樂所養豈不浩然矣乎而職於養人者不當以是論羣吾民之秀於學欲使鳶飛魚躍於作成之下以長治其民而壽吾國顧未免養之有不潛焉而曰士有常心不爲飢渴害也其可哉然則二公封植學校之意學者不可不承來者不可不嗣也

平齋文集卷第九

平齋文集卷第十

序

楚泮棠登義約序

禮賓周制續食漢法士未嘗爲舂糧之謀科舉設而待士之意衰薦名春官至有貧不能行者亦有妻上而索其家者遠方皆病之番江去武林餘千里歲當大比相與裒金倹同盟薦送之多寡均以給費嗟乎床頭金盡壯士失色囊無一錢羞澁萬態彼蓋未知道者吾儒讀書萬卷可敵猗頓之富何至預以行橐不充爲憂是舉以義爲勸亦唯相期於功名之會而已然義利相去不能以寸而趍舍有舜跖之分平時燈窻議論務以道義相磨礲至利害迫之小則賣友大則賣國視所學爲芻狗者多矣諸君聯翩青雲致身富貴其毋忘鳌暨時後車十乘從者數百其毋忘聚糧時一貴一賤升沉不齊其毋忘同盟時能守是約斯可謂義皆曰能遂輟萬錢爲之倡嘉定三年正月望日錢塘洪某序

送何龔父序

夏至後三日龔父歸閩訪予以别飲之酒且告之曰君子之學進於静爲難静者誠之復性之貞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學聖人者必以静

養夫中正仁義之所自出蓋人生本靜物交物引之則靜者動動而無以制之愛惡情偽互相感觸則横流而忘返靜所以制夫動也而靜之功非可以驟進朝省夕察日磨月鍊用力於惟危之地如馭駻馬如防潰隄如治百萬之師使志足以帥氣而氣不爲非義餒在我者立在物者靡慾心平而躁心釋靜之功進矣靜進則內體純固而清明廣大生焉清明則天地萬物之理皆會於吾誠廣大則方寸之運天地萬物皆爲吾用而道在是矣易六十四卦乾坤之外其本體以道言者惟復與艮復之動隱於至靜之中故曰反復其道艮之靜立

於羣動之表故曰其道光明道未有不自靜入者也參之魯艮顏子之如愚復聖門之正傳以此龔父資簡茂近於靜其入道爲易澄心以觀我平心以觀物一敬主內萬想不撓山光凝而白雲度野水空而庭草碧悠然意得表裏俱融所到詎可尋尺計哉子方習矣弗察乃以告吾子它山之石可以爲錯朋友講切之義也龔父勉之異日將於是乎觀所進

於潛洪氏譜系圖序

洪姓有兩出一避唐孝敬帝及　本朝宣祖諱易弘爲洪一伏羲神農間共工以水德伯九州其子勾龍爲后土後裔封於共爲共氏漢末避仇益水爲洪吾宗共伯之胄也聚族天目下以東洪名其村無慮六七十家耆舊相傳始祖自四明挈家奉母來今西莊下擔墓猶亡恙每歲除家祀所謂渡江祖席地用古禮而所徙歲月漫不可考然自始祖至于今不翅十五六世一世三十年當是唐中葉徙居於潛谷口矣洪望敦煌郡其散見於纂記多占籍東南吳廬江太守矩宣城人唐集賢學士孝昌舒城人翰林學士侃仕南漢參知政事昌杲仕南唐昪元宗諸一侍御三尚書則鄱陽三洪之遠祖也得姓以來鄱陽爲鼎盛而在潛之洪四五

百年間種德執善源深流長曾未有顯者豈閩崖僊之風以肥遯爲高歟抑名山大川英淑之氣有待而發蓄雲閉靈然後大沛厥施歟紹興己酉裔孫珏首考世系派別爲圖藏于家其後斌又采之爲祖宗諱第圖訖于己卯去今六十八年支葉益蕃不可無紀余自郎曹罷歸地偏日永因彙稡而續之九力田以肥家從戎以世官讀書爲文以名場屋皆倉監公長子仁朗之傳吾所祖也故詳仁蘊之後數傳而遂微故老不存舊聞放失未免間闕文以俟質訪夫能言其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肖貌于兩間者不可不知世繫之所自

出知所自出則知根榦華葉同此一氣自葉流根不容間斷春秋烝嘗以序昭穆而謹終追遠之意存歲時會聚以親族黨而乖爭陵犯之風息朝夕講磨修飭求爲善人君子之歸而無忝於爾祖此圖蓋亦風教之助云寶慶丙戌六月庚寅十五世孫某序

豫章外集詩注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詠不于人物之盛而于其生我　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熈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神文朝如詩家曰蘇黄曰黄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禀於氣者全也公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挾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放爲篇章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甞擬莊子分内外篇外集如韓淮陰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内集如諸葛武侯入陣奇正相生鬼神莫窺其與稟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遊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泝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而化内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

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泝其始也眉山任處士驥天成擺落科舉之累真積於學書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欲然以内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攷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甞經公手刪而疑其多愛然使學者盡見前輩少壯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子逢博習有家法方注詩時兩髦耽耽撿書捧研領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卿守蜀白首矣懼父書無傳力自雠校鋟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其晩出未闚其奬何敢贊樓攻媿謂宋宗儒摘阮歌戴道士彈琴詩不知何以分内外當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衛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它水十餘缶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欲知内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

桂巖雙蓮圖序

西風入簷涼蒲巾席紫水何君器之以嘉蓮圖來示云大兒自任舍桂巖沼中所産也前是庭砌甞長異草今復有此鄉之耆耋儁艾相與夸詠以爲瑞懼弗克當也子以爲何如余撫圖太息言曰深哉造物之意也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鳲鳩之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均平如一君以義方名家以厚德燕後男子子四叔仲季連著聲科級而伯未也伯有子亦復嶄然露頴於場屋泒義方之澤蔓厚德之慶猶鳲鳩晩哺已徧於下方進而上及固有開必先乎夫英華者和順之發也馨香者忠信之達也充實輝光者善美之形見呈露不可遏者也君觀是華根培而幹擢歧芳而趾榮天理人事之相爲符昭昭也惟無必其在天而後知天之可必也年月日序

春秋說序

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往往無天而動於惡然天雖有時而未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

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甚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麇麇乎贅旒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横大夫各朶頤其國禍亂及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兩漢詔令序

天道不言而四時行聖人不言而萬化成言非感人悟物之本也審矣二帝之典三王之誥猶不能已於言誠在言前也言出於誠雖言而忘言漢世至誠之學不講皇極之訓殘闕而一人志慮形爲播告大抵出於手製天下猶得以因其言知其意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渾渾灝噩王言之體也漢上接三代統緒其文猶有爾雅之遺人主天資有

高下躬行有純駁識量有廣狹政事有得失固不容槩論而以仁立國之意丁寧懇惻四百年猶一日至先主孔明之用蜀一時詔勑亦能使聞者爲之興起豈非兩漢之澤未斬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書爲尚論其世作嘉定癸未冬甲子於潛洪某序

送程叔運掌之湖南序

秋風動容木葉欲下眉新進士叔運程君過我東山將歷沅湘而南征愀然買酒酌之曰香草佳木隨地皆産而莫盛於湘之南湘南衆芳所在杜衡江蘺夫容薜荔木蘭若芷荃蓀椒桂不可一二名

而莫盛於蘭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初不以進而榮其生深林無人自芳亦不以退而辱騷人所以反覆深致其意以其似道也故紉之爲佩折瓊枝以繼之而求襲其芳澤是芳發於身達於家漸於國以及乎天下薰蒸乎兩間流被乎百世曾何負於人哉而服艾者謂不可佩人心嗜好不同乃爾於蘭庸何悲委厥美以從俗而與惡草俱化則蘭之悲也然無没於蕭艾之中可蔽其芳不可奪其芳故曰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又曰惟茲佩之可貴兮芳菲菲其難虧其根於天者蓋終始未嘗爲時俗流從所轉也蘭有數種有澤蘭有石蘭有一榦一花之蘭或秀於春或旉於夏而發榮沅湘者紫而尤馥見於秋爲正秋方憭慄悽慘萬卉澹然如戰敗無人色緑葉紫莖表表獨芳其可敬也夫坎維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亨此蘭之所以似道也君欲進乎道盍於蘭乎訪之且爲我歷訊衆芳無恙攬涕延佇未知九畹百畮之誰屬也

嬾窟詩槀序 錢績

祕丞槜李錢君子正與余好嘗從容論詩喜稱仲氏慶善賦詠得回谿老人之傳恨不及識也子正即世十有五六年其猶子巖友以嬾窟一編來曰願徼福于祕丞叔丐爲先君子發之余愴然追往

不能已因念詩亡而離騷作騷之憤世疾邪蓋出於小雅之變後世之詩又以出於騷爲近雅時觸乎所感事拂乎所遇託物引興以寄永慨紆餘窈眇激揚頓挫有不盡之思而詩工矣然皆變小雅流風之遺也知大雅廣哉熙熙乎之體幾何人哉慶善嘗爲長樂宰施不盡學其見於詩凡騷人感槩不平之氣憤鬱無聊之情一無有陶寫性分惟澹然樂易之歸江山之平遠風月之清明草木魚鳥之幽閒自適皆其神氣之動德符之充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其必有會乎

題跋

龍州免運糧夫碑跋

蜀自開禧佳兵以來調役婁矣龍之民獨共其二平時家出丁壯番上十關五寨以扼氐隴有警則以賦授役霜骭霤腹齎負魚貫飛輓于關表間顧更厚征之其民重困有懟而無告制置南海崔公都運合陽趙公聞而惻然曰不堪命矣嚴爾戍寬爾轉饟自今其勿與山窮水盡之邦刀耕火種之俗始有生意誠求之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敢告諸來者嘉定甲申五月旦日

易齋詩藁跋

詩無定鵠會心是的仲可謫居二十年自放於詩多警策其賦梅有天不能寒獨有梅一涉春風不足奇之句讀之至此悵然久之曰其有分寒餓也耶余於此有會其亦有分寒餓也耶因書卷末

崔文昌書翰跋 爲黎監丞伯登作

蜀與鬼分野多鬼術辛巳 瑞慶節有日者自益昌過少城竊詹菊坡老先生於大慈寺蒲散所退而謂其曰帥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度劍即辭過崇寧謁德朴曰賢大夫旦夕入益昌幕時宣閫猶無恙甚疑之已而至節後果度劍德朴尋入幕以縝栗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謋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妥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弭紛集之變而遂與同升賓主遇合固有數行乎其間乎夫以朝廷信臣由一路帥四路若可億揣莫府初開求士於叢英旅雋之中而數已先定人其可萌一毫券外之想乎因觀菊坡手帖有感敬書其後

俞拙菴偈語跋

士君子平生學力最可驗於啓手足之頃曳消揺之杖易華睆之簀蓋安之以爲常而不以爲異也

拙菴居士業儒好脩以拙自喜拙則靜靜則平平則澄而明理明志定不爲氣所動故能無怛化病革家人環泣撝勿泣命子德藻滌研濡筆手書四句偈以訣神宇凝正鉤畫勁峭實踐素履絃攝呈露坦然以方寸遺子孫非學力之驗耶至此然後知斲弄精光於百巧者之不如拙

陶同年崇詩卷跋

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甲申冬同除祕書郎逆之江上投分日密乙酉秋某去脩門未幾宗山亦去時 上方鄉用舊學何落落獨爾耶宋廣平賦梅花疑非鐵石心腸人海棠詩近之矣九原莫起撫

卷潛然

彭忠毅謚勑跋 爲董景揚作

紹興間顔邵以其祖魯公所自書告進 上曰人皆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太山處死爲難耳忠毅彭公亦善處死者也守衢日方臘陷歙睦杭衢介于三郡賊勢張甚獨與郡倅段處約守城城陷罵賊以死有殺身以成仁公之謂矣公伯氏尚書元祐紹聖正人壻余御史亦以直聲聞天下一門氣節相尚輝映千古景揚公曾孫壻得其傳朋所書謚勑於其家故篋猥釀中寶之如天球珙璧其知所尚哉年月日某敬觀于朱陀閩復閣

家朝南避偽回任撒跋

開禧丁卯之變蜀士有死之以爲忠者有去之以爲義者各行其志也吾朝南其去之以爲義者歟夫死生命也去就義也惟其委死生於天而後能全去就於人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朝南以之

徽廟草書千文跋

臣恭惟 徽宗皇帝聖學天縱粃糠姚姒萬幾餘閑游戲翰墨元氣淋漓不擇地而施梁周興嗣所次千文遂被異世非常之遇 高宗皇帝中興江左志在復古 列聖雲章奎畫厚摹歸之東序每得宣和宸藻輒悲不自勝以故左璫慮傷 上意多抑不進此文其一也龍騰霄擊出入造化蹟繇辮義前無千古甲丁護持劫燼不壞九十有六紙悉以交龍篆章券其縫臣子述博古識眞恭就而寶藏之一日出以示臣臣聞紹興間 上知懷素千文藏董氏家命朱勝非諭指投進使此書得陳乙覽豈復求鶩於野乎感歎之餘謹拜手稽首志其末寶慶初元寒食日臣洪某

高廟千文跋

經乾緯坤者典學之全功出聖入神者游藝之餘事臣恭惟 高宗皇帝斷鰲立極息馬論道緝熙光明之學追媲三五倬彼雲漢敷賁石經龍畫螺

書旁分徧刻莫不大關造化細及庶務垂則于億萬世千文特九將下陳何與大學嫺媘餘閑亦復肆筆及之臣子述所藏臨智永書識以彭城瑤暉奉華印章劉望彭城或謂當時劉貴妃所得好賜楷法道潤草聖妍力神動天隨超絕衆妙視永所書可謂集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矣我 太宗皇帝嘗行草千文賜李至至請鑱諸石以詔方來 上曰梁武得鍾繇破碑俾周興嗣次韻非垂世立教之道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親書觀 思陵奎藻者當以 熙陵之意參之寶慶改元清明後一日臣洪某九頓首謹記

程剛愍死事跋

死生命也處死生義也義所當死直死耳君子不苟免而生也身不苟免而生乃所以生社稷也天寶之禍唐以顔李張許之死而生靖康之禍吾宋以傅李梅陳程安諸賢之死而生皆功在社稷者也嗚呼安有功在社稷如剛愍而其後莫之録乎端平初元立夏後兩日古潛洪某

題洪崖圖

洪崖三皇時有道之士其見於隋唐間者曰張氲或曰藴自號洪崖先生出入以髯髮五雪驢一自隨此圖是也吳興葉子淵得晁氏所藏龍眠本手

臨以見遺老人戲題云先生固清高弄拙反成巧一人御六子終被雪兒炒此畫此詩俱有眼也猶子攈弦誦之暇取所畫臨之一發輙破的老睫爲明因識其末紹定癸巳立秋日

題西岳降獵圖

君王以宮車遊獵圖二寄示共七紙韔箙前驅嬪御紛從來輿去馬蹴踏雲氣其精妙瑰怪縱横變化出天入神嘆非龍眠莫能作而不能名之轉似都官隆山李成之曰西岳降獵圖也吾家絹本得之康節孫邵公濟家人物部分與此無一不合獨第七節前多馬上美人四因合二圖爲一次第其先後以復得非兩家所藏同出一時之筆紙其創絹其成歟絹壽止五百年紙壽千年君王倒黄河以洗研挹玉井以濡翰醉攬風露吸金天之晶而賦之必有與此畫相爲壽者紹定癸巳立秋日於潛洪某舜俞書于繡山堂

題天台聲聞十八尊者像

余庚午初夏與會稽王仲鈞同遊廬山旬餘一夕仲鈞先還南康城余獨宿開元寺軒窻靜深毛骨灑然夜半夢至佛殿前遇長身僧握余手而言堯曰數句已斷於篇章之末參乎一唯獨得於言意之外孔子子思相傳者如是吾佛亦如之孟子不

足與語此言訖而覺林月滿庭水泠泠如琴筑因起坐不復寐晨粥舉似衲子無能會但以山中古佛示現爲對轉首二紀矣臨安東山淨空出天台聲聞十八尊者像乞一轉語恍然有感追前夢書之聲聞領此必有超悟於文字語言之表者

范丞相謝表跋

慶曆中 仁宗以中外人望用韓范富共政責治於期月間遇合之盛如此一朝欲止僥倖退不肖而小人始側目相繼去位高平公受知 高廟前無與比至重惜名器裁抑苟得亦罷相於紹興初直道之難行雖盛世猶不免可勝歎哉端平丙申

正月十一日於潛洪某書

劉忠肅尚書右丞告跋

挫士氣者沽激之名壞國是者調亭之論忠肅公在元祐初以呂正獻薦爲侍御史進御史中丞又以正獻薦擢尚書右丞方在臺時彈奏蔡確章惇呂惠卿安燾等靡遺餘力第知去大姦大佞以扶植更化之盛不暇計它日之禍也使公計它日之禍則必以無所是非可否避沽激之名開調亭之論局面隨手變更奚待閱八年而後爲紹聖哉雖然無鮑叔則無管仲無子皮則無子產無正獻則安有忠肅觀此告者當有感丙申春社日於潛洪某敬題于摛文堂

劉忠肅冗費官制擬草跋

前兩項寶元嘉祐詳定减省冗費似是進故事之類後兩項元豐頒行官制指揮必公爲右司郎中時代宰臣擬進續通鑑於敷正吏治條曰詔於劉被差命條曰上批其間頗有刪改處大意皆如所擬年月與此合 神宗聖訓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良有以夫

劉忠肅遺襲輔之手啓跋 公時爲校書郎

公用韓魏公薦自江陵府觀察推官除祕閣校勘初入朝時帖也尊諫院以先生丈丈首畨用名印於月次畨用於名皆近世所罕見

觀劉忠肅手簡

嘉定甲申某與公曾孫爲龍州交承端平乙未丙申又獲與公元孫今太常寺主簿同朝常簿論事挺挺有祖風烈可敬也出示此軸敬書其後

題劉忠肅和洗竹詩帖

洗竹和篇與白樂天養竹記同意闢邪衛正嚴矣異時罷相乃出於所善之揚畏何耆翳託根之深耶

觀劉忠肅所書金剛經

此必非在臺省時所書閑退中移心法耳

書諸公贈鍼醫李立之十全堂詩文後

眞西山病革吳義夫自江西偉致立之視之曰鍼有起死功未至之數日西山隤鳴呼天胡奪斯人之亟耶豈二豎畏立之之至迫之殆耶抑立之有天幸鍼不及施於決不可起之疾得以全其術耶余得奇疾於上齶逾年累更醫不効立之視之曰鍼丈所不及也知其不可治而不治是亦全巳江湖間恐有異人奇士能以奇方治奇疾試爲訪之幸得其方以寄是又不自居其全而能進於全歟古潛洪某舜俞

書天竺杲古鏡住持箴

此古鏡磨鏡法也久後光明透徹自無待磨諸禪莫被老行者熱瞞道不須拂拭古潛洪舜俞

平齋文集卷第十

平齋文集卷第十一

緝熙箴 并序

正元日　皇帝陛下御大慶殿受朝退中出御畫詔增補講讀官夫天下之務衆矣而學爲大故二典莫先於若稽古　陛下襟道佩德執堯矩舜履端於始與學是崇豈特漢世重席於正旦以華觀聽哉虛心遜志日再御緝熙延見儒臣峩冠垂紳魚雅就列凡皇王帝霸之所以治天地民物之所以立莫不聚辨居行以進乎罔覺臣寡陋不足以望日月之末光躐升勸誦縈燭纁簡退惟恭在責難敬在陳善輒効虞人官箴王闕謹拜手稽首裁箴一篇昧死塵獻于進讀之始文詞骫骳而罣罣寸忠日以高明光大望　陛下伏惟聖慈特垂采擇其辭曰

顯穹生民作之君師中立一身宗主兩儀仁在自弘敬在自約剛在自克明在自覺蓋尊莫尊於德性微莫微於道心正能養於衆則如泉之始達慾不窒於損則如澤之彌深是以大學止於至善中庸必謹其獨準繩規矩檢百爲於將動盤杅几杖收一念於未逐惟定可以澄萬化之源惟虛可以來萬善之益惟博易可以培人材之氣惟寬靜可

以裕民生之力五事乃饗帝之本九經實用世之則關雎麟趾之意存則王政舉常棣葛藟之義明則天彝植此帝王所以正心而脩身齊家而治國彼惠而姣臨春昭陽豈不爾思伐德之斧彼醲而郁糟隄肉林豈不爾思傷生之鏄況淫樂者志必荒沈湎者氣必昏前靡顧乎太華之壓後遑恤乎滄溟之翻以四海大命供方寸之後以百世惡名易一息之懽胡不思天命之不易王業之至艱欽哉毋謂天高厥鑒匪近相在爾室莫見乎隱毋謂民卑其聽易欺鼓鍾于宮莫顯乎微故清燕而居必如駿奔在廟之頃嚮晦而息必如辨色眂朝之時所觀貴大毋梏於隘所慮貴遠毋局於淺毋功之徼維莠驕驕毋利之淵維木濯濯毋名之慕而實之棄毋才之尚而德之遺毋任賢而貳毋去邪而疑毋愛直而疏毋喜正而違事毋輕於舉而中畫令毋易於出而遽移優游則威權遷姑息則紀綱壞牽親故之私恩則虧人心之公玩左右之小慧則累君德之大以至舟偏重則失平藥泛試則徒快朝不和何以和於野內未治何以治乎外是皆有國者之通患願治者之深戒於戲道自學而入治自學而出思王度於祈招知稼穡於無逸惡旨酒好善言三王四事之樞要放鄭聲遠佞人四代禮樂之根極行必力行積必真積小臣詔讀敢告執戟

好軒箴

與午稱好不與物忤其圜外方中者歟稽之三代直道則未也子斐名軒之意不可不箴

人心如面醜姸異姿譽醜爲姸嫫突西施世道如樂雅淫異曲指淫爲雅韶遜桑濮離婁師曠惟明以聰阿邑莫辨塗耳目同如好好色大學所貴懷我好音詩人取義理有攸當孰謂其誣而或反之非欺則諛以言餂人君子不子隱惡揚善聖人所許侯魯男子善學展禽欲師德操斯軒斯箴

銘

可齋銘

子斐佳公子篤學好脩詞范而履方以可名齋王堂老仙記之其贊爲作銘

仕止久速始終條理中清中權我則異是繄聖之時天地相似賢希乎聖考祥視履謟驕不作端木所喜簡以自將子桑伯子事稽厥宜不啻足矣欲進乎道尼毋以梲樂而好禮如金就砥敬以行簡如弓矯矢任重致遠其謂斯士盤洲有孫玉雪蘭芷垂髫拱立一語提耳挾山超海不可則止我與聖賢相去半跬爲所可爲如詘伸指勿謂僅足稅

駕旋軌光昭前聞銘在齋几

三研銘

瓦得之梓潼令端得之五羊醫子石得之天目黃冠叅銘之

艮其埴坤其闕坎其洫蔡而墨之離其食金聲而方玉紺而章洸洸乎泱泱乎三代禮樂之藏

割黝龍之膽剖玄鵬之卵霆耶風耶此其莞

蠖室銘

室在閩復閣衡維摩方丈五去一從半之三面楮屏闢左牖以受朝陽之光孜禪作也余爲名以蠖今二十餘年矣而閒居讀書其中似非偶然者不可不銘銘曰

天地四維八尺之璣日月兩燿八尺之表中立吾身宇宙而人心統元識胚腪太極有室衡尋此身此心如璣之斡如表之甬屏窓牖明體舒氣乎其𧩙也盼其還也杳萬古在前後千億年六合爲大微一塵芥悉受以虛不欠不餘溥通妙用縱横錯綜屈必有伸所致者神伸必有屈所養者德屈伸相生天命流行維欽厥止青山在几

端齋銘

王孫保之丞臨安有廉靜稱與余篤相好也蒲別爲言先大夫蚤以端人爲過庭訓在冉四十餘年矣心之所存身之所履未嘗不準於端日嘗一室皮父書其中將歸而孰讀益求所謂端者子盍爲我發焉余惕然有感於切磋之義遂爲之銘曰

猗君子兮身端行莊以端爲符詔子直方義以方外内主乎敬敬勝百邪何適非正容色辭氣所貴者三日省厥身居與道參視聽言動所勿者四日用其力欲仁斯至富貴利達孰無是心所不可爲枉尺直尋貧賤困苦夫豈其願所不可悔任重道遠無斁則大無欲則剛萬鍾一瓢縕袍繡裳太山積雪蒼松鐵色黃河怒濤孤峯斗立維古端人悠悠我思惟今端人尚其似之聖賢參前一室環堵毋貳爾心受天之祜

阮逢時澹庵銘

人統氣形中涵太冲不將不迎虛靜明通物誘而遷逐外忘内天理人慾彼進此退有體其體勢利之酣有飴其美聲色之甘飽心生疾快意起競能寡其欲自還所性盎乎春融寥乎秋清靚乎深淵汨乎大羹脫機削械未散之樸郤紛屏華可久之約朋來斯孚匪密匪疎事至斯應匪亟匪徐左圖右書前槐後竹明月在池白雲蒲谷琴入希微詩造和平神怡體舒赫胥大庭以此事先以此燕後

鄙闊而寬薄見而厚噫委命則恬任理則眞收斂則敬警省則仁方寸寧極萬象化醇味此無味名其實賓

龔時傭庸齋銘

顥穹生民秉彝好德本體明淸實用平直耳目口鼻此性形色仁義禮智此心知識父止父道子共子職鄉黨恂恂閨門翼翼是爲天常亦曰帝則無哲無愚無今無昔雞鳴而起向晦而息夏葛冬裘渴飮飢食順而循之如水就濕背而反之如木倒植夙夜匪懈如穎斯栗旦晝或汨如蠍斯蝕秩叙敍謨信謹揩易學爲入門敬是居域無事而擾凡夫摘埴與時而中君子安宅體認要精踐守貴力行著習察有舜無跖經名而廬(鄭湖名其母夫人墓廬曰天經)庸名而室允蹈斯義勿問元吉

鶴巖銘

東天目支峯白雲鶴巖雲冒其顚稱兩鶴未嘗見也壬戌春群鶴見某叨奉常第己卯秋再見予有翁冠鄉選夫豈偶然哉翁所居與巖直因以鶴巖自命昂昂中林奮爲時瑞巖瑞翁耶翁瑞巖耶銘曰

天作高山東西兩目虬潛西淵鶴盤東谷枕西之沱宅東之阿與虬委蛇與鶴婆娑鶴禀乎陽維君子性淸哉伯夷浩然鄒孟鶴遊乎陰維君子居顏氏陋巷孔明草廬導陽而鳴九霄咫尺脫陰而升萬里瞬息在易後天兌坎頂離裨此純白觀象玩辭

贊

老人壽容贊

儆也禪裨也儼靜也淵全也天

崔先生壽容贊

淸獻之淸忠定之定杭海健帆燭天老鏡

白李韓柳贊

壬午春行劒利萬山中乞槳野人家小憩見壁間唐人像四顏有思致扣所從來主人謂探籌得之遂售于我四君子聲名俱震燿一世俱以事貶香山昌黎還爲名法從柳州竟爲蕉荔留太白且騎鯨不返矣中苟無媿讎我者豈能終病之少餓焉好我者不能翼而奮也人耶天耶戊子夏五西市暴梅因太息爲之贊

忠南夜郎零陵潮陽地何凉凉人何堂堂如星在天垂精燿芒隕而爲石桀立不僵如水行地茫乎望洋激而之山歕薄淋浪不縮不張不軋不揚緊人之鬱斯天之昌理有消息時有通塞禍同福殊剛柔異則柔必有麗剛能自植剛窮斯返柔窮愈

窒否終則傾屯終則泣剥終碩果坎終叢棘士孚剛躓毋坐柔蹈吾以四子占終於易

東山渡水布袋贊

半進半退是胥是礙且請老師放下布袋

蜀繡轉經觀音贊

觀世間音非世間音非世間音觀世間音實一卷旁行雙點漆無人識得老婆心

昭君贊

彼姝者子丰兮變兮懷我好音邦之媛兮今夕何夕而恍此見兮雖然賢賢易色可也

莫愁贊

美目盼兮清揚婉兮悠悠我思室而遠兮還子授子之粲兮雖然好德如好色可也

鍾冠之出山佛贊

聞何法來爲何事出放妙光明作大饒益

題子馨弟寄容

髯星星而氣腴眉垂垂而意舒易足而寡求危坐而深居此吾家之少游幼輿也聽風雨於對床約雲山之卜廬朝奉親而撰屨夕課兒而讀書吾其歸乎

雜文

兩漢詔令總論

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不作兩漢之制最爲近古一曰策書其文曰維某年月日二曰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四曰誡勑其文曰有詔勑某官此其凡也策有制策詔策親策勑有詔勑璽勑密勑書有策書璽書手書權書赫蹏書詔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優詔中詔清詔手筆下詔遺詔令有下令著令挈令及令甲令乙令丙諭有口諭風諭諷諭宥罪有赦訓諸王有誥召天下兵有羽檄要詰有誓約延拜有贊以致有報有賜有問有詰又有手迹手記詔記其曰恩澤詔書寬大詔書一切詔書及哀痛之詔隨事名之此其目也策命簡長二尺短者半之以篆書罷免用尺一木兩行以隸書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選衆召拜亦書之尺一板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詔書有眞草又有案案者寫詔之文一札十行細書以賜方國札牒也孟康曰漢初有三璽蔡邕獨斷曰天子六璽皆白玉螭虎紐輿地志曰漢封詔璽用武都紫泥故制詔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詔記綠綈方底用御史中丞印通官文書不著姓司隸詔尚書封胡降檄著姓非故事詔書皁囊施檢報書綠囊密詔或衣

帶間丹書藏之石室策書藏之金匱此其制也漢世代言未設官王言作命厥意猶古而討論潤色亦間有其人高后令大謁者張澤報單于嫚書淮南王安善文辭武帝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視草光武荅北匈奴稾草司徒掾班彪所上至永寧中陳忠謂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諸郎鮮有雅材每爲詔文轉相求訪且辭多鄙固遂薦周興爲尚書郎秦少府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因之武昭以後稍重張安世以善書給事尚書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後漢始置尚書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喻糜墨此其造命之原也詔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制下御史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郡國長史上計丞相御史記室大音讀勑畢遣以詔書部刺史奉詔條察州所察毋過六條守令則承流宣化使田里咸知上意此其奉行之序也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丕應惟命之承故夫夜下詔書決之亟也甲寅書報應之疾也毋下所賜書幾事密也封還詔書渙號不容於輕出也更報單于書辭令不嫌於修飾也六月甲子

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雖反汗猶愈於遂非而稔惑也有司毋得言赦前事所以示民信也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所貴乎體之識也昧死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所重乎祖宗良法美意之得也璽書封小詔書獨下抑不可不慮其貿疑而召激也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及安得詔書封三子事姦隱於倉卒詐售於危疑尤有國者所當謹察而不可忽也知此則知所以造命知所以造命則知所以奉行矣然有不敢奉詔者有期期不奉詔者有以死爭不奉詔者有詔數彊于然後奉詔者猶或許之蓋所以養士氣也若其奉行不虔則有常刑故廉問不如吾詔者以重論敢有議詔不如詔者皆腰斬詐詔者當棄市格詔者亦當棄市矯制者腰斬誤宣詔者應罰金令下腹誹者論死誹謗聖制者當族謂詔書不可用者丞相御史劾之無承用詔書意者御史奏之而奉詔不謹者皆坐以不敬丞相被策書則步出司農發詔書則嗚鼓其嚴如此當時猶不能盡然始而奉詔不勤終而遏絕詔命始而撟虔終而擅詔以至詐下詔書詐作詔板僞作璽書假爲策自書詔以授廉級陵夷紀綱板蕩而國命之柄移大抵外戚宦官之禍闔閫稱制實胚胎之有天下者可

不鑒哉按藝文志儒家高祖傳十三篇高帝與大臣述古論及詔策文帝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當時會稡蓋有其書遷固必采取諸此先漢詔遷多以上曰書固間因之一詔或二三出詳略及用字亦有不同疑不能無删潤高帝未即位遷不書詔惟重祠敬祭詔見封禪書景帝紀遷不書詔其議太宗廟樂舞制詔附見文帝紀文帝於陳武等議謂且無議軍見於律書當亦是詔固不書後漢詔有以東觀漢記漢名臣奏等書見於注其政詔爲制爲誥或謂避武后諱世祖官王閎子詔附見董賢傳辟書逸之大氐史遷所筆皆有深意固文贍而意不逮辟則文亦不逮乎固矣其假守龍陽俗古事簡因得縱觀三史裒其所謂詔制書策令勑諭報誓約之成章者凡若干通事著其略每帝以臆見繫之釐爲若干卷揔曰兩漢詔令以補續書之亡欲觀漢治者當有考於斯文

入陣圖說

庚辰秋余以太少贊丞入蜀天台許才甫偕行小至後維舟魚復艤下散策同訪武侯之遺跡霜風凄晴寒浦縮潦平沙壘石歷歷可數知其原信出於易入陣魁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却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入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衺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一之象焉世之言風后握奇經者徒知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又徒知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而不知握之在何地余記步入入陣深處細視魁間平沙之上沙隱起如兩大帶直衺曲折具壁門之體而微迆立環覎正居衆魁之心而虛其中餘奇所握其在茲乎況壁門東向歸峽此則其門西向偣萬出機入機又有不可測識之妙江流湯湯歲月浩衍彼石所壘不爲衝波怒濤轉移已非人力所及此特微沙相屬亦爾儼然如新抑異矣武侯之忠上貫三極下洞萬古山靈川祇所以護存至此正欲後世即其盧實向背推見至隱而知侯之用心談古者按圖而不及睹訪古者撫境而不及察往往能言入陣之異同而大將中握游軍外布曾莫得其指要余每爲之太息才甫出蜀今十年考訂圖說用力久而功深天機地軸搜抉呈露莫不精確而有據依其於壁門之設先出游軍定兩端尤得諸賢未發之蘊展卷熟覽恍然如對鹽甲因發握奇居中之義以表裏之且詔吾儕主西征之不爲徒行也

漢碑考

三代墓中欵識用銅偃師比干墓銅槃是也漢銅禁嚴始易以磚至晉唐亦間用磚潛人耕鑿多獲晉磚紹定己丑秋校長謝济叔源洽墓東塢得漢磚七十六面撫脫螭虎文隱起上下爲字十有四曰元康元年太歲在丙辰何道貞立墓去今千二百九十四年矣案史記歷書用太初曆太初元年歲在焉逢攝提格甲寅也元康元年尚章大荒落則癸巳漢律歷志用三統曆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婺女名困敦乃丙子也推至元康元年則丁巳惟通鑑舉要曆與磚合磚其年造志後來追書以磚證志當是元封六年冬改元用夏正建亥以後猶丙子建寅即丁丑越四十年至元康初元爲丙辰也或疑道爲潧貞爲正謂漢仍周官置酒正周禮酒正注潧音糟又子由反固不爲無據然周漢官名有酒正宮正軍正宗正皆爲正不爲貞若月令大酋是秦官正避政爲貞則秦紀注正月爲征不爲貞漢隸之遠或從三點兼道字下畫稍長非潧明其隸法用筆上出下鈎故與從艸類其實名道字貞立也道與貞立義頗相關以潧貞爲酒正鑿矣塼徑一尺五寸廣五寸半高二寸叔源以二見餉因考之

勸農文

龍陽萬山環合控引氐隴去　朝廷無慮七千里

聖天子仁不異遠俾太守自東南來牧是邦太守山中人也熟知爾父老安於山爲可樂然地勢峭隘土麻磽瘠非刀莫耕非火莫種細民終歲勤動不得一飽至煉鄰以續朝夕亦良苦矣故不患爾農之不力而患乎爾農之蠹夏熟秋成公租私債未暇問長于耆保者取之胥于邑里者取之雄于閭黨者取之隸于坊場河渡者取之召集有定期裒斂有定數怒攘笑攫不厭不止其獲登于爾无釜土鉶有幾此農所以重苦也太守以牧養細民爲職爾無患所以蠹爾者而益力于農冬至元正晴和臈未盡一日得雪立春開霽其占爲豐年于耜舉趾毋後爾時深耕易耨毋愛爾力毋徇小利逐末毋肆小忿啓爭以荒爾業天時既順人事又力宜爾百穀穰穰有秋雞豚燕社歡洽隣里仰事俯育優游卒歲又家推其秀子弟使力于學孝悌修明風俗淳古太守與爾父老同此樂也可不勉諸

大人里居上梁文

天目山前兩乳拱帝王都玉川城裏數間占神仙府規摹仍舊氣象增新谷隱老人萬事任緣一生守分焚香讀易老去之意已消把酒賦詩醉來之

興不淺雖烟雲自足於別墅而風雨不堪於敝廬
久懷問舍之心忽有肯堂之請拔貧作富搜材杞
梓之林培下就高拓址蘭荃之圃門前流水屋上
青山可容高車駟馬之歸可受玉帶金魚之謁脩
梁肇舉好語讙傳
東家近祥雲杳靄紅千古溪山鍾秀氣一庭梧竹
貯春風
南水轉山回護蔚藍客有可人來剥啄掃花藉草
共春酣
西天矯晴虹臥碧溪脚力好山俱不盡朝來佳氣
與雲齊
北飛簷正與斑杓直槐邊消息我先知擕棄風光
誰解識
上積善有根天所相黃庭誦徧晝陰閑十二行窩
春盎盎
下老來倦學樊遲稼大兒鉏耨小兒耘萬頃心田
收杷秷
伏願上梁之後上慈下順内肅外雍里社歡聲之
交暢門庭慶事之常逢丹桂孫枝不斷讀書之種
蒼松老榦長存好德之容
疏

普信院重建佛殿疏

錦繡名山鳳鸞拱揖旃檀古刹龍象莊嚴幾年安
住道場一旦幻成魔境無量華樓閣謂與法身化
身報身而俱存推落大火坑乃至牛車羊車鹿車
而莫救勢炎炎手禍烈焦頭固知我佛欲放大光
明其柰尒時自墮熱惱苦風幡安在露柱俱空給
孤園千二百五十人赤躶躶以相顧毗盧藏五千
四十八卷令嵬嵬而獨存幸死灰中餘生意在有
能出一臂力便可成七寶林兜率宫天上移來妙
勝殿人間示現證無漏果歸有福人

朱陀寶福院鍾樓疏

華鍾鯨吼欲喚醒不識曉夜人老篾蝸拏尚掛在
莫庇風日爲蘭若之規摹古矣蒲牢之氣象凛然
要令聲外求聲直須屋上架屋夜义木硬立脚起
飛跋雲霄金剛杵輕着手撞震動山嶽勿道爲高
力士布施且請與朱頭陀結緣

寂照寺佛殿疏

菩薩福德智慧十種宫政自光明圓滿如來摩尼
清淨一切殿亦須殊勝莊嚴睠我鳳凰山着此獅
子座星霜荏苒風雨侵凌左方撑而右敧東未補
而西漏瞿曇彌勒已是頂門撞破虛空迦葉阿難
未必脚跟踏着實地屢舉頭而太息欲奮臂以更
張仗衆福緣成妙法界古潛州三十六蘭若雄占

上游舍衛城千二百比丘同祝聖壽

平齋文集卷第十一

平齋文集卷第十二

奏狀

復官申省狀 辛卯

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某昨因臣僚論列夂掛責籍累經赦宥今又該遇慶壽霈恩合議指揮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洪某特與叙復元官仍與宮觀伏念某曩以狂愚自速罪戾遭逢大慶蒙被寬恩特還舊階仍賦優廩仰戴天地生成之造所有省劄除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外須至申聞者

禮部郎官辭免申省狀 癸巳十月

今月十八日恭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洪某除禮部郎官成命肇頒危衷震惕伏念某曩以狂瞽自干譴何去國已閱於九年奉祠且及於兩歲委心丘壑絕望班行不圖大明昭揭之辰亦與衆正彙征之會沉淪吐氣俛仰知榮第惟司馬位冢宰之初蘇軾被儀曹之召詎容是選猥及非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在外合入小小差遣以養偏親實出生成之造所有省劄見寄留臨安縣庫未敢祗受謹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伏候指揮

辭免除監察御史申省狀

右某今月二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供某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者恩榮自天兢
懼無地竊以公議國家之命脉人材朝廷之精神
方其未出則望之如景星如鳳凰及其既用則倚
之爲屈軼爲獬豸元祐王巖叟之召明道范仲淹
之來緊時所推皆此其選　皇上養晦於十年之
久天下望治於踰月之間轉機括以作新厲搢紳
而更始紀綱所繫風憲可輕如某者積困窮途甫
還舊著學問不足以窺王猷之遠議論不足以扶
國是之公首玷親除必速官謗況未嘗作縣難以
入臺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非常之誤渥畀有望
之時髦庶使危蹤少安微分所有省劄某未敢祗

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甲午四月

右某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殿中侍御史日下供職者僥敗異渥
震惕危衷竊惟柱後惠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
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粵從琴瑟之更
張頗多矛盾之並立邊帥之或和或戰正値兩強
廷臣之孰是孰非必求一勝决治亂安危之勢觀
抑揚進退之機疇副臺端盍掄時望如某者誤蒙
蒐拔濫厠糾繩謂車當主於可行何人心之操
而舟必無於偏重乃王道之平平方包不稱之羞

忽冒非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
姓名固誓圖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貪於
隆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光摩日月別求夔龍接
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所有省劄
某未敢祗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第二次辭免

右某昨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　御筆洪
某除殿中侍御史日下供職於當日具狀辭免今
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者聞
命知榮感恩思奮官畀不當再具辭免章有上關
國體難以黽勉供職蓋緣近者一再論奏邊事與

外閫異同諸將方鳴劍鼓行而前少有疑情必妨
大計欲望朝廷念中外相應之理力賜敷奏改畀
某閑慢差遣邊臣聞之亦將踴躍赴功而無後顧
一進退間足強國勢某下情不任懇切之至謹具
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中書舍人申省狀

右某今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中書舍人挾日再遷寸衷積悸伏念
某賦資至陋遇事最踈甫叨赤墀供奉之官遽劾
烏臺分察之士宜加誅斥廼被褒除矧討論欲貫
於皇猷而封駮亦關於國論詎容冒處自速煩言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絲綸之新渥畀香火之叢祠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右某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中書舍人某於當日具狀辭免今月二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控辭誤渥尚閟俞音恩重命輕不當再具免牘重念某九年流落一旦遭逢自郎分察執法殿中曾未踰旬忽塵詞掖　聖上更新萬化收召衆正蒙被寵眷未有某之比者況判花演誥儒生至榮豈不願發揚九重厲精更始之意使百工砥礪以承休德而某瓶罌器溢潢潦源枯僅華要之冒居必顛隮之立見欲望朝廷力賜敷奏亟收成命特賦叢祠或蒙矜念係是招徠一人之數改授斗壘以慰偏親實出望表所有省劄未敢祗受

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專官演誥甫玷討論分職紬書忽叅譔次叨恩爲奕揣分屏營竊臣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傳之譊譊矧今脩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繫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材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　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畀譽髦必漬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乞祠奏

右臣藐然蹤庸久坐罪斥　皇帝陛下更新萬化登崇衆正誤蒙簡記首預收召爲郎甫旬而分察分察數月而執法執法踰旬而代言尋兼史館仍理還磨勘歷覩廷紳未有叨竊若臣之甚者遭時遇主宜圖報稱而性禀狷介學術迂拙但知以竭慮爲忠不計以直情爲激天涵地育未賜譴何揆之進退之誼出臺便當引去貪戀芻豆黽勉至今廉耻道喪朝夕芒負況當衆賢和於朝之時獨累皇極之治隆寬不誅公議莫貸欲望聖慈特賜祠廩俾歸求君子時中之學以備異時器使實戴終始生成之造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乞補外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狀奏陳乞賦祠廩今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某叨恩優異揣分賤微不當再有陳請恭區區肝臆已盡敷控前狀不

敢更有陳述惟是某叨第三十有三年除奉祠外未及十考四年蜀道父親以遠不克往前後就養僅五六年閑居積久菽水不給遭逢聖朝錄用其不肖子日睹恩榮踴躍自慶今春秋七十有六每以足跡未到江湖爲不滿年當喜懼急於養志欲望朝廷念人子事親之日短特賜敷奏陶鎔某一小小合入差遣俾獲迎侍宦遊以娛晩景實爲孝治錫類之仁須至申聞者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申省狀

右某今月初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洪某兼權吏部侍郎蒙恩便蕃聞命兢惕竊以詞垣四禁稽綫爲先選部三銓繁劇尤甚專堂尚賔於弗暨兼官必至於多違伏念某學問空疎材識譾陋領內史之職舉乎一而未能參小宰之聯共其二以何有雖代庖而越俎將毀瓦而畫墁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御馬不容於窮力而牧羊每患於多岐俾靡舊官亟寢新命少安愚分實戴隆私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

病乞補外奏

右臣竊惟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方臣頻年擯退窮莫之恤　陛下更新萬化不待呼天首加蒐拔自閑外爲禮部郎如蘇軾不作縣爲御史如周必大以殿中執法出臺而陛詞被如張震還久廢之磨勘如胡銓又涉筆史館攝組銓曹曾未逾年徧歷華要遭時遇主若此豈不願周旋衆正之會少効千慮之愚而臣分量易盈災蹇踵至悼士未幾忽得奇疾癰生上腭數醫更療累旬未愈痛連牙頰飲食減少形骸雖具氣液潛泄斯皆素餐無補朵頤不節之所由致君父以體群臣爲心有疾痛而不呼是爲欺隱欲望聖慈察臣知事君之誼而非絜身有垂白之親而非輕祿俯憐實病初非飾詞特畀在外待闕差遣還家將理或可痊愈實戴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乙未

右臣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兼直學士院自天渙寵控地包羞伏念臣久困投閑適逢更化市駿骨以致千里馬方共與於斯文剖大瓠以爲五石樽獨無補於當世越從言責猥玷從班危蹤坐縢口之愆奇疾示朵頤之戒精神銷鑠翰墨荒蕪屢懇請於一麾忽進兼於兩制負且乘而知懼服不稱以貽譏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孤陋而寡聞憐臣早衰而多病俾從外補免冒中除庶幾少安斗筲之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侍講奏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御
筆洪某兼侍講者疊被寵私彌深榮懼伏念臣力
耕有素涉獵無多文淪巫史之微道昧聖經之奧
頃叨召對拱聽訓辭首明宣光綜攬之方繼論羲
文經綸之旨退深慙於謏聞難仰跂於清光政虞
汗玉堂之廬忽俾侍金華之席丘學山而莫及蠡
測海以奚堪伏望　皇朝俯垂英鑒肆別求於鴻
碩容自蓋於空疎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經筵乞祠奏
臣蕞爾庸陋饕榮過分朵頤致疾經年不愈嘗
控祠畺之請邇來病證轉劇又再控祠請天聽邃
邈未賜俞允臣非不知　陛下待士之厚接下之
周當仰體眷遇力疾自効又非不知所領職事備
極清華有名儒終身企望而不得爲者印纍綬若
榮耀偏親豈應自取閑退維臣器量淺狹病根深
固若一意營進不思還家休養形殼神離溘先朝
露此身永負君親之恩矣扶憊經筵祈憐宸衷欲
望聖慈亟賜從欲俾收朝蹟歸伏叢祠息心將理
容可痊愈凡未正首丘之日皆駿奔王事之時中
庸九經曰體群臣　陛下蓋深得之故敢籲天請
命臣下情無任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
右臣今月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
洪某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日下供職者渙綸爲
奕震魄正營臣竊以銓省者人材之權衡瑣闥者
國是之網紀裴行儉以知人之鑒顯張元素以回
天之力稱匪得譽髦曷當妙選如臣者昔時淋屏
遇主光榮夙掖代言兼攝鑾坡之直虎門勸講仍
紬石室之藏然井不可以汲深弊車尤難於任重
謫焉溢量苛甚纏痾屢退乞於叢祠忽進聯於法
從貳題才而旣重參批敕以尤嚴求閑獲遷服寵
知懼欲望　皇帝陛下官必懋德器毋假人念輔
頰欲穿莫稱論思之職而精神已索難居閱讀之
司毋拘反汗之嫌特徇祝釐之請用安愚分庶保
危蹤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
吏部侍郎兼給事中日下供職臣具奏辭免拾肆
日恭準詔不允者寵命便蕃營伸控避綸言渥厚
未賜矜俞在微臣不當更有懇陳而公議詎容弗
加祗畏靖惟弱質久苦沉痾期息影於一祠致遲
忱於九蹤兹蒙誤遲更越常倫無清通之鑒而爲
小宰之貳無孤特之操而兼夕郎之重聯翩六組

照映一時方退懲之力祈乃進陞之卿至將疑嬌僞必速顛危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病悴之深亟寢恩榮之茂俾叨閑廪免玷華塗綠給事中不容虛職除已權宜一面閱讀外所有恩命臣實未敢祗受

辭免除給事中奏 丙申正月

右臣今月初一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給事中日下供職兼職依舊者自天錫命無地措躬臣竊惟朝廷命令之出在中書則許舍人封還在門下則許給事中審駁尚書既奉行矣又許臺諫論列皆所以扶植紀綱而維國勢

皇帝陛下親政日勤責治日切方一新臺諫舍人之選搢紳想望其風采給事中宜得漢魏相唐李藩者流以糾正違失顧以寵臣臣頃貳選部嘗攝承瑣闥批敕無夕郎之風論事乏回天之力正慮幽黙敢冒真除矧當元會之辰爵人於朝而使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先之公議謂何伏望聖慈念左省實喉舌之司名器非假人之具博選一世豪儁有風力者俾專省闥容臣姑仍東銓徐丐閑廪以全陳力不能之誼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給事中日下供職兼職依舊臣具奏辭免今月初五日恭準詔不允者訓辭溫厚德意丁寧螻蟻微臣所當即祗成命第自濫吹朝列以來蒙被隆知負無倫比而福薄器狹苦奇疾者一年有半寢食俱妨老形畢具方圖再理祠請夕拜真除從天而下俯伏自揣榮懼交集蓋命令喉衿之地精神枯涸則省閱有違見志氣銷耎則封駁無彊力竊臺廢職自臣養病始臣將何所逃罪欲望聖慈爲官擇人以振起朝廷之綱紀收還誤渥俾免顛隮實戴乾坤之造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侍讀奏

右臣今月初三日準尚書省劄子正月初一日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兼侍讀者便蕃號渥懾讋奚懷臣竊惟上聖以典學爲功諸儒以詔熾爲職執經並列勸讀尤嚴間嘗起舊獨於內祠今亦進者英於書殿必深於道乃稱厥官如臣者猥緣法從之聯濫厠細氊之講懷鉛無得呻畢何裨屬月正元日之臨盛春王三朝之會首叨榮於瑣闥仍陟寵於金華四象八卦之陳未知源委五典三墳之誦曷効涓埃儻兼取於熊魚必重譏於鶴特伏望 皇帝陛下充能自得師之妙廣佛時仔肩之公察臣潢湊之易除矜臣丘垤之難進俾安舊序別選

名流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乞叢祠奏

右臣竊惟體群臣者人君之大經尸寵利者人臣之大戒君體臣而閔其情臣事君而致其義斯合乎進退出處之宜矣臣恭遇　陛下親事法宮之始拔擢於留落之餘清途要轍再歲幾徧迺正月初吉首叨宸筆進陞銀臺金華之峻至榮至耀群臣莫能跂及臣亦罔知上膺睿睠之繇序高而鬼瞰量盈而神害宿恙加進奇證迭出齒頰浮腫面目可憎雖包羞茹痛牽強應酬寢食俱妨形神不接反覆自揣詎容尚玷班綴臣非不知去歲以久

病宜去屢䟽塵瀆面蒙　聖訓諭留如待鴻儒宿德所當國爾忘身少圖報稱而災迍迫逐無一日寧君更貪戀寵利尸素養疢則是進乏獻替之益既仰負於殊獎退失廉耻之節復上累於隆知將何所容身宇宙之間欲望聖慈念臣形證皆　陛下之所目擊特推體群臣之意賦以叢祠還家將理俟病少間容續次陳乞斗壘勉効民庸頂乾踵坤不外覆育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奏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準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者內制蹤榮中襟襲懼伏念臣山林樸朽場屋腐陳出逢日月清明之初進立雲漢昭回之下自濫竽於西掖仍越俎於北扉狹量超踰奇痾閒作方祠櫝聯翩之上徹忽除書煥爛之中數繼塗歸之煩陞禠直之峻駑駘千里斤鷃九霄荒虛不稱於摛文羸頓尤難於就職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饕寵爲已劇祈閑爲已多特詔大臣掄會前後奏申賦以香火之廩博選歐蘇增重鑾禁庶幾詔令有古風烈而名器不至假人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臣具奏辭免四月二十九日恭準詔不允續準省劄備奉　聖旨陞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者臣竊惟王天下之動莫如給事中鼓天下之動莫如翰林學士繇唐以來俱號妙選學士尤爲貴重自非風裁峻潔文詞爾雅負王佐器略罕有疊踐二職之眞者臣批敕乏李藩之風力草詔無陸贄之法度誤蒙聖擢正序瑣闈甫閱十旬即專內命仍勸金華之誦讀進陞石室之纂修變化而擅未有速於臣者天施地生榮被萬象蟲鳴螽躍莫知稱塞兼自濫吹東曹以來苦病

丐祠疏至六七今乃於委僽之中叨深嚴之選而扶病就職爲給事中則求去爲學士則留是舍魚而取熊掌也何以爲出處之義用是偃俯控陳不嫌再瀆伏望 皇帝陛下察已試之罔功矜不能之宜止俯從所欲特與祠廟差遣一次庶免以進爲退上玷公議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三次辭免申省狀

右某昨準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某嘗再具奏辭免今月初三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某重惟 神宗朝首擢司馬光翰林學士

以不能四六辭其後王安石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光非不能四六安石非慕官爵者辭受之間各有深意某待罪久拜驟領詞死材不稱官病不任事在義當去昭如白日累疏祈免非有他也而俞音猶閟況今文詞之長不無其人趙汝談之古絜吳泳之典麗真德秀無恙時甚推賞之內之陳耆卿應䌛外之吳潛李劉陳塤參合輿論皆可次第而當妙選某老矣病矣皆井不可汲矣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香火之廩擁北門視草之名尋西崦投閑之迹雖即首丘百世有餘榮也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乞檢會八次奏申特畀閑廩奏

右臣自歲旦蒙恩拔擢待罪瑣闈宿疊坌盈沉痾日進連上五疏丐祠未蒙俞允間又叨詞死之命三控免牘天聽愈高旬日以來昏昏常如醉人四肢浮腫百骸酸碎氣息迫促生意一綫欲望聖慈詔有司檢會前後八次奏申特畀閑廩庶幾早還故山杜門謝事或可攝理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詩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陛下方此蒐天下之賢而無容輕去者如臣寂陋亦在縶維之列命之逢也貴賤有常天壽不貳臣之去也亦命之不可過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奏

右臣今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者臣聞名器者君道之所甚重分量者臣道之所當安臣蒙被聖眷超絕周行多病早衰屢嘗丐去俞音未報除目又放天道虧盈眷愈厚除愈峻而病愈進病愈進而留愈篤正序禁林一草未視叨華書殿且領京祠非耆儒宿德而兼取之晉如鼫鼠正厲臣之謂也欲望聖慈念猿鳥宜歸於山林之中鷗鷺徒多於江湖之上收還成命俾返故廬銜戴天恩生死肉骨以之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臣具奏辭免今月二十五日恭准詔不允又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仍舊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者臣竊惟端殿之穹崇内祠之優佚經筵史館之清顯望不輕屬恩無妄施親覽政柄以來崔與之難進易退李壁之博物洽聞皆以耆儒當此殊禮臣實何人病且死矣乃使接迹二賢之後續貂奚益誤鶴是懼祠請屢陳俞音尚閟欲望聖慈憐臣久病不差察臣真情不欺收還上件誤渥特畀在外一祠以

養殘喘以待驅馳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乞將慶典一官改賜父親銀緋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洪某該遇昨來慶典赦文轉一官並不曾陳乞轉行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特與轉行伏念臣脫身奄滯遭逢盛明已蒙優恩理還積年閑廢磨勘官至正郎此來又蒙特旨轉行塵竊過分莫遑寧處惟是父親鈛甘貧無營教忠有訓春秋今七十有七雖累經恩封見通直郎致仕服綠幾及十一年該賜章服之日尚遠喜懼交至人子至情照得紹興中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磨勘一官與父伸賜五品服朝廷從之某輒援上項事例欲將慶典轉行一官恩命乞與父親某改賜銀緋伏望朝廷敷奏特賜從欲用爲就養之榮式昭錫類之孝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　照會某父親某昨以某在責降中不敢陳乞慶典轉一官恩例欲乞朝廷併賜指揮

平齋文集卷第十二

表

龍州謝到任表

參井天高甫解佐州之組洮氐地迥猥分護塞之符祗服詔條具宣德意 中謝 竊以蠶叢開國於千古之上龍門置郡於萬山之間壤雖接於松維風尚餘於綿劍諸關晏謐商通蓬婆滴博之郊兩縣豐登民樂無懷大庭之俗相安倩靜宜得循良伏念臣濩落無庸輪囷有志遡濰堧以北慨祖逖之如存捫蜀道而西信武侯之可作繇治中之冗綴從閫外之下陳跰足徒勞刳心何補不遑將父方蒲秩以謀歸亡以瘉人迺蒙恩而出守靖惟忝冒倍切凌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惟己格帝若伊陟臣扈內尊朝廷佁民則黃霸翁歸外布郡國況在坤維之表欲如天陛之前遂使譾材亦叨煩使臣誓鞭駑駕仰答鴻私七百里山高谷深首嚴保鄣二千石政平訟理共樂耕桑臣無任

謝曆日表

運承天統益綿卜世之休曆授人時特重歸奇之閏民生知勸吏績用熙 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紹開中興昭受上帝齊璿璣之政旦復旦而有常推神筴之元朔又朔而不息爰謹日官之課仍新月令之頒臣猥戍龍門恪循鳳紀刀耕火種俾陶一氣之春椎髻卉裳同樂三登之俗臣無任

瑞慶聖節賀表

日宣重光久啓升平之運龍成五色仍標震夙之辰懽動幅員和薰宇宙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亦大日新又新世祖之三十年寖格清明之治武王之八百國迄成耆定之勳屬電樞之發祥宜旗翼之齊壽臣培江領戍嵩嶽傳呼十月未央咀効稱觴之慶千秋華萼願輸獻鑑之忠臣無任

功德疏

赤龍紀瑞聖人間生白狼獻詩天下同慶彝裒衆妙之果仰介無疆之休 皇帝陛下共願福祿萬年本支百世日所照露所墜盡復輿圖天以清地以寧永隆磐石

謝授中書舍人告仍賜紫章服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者南臺執法方賡妄發之愆西掖代言忽冒眞除之寵恩深語塞感激涕零 中謝 臣竊觀元祐之初欲救熙寧之弊御史則劉摯傅堯俞王巖叟諫官則孫覺鮮于侁朱光庭給事中則純仁知制誥則蘇軾維當今之更化宜視昔之得人伏念其學術

跡文氣畀但無欲不欲蚤嘗慕於前賢時行則行晚始遭於上聖甫玷粉闈之直趣陞烏府之班知可爲於忠言期不負於所學克陞夬夬去惡草以未能莠田驕驕護良苗而徒切坐需仗斥誤被褒遷踰旬觀象之門即日紫微之閣移拜彈於封駁固脉絡之相關加修飾於討論宗精神之已奪戴天块扎控地亥兢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煥文惟堯好善如禹謂臣九年之謫困何意於求升念臣一日之逢否不期而返泰俾効操觚之技驟參簪筆之聯進之史職則望溢於元超錫之命服則事同於李絳便蕃君寵侔溢親權臣敢不砥礪夙心研磨素習雷一動而皆奮勉揚更化之風水萬折以必東誓竭徇公之節臣無任

謝特理磨勘授朝請郎告表

臣言恭奉告命特授朝請郎者課格三銓尚仔丹籍秩陞二等忽冒紫綸轉儻屏以光榮技儲淹而奮厲中謝伏念臣學惟守僻志不量難明主樂忠雖嬰龍而不忤柄臣忌直竟編虎以奚遊投閑三讜之餘待盡百罹之外會恩不宥引咎誰憐元成玷缺之詩動心有益范滂黨錮之傳委命何辭浩日月之居諸歛乾坤之軒豁晨脫深穽夕趨要塗困據蒺以雖危泰包荒而終吉鑒觀素履知無一

朝詭遇之心考數踐更念有十年不調之歎仰〻官簿與進文階歷觀大化之更無若微生之幸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惟皇作極觀過知仁謂靜者無營臣之靜特安於拙而退者不競臣之退乃尼於窮過爲華衮之褒昭示緇衣之好疊蹤新渥一洗舊愆臣敢不懲迷復於前戒冥升於後終身不理磨勘固慙淳熙勸講之官當制封還詞頭尚勉康定代言之職臣無任

謝授侍講告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兼侍講者五花疊組甫塵鼇禁之除六畫專經仍玷虎門之選顧天莫避蹐地靡皇中謝臣竊以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出而八卦作取小過取大壯堯舜獨盡其神曰連山曰歸藏夏商參用其濃皆繇汲汲之學能進乾乾之功迨開物成務之教衰而崇德廣業之意泯第資誦說莫究推行武帝尊儒秦通變使民之理太宗慕古昧以蒙養正之方縱得其言何關於治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必神而明之存乎人恭惟　皇帝陛下觀象洗心玩文盡性悟泰之內健外順首賢路之宏開鑒蠱之上剛下柔急朝綱之復振有體則斯有用能知而必能行奚俟鯫生尚容蠡測況臣鈎深無得納約有慙朱雲之折充宗僅致忠〻

之辨京房之事延壽靡忘理亂之占雖燭火莫
乎日月之光然勺水猶覬乎江河之益探先天之
妙蘊踐前聖之微言剛健中正粹精著在自彊之
德聰明睿智神武形爲不殺之仁俾斯文之大興
幸當世之親見臣無任

謝授給事中兼侍讀賜對衣金帶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
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仍賜臣對衣
金帶者瑣闥邃嚴首玷塗歸之選經闈清閟仍塵
勸誦之聯拜奎畫以欣榮佩身章而增惕中謝臣
竊以月正元日虞朝闢四門以達聰每歲孟春夏
室徇百工而來諫蓋重履端之序用開進善之機
矧銀臺乃國論綱維之司而金華實君德涵養之
地運適逢於道泰賢宜急於時升伏念臣質弱早
衰器卑晚遇烏府詞垣之陟首破拘攣蠹靡銓省
之登徑排膠葛念有君之忍負務非道之不陳新
未及然慮在上恬下嬉之表發不恤緯嫠形外阻
內訌之間過蒙採擇之明荐被褒遷之寵禮成元
會命出昕朝責之以論事回天期之以引君當道
竊染不稱其服凜疊組之難安鴻陸可用爲儀顧
瀝巾之無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至公廣被小
善兼收謂臣猶有不爲靡徇脂韋之習嘉臣斷無

他技粗存骨鯁之風故於漢廷奪席之朝魏殿設
樽之旦趣陛華要俾罄迂愚第臣術昧觀頤病深
咸頰乞投閑而雖切蒙賜告以良優惟薄䟽之力
已窮而倦翼之影宜息願解禁廬之直退從罷館
之游飯粗扶羸儻遂山林之養羹芹效美敢忘畎
畝之忠臣無任

遺表

臣某言竊以榮必有悴生必有死戀吾期而雖切
撫頹景以難留中謝臣猥起窮途首塵要路志存
冠鐵竟貽捫舌之羞戒忽佩韋遂召朵頤之疾迺
若兩年而五擢甚至一月而屢遷拜宸翰於形神
凋落之中進華序於氣骸摧頹之日屢騰祠請終
閟俞音聖恩磅礴於兩儀遺忠輪囷於九地息今
垂絕鳴困宜哀臣竊謂今日內訌外阻之勢已成
根深蒂固之計安出殆非人力之及尚幸天心之
回　皇帝陛下至敬無邪表裏靡間而後可以祈
天至公無私親疏如一而後可以祈天君子常進
不搖於憸壬而後可以祈天直言常用不移於讒
佞而後可以祈天省賦薄斂不以四海奉一人之
欲而後可以祈天賞功誅罪不以一人抑四海之
論而後可以祈天大臣叶心共治群臣絜己奉職
皆所以仰輔天德同迓天休守決不可玩視和決

不可輕信事關存亡何止成敗臣奄謝明時永孤
聖造魂氣有知猶當上訴于帝閽雖不可爲中原
主必佑助于有德猶是微臣區區報主之職分也
臣無任

御筆端明殿學士洪某鯁亮忠愨有助親政遐
覽遺表深用悼惜可特與執政恩例

簡劄

上廟堂劄子

某猥叨誤渥祗拜明綸靖惟僥逾莫稱拔擢不敢
僭控私謝謹熏沐拜手以罣罣之愚僭言之 聖
上更新萬化取端拱咸平建號改元欲還 太宗
真宗一統太平之盛其原必自近始秦王葬於端
拱之前四年 太宗聞之流涕即詔曰涪陵公廷
美朕之同氣也宜追封涪王謚曰悼且封其子至
真宗未改咸平之數月追復秦王尋改葬汝鄧間
兩朝忠厚親睦之仁上通於天今紀元取法其有
感於斯乎 聖上本心之所發見必於首春自有
夔分股肱大臣從容開廣使早有定論以慰 列
聖在天之靈端拱咸平忠厚之脉延續於無窮矣
某備數分察欲舉乙酉封事中語再有陳述退念
事關大體必出於宸衷獨斷而後光明俊偉在大
臣亦盡將順歸美之道與臺諫有言而後行

萬矣因觀布衣諸葛符所上續生意書冒昧敷
爲廟堂新元壽國獻伏丐鈞照

與張司業宓劄子

某少稟適有經德劉齋長見過袖出上 皇帝書
錄本自言欲解職去退閱所上書殊有直氣學舍
累年厄於鉗制今始得伸一吐於可言之日九重
樂聞人言大臣不惡人言給舍臺諫而下人言所
及聞之亦足以戒今何所忤而欲去耶敢望開諭
前廊勿令解職以成朝廷培養士氣作成士風之
美伏覬炳照

賀游景仁工部書

某承被郎潜之除私切賛懌正大明誠謂宜日夕
在上左右陳善閉邪以究中庸大學之功青綾入
直未足多賀數年來奏議鉴策如執事者有幾吾
君不以爲午而除日每在禁噀喑焉之先搢紳可
知所勸矣論思精切尚盛氣以須之

荅游工部簡

伏讀奏篇如喧啾百鳥中之孤鳳如窮陰沍寒中
之霹靂如九鼎象物而鑄魑魅罔兩爲之膽栗神
悚如大光明鏡當空而懸大魔王無所遯形甚盛
甚偉司馬公門之有元城崔先生之有執事可以
名百世矣

答葉子真書

某疇昔過九芙蓉下知有隱君子之廬在舟駛弗能知謁迄今不滿疑帖相先陳誼甚高凜然不敢當兩都盛作雖用班張賦體發我宋之光明究治亂之本末主文而諫國風之遺意也明主宜置一通於座右以爲龜鑑惜無夜誦子虛者雖然得如狗監誦之政恐牙頰汚君賦耳琴書何時過潛山寓舍在臨安道旁弭節賜訪庶滿定交之願切幾紓照

答黃濟叔簡

某不聞問又許時東山桃柳觀玉泉笋蕨供未嘗不撫景懷人寵示駢縢深仞愛念養生者枕不欲高以褚爲則日減一番其平以漸也前是有惠枕者皆苦高拜賜獨便衰憒鈞天之想已斷遊仙之夢可尋老去惟睡熟有味耳

與李微之校理書

某疇昔被飾子墨酬先施後山深林密病懶相乘賤姓氏無從徹風日不到庾疥芙蓉而弄斗柄駕蓮葉而讀王書殊恨仙凡之隔也伏諗通金閨之籍進紫宸之班上待特舉有禮矣公可以留矣多賀多賀司馬遷史號實錄酷吏傳張湯在其中平準書又謂湯死亡思湯平生大略可睹班固〻〻推賢揚善拔之酷吏推賢揚善可進也而煽虐流毒不可泯也讀史至此每疑班氏以宮掖之故與金張許史不能忘情特曲筆以出之世未有摘其心者執事以良史材實錄以信後世於遷固必有折衷敢請所以教

答印松巖帖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更下一轉脚作麼生鷲峯既能飛來何不飛去曰百動不如一靜松巖畢竟何如（時印老再住中天竺）

答楊平叔知丞簡

某正爾寂寂忽來跫然之音於萬里外猿鶴起舞清燈相對澹有餘味哦新詩道舊游怳然置我太白峩眉間而飽之風露也去不待明良用悵結詩圓記見屬極仞下采蜀名公巨筆如林何爲乃貴野鶩告更圖之庶不爲江山花竹羞

與俞提舉簡

某聞抱邁往英特之氣而不伸舒固易成疾須得慷慨士共談古今盛衰治亂之故南北離合成敗之因奮髯頓足極其痛快以振宣精神否則秀眉清吭緩歌美成小晏得意詞更番進酒花信風散入骨髓經絡則病自霍然去矣公以爲何如

答何正父簡

衲子有修水觀者湛然虛白在前童子投以瓦礫而心爲之痛瓦礫去心即安如初執事得無有隱然未快者乎又有參黃梅禪者百雜碎還我核子來老夫不復作核子想也

答沈濘餽歲簡

某今年至窮無錐可卓老色憔悴相爲消長可柰何風誼不替先春致餉脂賜銀鑿柑傳紫帕不復作此夢烹鯉點酥而引大白亦窮臘盛事感甚感甚

答葉子真書

三墳書見寄張燈細讀如登無懷赫胥之庭與鴻濛汗漫語知易無起止太極無增減特令人自不古耳連山歸藏方從館中傳抄俟至更當參合以驗所造大比又近俛踏槐黃否篤志古學如此安用追逐時好東塗西抹爲某歲晏殊乏好懷得袁安太丘語不覺興起略此奉報時中強飯以昌斯文

答高處州書

某每懷龜綬之富駒牙之博至連瑣之奇古金背鏡之明清一代能幾三十年前玉堂策天猶敎管一樓煙雨耶峯雲留鬱壘水溜湧挾此豐年歸報天子某屛息萬山間不敢以隻字汚人門高誼絕俗銀鉤寶唾遠訪死生正是北關風雨中送客時節可勝悵然異書如見異人它稱是裹飯問子桑之意何可忘

答魏鶴山書

某重午日忽得李校勘書轉示琁帖鉤畫爛然晃漾心目竊知存養深固踐履堅實著書立言超然自得不爲江山風景動搖喜劇而悲如見君子記文錄似皆有益世教不爲徒文如入清廟觀武庫一名一物皆足以使人起敬畏志定而氣盛也簡州三賢閣記發明著於人心極有味百世之下猶將聞風興起天目山房初無足道託高文以不朽遂與廬山山房照映今古講學之方行己之要用世之大法皆在焉切磋究之愧不獲朝扣夕請何敢以爲過額篆奇古清壯與文稱崔菊坡結字老蒼當畀虎書記二美具矣自有天目無此奇事老人年七十有二荻水蕭然相與安之若命而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求仁入德之本尚幸私淑之

答吳叔永寺丞書

某山中人不敢修撥端賀頗聞除用袞袞可奪淮南之氣蜀珍何尚遲之叔永四六時出一斑亹亹追逐前輩似聞近頗推擇玉堂揮翰之手欲辭得乎某一斤七年床頭惟有易在百穀草木皆甲拆

焦穀不芽亦是天道栽培傾覆之常但願麥熟師休與大千世界同此太平之樂長安城中燈火笙歌徹曉湖山柳又黃矣過蒙紆念寂寞顓函勞訪鮮醲交委窮悴亦春多感多感

又至節小簡

新陽方升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觀復于此作如何薦取偶得雙魚二兔持獻求筌蹄外一轉語莫只道萬物未生時甚生務挺出矣

荅張簿惠白魚帖

入夜辱雙王尺之餉張燈舉酒恨無水晶盤行之媿感媿感

荅程宗武書

某前辱見過清談殊欵鄙吝之意消矣讀書爲文皆以優游涵泳而得之優游涵泳之功非膠膠擾擾者所能爲也故必主之以静外静其形内静其心危坐沉思始能會古人之意於糟粕之外不惟進於文且進於道矣世有形雖静而心實馳者亦有心欲静而牽於物交物不能静者大約息形而後能收心形且不息心豈能收心不能收學於何有異端之子猶能以觀鼻端白數踵後息爲功吾儒乃不能斂方寸於環堵間顛欲求史記於名山大川如子長是爲大也是自恕也吾子年甚少天資甚高恃其天資之高而忘其年之不能以常少濡筆伸紙前無古人問其所以尉薦白簡門之望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吾爲子懼夫君子之於學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脩學也息遊亦學也非曰惰肢體以爲息縱耳目以爲遊也藏修之未加而假息遊以自放求夫文之進且不可得況道乎吾子往矣深居而衆籟寂寥極而萬境融以此讀書則書有味以此爲文則文有法以此立身則身有度優游涵泳之功日異而月不同矣若曰吾身雖動吾心未嘗不静當思静在動先可也相愛之深不容不盡情辛勿罪

通崔菊坡启

某伏自閬州城南下違離之拜整整十年進不能爲公朝趍事赴功以荅所主退不能從師門攷德問業以益所學一不成而萬有餘愁空老此生然猶不敢自枉者寧以窮故負知己不以通負知己也況今天下達尊誰出先生之右門人弟子之最親孰如牛馬走造物深意安敢不使同退又同進耶搢紳間謂九任制閫莫有終輿獨吾菊坡不待跬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

爲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惟先生以之邇來頭風不作酒時進而飯日加天所以壽吾道之脉也某骫骳之葉近綴拾若千首繕録仰塵宗匠郢人運斤成風斵鼻端之堊斵者固難受斵者亦不易告痛賜斤削暇時更告賜一序引以黼黻之使得託之不朽死生榮幸

答毛君玉簡

某正坐晝寂而高軒來氣甚明禮甚虔浩乎春鷗夷五湖於胸中而無西子之累所見過所聞矣金堂石室之勝俟齋同登判作半月期揚鞭索去欽不可留目送征鴻立盡梧桐半軒之影

答吳叔永司封書

某比承遣信暴下後勉出勞苦之聞其歸言頰白容悴不類前時司封甚駭且疑非愛念之深不及此人生能幾寒暑六十到頭如何禁得老色不上面頻年窮阨以少知命而安詎不至以飢渴害其心猶能堅忍待盡於萬山間暇時繙書考觀古人行事體祭諸身每竊笑韓退之不善處窮去國得州未至落莫嗟嗟戚戚日與死迫欲奏薦彼於從官之内紀太山鏤玉牒便作司馬相如垂死時語使其重錮幺窮無貪飽之地又當如何彼宗元禹錫爲富貴所引如嬰兒之慕乳其不能處貧賤却不足責厚愛念不翅骨肉輒發其狂言幸勿爲不知我者道

又答借書帖

某宿拜還誨玩未脫手蠆尾又來閒寂中風誼孰如司封者携酒與魚以借書又是山中一奇事平生只據見在無力殺青數種皆未之收南宮北扉且夕且出命直須洗濯舊見以生新意使前無古人叔永肯効獺祭魚耶

答葉子真書

某面壁窮山自分老死一旦蒙恩入爲禮部郎未浹月忽叨分察之命夢想不到神魂爲飛高誼絶俗妙灑臨存不作兒女子昵昵賀語而開以象筵第一誼拈槌竪拂喝佛罵祖平生無此伎倆所獨雖非甕中醫亦直醫耳憶昔行見寄蝸奇警切起敬不暇雪平地尺欲覓訪安道之舟無繇可得擁鼻清吟徒深悄想

答真福州書

某疇昔端拜上記後見曹得從阿戎於日邊獲知時止時行之槩大用尉慰鳳凰覽德煇而下千仞維日望之　聖上遵養時晦之久剛明奮發風采立變大姦距脫來者始有安脚之地前因奏對嘗

陳君子聚則爲泰今自外至者纔一二而大老未來眞儒未召否泰之機猶未決私心憂之溫陵積蠹之餘不謂賁支撑補緝如此陽春有脚又轉而南朝家不過爲潢池未清計國有仁賢則四海亦子莫不莫居奚一方之足慮新元發春或以登延君實爲第一義則上下之疑泮内外之泰成矣某爲郎纔旬日忽叨分察之命控辭弗獲黽勉就職來從久廢朝廷之事體人才之品級懵然莫識曾處非據夙夜釬躍昨借樞臣開端連上三疏未報可乎昔聲望不立致使官以人輕更遲數日不報則自作去就得從此脫去豈勝至幸況内藥外疽

未易直問耶珽帖下辱在爲郎時郎只官守察乃言責一有曠敗必貽善類宗主羞不惜鉗鎚俾有見趣鄙置可數數也

答張鹽官送無垢詩刻簡

見惠無垢詩帖石刻得窺前輩典刑凜凜起敬其守永嘉以病目歸而字畫轉遒勁向每嘆無垢連蹇十四年纔脫羈紲得一郡又以盲去疑老天大無分曉今因字始知非目病雖病亦非盲也

答趙南塘書

某近拜報翰之辱良尉尊鄉山中人備數周行饕榮已甚每思季子黑貂裘弊氣厭厭此裙襦下纔得一飽羅歸亦爲之動色不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爲何如人也面前事排排且盡更一兩日即上祠請祀天之憂固隨寓隨在朶頤宿疾庶幾可瘳珽帖臨存備仞燕閒之適曲肱飲水尚自託於下風鍾鼓園林此生絕念矣

答蘇上舍書

士君子立於斯世能處逆以順則無入而不自得猶之水焉瀑於呂梁湍於龍門束於瞿唐灩澦或搏或激或洄或洑或潛或瀆所遇之勢不能皆如長江大河一放千里之爲快而其順則自若此習坎之險所以維心亨也足下得罪之初士友過者

皆扼腕裂眥以相告非其罪明矣非其罪而處非其地境之逆也聖賢觀人不觀其處順而觀其處逆貧賤則不去患難則儌行空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則以之動心忍性其中休休焉安乎天而進乎道也某於足下無一日之雅賜之書如久要誦數過喜其無怨懟之辭春陵論著誦之半月喜其在貧賤患難空之拂亂之中而有以養其心信其善處逆也易窮則變故否終有喜困終終吉剝終得與如足下之學之文天豈終厄之哉占報草草伏惟亮察

答禮減翁帖

承教帖獲知新正領衆安隱甚慰湖山作春雲供草木王立聽說法這一句直是難道更須教衲子門嚼着冷冰冰地應心方好

回蔣秘書

伏審入趍中秘俟對外朝養齊明之誠以動凝嚴之聽造請可略也劉翰戒曉仰仍謙光進呂其言用兇所學不勝區區之望切覬台沓

荅淮東趙帥㚟書

某恭諗張碧油之幢眠黃金之印淮海登晏青齊震驚慶愜慶愜張忠定在蜀五年工夫只一信字某官雍容籌邊慷慨敵愾淮民之不淪於左衽皆

一手拯拔之力威名惠利草木亦芽今又撫甘棠婆娑之蔭而封植之足食足兵而民信冝無難者衮衮未皇上記以賀首被珍蹟鈞畫淋漓猶帶平山堂之雲氣尉浣以還恨不獲從公于邁周旋樽俎細聽堂前楊柳之詞一洗磊砢寵示榜文切中兵民之害還浮鹽通竹木規摹整暇儒志為起邊風不動以須暇之日而圖堅久之功北顧寬矣

荅袁守甫書

某投閑時士友自番江來為言新刱書院甚盛教刑合為一其淑人心甚大拳拳歸敬遂因名山四大字之賜附記以自通浮湛不足計也九年擴廢

一旦推出失身閒篋直是宼事焉伏波謂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今乃盼盼然揣量長短指摘是非用心雖公亦壞心術朝夕凜凜抱負乘之懼而眞貳卿書來告之以當徐徐開導毋遽激烈以養人主之善意使正論日伸正氣日長越兩日閤下書亦來又告之以私情不克公義不昭以含糊依違之意見而欲挽回積年已倒之瀾天下無是理於是滌泓濯穎手錄二君子書粘置屋壁東西銘之旁合以自警氣早識陋恐終負朋嚮朝廷初意不過禮隗以勸來者今諸賢漸集不能者當止少焉力求一閑慢之祿以養偏親或未容遽去則群邪

窟穴巨蠹根株明以見飭尚靡厲以須遜者　上諭臺長以陰消潛化可謂天地之量帝王之言然君子之進未盛小人無自消之理此萬目所以顒顒望閤下與二三公之來相與成端平之治也臺諫秣適於已著講讀格非於未形兼官信是確論亦必待其人然後行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某迺風昌勝忱切

與余京尹嶸書

其仰恃惻怛愛民之素輙有控稟昨因論寬民力事遂及四郡仰給客米三縣民無藏鏹乞除禁米下江之令與免三分見錢　聖上視民如傷從善

如流聞已蒙報可推君之惠致之民則在大尹欲望主盟嚴與行下遍榜曉示通知使久後貪吏黷胥毋得容轉移之姦并緣之利則家戴上恩人被公賜與江山相爲無窮也前所白楮皮事已荷矜從田里鼓舞謹此且謝且祈伏丐台察

通余尚書 天錫 書

某九年坐廢一旦謂來擬時從賓尾竊望班頭攻德問業之有地人事好乖勇去莫挽江空目斷悄焉下風疇昔閒居讀論語用舍行藏一段嘗妄論不終於藏之學在用先故能用之則行不急於用之志在舍先故能舍之則藏公於此理講貫素熟善刀而藏之莫窺其際少焉天定以時止爲時行道更光明也太夫人乍還里第不至蔕芥否伯壎仲篪垂金佩玉以奉綵衣之樂曾侯燕喜何以過此某墮身閒篋且是窘事旦夕須謀脫去趨承淩而知遇深告時時警策開迪之

答趙淮東書

某洊拜珍帖之辱謙光爛然病眼開明寵報漣水已還版圖之舊不折半戟坐收全功以嚴淮堧之屏蔽視窮力以堰死梁利害相萬前此有言屯田者某每謂屯於外壞而不爲盜貲屯於內地而不奪民有然後可爲經久之利漣水閒田不可以頃畝計果能因其人力使自守自耕既不爲盜貲又不奪民有積粟強兵隱然金湯之固自治之上策也前時但知移吾粟以養左衽故終於無成爲國謀長正倚忠略規模審重乃見良圖某竊勝欽嚮之至

答真福帥書

某備員分察兩月間凡十二疏其論事一則中書積弊二求言求賢三講學急務四乞施行同列論疏五寬民力論人之疏首辟次袁又其次中外十餘輩而已外間所傳人數甚多皆非事實所陳亦未有不行但行之不盡如所乞尔　上嘗諭臺長得放過且放過使之陰消潛化此天地之量也然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進君子不勇小人無自消之理此中外所以顒顒望公之來公果來天下何患不泰前日講學疏中首及兄弟之好又以公劉與廟堂言之意猶有待未及邊臣生事異日憂端恐在此茲拜琁汗之辱蒙以靜定和平爲然靜定易搖於喜功和平之過易入於弱又須得舒卷闔闢之權可也閩中想不至如泉南費力欲作三五年規摹公討其得天下討則未也去非筆力敏健且記得人物本末甚富驚艮不齊物論莫撈少焉耳　謝去尚惟以主盟國是爲心隨事警哉

起惴志使不爲公朝羞察官例以上下半年檢三省樞密院簿書舊以次都堂之右嘉定移就入門客次近僅能正此一事餘無足言併乞台察

答趙揚州書

某坐想平山楊柳之盛東門芍藥之芳雅歌投壺恨不獲爲席間小異客妙畫忽臨光風滿把尉浣不容聲日來苦目眚𦗟瘇腮頰醫者謂當於春宜時大下之則風熱盡去昏眵可一洗自料元氣素弱禁不得此下遂謝醫瞑坐數日而目眚愈保此殘喘悉藉穹芘

答吳總卿書

某方抱婺緯之憂琁璣以奏議來重瀆莊誦灑然醒霍然汗下而愈其論起於好勝遂至以國爲戲士無定見又相與從漁之洶洶如海濤之方生勢不容禦朝廷亟以王述遺意幸未大决忠忱體國議論回天以守爲實以和爲形以戰爲應孰謂救其冠者皆不知兵哉末引 高廟語 孝廟勝負存亡之判最爲切當若曰 主上它日臨朝有無一人爲朕言之嘆却恐有所見略同者未可謂盡無也淮襄爲藩籬江面是門户王麟主人目今作如何措置守禦備粢未雨莫待臨期出打樁之策幸甚折衝樽俎何必臨邊拂天旌旆之來區區望

答徐仲晉書

某叨竊過分病驟賜之藥畏未嘗離手親舊書率是疏闊不特記府爲然國上方略奏陳便宜慷慨功名可勝起敬五福言富而不及貴足下富矣又貴之求熊魚兼得豈不大佳然馳驅戎馬之場拮据牛犁之役得不補失勞而無功孰如棹扁舟於茗剡岸紅堤綠應接不暇酒後耳熱倚風而浩歌足以洗胸中之磊砢子舍孫枝督之力學異時取科第以與門户志斯酬矣

平齋文集卷第十三

平齋文集卷第十四

内制一

戒飭將帥撫恤士卒詔

朕仰惟　藝祖皇帝立國以仁制國以義撫軍馭軍恩威不相揜用能賦民養軍而民不憚整軍衛民而軍不然經制一定國勢尊安慨慕風烈常懼弗逮間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之軍蠢爲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迄伸邦憲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絶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而以衛民者厲民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掊尅而飢寒之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之無期鬱悒於沮遏而赴愬之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内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而恩以恤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堅守邊閫將士用命奬諭詔

坤維國之上游我　高宗皇帝暢威遠之略炳知人之鑒拔虓將玠俾扼賊虜出奇制勝隱如長城蜀固而國勢定於皇祖烈朕甚慕之蠢茲新虜荐食士厭亟者寃我蜀關諸將嘗奮前壓郤矣茲又涉漢沔以逞卿儒而知兵忠於徇國用玠勝筭身爲金湯駐軍于原上憑高下臨熊臥虎視閫合累旬而氣不折將士感厲用命人百其勇虜有後顧逡巡不敢深入卿之力也朕自聞卿犯危難控險阻每飯意未嘗不在原忽攬吉奏且歎且喜彼曲我直彼竭我盈乘神人之共憤鼓吾貔貅滌氛埃而空之勞士輯民治堡繕塞使西陲安堵如故毋恵有功之不見知也書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卿尚勉之哉

新除吏部尚書李埴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專一提領纂修高宗皇帝正史恩命不允詔

自史策散逸於變故之後　思陵大典正史迄今猶未脫稾朕甚懼焉卿以開物成務之材通今博古之識入儀于禁途國史實録俾參撰次具有家法茲既正厥職掌而炎興之醲綱懿槼所以維人心而永天命者併屬卿鈞元提要亟緒成之用副予思皇祖烈之意典銓批勑精明有餘毋以學槁思昏爲解使太史公之業無傳也所辭宜不允

福州觀察使楊鳳孫除安德軍承宣使

依舊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恩命不允
詔
朕躬御路朝永懷長樂既推恩猶子又推恩猶子之子所以隆罔極之報也矧卿文雅自將謙靜寡過尤慈戾所鍾愛進之留務佚之祠館雍容家食以奉其親可不謂榮乎昔陰馬氏以恂恂世厥家用能龜紫傳襲與國同慶尚祗踐之奚辭爲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崔與之辭免除廣東經略
安撫使兼知廣州恩命不允詔
朕惟先朝以韓琦守相范仲淹守蘇德選也然擁旄里第於安平興事之時孰與即家宅牧而分憂寄卿風節在朝廷威名在夷狄朕之韓范也頃辭聘召佚老海濱悍卒噪兇薄畨禺幅巾登陴赤心論曉衆沮屏氣胥遁賢者有益於人國如此就鎭鄉枌全護海嶠家國一體孰如卿宜矧弭盜於淮郤寇於蜀沉深有遠略爲我强起可也士君子行乎蠻貊易行乎州里難愈近而愈不可欺卿忠信篤敬積孚於州里推之可以孚蠻貊鴃音之革奚難哉即日建牙四履驩舞朕方嘉卿勇義而識變巽憒非所樂聞也所辭宜不允

從臣李埴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帮支
不允詔
朕承世治垢敝之極楮輕物重公私交瘉夙夜不皇寧惟昔司馬光有言撙節用度宜自上始故裁濫約冗與于眇躬而大臣祈歸賦祿之半蓋錢穀之問方棘相與警勑貶損以圖其闕非以是爲可裕吾國也卿等誼深體國援比有請其未諭朕志乎夫損貴酌損節戒苦節惟時之中尓知厲羔羊五紽之風予乃蹈權與四篋之戒國雖未裕何至是勉思大計之裨毋徇小廉之執所請宜不允

中大夫真德秀辭免資政殿學士在京
宮觀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天之生賢不數其得時行道亦非偶然若朕以王佐器卿於十年之前儀圖共政所以承天祐慰人望也平治之機方開無妄之疾來諗當饋重歎天豈虛生是賢哉惟大學一書卿推致知格物之理啓沃甚悉而未竟其以祕殿內祠養疾閑下少間則勸讀于邇英卿獲尊意裔衛朕不失佛時仔肩之益而大政易於諮訪是爲兼得天壽斯文何恙不已股肱嘉哉毋輕於去朕所辭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
上奏劄乞從鏞罷居家待罪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詔

國朝兗軍於三衙本兵於宥府務立上下相維之制使知少長有禮之風故服事有階而犯法惟劒是關國體可忽廟謨卿具守文應變之長得禁暴和衆之略謂平陸失伍固訓齊之乆隳曲梁亂行抑驕驛之難制恩威並用紀律復張顧倚成之方深胡引愿之莽至廼睠周公之輔克綏洛邑之頑手以敉寧武功每思艱而圖易我惟無斁康事迄欲去而復留宜體朕心勉安厥位惟京師南北軍之置必謹惟羽林左右衛之選必精益嗇乃庸茂蹟于台尚奚罪之待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知院喬行簡參政曾從龍樞密鄭性之同僉書陳卓再上奏劄仰祈明罰居家待罪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維國大勢如人一身病之受也有源證之發也有候粤從偾帥莫制驕兵但知畏不識之煩曾靡見光弼之整適當其弊乃在于今卿宜弼諧之勞懋綏靖之畫虎兕出於柙知干戈之可憂牛羊反諸人念芻牧之有在抗章自劾陳義甚高維開實川班擊鼓之時與慶曆衛士踰垣之日股肱未嘗引咎精神自能折衝勉殫訏謨奚事抱損所請宜不允

賜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辭免除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存養固則智識明閱歷深則謀慮遠此朕倚重黃髮之意也眡留樞筦數日一朝帷幄大議睠如著蔡維我隆興淳熙軍國一體典宥密者必參大政安有文武兼資之老猶未與聞萬微之務乎命從中出既諭朕心何嫌何疑而欲引避况天下之弊莫大於因循姑息朕寤寐台道莅乎涉川卿其與丞相同心協力濟斯世于艱以副責治之切施置罷行之得宜則轉移興起之有漸嬰鎗是翁謹勿憚煩也所辭宜不允

知院兼參政喬行簡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恩命不允詔

春秋修魯史之舊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而書法著因書法以求聖人心法不在鉅儒乎卿學優柔而饜飫文瞻直而詳核軍國訏謨之暇振挈綱領錯綜任記載六爲七而作一經蓋浩乎沛然也矧自薛居正以來執政總統尚矣其毋以兼三爲解而曠大典所辭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永惟萬務之統在一相相安厥位然後可圖社稷之安丞相蚤以天下爲己任弼予親政期底丕

又謂宿弊沉痼勢難遽起而正氣復還徐當自瘉
用能虛心無我聚衆賢於朝抜茅而泰盍簪而豫
朕日夜望之遽以孤危祈解機政中流捨濟川之
楫可乎天下之理一公可以勝衆私一敬可以勝
百邪益既乃心終輔台德毋使國人謂朕任賢之
或貳也所請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
俾還故里不允詔

迺六月庚寅召對宰執于便殿咨訪庶務偏過午
太史奏日有承氣其占爲臣承君其吾相開心布
公率同列以承弼厥辟之象敷諄切諭留既還需
牘越四日癸巳仍以去請殊咈朕懷周公聖人也
群情猶不能遽孚其欲去迄留輔成太平之業爲
文武申固天命也朕於卿一體無間而明農之志
浩不可遏縱不念公無困哉之訓獨不爲前寧人
付託之重奉幣供王以祈天永命虞慶曆之車主
必行元祐之舟戒偏重卿既得之推是心以往何
治不濟國步方艱而捨去天下其謂卿何其謂朕
何所請宜不允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
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
詔

元祐更化一日制下命二相呂大防爲左范純仁
爲右而大防之宅左九七年君臣之際盛矣哉朕
遵晦養蒙之久嘉與群生共躋新美得卿舊學相
我親政壅者迪之仆者植之憊者翼之大明當天
群陰盡伏靡容光之不照卿之力也左揆虛位有
年如人身之股肱何可偏舉故進卿以首相兼總
文武之柄且選於衆得耆俊以助之朝夕納誨夾
輔台德庶幾元祐之盛搞章來上乃以寵榮爲懼
而求歸老卿豈人爵所能榮哉得位與時憂責彌
重勉殫金礪之益迄成玉鉉之功獨善非所望也
所辭宜不允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
行簡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使恩命不允詔

帝王盛世左禹而右皐左周而右召用能濟登雍
熙泰和之治　本朝稽古建官並相非一權臣專
國則獨相如彼其久可不變而通之乎卿直大無
競心老成有遠慮方威柄未還他人所不敢言者
每雍容造膝歷言之簡在朕心知爲宰相器迨更
化共政而益信進升次輔仍斡樞極蔽自夙志倚
爲蓍龜謂宜亟展經綸之蘊副予望治之切顧猶
以衰病諉大廷朝會進趨稽如拜起翼如搢紳動

色相慶謂少壯有不逮精神折衝奚難哉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勿辭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戊寅並命二相越翼日己卯便朝同班奏擬首以卿進曰號令文章有國之精神禁林虛直非了翁不可朕喜於得人亟俞之卿久困排根趣還禁近學益老文益偉亹摩三光斧藻萬象沛乎有餘思以是而草內命孰謂典誥之遠毋多遜也所辭宜不允

喬行簡辭免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會要勑令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房元齡之監修國史實錄崔鉉之進讀會要與蕭何之次律令魏相之知兵略皆宰相職也卿以名世鴻碩爰立作相內外萬務蓋無不統矧簡策之記兵律之志乎維是諸書事嚴體重設官分纂曠歲未就非老於經制述作之學總提其綱要諸儒將奚所折衷而收汗青之功哉國典有常巽章良過所辭宜不允

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乾坤以六子為用而化功成朕同日命二相又同日命四執政六子備矣卿以凝重參大政以深沉贊廟筭嚴正奉公言可底績朕簡注蓋深進筦五兵之寄仍預萬微之務夫豈以序遷為卿榮天下大勢方厝火於積薪朝廷遠慮宜徹桑於未雨討諸軍國一日不可緩也抗章祈免欲別求文武全材而用之孰有加於卿者乎既深多事之憂毋徇一謙之執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慶曆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士大夫酌酒相賀朕思見其人若飢渴卿氣明而抗志遠見定而歷事精列在宥府隱憂更切指陳可否多中肯綮進參樞筦之嚴增壯精神之本待之優乃望之深也卿能以琦仲淹自勉則何巽避之有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辭免除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朕即政之七年嘗命舊德為同簽書尋進簽書今右揆是也故甚重其選卿廉方足以起懦謙虛足

以壓浮擢聯宥密訏謨備究如王在山隱然邦家之光循序而升寵數非過深長遠瑣之思懇切籌惟之助朕所以進卿者未艾也懋哉毋格成渙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侍讀恩命

王人求多聞以建事朕自親政以來宏開經筵詳延儒雅性命道德之奧治亂安危之機所聞多矣卿何相見之晚耶一命而與禮再命而儤直三命而勸讀蘇軾在元祐嘗兼之惟卿爲允乎居之所講切憂患之所論著本末該貫從容前陳朕將虛心以聽尚奚辭

權禮部尚書兼侍讀魏了翁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西狩絶筆遷固獨以良史稱迨唐魏謩領起居注人主索觀之以兼書善惡不奉詔厥職舉矣爾系出於謩論議挺挺猶有諍之風烈紬書史館裁成一代之典疇不謂宜況爲望郎名卿爲柱下史皆嘗執簡參以今顧以大宗伯參紀録之職而辭乎往欽哉書法毋隱所辭宜不允

光禄大夫新除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特進恩命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惟説命之進于王立政之教厥后既交孚於志慮必共訏於規摹無言不讎從欲以治卿學足以正人心承三聖材足以經邦國紀萬民進躋上宰之班增壯中朝之勢牢辭欲去力挽廼留歷歷乎奏牘之數百言卷卷乎治道之十餘事上勿援於疑問下自絶於依違開元要説之姚崇彼何取尔正觀勸行之魏證是蓋似之方堅此意以責成必踐乃言而底績胡爲卑牧猶遜崇賢雖賜位之加隆實懋官之宜厚矧乾道並命之盛典即元豐改制之首階匪朕敢私惟人是稱亟對揚於休命毋過事於撝謙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權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謀廟訪落之始卿以嘉猷入告曰王位在德元厥亦惟渠民彝用懌寧人受命實獲我心無人乎子思之側不我留也間去而嗑悳然來思數奏以言亦克用乂方將迪簡在庭借庶明翼于朕躬以春官行天官事顧以爲大介賓尔耶惟寅斯清惟公斯明卿蓋裕於率屬毋違朕所辭宜不允

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趙葵乞罷黜不允詔

維予前寧人經德秉哲咨乃父宅牧于江漢匪舒

匪棘肆牧寧武圖功迨今靡間言良用嘉歎廼者
錫壹惠之謚以忠冠肅亦惟旌往勸來庶幾世有
不二心之臣服勞于王家卿佩教忠之訓奮志孔
武朕推心任之整淮浦之旅雪崤函之責奮觀後
效顧以群疑自鞫自沮何耶夫徇物議者喪功之
本畏人言者進德之機攬卿來奏謂忠孝有間受
懼無所且重感於恭聞不行之子俟繼自今其知
所進矣序秋風戒寒嚴車攻之修備謹采薇之守
衛以張吾國而昭乃辟之有乂朕疑何有哉避讒
祈免非朕樂聞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
使崔與之再辭免除參知政事趣令就
道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慨念為君之難儀圖耆壽俊共政用康保民以
長我王國詔書屢下申之親札致敬有禮視安車
蒲輪為加厚卿抱道俟時可幡然起東海之濵矣
巽章至再陳義何切范鎮年未及謝事而休致在
元祐固不以為矯獨不思文彥博起於既老之餘
力扶丕乂豈徒為保身之哲耶夫麒麟鳳凰之出
百獸率服以其德非以其力也卿旅力雖愆精神
逾勁坐而謀國必能折衷弭慝翼朕攸濟維日望
之彊飯就道毋憚于行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

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余嶸乞俾致其事不允詔

華髮耆德壯猶元老有國者所甚重故朕親政以
來樂得耆喆是馮是翼兆渭水以耆庸起海濵而
共政經闈史觀亦參列備咨訪安有先朝名法從
老於學問政事如卿而簡拔獨後乎顧卿牧御湖
湘積勞嬰疾姑俾均佚祠庭嗇精神以俟用茲攬
來章祈致厥事惻然宿恙之未平也知止不殆抗
懷固高渴想儀刑詎容得謝其務玩勿藥有喜之
象以康乃身佇嘉謀之入告所請宜不允

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魏了
翁乞賦祠廪不允詔

韃鞨不道闖我蜀閫卿伯氏杖使者節秉沔誓不
與俱生而死之朕盡然歎嘉詔褒金城之節以勸
忠且以紓卿孔懷之戚而請祠欲西將進至荊夔
與父老謀救鄉國陳義甚高昔漢嘗有事于四方
馳傳諭蜀蠻之司馬相如汲黯則留以自近山立
王色蘇完奪氣功出大將軍上本彊則精神折衝
故也卿其圖濟乃辟謹勿言去有勝筭亟入告所
請宜不允

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慶典轉一官詔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好賢之心無斁也卿曩以言去國非朕意更化入儀稟從直諒之氣不少衰朕愛其有元祐諸賢之風既還銓簿之四階茲又進慶典之一秩眷隆恩浹豈以周南留滯爲閒哉夫天爵之尊固無慕於人爵緇衣之好朕心庶幾焉其毋過辭所辭宜不允

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恩命不允詔

朕承艱難之業昧綏御之方蜀既被兵襄復告警長淮大江風寒之備孔棘元戎重寄安危惟人然自昔康時濟世非便儇皦厲者所能爲此截截善諞言泰誓所以重悔也卿沉深如鄧禹鎮靜如謝安始對延英首以佳兵爲戒識慮遠矣共政逾年威重有體朕知可屬大事時方多壘輟股肱之臣以盡護邊將國有令典便朝咨卿勉爲朕往卿既許朕矣而猶以取具臨時爲辭夫軍國一機內外同體措置得宜精采立變走苻堅於肥水折佛貍於瓜步盡在卿拍縱之下毋留成命佇奏膚公所辭宜不允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恩命不允詔

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此功業所以見乎變也蠢茲黠虜竊我蜀襄朕慨事變之方來一日建兩督府於江上使聲援相接以全制勝卿學洞古今安危之略識照夷夏盛衰之幾眷知特深譏慕莫間趣進參於樞筦往盡護於上流成命一頒江漢重湖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顧以軍旅未學辭何耶中軍謀帥必本之詩書禮樂萬里戎情亦惟儒者能料之文事武備不容異觀也集思廣益之有加保大定功之可必亟究真儒之韞毋遲先乘之行所辭宜不允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軍國雖有異容文武初非二道屬時多故輯我衆謀召虎來旬來宣既出總徹疆之寄山甫令儀令色宜進參賦政之規卿學術深明氣度軒豁蚤培遠業嘗有志於著鞭晚遭遇聯猶不忘於運甓覺居切風寒之處固爲陰雨之防適當東府之暫虛爰籍西樞之兼領雖相與經綸於萬務何以假爲然孰觀酬酢於百爲自此升矣勉殫忠益奚事勞謙所辭宜不允

權工部尚書兼知建康府陳韡辭免刑

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控扼長江往來
武昌巡視恩命不允詔

西陵之至江都俱切風寒之護建鄴之控天塹亢嚴王氣之占方邊遽之孔殷宜中權之增重卿弘深智略沉毅威名自膺留鑰之司備舉戎旃之務賢於長城矣既高閫外之謀豈憂匈奴哉何吝師中之寵常伯申加於妙選制垣仍進於大名寧於卿榮徒得君重盍亟講於勝畫毋過為於遜辭乃若上流更資巡視之勤陪都恐有空虛之慮肆披來奏式契朕懷况西府盡護於列屯北門毋勞於行役第江流之絕警暨海道之無虞寬予顧憂維尔成績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埴
乞賜骸骨不允詔

卿宿學深於造微壯略優於經遠簡知惟舊禮遇特殊專紬石室之藏首勸金華之讀班升書殿恩視政塗示委曲以貪賢俾從容而獻可胡為陳力斐欲乞骸豈齊王無以留孟軻抑魯公不能安孔伋致煩耆德遂起遐心朝無白首大儒則内勢輕國有黃髮良士則外侮息當此艱圖之日豈卿得謝之時毋以兄弟之子而嬰其心勉為君臣之義而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寶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史嵩之辭免除華文閣直學
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南昌為江湖間一都會蠻荊甌粵左控右引形勢今猶古也必得威望夙著者宅乃牧以御捍應變之材懷經遠之志分閫京峴歷有勞績故進嫣閣之直起家以鎮之顧以親年喜懼辭往來擊鮮獨不可耶亟其入覲朕將臨遣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鄭性之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
允詔

道者立治之本法者制治之具成周盛時冢宰以六典八灋八則治邦國都鄙官府必有掌其貳者重成憲也我朝勅局之設總以宰臣貳以執政蓋此意卿富博古通今之學茂致君澤民之志擢副樞筦進胡政枋凡前律後令著在簡策參舉而科別之非卿誰宜為有次律令之蕭何則規摹宏遠有奏故事詔書之魏相則品式備具而况以三代之佐修三代之法乎分職有常引避徒贅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埴
乞歸田里不允詔

岷峨江漢之英靈鍾爲人物其萃在本朝莫今爲盛而德爵齒之俱尊孰有過於卿者累章祈去挽留愈力朕豈私卿哉一陽在內衆陽朋來留卿所以聚坤產之珍爲邦家之光也矧蜀警未弭思卿疇昔控禦還定之功猶未大暴白於時儻聽之輕去人謂朕何卿以禮義廉耻而自砥礪朕以耆壽俊在厥服而加縶維宜體食賢之心益究格君之學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魏了翁辭免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國朝以武名書究鶡冠黃石之旨則有神武秘略采留侯揚僕之制則有武經總要　三朝控禦之方則有經武要略　阜陵規恢之志則有武經龜鑑而經武要略爲尤重創業中興之宏模懿範皆在焉編剗以儒臣提綱以宰輔尊閣以樞廷其來尚矣朕方整軍修戎以折衝固圉旣進卿胡本兵於內又屬卿視成師於外而是書命以參掌凡兵制邊防而下發金匱之閟蔵續玉鈐之會稡叩分彙輯熟訂詳施職也亦時之宜也卿胷蟠四庫神幹五兵筆力所至挾雷霆而驅風雨奚遜爲所辭宜不允

侍御史兼侍講李鳴復辭免除權工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撫艱難之運而求治越拘攣之法以用人苟得非常之材可無不次之舉卿頃階卿列峻陟臺端蔚乎直其正方其義之風挺然剛不吐柔不茹之操力扶國論密契朕衷玆縣耳目之官超進喉舌之寄蓋中興百年所未有也侍從職在獻納何事不可言卿其毋以言責官守爲間抵若予命所辭宜不允

平齋文集卷第十四

平齋文集卷第十五

内制二

殿中侍御史王遂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朕自親政以來臺諫以直聲著者必超軼等級而進之所以勸敢言廣忠益也卿氣壯而材茂識高而論偉繇分槩再遷察非法於殿中暴未殄之惡折方萌之姦蹇蹇匪躬聞于天下朕甚嘉其直稽諸故府臺臣以供奉亦墀攝貳版部僅一二見如卿即日爲真亦足昭眷簡之殊旌拔之異矣矧嘗考覈郡國計簿具見本末理財有疏義利之辨尤嚴令特舉而措之毋多遜所辭宜不允

權户部侍郎趙立夫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令貢賦抑其細也而後世尊以理財爲職卿本固而末茂外寛而内明踐歷所至務以有餘不敢盡之意寓於政事攝貳地卿恂恂如不能言而鈎索原委撿覈滲漏吏無所容其欺心計精矣就俾爲真用懋前業夫天下大計分隸四總其入于版曹者纔二十七郡生寡而食衆用疾而爲舒故常患不澹輟筭笏畫之長朕方以陳恕望卿勿辭可也所辭宜不允

權刑部侍郎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有虞氏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故直直故清也知此然後可以爲禮樂之官卿務敬以直内之學有淵乎似道之風甘泉之論思露門之勸講責難陳善備罄忠益而不汲汲於進寅直清矣若昔折民惟刑與降典相爲表裏疇庸邦憲之平正序春官之貳選妙望華朕命惟允齊仲孫來省難知魯秉周禮而不敢動晉欲服楚必先大蒐被廬示之禮時方多艱卿其思所以尊吾國者徒鳴其謙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權兵部侍郎趙彦械辭免除兵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卿學問造乎精微論議根乎正大垂紳端笏於朝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也引年告歸朕以金華之業未竟擢繇武部之最就進貳卿之真亦可爲勉留矣而猶以歸諗屢覿在廷番番黄髮我尚有之而公族之年耆德明孰踰卿者四郊多壘主憂則臣辱同姓之老方與國同其戚休而忍不爲朕修九伐之灋明七德之武遽舍之去乎其彊起就厥位所辭宜不允

朝議大夫新除兵部侍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
彥檝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
撰恩命不允詔
經者道之綱也史者事之紀也八書十志而下述
作紛紛經學之不明也深於經則必良於史卿學
有師傳晩造自得遹英論說析微抉隱多先儒所
未發用力於經深矣典謨歷代之軌範春秋百王
之繩墨記言動者祖焉卿能以經法為史法品藻
實錄方將軼遷董而上之進參纂修尚奚遜所辭
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為
雷發非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
自昔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玩天變而不知懼間
者雷滸發於首春雷君象也燁燁震電不寧不令
朕方引咎修省卿等亦以陽不歛藏俟罪于家上
下相與儆懼若此吾國其庶幾乎漢丙魏同心輔
政風雨災變時氣失節皆惕然以為己憂而中興
之治成卿宜一乃心德圖所以回天意者移災股
肱非朕志也明發其率百辟以朝端朔所請宜不
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為
蒲散　天基聖節乞許免肆筵不允詔
朕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星雷示
變天所以大儆朕也而卿等職思其憂莫不震恐
引慝可謂得交修之誼矣然損貴酌損節戒苦節
禮以義起必惟厥中朕於誕日旣寢上壽之禮群
臣嘉賓之式燕可盡略乎勉體示慈之意毋勤引
避之嫌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鄭性之奏為雷電非時乞賜顯加黜罰
不允詔
廼立春再翼日庚戌殷雷始發又再翼日壬子而
震少陽驟洩恐懼靡寧故預戒百官天基節寢介
壽輟用樂庶幾上荅天譴卿乃謂咎在臣等乞加
顯黜昔我仁祖以春雷為異明詔責躬曷嘗歸過
股肱卿宜悉心輔朕以虩虩致福勿復辭費所請
宜不允
工部尚書李鳴復辭免玉牒兼侍讀恩
命不允詔
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師氏以媺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自唐以來瑶牒之纂修經
幃之誦說蓋肪諸此而兼其長為難卿着御史之
冠曳尚書之履聲稱藉甚而執春秋一經以陪緝
熙之講尤多所發明朕孰察所蘊閟中而肆外故

以開元楮無量開成李衢之職兼命之進而勸讀則明引君於當道之誼退而撰次則用大事書於策之法恢乎有餘地也所辭宜不允

戶部侍郎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文以氣爲主職史事者有直氣則無由筆卿以學問養集義之氣塡爲御史不爲强禦屈剛且直矣進升言語侍從之聯參舉紀傳編年之法以前日之是非一時者榮辱百世均是氣也況司馬遷之進姦雄崇勢利班固之否正直輕仁義曾莫能當卿麗詞之餘鋒一代大典久未就緒非卿其誰宜爲所辭宜不允

兵部侍郎趙彥械辭免侍講恩命不允詔

元祐中程頤爲說書以敬涵養君德范祖禹爲侍講以和開導主意親學士大夫之益如此朕知卿知而能敬始進之以頤今進之以祖禹德性之迪意嚮之正性吾宗老是準巽牘來上講究心自得而無能悟主朕實愧焉雖然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亦惟卿勉之所辭宜不允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再上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免退伏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夏正月也劉向謂雷未可以發而發陽不能閉陰之象故遇者雷發於春始朕甚懼焉丞相與國同其戚休既夙夜熏心圖否謹告積陰隨霽矣而猶執咎不自已夫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元首股肱交相儆戒固應天之實然宜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詎嘗分過於申伯仲山甫哉況今外患未弭內治未飭朕方倚丞相如左右手其安厥位燮我政事以保乂我有夏穆我天縡毋輕於奉身而退以孤朕也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𡌴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朝廷以耆儒而尊故國以世臣而重朕萬里召卿期以爲股肱心膂詎肯使一日去脩門哉惟西土嘗不靖朕爲之廢寢食者累月峨英岷秀盡萃王庭卿大夫之舊德宿望莫有留者拊髀躊躇憂顧無所寄然後知季良在隨龐頰用趙之足以重卿國也輟經幄之優進書殿之重高牙大纛歸鎮鳴珂薦紳父老念疇昔綏靖之勲猶在必動色相告坤維可無憂矣況峻職以尚賢即家而爲守在蜀纔止一人朕於卿可謂盡體貌之宜往哉毋以中

外爲閒所辭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㙜再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孔子自衛而反魯孟軻去齊而歸鄒弗逢其時乃諉諸命卿心存於致主朕志切於用賢將以有行未爲不遇曩頻年外服嘗著績於制垣今再歲中朝遂祗班於執政雍容勸讀繾綣給扶顧圖任之念未忘何引謝之章屢至踰隆名於祕殿建巨屏於故鄉歷考前聞罕見近比相如之諭蜀道方來負矢之迎買臣之守會稽何勤印綬之上諒薄言於晝繡尚遠告於辰猶所辭宜不允

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淮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軍州事趙葵以護邊無狀乞賜罷歸不允詔

善射或失於百命中之餘良醫多得於三折肱之後此操危慮深者所以達也卿蚤懷智略銳赴事功雖鳴劒伊吾之志未酬而堅壁細柳之風猶在梁荊俶擾淮獨晏然涉歷多而識慮老可與圖守矣邊烽少歛亟上歸請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賊情叵測吾圉尚疏卿宜日討軍實思敵王愾其可遽奉身而退乎所請宜不允

太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刪修勅令官趙立夫乞畀叢祠不允詔

漢張蒼爲計相更以列侯主計唐劉晏自度支領租庸鹽鐵至僕射猶領使如舊理財不宿其官簿書故紛更並緣爲姦利雖竭江河之入莫供尾閭之泄也卿踐更中外之久財賦脉絡洞燭表裏而姿禀靜固精力彊乂又足以行之左户爲真朕方委重閱日幾何遽以春衣辦集而求均佚蒼晏職業僅以是自諉耶維時調度孔殷尚究爾材毋曠吾事所請宜不允

朝奉大夫權工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李鳴復辭免除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兼職並依舊恩命不允詔

朕惟舜命九官垂共工皐陶作士皆終其身不易後世必遞遷熟試以觀通材卿爲棘卿有明清之風則峻總一臺爲臺端有直亮之操則超躋八座爲起部有簡靜之譽則併攝天官知卿深故進卿亟也然經遠猶者貴事功之詳歷圖大任者在望實之積乎茲綠五雉之華趣典鵜鴂之重擢無虛月意蓋有在卿以因人序升而辭過矣其思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所辭宜不允

中奉大夫寳文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鍾

震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靜江府廣
西經略安撫恩命不允詔

朕待臣下無中外之間以久不見卿召自姑孰賜對于便朝議論平實可見於行良用嘉獎攝長起曹詔墨猶濕而嘖言已至慨然不得而私也廼睠桂筦爲廣右都會有江山之勝無瘴癘之虐峻直西清往顓牧御過家上冢行道謂榮豈若季布徒以一毀譽爲進退哉勉敷德意使海蠻山獠人人懷其生則予以懌所辭宜不允

朝議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四川安撫
制置使趙彥吶乞速加汰斥不允詔

西南六十州倚天險以爲固卿老於邊籌控仙原之險以挫賊鋒功與馬服先據北山等朕既下詔獎勞矣而爾子洸夫又能徧潰旅以紓心腹之憂威名既立賊雖狼貪無厭舐鬫未已獨不忌吾老羆之當道耶進卿武部之貳且官厥子於朝其體有功見知之意益堅授任危難之圖收合散士謹固封守使全蜀以寧毋過爲引咎以自餒其氣也所請宜不允

朝議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沿江制置
使兼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知建康軍府事兼行宮留守陳韡乞亟
昇祠廩不允詔

天下一身也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之跡盜唐之疽根皆識國體者所深憂朕不能遠德盡然念三垂之不靜北門管鑰徒得卿重除戎菟實養威制變靡一政之不舉再進文昌用懋乃績俾修扞我于艱病在膏肓日甚一日忽騰祠請殊駭朕聞得非切於憂國以身之病論國之病歟天醫緩所視固砭劑所不及秦越人浣腸滌胃必有可起之方蓋國勢之轉移在人未可諉之壞證而不之治也卿亦勉爲王事親藥餌嗇精神以佩安危之寄所請宜不允

魏了翁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
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
允詔

采薇以遣戍視薇之剛柔爲行役久近之候而出車勞還杕杜勤歸繼之所以閔歷時之勞也間者歲聿云暮卿憤於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烈然以樞臣視師于江上星言夙駕冒犯霜露曾無幾微見顏面亦云壯矣吳楚上下數千里臂指運掉氣勢翕合有出門同人之應朕寢爲安廼睠莫春閱時且再勞於王事盍遄其歸在師中吉序進一等特以示吉甫之燕喜而舍爵策勳猶有待也何行而

弭歛戍之後艱何施而杜擬憂之内吳何所處置而使朝廷尊彊生靈之無失所延英入對其孰數于前以圖綏靖引疾而辭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謝奕昌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
萬壽觀恩命不允詔

我孝宗迪關雎之風重葛覃之本言告師氏聞歸謁於祖禰之庭詔敺群臣必進褒於伯仲之列著爲國典用厚人倫卿笙磬和平珩璜縝粹清規雅度具存江左之風嘉則令儀同稟洽陽之氣聯鳳行於朱閣翥鷺序於彤墀柢奉宮闈還展寢廟榮光接于五世異數萃於一門超陟齋壇總提真館蓋率先朝之舊匪緣近戚之私宜益務於好脩毋過勤於引避所辭宜不允

謝奕禮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
萬壽觀恩命不允詔

朕尊臨函夏風建長秋化成二南曾無示私外家之意禮成五廟宜有昭德異姓之恩卿性行淑均風神秀徹如圭如璧洊慶㧑於貂蟬吹塤吹篪播英聲於鵷鷺託在肺附蔚爲羽儀奉程禕而修寢廟之恭擁旄節以領祠庭之佚寵超二等榮動一時以淳熙戚畹之彝章爲慶元相閥之盛事匪徒敺貴抑以教嫺勉循制節之規宜略撝謙之請所辭宜不允

魏了翁再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
書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
不允詔

兵難揄度則倍道而疾征事有密奏則乘傳而趣入王事靡盬所以不皇啓處也　國朝儒而知兵莫加於范仲淹慶曆中出經略西事久之未復要領而召爲副樞定廟謨於殿陛之間震天聲於靈夏之表卒探服之卿腹有萬甲名齊一韓迺者視師之行協比諸閫拊循三軍有關疆事既得以直達朕聽今又以所目擊還歸坐籌折衝啓之好音懷之吾有以待庸矣佩台之交風日未烈其遄驅以慰渴佇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皇叔祖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師彌生日詔十一月十七日生

新陽踰浹協氣先春生一代之宗英爲兩朝之國老眷隆列棘恩賁垂蓬備牢餼以陳儀茂燕頤而介壽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生日詔

小寒屆節駿嶽儲神應昌運以生賢幹洪樞而贊治特隆睠遇肇錫餼牽介黄髮之脩齡侈緇衣之篤好

永寧郡王楊石生日詔

紀鳳摽春將臨銘栢傳龜毓瑞先慶垂蓬豐好賜於周官洽燕私於漢戚裓孑寵渥介爾耆齡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批荅

元愷並舉而百揆宅之司空公孤俱立而六典掌之冢宰大廈必棟梁之任巨川惟舟楫之資允繄具瞻曾微虛授以卿韞帝師之學抱王佐之材疇績中台升班首輔蓋欲究致主澤民之業凝調元贊化之功使國勢重於泰山而人心安於磐石倚毗良切考謹非輕盍亟爲莫枕之圖猶堅執循墻之請人不足與適也朕正賴於格心時則勿有間之卿何疑於立政況此艱難之日豈其閑退之時所辭宜不允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再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批荅

帝賚良弼而輔丕乂天生賢佐而祐中興繄一德之交孚實千齡之幸會卿三朝壽俊四海達尊充於性則碩大而光明備於身則康寧而壽考如圭如璧之猗重較久人望之獨隆非龍非彲之遺汝師新國均之對秉蓋天所相維朕之承中外之壞證已形上下之憂心如醉趣展濟時之略毋貽避事之嫌所辭宜不允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再上表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朕以治國平天下根本於人主之身深宮暗室左準右規曷嘗一息懈而世道積壞之餘國勢未振物情易搖中夜以思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揄塞又將秋矣並建輔弼亟圖康濟免檟消至得無以補苴罅漏扶植頹敝之難耶　列聖紀綱法度具在天下事猶可爲以卿老於謀國勇於致君調元經武特在機括之一轉趣亮天功用荅人望牢辭可已也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上表辭免特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元首明則股肱良股肱喜則元首起相須甚切相值甚艱卿學足以承三聖之傳識足以定萬世之策適更張之有待嗟大壞之難圖救病於已危以爾爲上醫之盧扁葺廬於既朽以爾爲巧工之般

輸特隆左揆之登昭示右賢之切交孚靡間頻巽
奚爲瞑眩而厥疾瘳妙試回生之劑綢繆而彼桑
徹熟思禦侮之規毋棄爾成亟祗朕命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曾從龍上表再辭免除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荅

國朝之治莫盛於嘉祐時則有大臣考覈兵數地
理使邊防無闕戍奉行典章故事使百官奉法循
理而朝廷尊卿之祖也卿山立川流克世厥德茲

以參預進本兵之重且世厥官運籌幄中制勝堂
上修攘兩盡庶幾海内復還全盛之風詩不云乎
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此朕所望於卿者撝辭徒費
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鄭性之上表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
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上下以危爲安而不知懼
知懼則可爲矣朕靜觀天下之勢惕如涉淵故並
建股肱心膂圖濟于艱二三大臣切於體國莫不
念戒懼之不可已而卿踧然以外憂内患爲己責

天所以訓楚警晉之意其庶矣乎本彊則精神折
衝得道則狙詐作使力贊樞機之運毋徒傴俯之
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
事陳卓再上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恩
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蓋聞宣王中興倚重於孝友之張仲有孝友之臣
主於内則戎車四牡始得以成伐功於外卿踐履
全君子之和操守得大臣之正朕之張仲也自登
宥府物望具孚進不躐等厥任增重夫國勢之安
危在所寄邊防疏闊軍律放紛風寒之慮方深陰

雨之備宜急卿雖位樞庭之末可過謙乎所辭宜
不允仍斷來章

曾從龍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荅

召虎江漢之命姬旦淮夷之征皆爵上公往衛中
國欲威靈之旁暢必名位之加崇卿有武而有文
能定而能應勵基命宥密之寄得受任危難之風
果爲朕行耶趣進臨於都會吾無復憂矣知坐折
於遐衝胡尚遜於使端似未孚於予志望之重則
可以盡護諸將權之尊則可以獎率三軍矧視周
家之禮猶輕其在國朝之典未遠匪隆揔統曷聳
觀瞻抑使表裏聯絡之諸屯皆識上下綱維之深

意爞犹孔熾我是用急姑煩籌筆之勞徐方來庭
王曰還歸佇錫命珪之寵倚毗良切偪俯奚勤所
辭宜不允

魏了翁再辭免簽樞督視京湖軍馬不
允斷章批荅

昔在先朝蜀出名輔張浚精忠之山立允文碩畫
之淵深皆於王事靡盬之秋克奮元戎啓行之略
朕方深於憂顧卿盍屡於英猷荐披謙牘之勤猶
遜師干之重睠禁塗之獻納暨經履之建明雖所
陳略施未盡如賈誼之志然其策常用已深識子
房之心兹共濟於艱難乃過虞於扞格況上流之
形勢甚重而中朝之體統不殊精神旣孚脉絡自
貫甲寅報可亟宜上方略於金城辛巳饗功詎止
訖天誅於迴曲倚須戎道勿事循墻所辭宜不允
仍斷來章

曾從龍第二次辭免樞密使都督江淮
軍馬不允斷章批荅

易之師正丈人吉非必以素居富貴稱也才謀德
業衆所尊信畏服則國勢倚之而重卿德業之茂
才謀之偉積孚于衆望出分憂寄盍董師干十乘
啓行有日矣本兵置使特壯前茅豈以富貴卿哉
矧兩捐兼官於中元戎專官於外體貌均壹脉絡
貫通修扞于艱以救寧武圖功蓋在此行虎拜稽
首對揚王休毋屢勤遜牘爲也所辭宜不允仍斷
來章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上表奏請
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
壽不允批荅

朕親攬政枋以來嘉與海内相安於善治而秉德
不康寧無以輯天人之和咎證荐形於象緯妖氛
旁熾於疊垂致使吾民重罹其害夙夜怵惕心焉
如擣其敢晏然盛禮備樂于廷以侈誕彌之慶哉
群公百辟盍圖往求朕攸濟顧援承平舊章以請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固天保歸美之至情而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無逸享國之長在此不
在彼也其思將順用副憂勤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再上表奏請
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
壽不允批荅

誕節之置非古也我朝　列聖觀會通以合禮必
隨時而酌損之上天示變則寢同天之禮容萬民
失業則蠲天申之縟典蓋以畏天恤民爲心不以
位爲樂也朕獲承至尊休德于今一紀靈囊獻賀
每抑而不進矧今玩游雷之象恐懼修省莫敢遑

息而可効千秋爲宴樂乎約浮崇簡朕志堅定卿等勿重請也所請宜不允

謝奕昌再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而外戚恩澤寖博其來尚矣卿以相門芝蘭之彥中闈棠棣之雋蹈履規矩謁有令譽輕車歸謁首建辭旄雖恩數超出拘攣之表而人不謂過豈特舊章之可循抑官惟其稱非私昵之及也樊氏世篤陰亦戒後恂恂苗裔傳龜襲紫朕所以期卿者甚遠毋留成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謝奕禮再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闈門者王道之本后有進賢之志無私謁之心則公道行而倖門塞紀綱立而名器重雖同氣何有乎濫恩卿儀富貴而退遜服儒雅而謹勅后實嘉之手邑于謝寢廟既成褘衣歸省相祀有恪伯仲一日而授兩節度越常科恩義稱也免櫝來上謂隆名盛典不容倖得而謙畏有加漢四姓罔克專美於前矣亟祗若予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平齋文集卷第十五

平齋文集卷第十六

内制三

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可特授特進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伊尹學而後臣商后所以懋格天之業周公相而爲左成王所以綿卜世之休朕厲精百度之新注意一賢之切望既孚於巖石位宜正於元台咸韓群工渙揚大號具官某道包乎衆甫氣塞乎兩間其無我則顏氏克己之仁其有爲則曾子守約之勇升暘谷之日而春萬象昫我初潛興太山之雲而雨八瀛賛予更化即上天下澤以辨分本内陽外陰而進賢瀆諫路之復開紛倖門之自塞回狂瀾於既倒坐消貪濁之風泝大川而獨航期濟艱難之運惟宿弊不容於驟革而駿功有待於美成修攘之務孔嚴安危之寄逾重匪進久虛之次曷旋丕應之機是用稽之端拱趙普之元勳參以咸平李沆之舊德序陞左輔光踐前修總樞機於本兵超品級於賜位仍陪多邑併衍真畬以尊天官冢宰之權以應太微上相之象於戲一德咸有莫大乎主善之爲師百志惟熙莫先乎任賢之勿貳予欲天緯之穆汝翼予欲國榛之隆汝爲予

欲職業咸修汝明予欲形聲俱和汝聽仰承尊帝
顧俊之意益究佐王治邦之功一人以寧萬世永
賴可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
行簡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
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玩占泰象稽若乾文北斗璇璣之斡天樞
旣運乎於四序太微端門之列次相爰經緯於三
光肆嘉宥密之英夙揔獮諧之望誕揚制綍孚告
廷紳具官某秉先覺之姿厲後凋之操學問貫穿
於千古器能苞括於三才退然不勝衣充以至大

至剛之氣淵乎其似道形爲可觀可度之容徧儀
禁路之華趣踐政塗之峻力扶更化備罄陳謨卷
卷乎任賢而去邪懇懇乎理內而禦外尚猷詢茲
黃髮獨知籌慮之深咨岳有能奮庸咸謂延登之
晚睠予菲質紹我前休宴紫雲之樓念民生之未
裕開天章之閣虞國事之多艱楫舟必賴於烝徒
維廈匪資於一木參諸夢卜得爾耆明肅合守文
應變之長共致經體贊元之助仍揔提於樞筦兼
疊進於文階申錫多畲併陪真采於戲仲虺爲左
而伊尹爲右本一體以相須召奭在後而周公在
前必同心而叶濟惟密於補袞則無彌縫之迹惟

妙於和羹則有調一之功惟精神強則國勢張惟
紀綱正則人心定俾予以治時乃之休可

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曾從龍可除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祗承洪業遠慕駿功晉督江左之軍而國勢
張晉賴謝安之略視淮右之師而皇威暢唐資裴
度之籌顧采薇治外之孔嚴宜烝民任賢之尤急
妙簡元樞之望盡提諸將之權肆諏剛辰式渙孚
號具官某學醇而識邃德厚而器閎蚤擅兩都之
倫魁蔚爲三代之王佐炳謀國之智先見洞乎蓍

龜勵事君之忠精誠貫乎金石再踐政塗之峻獨
顓宥府之崇一念慮必圖又於邦家一訏謨必思
安於社稷氣塞乾坤之大志期宇宙之清蠢靺鞨
之黠戎乘女真之末緒并吞諸郡莽萬里之丘墟
蹂躪中原慘兆民之塗炭不顧夷夏大分之定不
思帝王正統之尊敢嘯餘兇自干顯討況太一之
神來格久占福曜之臨而甲子之曆有開適應初
陽之復趣迎善氣特命元戎皇天付予有家莫重
要衝之守寧王遺我大寶適資艱運之扶維文武
之全才蘊沉深之大略就陞使領仍衍井畬總表
撑襄拓而庭規摹合前茅後勁而受節度風生草

木聲震山川聖策定則有功可必應兵之勝真儒
用而無敵何難賊虜之平注倚非輕延登有待於
戲義問之拒逆亮收萬全於指顧之間張浚之郤
偽齊奏三捷於談笑之頃朕方恢於祖烈爾宜邁
於前修衆思集則精神彊列戎睦則首尾應亟留
攘於外侮用勵相於中興可

左丞相鄭清之口宣

卿德尊朝廷勲在社稷欲重慶中之寄宜膺虛左
之求宅揆奮庸揚庭孚號亟祗祙綣力濟丕平

右丞相喬行簡口宣

卿斯文砥柱有國元龜久樞紐之客旋趣鈞衡之
對東綸言渙發輿望僉諧亟祗乎休共圖乃乂

左丞相鄭清之批荅口宣

延登上宰翊贊中興增九鼎之尊安汞三階之澄
穆趣祗成渙毋事勞謙

右丞相喬行簡批荅口宣

孚號大廷登庸碩輔允賴巨川之濟式隆巖石之
瞻亟劾贊襄奚勤遜避

右丞相喬行簡批荅口宣

朕寤寐治功延登耆德既協從於龜筮宜交濟於
鹽梅其遏牢辭以圖丕乂

左丞相鄭清之批荅口宣

天愁成功帝賚良弼首陟泰階之峻亟圖鼎鉉之
和勉爲堅留毋煩牢避

知樞密院曾從龍同知鄭性之簽書陳
卓批荅口宣

外治有嚴中樞尤重必進爽邦之彥迺凝基命之
功勉效勝籌毋勤遜績

樞密使曾從龍批荅口宣

十乘董戎亟宜引道五兵置使奚尚循墻體予憂
顧之深寢爾撝謙之過

節度使謝奕昌批荅口宣

卿世業韋平家法陰馬寵陟齋壇之峻榮施先廟
之崇渙綍已孚巽函可遏

節度使謝奕禮批荅口宣

卿椒掖流暉芝庭峙秀襲冠貂之積慶膺綬鶴之
殊恩朕授非私爾辭毋屢

賜龍圖閣學士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襄陽府趙范兵部侍郎淮東
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趙葵銀合夏藥
勑書

卿望聳禁塗籌高邊閫屬履炎蒸之序備殫牧御
之勞宜錫上奩用欽內劑藥茲烈日揚我仁風

賜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陳

鞾銀合夏藥勑書
御法從名流陪京重寄餘同上
賜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
呐銀合夏藥勑書
御天派名流坤維重寄餘同上
賜司農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
九功銀合夏藥勑書
炎令司衛赫威鑠石廼睠輔藩之彥具宣制閫之
勞爰錫珍良式資寶衛
賜右文殿修撰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
知成都府丁黼銀合夏藥勑書

廼睠漢廷之彥具宣蜀閫之勞餘同九功詞游
賜兵部郎官兼淮西安撫制置副使兼
知黃州楊恢銀合夏藥勑書
廼睠漢廷之彥具宣淮閫之勞餘同九功詞游
賜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兼權沿江制
置副使張元簡銀合夏藥勑書
炎令司衛赫威鑠石廼睠上流之寄具宣外禦之
勞爰錫珍良式資寶衛
賜鎮江府都統制王虎池州都統制趙
邦永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樊文彬江
州左軍統制權管幹光州武定都統制

司職事王忠銀合夏藥勑書
三庚御序萬甲分屯總戎律以良勞犯炎威而不
憚宜攽珍劑用示眷懷
賜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董琳銀合
夏藥勑書
三庚御序萬甲分屯護海道以良勞犯暑威而不
憚宜攽珍劑用示眷懷
賜帶御器械兼權主管馬軍行司公事
兼知光州孟珙建康府都統制兼知泗
州李虎鄂州江陵府都統制兼權發遣
德安府王旻興元府都統制李顯忠鎮
江府副都統制劉虎襄陽府忠衛軍副
都統制江海權沔州都統制司職事陳
昱權利州都統制司職事曹友聞權廬
州強勇軍都統制司職事王福利州後
軍統制權行管幹金州都統制司職事
吳桂銀合夏藥勑書
三庚御序萬甲乘邊揔戎律以良勞犯炎威而不
憚宜攽珍劑用示眷懷
賜龍圖閣學士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襄陽府趙范銀合臘藥勑書
御任隆外閫威聾上游犯霜露以靡寧護風寒而

良苦爰錫衛生之寶用旌敵愾之勞壯爾精神寬
予憂顧
賜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
安撫使知建康府陳韡銀合臘藥勑書
卿佩囊法禁與鑰陪都凜水澤之中堅嚴風寒之
外護爰錫攝調之劑用昭眷倚之懷壯爾精神寬
予憂顧
賜寶章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
州黄伯固銀合臘藥勑書
卿承恩中㞤建閫上游犯霜露以夙征護風寒而
良苦爰錫衛生之寶用旌敵愾之勞壯爾精神寬
予憂顧
賜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淮
東安撫使趙葵將作監淮西制置副使
兼知廬州尤焴銀合臘藥勑書
朔雪方霏淮風更凜言念制垣之重備殫王事之
勞爰錫珍良用資葆嗇增壯魚麗之氣茂揚鶴唳
之威
賜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
呐右文殿修撰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
知成都府丁黼銀合臘藥勑書
卿分憂北顧制勝西垂犯霜露以靡寧護風寒而
良苦爰錫攝調之劑用昭眷倚之懷大振戎容亟
蘇民瘼
賜太府卿四川總領兼撫諭使安癸仲
銀合臘藥勑書
卿分憂北顧宣指西垂 餘同上
賜司農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
九功銀合臘藥勑書
卿坐綏海服密拱京畿凜水澤之中堅嚴風寒之
外護爰錫攝調之劑用昭眷倚之懷民瘼既蘇戎
容益振
賜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兼建康都統制王鑑帶御器械兼權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兼知黄州孟
珙帶御器械鎮江都統制李虎池州都
統制趙邦永鄂州江陵都統制兼權發
遣德安府王旻興元都統制李顯忠平
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權光州武
定都統制司職事于俊權利州都統制
司職事曹友聞利州後軍統制權行管
幹金州都統制司職事吳桂權江州副
都統制揚福興襄陽府忠衛副都統制
江海鄂州江陵副都統制兼知棗陽軍

樊文彬平江府許浦水軍副都統制兼
知海州趙東淮西路鈐兼權廬州強勇
諸軍副都統制司職事王福權管泗州
都統制司職事和彥威銀合臘藥勑書
卿等系出山西威行塞北慨朔風之未靜忘霏雪
之爲勞賚以寶奩實之珍劑用壯前茅之氣進圖
破竹之功
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
江淮京湖軍馬魏了翁銀合臘藥勑書
卿推誠體國決計視師犯霜露以靡寧護風寒而
良苦爰錫上池之劑用紓先乘之勞壯爾精神寬
予憂顧
賜直徽猷閣沿海制置副使兼知慶元
府王定銀合臘藥勑書
卿顯膺閫寄坐鎮瀛壖（餘同游九功詞）
文舉殿試策
朕猥承至尊休德于今一紀夙寤晨興懼不克負
荷以羞列聖遴者收攬大柄躬親萬務嘉與海內
共濟丕又拔人材於久鬱疏言路於積壅亦既踰
年而更化善治猶未云獲豈弊端膠轕汙俗沉浸
未易遽更與抑崇名忘實齊末遺本所更者政而
不及化與何責治愈切而愈邈也黃帝堯舜通其
變使民不倦非聽其窮而莫之反垂衣裳而天下
治必有妙於化裁推行之表者三代忠質文之尚
其敝未始不可救而禮有損益隨時施宜亦非區
區於制度文爲之間也孔子變魯至道孟軻以齊
王猶反手綏來動和過化存神固不容以淺智窺
而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三王四事治國之要道
知之者衆而行之者寡何與夫天命不難於迓續
而難於凝人心不難於轉移而難於固朕歷觀治
忽消長之運念此至孰而行有弗逮國體嘗少振
矣而苟且相仍未保其不弛國論嘗少定矣而是
非交至未保其不搖國勢不可不彊而選將厲兵
屯田積穀未能兩全攻守之宜國計不可不裕而
約己厚下開源節流未能一出取予之正伊欲整
紀綱於姑息之餘飭法度於因循之後洒濯衆志
新美大化以凝固天命人心於無窮其要安在子
大夫彊學待問久矣其據經證古科別以對朕將
親覽焉靡有所隱
武舉殿試策
蓋聞有天下者審其御御有得失則狙詐有作使
作敵之殊自昔英君猶難之朕厲精更始以來無
日不討諸軍國以興起治功而嚮策一世銜轡四
夷每有慕於漢高祖經營帝業築壇而拜以籠韓

信踞洗而召以挫縣布御將帥之法然也周廬內衛列屯外戍使功使過俾皆踴躍奔走於作興之下而無跅弛之累兒戲之習其道何先光武再造炎圖璽書明見以服竇融幘坐迎笑以折馬援御豪傑之法然也中原遺材慕義來附效智效勇俾皆歡呼鼓舞於大受之中而無養鷹之患放虎之虞其術何要孝宣號稱中興先零負固則留屯浩亹以平之呼韓稱藩則置酒甘泉以饗之御夷狄之法然也故讎雖殄新隣方張或和或戰情偽叵測在我必有以待之進可為車攻之復古退不失采薇之守衛其策何上夫能御將帥而後能御豪傑能御豪傑而後能御夷狄審本末之序權緩急之勢以制動靜之機操縱闔闢顧不在我乎至若軍律之當嚴戎旃之當睦邊民之當卹新甿之當撫無一不關宵旰之慮子大夫有志事功其悉意茂明之朕將親覽

召試館職策

天下大勢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諸葛亮之用蜀祖逖謝元之用淮羊祜陸遜之用荆襄規摹具在得其人善用之則撫機酬變進退闔闢豈不在我而猶患備守之匪易蜀方告警襄又戒嚴且蔓延于淮賊虜為三師以觀所應故我之應敵不容出於一術諸閫交相為援如常山之蛇力非不合也或慮趨前不能無後顧畫境人自為守可無連雞之患然同舟遇風又慮一處不牢則俱受其害分建三數大鎮聚甲兵積糧以重中權似可熊卧虎視而並塞列城護風寒之地恐難於斂戍使寸寸而守之則備多力分抑兵家之所忌挾初郡以為外扞庶增藩籬之固而鞭長或不及於馬腹委雞肋而棄之又幾前功之俱廢沿江諸大屯招兵增戍而練舟師門戶之急務也或謂守淮襄自能蔽江原堡綿亘於鳳泗所以保蜀也移三關之戍而扼三泉得無已迫乎督府進駐荆鄂上流壯矣金房聯蜀海道接淮延袤數千里或虞運掉之難隨地分立莫府則大費又未易支也以至南北軍何以相制官民兵何以相使屯田於新疆何以能不資敵調夫於邊郡何以能不重擾子大夫熟於觀時切於憂國其舉三邊備守之要悉意陳之將復于上

萬壽觀純福殿開啓甲子本命道場青

詞

玉曆紹休猥次周星之歲金行紀閏適臨元命之辰祇祓瑤壇具宣瓊籙伏願真游潛格景況旁流九扈有秋陶人心於和樂三邊無警鞏國勢於尊

安

朱表

孟秋月閏先甲命元肅延真馭之臨仰控忱衷之禱上銷咎證下鎮危情格丕乂於萬方儲鴻休於百世

太一宮祈晴醮青詞

西成應兊南畝占豐熏心淫雨之憂拜手叢霄之禱伏願飈斿潛格曦馭昭升九陶玉燭之和均燕金穰之慶

永祐陵下宮　顯恭皇后殿神帳後壁山墻坍損修整畢告遷神御還殿表文

奠幄栢宮靈斿風御繕垣掀寢僊仗嘗移屹鳩僝之告功儼燕寧之復次

孟冬朝獻祝香文

伏願乾文循軌泰道迓衡愛日薰和民遂怙熙之樂朔風絕警軍無暴露之憂

昭德崇勲閣安奉太師趙汝愚貌像祝文

維姬有旦維宋有公斷鼇奠極賓日升穹歲閱周星祀登功宗諏禮曲臺妥靈肖容肩摩前喆凌煙媲隆

祭告功臣二十三人祝文

容臺丹青森拱星弁有虛其席惟人是踐相我前寧盤宗碩彥訊良吉慶俎豆群獻

甲子本命青詞

氣轉一陽甫應初躔之紀辰開六甲首逢端命之元祇演雲籤仰延飈駕伏願天光下濟帝況博臨壽域四方永底凝民之治金城萬里亟收郤敵之功

滿散朱表

序屆初陽辰臨元命宣演冲科之祕導迎善氣之新鶴唳風聲奉天威而制勝星暉日暈受帝祉以綏休

立春祭太一祝文

天尊神兮挾東皇龍駕翔兮周八荒五福舍兮迪時康祠壇紫兮歌青陽神宴娛兮夜未央星留俞兮集祥光四氣和兮萬有昌三爯晏兮九農穰多受祉兮命溥將

太一宮交年醮青詞

化功寅轉序首正於孟陬歲事更新灋肇頒於象靚轂輪烟素仰扣旻蒼靖念眇躬適逢多故狂胡反道方孔熾以逞兇降虜背恩又相挺而濟惡狼烽交於梁沔騎壒徧於荊襄由秉德之不康寧致御事之日艱大跂叢霄而引咎迎端朔以祈休伏

顧上帝畀矜尊神篤右以全取勝亟清玉塞之塵
轉危爲安增壯金城之勢九遂耕桑之樂悉歸陶
育之仁

天基聖節青詞

保右自天運應一元之泰誕彌厥月氣閱萬彙之
春展寀瑤壇投忱璇極伏願兩儀申祐列曜延光
時和歲豐妙協玉衡之正兵寢刑措屹隆磐石之
安

朱表

星回貫歷茂迎震夙之期雲護芝函備展泰元之
薦仰祈昭鑒申錫鴻釐東作西成躋民生於仁壽

南暢北洽措國勢於安彊

孟春朝獻祝香文

伏願緝熙純嘏保合大和雨霽秩嚋咸樂東郊之
業風恬柳塞盡清南牧之塵

攢宮補種祝文

路寢孔碩每切慕思春露既濡宜加繕植先事以
告維靈之安

孟夏朝獻祝香文

伏願本支番衍畺場救寧物被生成穆若薰風之
阜民陶耕鑿熙然化日之舒

雨師雷師風師祝文

天步方艱以稔爲命龍見而雩雨不時若高原下
隰熯其乾矣熬熬然眷蓑笠倚耒耜以告禱神所
閟也雷霆以皷之風雨以潤之坎震巽三者之氣
合而陰陽和甘沛應既霑既足迄用康年維爾神
之功

昭慈聖憲皇后永思陵憲節皇后憲聖
慈烈皇后下宮修葺奏遷神御表文

葱葱鬱鬱蟠佳氣於兩儀實實枚枚聳閟宮於千
古飭御史以省視戒工師而繕修遷御有嚴前期
敢告

孟秋朝獻祝香文

伏願氣調玉燭序秩金行雨足周原年屢登於大
有風清漢塞運丕濟於中興

天基聖節錫宴致語

帝出乎震祥開華渚之光雲上於天恩錫鎬京之
燕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與物爲
春播大和於有截自天申命綿景祚於無疆臣等
幸備伶官願陳口號

寶鳳嘶春度玉墀開基節後即天基日行黃道三
辰秩斗轉蒼龍萬象熙扶起車攻常武運做成旣
醉太平時千官拜舞東風裏歡上延英萬歲卮

勾合曲

嵩岳三呼山華聖人之壽鈞天九奏春融治世之音上奉天顏教坊合曲

端平二年端午貼子詞

皇帝閤五言三首

更化開皇極中興兆赤符節摽千歲曆氣協五時圖

又

雨足秧分畛風清麥弄岐聖心涵水鏡即是太平基

又

明進離方午柔生遇巳陰妙參三聖易細測兩儀心

七言三首

緝熙虛敞薰飈細清燕深明晝晷長大學中庸繙詠久金猊幾度手添香

又

登進英才追慶曆開延正論踵咸平朝廷有道長如此拜賜宮衣信是榮

又

王師一舉下河東好定規摹繼伐功入眼宮槐宜夏日轉頭關柳易秋風

貴妃閤五言二首

瑑襲芳蘭碧釵明寶篆紅深宮三十六同被二南風

又

萱長宜男草榴開結子花歡聲喧令節慶事屬天家

七言三首

綺疏浸影槐龍轉繡戶浮香艾虎垂硯冷玉蜍金井水手抄警戒愛君詩

又

裁成寶月翻宮扇織就祥雲製御衣朝賀歸來無點暑坐看燕子引雛飛

又

穿透漏永金鋪邃雪藕衣輕玉殿涼好把無邪毋不敬細挑綵字壽君王

端平三年春帖子詞

皇帝閤五言三首

歛鳳東風轉携龍北斗回人間道鐸振天上獸樽開

又

冰天寒色餞暘谷霽華賓生意乾坤滿宸襟一點春

又

寬大朝廷詔中和郡國詩欲求蹐慶曆先使見淳熙

七言三首

喚仗紫宸披曉靄退朝清燕坐晴霏簡編有味爐薰永鈴索無聲漏箭稀

又

東風送喜上天顏吉語飛來井軫間榆塞雪消鳴鏑靜柳營月暖擊刁閑

又

麥苗培秀臘前雪稻種浸芽春後晴野老田夫觀治象便從新歲賀升平

皇后閤五言二首

太液輕澌泮溫明霽日融萊流芳衍碧花頌瑞掀紅

又

甲觀韶光集禖壇好語傳思齊男慶百假樂子宜千

七言三首

塗山陰贊夏王化嬀汭客禪虞帝仁保合大和無間斷祭天蟠地一般春

又

關雎風化冠周南次第桃夭及葛覃農事未興先獻種女紅方起又親蠶

又

殷雷金鑰千門邃斜月璇題六寢深禁柳護寒鴉未起求衣已獻晩朝箴

貴妃閤五言二首

梅試催粧粉蘭披入夢香迎春占北斗受福拜東皇

又

象應軒龍次恩承帝座光燕壇風澹蕩鸞館日舒長

七言三首

春透蓬萊碧玉臺晴窓恭侍寶奩敷從容玩畫家人卦取次題箴列女圖

又

鳷鵲雪殘籠霽景鴛鴦波暖颭紋漪宮中不用催行樂草木群生各自熙

又

萬年枝上綵裁綠千葉花頭酥點紅鏡綬囊絲相映燭探先半月慶流虹

平齋文集卷第十六

平齋文集卷第十七

外制一

國子司業張虛除祭酒仍兼侍講制

勑具官某賢必希乎聖士必希乎賢朕欲新美天下之士親擇老成有賢望者爲國子師士非幸皦爾淵乎海濱之老也見幾而蚤遯覽德而肯來俾參師氏詔𡠐于虎門望其容則易直子諒之心生聽其辭則淵泉溥博之義見而況摳衣問業於函丈之間者玆用進之大司成以專六德之教師道立而善人多豊芑所以爲數世之仁朕其庶幾乎可

樞密檢詳袁肅除右司郎中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朕更張萬化首命一相筦文武之柄宰掾以贊政理樞掾以參訏謨非深識厲精求治之意不在此選爾學得其傳而還於知氣集以義而勇於行端笏立朝論議閎偉朕知其可大受也挈宏綱於省闥導密旨於殿陛肆兼命爾維時股肱大臣内欲爲朕修天保以上之治爾彌縫之外欲爲朕舉采薇以下之治爾佐佑之往欽哉可

右司郎中袁肅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制

勑具官某維前寧人得名法從濬正大之源以養君德折姦邪之氣以興人心學無不該用有未盡求諸一庭詩禮之彥爲我四方岳牧之師爾講貫有源業履甚度盤根利器奏民庸而獨高熟路輕車聳朝望以更偉肆簡都曹之最進參列寺之華典吾神臯資乃儒術俗久壞而周南之化未浹政積弛而商邑之治未張澄精神於百爲妙機括於一轉迪若考詩書之訓宣朕躬道德之行民情咸熈國勢自重此非趙張三王所能知也往遠乃猷用對子渥可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

勑具官某朕近覩勑令所編類舊典我 孝祖宸筆逐事點勘增修刪改曲當情法於恤刑之條尤加詳焉企慕不已因覩扎以示輕用徒刑之戒廷尉天下平可不遴擇爾表于西州儀于王朝心夷氣餘藹然君子長者之風廼者俘纍之獄咨爾聽之簡稽得情弊成以宥而朕好生之德被于豁隷達于窮髮之北良用嘉歎晉躋九列帥屬棘廷使四方司政典獄咸知朕欽恤之意念之哉刑期無刑以長我王國可

吏部郎中趙彥㦤除大理少卿制

勑具官某朕近覩勑令所編類舊典我 孝祖宸

筆遂專點勘增修刪改曲當情法於恤刑之條尤加詳焉孰復企慕因親扎以示輕用徒刑之戒廷尉天下平可不遴擇爾講學之粹操履之茂摽的于公族而吏治更高司臬江左讞奏平允一道無冤民入爲望郎進參列棘四方司政典獄於爾乎則焉欽哉刑期無刑以長我王國可

國子博士李大同除祕書丞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勑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倫魁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列在

書帷据經訂古以沃朕心具有師法朕甚嘉之繇博士進丞中祕仍戀金華之業蓋將閟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以鎮吾群玉之府可

著作佐郎蔣重珍除著作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朕甚嘉之繇佐譔進領著廷餘同前

校書郎黄朴除著作佐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朕甚嘉之進繇典校佐譔祕廷餘同前

太常博士徐清叟太學博士葉味道並除祕書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爾以經明行修茂名家之傳徐

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葉

朕甚嘉之繇博士進典中祕餘並同前

祕書丞彭方除著作佐郎兼權侍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丞于祕丘擕組畫省銓綜餘隙盡讀未見之書韜涵日富進之佐著蓋將閟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爲時佳吏部哉可

祕書郎張洽除著作佐郎制

入典中祕盡讀未見之書餘同彭方制

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程珌該慶典轉正議大夫制

勑奉壽卮於長樂方深追慕之悲通禁籍於甘泉尚共榮懷之慶有嘉宿德何愛崇階具官某學邃而識融履純而養厚濟時欲議五英六莖之餘華國高文四瑰入簋之古自玉堂之引去每宣室之與思胡扼虎闈尚閑駒谷復非遠復已萌於碩果之餘朕不終睽必合於過雨之後首進班於穹閣仍賦廪於珍臺在爾初無慕爵之心惟朕蓋有戀

官之典肆加蕃錫膺後殊私施戟方新寧彰起家
之望佩囊惟舊毋忘存闕之忠可

著作郎權司封郎官吳泳除軍器少監
兼直舍人院制

勑具官某朕親攬萬機總飭百度與士大夫洒濯激昂以追元祐思得軾轍掌我書命與起人心於播告之下爾操行純茂文思汗瀾本之詩書暢之莊騷太史體宜演誥朕有戎監職優務省往服少事雍容討論推厲精更始之意著之訓辭渾厚森嚴與越棘大弓同其古斯無媿江漢之靈矣論駁以扶國是朕又於此觀爾之風力可

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趙汝談除秘
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制

勑具官某中興百餘年公族之直禁林惟淳熙間彦中一人爾識度純明風槩凝遠杜門著書尚友千古皎皎白駒之在空谷也泰道宏開勉爲朕起南宮北扉文簡而有法進參禾天之峻仍直丹地之嚴選妙擢殊前後間見爾其推朕厲精更始之意著之訓辭使四方萬里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是爲稱職可

太府少卿何炳除司農卿制

勑具官某文帝一形錢穀出入之問貫朽粟腐其効立見朕於國計登耗念之孰矣而大農經費常患於不贍何耶爾性行純固材諝通明蚤游刃而有餘晩韜光而更審入參台藏之府曾幾何日能聲著聞進長九扈將以裕吾國也孰漏當窒孰蠹當除孰冗當節公爾忘私毋憚叢劇庸稱予厲精政事之意可

金淵李棐並除太學博士制

勑具官某等科舉之學非所以淑士心也必義理性命之學明則多善士化更而新師選可不重乎爾抱負閎講貫熟製錦剸邑弦歌謠聞可以爲成均師矣數暢興義薰陶善性使諸生人人有舞雩詠歸之樂則吾與點可

太學博士葉應輔除國子博士仍兼景
獻太子府教授制

勑具官某科舉之學非所以淑士心也必義理性命之學明則多善士化更而新師選可不重乎爾抱負閎講貫熟摸範賢關惠訓宗邸能茂明所學可以爲胄子師矣數暢興義薰陶善性使人人有舞雩詠歸之樂則吾與點可

奉議郎袁立儒餌賞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間者均光襄房之役靡勞不酬爾材良氣儁優於邊畫督餫以濟軍事不憚艱掌禦侮制

勝與有勞爲朕方信賞以勸事功進官一列其懋
承之保障最聞嗣有褒擢可

全子材除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兼
計度轉運副使制

勑具官某朕夢想東都逦睠西顧若昔濡須之築
芍陂之屯鄢城之士飽馬騰淝水之風聲鶴唳欲
追往躅宅牧良難爾彊乂而忠果達且武荆襄淮
海備著賢勞入寨朝列之華出鎮邊維之重四履
綏靜三軍激昂令行陳頼之間氣薄潼藍之表朕
嘉爾勇於徇國就昇帥旋仍揔飛輓用究多多益
辦之韞惟和戰之議論不齊守禦之規模一定必
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能圖
萬全何往不濟爾尚勉之哉可

贈寶文閣直學士楊邁特贈龍圖閣學
士制

勑朕慨念漢宣入承天統博陽侯之定策方共致
於中興渥中翁之受詩胡獨成於長往寄勿麟儀
之舊遽凉馬鬣之新睠懷若存襃贈宜厚具官某
抱古粹學事予初潛反覆發明盡詩書禮樂之奥
從容規切必仁義道德之言每尊所聞務藏諸用
既授五龍而夾日忽比列星而騎箕雖佩贈之莫
究仔肩之益一鑑亡矣可勝殄瘁之悲雖郵典之

有加尚徽章之未稱峻陟端圖之序丕增泉壤之
光易文子之名死宜不朽錄叔敖之後生與俱榮
尚其營魂服我休寵可

黄壯猷何處信課最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總核名實而信必其賞罰親政之急務
也爾守信何處輔藩有美政且能濬導利源坏窒鹽
宂版部課賦入以最聞增秩賞能庸示予信其益
厲精白以承可

右正言王遂除殿中侍御史制

勑具官某朕始親萬幾首得一士置在明目張膽
之地蔚有正色敢言之風神鼎鑄而魑魅莫逢干
將淬而犀兕亦斷善類吐氣貪夫革心察之既稔
所安用之不厭其速肅躋諫列亟副臺端純仁之
內出姓名蓋非輕授趙抃之不避權倖抑所優爲
朕方虛己以受人爾亦得時而行道難逢者風雲
之胥會易失者日月之如流萬古在前億世在後
毋替精白承休之節用爲汗青傳遠之圖可

吏部郎中兼右司李宗勉除監察御史
制

勑具官某蓋聞佞朋去然後可以穀正人側媚屏
然後可以用吉士天運之往來消長此其機繫爾
和而趨於中大而進於正日用力於明善之學如

恐不及游奉郡最入儀郎省素絲一節未嘗以爵
禄入於心諸大夫國人皆信其爲賢也朕方謹儉
人充耳目之戒儀圖可御史者莫如汝宜在易一
陰不能勝五陽則决之於夬五陽不可忽一陰則
抳之於遇潛觀機括而制其微天下可常泰也爾
亦有辭于永世可
大理卿李鳴復除侍御史制
勑具官某朕稽家法之相傳睠臺綱之特重　仁
廟思得忠厚淳直之士　裕陵務革澆浮薄惡之
風蓋心術正則無詭隨議論平則不沽激欲維吾
國宜表若人爾東心澹吏藴識精粹良吏之譽溢
於外服吉士之稱著於中朝甫陞卿月之華趣應
法星之象維昔田錫暨于何郯莫非西土之英列
在南床之選幾年無此一旦得之春秋之盡而不
汙大關榮辱洪範之會其有極一洗黨偏百辟咸
慕乎君子之中四方聳聞乎仁者之勇繄予所屬
惟爾其承可
秘書丞兼崇政殿説書李大同除右正
言兼侍講制
勑具官某師氏詔媺保氏諫惡皆有道之士爲之
朕厲精求治之初增置經筵官相與講明五三六
經之道以養其源諸儒序進襜如翼如爾於其間
須眉皓白氣肅而辭莊淵乎其似道也朕退而自
喜曰得一佳諫官矣擢寘騎省仍侍𦣱厦逆耳沃
心朕於爾乎嘉賴官守一時之臧否言責萬世之
榮辱毋憚嬰鱗有懷不盡然軔輪折檻特救過於
已著望儀刑而意消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庶其置
朕於無過之地乎可
吕殊除太學録制
勑具官某科舉之學非所以淑士心也必義理性
命之學明則多善士化更而新師選可不重乎爾
抱負闗講貫熟金玉其度而不苟售可以爲成均
師矣規矩脩明之餘敷暢奥旨薫陶善性使人人
有舞雩詠歸之樂則吾與點可
大宗正丞蔡範除戸部郎中淮西總領
制
勑具官某三表五餌不如晁錯實塞之策破羌強
弩不如充國留田之奏綏御皆不可廢夫守也爾
名儒之冑良吏之表廉静有立不爲苟同宜出入
省闥以緝庶務中原事機方集必事力之裕乃克
濟庸轄爾以尚書郎給餉道往哉守淮所以蔽江
而控河士飽而歌馬騰于槽淮西之成隽功以此
出納有經而無壅利取于有權而無近名足食足
兵爾蓋優爲之寓攻於守而不株其守盡以方略

上可

歸順人李義承節郎張瑀李德魏珏保
義郎制
敕具官某討叛以誼懷服以仁殲渠負弩歸斯受
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祗戴寬恩勉圖報効可

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聞顯武翼大夫
呼延實來伯友修武郎制
敕具官某國家推天覆之仁舍逆取順豈以南北
爲間爾等執羈紲以從亡虜途窮力屈束身歸命
朕不汝棄也易畀武級之勞毋忘忠力之報可

廣州觀察推官魏國梁歿于王事贈通
直郎制
敕具官某嶺畦不靖爾挺身往諭恩信亦既勤止
得疾于行齎志以没録勞進秩尚慰九泉可

淮西路鈐轄范用吉授高州刺史節制京
西北路軍馬制
敕具官某殘虜就燼中原爲墟關河方徯於來蘇
陳穎首歸於疆理上功莫府謂爾有勞亟陞遥刺
之華仍摠進屯之重祗承休渥益勵忠勤可

江陵府副都統孟珙特轉武經郎制
敕具官某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險也制閫設險
加嚴峙芻餘具畚臿濬深培高屹然金湯之固第
勞來上爾實程督進秩二等用勸事功可

西和州守陳寅妻安人杜氏男基既塑
死節贈官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男某人等西和嬰孤城抗賊力窮援
絶臣爲國死忠子爲父死孝妻爲夫死義三綱立
焉捐身犯難人所甚難闔門徇節古亦罕見朕悲
歎不忘優贈以賁營魂往從爾夫于廟食可三子改夫爲父

西和州守陳寅族人立照璽館客李良
臣死節贈官制
敕具官某族人某人等館客某人西和嬰孤城抗賊力

窮援絶臣爲國死忠子爲父死孝妻爲夫死義三
綱立焉爾以族黨良臣爾館汙守義不苟免亦相從于死
良用嘉歎贈秩以賁營魂往從寅于廟食可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磨勘轉中大夫制
敕朕一日萬幾厲精方切三歲群吏考績尤嚴肆
疇法從之勞庸涣明綸之寵具官某操修無玷問
學有源簪筆雍容每罄論思之益敷經密勿屢殫
啓沃之忠緜積日以效功爰歷年而會課睠賢雖
舊詔爵惟新漢中大夫之貟寖高秩序周小司馬
之職勿替謀猷可

祕書少監徐僑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夷夔不
兼命也而簞瓢陋巷之士夫子遽以四代禮樂付
之何哉爾好古學行古道瞻彼淇奧其容比於禮
考槃在澗其節比於樂朕方網羅衆俊聚之本朝
老成典刑思見如渴擢貳蓬省翔而未集又舉奉
常亞卿以進之時行則行幡然一來講明王道於
玉帛鍾鼓之外以善人心視獨善有間矣毋使朕
有齊魯二生之歎可

揚一變父秉遷　明堂恩封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父某人宗祀慶成均福寰宇高年尤吾
所尊禮爾稟厚養深年過九袠有子登名于奉常
義方立矣錫慶增封用勸好德可

韓昱特轉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迺者兇渠就殲于揚逆儔猶負固于楚
元戎進討諸將爭奮薄城一鼓而空之東垂以寧
第多來上爾戰尤力用命必賞朕不食言進秩四
等總徒騎以護周廬勸功之典渥矣益懋衛上之
忠增壯居重之勢可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辛克承除太府
卿制

勑具官某朕閱班簿輙興才難之嘆得非比年以
來抱有用之才而欝於頓挫老於閑退者多乎爾
純實無華廉靖不競越在外服治譽風著顧善刀
而藏之若將終身焉朕方收召四方俊乂以重周
行起爾宰士又進爾治藏之長豈以貨賄出納爲
足以煩吾老成哉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塈尚求無媿於古可

資政殿大學士曾從龍　明堂加恩制

勑朕紹　祖宗之休蒙天地之況十年養晦垂衣
裳於巖廊三歲蔵祠奉珪幣於重屋肹蠁高靈之
墮嘉虞熈事之成逦聴時髦嘗參政枋有赫慶滌
之布於昭命綍之敷具官某肅括而端方沉深而
凝重涵今茹古學術兩都之宗尊主庇民器業三
代之佐孰復於安危之勢雍容乎進退之幾始終
幾年夷險一節東山之卧安石常存憂世之心江
左之見夷吾盡究濟時之略登崇有待注想惟深
頃展釆於合宮躬受釐於宣室肆胎祭澤增錫圭
畬以昭體貌之隆以侈榮懷之盛噫靖四方於我
將之頌朕正切於儀刑卜萬壽於天保之詩爾毋
忘於歸美趣承丕渥入告嘉謀可

資政殿學士葛洪　明堂加恩制

勑朕稽周典九筵之規酌義經二簋之義禮從簡
約誠盤精純王瓚黄流衷時之對泰元神筴何天
之休屬禋容之熈成宜惠術之具舉疇咨舊德誕

播顯綸具官某簡栗而廉剛大以直博學明辨非
一日用力於仁特立獨行雖三公不易其介甫罄
弼諧之益遽興恬養之思心廣而體自胖年高而
德彌邵方詳延於俊乂每渴想於老成翊翊而神
嘉虞雖阻受釐之問皇皇而帝宴饗盍均賜胙之
恩申衍祖會光昭簡注噫列文辟公之錫祉福聿
圖繼序之功黃耇台背之介壽棋尚篤乞言之意
體予寅畏告爾辰猶可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　明堂加恩制

勑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制雖嚴於
孝慕稽我將之頌禮不廢於宗祈恍三靈之宴娭
遵百禄之來下有嘉首諫宜錫閎休具官某抱陸
贄之忠勵汲黯之直深見遠識平國論於玉衡忠
言嘉謨開君心於金鑑其博大則廊廟之器其浚
明則邦家之光啓沃方深鄉用良切授策而拜泰
一奠侍奉高之祠受釐而問鬼神尚前宣室之席
肆增華於騎省庸申衍於爰田雖舉邦彝實均帝
祉春秋承祀欲大　祖功　宗德之傳夙夜畏威
勿替天命人心之戒可

吏部尚書崔與之　明堂進封南海郡
開國公加恩制

勑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制雖嚴於

孝慕稽我將之頌禮不廢於宗祈恍三靈之宴娭
遵百禄之來下聿懷耆俊宜錫閎休具官某行峻
而約之中氣剛而養以直風暨高古秋霜烈日之
嚴典刑鎮浮泰山喬嶽之重游十行之趣召儼三
命之滋恭展也達尊巋然全節延英論事莫遑汗
盛夏之衣宣室受釐猶思前半夜之席肆肇開於
公社仍申衍於爰田緊舉邦彝實均帝祉積德而
後興禮安得魯生之來爲治不至多言勿替申公
之告可

敷文閣直學士知潭州余嶸除華文閣
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制

勑朕總治中朝分任外閫或統江淮表裏之勢或
當襄蜀風寒之衝迺睠鄞江近扼海道欲壯股肱
之郡必求方面之材具官某學明而履方氣充而
用博操縱闔闢莫窮應變之長卷舒屈伸不改有
常之度擁甘泉之宿望鎮長沙之价藩謂弄兵多
出於無聊而患盜每生於有欲風采一振號令具
孚驩綠林之革心渺青草之息警轉聞良偉簡在
逾深寇恂之定潁川久徇借留之請蕭生之守馮
翊更圖詳試之功陟奎閣之穹班總制垣之重寄
宏開四履遠控三韓惟威望聳則風颿浪舶之無
虞惟恩信著則椎髻卉衣之來慕以至業相安於

田里福併及於京師緊我譽髦奚煩多訓可

直祕閣新成都府路提刑趙彥覃除都大坑冶制

勑具官某國計莫重乎銅楮之相權朕出寶幣之儲歛宿楮而易之物價寖平又必鐘官能振厥職爾天支之秀周行之儁甫起家于蜀部舉國府之權盡畀之進用亟矣唐諸道置爐九十有九在東南爲多地產今猶昔也爾能公以程浮冗明以剔姦蠹敏以幹壅滯少府水衡之積何患不承平君哉可

太后山陵復土錢忠表趙若浚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六驪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驅馳悉露賞賚爾祗吏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勉思策厲可

李安國特轉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比歲蜀閫失馭潰旅迸逸爲民害甚於寇爾薰染忠義奮揚驍雄扼險要待其來民恃以無恐果山至今德之增秩旌勞嗣有褒擢可

直祕閣知溫州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

勑具官某良二千石入爲九卿漢法也北海朱邑以治行第一掌周稷之業蓋此其選爾膚敏而靜平易而立京蜀荊閫屢更名郡剛不至瓠柔不至坯民安其政而有去思可謂良矣朕懲吏道放紛之弊循名責實思用其良不俟東嘉上計以漢法選貳司均夫長於治民者必優於裕國信能爲朕養其和節其流而時斟酌焉錢穀之問其紓乎可

林禧子封父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父某宗祀慶成均福寰宇高年尤吾所尊禮爾稟厚養深年過九袠有子登名于奉常義方立矣錫慶疏封用勸好德可

林禧子封母孺人制

勑具官某母某氏宗祀慶成均福寰宇高年尤吾所尊禮爾稟厚養深年過九袠有子登名于奉常母訓昭矣錫慶疏封用勸好德可

歸順人孫政鮑義邊寶張仲于德楊冀張彪張實高三受張旺汲漢臣邢海蔡青魏成方元郭通綦全張時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人等討叛以義懷服以仁殲渠貸脅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祗服寬恩勉圖報效可

歸順人王元純補迪功郎制

勑具某人討叛以義懷服以仁殲渠貸脅歸斯受之爾嘗爲士奚愛文秩祗服異恩勉圖報效可

史復祖除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朕聞者閔雨念中外獄吏奉吾法不虔
逮繫多淹上于和氣亟下肖減之令而雨憲部列
屬必求知朕意者爾靜而不浮謹而不迫明習于
律令而不苛累駕緹屏具有善譽轉郡而郎參聽
四方之讞奏其選甚髙公則強禦不能欺恕則文
致不能入勤則冗釀不能困欽哉監于玆祥刑以
達朕好生之德可
軍器監兼刑部郎官李直柄除大理少
卿制
勑具官某我　神宗定官制李寺卿一少卿二分
左右聽刑獄今國土空虛治獄雖非宿其業可也
四方奏讞萃於斷刑業可不宿乎爾悃愊近厚容
氣儼肅習于舜士師周司寇之典而以惻怛行之
五爲理官三爲憲曹其業宿矣爰命爾以亞卿斷
天下之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能知此意則可以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念之哉可
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黃州兼
淮西制置使趙范除兩淮制置大使節
制巡邊軍馬兼沿江制置副使制
勑江爲國之門户淮爲國之藩籬門户嚴則謝元
無後顧之憂藩籬固則祖逖有前進之勢蓋出入
運掉之如意在表裏撑拓之得宜分外閫以相維
總中權而尤重具官某兼資文武世篤忠勞贊壽
江漢之衝隱若敵國制勝淮海之表賢於長城功
雖着而有謙抑之風氣雖銳而有沉深之度知可
屬於大事期共成於遠圖殘虜宿讎歘一朝之就
燼中原故壤莽萬里之爲墟欲乘車攻復古之機
無出天保治内之略孰強吾意爾壯其猶按諸八
座之職付以元戎之寄淮東西之壘盡受指麾
江上下之雲屯參聽號令本之老成謹重之識行
之平定安集之心以守爲攻以全取勝乃若秦人
之鹿犄角相資常山之蛇首尾俱應必能通脉絡
於諸道斯可會精神於一家迄濟中興用光前烈
可
趙疑除大理寺丞陶木司農寺丞趙崇
岊太府寺丞姚珽國子監丞賈似道軍
器監丞制
勑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
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
興朕甚慕之爾疑世業之華器能精敏爾木儒林
之望議論堅明爾崇岊公族之彦材諝通暢爾珽
決科之雋講習有源爾似道克家之美趣尚不苟
廷尉大農太府有丞胄監戎監亦有丞往爲我分

治之丞者承也所以承輔其長使無曠職也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繼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

林申除宗正寺簿趙鎬夫司農寺簿趙
汝譢太府寺簿余元廙國子監簿制

勑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
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
興朕甚慕之爾申茂於踐敭聲華甚暢爾鎬夫勇
於奮厲材術孔優爾汝譢抱負純明志不苟售爾
元廙涉歷詳練材不自褻宗正大農太府胄監皆
有簿往爲我分治之先簿正祭器聖人猶不敢忽
職業之盡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繼自今咸稱厥
職則予以懌可

趙汝訶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
以制大理寺簿章勳將作監簿制

勑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
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
興朕甚慕之爾汝訶秀于公姓材刃有餘爾範頴
于儒紳業履甚度爾以制金玉其質安雅自將爾
勳弓冶其傳謹畏自飭大農戎監有丞李寺匠監
有簿往爲我分治之丞以承輔其長簿以糾正厥
違非特示進擢之榮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繼自
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

淮西安撫司機宜兼通判廬州劉子澄
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勑具官某邊閫上介之置非内地比中原事機之
集非他時比故擇材尤謹爾氣禀奐邁論議英發
與聞經略西事之機籌亦既熟矣班王朝而長莫
府厥任逾重深沉者無躁謀老成者多遠慮爾能
贊乃牧圖全而制勝功懋懋賞朕所不吝也可

國子監丞張翀除祕書丞制

勑具官某寺監皆有丞中祕爲高天球琬琰之出
元圃楩柟杞梓之生鄧林地望殊也爾學殖瓌粹
材猷翹抜蔚乎諸儒之頴丞我胄監不撓于法而

教令行賢問益昭西崑群玉之府游其間者皆天
下選爾往丞之地望稱矣本固則末茂形大則聲
宏其益充所養以待方來之用可

太府寺丞尤焴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
檢詳制

勑具官某　國朝經武要略一書尊閣於樞庭朕
萬幾之暇親御翰墨作經武閣三大字扁之事增
重矣職刪潤者宜稱爾涵負器識之高講明理義
之熟困能不失所守此致養所以致用也中興保
大定功之略咨爾纂修垂則于億世時政有記會
計有録併以屬爾而檢詳兼組爾祖淳熙間嘗爲

之長慮卻顧容贊幄籌求所以安國家利社稷期無忝家傳之學可

太府寺簿劉炳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勑具官某行葦忠厚内睦九族朕豈惟睦之必擇師儒以王其成爾西産之良達於易能發明未畫之蘊其師表于磐宗紬繹義理切劘情性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則予汝嘉可

軍器監丞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丞郎朕所重非其人不輕畀爾章平之裔有詩禮之傳陰馬之族無富貴之累可謂雅器矣丞我大宗攝組部省豈特用爲爾榮恭儉惟德恪勤邇事朕將以是觀爾之致遠可

賈似道特轉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建后於相家又命妃於法從家而閨雎之化行進封有緻推恩惟稱爾襲芳弓冶之傳承暉四星之首擢丞武監進秩二等奕奕光榮矣務學好脩用燕多祉可

度支郎中謝采伯除軍器監制

勑具官某具粤之翹取其地良盼胡之奇取其材美朕觀諸此得器使群工之道爾生相家而無驕氣地之良也挹儒科而有能聲材之美也地良材美緣郎版部長戎監疇不謂宜豈徒以肺附進哉易之除戎詩之備械書之穀胄敵千皆今急務毋視訓工程作爲猥釀而不之屑可

魏峻除太社令楊璪除耤田令制

勑具官某等社耤置令類以公卿佳子弟處之鷹停鵠峙於梧竹間貴其稱也爾峻貂蟬世家風度凝粹爾璪筆橐名裔氣稟開敏或司國社或掌帝耤列在容臺培養遠器其益勵于學以對寵榮可

華文閣待制知瀘州魏了翁　明堂恩進封蒲江縣開國男加食邑制

勑朕蒐儀先甲蕆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遵百祿之來下有懷時彥宜錫神釐具官某學貫乎古今氣塞乎穹壤立朝素節挺朝陽之梧桐去國丹心凜歲寒之松栢屬更張之伊始頎趣召之宜先潁川正急於借恂宣室遂遲於見誼既底于治邇遄其歸維昔宗祈數特餞惠駿奔百辟曾齊肸之靡遺燕衎一賢胡曾膳之未至宜爵升於穀壁仍户衎於畬圭爾毋謂萬鐘之何加朕方念四簋之不飽丕承顯渥入告嘉猷可

平齋文集卷第十七

外制二

諸王宮教授蔡仲龍除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之司王政繇出朕方起耆儒爲介卿以備諏訪博士參之宜得賢爾仲龍醞藉其學詳雅其度楷摸宮邸蔚有賢聲端委佩玉据經以訂損益之文折是非之議蓋裕如也彼度吾所能行而邊就焉朕安取此可

太社令李晞顏除大理司直制

勑具官某三尺法枉於舞文吏之手朕甚憫焉必得古之遺直而後可爲邦之司直爾詞藻有華業履有度所居官惟法守是謹以是議法於廷尉不撓不折不借不濫而王道行皇極立矣枉已未有能直人則孟軻之戒可

敷文閣學士李埴　明堂恩加食邑實封制

勑朕蒐儀先甲蔵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導百祿之來下有懷時彥宜錫神釐具官某學博而識明氣全而節勁蠅頭去國望久鬱於論思豹尾行邊功獨高於綏定屬大權之親攬務衆正之詳延首告李泌以東裝欲爲賈生而前席正深樂只宜亟來思維昔宗祊數時餘惠駿奔百辟曾齊胙之靡遺燕衎一賢胡魯膳之未至肆疇采邑仍衍真畬爾毋謂萬鍾之何加朕未嘗五秉之輕與懋承顯渥入告嘉猷可

戶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明堂恩進封鄞縣開國子加食邑制

勑朕蒐儀先甲蔵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道百祿之來下有嘉邊最宜錫神釐具官某賦穎脫之才抱輻湊之略從塗融顯後世業於韋平制閫崇嚴聳軍聲於羊陸惟四履遐烽之絶警故九筵精意之僭通禮既厎於熙成福寧容於專饗爵升蒲璧戶衍畬圭帝命式于九圍朕既荷受球之寵天威不違咫尺爾毋忘拜胙之恭懋暢英猷對敭景貺可

徽猷閣學士新知太平州鄒應龍　明堂加恩制

勑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道百祿之來下有懷夙望宜錫蕃釐具官某學擅倫魁望高法從居易以俟命初無徇世之心充實而有輝未究濟時之蘊試望之於馮翊得吸黯於淮陽雖廣合宮之詢尚遲宣室之見維時熙事丕舉慶條肆

加多邑之榮庸示名藩之寵綏我思成者在於温
恪介爾景福者由乎靖共懋展英猷對敭休渥可
華文閣學士知慶元府余嶸　明堂恩
進封信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制
勑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
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道百禄之
來下有懷宿望宜錫閎休具官某學擅名儒材優
法從長沙之稱吳芮久藉蕃宣東海之得翁歸更
需鎮撫雖緩受釐之訪靡忘顧後之思迺睠明禋
迄成熙事餕惠下逮於煇胞之賤脤膰上親乎族
姓之尊豈緊時髦可後發澤肆進徹侯之重仍加

采邑之腴綏我思成在於温恪介爾景福由乎靖
共懋展於英猷用對敭於休渥可
楊汝明鼎子述　明堂進封加食邑制
勑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
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道百禄之來
下有懷宿望宜錫閎休具官某業擅名儒材優法
從騎星辰於奎閣步武寖穹挹風露於珍臺精神
更遠屬改弦而更始每前席之興思迺睠明禋迄
成熙事餕惠下逮乎煇胞之賤脤膰上加乎族姓
之尊豈緊時髦可後發澤肆肇開於公社仍申衍
於爰田雖舉邦彝實均帝社予靡忘於寅畏爾毋

替於辰猶可
吏部尚書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
西京崇福宫制
勑節誼天下之大閑而厲其節者在人主德齒天
下之達尊而褒其德者在朝廷朕睠懷東海之濵
夙著南陽之望渴於見晚趣使來思顧抗志之何
高宜疏恩之特異具官某純明而積學静定而善
謀東撫淮堧制勝紛拏之表西馳蜀道討安震擾
之餘乃　寧考簡知之深予冲人注想之切遲十
年之圭覲㳺一旦之旌招戔戔之賁丘園儀圖共
政翼翼之樂畎畝懇請辭行屹砥柱於患失之波

歸靈光於戒得之境勉從雅志丕振高風維元祐
諸賢之方來獨范鎮屢召而不至進承明之祕殿
領崇福之殊庭兹復見於耆英宜一循於優禮鳳
翩翩而亦集爰止朕雖阻於儀刑駒皎皎而毋有
遐心爾尚彈於訓告可
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陳韡除權工
部侍郎兼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制
勑政令寛猛之中而後有苻澤之姦民困飢寒之
迫而後有潢池之盗鉏萌芽則力易圖滋蔓則功
難有嘉討捕之勞庸示褒遷之寵具官某忠以體
國儒而知兵遏淮寇之鴟張威名蚤暢殄閩寇之

蠢起籌略更高綠林動於循梅黑祲被於汀贛跳梁莫制震蕩靡寧朕合三道而建元戎爾鼓諸將而鏖劇賊訪鴻鴈於棘矜之下追狌鼯於篁竹之間左翦右屠而禽其良既大懲於弗靖下筦上簟而安斯寢遂咸樂於有生以數年宣力之勤底一旦成功之偉宜進班於起部仍宅牧於洪都勉為朕留益振如虎如貔之氣盡除民蠹永凝買牛買犢之風可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

勅具官某武陵枕重湖帶五溪民夷錯處牧御匪易必熟知德意者往綏之爾厚而不浮莊而不撓正于廷尉惻然惟恐一民之冤德意蓋熟之矣出布藩條旁制四郡奉法循理以康乂民夷俗亦將聞風而帖服本正則末治也朕方以責實課吏爾求為可知嗣對光華之渥可

復中大夫直龍圖閣致仕季衍特贈通議大夫制

勅具官某天未有久而不定者士君子所以不急乎人之知而靳乎天之知也爾公而忠廉而直所至厥績用茂顧以閑退終人勝天乎朕思起事功於積弛而才之難九京莫作良深悼歎既還爾秩又寓直羲圖進兩階以追榮之天者定矣魂而有知歆此恩章可

新知西外宗正事趙彥紆乞休致除直祕閣宮觀制

勅具官某奔競成俗如水下趨有安於命誼而無得心吾能尊顯之爾業履平實治行廉靜嘗為部刺史通顯矣耻於浚常之求甘從肥遯之樂讀書求志若將終身朕起之外宗曾莫能奪何卷懷之深耶寓直木天優游閒館身愈退而愈榮可以媿世之嗜進而鶩得者可

王儀特轉朝奉郎致仕制

勅具官某仕者以負外郎致其事則澤及後嗣非會課應格不可倖得爾蹤通而勤敏嘗貳安慶校築之功居多引疾告老進秩一等不俟積閥遂郎員外殊恩也歸而教忠尚其無斁可

朝散郎直祕閣李燔特轉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制

勅具官某朕新美政化民獻有十夫予翼方來而未艾也胡一賢之不慭遺爾蚤從諸老之游熟講有用之學果達而藝從政何難時未可為則卷而懷之時可為矣則歲不爾與果制於命也耶陟序正郎陞華奎閣榮其歸老示我惜賢可

歸順人僞防禦使樊辛特補武翼大夫
忠州刺史淮西兵馬副都監制
勅具官某淮右鞠旅汝南歸疆爾有簞食壺漿之迎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肆嘉知義易授穹階往分刺郡之榮仍領護戎之寄勉殫忠力用荅殊恩可
李大謙特轉朝議大夫依前直寶章閣
致仕制
勅具官某竭忠盡瘁者人臣之職分榮始厚終者人君之恩禮爾寛平而栗精練而介吏能著聞久矣輟從郎省司臬左浙皇皇臨遣精神猶炯然也亡幾何遽以謝事告良用閔惻華之奎直佚之祠館又陞之元士始終恩榮爾尚奚憾可
寶謨閣待制致仕毛憲　明堂加恩制
勅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逌百禄之來下有懷宿望宜錫蕃釐具官某業擅名儒材優法從松階疑遂了忘勢利之榮栗里蕭閑自適性真之樂屬厲精而更始每顧俊之興思迺聽明禋迄成熙事餕惠下逮乎煇胞之賤脤膰上加乎族姓之尊豈繄耆英可後袞澤肆衍邑畬之富庸增家食之華雖舉邦彝實均帝祉予方篤養老乞言之意爾毋忘歸美報上之忠可

許應龍除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朕親政以來除南宮郎者再西垣北扉斧藻王度皆躐此其選爾紉蘭荃蕙之芳步武珩璜之節璧海瀛山休問藉甚望郎出守杷汗瀾之澤于潮學益老矣撰儀草奏挈之華峻能以博古之識昌用世之文其升也孰禦可
司農寺丞傅壅除都官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司隷總冗辱之役屬秋官漢都官從事掌中郎官不法屬司隷令尨曹憲部挈令隷士職古而事簡爾儒術通明吏事詳敏累綰郡紱綍有治行蓋能世其家者涉筆農扈甫謂之來賜璺踰屢趨進厥序其欽飭百隷使不枉于法以培鄉用之望可
淮西強勇軍統制呂深轉武經郎制
勅具官某迺者山東逆儔敢犯王略大振貔虎之氣亟正鯨鯢之誅制閫第功爾嘗鏖戰進官三列仍統一軍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
趙汝遇除度支郎中制
勅具官某地官帥屬以經邦用司金職其入司度職其出羸虛所關維材是授爾敭歷中外以老成精練聞國貲稍冗軍調紛集楮幣鹽筴術窮而莫繼爾其精意計度量入爲出斟酌損益而圖厥中

毋徒委諸有司之吝可

安恭行除大理寺簿制

勑具官某朕緬懷　先朝樞臣保蜀之勲而𡕀其報既擢其子又録其孫爾競爽而謦欬王父所鍾愛也丞郡東川方騰善譽簿正棘廷趣登華綴三世有蹟于朝榮矣哉仕優則學圖稱厥家可

利州路轉運判官陳隆之除直寶章閣權知沔州兼利州路提刑兼提舉制

勑具官某蜀號天險沔當要衝積吾百年之經營空於一旦之蹂躪軫寬憂顧宜得偉材爾氣銳於理棼術優於應變祁山斜谷之遺迹木牛流馬之故智紬繹蓋精輟從漕輓往圖控禦合兩節奎閣以重其行爾能以公滅私一意國事阨塞常桀堡塢當修流離當集疲弱當練悉爲朕挽舊觀而回之進可以瞰秦隴退可以蔽梁益則維汝功可

利州路提刑王翔除利路轉運判官制

勑具官某武侯用蜀每患餉道之不繼以木牛流馬爲未足而雜耕渭上規摹遠矣朕訂古謀今慨然于懷爾志氣闓壯材猷環達周旋劒棧之表具著勞劾繇寔而漕豈特以平時將輸望爾闢隘空於寇攘閭井蕩於兵燬舊規猶未還也爾其以堅力行實政安輯流離經葺荒墜使民趍生業之樂則兵享耕屯之利西顧庶其寬乎可

宮觀葉莫除權發遣贛州提舉南安南雄汀州兵甲制

勑具官某章貢與閩粤錯壤其俗易揺而難服奉吾詔令以塡綏之其惟良二千石乎爾和平而有制莊靜而有立武岡戎伍之變洞察情僞密設方略不數旬兇渠授首一邦底寧帥閫上功旣擢爾賞緇於文吏吾帥臣又爲爾明白之起分二水之符坐總三州之甲必思意孚而善良吐氣威信著而悍獷革心治化蒸蒸如漢良吏是爲不負所舉可

陳良驤轉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維揚鞠寇之賞大閫第功無微不逮爾庇役瓜洲賁伐援比以自請亦陞一列責實方嚴思稱所蒙可

王丙特改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巴蓬山高林深姦民淵藪嘯呼剽刼實繁有徒爾奮身書生急義鄉井招懷其脅從禽僇其不率一方安堵制閫上功超授京秩宦塗方開亦克用勸可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除知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加

食邑實封制

勑朕撫車攻復古之運慕烝民任賢之風我儀圖之則山甫柔嘉侯誰在矣則張仲孝友延聽股肱之重夙咨德齒之尊講內治以既嚴籌中興而抑熟進握本兵之寄俾殫謀國之長渙我明綸諗于列序具官某直大而不倚沉深而有謀脩然其臞精神溢乎萬物之表皓然其老志氣塞乎兩儀之間予養晦則密勿以效忱予更化則從容而贊決凡君子小人之進退暨中國外夷之盛衰備輸啓沃之忠居賴弼諧之助惟關洛有鼎來之機會而江淮有前進之規模必元老壯猷乃可以出萬全必真儒無敵乃可以大一統就煩舊德坐莞洪樞總提經武之編益懋運籌之略申陪井賦併實圭腴噫詢黃髮則罔愆朕方謹仡仡番番之戒有常德以立武爾毋忘緜緜翼翼之圖涉歷深則無躁謀思慮精則無遺筴共恢大業茂對闕休可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建康府曾從龍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勑令加食邑實封制

勑慶曆之開太平范仲淹為參預元祐之新大化呂公著為疑丞朕遵晦十年厲精一旦趣召 先朝之彥俾還近輔之聯誕敷絲綸數告簪紱具官其學根乎正大氣抱乎純明其重足以挫眾紛屹然鼎呂其靜足以燭群動瞭若蓍龜蚤服在於大僚恥苟同於汙俗不合則去有待而行鶴鳴九皐久聞聲而樂只鳳翔千仞迄覽德以來思予與相見何晚之嗟爾動可為忠言之喜舉昔大對勸今力行嘿有契於此心期共繇於斯道更化則可善治宜增重於本朝折衝何必臨邊奚尚勞於外服爰輟居留之寄聿嚴共政之圖蒞勑局以提綱拓爰田而衍賦併昭異數式獎英猷噫六典建於周家莫先乎設參而置輔庶績凝於虞室尤在乎同寅而協恭勉殫訏謨之忠共濟垂拱之治可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勑朕迪簡在廷儀圖共政繇諫長而選蓋僅聞於二紀之間自倫魁而升況並見於一日之頃繄非常之盛舉必不世之奇材翊我事樞揚于制綍具官某身端而行治心廣而體胖鴻漸可用為儀望風高於華著雞鳴不改其度志晚適於槃阿維予初潛慕世賢喆未親覿證之論已稔蕭生之名迨躬攬於萬幾首旁招於眾正擢從郡最列在從塗朝入對於治朝暮進登於騎省規君德則中庸大

學條國事則天保釆薇方累疏之前陳巳一言之默寤經蹟宥府密賛壽帷由求之切而得之難故知之深而用之速總武經之大筆陟書殿之穹班爵肇啓於徹侯封吏陪於多邑以寄股肱之重以示精神之強噫虞舜之治有五人朕方篤任賢之意宣王之德洽四國爾盍思復古之圖叶濟廟謨丕昭儒効可

何處久除直寶謨閣知鎮江府制

敕具官某南徐襟江枕海而控淮地望重矣制勝孔嚴擇守加遴爾材猷閎碩志氣激壯爲御史諫官嘗陳內外修攘之略具有本末朕甚偉之冠冕蓬山來𨌺設施祖逖擊楫渡江之地以奎直往爲朕圖厥功應接于外屏蔽于內威行愛孚而天險之勢以強京師併蒙福也可

何琮除直徽猷閣福建路轉運副使制

敕具官某七閩樂郊也聞者鴟義姦宄多抵冒于法非蕉萃苑結莫之省乎爾風槩凝遠性行脩絜世道渫濁能不磷緇朕器之奏對間久矣欽武華要寓直凝還風駕暑征往將使指豈直爲飛輓計以鐵冠觸邪之餘威察一道臧否貪廉而刺舉之使吏姦澄而民氣舒斯稱朕臨遣之意可

董洪父自脩王公瑾父囦方岳父欽祖趙子森父復先陳子椿父千期朱炎父師友孫鏞父价以明堂恩封官制

敕具官某總章大饗溉事消成歆福錫民同躋仁壽爾旋期康彊有子仕版京秩疏封式昭善慶可

太中大夫曹叔遠特轉通奉大夫依前煥章閣待制致仕制

敕訪正元之遺事尚想告猶追長慶之高風遽聞請老莫回雅志肅錫徽章具官某襟度曠夷風規凝粹羊腸峻阪蚤備嘗於忠勤豹尾屬車晚寖隆於恩遇勞其塗而諗疾佚其館以言歸賜杖竊遲掛冠何亟疊進高華之秩仍通嚴邃之班祗服寵榮益綏壽嘏可

正議大夫程珌磨勘轉正奉大夫制

敕等六曹而上課嚴三歲之遷超四品而升秩重八年之轉維循彝典寔著恩章具官某粹學淵深英規山立謀猷獻納備殫日月之忠典冊鋪張叶應風雲之會縣殊庭之引與毎魏闕之存心積閱既深陟明可後飛鴻自適初何計於穹階鳴鶴相求肯尚遺於宿德可

閭丘梓林炎趙崇𡊨趙崇森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等典獄惟平之難漢吏用法巧文寖深

於是置廷尉平四人務平之爾梓爾炎爾崇嶶爾崇森皆練習律令而文無害故並命以司庶獄之平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中則平矣欽哉可

虞衡除大理寺正制

勑具官某王制獄辭之成史告于正正聽之正所以正庶獄之不正也爾簡瀹而詳敏塞帷嶺嶠之東以風力著庸命爾正于李吏有上下其手以舞吾法爾悉為朕糾之庶幾廷中稱平而天下無寃民可

權知信州史彌忞除將作監丞制

勑具官某上饒閒于江浙頑悍卒軼紀律以駭吾民覊其萌可綏乎爾優於應變勇於討惡尸二渠于市而群姦之䰟禠千里底定朕甚材之召丞匠監用旌爾能繕修務簡益培雅望可

趙與懽起復直寶謨閣淮西提刑制

勑具官某兵刑一也西淮方整軍經武陳時臬事宜加謹爾公族之雋材優而氣盛嘗守輔邦蔚有能聲綮弱可久棄乎起之欒棘進之金直往司臬于西能使在泮獻囚與在泮獻馘同功則移孝為忠之道得矣可

大理寺丞桂萬榮除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馮唐白首顏駟厖眉尚書郎以老於識為重爾行己純固莅事精恪丞于北寺不詭不撓蓋涉深而識定者也考功課吏之法公則一私則萬殊勉為我權衡之抑揚惟允嗣有褒進可

權兵部尚書趙至道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制

勑法從莫如文昌八座之尊价藩莫如扶風三輔之重必卷舒之有裕斯出入之俱榮具官某蚤以孝稱晚繇廉進歷耳目之寄每侃侃以自將升喉舌之官尤循循而唯謹久厭禁嚴之直欲尋閑退之盟莫挽而留宜華其去赤刀琬琰峻祕職於西清皂蓋朱轓肇名城於北固亟上中和之最尉予耆艾之思可

太常寺丞葉權右司曾天麟除將作少監制

勑具官某承惟技巧工匠之鮮及不如宮室苑囿之無增故繕監不以飭工而以儲材爾疏通而文寬靜而果材出鄧林信良矣容臺省闥趣升于少匠厚其儲以致用也爾知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斯識朕心可

王淪轉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覩新店民之語知和糴之厲民尚矣爾守滁日糴辦而民不擾數踰三萬應我賞格增

秩旌勞尚鞭其後可
歸順人沙兀悲特補修武郎添差蔡州兵鈐兼權蔡州事制
勑具官某襄漢舊伐淮蔡底平莫府以戎捷來上謂爾能知逆順之分赤心歸誼願効忠力蔡人即吾人也爰畀右階就命爾守復民業以趨耕作士氣以待戰保障鞏固斯稱委寄可
房應發轉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六飄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驅馳悉霑賞賚爾祗吏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尚思策厲可
劉顯以父評戰歿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蜀闢禦寇虓將死勇爾父從之鏖戰繼歿羽林孤兒漢恩特厚録爾一官用勸徇國可
石天瑞白華補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方城淮徙垂弧震潰執訊獲醜餘燼爲空爾能自歸貸而官使尚圖忠効用荅生全可
李駿起復直龍圖閣四川都大茶馬制
勑具官某秦蜀榷牧之政分合凡幾然非其人分任而不足得其人合治而有餘爾況毅足以經遠渠達足以治劇所居厎績晩譽更偉坤維事力日匱若法壞而後馬政壞頃嘗分任未見其益也玆麕合以命爾且寓直淵圖以重其行毋俟祥琴慊

慨叱馭能使廉信决於圜戸行於蕃落則摘山富而効牽畚矣可
工部郎中鄭寅除尚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艮以止爲體能時止則止然後能時行則行爾簡粹而通亮爲郡嘗以治理効聞顧時俗之流從又孰能無變化懼荃蕙之俱茅也而恬然歸絜坐玩歲華待化機之轉移偕衆正而彙集其將有行乎郎選甚高毋憚于劇朕方思所以進爾者可
王邁轉朝請郎制
勑具官某榷務萬貨萃焉而摘山煮海之利居多羨入必賞厥有著令爾材優於從政嘗司出納歲有羨利其知理財正辭之義乎一官懋賞益圖爾庸可
將作少監趙與嵩除大理少卿制
勑具官某孟侯朕其弟必卷卷以陳時臬事丕蔽要囚爲誥豈非刑者君子所盡心友之篤則誨之切乎爾氣質金玉步趨繩矩卓有大雅不羣之風朕猶欲其政事之熟更也既試之大匠又試之少大理民命至重國脉所關欽哉恤哉其寧惟永爾亦與有令聞可
鄧雲轉武節郎制

敕具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貔貅之氣一空狐兎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進官四等護戎湖右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

王旻

敕具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貔貅之氣一空狐兎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峻升武級用奬驍雄仍頒戎律之嚴生鎮邊城之重祗承異渥勉策奇勲可

直寶謨閣宮觀劉宰除太常寺丞制

敕具官某聖人與曾點説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天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政之久者相爲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飇朕甚嘉之拔之槃澗丞我奉常幡然一來尚不負國人之望可

考功員外郎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

敕具官某比歲倖門闢而吏道雜武級猥濫尤甚綜核方嚴銓衡宜允爾爲考功郎氣嚴詞厲吏莫敢欺推是以修審官西院之法鑒揭而妍醜分銜設而輕重判劌曹其澄乎來幾何日三錫欽命用惟其材毋謂序進可

前右正言何萬齡特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臺諫以觸邪指佞爲職自伏馬相戒而含豺狼問狐狸有年矣爾以駿發之材邁往之氣列在騎省能於波流風靡之中奮擊大吏疾於迅霆非不畏強禦者乎衘郵以殁歲月奔馳崇階遂職示不汝忘可

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趙范除江淮制置大使制

敕全江淮濟中興莫重乎要衝之勢築壇場拜大將莫嚴乎專閫之權廼睠時髦密承廟算内養威而植屏外覩變以投機丕建使名特加命綍具官某挺姿果毅抗志忠勤材閎而用周力振西平之業氣壯而識老遠追鄧禹之風自討賊之策勲即平戎之定計入儀法從出撫成師朕惟九節度以無統率而危唐四將軍以有領屬而強漢必中權之獨揔斯外治之咸張車攻復會東都首經營於江滸閟宮遂荒徐宅先疆理於淮夷茲大恢表裏之規摹宜盡稟精明之號令翼翼文昌之座堂堂太一之旗壯本根於荆揚震聲采於汴洛詩書之帥以尊主爲德仁義之將以安民爲功行三軍則務於好謀掌六師則貴乎同力覲宣勞之寖久信任重之優爲江左自有夷吾朕方倚深長之略河南盡爲晉土爾盡堅綏定之圖可

權工部侍郎留元英除集英殿修撰知
江州制
勑翠綏鳴玉入聯法從之榮皂蓋飛旟出殿名藩
之重不輕厥選宜責其行具官某篤實無華寬平
有則物情方靡初何意於鷹鸇世道既回仍可儀
於鵷鷺政藉居中之益忽勝補外之章勉徇懇祈
俾圖共理升班論譔留夙望於甘泉奉最蕃宣寄
壯懷於溢浦予曲盡待臣之禮爾益殫報上之忠
可
葉爽除國子博士應繇除太學博士兼
莊文府教授汪之道除國子録制
勑具官某道存乎人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文辭陋矣朕故謹擇知道者為學校師爾爽直簡
而廉爾繇融明而靜爾之道英拔而粹俱有得乎
正大之旨肅命爽為博士以學胄子繇為博士以
學士仍典藩房之教之道為録以糾冑監之不如
規者師道立而皆知以求仁明善為急化成天下
獨不在茲乎可
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蔣重珍除起居
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制
勑具官某迪惟 先朝策士多得倫魁之彥數遣
後人休朕既簡在大僚又簡厥修如爾重珍者以

柱史從華光之游矯矯乎鳳凰之集阿閣黃鵠之
下太液也榮貴素定盛名難居詔墩責難益究爾
韞使碩大光明不愧天聖嘉祐之盛顧不偉歟可
黃壯猷除金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朕方經理京洛財計裕於內則事力充
於外金幣委輸鉤考其數以周知登耗而頒節制
司珍職也爾器局明整材華暢茂司庾左湔能斟
酌取予斂散之宜以乂我民趣践郎省參掌國用
曹雖劇刃游盤錯矣抑以是詳觀爾之能可
司農寺簿趙鎬夫除司農寺丞兼提領
安邊所制
勑具官某景壽昌丞大農關內漕穀國便之常平
置倉民便之北邊亦藉以給丞不當如是耶爾鎬
夫機圜而不窮氣鋭而有立逾月再轉就丞九扈
且坐總邊計材選也孰科當與孰害當除毋使壽
昌專美於漢則職之稱可
軍器監簿陳振孫除諸王宮大小學教
授制
勑具官某我 仁宗詔諸宮院教授非止講習經
旨須選履行端愨蓋欲其以身教也爾靜而不競
簡而不華可謂端愨矣振振麟定以爾為之師觀
其度於步武之間挹芳潤於言論之頃而成童既

冠莫非大雅麗澤講習之功將有考於此可

方大琮除司農寺簿樓杓除軍器監簿制

勑具官某寺監有簿職鉤稽違失簡矣國以養材士以養望爾大琮粹然其瑜而靜俾簿于農寺爾杓凝然其度而立俾簿于戎監鴻之漸而鶩之振也觀其所養朕不敢忽爾益觀其自養可

知南安軍彭鉉職事修舉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漢二千石有治理効輙璽書勉厲增其秩故良吏爲盛朕甚慕之爾果於事功達於識慮而敏於材江右南接嶺嶠俗獷而難御支壘假守能不以璽絲易保障田里相安蟊賊屏息其漢吏之良乎一秩示勸益進于理以對顯擢可

施槁差知融州制

勑具官某融在廣右爲望郡銅虎符不輕畀爾以淳熈執政之胄克修令猷屢平而植固三爲別乘抱璞不售亦老於世故矣以是起家毋鄙遠其民而厚拊之廉善達于聽聞斯稱惟良之選可

曹叔遠贈光祿大夫制

勑老之將至甫抗志於垂車生也有涯遽遺言於易簀推我盡傷之意形于贈襚之章具官某薰然澤物之春蔚乎成己之學中年去國留落而氣不

衰晚節還朝趣隤而志已勸進陟論思之選退尋蕭散之盟方惜日以自休胡御風而不返出處本末具知存闕之忠始終哀榮茂昇書棺之寵可

李衍直寶文閣致仕制

勑具官某河東守以一人之毁而去雲中守以文吏之繩而罰令昔之通恨爾直方自信無所撓折宅牧淮右竟以賈憎朕爽攷其平生公於徇國廉於居官睽弧之疑可士也齒髮未衰遺榮何亟進直寶奎尚其吐氣可

平齋文集卷第十八

外制

□部郎中林清之除直寶章閣□□
制

敕具官某蓋聞有道之世地不愛寶上鍾官之課
不登非地寶嗇耶抑裕之惟人爾通練敏劭治郡
有善狀九府圜法泉布爲重轂材星省往幹東南
三品之產轉嗇而爲豐賈誼有言上挾銅積以御
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散之貨物必平朕有
望於汝矣可

黃埒權知建寧府制

敕具官某建安富庶文物之邦比歲不登羅躋而
民易動遺朝廷憂故擇守良難爾審機於應物迎
刃於制事咸以材稱駕輶漕輿易轍閩人宜其
官何嫌改令夫鎮危疑之情活彫瘵之俗固守職
也揠苗常患於助長種木亦忌於太恩行所無事
而不求赫赫其吏治之良乎可

戶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除權兵
部尚書制

敕朕仰稽韓奕江漢之詩俯考皇武方城之雅嗟
古風之寖邈睠王事之良勞擢縣外閫之榮列在
中臺之峻有華從槖宜錫賚書具官某挺秀相門
出奇將略審刺虎之勢必滅虜以爲期乘投鼠之
機雖會戎而不憚震威聲於垂瓠褫管魄於穹廬
珍奇之灰既空冒頓之鏑遂絕圍八陵而效捷固
知天道之還告九廟以歸功亦賴人謀之贊肆嘉
乃志式獎爾庸躋文昌入座之聯攝司馬五兵之
柄維時眷遇允謂遭逢豈不懷歸而畏簡書既舉
勞還之典乃使帥屬而平邦國尚修獻愷之儀可

大理少卿趙與芮除寶文閣待制提舉
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敕龜鈕藻衣甫奏平反之最翚綏玉佩趣躋次對
之聯匪親愛之私恩實榮懷之彝典具官某蟬承
胄極秀挹天潢性行忠和踐丞郎而養望材猷通
敏歷卿監以蜚聲朕觀葛藟之綿綿嘉棠棣之韡
韡久恬於進宜峻其遷延閣陞華儼荷囊而待問
眞庭均逸樂綵以承顏益隆信厚之風茂對熾
昌之報可

辛克承除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
鴻禧觀制

敕具官某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世道不競人材老
於摧折者何可勝數爾以練達之材精密之識屢
更事任具著勞効意所不合翩然駕飛鴻而獨往
不計搖落之幾秋也朕屬精求治亟起耆哲而用

之則以病謚豈遂忘斯世乎寶奎寓直　館養恬
尚識予遡洄之意可

張洽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勑具官某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世道不競人材老
於摧折者何可勝數爾以簡潛之姿明遠之識嘗
於撫字開決見其材意所不合翩然鴛飛鴻而獨
往不計摇落之幾秋也朕厲精求治亟起耆哲而
用之則以病謚豈遂忘斯世乎秘廷寓直間館養
恬尚識予遡洄之意可

宗正少卿張嗣古除秘閣修撰樞密院
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朕長駆中原樞掾皆得以與聞朝筭爾
導宣密命日與柱下史並直文坳爲最近爾識照
未然之機材擅有用之器曩紀言于朝國勢虜情
論建甚悉恨不果用也白首重來識益定材益老
其以中祕論譔參承密制勝之略保大之謀九
可以賛吾樞紐者毋懲毋忽可

大宗正丞兼兵部郎官謝奕禮除將作
少監制

勑具官某右賢左戚國之令典戚且賢疑進可後
乎爾端良而敏英潤而澤芝煇玉映有文靖故家
之風度宜不爲流水游龍而移攝如　幾亟貳繕

監非朕之私戚而賢也其靖共爾位以　鼎來之
福可

太府寺丞陳韡除大宗正丞制

勑具官某綿綿瓜瓞本支百世必屬近行尊者訓
齊之而丞以庶姓春秋公族大夫之意也爾穎然
處囊之錐恢然發硎之刃而退然不自標涵負蓋
遠庇屬外府藉甚有聲董治大宗勉賛而長朕之
進用爾者此其階可

副都承旨張嗣古除右文殿修撰權知
建康府江東安撫制

勑具官某秣陵槃槃一都會進可以控中原朕方

規復輿圖思得兕壘俊偉之彥付以留鑰爾起白
久問入對便殿數陳攻守大要具有顛末擢承密
旨出揔陪京卹民以厚根本厲兵以壯形勢肇護
天塹應接汴洛地以人重毋謂專權之非昔也祕
殿論譔姑華爾行有功見知顯拔未艾可

張元簡除太府寺丞制

勑具官某士君子知用舍有命行藏有義則身可
屈氣不可折爾軒岸而閎偉任重器也荆門城築
之役平板幹程土物其成不愆于素如楚艾獵民
方便安之遽掣其肘而去身雖屈其氣全矣起之
家食丞于外府朕蓋以是爲事任之儲可

曾天麟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勑具官某朕親政以來諸道部使者選必精察必
謹欲光華之被原隰也爾名家之彦周行之翹穎
知朕德意志慮蓋熟左浙庾臺往將使指維昔先
朝有疏曹娥斗門洩鑑湖入江而田不病民至今
德之非爾祖也耶遠乃猷裕乃以民寧毋徒曰山
海之藏足以利吾國可

僉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贈三代

故曾祖可大贈太子少保制
勑朕儀圖近弼招選譽髦自奇童而朴如天聖之
晏殊由倫魁而進如端拱之蒙正蔚扶輿之鍾粹
侈演迆之儲祥榮燭九原寵延三世具官某故曾
祖具官某隱居求志積善在身無言不酬著在鄉
評之望非禮勿動形爲家法之傳軸雖折於壯齡
幹實培於慶裔子倚西府邇臣之重爾登東宮亞
保之崇秪服褫章茂綏廟祀可

故曾祖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制
勑豫章生於鄧林璆琳出於元圃積深蓄厚則發
之遠推高原大則報之隆具官某故曾祖妣某氏
嫠居而肅於齊家約勵而豐於教子惠來師友燕
及孫曾覩警悟之姿則愛鍾于心聞弦誦之聲則
喜動於色成茲國器輔我政樞雖入柱明堂不及
生前之見而六瑚清廟竟爲身後之光肇開湯沐
之封增賁烝嘗之祀尚其不昧歆此殊榮可

故祖奬贈太子少傅制
勑叔虞之唐必興畢萬之魏必大何天道之應若
券剩以取償蓋人事之修猶耒耨而望穫欲驗孫
謀之遠盍觀祖澤之休具官某故祖某穎悟秉姿
俺該進學文從字順勇追賈馬之風墨妙筆精雅
得鍾王之法方賢哉之騰譽胡逝者之興嗟不在
其身克昌厥後繄我弼諧之助皆而講習之傳宮
傳參華起英魂於既往泉扃增耀垂景祐於方來
可

故祖妣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制
勑上推平八世者康成之先下占乎五世者有嬀
之後矧王母誨言之未泯而聞孫承弼之方新肆
加告第之恩庸表起家之慶具官某故祖妣某氏
坦直無隱靜閒有儀奉事舅姑動不違於四德扶
携幼子守益厲於三從斷機之教既嚴含飴之愛
更切受茲介福發爾幽光文軒象服之華慰與塞
章之寵懿魂如在尚克饗之可

故父攸水贈太子少師制
勑爲人君止於仁而仁莫宏於錫類爲人子止於
孝而孝莫盛於揚名朕博求開物成務之材唯儕

修政攘夷之治隆樞廷之眷倚侈禰廟之褒崇具
官某故父具官某蹈道有常秉德無競周旋鄉黨
寬洪長者之風盤礴丘園正潔幽人之操念義方
之為訓豈科舉之徒文凢一時師友之功必千古
聖賢之藴晁董公孫之對固有源流益稷臯陶之
謨正資羽翼佩一經而追往撫三釜以興悲欲慰
孝思可稽褒典超進宫師之亞增光家學之傳式
勸教忠毋忘垂裕可

故母碩人黄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勑衮衣而感裵莪不如戲綵之為榮鼎食而悲凱
風不如負米之為樂矧乃三遷之訓成予四輔之

賢且沛恩榮用紓孝慕具官某故母某氏夙姿譽
慧素履静柔佩帨奉姑修婉容而特謹傾奩教子
揭懿範以尤嚴迄培隆棟之材克債致弦之化流
徽無斁鍾慶有源幾年焉覩之封一旦魚軒之錫
德無不報魂尚知歆可

故妻碩人潘氏贈清河郡夫人制

勑碩人其頎必稱厥德君子偕老誰無此心同甘
苦於隱約之秋異幽明於顯融之日有懷契闊曷
尉欷歔具官某故妻某氏生自名門儷于魁彦淑
均接下佩纕荃芷之芳雖肅奉先錡釜蘋蘩之潔
推舉按齊眉之意致趨機斷織之規生資助以居

多殁追榮而宜厚委佗象服首正小君之封積累
鵲巢益綿奕世之慶可

直華文閣知江陵府楊候除知襄陽府
京西安撫副使時暫兼京湖制置司公
事制

勑具官某荆襄自昔衿喉之地吾國之上游也師
以進為功故襄陽視荆南為尤重爾儁偉而有志
莊静而有謀頃上邊最擢帥于荆事任益重矣王
師方向河洛俾爾擁旄進屯于襄任又加重吾隆
中而懷葛亮眺峴首而慕羊祜臨江漢而思召虎
積穀練甲控扼險要使前茅無後顧之憂首尾有

相應之勢而吾之取中原可以萬全時乃功可

尤爚除直秘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
北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荆州用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而
北控京洛經理中原之秋宅乃牧尤難其人爾涉
深而養之固蓄厚而發之閎太阿龍泉之出匣齒
蛟剸犀忽若彗汜豈安陸專城足以展其材寓直
中秘全護荆楚觀三國必爭之形勢考羊陸守禦
之規墓熊卧虎視精神折衝上流之顧寛則朕可
安意而圖中原矣往懋厥功用副推擇可

知吉州劉煒叔職事修舉特轉奉直大

夫制
敕具官某漢二千石有治理効輙璽書勉厲增其
秩故良吏爲盛朕甚慕之爾勵己靖莊待民樂易
所至有漢循吏之風茲守廬陵政平訟理田里安
其條教而灌輸章貢以戢姦動曾靡告勞休問達
于朕聽久矣奉直必實歷七年乃轉優於不勤不
汲靳也其益勤弗懈以需選拔可
范炎辭免赴都堂審察特轉承議郎與
宫觀制
敕具官某高帝有尊顯賢士之詔而曾兩生不至
朕收攬衆正如茅斯拔爾顧安貧樂天不屑弓旌
之招易所謂履道坦坦幽人正吉非耶進秩賦祠
姑遂雅志病愈造朝尚其有待可
葉武子辭免召命特落致仕除直秘閣
主管華州雲臺觀制
敕具官某元祐間文彦博既老復與大政范鎮既
老不復來亦各行其志也爾少而立壯而仕有聲
老而知止不殆良可嘉尚朕求士如渴起之于車
志益堅節益固可以娛鐘鳴不休者寓直秘丘賦
廩祠館貪賢重老之意尚懋承之可
劉福轉武德大夫制
敕具官某揭鷸鱼麗征行方鋭犀渠鵝膝製作宜
精嚴除上功謂爾舉職進官一列用勸忠勤可
高之問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制
敕具官某人之止以久爲難節或移於晚守或失
於終此良之上九所以爲止道之至善也爾姿儕
儋而踐平易用不盡材渺送目於冥鴻之表光生
德宇之泰定坐閲物華之變遷時可以行猶堅卧
而莫起其良止之至善者乎厖眉蕣髮與汗漫游
命職賦祠用賁晚節可
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贈三代
故曾祖勝之太保贈太傅制
敕朕惟有維師尚父則成燮伐之功有元老方叔
則建中興之業延登壽俊光究洪樞備殫啓沃之
忠宏濟規恢之治垂休亡斁開迹有源具官某故
曾祖具官某琮璧粹温笙鏞淳古左圖右書之外
一泯行藏俯事俯育之間兩無愧怍克篤曾孫之
慶肆躋近弼之聯申錫恩章誕揚駿冊拜王祥之
秩夙敷賁於皋扃進卓茂之官益寵綏於廟祏尚
其冥漠同此榮懷可
故曾祖母孫氏婺國夫人贈越國夫人
制
敕形大者聲宏實沃者光燁爲仁雖在於一日之
頃積德實計於百年之餘睠華髮之元龜兆中興

之治象遡求慶派中書侍郎具官某故曾祖母具
某氏淑謹飭躬惠和逮下于沼于沚克勤錡釜之
共宜室宜家允穆琴瑟之好積自一門之懿流爲
三世之昌地靈有開天報不爽小君都號夙臨婺
女之區大國進封肇啓會稽之壤歆我漏泉之澤
揚而奕葉之休可

故祖堯太傅贈太師制

勑袁安之爲太尉自良而傳陳群之録尚書由寔
所積寸雲足以興泰山之雨勺水足以導黃河之
源方倚重於中樞宜追榮於先廟具官某故祖具
官某家庭肅穆鄉黨雍和機械俱忘忠信之寶獨
當所暉不鑿仁義之爵尤尊篤生萬石之孫坐斡
五兵之柄推功祖澤錫命師垣雖聲迹已陳何施
靈壽之杖而典刑具在不愧進賢之冠祗服予恩
永綏爾祀可

故祖母杜氏慶國夫人贈益國夫人制

勑樂莫樂於抱孫榮莫榮於尊祖況樞機周密特
重舊臣之圖而源流深長實受王母之福欲報含
飴之德可稽刻竇之章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婉
娩令儀幽閒懿行受莅蘭而獻常存起孝之心采
蘋藻以承益秉有齊之念培本根而壽後茂枝葉
以光前積累既豐襃崇亦腆彤管有煒首閫慶水

之封象服是宜易彤岷山之壤紓悲霜露蕪祉雲
仍可

故繼祖母蔣氏華國夫人贈吳國夫人
制

勑有孚而它吉者人事之當修積善而餘慶者天
理之必應欲驗自葉流根之澤當觀歛華就實之
功具官某故繼祖母具某氏冲靜以和婉柔而度
三遷教子未酬志士之懷萬卷詒孫遂享眞儒之
効推股肱之寄甚重故體貌之恩特隆延及重闈
均加褕與旌周公之遠裔既盛笄珈相太伯之名
邦更豐湯沐信在天之可恃宜奕世之知榮可

故父森太師追封魯國公制

勑四海之福君明而臣良一家之慶父慈而子孝
矧言若俊服在大僚上應極樞星紐之光散爲天
衢析木之潤增疆吾國用顯其親具官某故父具
官某明善而誠身溯中而彪外學貫穿於千古獨
得其宗氣充塞於兩間莫窮所養培經畬而遺子
拓文苑以傳家成茲儒英爲我國鎮高車駟馬雖
不覿於生前衮冕桓圭果有開於身後赫赫南
山之望啓槃槃北地之封庶可作於九京尚克昌
於百世可

故母俞氏福國夫人贈魯國夫人制

勑松產於徂徠而充棟梁桐生於嶧陽而中琴瑟蓋鬱積蜿蜒之氣乃成光明俊偉之材匪施告第之恩曷顯擇鄰之教具官某故母具某氏姿涵壼範行中準繩夙夜組紃恪謹女功之習春秋錡筥祗勤婦德之修既舉按以賓夫又斷機而訓子及今熾艾念昔劬勞幼學而壯欲行豈爲萬鍾之奉欲養而親不逮空懷三釜之悲尉孝慕於寒泉拓恩封於曲阜懿魂如在休命知歆可

故妻呂氏安定郡夫人贈東陽郡夫人

制

勑宋啓皇圖呂爲望姓賛太平之治則蒙正夷簡輔更化之功則公著大防迨南渡之徙都盛東陽之占籍世傳雖遠家法猶存既有名儒以昌斯文又有賢女以相君子具官某故妻具某氏性姿嫻澹襟度冲夷誦內則之篇佩左紛而克謹玩家人之卦上中饋以尤嚴宜爲偕老之期俱享鼎來之慶胡先朝露莫共歲寒拱木參天護泉臺之佳氣脂田易地聳鄉國之榮觀可

故繼妻樓氏譙郡夫人贈吳國郡夫人

制

勑魯公有令德之妻韓侯有燕譽之婦惟宜家而得助斯與國以同休猗嗟契闊之情於赫便蕃之渥具官某故繼妻具某氏備英顯胄配德名門禮決周旋凜若惠昭之訓詩書薰染粲然道韞之風居既定於鵲巢進方偕於鴻漸命胡不淑生遽有涯易譙城之故封斥茂苑之吉壤增華竃穸永燕烝嘗可

趙應禹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王后六服周主以奄女御及奚實從其役爾爲胥史亦既敏事一秩酬勞當思自勉可

王珪轉武顯大夫制

勑具官某西洛歸疆已奏三京之捷東淮平寇猶論一壘之功爾於是行嘗奮其勇升四階而示勸總尺籍以知榮可

繆夢達轉武德郎制

勑西洛歸疆已奏三京之捷東淮平寇猶論一壘之功爾於是行嘗效其力疊進官而示賞雖去職以知榮可

林演權知德安府制

勑具官某黃霸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至守潁川其治遂爲天下第一爾以內寬外明嘗允爲棘寺不阿不縱鈇之以禍福不顧起家景陵宜其政平訟理而民無愁歎也安陸爲湖右重鎮往布藩條能推所以治景陵者治之根本強則保障

固懋之哉可

李煒知崇慶府制

勑具官某西南六十州惟唐安以蜀名最古且皁陵潛藩也不輕授爾篤厚不欺慈祥有則分符天彭制闓以實政上旣增秩矣茲以蜀碎將又覩實政焉朕厲精更始以來寛卹之詔婁下賦欲簡刑欲平政令欲信莫非實之尚州縣吏能勤於奉詔澤安有不下流者哉其典聽朕昝可

吏部侍郎鍾震除寶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制

勑大江以東姑孰爲重 先朝廷侯植屏莫非雅翹之英近世爲人擇官未免龍斷之蔽迨改弦而更始每弄印以東求得諸小宰之聯付以鉅藩之寄具官某家傳正大躬踐和明華國鴻文轉襟常揚之上沃君議論頡頏楮馬之間顧朝望之方穹胡民庸之自詭貪賢良切申諭莫留擢升次對之華往膺共理之重周行十五年之久曾不磷緇漢守二千石之真何難鎮撫維川澮浸淫之後加田閭椎剥之餘正籍循良爲甦凋瘵風規汲黯諒無薄淮陽之心事業周瑜尚識屯牛渚之意勉圖治最入告嘉猶可

三四六　之五百十九　十五

將作監謝奕禮除大理少卿制

勑具官某朕篤於同氣之愛必試之匠監進之棘卿封培其遠器推此以待椒掖之同氣顧不厚歟爾謹言而敏行履和而牧謙貂蟬世家龜紫大閥有此天球琬琰之粹親賢並用列在班著旣觀之以繕修之倹又觀之以欽恤之仁豈苟然哉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宜識朕心可

吳昌裔除軍器監簿制

勑具官某士以登朝爲榮伯仲同朝又儒者之至榮矧同官寺乎爾學有源委氣明而材良入充坤産之賦如獲珙璧戎監務簡肴隨伯氏相與講繹於鈎稽之餘允戈和弓森然在目杜武庫李一門矣其益砥礪以對寵榮可

三六八　之五百十七　十六

太社令魏峻上殿特改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朕待天下士靡親疎之間日博士有以奏篇可采通金閨之籍者矣爾氣和姿整將以儒雅便殿入對首陳天命人心堅凝之本其味悠然而長懿戚大家好學喜文良用嘉歎升之京秩仍司右社顯融爲奕懋稱厥家可

王極權發遣順慶府制

勑具官某果山躪於兵厥旣收合餘燼還井邑之舊聚渙剔蠹使斯民忘其阽危懷其[illegible]者[illegible]

之爾博習修絜以文學爲政事吾制聞者
謂婉晝居多舉以守果沛乎詩書之澤家游泳而
人鼓舞潜藩重矣勉哉行且召可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磨勘轉中大夫制

勑一日無曠董治官之常規三年有成待法從之
令典屬嚴會課特重蹟綸具官某氣莊以舒學博
而約勸露門之講發韞奥於微言紬石室之書泝
源流於絶筆越在司刑之貳久殫弼教之勤爰計
積勞肆陞華級登崇方切豈以日月而爲功獻替
有加庶幾夙夜之終譽可

曾庶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犄鹿固爲共踣之謀養虎必有反噬之
患山陽荼毒爾以幕僚死事闔門不免焉念之慘
怛追畀陞朝之秩仍録應門之孤魂而有知歆此
殊渥可

國子監丞姚珽除秘書丞制

勑具官某自天聖至嘉祐進士上之三人多至公
卿豈惟后稷之穡有相抑豐芑之仁也爾以強立
之學輔致遠之器大廷射策名在鼎列而安平進
朕親政始徠之丞于胄監進丞于中秘晝交瀛洲
之彥縱論藏室之書浩乎沛然光明秀傑之望得
所封植矣可

軍器監簿吳昌裔除將作監簿制

勑具官某簿皆以紏違鈎陛而匠監視戎監爲高
非賢不捷進爾茂於學穎於文而鎮於識蜀閫以
賢聞結綬登畿諸大夫皆信其賢也擢尼除戎之
屬越三日改屬于大匠雖伯氏聯治之嫌實公朝
褒進之意鴻漸于干而至于磐於爾乎觀之可

著作郎兼權左司彭方除將作少監兼
景獻太子府教授制

勑具官某省闥百司之綱領萬務之機衡劇矣而
緒昉罘爲最簡用者以材任者以志爾學有誠身之
功心無文物之累泊乎其過而不留也頃繇著廷

參我宰掾理明見定優於叢劇顧欲趨簡以養夭
龢何志尚之遠耶升班少匠靖共自守宗磐崎秀
往爲我淑艾之宜有餘裕可

江西安撫使陳韡除工部侍郎制

勑朕永懷皋陵妙選法從越在内服必有獻可
替否之益越在外服必有折衝厭難之勞茲率循
於燕謀庸謹簡於英望具官某藝文而莊栗洵武
而沉雄高山深林卓爾濟時之略秋霜烈日皜乎
徇國之心自蠢動於江閩浸蔓延於嶺海民無寧
處國有隱憂屢勤纘斧之行未見耰鉏之聲龔遂
尉安渤海令一布而巳孚昊弁窮追尤來威四馳

而隨定策勳獨茂締眷逾深款出車以勞還趣韓
奕而入覲班參五正寵扈豹尾屬車之塵朝進一
賢坐掃旄頭罕畢之祲究爾論思之韞副予柬注
之懷可

馮邦佐除直秘閣主管潼川路安撫司
公事知瀘州制

勑具官某瀘南控扼六詔爲重鎮頃連以法從宅
乃牧民夷按堵纖之厥選雖艱爾文有英氣政有
卓識蜀士之位表著者亟稱之擢自偏州往殿帥
閫且榮以中祕之直朕於用材可謂超越拘攣之
妥矣繼昔武侯將有事于中原必深入不毛先定
南方欲無後顧之慮也懋展夙韞稱此隆委可

黎伯登除直寶章閣潼川路提點刑獄
公事兼提舉制

勑具官某民無遠近悉恃部使者爲司命御史爲
朕言東蜀司臬之非材謹擇而亟易之爾靜實充
於內亮達著於外立朝未幾翩然引去累更名郡
櫛垢濯痍聲稱藉甚出少府之節已晚故寓直寶
奎以賁之周爰咨諏則民情通不畏彊禦則吏治
聳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則獄訟平蜀雖萬里夫何
遠之有可

項寅孫除直秘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

官制

勑具官某負兒寬典墳之國邈在參井皇華命使自
江漢差擇而上之庶忘登天之爲難爾以果達之
姿彊又之志給餉上流既底厥績就易飛輓之節
駕言西征其氣益巴押瞿唐居灩澦而旁礴義聲之
表矣吏以不失平爲良民以不取贏爲富邊徼以
不求功爲安知此於將指乎何有可

童頤除直秘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
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夔子之國楚蜀於吭時平急於拊綏有
邊於控扼牧民御衆必惟其材爾氣岸瑰瑋風
采英發嶷守辟安能不撓于疆衡陽又以節用愛

人著推之坐鎮三峽肇護十連不惟刀耕火種之
民懷生而樂業平沙八陣壁壘魚復折衝應變之
略盡在目中矣往哉毋憚叱馭可

游九功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
制置制

勑具官某四明密拱吳會近控瀚海制閫重寄闡
以法從臨之苟當其材何嫌超授爾涵負之深踐
歷之久要衝鉅鎮隨所至以最聞紹導承容贊勳
閣德意而以中祕論譔莅吾股肱郡辦治易爾錯
然維大家有禮字細民有恩讋魚鹽姦宄之出沒

有感靡歼厥施時乃良牧其祗若予訓可

張元簡除湖南路轉運判官兼知鄂州

制

敕具官某季子歸魯廣頗用趙民望素孚則舞轡於熟路易爲功爾氣壯而材豐識高而論偉曩守邊壘奮不顧身以衛其民重湖以北莫不想聞其風采兹駕漕軺往填鄂渚號令未施列城已信其能福我矣轉輸登按之餘扶羸飫飢蒐惰繕圮使隱然長城之足恃斯增重於風望可

何元壽除太府寺丞總領湖廣軍馬錢

糧制

敕具官某紹興分建四總今垂百年時有不同得其人則轉難而爲易爾齒括而將以敏暢達而守以靜試郡並塞不求快意之功厥慮蓋深起守武昌以漕饒攝軍賦切切於民之瘵國之疚厥慮益深事惟知其難則易者將至此朕所以就畀餉節而華之丞郎也信能以仁爲本以智爲制斡盈虛權取予俾挈畚用裕而民不病則予以懌可

林半千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慶曆初謀國者欲漸易監司使瀹汰所部吏以興太平朕采是試於親政之始所易多矣而一節以庾再節以漕三節以憲獨爾之升若梯級然豈非進不失矩施不失度能以儒術行耶夫聽獄之道明則不濫恕則不苛敏則不淹爾固無俟多告察屬吏賢不肖廉濁而勸沮之使江左風采有聞焉惟汝嘉可

丘岳除淮東路轉運判官兼知真州制

敕具官某國家有事于中原淮民征調勤止必知其俗者順而拊之庶幾說以先民而忘勞爾淮人也忠實而無僞精敏而有勇久宦于淮閭閻之休戚邊瑣之利病瞭然于中朕知其非嘗試者比也虎符龍節自西徂東科斂思所以紓之繇役思所以間之和糴之害屯田之便思所以罷行之劃畫鞭筭之中不失鞠人謀人保居以福一道豈特真之私哉可

平齋文集卷第十九

棧草文庫

外制四

貴妃賈氏贈三代

故曾祖嗣業太子少保贈太子太保制

勑朕仰觀天樞四星之象俯稽王宮九嬪之選名閥以建妃帥列嬪而佐后恩同宰輔秩視公台推慶系於一門加恩章於三世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忠信行乎里孝友著于家源深流長散作滂葩之潤本固末茂敷爲沛艾之芳宜荷祉於孫曾遂參華於宮壼肆稽故典茂發潛光升青宮三太之榮侈黄壤百年之報歆予休渥燕爾後昆可

故曾祖母於氏贈文安郡夫人制

勑古者高禖之祠帶韣而授弓宗廟之服躬桑而獻繭后必以妃參之此朕所以柬求淑德陪輔陰教而成王假有家之吉也匪開其先曷昌厥後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令儀中度懿行應規教子則朱輪熊軾之榮抱孫則茸纛油幢之重慶毓三葉化應二南宜申拓於腷田用增華於翟茀子非私授爾尚祗歆可

故繼曾祖母於氏贈通義郡夫人制

勑后順承乾元朕既選之貂蟬之裔妃家贊坤德朕必選之筆橐之門顧積慶之有初宜追榮之無斁具官某故繼曾祖母某氏幽閑女則婉娩婦儀承先以于沼于沚之勤垂後以如山如河之懿是鍾邦媛實冠宮嬙溯産嘏之源流衍號恩之命數易封名壤增賁幽扃可

故祖偉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制

勑赤城霞起而建標雙闕雲湊而夾路渾涵神秀發越嘉祥地靈人傑之有開德厚流光之可卜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材猷甚茂學問精深射策決科蚤聳士林之望分符出守晚騫宦路之華惟所積如江河之源故其傳全川嶽之氣子爲法從孫有賢妃孚方正王化之基爾盍進儲宮之傅九京可作百世其昌可

故祖母於氏贈蘄春郡夫人制

勑帝嚳建四妃而萬化成虞舜立二妃而四海乂蓋得正家之道廼疑治國之功茲位亞於軒龍甫儀新於褕翟肆嘉內德爰契先徽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秉柔嫕之姿履惠和之行閨門視則姻黨推尊生也有涯蚤棄采蘩之絜死焉不朽終流芼荇之芳號既正於小君封更加於大郡僾乎如在其克祗承可

故繼祖母陸氏贈和政郡夫人制

勑唐之諸妃有以恭順稱者有以敏淑稱者雖稟

天姿之懿實原世範之嚴具官某故繼祖母具某
氏步節佩環聲諧琴瑟言言乎勉君子之正翼翼
乎承先祖之恭身無愧於女箴家克貽於壼則胥
于光寵具乃壽雍紫綬金章既視儀於一品文軒
象服宜追命於重闈益開湯沐之封永燕蒸嘗之
祀可

故父涉太子少師贈太子太師制

勑梁傳有孫首被世宗之選滕東生女亦形光武
之思推百世之發祥驗一門之流慶肇新妃掖追
賁覲闈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敵愾精忠折衝遠略
被攘妖祲功成淮泗之郊撫納遺黎恩被淄青之
境施隆而報必腆積厚而發亦閎象開次北之星
光映邇明之月關雎寤寐思服克參窈窕之求雞
鳴警戒相成更致盈昌之助望孚禁壼澤被私庭
進東宮師範之尊侈北岳神休之應緄綬蟄蟄尚
克相之可

故母史氏贈太寧郡夫人制

勑舊章后妃之本必以在父母家志女功之事言
之子得賢妃言動中繩矩母訓豈無自來哉具官
某故母具某氏出華平之裔歸嚴徐之門執𥠖粢
於詩書恪步趨於禮法維蛇協夢篤生淑懿之姿
得燕占祥[illegible]逕衆多之祉睠起家之垂慶宜告第
之䟽榮申錫郡封永綏廟食可

桂如琥除川秦都大茶馬制

勑具官某茗出於蜀騾駿來於秦熙寧分職元豐
合之故通者權牧分而復合爾氣稟溫良治理平
易變巫之民安其政進嫣閼之直總秦蜀之務與
利除害必有得於孰聞素講者詩曰秉心塞淵騋
牝三千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精爾心思之運蕃
吾宛廄之良魯衛之政且將改聽易視矣往哉毋
忽可

高稼知沔州兼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制

勑具官某沔屏翰梁益而扼秦隴自關隘險阻蕩
析於兵燼連年繕治舊觀猶未還故擇牧尤難爾
氣度軒豁議論精到周旋閫僕奉蜀如指諸掌朕
方趣之來將有訪也而沔非爾莫固吾圉樂以木
天之直一道臬事併屬之拊循必厚經理必密東
西應援同獎王室必睦小大之獄必以情奉計入
奏有日矣可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
制

勑具官某西顧之憂朕未嘗一日忘也制蜀既分
置使副梁又以某帥請得非原堡失其險難於方

面之勲乎爾出入兵間而膽略雄往來塞下而機
籌孰沔雖重孰與梁重進直文奎璧屏作牧民生
之未殖者爾集之軍政之未嚴者爾飭之邊防之
未密者爾緝之聲援合而彼已無異情志慮公而
內外有實政守固而戰克矣往勿替朕命可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除集英殿修撰知
漳州制

勑荷紫橐而事主儒生之榮擁朱轓以奉親人子
之樂肆升華於論譔㢠增重於蕃宣具官某器儁
實之姿迪中和之度通今博古曾靡事於空言明
善誠身常自安於平進翼翼從塗之列誾誾經幄
之游如慶雲莫能名其祥如時雨不自知其潤屢
抗分符之請勉爲紬史之留既上送官爰畀便郡
睠言漳浦近接海[redacted]雖綠林妖祲之已空而篁竹
驚魂之靡定亟圖綏輯盡息歎愁雅在本朝豈不
念蕭生之志咸知上意正欲觀黃霸之功可

吏部郎中權國子司業王與權除國子
司業制

勑具官某大少司成並置定於隆興朕既得老成
之望爲大司成以範多士少司成亦必於士望乎
取之爾經明而行修本固而末茂宜爲人師白首
郎潛攝貳成均士翕然胥嚮三學之教法政令非
爾其誰屬夫學校長育人材之地寬以來之必嚴
以導之生徒斤斤皆有法度陽城所以陶冶人心
必有在於記事纂言之外者知此則知樂正后夔
教胄子之意可

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尤焴除樞密院
檢詳兼右司制

勑具官某宰樞揉軍國之筦彊弱安危出焉淳熙
甲辰乙巳間三邊無塵九扈樂業時則有文儒以
檢詳爲右司行其所無事而天下安強蓋爾祖也
去之五十年爾以奇材壯志盛厥官故事便宜家
有遺墨自公退食盡取而閱之以尚論其世豈特
[illegible][illegible]謚之筴哉於方懼祖武之不克繩故申告可

太府寺簿趙汝謎除樞密院編修官兼
權兵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𠜂潤置官隸樞屬爲畀在紹興有若直
臣銓在乾道有若名儒熹能大其官爾拔于公族
名在甲科歎掌州縣坐閱群飛之刺天而無競心
不既賢乎朕蒐英獵儁昔在選中擢緣宥廷攝郎
武部以貫穿馳騁之材與聞廟堂從容援古誼以
訏邦國之若否㫖居官大矣毋安於卑而不之勉
可

太常寺簿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

權刑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八陵隔於腥羶踰百年雖虜燼滅俘來以圖朕灑涕恭覽慨懷朝謁誄及鄉士爾毓於行犯暑披榛祗欵陵下撟山弓劒儼乎猶昔而嵩洛之王氣可挹也星言歸奏良慰朕心進編摩於省府仍攝事於郎曹姑奬忠勤實階選拔可

羅愚除淮西提舉兼知無為軍制

勑具官某王師順動科調繁興朕懼淮民之告瘠亟下詔蠲逋已責毋收今年租非部使者之賢殆壅吾澤爾名家之雋論事剴切處事精練出守江城不求有餘於官而慮民之不足田里用乂其以一節觀風于淮右平爾羅公爾權察州縣吏奉吾詔不勤而厲民者糾逖之人心固則國勢强矣濡須斗壘特游刃之餘可

黄朴除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徐清叟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葉味道著作佐郎兼權屯田郎官並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勑具官某元祐初程頤說書崇政范祖禹在著廷朕登崇畯良思得若人發六經三史之蘊爾以魁壘之彦立于朝如玉在山輝潤虹貫經帷論說屢爲席前承明金馬之邃網羅舊聞採摭前記以

一代之史兹舉以屬爾涵養君德鋪張帝典求無媿於昔賢可也青綾入直又以觀爾之吏能可

校書郎杜幼節除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制

勑具官某漢藏書麒麟天禄命劉向楊雄典校謂之中祕書後漢藏之東觀以馬融為郎惟其稱也爾深於龍韜豹略之學而進於經蔚為兩科之雋翺翔冊府摩光奎壁庠升以司四部之圖籍且為宗藩師疇不謂稱乃若萬里之情三邊之勢討論餘隙試爲朕孰計之可

趙與懃除太府寺丞余元廙國子監丞章勱太府寺簿高杢國子監簿制

勑具官某君人在於阜財明道太府掌貢賦之貳師氏掌教國子不容偏廢也與懃擢秀宗盟首騰闕決之最其爲我丞外府而以吏事通敏能稱其家之勱爲之簿元廙英膠庠久著敭歷之譽其爲我丞冑監而以邊畫精練克踐所學之杢爲之簿夫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其得民雖不同而同於盡君師之責爾等其各效厥長以助予治可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宣繒除資政殿大學士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宮制

勑朕睠懷元祐登用群賢范鎮以內祠召而辭行馮京以勸講除而請老維予宿德有昔遺風肆加進律之恩甫涣告揚之綍具官某體全碩大性韞端良爰擢文場壽膺諸儒之氣晚躋政路首參元化之機固論之可否未明人材之進退未決深沉謇諤書奏勿數陳已究同寅協恭之謀迺抗陳力就列之誼功成名遂而身退固適雅懷齒宿才壯而意新每形渴想屬親政柄趣侍經筵遠稽 真廟之命耆儒近法 阜陵之尊舊學亟宜強起胡不果來進祕殿之大名升爭臣之穹秩爰猶故里匠薄殊庭式昭體貌之隆增重儀刑之舊且酒醴維醹以祈黃耇豈忘壽俊之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尚賴遠猶之告可

劉用行除太常寺簿制

勑具官某孔子先簿正祭器寅清禮樂之用簿非冗曹比也爾以凝重之器和平之政久著聲於湖表擢真容臺禮制樂作皆參聽之漢儀雅奏唐舞因隋情文本末必稽其失而糾其違毋徒設之簿書之末可

宗正寺簿林申差權發遣安吉州制

勑具官某衆賢聚於朝而郡國吏不能皆賢元氣猶未貫也故簡擇周行之彥以出守爾博習明修蚤譽時與翔而後集甫簿正于麟宗異與闕守之輟一賢以惠之漢選博士諫大夫爲守相之意也脩門咫尺轉聞良易勿棘勿弛圖惟厥中可

大理少卿謝奕禮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勑具官某本朝家法上軋三代戚畹富而貴之不及以政豈特防微杜漸之意示優異也爾晉太傅之裔傳漢長秋之篤友丰神氣度灑然塵表詞容久煩奏牘之冗升班論譔賦廩內祠日奉使朝王色而山立優且榮矣益篤謙恭之美對敭光大之休可

林應龍轉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飛錢造幣蜀材孔良灌輸外府歲有常額爾董裝發應我賞科其進一階益勤勿懈可

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岳珂磨勘轉中大夫制

勑虞廷考百工之績而黜陟行周官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定茲著勞於法從宜游泳於綸言具官某蚤擅長材屢膺煩使控天塹之勢望久著於鞶鞭參地官之權班浸高於禁槖閱臣一朝之積課當三歲之遷爰舉彝章式增文秩元豐近臣之品特示寵榮紹興名將之家益殫忠蓋可

慈聖太后山陵復土提舉官吳惟德轉
朝衛大夫制
勑慈殿升真渺僊游於少廣茂陵卜祔𡌴王氣於
橋山廼睠按行之勞特循褒進之典具官某禀姿
温恪莅事精勤北省承休特重遭逢之慶東朝罹
變可勝攀慕之悲泝沙麓之慶源相稽山之吉壤
龍盤鳳翥勢䮃馭妥靈宜陟序於横階用增華於留
務益思謙恭祗對恩榮可
叅知政事曾從龍贈三代
故曾祖詳太傅贈太師制
勑朕進寧考之舊臣懷昭陵之碩輔修紀綱

於基命宥密之日問政令於同寅協恭之時終定
業于兩朝用垂休乎億世去之幾葉有爾曾孫具
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靈臺湛凝泰宇昭晰忠和孝
友之行悉本諸身詩書禮樂之風遂昌厥後卓犖
倫魁之彦雍容近弼之聯遠泝慶源丕歆恩冊巖
石之瞻師尹蔚爲寵父之光故國之有世臣益介
雲仍之祉可
故祖惓太師衛國公贈魏國公制
勑元受之參則一貫忠恕之學參得之點則浴沂
舞雩之風出雲必自於太山導漾實由於嶓冢不
遡所積曷觀厥成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性抱冲和
氣涵磅礴歆跂下澤夙優鄉里之評駟馬高車終
遂門閭之志鍾聞孫而間出參大政以更張爰數
告第之恩庸侈傳家之慶自天錫褒文公之衛允
赋易地進封畢萬之魏必大營魂儼在寵渥祗歆
可
才人賈氏故伯沖贈廸功郎制
勑具官某氏故伯具某人維邦之媛建閤後庭澤
曁一門厥有令典爾其伯父拱木已陰初品追榮
尚歆殊渥可
才人賈氏故兄承奉郎貫道贈承事郎
制

勑具官某氏故兄具官某維邦之媛建閤後庭澤
曁一門厥有令典爾其同氣拱木已陰進秩追榮
尚歆殊渥可
故母弟廸功郎史商卿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氏故母弟具官某維邦之媛建閤後廷
澤曁母黨厥有令典爾其季舅拱木已陰進秩追
榮尚歆殊渥可
趙以夫除江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制
勑具官某江右壤接閩粤創殘未補思得賢使者
藥石而粱肉之亟還元氣之舊爾以公族儀儀之

鱗周旋外服藉甚有聞綴臨漳之符以㢹節幸一
道部邑南豐繫乃故治民之情僞俗之良窳皦如
示諸掌浴諏所及積采一變積僞𨕖醒矣亦惟深
求大學以義爲利之意則獲我心可
祕書少監趙汝談除宗正少卿依舊兼
權直學士院制
勑具官某宗正四星在帝座東南漢取象置官以
序九族辟彊德更生遽爲之爾學如辟彊行如德
文采議論有更生之風羽儀道山脩然澤腴輝浸
群王不可得而親疏也維今屬籍蕃衍盛大漓劉
氏其爲朕奠世繫辨昭穆而陶之信厚以重盤石
之宗視草鑾坡則已試可矣可
袁甫除祕書少監制
勑具官某朕惟五緯聚奎天開離明之運科目取
士而異人出焉故親政以來招選魁躔之雋登之
政途列之經幄且進之策府爾學傳于家磨礲于
師友所造蓋深壓節收局既推詩書之澤浸其民
又合秀民佳子弟以義理性命之學啓迪而薰陶
之自任以斯道若此參領登瀛宜矣詩曰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其疾驅以副虛佇可
張嗣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制
勑具官某漢重三輔唐重四輔闔閭故國吾股肱

郡也選任維艱爾蚤聞前輩之論議飫識昭代之
典章而材諝足以濟之龍泉于府鳴佩益久用之
惟恐不亟北門留鑰雖輟于行弁翰近巖徒得君
重其通班于祕殿往宜朕意時和歲豐坻京相望
民有漁陽不可支之樂而無新店實強取之苦斯
稱厥職可
趙立夫除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天下之勢猶衡朕既遴柬廷彥出長外
服必博選民庸入治内服然後無輕重之偏爾頃
縣九列觀風近甸聲氣不揺而百蠹戢蓋吏師也
孝宣厲精政事樞機周密周貴加詳密貴加謹維
爾耆於識而精於慮式遄其歸以選著中祕參肴
廷之道旨周密以濟中興其庶矣乎可
朱鑑除大理寺簿林環軍器監簿制
勑具官某舜作士而致猾夏之誅獻因而參獻馘
之禮此致刑儲戎所以分職並命也爾鑑所傳著
正濟以疏通爾環所養著厚守以靜退朕惟兵刑
非二事既命鑑以鈎棘寺之違又命環以稽戎監
之闕能使桁楊卧於圜扉戈鋋森於武庫厥職無
不舉矣可
張元簡除直寶文閣知鄂州兼沿江制
置副使制

勑具官某江漢上流而下三制閫相望撑襄拓表之勢也鄂渚參襄陽金陵之間專權既還責任與等爾氣盛於折衝謀深於應變而崇論足以發之廷臣讙謂可當一面實奎寓直龍節虎符往爲朕控長江而制勝遠觀三國必爭之形近考中興布置之略民力汝裕軍實汝充千艘萬弩汝肄壁者舉情者奮而隱然老羆當道之足恃乃言底績矣可

權戶部尚書眞德秀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制

勑天下之動正夫一務興起於群心聖人之情見乎辭在宣昭於大訓迪惟 仁祖有若臣脩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其深厚則兩都之正氣其坦明則三代之遺風登崇若人鼓舞斯世具官某剛而濟以大和而約之中彈見洽聞學貫乎百世之上崇論閎議名塞乎兩儀之間先帝封植以詒謀冲人招徠而訪落甫辭僊直邇厭論思羔羊素絲五紽每慨懷於正直白駒生芻一束徒嘉歎於逍遙惟碩果之剝不窮故拔茅之泰有待少重十連之寄遄歸八座之班屬親攬於皇綱志中興於帝業予欲山東之聽詔令觀化戍於須臾予欲河西之披圖書驚明見於萬里疇咨大筆縱得英髦趣躋鼇禁之崇仍侍虎門之邃虞夏之書渾爾遠追雅奧之風堯舜之道皇方備究緝熙之益尚圖大任用穆群瞻可

曾穎秀除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勑具官某畿內部使者諸道取則非識召南甘棠行露之意不在繡斧之選爾篤學喜脩風裁簡遠抱夜光而不輕售起之浙右之節行以絜矩之道貪殘退聽善良吐氣四方將於是乎觀不特狴犴之無冤也矧伯氏陳時臬事于閩其思光華所被無遠邇之間可

都官郎中傅壅差知嚴州制

勑具官某諫大夫有以直聲著於嘉定初者吾不得而見之思用其子爾謹守家學而有父風不阿不詭安於平進朕始親政事既起之丞又進之郎顧猶退然以疾辭維爾郡縣最著於江閩久矣嚴陵輔邦姑分符竹少需葵丘之戍以俟疾平朕不汝忘也可

鄒應龍父徽贈宣奉大夫制

勑蕆儀世室備殫饗帝之誠肆眚端闈誕布漏泉之澤矧義方之垂慶宜愍典之追榮具官某侃侃德人怡怡善士一眞不鑿但知櫝玉之藏萬卷有傳何妥籯金之滿鍾倫魁之雅望遹法從之穹班

嚴父之禮既成顯親之恩可後蕭宷湛露特升一
列之華木摧悲風尚吐九原之氣可

葉宰直華文閣知泉州制

勅具官某朕嘉與海内更始疇昔庶士御事涅朋
比德者退之有爲有猷有守者進之而内外薦聞
以直簡之器明通之識列在烏府翰棄周鼎而寳
康瓠時論曰陂乃能不爲咸股之隨有識韙之泉
七閩望郡且筦琛航凋瘵久而未甦爾其以奎直
起家熟思振刷之方挽回富庶之舊用稱簡拔可

陳舜臣湖北提點刑獄公事林澥提舉
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制

勅具官某等禹貢田賦定於雲土夢作乂之後召
南獄訟息於美化行乎江漢之餘今荊楚境也故
出節而分遣爾舜臣以詳練之材治邑管遠民安
之司庚湖右就進憲節明刑弼教必能使江漢皆
善俗爾演以平易之政治景陵人有去思易麾安
陸亟進庾節推利予民必能使雲夢無横斂夫監
司賢則郡守賢郡守賢則縣令賢轉移習俗當自
身始保護風寒亦惟本固往欽哉可

桂萬榮直寳章閣知常德府彭方直秘
閣知袁州制

勅具官某等汲黯願出入禁闥蕭望之雅意本朝
士以華近爲榮自昔然也而吾望郎如萬榮名監
少如方顧牽聯以外庸請豈朕待賢之道有未至
耶抑賢者體國無内外之間也武陵統乎澧辰沅
靖宜春介乎潭洪贛吉其俗皆易治而難服爾萬
榮予職往守武陵爾方予職往守宜春寛以字之
静以鎮之異壤而同治矣朕將於此乎選表可

留元剛轉中大夫直寳文閣致仕制

勅具官某唐以博學宏詞設科裴度陸贄李絳杜
黄裳繇此塗選今其蜚聲是科者皆列在禁近惜
一賢之不及見也爾學該七略文成一家先朝以
殊科擢寘柱下史未爲不遇而留滯周南抑何久
耶未衰告老宜實僅秀進之華秩仍直寳奎以寄
賢傷之思尚祇休渥可

權刑部尚書李𡎺除權禮部尚書兼侍
讀制

勅羲易之定民志莫先乎乾坤衣裳禹範之叙彛
倫莫大乎威福玉食朕収還八柄扶立三綱堂陛
之分既嚴鼎呂之勢斯重爲國以禮待人而行具
官某氣清而神腴齒宿而意壯裔綸其學瞿唐三
峽之深紆餘其文邛郲九折之峻自夾嫡而振武
夔鳴鳳以蜚聲去不可留用然後見油幢中立坐
息江湖之波茸蘇外馳盡収我雪之祲茂賢勞而

不代堅初志以蓄藏玩世何求際時乃出渴大老
之入見促便朝之給扶中庸九經所陳者天下國
家之道丘索五典所讀者上世帝王之書嘉德義
之可尊知文獻之足證擢縣司寇進冊春官以正
名爲衛之先以秉禮爲魯之本豈止九賓之臚句
群臣無敢諠譁抑令三輔之威儀老吏或至垂泣
乃若石室太史之業金華師氏之功具磬英猷奚
煩多訓可

禮部尚書陳阜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
兼侍讀制

勑朕仰惟　孝廟夙重天官妙選於乾道淳熙之
間豈一二士眞除於俊卿必大之後纔三數人矧
趨瑣闈之嚴仍侍露門之邃輯茲茂渥屬我耆儒
具官某玉粹而春和霜明而秋潔代言爾雅蔚乎
廊廟之文批勑森嚴屹然社稷之器久周旋於禁
橐日寄勿於宸旒望之則祥麟威鳳之在廷親之
則天球洪璧之照几簡知惟舊鄉用罙深睠遵晦
於十年甫厲精於期月內閑請謁既絕側門款授
之風外杜營求盡革都堂唱注之弊猶慮三銓之
法未精九等之材疇庸儀曹冠序選部以水鏡之
清而洗世道之濁以衡石之公而遏物情之私品
藻之鑒既高論思之望逾重師屬掌治朕方恩周
公六典之規知人安民爾益究皐陶九德之訓祗
承眷倚懋對儀圖可

崔福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邊城雖保燒將火攻烈焰駕風危檣飛
燼受降既久論賞可稽峻陟武階力圖忠報可

故通直郎游九言特贈直龍圖閣制

勑具官某洙泗之傳爲伊洛伊洛之傳爲建之熹
潭之栻得其學者皆能著見於世爾天姿敏強博
極群書而質疑就正於二子體之心驗之身且推
之民其學進乎成矣習僞有禁秉德不回棄通籍
而抱遺經賷志黃壤朕聞而嘉之秘圖寓直表厲
節介光明芬郁於百世者未嘗沒也可

華彥除宗學博士金淵國子博士戚士
遜太學博士袁商武學博士兼魏惠憲
王府教授制

勑具官某等漢重師法淄川濟南齊魯燕趙之學
皆以專門名家爲博士或變其師說雖衆薦不得
與厥選蓋精爾彥直而方有折角之風爾淵莊而
靜有下帷之志爾士遜明而整五業並授爾商端
而潔諸家兼通其學悉有師法茲進彥于宗庠進
淵士遜于上庠進商于右庠仍範我麟定各推所
蘊招諸生立堂下誨以仁義道德性命之歸正學

有傳矣可

將作監簿劉克莊除宗正寺簿制

勑具官某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士抱負足以鳴於世雖遯隱未有不達於朕聽者爾學有源文有度斂其鋒采不與年布角進而英聲發越不容揜朕夙有聞焉瑶牒屬籍與慶系僊源圖譜寔輯于司宗天近地嚴有列其中者皆名儒俗爾往簿正之途轍清矣益養其聲之所自出以鳴國家之盛可

戴杰宗學諭何處恬太學正馮去疾太學録王萬國子録制

勑具官某等士始進于朝而優游詩書之林饜飫道德之海不其榮乎爾杰之温明雅有風致爾處恬之沉厚蔚有典刑爾去疾之雋邁遠有志槩爾萬之純茂深有韞藉其學皆可爲人師杰往論宗庠處恬去疾萬往正録成均進之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宵雅肄三知此則知立教之本可

顔頤仲司農寺丞魏峻軍器監簿制

勑具官某三代盛時因井田以制軍賦廼積廼倉與干戈戚揚非二事也農寺戎監故並建屬爾頤仲抱材通敏治郡可紀其歸以丞治粟之司爾峻賦姿爽亮立朝可觀其進以簿備戎之府太禽武庫雖異廠職農以養兵兵以衛農尚於斯有考可

韓濤除太社令制

勑具官某司社置官紹興中首命臣彦直爲之蓋以光寵勳將之家爾同出一門克紹弓冶尨職漕幕能寡悔尤兹故命之世厥官知寅直之難衰而輕肥之易縱則亢厥官矣可

史宜之直龍圖閣致仕制

勑具官某維昔　兩朝元輔之猶子宜之均佚耀館以尉事告亡幾何台星亦圻朕念之怛然爾敭歴四十餘年業行在州里政理在郡國人能誦之胡遽止於斯也華屋山丘恍其昨夢潞國進直尚服恩榮可

王陞特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造幣之緒來自蜀道爾督綱程靡有稽失進秩一等用酬勞勩可

同鼎武節郎來伯友武翼郎王聞顯武節大夫呼延賞武翼郎制

勑具官某等漢開降若封賞之科唐著異域歸忠之傳爾委身王國效力邊城疊二秩以示華眷一心而圖報可

張震雷張萬取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等武舉以郭子儀連爾兄弟講磨兵略

外省聯登屬邊關之贊籌阻萬里之入對悉授初
品開之榮途其相勉以功名見可

史彌鞏轉朝散郎高不儔轉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莞權國計所關羨利必賞爾尨職京口
克懋厥官歲入有常能溢其額俾進秩於一列庸
奬厲於勞能可（不儔改京口爲繳內）

高平郡夫人毛氏進封和國夫人制

勅明德伏彼之女自蘭發祥和尊太傅之孫由陰
毓瑞睠慶源之特異宜寵數之增隆具官某氏性
行金相容儀玉度河山稟粹媿于相國之門紅漢
毓徽鍾我俔天之妹篤褘衣之致養侈象服之疏
榮號既正於小君秩更加於大國祇膺休渥茂介
耆齡可

楊恢除直徽猷閣權知襄陽府京西安
撫副使制

勅具官某西清邃閣　列聖圖訓在焉寓直其間
非積望之舊效績之新不輕畀躐級而升尤爲異
數爾擷岷峩之秀吞雲夢之雄進牧京襄坐控許
洛文奎峻直越三等而上之蓋以方面之勳望爾
非徒以華爾也矧徽猷實維　哲廟寶儲遐想俘
獲鬼章青宜結之盛尚起壯志可

彭鉉廣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石孝淳廣
東路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等五嶺之東官以征粟鬻鹺牟利民一
蹴食不獲安或怵於無聊而動朕甚憫焉爾孝淳
守曲江無苛政既出節以推平反之惠就畀外計
坐辭賦輿爾鉉守南安有善譽甫增秩以奬中和
之最趣攬轡往司祥刑其踐實同好壁同熟於
治理又同觀省民瘼廉訪吏姦相與布宣詔條如
朕臨遣毋使遠方重蘇洵刺史又抑之歎也可

陳畏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勅具官某泰與否相爲消長疇昔人材排根於憸
人耳目之官者朕悉起諸家食用之不遐遺爾豈
弟而廉端方而靜中外之望俱高資葉施以登
判獨雜而不服宜險德之莫容也錯枉舉直公道
是張左衛鄉部亟爲朕起衣繡而晝行獄之亭
吏治之燈惟爾風力之凝可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

外制五

司農寺丞陶木除大宗正丞制

勑具官某宗正以卿少丞簿聯事合治大宗正獨
置丞簡且嚴乎爾融明而凝重有蘊而不褫論奏
亹亹切於爲民旣俾丞大農矣重惟明德睦族之
意非賢莫宜故亟進之以丞大宗尚書郎之選於
此乎儲勉佐乃長毋以再轉爲淹也可

權兵部尚書史嵩之除寶章閣直學士宮觀制

勑封萬里之侯不足以敵過庭之榮佩六國之印
不足以易戲綵之樂方杖杜之還役乃式微之賦
歸具官某以蚤膺儒科寖躋朝列牧民御衆擁漢水
之騑旌舍爵策勳佩甘泉之紫綍向日之云切
顧望雲之抑深願爲返哺之烏退奉閒居之燕壹
違雅志俾領眞游以西淸嚴邃之聯致南陔怡愉
之養石奮之教素謹諒亟下於里門子牟之心常
存尚毋忘於魏闕可

林楷特轉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致仕制

勑具官某情莫切於閔勞恩莫厚於崇卒廼者赤
子嘯兵三衢朕爲之丙夜不安枕爾以公平廉靜
選拔出守雜鉏稂莠不遺餘力廪廪向還定矣而
病以革告天胡奪之亟耶進官一列升職四等用
書爾柩尚克知歆可

趙范除龍圖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制

勑仲淹守慶州而純粹踵其成規世衡築青澗而
种諤係其遺績繄戟纛交輝之盛實衣冠奕葉之
榮具官某望壓江淮志吞河洛前茅後勁不虞街
亭節度之違左橐右鞬益恭金城圖略之上獨差
彊於人意常簡在於朕心睠上流形勢之雄有乃
考威名之著爾如虓虎賢於長城爾嘗從士憂之
謀晉心廉頗之用趙士冠西淸之邃職護
北門老農扶杖以歡迎喜談舊事宿將帕
紅而上謁哲旨立新功惟寡欲可以全剛惟集思可
以廣益惟多算可以制敵惟不殺可以結人守果
見於有餘攻奚憂於不足功名未艾何止復鴈門
之蹟機會無窮正可奮澠池之翼勉揚先烈用荅
殊知可

史洽轉奉直大夫制

勑具官某間者鞬犯信陽略雲夢轉黃陂而薄浮
光扈蹶蓋烈烈也爾爲守將能識事機亟調貔貅
奮前迎擊賊攙氣而宵遁可謂敏則有功矣一歲
三階實爲異數賞無倖得其懋承之可

孟點鄧泳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唐鄧息恭復歸版圖雖蛟縱之有人
亦莫府之交助爾能知體國不憚從戎効婉畫於
鄖城贊成功於峴首特升一級用獎賢勞可
樓昉贈直龍圖閣制
勑具官某士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夫天壽不貳以
立命豈計一時之屈伸哉爾淹貫而有歸正固而
不撓蓋深於道者立朝莅郡聲稱甚茂井雖渫而
可汲需見險而竟止此心不失其本然之天則命
自我立宜區區者之不能磨也王通氏抱太平之
策以殁房杜諸賢卒用之以昌正觀之治道安有
終屈而不伸耶義圖褒直仍錄遺孤拱木九京尚
其可作可
李道傳贈直龍圖閣制
勑具官某學以見道爲難苟有見乎道則形而爲
實踐發而爲正論推而爲美政無異源也爾以蜀
莊之珍薦清廟之璧踐履也方議論也剛政事也
昌非衛乎師友之澤洞乎聖賢之奧殆將委厥美
以從俗蘭茝變而不芳矣西風寒碧駟虬獨逝跂
予望之惜不我遇奎躔峻直且表其孤以一時之
屈易百世之伸爾尚奚憾可
胡夢昱贈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讜直蓋與諫鼓
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
爾風裁峭絜志槩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
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途晉
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
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　孝祖能拔銓於投荒
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涕霧霑臆悲悔何及陟
階貟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
爾雖死可不朽矣可
徐瑄贈集英殿修撰制
勑具官某舍生而取義殺身以成仁惟剛者能之
爾燭理明植志果屢蹈而氣愈勁晚治廷尉獄怵
之風旨不移壓之禍福不折据經訂律反覆開陳
寧以一身試不測之淵而不忍以根連株送之命
資其身委蛇炎瘴其甘如飴非所謂剛者乎唐司
刑有功守死明道不阿旨詭辭以求苟免吾於爾
見之追榮論譔仍錄遺孤英魂如在尚知未有人
而不定之天也可
陳宓贈直龍圖閣制
勑具官某　列聖以隆寬大公涵養天下敢言之
氣故雖世道波靡必有晃然自見折姦萌而扶正
論者爾風猷名相之裔學問諸老之傳剛行出政

具有源委嘉定一疏朝陽獨鳴於萬喙皆瘖之頃
儉壬褫魄而不敢肆頑鄙洒心而思自立何其偉
也分符昇節挽之莫回樂道著書死而後已砥柱
斯世之功甚大進直淵圖仍獎厥子泉扃有知其
識予恨不同時之意可

張押中奉大夫致仕制

勑具官某岷峨多奇士朕弓旌下招絞網畧盡其
不克忍死以須更化則困於命爾抱材翹雋溫識
超邁分教眉山適遭蜀變慷慨灑泮不苟貿偷之
表志節立矣入儀班著出最璧節方將滂洋敷施
於盈科之後何返壑之速耶萬里莵賢于嗟靡及
一階告第冥漠知榮可

楊必復贈朝請大夫制

勑具官某聖人有金城以守國扞敵之臣能死城
郭封疆世爾渠障文南不虞儥卒之涉境擬身諭
吉期華鷄音雖披赤心竟蹈白刃望風棄郡紱而
逃者宜知媿矣優加愍典超進華階仍俾世延用
旌死節可

尤元龍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尉以鐅捕爲職盜發三衢爾能躬帥弓
刀嬰其鋒而死之職不曠矣官之升朝仍錄厥孤
尚紓九泉之悲可

趙與貌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鞾鞨項爲不道犯我應山爾以户曹攝
邑寄勇於衛國率厲戍卒輿櫬迎擊之雖死於寡
不勝衆而氣吞此虜矣旌之華秩用尉忠魄可

宋昭遠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鹽城之役飛芻走粟以餉師亦既勞止
又轉致于山陽宜爾馬瘏僕痡而卒於行也官以
升朝知予閔恤可

吳淵轉朝奉大夫制

勑具官某漢筦鹽鐵有官唐榷茶有使利源出於
東南爲多均通得宜經費用裕爾以儒術飾吏事
以宰士贊邦計提綱筦榷有條不紊一歲之入沛
乎其羸既歷試賞之科宜進正郎之秩毋忘體國
用對思華可

趙必灋轉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虜傺陝山王師進討調度旁午陸運尤
艱爾贊畫於計臺備宜勞於供億進升一列益礪
廉勤可

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韓厥既老而稟政留侯道引不食穀而
強起材足以爲斯世用詎容得謝爾操尚淳厚風
致簡遠郡國選表再召再辭逡以蒲車之聘幅巾林

壑獨立氛壒之表固洎乎世味矣朕訪西南人物於朝謂爾年耆德明精神猶未衰懷香憲部勉爲一來霜峽放舟使觀者知朕能致華髮於萬里顧不遐歟可

趙希昔除工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日御便朝與二三大臣妙柬四方之儁乂登崇之迺睠西顧有公姓之老在爾秉心静夷制行縝栗聲問蚤穎擢于政事之科晚守東川材益練政益美捐有餘以紓征調之迫家誦而人德之眷懷滋久宿望猶鬱擢蘭起部宜不俟駕蜀之邊防軍實民賦吏治爾平日講之蓋熟朕將修華過郎舍故事而問焉可

辛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趙希漘夔州路提點刑獄張起良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等東井法令所取乎參下三星曰罰主斬艾分節司憲於參旗井絡之分加遴惟均爾秤世傳威望身佩材名直指夔巫姦宄屏息其進以與東川之獄爾希漘氣而篤厚政術寬平共理眉山田里熙豫其朴以司巴峽之臬爾起良吏事詳敏邊籌精練出入制幙多所毗益其擢以亭西州之獄在易賁無敢折獄豐折獄致刑噬嗑明罰敕法皆有離象取其外剛而内明也然無慾者必剛無私者必明爾等果能以明用剛則數道之間吏之不良民之無告悉瞭乎目擊矣欽哉毋謂君門萬里之遠可

汪之強歿於王事特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制

敕具官某曾誄貴父漢録孤兒閔死事也爾尨職淮幙密參機籌變起倉卒父子併命聞者悲傷之進官一等澤及遺孤營魂有知可無銜憾可

楊伯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四蜀財計莫豐於大寧鹽筴之入數十年來漕臣以羨餘濟苞苴橐索無遺利矣朕欲變而通之故謹擇所使爾材甚穎政甚練可使治其職也一節起家六轡督餫擁牛盆之富運筭鞭之長輕車峻阪夫誰能禦然民力竭矣盍思所以裕之軍餉竦矣盍思所以濟之利源無壅上下阜通朕蓋於此乎課爾之廉能可

王翔除直秘閣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制

敕具官某寧武控梁敵益夙號重鎮故必以漕兼守而制閫亦於此立莫府今閫外之制移梁閫内之制還益漕守滋重爾材茂而識遠志堅而慮密

隴蜀山川之形勢兵民之便宜歷歷在目中王節
銅符采衆與嘉而併屬且大天寓直以華之委寄隆
矣夫邊備軍實以厚民爲本農桑勸則食貨通田
里安則保障固郡山斜谷之運與中和樂職之詠
實相表裏爾其懋圖之可

黎伯登除直華文閣知瀘川府制

勅具官某實材用則天下治堯舜三代循吏之効
惟其務實不務名也爾莊靜不𧾷而篤求己之學
廉直無華而堅爲民之意自去周行屢牧壯郡朝
梳夕爬不遺餘力用能害除而利興非善美充實
之發耶甫出憲節隋昇藩符進以嫣閣之直維東
梓地鉅望隆潛藩昔聞以衮舄肇宸臨之非偏郡比
布吾實德行爾實政使民被實惠選表有日矣可

國子録任之道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制

勅具官某朕寤寐耆髦以起治功日輪百執事入
對便朝求其通達如賈誼懇到如陸贄未多見也
爾茹古而涵今彌中而彪外頃敷奏以言慷慨英
發作興天下之勢鼓舞天下之材纚纚有契於心
朕甚奇之揩摸河間東平之系陶冶成人小子之
質姑爲朕往起視六合周覽群動朕方思所以訪
爾者可

大理寺丞趙蘱除司農寺丞制

勅具官某師行日費千金石城非粟莫守漢大將
軍票騎之出所以必取給於大農也爾居家有孝
謹之行治郡有廉靜之譽立朝有深遠之識甫丞
棘廷又丞農扈夫豈輕進爾哉仲李分閫淮襄日
講立武足兵之略一歲錢穀出入使爾與聞則軍
國之調度供億壕塹交應矣且以示獎拔之權輿
可

趙崇濤直秘閣知遂寧府制

勅具官某沂蒙萬而陸走穹山複嶺虎兕出沒涉
武信乃趨夷良疇沃壤桑稻彌望坤維樂土也必
須之良吏爾以信厚之質邁往之材行平易之政
將指巴夔儷輪阜通而民不病可謂良矣寓直中
秘殿我巨屏旁制于四郡恩威兼濟辦治無難然
元祐諸賢邦有遺像尚求聞於往行用康保民以
表于蜀可

李鑄差知嘉定府制

勅具官某犍爲古夜郎國漢定西南夷與沈黎俱
置郡而地望負山黎上迨爲潛藩又加重爾瑰瑋
其質豫章其材故家之最良也試郡于黎疚心邊
瑣所陳便民事宜懇切而詳明知必良于政易鎮
犍爲昭示獎擢體予不忘遠之意懋爾有常吉之

行恩信並著民吏胥安則所至可紀矣可

李良孫知隆慶府李仲熊知紹慶府制

勑具官某等劒門北扼棧道黔陽南控溪洞皆要藩也亦皆潛藩也守不輕授爾良孫以敏劭之姿著開决之譽就擁劒麾篤輕車於熟路爾仲熊以駿邁之器養融顯之望趣縮黔紱發利刃於新硎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險雖天設必以人固爾能處奉吾詔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則人心隱然可恃如金湯往哉毋忽可

劉竑之攺知重慶府制

勑具官某蜀有耆壽雋直節著於慶元高風振於嘉定落落乎其不苟合朕聞而賢之爾其季子也力學而脩潔抱材而謙粹雍容氣度酷似厥考方需偏壘趣與名藩超等而授人不謂過而喜古渝之得賢守家法可想也益懋中和之治用昌詩禮之業可

李景翔和糴賞轉朝議大夫致仕制

勑具官某李煋平糴之法百世可行也居是邦而習其俗則雖多易辦爾總蜀賦而歸優游家食以富於才任我糴事年豐價平農固樂市積數踰億能無勞乎躐於元士之級尚知告老之榮可

陳一薦屯田和糴賞轉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羊祜墾田於襄陽至有十年之積豈一手足之力哉爾材髙莫府職涖耕屯當危機交急之秋収平時勸課之効迄充兵廩用濟邊功進升一級之華益懋方來之績可

歸順周臣補武功郎遥郡刺史淮東兵馬鈐轄制

勑具官某朐山東峙密邇淮浦挈城歸誼爾實倡之莫非王臣超昇武級仍躋榮於遥刺俾參領於戎鈐祇服異恩勉殫忠力可

李敏補修武郎制

勑具官某虜情叵測以間為竒爾成安豐深察情僞不為利誘仍效戰多超授武階用旌知義可

蒲南強落致仕差知茂州制

勑具官某自筰以東北冉駹為大茂其地也六夷七羌九蠻錯處之俗猶有遺者置守必廉靜爾廉而介於守靜而恬於進踐敭可紀蜀士共推之詎容以攖嬰纓掛神武之冠耶起之里居往鎮汶水化浹于襟裾風行于旃毳不待按籌邊之圖而遐徼莫枕矣其毋徒以遺榮爲髙可

楊汲除直寶文閣淮西制置副使兼知黃州制

勑具官某弈莫先於審局布勢取勢多則勝局也

江淮表裏分置制閫亦然爾秉塞於均宅牧於荆進乞於襄撫機應變之材愈出而不窮維時淮右風寒最切而齊安據山川之會峻直實奎參領閫寄往爲朕守中襄郢昇揚而立首尾聯絡非取勢獨多乎江漢之詩曰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淮服底寧則四方可經營也内繕諸關外嚴列戍懷來新垠綏定故境朕方倚重於汝懋哉可

工部侍郎知建康府陳韡明堂加恩制

勑朕蒐儀先甲蕆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遵百禄之來下有懷時彦宜錫神釐具官某學擅名儒譽高法從輪囷膽略吞青海於胷中磅礴威名砰黑山於掌上廼睠明禋之講迄臻熙事之成雖阻清廟之執籩靡忘宣室之前席爵爰升於蒲璧户仍衍於畲圭帝命式于九圍朕既荷受球之寵天威不違咫尺爾毋忘拜胙之恭懋暢英猷對敭景況可

虞孝先特轉一官授朝奉大夫制

勑具官某蜀關赤白囊交馳姦宄或乘間矯虔爲郡縣害去敗群之羊必良牧爾以長材選拔攝守閬川芟夷不逞封護善良千里絶桴鼓之警可無奬乎進階正郎分麾邊徼益厲精白以承可

陳亞卿知德慶府制

勑具官某古康名藩也邈在嶺海之東必習其風土諳其俗者爲之守爾裕於材諝敏於事功自筮仕至試郡扶胥黄木之間熟知津矣諳勞能之可紀鬱瓌韞之未究起家分符往鎮瀧水其爲朕布宣寬大之意簡賦平刑以惠遠民可

牛大年以子病乞祠除直敷文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勑具官某立朝而引去握節而賦歸殆不以富貴利達入其心者歟爾玉雪其廉明凖繩其平直卓有立於斯世晚繇蜀道入儀郎省步武寖華矣而出駕四牡列城聳動顧浩然有歸志何耶父母惟其疾之憂天性之愛也爾以子諗朕重違之進班宥閣均佚釐館非朕之不汝以也尚培高風用礪頹俗可

曾治鳳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制

勑具官某閩粤接壤比歲黠首失職相挺而動亦既底定矣推吾德意煥衆飫飢以遂其欲安欲壽之情在賢牧守爾器識邃明材猷通亮所至以最稱宅牧番禺恩信茂著一道晏然況析建安鉅屏號稱難治其進直奎躔易地填綏之爾知閩之俗與粤近則爕友柔克彊弗友剛克何往非美政哉

可

沈安義辟差知宜州制

勑具官某廣右郡二十餘或緜而深控蠻而枕海守慮人器之不相習也故委重於臺閫之辟爾賦材彊敏抗志駿偉貳政長沙綽有佳譽辟函上於公車謂宜方關守奉詔條以撫遐嶠莫如汝稱往哉毋鄙遠其俗而同其戚休山甿溪獠咸知德意是爲舉能其官可

鄧雲特轉武略大夫制

勑具官某功之多者賞必厚爾江右捕盜山陽討虜皆以功受賞崗門鹽城又著奇功信能迪果毅矣躐進穹級參護戎旅毋玩寵榮而忘賈勇可

三三六 五 百七二 一五

留子邁救荒推賞轉朝奉大夫依舊淳州通判制

勑具官某救荒無定法得其人則政舉爾試邑衡陽冉講荒政既脫民於溝瘠又儲粟爲先備朕惠養元元之意庶幾下達矣升秩正郎貳政大府益進民庸惟勤惟恷可

王熻轉朝奉郎致仕制

勑具官某至員外郎則賞延于世必年勞乃克轉爾飭已無玷莅官有聲方諗疾以少休遽遺榮而長往肆疇前績式進華階燕爾後昆服予異渥

可

章謙亨除京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勑具官某朕選抜四方譽俊布列中外苟當其材用之惟恐不亟縱騁景靡過都歷塊乃見騏驥乘旦之良也爾業履正平材氣駿發能不墜其家聲擢縣轄院趣守壯藩未合竹符趣畀英蕩蓋欲及精銳而用之維京右民力憊而未甦財計屈而未裕出納斂散權之以義而行以仁惟爾之能可

淮東路兵馬鈐轄桑青轉武功大夫制

勑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統戎惟揚報國赤心更觀來効可

三三六二 五 百青七二 一六

趙彥覃除直寶謨閣權知廣州兼廣東路經略安撫制

勑具官某自唐以來殿南服者能使海嶺之陬既足既濡幾何人故宅牧必謹爾嚴於治己而不絕物切於愛民而不近名公族之英吏之良也起乘蜀傳畀治節刀布之利方輿斲禺課帥又輟以往爲官擇人奚嫌數易夫貪泉不能汙夷齊之操固也以身爲表州縣吏聞風皆趨於精白則導海而南斯民安必樂業如中州矣朕蓋以廉頑立懦而

望汝可

翰林學士真德秀磨勘轉中大夫制

勑用儒興敵奚拘考績之科彰德有常可後遷官之典矧承暉於蓮炬盍蹠寵於芝綸具官某學富而文醇行方而言正孟氏舍齊而去昔豈本心季子爲魯而來今維衆望冠鑾坡而視草列瑣闥以侍言展也開陳隱然裨益雖時行或異於時止而歲會悉歸於歲成稽課簿之既高陟文階之宜峻食舊德從上吉也政資客勿之規有好爵與爾靡之懋對便蕃之渥可

項容孫改差知順慶府制

勑具官某果山朕潛藩也睠焉西顧未有以慰其父兄子弟思得良二千石以惠之爾材猷之偉事功之敏能稱其家者分符蜀道亦既散柑三峽易文以果地益大寄益重疲甿凋俗元氣未同視其戚休爲朕風披而雨濡之使物物皆生意澤庶乎不下墜矣往哉盡乃心可

李以制除大理寺丞趙師揩太府寺丞

衛洙大理寺簿魏峻太府寺簿制

勑具官某文帝明習國家事首以決獄錢穀爲問仁儉一念之發也朕此意每於分職授任見之以制學業粹明心術平厚勾稽棘讞惟允故進之以丞廷尉洙莊靜有守寬夷無競則擢縣司壓爲之簿師揩宗枝秀頴吏能通暢討論外計蓋熟故來之以丞外府峻風規嫺整志尚簡遠則輟縣儲戎爲之簿獄者生民之司命財者天下之血脉朕甚重焉爾等惟良折獄而不留獄惟正理財而不傷財斯副體仁行儉之意可

朝請八陵朱復之除軍器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紹興間熹士儴朝八陵之後今且百年朕祗承聖緒慨想中原未嘗不望嵩洛而灑涕龍庭橋山歛壚分道展省爾并憚行駿極之勢氣如故歸陳梗槩若指諸掌克尉林履之良勞俾勾稽于戎監胄中兵甲筆端戈矛尚於此培致遠之器可

天水軍教授權知軍州曹友聞特轉承事郎權知天水軍事制

勑具官某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風無傳久矣爾奮迹詩書典教邊壘寇至不爲先去之謀見義乃有必爲之勇迎鋒鏖擊蜀關以寧儒而知兵良用嘉歎趣外京秩仍進一階就分保障之符增壯金湯之勢可

吳駉特轉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穀將中軍漆爲之佐積籌幙府每難其

材爾從元戎備殫姚畫躋榮一列毋替忠勞可
城固縣尉趙僎特轉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尉黃綬卑秩也苟志事功必露囊穎
譬于邊頊克贊戎旃進秩旌能益勸勿懈可
武功大夫湯孝信轉右武大夫制
勑絷纓不如多邑斃袴必待有功况品級超越于
拘攣之表具官某抱姿梟勇屢効戰多都梁之役
援近比以祈饋賞雖礙止法亦進横階于豈爾私
蓋以勸忠勞也懋建舟師之績仰酬異等之恩可
川秦都大茶馬桂如琥除户部員外郎
制
勑具官某尚書郎非民庸暴白不授矧地官之屬
選高而劇可輕乎爾將漕于夔就建帥閫不苛急
以年利不矯異以干名刀耕火種之民悉安之朕
惟榷牧畀節以示獎厲耽與入奏明光之爲審式
遄其歸贊我邦計凋窮若何而裕煩冗若何而節
幣輕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蘊可
吳昌裔除太常寺簿鄭逢辰將作監簿
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湯執中立賢無方故待天下之
材未嘗以進士世家爲輕重爾昌裔氣明而文富
所謂江漢炳靈曄曄其秀者爾逢辰志立而器整

所謂臺閣之儀不習自成若朕知其皆嶄然而角
陞昌裔于奉常以訂禮登逢辰于匠監以信度壘
轍相望而簿正等臺萊杞梓盡在封植中其競厥
職以對蒐拔可
陳瓘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宫觀制
勑具官某朕親攬八柄進退百辟以成調瑟之化
苟爵於先甲當其材則申命之爾澹乎無慾凝乎
有度藹乎聲稱江右繡斧之行雖未竟乃功亦既
勞止增秩進職於更化之前今不與易也真祠均
佚善刀而藏時方急材尚觀新硎之發可
中奉大夫趙善璙轉一官回授本生父
不卞贈承事郎制
勑松栢不生於培塿而梧桐生於朝陽士君子可
忘其本哉具官某故本生父某秀挹天潢評高月
旦是生賢息出繼同支屬進秩以旌能願貤恩而
報本爰加慼典用慰孝思顯親揚名之榮衣被九
原矣尚歆承之無斁可
中奉大夫趙善璙轉一官回授故本生
母梅氏贈孺人制
勑松栢不生於培塿而梧桐生於朝陽士君子可
忘其本哉具官某故本生母某氏歸嬪宗磐壽著
閫範是生賢息出繼同支屬進秩以旌能願貤恩

而報本爰加贈典用慰孝思顯親揚名之榮表被
九原矣尚歆承之無斁可

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貴誼特授正議大
夫守參知政事致仕制

勑須股肱而治甫新萬化之更乞骸骨而歸俄惜
一賢之老晉加異數渙播明綸具官某寬博而川
涵凝重而山立道貫六學足以羽翼乎聖傳文成
一家足以經緯乎國典蚤華塗之徧歷亟通列之
延登補袞於有闕之時而胥訓居多敗弦於不調
之後而同寅更力允天民之先覺蔚王佐之全材
況休然而有容且澹乎而無慾宜其倂文胡爾遽
榮維揖未施朕方念乘航之勢輻輪俱壯爾乃爲
秋駕之圖睠委倚之素深惜訏謨之未究趣升峻
秩仍拓真畬九老自娛孰與諸樂天之社五湖之
返尚思鑄范蠡之金可

陳章特授中大夫致仕制

勑具官某幼學而壯行者在所立生榮而死哀者
在所遇爾制行寬夷莅事明練存吏共理之寄民
熙於田野士競於庠序蔽芾猶未拜也方祝釐而
自適遽謝事以長逝追躋崇秩用荅宿勞朕之待
臣下可謂有恩矣眷愧如存歆此褫典可

僞觀察副使顏仲明僞都總領王逸僞
徵仕郎化平縣令胡士元僞徵仕郎單
公𢒰僞明威將軍鄭彥僞將仕郎尚書
戶部任嘉言僞都總領亢志忠僞安平
都尉張林僞宣武將軍安居信僞明威
將軍晉德僞武節將軍同進僞同知虢
州軍州事閻鈞僞徵仕郎王采苓僞登
科人尚書令史朝列大夫陳紀並補承
信郎僞朝列大夫郝士特僞都尉劉儀
僞昭毅大將軍楊全僞定遠大將軍鄭
春並補承節郎僞光祿大夫張俊特補
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等王者大一統際天所覆孰非吾臣爾
等效官外域歸誼中朝授之右階拔于左衽其相
與竭忠以報上可

故正議大夫守參知政事致仕陳貴誼
特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制

勑抗章大紫之比歸志方新占象尾箕之東遊遽
已遠廼聯謨明弼諧之韞未究輔相彌縫之功茂
錫恩徽誕敷命綍具官某學根乎正大氣備乎中
和德盛禮恭謙九三君子之美義方敬直坤六二
大臣之風自儀禁路之華趣踐政塗之重了無緇
磷具罄猷爲欲仁而仁斯至則無念非公不言而

言必中則有謀斯斷屬更大化共振頹綱三千惟一心正賴丞徒之助五十不稱天遽驚隆棟之摧惟慶曆之仲淹暨元祐之蘇轍用俱不盡命尚奚尤萬金之藥雖施何嗟及矣十漸之屏猶在如將見之欲紓殄瘁之悲庸修褒崇之典位外朝之列棘班秘殿之鴻名噫亮天功而弼一人詎止書棺之寵質鬼神而俟百世永為銘鼎之光極而生死之榮敢我始終之遇可

金部郎中黃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

勑具官某會稽東南鉅鎮中興百年之馮翊朕之豐沛也吏治剛則魏柔則坯故牧守以識體為良爾韞姿融明處事精密間者攬轡左淛政得寬猛之中朕深知之輟自望郎出殿帥閫中祕寓直擁高牙大纛而東豈特以華舊部之觀哉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又曰康濟小民率自中德禮刑政導齊有序而上下相安於和樂體斯得矣重權幣而輕和買抑思乃言之踐可

彭協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勇士不忘喪其元義重於生也武休之役爾挺戈陷陣効死封疆而賊氣奪可謂勇矣特升武級仍錄孤兒英魂有知歆戴無憾可

歸順人王青劉天山米興王庭李忠齊門清劉全魏師愈王瑜李裕范天保並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王者大一統際天所覆孰非吾臣爾等效官外域歸命中朝授之右階拔于左衽其相與竭忠以報上可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一

外制六

忠州團練使淮東路鈐轄國用安除順昌軍承宣使右武衛將軍制

勅李祐自蔡而至效力擒吳韓信由楚而來抗謀滅項惟知擇主之義斯著際時之勳具官某山西梟雄冀北翹駿虎頭之風鬃勇蓋三軍聳龍額之威名氣酣百戰耻委身於戎索願歸命於王朝抱志竟酬秉機斯奮杖劒而渡漣水適會風雲奉旗而入汴都不淹日月朕肆嘉壯志首錄前勞升班留務之崇領衛周廬之重仍提軍律坐振邊聲豈小丈夫哉徒較一勝一負之勢此真將軍矣尚圖萬舉萬全之功厲爾精忠對于顯渥可

李琦武義大夫吉州刺史制

勅某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内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勵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効功峻陟武階仍蹄遥刺秖承異渥勉究殊庸可

李琦除福州觀察使蕭均除和州防禦使黄國弼轉武功大夫除蘄州防禦使李璨轉武經大夫除和州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唐收契苾何力之用漢有弓高襄城之封能効殊勞可稽醲賞爾拔身區脫尨役蠻弧王旅嘽嘽氣獨高於後勁戎容暨暨志尤鋭於先登進乗汴洛之機圖合關河之勢趣升武級仍畀廉車躋益殫舊衛之忠用對勸功之典可

歸順人李伯淵武翼大夫和州防禦使制

勅某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内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勵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効功趣升武級之穹仍揔軍防之重秖承異渥勉究殊庸可

歸順人李璨補武功郎制

勅某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内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振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効功峻昇武階用厲壯志可

陳一薦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叅議官制

勅具官某幕掾以王官兼之朕親政逾年未嘗輕假人也爾抱驥拔之材賛襄峴之畫積勞著矣今嚴内叅外淮右爲要思得識機達體者叅外閫之謀且莫如汝武監有簿以榮其行朕不得而吝也繁弱之弓闕鞏之甲尚精思古制以告可

劉用行知安慶府制

勅具官某群舒瀋爲大兵調旁午之餘民亦勞止

疇為我分承流之寄以爾儒猷茂明吏事宏達可使足民而治賦也輟之奉常為我屏翰推禮樂之澤以浸其民庶有望矣漢世循吏蜀郡之文翁東海之朱邑皆生長於是邦尚論千古而師友之何民瘼之不瘳乎可

大理少卿趙彥㦤除太府卿制

勑具官某鄭武公以同姓為王卿士緇衣一詩適館而授粲親親賢賢也爾公族老成之典刑而邃於學力於行入貳廷尉平心以閱四方之讞庶正茲庸進之卿于受頒貨賄之府易之理財有義大學之生財有道非言利析秋毫以為富也推明經意發舒儒術裕民足國於道義之中蓋爾素學朕抑將引之自近以究講貫之益可

崔福轉四官授武功大夫制

勑具官某于合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將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鈐護南昌公侯干城毋忘努力可

楊孝錫贈通直郎子一子恩澤制

勑具官某爾積學入官奉檄督饟見危授命罵賊不降父子併命於白刃而女光訟其節可哀也已䘏以升朝之階且録遺孤用慰忠魂可

龐謙轉武翼郎制

勑具官某滁陽介于兩淮恃城以為固修壞植圮爾與有程督之勞進官二列用示激厲尨職轅門勿憚鞅掌可

陳昱除大理少卿制

勑具官某朕嘗詔有司毋輕用徒刑頃又詔諸將毋專殺重人命也而哲人惟刑必自士師始爾見善之明迪德之茂山立時行不與物靡推以折獄宜片言而人信之甫憲節之起家趣棘廷之參聽豈徒以登僊之行為爾榮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朕甚慕之得淑問如皐陶者弼五教則欽恤之仁達于四海矣懋哉可

白身人任震亨襲父官補修武郎充珍州綏陽縣沿邊都同巡檢制

勑某人士無世官惟控扼西南夷則襲之爾恪遵父訓洞曉邊情宜傳男爵之榮仍踐徼巡之職撫寧遐俗惟信惟廉可

崔端純除倉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周設廩人之職漢置倉氏之官求會計當也而重本之意存爾靜而不苛平而不陂循慤而不矯田里相安之政番之士民謳稱之諜被粉闈司我庾事蓋以旌治行也維時入蜡鮮通國與民猶未厎俱裕高廩萬億及秭太倉紅腐相因累

何道可以臻此亟其來思具以告朕可

朱實之差知肇慶府制

勑具官某朕廣求民瘼每患郡縣吏不能體篤近舉遠之意故嶺嶠擇守尤謹爾踐歷之久通練而詳明佐理番禺蔚有善譽就畀符組假守髙要炎荒凋瘵特甚鎮物以静字民以寛吾澤東漸于海矣往既乃心罔俾包拯之專美可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特轉通議大夫守刑部侍郎致仕制

勑孟氏脩身立命不以殀壽易其心曾子正色出辭不以寢疾忘其道生惟無媿歿亦有榮具官某蚤負直聲晚充素學廣廈細旃之上考古以訂今法從屬車之間獻可而替否久朕心之簡在斯吾道之將行胡不歳寒乃先朝露渺流光之莫返湛正性之長存跂予望之尚想嘉猷之告嘅其歎矣徒勤遺藁之求往升二級之華用作九原之氣可

李伯度除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提刑制

勑具官某京右比歳科調轉輸之繁民不堪命朕屢詔寛卹必賢刺史奉行之爾材周於用政得其平上流並邊之郡治理茂著擢畀庾節民情具宜進丞戎監就領漕輓又華之中秘之直憲員併以屬爾身兼數器矣孟子謂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而修孝弟忠信可以撻堅甲利兵人心國勢蓋相為表裏也往圖稱朕指可

顔耆仲直秘閣淮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勑具官某江淮財賦之淵唐所恃以用其國也朕自親萬務日討御外理内之術顧詹在廷求善治賦者使于淮壖今得之爾開亮而敏精練而實越在省闥事有可否不為詭隨朕嘉其公爾志私也輟泉南之行授節東出庾政臬事併畣之而牢盆之課為尤重本錢給則亭户樂其鬻鈔法定則商賈趨其信浮鹽空則官府安其義從容芻畫蓄東南山海之藏以濟經費可不勉歟可

揚椿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爾結髪從戎熟知虜勢赤心報國竟死邊鋒陞再級以示褒俾列屯之知勸可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舊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勑具官某爾忠烈有傳材勇自奮入庞入屯之列備宣十稔之勞既應賞科宜升華級往任蕃宣之寄力圖控禦之勳可

周宗傑轉四官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統戎惟揚報國赤心更觀來効可

宫人丘氏封信安郡夫人制

勑曹大家之芳規具存女訓蘭夫人之傲行實重母儀宜疏翟茀之榮用侈葛覃之慶宫人某氏性姿柔惠德履懿和祗事名臣壯聲猷於虓虎篤生良媛承輝采於軒龍屬通禁籍之華盍侈郡封之寵乃稽禄式並著恩徽尚謙㧑之有加對織昌之未艾可

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

廿

十卷十三

勑具官某諸葛亮北駐漢中以圖中原以木牛流馬爲未足又雜耕于渭上食足兵強而後國勢振遺蹟可尋也爾材猷卓踔志氣軒岸健驅烝栰篤順風於長川誰能禦之褒斜建藩瞰雍蔽益威名一震膺公函奏朕知其當一面有餘也惟邊關雖靖田萊尚荒繕原堡濬溝洫貸牛種以耕最今急務咨爾良牧郎于司田以莅之墾屯積穀貔貅宿飽秦隴在吾目中矣往哉圖稱柬拔可

盧進李聚朱廣等一十六人歸順補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等王道以含逆取順爲貴人情以用夏變夷爲難唐鄧歸疆爾能自拔爵之聯弁爲我王官其祗服恩榮毋怠可

李虎趙邦永轉右武大夫王政轉左武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隆興詔旨横階非戰功不授勸忠勇也山陽之役爾等忠於衛國勇於敵愾功最來上應我賞典進升五列特免馳恩尚思在師中吉以承天寵可

周祥轉從事郎制

三卷十二

勑具官某荒政莫先於勸分建安饑爾不俟勸捐私禀與邦人共之非輕財急義能爾耶循陛二列用旌好善抑厲與時居官及民之益可

王瓚轉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浮光千威巴灣之捷論者疑之然功疑惟重爾提身肅括莅事正固非徼功爲利者闕決于光當同調遣書生而知戎情何愛一官不以爲賢勞勸往分乘障之符亟上安邊之最可

林環除直祕閣與宫觀制

勑具官某朕惟華髮國之元龜年耆德明靡不招選而逆老養高亦必有以厲其節爾素履昭融秦字澄澈逾八望九歲歷世故之心與冥鴻俱遠朕

欲起之名藩不能奪也木天寓直仍賦真祠閱理
多而更事深尚乞言之有待可
殿前司統領劉喜轉武顯大夫制
勑具官某詩嚴備器易重除戎爾董工程悉旨犀
利進陞穹列用奬精能庀役羽林益勤國事可
董昇葛仙白身補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等拔自材官戍吾邊壘勇而知義不隳
賊謀登名勇爵之榮勵志事功之會可
游侣除軍器監制
勑具官某紹熙末國有大議蜀士主軍器監簿者
實發之宜其有子哉爾雅粹而明靜莊而舒曩列
于朝慷慨論事有風槩意所不合攢蹙徑去朕未
嘗不思見賈生也化弦更張召自萬里便朝趨對
氣不少衰武監務簡姑爲朕長之以需柬拔夫難
得者可爲之時易奪者有爲之志立朝大節能若
犀渠鸊鵜淬勵而常新爾父屢恭猶在與有榮矣
可
知嘉興府趙與篡政績轉朝議大夫制
勑具官某檇李吾股肱郡民衆物繁號難治共理
得人朕不輕易也爾明而整寬靜而有立所至宜
其材與我輔藩視田里疾痛抑搔之亦既用乂而
賦入不愆于期知體國矣孝宣親政以良二千石
爲重有治狀則增秩使留朕於爾用之度越品級
不計也然自昔政令以文而孚亦以文而玩力鞭
其後益茂厥成則惟汝能可
李鼎英除大理寺司直兼廣東經略司
機宜文字制
勑具官某東廣弗靖朕起壯猶之老於其鄉以鎮
綏之簡僚必謹爾抱邁往之氣而有賢聲月評所
重進列棘廷就參幕畫雲川飛泳孰講長筭恩威
得兼濟之方海嶠息桴鼓之警謂爾來矣可
李華依舊直華文閣廣東路轉運判官
制
勑具官某朕親政逾年深惟民貧而不加恤軍勞
而不加閔戒飭攸司屢矣嶺左吏奉吾詔不勤豈
成蒲澤之警部刺史可不擇乎爾踐履平實施置
精敏臨汀政美盜不敢近嘗進之奎直以風厲四
方南顧未寬用輟以往星言夙駕謹勿斁賢勞之
獨也轉輸方亟綏靜爲期臺閫相望叶謀共濟斯
稱予重遠之意可
趙汝憚轉中奉大夫致仕制
勑具官某生而在選拔之科死則有贈襚之典國
家之待搢紳厚於恩篤於禮矣爾以公族之雋蚤
即鴻騫中嘗鷁退老其材而用之意蓋有待何崎

巇迅景之追耶進官一等往書爾樞榮光下燭尚
克祗歆可
趙希逌轉兩官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維昔洞猺負固湖湘繹騷爾切於衛民
勇於徇國深入窮討一方以寧帥垣上功疊進華
秩公議信其不忝也益殫撫字之勤茂對褒遷之
渥可
軍器少監直舍人院吳泳除秘書少監
兼權中書舍人制
勅具官某東壁圖書之府西垣誥令之司皆儒者
至榮也然成周盛時内史掌策命御史掌贊書外

史參其間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豈書志
之藏與策贊之出相爲源委歟爾學明河洛之正
文擅江漢之奇試代予言韶雅而不華翹明而有
體斧藻百度律吕萬化具乎于觀聽而還詔惟允
朕甚器之用進貳于蓬山以重四禁汗牛之書飫
於中而倚馬之藻揆於外源而委也唐武德正觀
間是兼命師古號爲稱職爾尚懋乃訓以亢斯文
可
安癸仲除太府少卿依舊總領四川軍
馬錢粮制
勅具官某西南民力竭矣稽九賦之登耗權萬貨
之盈虛以贍列營惟王人是屬苟稱厥職九卿不
吝也爾蚤嘗與聞定蜀之謀天險地産歷歷在目
以燭照數計之智濟勿畫鞭筭之長挈畚用裕外
府縣貳而長豈特序遷以奬爾勞推周官九府之
法均通乎上下兵食足而民不病朕有望焉可
陳康與除司農寺主簿兼知泰州制
勅具官某蜀有三陳閩之三陳實似之爾抱淹洽
之學雖退然不以殊科見而素履行願含章時發
鴻鴈行之良也簿正農扈出守海邦盍以起爾誼
謂是足以愈爾哉可
歸順人王世昌補武翼大夫差知宿州
制

勅具官某老上之庭既焚月氏之頭且漆爾見幾
興起慕義來歸挈符離於版圖削左衽而冠帶朕
甚嘉之峻陞武列仍領軍防往分銅竹之符用鑿
鄉枌之望其竭忠以稱殊渥可
歸順人張子良補武翼郎京東路兵馬
鈐轄制
勅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鋒旗所指相與
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峻躋武級往莅戎
鈐茂對寵光勉圖忠効可
歸順僞進士出身齊希古補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𦂳旗所指相與
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特畀文階毋忘忠
藎可

歸順人西珪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𦂳旗所指相與
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
厲可

歸順人于仙郭珍劉用游淑並補承信
郎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首挈唐鄧
歸吾版圖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厲可

十三

僞朝列大夫張德直改補文林郎僞朝
列大夫李國賢改補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等江漢之師于征唐鄧之境盡復爾等
窮而歸義待以同仁易授文階示有科級衹服好
生之德勉殫事上之忠可

張叔寅贈宣教郎予一子恩澤制

勑具官某韃犯蜀關兵行如鬼爾以郡博士從戎
而死之盡臣節也褒進京秩仍官遺孤郫矢復䰟
可以瞑目可

趙善瞭除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吾欲省刑甚憲部置郎以參決四方之
讞必熟於布宣德意者乃在此選爾守潯陽能奉
吾詔以惠利其民近規社倉遠準平糴露積相望
使千里無凶年而嬰孺之失乳保者皆有養民之
慈母也推是心聽刑於省戸天下無寃民其庶矣
乎可

黃朴差知安吉州制

勑具官某董仲舒宜在漢廷而出相江都膠西教
令國中所居而治志在及物無中外之間也爾以
春秋奉天人之對裒然爲舉首細氊廣廈著廷郎
省摶扶搖羊角而上方將使九萬里風在其下而
一息豈仲舒不遇比哉霅川家拱行闕姑煩共理
脩材奥學朕不汝忘可

參知政事真德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制

勑避繁機於政府特陞書殿之班祝昊壽於殊庭
仍勸經闈之讀睠予近弼爲世鉅儒雖寒疾未遂
於造朝然嘉猷何嫌於告后茂揚異渥誕播明綸
具官某王裕而金相川涵而嶽負十年去國瀋乎
沕淵潛以自珍一旦際時幡然覽德輝而復下其
入奏則祈天永命其侍言則格物致知嘉其有補
衮之風進而共政弦之政偶嬰微疾遽起遐心魯
人望季子來歸期弼諧之有益秦伯使醫和視疾

謂輔養之宜先稽典章於熙朝隆體貌於舊德蹟榮穹職均佚內祠時從邇英延義之游丕展中庸大學之韞噫道之將行也命方無言之不酬天之未喪斯文尚勿藥之有喜勉加葆嗇用副倚毗可

太府寺丞呂延年除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中原故家落落如晨星況蓋世名儒之子乎爾挹正大之澤襲秀穎之芳好脩而有吏事外府轉丞廷尉能贊而長以欽恤之意是爲克家可

劉煇叔除太府寺丞制

勑具官某丞者述六職以輔治故九卿皆有丞而外府爲重爾守家傳之典刑究吏術之本末分符盱江能使其民愛慕如武郡時知爲政矣佁藏設官來涉爾筆尚思理財正辭之義可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制

勑具官某君子而有才國之寶臣也故孔子以爲難爾爲臺諫清而不隘和而有立質直而知體敷對詳雅藹然君子之風輟自版曹出將漕指不苛不虣威愛胥濟豺虎與於前而色不動笑談而之才之稱也閩中謀帥弄印蓋久就爲朕往以詩書禮樂陶其民於整暇使朕無方面乏才之歎顧不美歟可

曾頴茂除直祕閣依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勑具官某端拱初詔就崇文院建祕閣擇三館書充其中淳化御飛白以扁之穹窿宏敞號稱木天今偉觀猶昔也寓直其間有登瀛之榮爾佩詩書之訓濟聲猷之美平刑七閩而行帥事雖姦植良民聽用肅朕聞而嘉之俾進直于東壁以重臬臺天球琬琰河圖大訓虹光下飾可挹可攬益思所以稱榮遇可

趙彥侯湖南路轉運判官姚子材湖南路提點刑獄黃靜夫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勑具官某等重湖以南地大而物夥二三部使者皆賢則列城風動與斯民相安於和平之域爾彥侯秀整而雅疏亮而潔陳我臬事率乂棐彝其弁之漕節爾子材寬柬而栗安恬而邵司我庾事亦克用乂其進之憲節爾靜夫平易而敏詳謹而練著績外服善不近名其畀之倉節孔門三子果達藝皆可從政仁則未也朕同日出三節以參舉一道之政治賦折獄能知用力於仁民其有不被皇華之澤者乎往哉毋虛朕選可

陳塏除直敷文閣知安慶府制

勅具官某漢科瑣邊吏於赤白囊交馳之後蓋已曉矣故竝邊擇守綢繆於未陰爾清謹而有立志宜勞江湖間非一日起丞農扈聲問益華皖城關守其寓邃嚴之直勉爲朕往民嘗苦於征調兵猶疲於戍守恪意鎮撫屹爲保鄣尚何風寒之慮哉可

厲模直祕閣知常德府制

勅具官某武陵人氣和柔多淳孝常彈五絃以自樂有虞夏之遺風守得其人易治也爾氣姿開敏材諝通亮自齊安改守是邦嘗以有政稱寓直中祕往訪故俗蔽芾其猶舊乎朕惟五溪蠻獠昔梗漢化與其得一討擊之名將不若得一撫循之賢守爾尚勉之可

葛逢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漢良二千石必選召渤海入爲水衡都尉潁川入爲太子太傅左馮翊入爲大鴻臚美意猶在也爾逢脩潔而寬厚守嚴能使其民咸樂於有生承明有庭進爲之長爾炳詳明而通敏守徽能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司均有丞俾還其舊文學政事之科雖異表厲藩輔之意則同或汗竹之摛華或治粟之贊計各攄素蘊用對殊獎可

陳韡除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制

勅朕顧瞻陪京控扼天塹折衝有術武騎千群奚所用之設險無方衣帶一水何足恃者茂選從塗之雋往開制閫之雄具官某瓌韞鈞深英猷經遠智略輻湊蚤馳騁於淮楚之間功名鼎來晚震耀於江閫之表進起部之妙選揔別都之重權虎踞龍蟠遺風猶昔魚麗鵝鸛勝筭方新惟江陵武昌之相望暨合肥蕪城之對峙首尾聯絡輔車因依其堅共奬王室之心以壯外攘夷狄之勢頃奉圭而入覲有嘉韓奕之忠茲掌籥以居留尚[redacted]鄴侯之志可

王與權知寧國府制

勅具官某宛陵介吳楚之交地望非不梬然大也其土磽瘠其民孅嗇大絃急則小絃絶故其治貴清靜爾含於昔而無慍容用於今而無矜色挈範六館士曰得師翺翺孔鸞之在廷何色舉之亟耶詳試近藩能如烹鮮之勿擾巖耕谷隱生意藹藹儒以道得民爾尚有焉可

韓祥轉儒林郎制

勅具官某江東荒政之講民無捐瘠夫豈一手足之力哉部使者筭勞來上謂爾宜賞其進一列用

勸字民可
鍾與轉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六驥復土五使置官允備馳驅悉靈賞
賚爾祗冗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毋忘策厲可
崔與王信劉旺彭立劉政王才彭辛王
用並補承節郎制
勅某人等壽春兩寨分扼東西爾能効忠冦不敢
犯登名勇爵益厲功多可
劉謙王鎔轉兩官並授保義郎制
勅具官某等虜既焚巢爾因削衽易之武級列在
王官其加進於二階俾恪勤於乃職可
王福轉武翼郎陞差淮西路鈐轄兼強勇
軍都統制
勅具官某軍務孔嚴將材匪易爾以挽彊射遠奮
不顧身爲吾帥臣所舉升之一秩進領戎鈐任責
捍邊尚迪果毅可
戴翼轉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盜發江右蔓延嶠南討平雖倚於元戎
奔奏抑資於群吏爾抱材試邑竭力餉軍其進華
階用旌勞効可
何元壽除戶部郎官依舊總領湖廣軍
馬錢糧制

勅具官某我　思陵詔戶部郎建臺鄂渚專總軍
賦自霍蠡始良法美意垂裕百世爾以通練燭物
理以沉密制事宜餉師逾年有宿飽而無後爨襄
鄂用壯正庌地官之屬增重王人之權有功見知
矣主兵主財惟和惟一漢之人傑豈以戰勝攻取
而後給餽之勞哉可
王伯大除江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兼知池州制
勅具官某朕甚重部刺史之選必試可然後爲真
爾清粹而恬夷多文而有政所至以治行著池陽
密控天塹臺郡常相依而立假節臨藩亦既蒲歲
牧御兩得軍民胥安爰疇孱翰之庸就正司庾之
寄欽一道之權以重一州又推一州之澤以幸一
道田閭爾甦卒乘爾輯吏治爾澄財計爾裕賢譽
日起豈久於外服者可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
兵馬鈐轄制
勅具官某于盱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
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
武級總戎海陵報國赤心更觀來効可
趙汝捍和糴賞轉朝奉大夫制
勅具官某漢享平糴之利唐被和糴之害行之惟

人爾以材選將漕畿内雖乘豐糴賤易於辦集而
農縣與市亦云善矣進陟正郎賞格維信可

趙希惠轉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永王朕大父行也莫覩老成之則尚思
毋殁之請爾其季子信厚有傳進陟一階前言是
踐庸示予追遠睦族之意可

陶木除秘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勑具官某中書之務清而後能簡節號目以經綸
天下之大務置掾不可不謹也爾裏夷表莊言寡
理中蔚爲通達國體之器轉丞道山胱氛埃而凌
沆瀣俾得以悉心於省闥整紛遞塞剔煩撮要中
書之務其清乎　神宗聖訓有云左右司須是學
爲宰相爾雖兼官尚帥志毋怠可

趙與篡除大宗正丞兼權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制

勑具官某朕欲内外之輕重等朝與之休戚畀之
麾節民庸之茂必登之班著爾守近輔潛藩民無
繭絲之苦而有耕鑿之樂既增秩以表厲之又趣
之來丞我麟籍劉德以千里駒嘗爲是官矣職清
務簡攜掾宥府帷幄勝籌勉思裨益可

趙與虩轉一官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六騶復土互使置官九備馳驅悉露賞
賚爾祗冗役例進一階被服恩榮毋忘策厲可

陳應星輸粟補迪功郎制

勑某人一毛亦嗇富民之常爾業儒樂善能於兵
荒發廩無靳色富而知仁矣文階示勸增耀且評
可

衛洙除大理寺丞方大琮太府寺丞制

勑具官某片言折獄千乘治賦孔門高第爲之於
此可以觀有用之學爾洙浚明而不苛爾大琮安
雅而不襮皆學者也聯翔表著有問甚華爰進丞
于廷尉外府獄訟得哀矜之仁財賦得阜通之誼
所學見於用矣懋哉毋忽可

新太府寺丞劉煇叔除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郡太守以美最登朝著榮矣循門未入
除書再下其榮抑多爾守劇壘于江右政得寬猛
之中變友者樂業彊弗友者無梗化風物寖還舊
矣召丞外府轉丞廷尉丈二之組猶綰也惟服其
榮而圖其稱可

知高郵軍馬光祖政績轉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承據江淮舟車之會富庶出他郡上能
與民相安則爲良守爾以實顯之材分共理之寄
政令明簡田里熙豫其在惟良之選乎進官一等
用旌善最尚加鞭以須甄采可

何文美轉武德郎依舊淮安州副都使

制

勑具官某定遠戰禦之勞去今十有八年矣爾累閥積階而後自列朝廷方厲忠勇以勸事功不汝靳也進朴再級仍將偏師淮水湯湯毋忘敵愾可

何勲父除太府卿制

勑具官某九府設於周今唯太府官名猶古受其貨賄之入須于受藏之府職業亦猶古也知圜法之爲均通則爲稱職爾登騎省而聲采藹長蓬山而風致遠治輔藩而恩威立蓋通儒也臨楮之令屢變錢穀之問日棘非通莫濟蓋法猶衡也人猶權也衡一定不易而權之以人則通矣入儀九列總幹萬貨任法任人庶其兩得乎可

史嵩之除直寶謨閣致仕制

勑具官某范呂世家多良材所積厚也爾師垣之孫文昌之子受材孔良遺榮何早禹閤寓直尚尉出門折軸之憾可

游九功除司農卿依舊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制

勑具官某江淮制閫皆以王人臨之重其權也分閫海服其可輕爾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頃以農少出殿東藩待哭獨高明有體而無吐茹予鯨波之表朕用嘉之進升列棘仍鎮舊安澄三農和樂尚益加之意可

莫异德白身襲父官授銀青光祿大夫

制

勑具官某舜化柔遠禹聲暨南爾知慕於華風宜克承於世業畀階宗祿効職遐陬祗服寵光益肩忠孝可

陳韡磨勘轉朝議大夫制

勑庶吏明於考績之餘周詔賞於計治之後睠時法從鎮我陪都適銓簿之程勞宜賚書之錫寵具官某涵渟術業震耀威名豹尾屬車之嚴昔猶良切石頭鍾阜之勝宜力惟勤積日絫以課功按歲成而進秩雖高賢獨不廢彝章元祐之著定具增重論思之望紹興之付剸政益堅捍禦之圖可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二

內閣文庫

外制七

吳淵除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制

勅具官某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此風雨霜露所以爲天道至教爾以昂霄聳壑之質秀出於鄧林夫豈常材也哉而匠石必取於斂華就實之後京口爲江淮襟喉升班論譔起家出鎮識老氣定而政平軍民之福也暇日登北固而長望慷慨擊楫聞風作興斯稱予蓄材待事之意可

蔣重珍除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制

勅具官某董仲舒宜在漢廷而出相教令國中所居輒治志在及物無中外之間爾以奥學閎識奉天人之對嘗毅然爲舉首不輕於售挽莫能致迨攬大政幡然肯來敷經邅廈吮墨螭首朕方傾意鄉之非仲舒不遇比也卧疾念歸姑以論譔殿輔藩勿藥且召矣可

姚瑄除直祕閣權知建寧府制

勅具官某富沙軍情屢搖頊爲甚官治民廬半委烈燼朕念之怛然故選孰知德意者爲守寓直中祕以榮其行爾名在文學之科而議論鏘發志氣英邁丞于麟臺郎于憲部與聞廟筭於宥府聲問日起詎宜輕去一方病矣勉爲朕往康乎以字民簡靜以馭軍百廢具舉而聲色不動以表列城是爲稱選可

何炳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

勅長江上下護風寒非一處潯陽西挹武昌東引京口自晉以來爲重鎮故輟從臣臨之具官某以撥煩之材致遠之識嘗建臺閫于上流厥績用茂晚登從塗齒宿而氣不衰升華論譔往控天險酌保鄣藺然之計嚴綢繆牖户之圖江波不驚廑阜屹峙尚可登庾亮之樓而銷憂也可

國子監書庫兼皇后宅教授徐雄除國子録制

勅具官某虞周有胄子國子之教漢有四姓小侯之學朕參用之以作人爾講習克勤圭角不露方授經陰馬之家遂分録成均之政師道行焉茂哉思其所以爲人師可

陳大樸平黎蠻賞轉儒林郎制

勅具官某黎蠻干紀海邦繹騷爾密贊守臣設謀致討論功宜賞爰進一階漢水之陽益勤警邏可

張綽平蠻督餉賞轉儒林郎制

勅具官某黎蠻干紀海邦繹騷維時守臣亟致討定爾服官黄綬督餉良勞示勸一階益勤警邏可

趙善瀚知岳州制

勅具官某岳陽處粤蜀荆楚之會吴晋皆爲重鎮以魯肅陶侃爲之守爾氣盛於摧奇材優於盤錯傑傑然公族之頴繁弱櫜藏人所共惜起馮熊軾揖肅侃於千古之上可無薄洞庭而羞君山也維彼澤國民生孔艱悉力拊循毋失休譽我有好爵將於爾乎進之可

黄朴改差知泉州制

勅具官某奉親而守便郡搢紳之至榮爾學問昭融議論激壯以倫魁雅望昌文聲於朝而料戎情商國勢類出人意表識者以方面之材期之甫懷吴興之綬隨綰温陵之組去家壓境能幾何舍拔與親御如行户庭父老相與榮豔於道周且喜色相告曰仁孝同源孝於親必仁於民凋瘵其甦乎可

塗顯行知崇慶府制

勅具官某蜀在萬里外朕於人物之賢否難偷度而耳目惟制閫之寄爾之公廉律已豈弟愛民彦吶爲朕言之觀遠臣以其所主唐安一麾不汝吝也政平訟理圖稱厥舉謹勿以去朝廷爲邈可

厲模楮綱賞轉朝請大夫制

勅具官某幣行於東南而取楮於蜀精實緻密僞難以亂眞也爾抱材敏鋭將漕井絡歲發楮綱適應賞令其升一級庸勸奉公可

權工部侍郎徐僑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制

勅勞侍從之事顧去承明考仁聖之風勉留廣厦雖優老之令典實崇儒之盛心具官某志操孤高問學淳古詠歸沂水之上世果何求作興北海之濵時然後出有嘉耆艾寘在清華守益固而眷益隆進愈峻而辭愈力兹領祠於闕下仍勸讀於禁中以體貌大臣之舊規爲尊寵高年之特禮更陞論譔不替纂修行葦之養老乞言亦孔厚矣大學之致知格物尚茂明之可

黄塤知肇慶府制

勅具官某朕惟民生之不易吏治之不良雖斗壘未嘗輕畀矧名藩乎爾承元祐故家之傳材優而氣壯自著勞於試邑即振譽於登畿僅爾小休倏焉後起爲遐嶠之民擇守也潰旅未殄地迫高要往疾其驅亟圖按堵可

丁暐除直寶謨閣淮東路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王良造父之御鳴和鸞逐水曲無不中節人與馬相習也爾氣明而敏材通而偉屏翰澄清之最存著於淮左物情地利習之久矣兹還寶

奎之直俾膺飛輓之寄咨諏責廣積貯貴豐往究乃心用圖厥績以寬我東顧可

魏了翁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制

勅秩宗之典三禮虞凝垂拱之功春官之掌九儀周格盈成之治緊制作之自古必推行之在人進我鴻儒膺茲妙選具官某氣以志爲帥學以經爲宗賈誼六太息之書洞達國體魏證十不終之䟽仰當帝心梧桐方挺於朝陽蒹葭已颯於白露逆處以順樂忘其憂務著書而立言期精義以致用綠竹猗猗而瞻彼奧毋與磨切之思白駒皎皎而食我苗徒起縶維之歎適中朝之更始俾外服之遄歸睠百王之典寖微而一代之防多闕匪究定民之本曷爲經世之方漢僅草儀猶折武夫之氣魯惟秉禮卒回彊國之謀爾熟講乎后倉之九篇深稽乎姬公之六典未入趨於宣室趣攝長於容臺仍摛盤誥之文更勸索丘之讀登崇伊始簡注良深吏士之見官儀正賴濟時之略公卿之明王制毋忘致主之規可

參知政事曾從龍除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封仍兼參知政事制

勅聖賢相維而致升平莫重弼諧之寄文武兼資而有智略尤嚴宥密之圖延聽譽髦滂參大政進究五兵之重用培九鼎之尊倚成匪輕作命惟允具官某學該乎今古識貫乎天人長江大河不足以喻其量之深太山喬嶽不足以言其器之重夙擅倫魁之望嘗陪近輔之聯仲舒見嫉孫洪不少安於朝廷之上李泌出避元氏寧退處乎畎畝之間既屢最於价藩爰趣還於政路屬逢更化備罄吉猶直方大之兼全深得鎮浮之體知仁勇之並用洞明應變之機顧邊瑣之孔艱期廟謨之宏濟宣帝樞機周密固先二相之資憲宗紀律設張尤切衆賢之助肆疇庸於閒社俾進序於本兵總提星紐之權仍贊台衡之務邑畬申衍邦典增崇以成道德之彊以全帝王之勝噫天保治內所以收采薇之功烝民任賢所以定車攻之業維眞儒之無敵知中國之有人務遠乃猷用底于乂可

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户制

勅帝舜之格三苗有伯益以贊禹宣王之定四國有吉甫以誦申睠宥密之孔嚴賴寅恭之協濟肆頒命綍參典事樞具官某資蚤悟而夙成學旁貫而曲暢函鍾太蔟爲角始終皦繹之和玉瓚黃流在中表裏淸明之粹久矣冥鴻之去時哉儀鳳之

來不累日而長諫坡未再月而登政路以非常之
際會爲有大之規摹難於定不難於回熟知國勢
可以戰斯可以守洞識戎情爰進貳於本兵仍申
陪於賜邑維予制勝咨爾陳謨府兵列於關中軌
是相維之制屬國置於塞下曷爲叵測之防隱憂
既深區畫可後坐弭控弦之警密輸借箸之籌噫
文武之憲萬邦政有賴中興之畫明良之康庶事
盡共圖丕應之功惟爾之能俾予以治可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除簽書樞密院
事加食邑四百戶制

勑民獻敉寧武功求濟於艱大之日王師遵養時
晦用介於純熙之餘睠國勢之重輕視人謀之臧
否進賢宥府揚號明廷具官某柳下惠之聖和樂
正子之好善謙謙自牧夙全君子之風蹇蹇匪躬
克慕王臣之操紛炎門之競騖獨夷軌之徐行一
泯忮求兩無緇磷去知有命靡矜器能政理之長
來亦何心益稔議論文章之望迨親攬於威柄爰
趣登於政塗勤樸斲於梓材力贊厲精之治綢繆
戶於桑土常懷先事之憂備罄壯猷罙深邃簡就
陟樞庭之序仍循書殿之班爵進公圭秩陪邑采
俾密禆於勝算用坐折於遐衝噫明主可爲忠言
朕方合介胄搢紳之議上策莫如自治爾盡思車

馬器械之圖必同寅協恭而和衷斯禁暴定功而
保大式孚民聽庸對王休可

余玠起復宣教郎襄陽府通判兼京西
制置司機宜文字制

勑具官某奪情非令典也惟從戎則許其墨爾以
明敏練達受知于制閫秋防孔邇辟置自助起之
堊室貳政要藩且參莫府之畫不以家事辭王事
其禮之變乎移孝爲忠勉圖協濟可

李勉平黎賞轉朝奉郎制

勑具官某廣右平黎上功爾以彊敏宣勞于莫府
進二秩以獎之甫通閨籍遂階員外異渥也試邑
于處益勵勿懈可

軍器少監徐清叟除將作監依舊兼司
封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制

勑具官某朝廷之用賢非一途信其賢耶用之惟
恐不亟故必躐正郎梯監少而升爾家傳正大之
學躬厲直方之操金華開說援古以證今亹亹不
倦朕甚嘉之攝主爵貳戎監而進大匠華軌直矣
朴素化行繕修務簡涵泳竹素綽乎餘暇輪人有
釋椎鑿議堂上之讀者試詳訪之以告庶乎他山
之石可以政玉也可

大宗正丞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

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武監戎部之附庸官間無事少也占位涉筆無錢牘然鄉用之材於此乎儲爾學問醇茂義理融暢恬夷而莊舒卷阿吉士其人歟丞我麟宗攝郎銓省几案文書塡委不動聲氣隨手冰泮而九品無遺鑒體用具矣試材以劇養望以暇鶴膝犀渠姑貳程作朕方圖所以進爾者可

丘岳除兵部郎官趙與蕙除都官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制

敕具官某等國朝最重尚書郎之選懷香而奏明光襆被而直建禮非郡最不眞授爾岳篤茂而暢

邁守儀眞以吏畏民懷稱爾與蕙疏明而詳逵守嘉禾以政平訟理著朕屬精政事以來歷擇吏治皆其良也表惟良之吏以勸郡國故俾岳郎于司武與蕙自丞大宗郎于司僕且攝屬于宥府太徽積星之次即日爲眞顧不謂榮乎兵不可黷刑不可濫必寢必措勉贊而長可

樞密院編修官趙汝譢除宗正寺丞仍兼右司制

敕具官某三丞望華職簡而事屬爲劇授官兼劇以簡欲其材有餘於事也爾蚤叔危級蔚著推望攝組省闥靡枉于法守而事不辭難沛乎其材也擢繇編纂涉筆宗盟仍行紀綱百司之職輕車熟路時能及之益涵致遠之器用對方來之渥可

汪之道除太常寺丞制

敕具官某漢制朝儀武夫拔劍擊柱之風爲之氣奪使成周禮樂得見于後世情僞之防何如哉故奉常置丞必通于古誼爾學博而約氣直而清時輅冕舞之傳孰復蓋久談經宮邸薰陶信厚涉筆曲臺宜矣因革損益訂古而施諸今以美化善俗亦惟無忘夙夜惟寅之義可

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

敕具官某時政記者國史之椎輪經武要略則先朝制勝典刑之囊括其書纂次於樞屬自昔必名儒文士爾家傳儒藝蚤著文聲韞抱不凡脫餌科級諸老先生多之簿正屬籍進升剛潤維汗青之稱也與閒廟畫攝事郎潛精[illegible]簡通對我殊擢可

陳一薦護獻俘有勞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蚤執合圍穹廬就燼函守緒檻天綱獻功于槀街循途護役爾寔宣勞其升員外之階往効幕中之畫可

顏信之獻俘有勞轉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淮蔡函骨獻俘之役爾與有勞其陛一

階以酬跂涉可

蔡仲龍除大宗正丞兼權屯田郎官衮

商太常博士並兼沂靖王府教授制

勑具官某等沂邸於屬爲近朕篤内睦擇師而教之久則遹遷奬其勤爾仲龍爾商皆以經明行修立於朝如玉在山燁然其煇潤脂範麟趾麗澤多益是用進仲龍丞于大宗且攝省郎進商繼仲龍議禮于曲臺而典教悉惟求舊懋詩書禮樂之訓陶河間東平之風不特講留屯蒐綿蕞之欽厥職也可

安恭行除大理寺正制

勑具官某廷尉有正監及平漢制也我朝置正於卿少之下丞司直之上厥選蓋謹爾材姿亮通風槩明整蔚其梧鵠之秀丞郡以李法簿召未至升之正以聽獄成甄拔峻矣書曰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勉哉圖厥稱可

魏峻除宗正寺簿揚璟太府寺簿趙與

奭措田令制

勑具官某等楩枏杞梓之材生於鄧林其地美矣非雨露之養不成爾峻簡而温雅而文爾璟茂而通整而練爾與奭穎而秀韶而明英英世家翹翹天支朕皆欲養其材以待用故進峻簿正于瑶牒璟繼峻簿外府與奭繼璟令帝藉前煇後暎其各懋於自獻可

馮去疾除武學博士制

勑具官某善用兵者不學古兵法而圯下一編亦詎容無師慶曆置右庠之意昉此爾以通經博古之學彪炳於文成均諸生咸斂衽其下風而平時慷慨激烈論南北離合之勢兵家勝負之略皆有據依遷之博士使業韜鈐者又得所矜式新美作成之下安知不有武舉如子儀出於中乎可

劉宰除將作少監制

勑具官某朕宵旰圖治訏猷猶邈每嘆君子有材之難然不敢誣斯世之無其人也爾隱居以求志深造而自得君子人歟其論天下事目無全牛投刃可以中桑林之節材抑偉矣旌招屢下未肯從吾游何耶趦趄拘攣繇丞奉常徑貳繕監迎之致敬有禮矣惠然來思毋與盡而返可

尤爚除知江陵府兼京湖路安撫劉煇

叔政績轉一官依舊知建昌軍制

勑具官某等河東以地望之重歸季布穎川以民情之安留寇恂悉惟其宜爾爚抱識時應變之長往帥荆州事權非昔而承上撫下無間言可以爲難矣故幽召俱還以壯吾上游控扼之勢爾煇叔

屬盡職奉公之志出守盱江邑里甫集而興利除害無遺功可以爲善矣故選擢復留以慰千里戀慕之情分閫秉壘任有輕重朕爲地望民情而擇官奚有間哉各鞭厥後毋棄爾成可

葛洪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

勑武公叡聖暁不忘箴國之心文子廉忠老猶篤事君之志朕緬懷舊弼久樂燕居年垂九袠之崇望捻三朝之重峻陛遷職昭示隆恩具官某嶧陽特生之桐新甫後凋之栢致身廊廟雍容麟也之來引興丘園翕忽鳳兮之去仁樂山而俱寂義飲水以自娛雖黄髮之沓沓愈丹心之烱烱廼眷粹古務尊耆儒不得謝則賜杖而安車優游佚老如有問則就室而珍從懇切乞言方將遺掌故而訪伏生乃欲致少傅而從疏受旌期雖重於趣召瞿鑠詎容於告歸陟祕殿之大名踵珍臺之優贍肆加體貌式聳觀瞻噫壽考維祺朕敢忽日扶月存之禮憂心如醉爾毋忘晨興夙寤之規益茂養恬對揚猷訓可

何處久太府卿兼知嘉興府制

勑具官某士君子任於時入儀九列出殿三輔通顯矣矧建惟月之擅馮扶風之軾而爲王人爾守故家之學術熙昭代之典章色莊辭毅爭是非於殿陛間不少詘用之郡國何姦萌之不戢戾氣之不弭哉因南徐惜其去之早知嶲李恐其來之暮就乘夏縵趣布藩條徒得君重毋薄淮陽也可

度正轉朝議大夫守禮部侍郎致仕制

勑允矣君子佩筆槖以方貴賢哉大夫掛衣冠而何亟能知所止盡貴其行具官某學守粹傳性全至書見於治郡有閑閤思過之風推以立朝得自牖納約之體進貳秩宗之典仍參師氏之司尚賴繩愆遽聞告老一正君而定未究責難之恭致爲臣而歸廼慕保身之哲宜升華秩用尉耆齡還家義雪之邊遺世煙霞之表莫回爾志徒愴予懷可

禮部侍郎致仕度正贈通議大夫制

勑有十夫予冀方來下於井參不一老慭遺乃去騎於箕尾宜加襚典庸示眷懷具官某秉心醇明制行平實大夫國人之譽蚤推其賢諸老先生之傳晩試所學踐棊途而獻替蹇經幄以開陳每望其儀嘗期以壽胡夕陽之莫駐忽朝露之先零臥病於數千卷之間性焉已盡殮含於二三子之手命也何言淒涼萬里之歸赫奕四階之贈英魂如在茂渥歆承可

趙綝除大理寺丞諸葛十朋除大理寺司直制

勑具官某等獄重事也鍜鍊以爲巧擠摭以爲察析律以爲察深文以爲公而民命近止國脉斵矣理官其可不選爾綝器涵渾璞薰然忠厚長者之風挈繩直於圜棘刑不失仁故就進之丞爾十朋步中規矩藹然悃愊無華之美賛勷畫於國私利不失義故俾繼綝司邦之直皆以達吾好生之德也敬之哉惟良折獄可

太學博士李渠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勑具官某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四代之制然也二學並設以教神明之胄則我朝作古爾行應周旋之規學茂講習之澤相觀而善六館得師而吾葛藟瓜瓞之秀不可無良範也故輟之司教于宮庠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等就傅肄簡而上皆知勉於爲善則振振之化行矣可

太學正何處恬除太學博士制

勑具官某博士掌通古今漢始以五經置施讎之易孔霸之書張生之詩小戴之禮皆嘗以是論同異於石渠其通經何如哉爾涵渾厚之氣蘊精深之學正于膠庠士服習其訓而不敢犯朱之分經講授之官剖疑析滯導正釋回以成首善之風乃見師法可

架閣林宋偉除太學正臨安府學教授林伯順除武學諭鄭斗祥除太學錄制

勑具官某等文武異庠而樞紐風化坯治人物之功等故選授皆明師爾宋偉志氣激昂講藝精博爾伯順風規凝整汲古深長爾斗祥抱負瓌傑造理閎奧掌故郡博士中一舉而得三士上庠以宋偉爲正斗祥爲錄右庠以伯順爲諭望實孚矣教學相長之道尚觀所進可

兩浙轉運判官顔頤仲除戶部郎官兼知臨安府制

勑具官某朕間者親扎十有二條敕饑尹以重四方之本丁寧猥到奉行惟人爾立心直而平見理靜而明處事果而精將漕閩下聲采奮厲撫虎兕之出柙知牛羊之求牧隸組彈壓都人士安之茲用擢之版部郎俾爲眞周以尊枕于京爲盛漢以桴鼓不鳴爲能變友彊弗友剛柔異施而國勢增鼎呂之重斯克訓于朕志可

都官兼檢詳趙與箟除直寶章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制

勑具官某歲九遷而日三接遇合之盛也未半歲褒表者五六其非常之遇歟爾良而材寬裕而精密治輔郡有善最朕既增秩原其任未幾以丞大

宗召又未幾以都官摳掾進又未幾以寶奎寓直
國鐵將漕選莫乎鴻鵠之遇順風誰能禦之夫諸
路之漕一也而漕于鐵爲難噓弱揉彊壓浮鎮薄
與牧尹參錯爲功皇皇柷莫矣可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知廣州崔與之除參知政事加食邑四百户制

勑朕仰稽列聖並建輔臣在乾德則除餘慶於荆南就參國秉在紹興則擢趙鼎於江右入預政機肆嘉牧御之賢久鬱訏謨之望討論舊典揚厲新綸具官某存心以事天行義以達道風節高乎一世威名聳于四夷泛三峽而歸久適山林之樂越

五嶺而召尚安水石之閑甫陞書殿以賦祠旋即里門而宅牧期釋宵衣之慮志居晝錦之榮方飛鴞懷我好音已肅登陴之諭迫急鹿鋌而走險竟伸負固之誅環扶胥黄木以懷生極交阯蒼梧而息警益深簡在可後儀圖維漢化之雖更尚唐綱之未振聚民獻以爲敉寧之本每拊髀於才難開皇極以示會歸之方尤拂膺於道遠疇可稗於大政信無易於老成以叶群心以熈庶務仍總提於邦典兼申衍於邑租趣裝而來虚宁以待噫召公成南國之化既茂著於民庸尚父起東海之濱盍共扶於國勢體予至意究爾嘉猷可

凌嵩除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某天下之平一傾則用法者皆爲之輕重故廷尉置評以平之爾秉心近厚涖事詳敏退然不知而不愠擢畫一之科亭四方之讞以身體之以心求之何往不得其平哉毋徒曰三尺法安出可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樂根於心著於日用達於天地之化百物之産隆古聖人重之故分命夷夔以治其精後世文勝寔衰一奉常掌其粗足矣矧卿不常命惟貳之置爾以倫魁之望發名父之傳事親從兄仁義充於一性而禮以節之樂以樂之無非實理出揚濡嚌之光華入揔容臺之制作孰非實用哉世教之防範不立人心之情僞益滋借鉏取帚拔劍擊柱綱常幾少壞矣爾其思辨上下和神人之道以暢所學可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勑具官某襄沔上流爲安康以守行帥事在符毋輕其選爾守洋川有治行制閫謂才周應變績著籌邊宜易鎮要藩信如其言吾得良牧矣郡據秦楚蜀之會距商虢孔邇非識常山蛇勢不足以圖攻守而撫軍字民其本也毋怠毋易可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
讀眞德秀轉太中大夫守資政殿學士
致仕制

勑上印祈閑風獨高於東府掛冠告老景逮迫於西山緊一身何有於去留而四海實關於輕重特隆禮貌昭示眷懷具官某俊偉而光明直大而博厚出則野老望車而迎拜識恨不先入則都人遮道以聚觀用嗟何晚進陟詞坡之長密陪經廈之游勉朕躬為天地而立心使斯世見帝王之為道久韞經綸之妙徑躋丞弼之崇方觀厥成遽辭以疾雖堅留於勸講莫力遏於懷歸何但上下床信人才之有間如失左右手況時事之多艱維聖賢之會難逢而治忽之機易判所期三事穿計一階噫君子不可諼兮尚想英規之在賢者樂與共也竟嗟初志之違往服恩徽用光祖道可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致仕眞德秀贈
銀青光祿大夫制

勑致為臣而歸甫惜孟軻之去非夫人之慟忽驚顏子之士以十年退養廊廟之姿不一日與聞朝廷之議悲深易簀恩重書棺具官某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中庸大學之經世講貫深微伊訓說命之格君數陳坦白少徊翔於禁路首典領於文闈為國蒐賢志身竭瘁方騰徹棘之譽已告負薪之憂趣升股肱旋乞骸骨鍾全氣於三光五嶽如斯幾人受正命於太極兩儀僅爾中壽舉朝歎息行道咨嗟顧民生之方殿屎豈天意之未平洽咸歆金甌之望特陞銀艾之榮噫涉大水而無津孰濟奔流之勢仰高山而景行尚聞屹立之風九原可與百世不朽可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贈三代
故曾祖嘉謨朝奉郎贈太子少保特贈
太子太保制

勑有嬀遠系為漢世家咸而欽欽而躬躬而寵則位司空寔而紀紀而群群而泰則官僕射緊流光之無數蓋鍾慶之有源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充實中存浚明外著愛人利物[redacted]博古通今[redacted]子拔列卿之額孫搴法從之華傳至爾曾進輔予治培深而發必茂積厚而報亦豐雨露九霄峻陟青宮之保雲來百世益增黃壤之光可

故曾祖母黃氏上饒郡夫人特贈文安
郡夫人制

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崧高駿極之詩所以作也必有隤祉發祥之懿是鍾經文緯武之英具官某

故曾祖母具官某氏淑行椒蘭柔儀蘋藻婦從夫
而積累始大厥家孫生子以顯揚遂彊吾國丕顯
曾門之慶申加名郡之封僾然如存歆此休渥可

故祖膏朝奉大夫太府少卿贈太子太
傅特贈少傅制

勑寤寐治功登崇人傑三階聯耀不忘夙夜宥密
之忠五廟均休益茂春秋烝嘗之孝宜隆尊祖用
顯詒孫具官某故祖具官某德履純明風猷簡遠
荐更外服陰成勿翦之棠特立中朝氣凜後凋之
栢僅升華於卿月竟鍾瑞於樞星賛我遠圖皆而
遺訓班髙亞傅時申加第之恩望重世臣益篤傳
家之慶可

故祖母蔡氏魏郡夫人特贈安國夫人
制

勑舜帝之後爲陳文王之昭有蔡宜其家室貽厥
子孫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任只秉心温其積行
禮嚴舉按曳藻綬於名卿教篤斷機飛翠綾於法
從傳芳再世制勝五兵不忘報本之恩宜厚追榮
之典積恩徽於大郡新湯沐於名邦象服是宜尚
其不昧可

故祖母汪氏魯郡夫人特贈崇國夫人
制

勑含飴弄孫者家庭之慶爲醴烝祖者寢廟之榮
肆倚重於良臣庸追榮於大母具官某故祖母具
某氏淑均姆訓雍肅婦儀采南澗之蘋躬承家而
共祀有北山之李世爲國以生賢睠時樞紐之尊
賛我經綸之妙孝思維永德報宜隆易郡號於曲
阜之墟進國封於崇墉之壤潛光煥發懿魄祗歆
可

故父居仁華文閣學士正奉大夫贈太
師特追封申國公制

勑朕講求柔徽治外之略企慕烝民任賢之風擢
時英猷列我該輔千尋之木以培埴而茂九層之
臺以積累而高必有教忠乃能移孝具官某故父
具官某心夷而履粹學博而文雄綿眷　阜陵佩
荷囊之清切受知　光廟擁茸纛之森嚴視萬石
以爲輕傳一經而特重克開哲嗣進翊洪樞禰廟
疏榮躋上公於二呂師垣流慶邁盛事於三陳可

故嫡母王氏鎮國夫人特贈燕國夫人
制

勑延范逵而開陶侃濟世之功闞元齡而卜王珪
佐時之業家或無於賢母國奚有於名臣具官某
故嫡母具某氏環珮雍和帨紛肅穆獻納論思之
最能勉其夫彌縫輔賛之功克昌厥子任方隆於

政路報宜侈於胙田進召公故國之封正魯人小君之號音容未泯饗留其歆可

故所生母俞氏新安郡夫人特贈和政郡夫人制

勑綵衣之戲天性眞樂板輿之奉人生至榮睠予兩社爲輔之英抱此萬鍾致養之憾匪隆褒典曷慰孝思具官某故所生母具某氏毓詩禮之門嬪衣冠之族怡聲下氣奉棘列之尊章菜則令儀佐槖班之君子爰篤生於國棟肆坐斡於天樞心如母存義以子貴易舊封於古歙加新命於西岷不惟紓蓼莪之悲抑亦示白華之勸可

故妻林氏信安郡夫人特贈大寧郡夫人制

勑召南鵲巢之什夫人起家魯侯燕嘉之詩令妻受祉何嗟契闊不逮顯融具官某故妻具某氏佩服女箴踐修婦則于沼于沚齊明錡釜之共如山如河嫺雅笄珈之飾宜百年之偕老胡一旦之溘先顧予樞臣失此內助宜郡封之加峻俾廟食之增華陰相其夫永輔吾國可

家抑除將作監丞制

勑具官某參井之光下濟岷峨之氣上直鍾其英者多清廟之器故選拔爲盛爾淵於學而騂葩於詞而峻西產之珍也外間蒋以名薦深鎬弗售特招乃來球璧宜在東序而涉匠監之筆朕豈以閒劒善最爲可略哉職優事簡姑涵雅望伯仲塤篪聲問孰樂可

四川制置司機宜文字趙垙夫除太社令制

勑具官某朕重名器甚録其父之勞而進其子於周行不一二見也爾父以名法從當方面撫蜀控秦具有威略贊籌莫府爾抑有助朕何愛司社不以爲循陔之榮哉其砥礪事功使人知西平之有子可

史彌鞏王寓推務羨賞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莞榷國計所關羨必賞爾尼職京口克懋厥官歲入有常能溢其額俾進陛於一列庸獎厲於勞能可

史全之監軍平蔡州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方城負固我師進討摩壘鏖戰遂復故境爾監厥軍計功受賞兩秩升華勉思來効可

孫林張旺告發軍姦並補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羽林夫敭敢犯紀律爾發其姦悉正顯戮而京邑以寧登名武階儲材將列表示戎行使知懲勸可

陳文孫知高州制

勑具官某炎嶠守吏必諳風土稔習俗然後能盡心於撫字爾端飭而敏於政守封川民無歎愁易符高涼必能推之共理詩不云乎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貴不擾也往毋鄙遠其民可

淮東路兵馬鈐轄耶律均後山陽有功轉三官授武德大夫兼知淮安州鹽城縣制

勑具官某山陽淮之門戶間爲寇保王師大討蟻潰鼠逸爾搴旗鏖擊之勇莫府高之疊進武階往理邊邑加意撫循毋失軍民之譽可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三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四

啓一

謁莊提舉啓

鐵硯關心莫續盤洲之脉繡衣具眼好開泮水之荒雖離奇了無先事之容而啐啄或有同時之理不孤此志端繫其逢昔者東坡之門卓然北斗之望惟斯文之宗主在是故當世之豪傑歸之后山仕徐嘗賦稻苗待公秋之句山谷游魏亦哦小草有遠志之詩皆縣郡文學之官自附墨客卿之列品題一出聲價倍增四學士之名等華嶽而俱重六君子之選與日星而並垂此風無傳吾道誰屬

必宗工之繼作則善類之爭趍伏念某骨相蹣跚性資骯髒悲歌長鋏肩鼻之撳未能活計短檠床頭之易猶在颯重闈之白髮峭獨冷之青衫訪三洪於故國之中拜一范於公堂之上湖山醒夢何嫌書懶讀之嘲山色療飢敢爲飯不足之歎顧此游之不惡知其命之將通恭惟某官吾儒津梁斯世鼎呂辟雍講道激揚洙泗之波祕府紬書排憂蓬萊之氣胡斜飛而背日肯駕以觀風以胷中之鏡而照老吏之百姦以肘後之方而起疲氓之九死且力扶於公議每樂得於英髦有覬賞音遂志躍冶僭公六轡九頓首於先驅惠子五車一點

頭於後覺歸依良切歎梁奚殫

謝葉提刑薦啓

泮水思樂孰觀魯侯之旂舞雩詠歸首與曾點之瑟孰蚍蜉之借援自蜾蠃之投機引而進之望不及此竊以古靈之蘖莫匪名臣温公之門類多君子惟相知不在肝鬲之表故一見盡得眉睫之間信公道之主盟乃人材之司命如某者拊缶不韻挈瓶無奇遇會意之文時擬景福靈光之賦求安心之法日對布衾陋室之銘蓋襬襶以不爲任挪揄而弗顧正請老農之學忽求病躄之師抵掌而談古今千歲可坐致也屈指而計日月期年尚竊遅之豈期夜雨之燈忽入春風之筆先鞭方着歸裘難留儘埃風而上征殿奔雖後過屠門而大嚼知味已多償自兹或尋覆蕉之緣則其他可乘破竹之勢造物所相終身爲依兹蓋伏遇某官列戟名家褰帷膚使抱王霸之略前身江左之夷吾主人物之評後世汝南之許劭障末流於既倒牖晩學於方來漱氣一噓韶華四蒲猶謂踈枝冷蘂有未放之寒梅縱令换葉移根亦舊栽之紅藥軒昂露剡特達知音某敢不恪守官箴勉求師説四方逐東野自今有入道之門一瓣爲南豐何日是報恩之地

謝費提刑薦啓

光近繡衣久跂八鸞之末褒榮華衮忽開三鱣之先一舉軒然斯文幸甚嘗觀種樹之傳因得論花之評香出淤泥濂溪之愛蓮未爲過影横籬落和靖之好梅正自佳其或合山樊水仙而爲弟兄以至集海棠酴醾而與賓客雖非同調還許聯芳如某者猶有弗爲懦知自立收心學問不過乗欵段而稱善人抗志功名未免帶擂具而見公子來習青青之佩得依皇皇之華曲爲吾道之主盟不以衆人而見遇念瀕於蒲盍寵其歸飛一鶚於霄漢之邊送乗鴈於江湖之上俾之末綴假以先容兹蓋伏遇某官功過于張朴如房杜轉移風俗力可以迴萬牛主張人材言足以重九鼎滋蘭荃而方茂擷芹茆以尤勤遂令孤桁之微亦厠群英之後某敢不篤於信道期以酬恩誦醉時歌寧嘆廣文之冷作進學解尚覬宰相之方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華都大薦啓

虎鼠不齊幾多屬吏熊魚兼得獨一門生異哉知己之深榮矣終身之託嘗觀古人推賢之道因得君子引類之心仁傑之舉柬之婁稱爲宰相之器蕭何之薦韓信數謂有大將之材言不厭多用然

後已每嘆此風之寖遠不圖今日之猶存如某者真是孤寒甘從獨冷過辱諸公之過特開寸進之塗着從事之衫固知有分給尚書之扎猶嘆無因忽聞一鶚之飛復許六翮之掣俾與政事文學之秀者早及英華精鋭而用之茲蓋伏遇某官範世清規鑄人妙學以修明公道自任如日行天以涵育人材爲心如川赴海最憐冰壓之芹藻屢采水邊之芷荃始終三年盱睞一意某敢不力守狂狷之行多讀聖賢之書陳古靈疏名以聞未知所報趙韓王綴奏而進更大其成國士自期墨卿莫究

回鄱陽章宰啓

閱于佛之經升沉有異作同官之記先後無多分桃李之餘陰動茆芹之生意恭惟某官氣摩霄漢手摘星辰過秦論以來復見作者諭蜀檄而下盍優爲之蜚聲翰墨之場抗志功名之會凛凛胷中之兵甲堂堂眼底之金湯八面當鋒一身是膽張睢陽之罵賊誰解秋圍劉并州之却胡竟成宵遁勲當居最賞未酬勞收唳鶴之餘聲躡飛鳧之隽武未施於事已信其能三異政成沸弦歌於東楚十行詔下鏘環佩於西崑某一第八年重親寸禄睍健翮於扶摇之上抱寒根於寂寞之濵忽得年盟好爲道地有酒酤我不須問識字之奇退食自公政可說從軍之樂

通交代林教授啓

才名方册之間願從而後交好佩衿之地偶在其前糠粃包羞藻芹增氣恭惟某官學傳伊洛文過鼂張横絶銀河織天孫之雲錦倒飜滄海弄明月之驪珠妙含選之青錢高臚傳之淡墨欲培所養靡疾其驅乃睠楚東庠序之林實爲江左衣冠之藪一鬨隅市俗客不來雙塔照湖偉人間出宜得胡安定之宿望以修范文正之遺規螺甯地清聊對詹花之雨蝸頭天近即迎御柳之春某喜共儒門媿妨賢路經腹之嘲未解刀頭之夢頻驚遺君子以桃李之場逝將去此納諸生於芝蘭之室尚亟圖之

生日回學職啓

乾策年華方驚去速土圭日景又欲添長雖無蜕鶴之姿僅有聞雞之志辱高懷之期許迂雋步以臨存出幼婦受辛之詞推老人甲子之數絳紗幃底欠度曲之雪兒青玉案邊付誦詩之驥子其爲感佩未易名言

謝黄留守科目啓

分教三年受察詩書之帥去官數月登名文學之科藐無地以先容怳自天而下墜得公借重舉世

知榮竊以古人以文表見者蓋多後世隨手澌滅者皆是作毛穎傳猶謂類俳續春秋經或譏失僭要得宗工之印可始成後進之聲名伏念某嗜古忘餐愛奇成癖有歐陽必同歐陽之說期之千百年之餘非子雲莫好子雲之書豈以一二人而輟未離翰墨之逕遂隋虀鹽之場患在爲師教因知困謝江郊之陳跡臨京國之迷津吾黨雖狂誰門可扣遽辱收千金之敝帚奚啻擭一壺於中流機會之來神明所相茲蓋恭遇某官日光玉潔山立時行著書立言襲六爲七而無媿解疑辨惑問一得三而有餘發先儒之所未傳使後覺之有定鄉

項東游而納謁因北面以知歸見若平生期諸晏歲不謂久違於矩範乃蒙肯記其姓名雖無子固之文亦應温公之格某敢不益彊所學期放厥辭日近長安喜聽衮歸之詔雲趍村館終歸鈞播之功

宗教謝廟堂啓

虀鹽有分未寒侯頖之盟槖籥無私仍玷宗庠之選寸進當安於常分一命皆出於至恩揣己包羞逢時知幸竊以東平爲善之最樂河間大雅之不群由其得涵養學問之源所以忘生長富貴之習欲陶成於公族必鑒擇於師儒如某者久坐文窮

難醫書癖頭顱如許敢謂緋緋有封侯之方面目可憎自知管城非食肉之相末筭生踰於一紀冷官僅了於三年畫餅可觀炊沙不飽靖念皇極無棄人之法況當太平樂與賢之秋歸誠光範之門妄意翹材之館惟愛人之以德故應物之無心謂其嘗在文學之科可使任分屬籍之教貲格雖慙於黃甲姓名猶託於青氊磨鐵硯以爲期徒抱益堅之志垂玉衡而在上莫名平施之功茲蓋恭遇某官德享天心功在王室綱維萬化國有關雎麟趾之風羽翼群經人由中庸大學之道力任斯文之重妙哉吾黨之狂權度無差斗筲不棄某敢不篤於絜已思以淑人遲瓜戍於八年之餘疇能縮地速化功於一息之頃尚覬迴天捧戴惟深栞摩罔旣

謝莊中書舉自代啓

禁路問津首玷十科之選詞垣正席仍推三字之儲賞音愈久而愈深推轂不進則不已感由心刻聲與淚俱竊以東坡免試而薦伯脩南豐初除而舉貢父是賓是主無古無今如某者鐵硯僅存金桴何有少未聞道徒寄榮華於飄風之中晚悟作文頗見涯涘於霜降之後抑而爲說難孤憤放而爲牢愁反騷是特不平之鳴殆非有用之學胡傑

出於一佛俾同升於諸公舍旃舍旃苟亦無然雖譏波之可畏類我類我久則肖矣終恩地之有歸對黃茅白葦之秋光借紅藥蒼苔之春色閭風甚偉學步良難茲蓋恭遇某官道德宗師文章宿老紫微閣靜一揮贊普之書白玉堂深晝草河凉之詔每謂絲綸之手要須錦繡之胷豈無他人正在我輩爲命得裨諶子產顧不躄嫩稽首遜叟所伯與亦幾過矣其敢不彈冠而起執筆以從醜婦効顰詎作金屋人家之想癡兒說夢尚追鈞天帝所之遊銘德惟勤抒詞莫旣

謝廟堂啓

雷霆震疊正切省循日月清明遂叨拔拭轉化功其有力戴恩紀乎無涯竊以剝復相乘者陰陽之機生育不窮者天地之德蠖伸於屈冱寒之氣回春苗槁而興大旱之雲爲雨凡物皆尔於人亦然如某者魏鄙中拐晉雖外鈍生涯牢落初無郭外之田學殖荒踈僅餘床頭之易或喜其有山林之氣或疑其非邊幅之材竟坐五窮難逃百謫大爲世僇方無地以容身過重親憂遽終天而抱痛所欠一死不圖更生緇衣之宜又改爲兮端出中心之好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大明前事之愆復俾臨民免爲棄物茲蓋恭遇某官身任四海九州之重道爲五帝三王之師排斡黃河回天下不能回之勢涵渟滄海受敵己所難受之言趙韓王開國之元勳文潞公服人之厚德相去幾世合爲一人乃若以春秋爲繩世之權以皇極爲用人之法平心而運公是以昭䀎諸千仞之淵示以九達之路虎豹啄下人些知莫扼於九關鸞皇爲先戒兮願早施於八翼大造所及終身爲依

謝廟堂差幹官啓

公朝天大甫開荆棘之塗邊閫地雄遽綴芙蓉之幕驚魂復返感涕交流蓋嘗絕大江而東遊倚長淮而北望雖有可乘之機會未知一定之規摹苟於偏安殆非孔明公瑾之志急於進取未免蔡謨羲之之憂雖堅忍可與成功而審重最爲上策首擊尾應尾擊首應要莫測於吾謀我出彼歸彼出我歸使常牽於後顧縱未大尉乎玄黃之篚亦可生弭乎赤白之囊責在元戎亦資婉畫如某者交無狗監泣有牛衣滄浪濯纓早嘆鬢毛之颯太行倚劒斗驚髀肉之盈居紛紛其離鄣分落落乎難合化功一轉生意頓回朝刊黜籍之冊暮劃辟丞之墨拔從九地寘在重霄巴西此日之放麑可謂仁矣塞北向來之失馬詎非福耶矧去家無千里之遥而望祿特半年之近生成至此稱塞謂何恭

惟某官以社稷臣爲帝王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坐凝更化之勲一歲力役一歲戍屯深軫佳兵之慮惟尊安中國以爲急斯鎮撫四夷而有餘旣素定於廟謨尤不輕於邊瑣大先誅帥細及簡僚遂令守玄尚白之蹤亦在依紅泛綠之數某敢不痛心前轍加意後鞭不徒丐升斗以養親庶幾展尺寸以報國平定安集況曾讀建武天子之詔書踴躍歡呼所願草頡利可汗之露布依歸大造誓畢餘生

通崔安撫啓

捧研從游久綴門人之列分弓庇役就充幕吏之

負天巧其逢人榮所託竊以小范之帥環慶舉張方平大蘇之牧中山進李端叔兩公辟士之盛事百世知人之美談不圖晩生親見前輩恭惟某官光明而亮偉端重而沉深望之儼乎道德之容挹之薰然仁義之澤驅千兵萬馬於筆下風雨恬霽而無聲吞五湖三江於胷中波濤舂撞而不動剸兕麻源之右擊鯨桂海之南清畏人知靜忘物競其去也諸公挽留而莫可其歸也四輩趣召而後來甫躋郎省之華亟塡戎垣之重秋風保障威行萬竈之煙春日耕桑驩動一犂之雨淮南倚以爲脉山東聞而屬心況狐兎失穴之餘正貔貅扼塞

之日人皆輕進公獨隱憂謂中原機會之方來而外治規摹之未立灞上棘門如兒戲耳尚遺債帥之風方城漢水雖衆用之未免市人之戰要須彊國勢於精神之表乃可制虜命於掌股之間反覆開陳庶幾感悟彼竪儒幾敗乃事徒誘諸一勝一負之常此元老克壯其猶必還以萬舉萬全之略寧少遲於遄召庸迄奏於膚公坐縛可汗盡還輿地某四年食客三世夙緣濟慈航於黑風大海之中送靈槎於黃河昆侖之上烏幕盪巾於溫石兎園接袂於鄒枚誓上下以相隨抑東西而惟命誦蕪城之賦熟形勢於曾來續泗水之碑寄功名於不朽矢心歸倚拜手敷陳

謝崔安撫舉改官啓

子來幾日甫爾依紅我有二天居然破白惟屹立於世方橫潰之表故力挈於人不比數之中抒敬瓣香歸恩丈席竊以人材由江左而降幕客在淮南爲多韓魏公得王金陵而不及賞音牛奇章辟杜書記而未嘗推轂遂令遺憾尚見前聞伏念某讀書不多涉道更淺方其始銳自謂五石瓠可剖以爲樽迨此中艱乃知六州鐵猶鑄不成錯以舟行岸移而閲世變以霜降水落而觀物情虛憍寖平剝蝕漸復富貴非吾願未敢云然貧賤王汝成

容或有此然紛紛成敗之異論而咄咄炎涼之易情不圖一日之逢遂有終身之託拔從食客列在屬僚歲寒東閣之梅結根已舊春色平山之柳成蔭方新廣平下坐而揖之前相如未至而進諸右使無地主誰破天荒玆蓋伏遇某官功蓋三邊眼高四海論材以相馬之法觀過於奪牛之蹊得一士於河南了無貴戚之命空群良於洛北惟有山人之媒共驚甄拔之殊誰識機契之早五更進履已是會心半夜傳衣不容放手故於落落難合之會而有沾沾自喜之榮上下四方盡是依劉之地始終一節敢忘在莒之時銜戴寔深編摩抑略

謝丘安撫擧改官啓

從莫府之游甫當春後上公車之薦忽在秋先軒軒特達之知落落希闊之遇得之驚躍傳者信疑竊以槖駞種樹以蚤實爲功狙翁賦芧以朝得而喜伊物理之猶爾豈人情之不然矧墮七選之坑欲結五剡之塔寧爲雞口毋跋狼胡必考素以點頭始探期而入手如某者有婞直之短無趍和之長肝膽輪囷據鞍之髀易滿頭顱蕭颯讀書之眼尙明不能忍藜莧之飢漫欲決枋楡之起勉辭磯擈來拂攬簦多以白面書生而見嗤獨得紫髯將軍而許可樂哉飛泳藉甚推揚着鞭要使出祖逖之先成佛肯教在靈運之後未回沉碭預借扶搖玆蓋伏遇某官親得南軒之傳世濟文定之美非有心於富貴而富貴自迫不求名於氣節而氣節更高脫彼少年新進之場運此眞儒無敵之略識微見遠常懷猛虎出柙之憂彊本折衝自有老羆當道之勢至若虛以接物而謙以下士明於見善而勇於拔材又當路諸公之所難實擧世善類之攸屬矧在晩出寘爲至榮本無疇昔之緣便蒙刮眼不負平生之學即是酬恩百喙可窮寸襟莫寫

賀侍御啓

楫前承渥柱裏升班物情大旱之餘適蘇霖雨天象太微之次首應法星九重偯知人之明四海享任賢之福竊以兩儀具淸明廣大之體萬物鍾扶輿磅礴之靈得其中和者爲景星爲鳳凰全其剛正者爲屈軼爲獬豸況千古之間氣生一朝之偉人如伯夷聖之淸如孟軻勇於義用能任天子耳目之寄于以壽皇家氣脈之傳恭惟某官步趍聖賢冠佩道德旁蹊捷徑不求少室之山絶岸孤峯坐閱瞿唐之浪頡環轍之久矣終覽輝而下之簪筆爲臺伏蒲騎省上不爲危言而駭聽下不爲矯節以沽名惟致辨於君子小人之間而防微於宦官女子之際外邪不入元氣自充以培社稷無疆

之休以兆國家中興之象深締遼嚴之眷進顓雄劇之權堂堂不撓爲儒宗謀猷惟舊行行且止避御史風采又新然而一論列關吾道之盛衰一建明係斯民之休戚時雖無闕事或可言士夫懷寡廉鮮耻之風將帥乏趍事赴功之志戰守之規摹靡定賞罰之綱紀未張斜封尚貫於調停橫斂更多於朘剝惟正人用則國勢重於黃鍾九鼎惟公道行則人心安於泰山四維此皆前日之已言抑亦于今之最急願申谹議迄濟丕平當令文靖之譽君後聞于世毋使清獻之論事專美於前狂斐一鳴隕越萬坐

謝李坡舉自代并應詔啓

草正元之諫疏既許同升應建武之詔書又蒙特舉人驚再推轂於朞月之頃誰信屢擊節於十年之前撫往事以慨然幸平生之有此伏念某濯畦自命媚竈不能忽起市虎無端之疑遂罹蹊牛已甚之禍丹心獨破疇能百口保之白髮相看寧忍一家哭矣已甘墜地之棄甑不謂中流之得壷剪紙而招驚魂探囊而起壞證雖之洛北山人之譽亦備淮南幕客之負慚抱影之零丁爲騰書之旁午六驚連掣五鷁齊飛它人不足而我有餘大造已多而公未倦讓夔讓龍而讓朱虎誠過乎謙進豹進鮒而進樂羊抑何其力所謂真知己者夫豈輕予人哉茲蓋伏遇某官地望如山門庭似水萬斛轉柁運平國論之偏五色補裳彌縫君德之闕其正足以用大其公足以生明去小人如去稂莠不厭其芟夷愛君子如愛杞梓寧過於封殖引恭襄而居同列有言必酬薦唐介而處要官弗進不已爰得魚而取掌仍騎鶴以纏腰曷勝自喜之情猶有無厭之請苦心選佛固慙衣鉢之傳九骨登僊更乞刀圭之賜寸忱有屬尺楮奚殫

謝制使李尚書舉改官啓

謁裴度於洄曲之營最居人後拔杜牧於淮南之幕忽處衆先得之擊地而驚恍若從天而下竊自前輩所謂汲引孤寒之緌近世以爲攀結權要之梯倚冰山爲太山延頸待囑指鼠璞謂荊璞拱手奉歸名爲蓄吾家之參苓實則種它人之桃李自喜得討烏知可羞若其點頭堂下之一言具眼坐中之小異幾年無此一日見之如某者材非奇奇老已冉冉方虛憍恃氣安知涪翁四句偈之有功迨拂亂動心始信嵊山三字箴之得力肦鴻毛其自命蕞難肋以何求竭來刀斗之鄉偶備橐鞬之役既不能磨盾以草檄又不能推枰而畫籌第於內外臂指之拘攣與夫上下精神之消靡多所感

觸爲之隱憂顧國事以如斯於身謀而何有炎門耻多捷徑甘蹄道之將行歟但居易以俟命人莫我知也欲忍窮而著書不圖負槧之秋乃有回瀾之力未齊五鶚先獲一麟固非曹劉沈謝模索以可知且無金張許史游揚而爲助逈出望表猥塵選中玆蓋伏遇某官翰墨大蘇威名小范黃髮齯齒入奉壽母之懽織文鳥章出寬聖主之顧以忠孝兩全之懿用文武兼資之材號召青齊指麾燕薊已斷匈奴之臂行漆月氏之頭與共功名孰非豪傑乃至噓一寒之谷欲使脫七選之坑以勸着鞭以愧刓印偉此舉之尤特信所關之匪輕某敢不敬佩十六字之發期荅二三策之取丸欒生莫初匪求而得之瓣香報恩當有大於此者卷卷銜戴切切數敭

謝權帥洪提刑薦啓

騎揚州之鶴正切夢思冠楚人之猴忽叨論薦嗟世道之寖薄幸宗盟之有歸蔦旨絲苓同生於松而絲託苓爲根蕖荷皆出於藕而蕖倚荷爲蔭惟鼻祖源流之無間故耳孫枝榦之相依伏念某少耕潛山壯宦鄱水訪盤洲之事業正印難傳誦野處之文章餘燈可續奈九京之不作竟千里之空還昔期芳菲菲而彌章今歎景翳翳其將暮不圖州牧出我世家蔚乎相扶日有川泳雲飛之樂劃然長嘯時窺山鳴谷應之機胡人事之方乖曾身謀之靡定帆隨風引舟挾岸移長鋏自隨勃窣兆牟之厓短檠相對淒涼刁斗之邊皇華不隔於照臨吉語忽傳於吹送一亮已去五鳳俱飛雖狄武襄之譜梁公大非吾耦然吕文穆之舉夷簡豈無它人出於真情有此奇事玆蓋伏遇某官器能管樂苗裔韋平材慨慨乎辦多身矯矯其立獨山韞玉而自潤粹然有道之容水中準則不爭瀅乎無我之意扶立故家之喬木挽回末俗之頹波滌唶熱宮金玉寒畯謂族姓如晨星之有幾況主賓與春風而俱和置冗蹟於四賢借華襃於一字俾燃所學用昌斯文白髮聲名媿難齊於二陸青雲步武尚自附於三洪深感于中姑陳其槩

謝賈制置特薦啓

小單于之膽落方集奇謀大都督之眼高首薦下士試新刻黃金之印署擢銜碧玉之章同日驪傳一時盛事伏念某萬無能役一不敢欺蒲架挿書自矜鄴侯之富舉家食粥誰念魯公之貧風霜不貸而枝葉凋歲月已老而根榦在往來塞下出入兵間車轔轔馬蕭蕭每痛心於浪戰田确确牛吒吒更攬涕於煩輸兩年之賞識固多一旦之遭逢

九異蟻隨磨轉鴈逐陽飛趨幕折腰甫識少陵之面上堂携手已知駿蕿之心聽説劒於酒邊許推枰於燈下良由機契遂以名聞玆蓋恭遇某官貫穿古今揮斥宇宙望長安於灞岸一生忠義之心進雍丘於淮陰百戰功名之會用紹興分道之典故施慶曆定邊之規摹既綏靖於山東且經營於河北築臺延士思得良籌推轂進賢不遺餘力爰俾摧頹之下走亦蒙特達之殊知念圖報之無它惟納忠之有益虎兕出於柙曩嘗失於防閑蛇龍放之菹今盍思於區處勢必知已而又知彼權當在我而毋在人御衆莫若寬平制敵無如審重財散則民乃聚食足則兵自強此皆已見於施行務在更加於推廣大孚衆望弘濟中興繪像雲臺不媿鯵東之傳磨崖浯水願書元結之碑觸突有誅震惕退聽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四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五

啓二

通李參政啓

退思巖之勳名聞從諸老獨樂國之風骨識後群兒惟伯陽實出於供宜孔融自通於李輙將一辯仰扣六符竊以武侯未起於草廬熟知成敗晉公雖逸於綠野常佩安危上天非無故而生賢君子蓋有待而行道矧今大勢異昔平時朝廷未深察取燕之圖邊鄙或復用攻遼之策國討捉衿而見肘民生剜肉以醫瘡士懷䜛鶴之心將有養鷹之志屯棘門屯灞上視紀律以如無出斜谷出祁山問規模而猶未縱使置一勝一負於度外可不討五大五細於目前鬱攸煽焰而薄京師熒惑吐芒而犯帝座仰占天意似應人謀朋黨漸萌未免向時一網之慮元良未定豈無異日半紙之憂波方急而維楫莫施證已壞而刀圭安在上深念此公有意乎恭惟某官道德宗師文章宿老太山之雲爲雨自有機緘虞淵之日洗光不動聲色方權姦之用事惟明哲以保身幾年出鄭侯以避元載之鋒一日進弱翁而正霍禹之罪雲霓盡掃宇宙復清五龍夾以飛既展濟時之略四蛇入其字初無求世之心鋤梅花之月於未春歛木蘭之露於將

曉觀渠血指擴我醉眉然救否者莫謹乎苞桑而反剥者亦由乎碩果離當復合危可使平我公有袞衣以歸趣登上相天子負斧扆而立迄濟中興某涉道未深謀身更拙聊爾署冗銜於紙尾居然託後乘於遨頭矯詹峨眉太白之間知有東坡潁濱者在雖執鞭之晚矣尚捧研以從之蓋欲質平生書囊之疑豈止爲方來夾袋之地後天下而樂況曾協於寅恭安宇內爲先顧無忘於辰告寸忱所屬百喙奚殫

上劉閣學啓

駟玉虬以征尚遲林下之拜騎青牛而過敢後道傍之迎顧斯文千古以無傳而前輩百年之幾見熟窺梗槩粗識源流蓋自蜀公以來始有後溪者作其清明則青天白日其高深則太山黃河參古今之典刑具出處之本末權門鼎盛在熙寧自拔於熙寧聖化更張處元祐不黨於元祐以雞鳴喔喔之志追鴻飛冥冥之風去不可留歸猶未老巡梅花而索笑浩若胷中之春樹諼草以忘憂蕭然物外之樂盡醉於田父泥飲之頃相忘於舍者爭席之間文章散落於人寰翰墨流傳於夷裔雖有詔以強起曾何心於復來然而一飯不忘乎吾君百方欲濟乎斯世有闡廟畫每以驛聞宗磐未強首陳儲嗣事之十九疏民瘼已亟次及條例司之數千言仗孤忠以直前犯衆怒而不顧豈爲仁者之勇兼得聖人之清天下之達尊三孰如公者國中之儒者一其捨我乎賜劍履以給扶偉衣冠而入侍某遨頭後乘鉗尾冗銜每思退續離騷之詞何幸親問太玄之字觀神和而氣定知目擊而道存自憐孺子倥侗毋惜一編之教更願老親強健亦如三壽之朋敬在下風有如皦日

上安宣撫啓

魚鳧蠶叢以來形勢千古伏龍鳳雛而後勳業一人朝家西顧以寬憂屬吏東鄉而聽令九揤卯旗之近三熏子墨之恭竊嘗泛觀古今制敵之機頗識東南立國之勢腹心江浙腰膂荆襄維蜀道之山川如人身之頭目吳合之則可奪曹瞞之氣晉失之則難折阿堅之謀雖太白峩眉四萬八千年始通中國然西陵江都五千七百里莫重上游唇亡則齒必寒首擊而尾自應欲混鼎峙三分之地無如坤維半壁之天恭惟某官抱王佐之材任天下之重乘雲氣騎日月横鶩沉寥之間敺鴻濛扇雷霆獨立汗漫之表以道義養吾之大勇以忠忱運我之壯猶嗢怒虎其方拏截奔鯨乎已沛聲子暲之罪血模糊於髑髏正劉闢之誅刀紛綸於膾

腆三綱垂弛以重立四極既搖而復安建黑谷之繹騷重綠林之儆擾病逢壞證棋入危機人寒心而莫支公攬涕而又起矛驅海若障漢沔之頹瀾甲洗天河歛殽函之妖祲威行夷夏功塞堪輿盍歸上相之班猶坐元戎之帳以西土之方靖宜東人之欲留不惟後勁以中權要使左饋而右粥勃律天西之野春草犢肥逢婆雪外之城秋風馬臥惟梁益無鳴弓之警則荊揚享奠枕之安紀社稷之元勳申山河之信誓微管仲其左衽矣風高耆定之謀歸周公以袞衣兮佇翼升平之運某暫滂班尾即趍遨頭顧治中之非長置負外而奚益惟大莫府推赤心而聽計而小朝廷開青眼以延材甘踏羊腸願詹馬首出師一表既於伊訓說命而有光皇武兩詩當視吉日崧高而無媿委心歸倚拜手敷陳

添倅到任謝廟堂啓

東望日邊迷前塵於班尾西來雪外陪後乘於遨頭轍行地以雖遙捧倚天而實近作平生不到之夢出造化非常之恩伏念某文字蟲魚姓名蟣虱偪仄何偪仄定非湖海之豪伊優自伊優粗有山林之氣襲子長南游之遺跡放少陵北征之壯懷挨淮拖以方休掛江帆而又去石頭牛渚六朝名勝之如存夏口烏林三國英雄之安在木葉秋飛於楚些竹枝寒送於巴歌每渺渺以凝思還逢逢而催發灘稠十二培之上路遠百八盤之間鹿角狼牙旋渦正沸虎鬚龍脊激浪欲飛黿鼉鯨鱷之鯰鉼雷吼業牀之濆薄寄性命於一篾蕩神魂於兩撓可謂人生之畏塗然亦天下之偉觀三峽矗井絡而上動搖星辰一川龝月窟而來傾倒河漢屏巫山於絕岸柱灩澦於中流峭立百牢之關橫陣八陣之磧腳力未窮於涪萬目光已射於岷峨萬里橋邊嗰晰估舡之曉百花潭上喧呼藥市之春以治中別駕之冗負追方外司馬之樂事經行所到攬取已多進可賡王褒益州之詩退可續太冲蜀都之賦匪私釣播疇與玉成茲蓋恭遇某官道大而有容功高而不伐謂紫雲樓之議論在安細民而天章閣之條陳務去宿弊咄坤軸之萬里邈君門之九重碩鼠多貪小鮮易擾既擇蕃宣之雅望又收闒決之駑材俾筋而魚隨琴與鶴惟民愁之既劇且兵調之方殷衛公籌邊之圖必精思而制勝武侯出師之表非快意以徼功要當為根本之謀乃可固藩籬之勢勉毗鎮撫期答生成一弛一張知妙得濟時之略五細五大願早施醫國之功言非所宜死有餘罪

通成都倅啓

手弄參旗快治中之展驥眼穿危棧容貟外之題輿凄其一葉之來幸甚萬間之托恭惟某官儲岷巫之秀傳坡穎之源天孫雲漢之分軒軒傑作巨靈太華之擘矯矯奇材藏諸用而不窮隨所施而可紀盍陟道山之峻猶迂錦水之遨涯軾生光油幢倚重浣花勝踐聊接武於遨頭視草新除便問津於龍尾某淮城久戍蜀道遐征雖云裂風月而三之不過旅琴龜之一耳古心而又古貌自信獨難異人而得異書相從未晚

回節推袖啓

殿上呼盧之識早動諸公幕中倚馬之材肯交餘子接茵巳幸銜袂何謙恭惟某官琅琅國子監之書爛爛蓬萊宮之賦一通脫手萬乘改容杜書記在其下風嚴少尹置諸上客如石投水猶珠生淵指籌邊之兩國平章蠻徼草出師之一表號召秦關盡塞芙蓉之華遂翻芍藥之影某幾年心敬一日眼明略窺小陸之文巳識大任之韞屋頭問訊欣雞犬之相聞匈外征行恨燕鴻之相避

回僉判袖啓

星槎仙客忽來笙鶴之聲雪錦主人益壯琴龜之氣辱在聯事願言定交恭惟某官賀白材名晁黃文采集芙蓉之裳而脩初服不着一塵卧蓮葉之舟而讀王書平呑入極屢試發硎之刃難蔵露穎之錐宣閫拔尤戎垣借重落筆於龍筋鳳髓之上寄興乎魚泳鳶飛之間姑贊籌邊即登天禄某遠趨幕底近接墻陰合簪甫挹於清標攘袂首勤於好語手遮西日昌圖横草之功脚踏東風當共流花之樂

龍州到任謝廟堂啓

萬里橋邊甫解佐州之組百牢關裏忽分護塞之符名未登　聖天子之御屛身已入眞宰相之夾袋夢想不到頂踵有歸伏念某冰霰窮崖風濤苦

海蒐爾幾年之流落軒然一旦之遭逢補太廟齋郎入扣天田之角與京官通判出捫雲棧之參了無關決之長惟佩丁寧之訓一來錦水四度匈門雖弗陪大莫府之賔猶自詭老元戎之客其於徇國靡志愚公移山之心所謂籌邊但進彭祖觀井之法偶畢葵丘之戍方謀栗里之歸不圖寒根遽動春意茲蓋恭遇某官胷中水鏡筆下化爐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得箕子建極之意乃牧乃事乃準惟后矣循周公立政之規凡諸老退而無營暨衆正用之未盡大爲坯冶悉入蒐羅上闢豊芑敷世之仁下應泰茅三陽之象爲今元祐嗣昔淳熙

矧墮甑之餘生乃播鈞之舊物亟令剖竹靡俟需瓜歷吉日以問塗溯遐下風而委命丹心許國敢矜晝戟之榮白髮倚門第想綵衣之樂兩全命誼一出生成

謝制置崔閣學啓

目送飛雲欲問吳頭之路手遮落日忽乘蜀尾之關告赤崖父老以 天子之聖仁諭青羌種族以元戎之威信凡東矜而聽令皆彈指以知恩伏念某危機熏心老色上面拍銅鬬而舞角銃之習已空摩石鼓而歌嗜奇之癖猶在惟鶯鳩不能以自奮故駏蛩有待而後行追隨一琴跋履雙舄草左

將軍之檄雖未愈於頭風誦崔大夫之詩亦能驅於瘧鬼薄宜去矣行復尼之走絕棧之危途訪總兵之間道邦人嗟異昔無朝士之來山獠傳呼今見幕賓之出樂郊至止道院蕭然長嘯而萬壑響獨立而千章拱真成吏隱何有官癡茲蓋恭遇某官心與造物者游身任天下之重以強國勢爲定三秦之根本以收人材爲用四蜀之規摹乘鴈雖多前魚未棄始平辟司馬以丞郡其事略同小范挾師魯以行邊所期更遠故雖公斯世而稱物未免私其人而擇官矜此疎庸置之簡靜俾於撫字催科之暇而求切磋琢磨之功爲君子儒從先生後類我類我久則肖敢忘函席之規式微式微胡不歸尚慰倚門之望請事斯語有如大江

回生日啓

年華垂暮久矣倦游月紀就盈依然初度影留積雪之表心在飛雲之邊何勤記存特枉慶問夸詡斑衣之樂鋪張黃絹之辭義重同寅情深泛愛贈之秋菊知欲制於頹齡歌以木桃尚無忘於永好

迓鄭制置啓

入侍中宸出制外閫西控六詔磊落籌邊之圖北定三秦淋漓出師之表惟卧龍之規撫素定故刺虎之機會可投氣壓赤雲聲搖紫邏恭惟某官學

窮萬古名塞兩間緇衣敝予又改爲兮與刑尚在朱弦倡而有遺音矣格調更高岸巾滄浪之秋風舉酒平山之春色吟懷激壯酣膽輪囷論山東之事宜浪戰非策指淮南之形勢寢謀在人上知爲天下之奇材公請當今日之重寄方整雍丘之役又嚴斜谷之征惟井參之上游與關隴而錯壤挽戈雖切傳檄尚遲豈人謀之未臧抑天運之有待屬乘丙午之釁而犯梁汴于今百年我應甲申之讖而破秦川在此一舉開誠心以集衆智倡大義以激三軍招摇所臨攙搶如洗天生晟非爲朕亟收耆定之功帝咨度遂相予丕贊升平之業某一

身虎鼠萬里驅蛩昔凌斗野以從游今介雪山而聽令慨斯道之孰主誇吾邦之有人未睹前茅已占破竹讀長安之露布相與驩呼賡涇水之鐃歌尚知興起

被　旨奏事謝廟堂啓

瞻太行之雲心方揺於西徼近長安之日夢忽到於東華天道以從欲爲仁人紀以錫類爲孝綱常立矣聖賢能之竊以行邛郲九折而去官僕許全於子道守西山三城而入奏唐使便於親闈蓋天下之至情冝人上之深眷伏念某汚邪家世寠數身名王粲問從誰捽捽行邊之志顧況悔生汝依依去國之懷泝瞿唐灔澦而西躋龍門石櫃以北跰足萬里回首五年江上秋風影斷未歸之鴈城頭落日魂飛返哺之烏讀何蕃之傳而躊躇覽孫寶之章而惕息去天雖邈控地有祈但爲昏定晨省之謀遄叨朝奏暮召之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轉許時昔我往矣今來思團欒有日舉家懽舞行道榮觀茲蓋伏遇某官以躬行作百世之程以性學立三才之極大既和於民則細亦盡於人情四牡之啓處不遑聽其來諗杕杜之憂心孔疚知爾懷歸況家山正在紅雲之旁而菽水難供白雪之外俾趍北闕就養南陔所謂老者安少者懷莫非仁之至義之盡第閶闔護關之有虎蓬萊引棹之常風可恃而前惟繫所主三吐哺三握髮行窺上衮之光壹舉足壹出言永戴洪鈞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廟堂定策啓　劉

恭審以一代元勲定萬世大策生靈有主社稷無疆嘗觀歷代之源流因攷置君之本末奉之冕服伊尹在太甲爲阿衡逆以干戈召公相康王作顧命凡邦家奕世之慶皆宰輔得人之功秦不足言漢亦未善代王之入以太尉陳平何爲曾孫之立以將軍揚敞不與或外戚推擇於襁褓之内或宦官操制於掌握之中託周公行事者皆然如武侯用心者有幾以至晉聽之司馬之處分唐付之中尉之轉移倒持太阿擅弄神器忠如狄仁傑中宗僅付諸人智如李衛公宣宗不出於己噬臍莫及搤腕徒多惟我熙朝若時元老藏書金匱定大業於兄弟之繼承漬墨水盂扶正統於父子之授受顧託之寄在宰相擁立之權歸朝廷大典具存盛事復見某官相先帝十七年之治培皇家億萬祀之休巍巍煌煌無逸太平之業濯濯赫赫嵩高中興之謀逺憑几之道揚重嗣服之付托謳歌之啓而人心屬曆數在舜而天命歸危疑雖深咳唾已

定挈游雷而出地獨恃寸心扶大明而當天盡出一手此蓋列聖監其志先正啓其衷用能奠九鼎於聲色不動之中于以大一統於觀聽惟新之始旂常偏紀鍾呂特書泰山喬嶽之俱崇長江大河之無極某委身块扎拭目休明知宗祏之有依與草木而同慶然事莫難於謀始功尤重於圖終潞公老臣盡日立侍於少主之側魏公舊相一旦卷簾於母后之前有光昔人正在今日某下情不任踴躍慶快之至

秘書郎謝廟堂啓

虎落賦歸尚憶窮邊之戍龍飛入奏忽叨廣內之除當明兩作離之旦而兼收與謂一爲元之制而並下始終大造之力俛仰平生之榮竊以漢九種一百三家錄嚴中祕唐四部二十萬卷藏富弘文迨熙朝之熠與嚴列館之鼎峙上捜禹穴下采虞初登其庭者道山日月之最華讀其書者瀛洲風露之亦飽乃若秩美職清之選莫非見殫聞洽之材如某者識字亡奇用心徒苦日斜牛背慣從稼穡之耕月暗馬頭間問兜牟之役莫府劒山之外麗譙涪水之濱粗了官癡不改書癖伊川絕學已蕪匠之不存清獻高風尚蒼頭之可語心折百牢之客路眼穿萬里之親闈第期西崦之還乃作東華之夢周章拜命勉挈趨朝天近五雲肅候紫宸之對地清群玉忽陪碧閣之遊左思于此而賦三都世南由是而擅五絕歷觀作者深媿斯文茲蓋恭遇某官定大計如隆興開皇極如元祐收召久閑之耆艾韓呂朋來登崇未顯之畯良晁張輩出謂今奎壁之府自昔豫章之林國以儲材士焉養望遂下采於兎褐亦俾乘於鹿車某敢不澡雪精神於征塵沒沒之餘收斂身心於夜氣搖搖之後竹裏汲泉而煮茗花邊挹露以研朱端日將臨首獻三元之頌盛時親見尚賡七德之歌

回胡判院啓

曠度高才方快景星之睹雄文大軸忽勤明月之投喜獲一麟盡洗萬馬恭惟某官壘劘屈賈厭撥陰何以湖海一生之豪爲京洛諸老之客流涕痛哭見於議論怒罵嘻笑發爲文章具眼非無其人壓頭終付之命黃金且盡長鋏猶存自昔聲名當三千而何啻祗今富貴過五十以非遲某脫從煙霞來足風露枕書清樾之伭誰與喚醒拾 落花之邊更煩舉似略茲具報幸甚鑒紆

臨安諸友招講東山啓

慕徂徠之餘風退安西崦引嶽麓之故事延致東巖豈不願一鄉善士之交其如非諸儒名家之選

莫當盛意輙誦淺聞蓋自兩楹之夢旣符一貫之學如綫以仲尼事有若安能無貌似之疑由子思傳孟軻所幸有性善之說迨秦焰之寖冷而漢塗之復開淄川言易濟南言書各擅專門之業貫達作訓馬融作傳居多著錄之徒雖穿鑿之未純亦發明之良苦會文有益温故宜師乃若泰北之仰昌黎衡湘之宗子厚頭童齒豁未免先生欺余哉之嘲耳拂心驕且有吾子見愛爾之嘆顧好爲之通患在善誘以疇能惟　本朝五星之聚奎而斯文百川之至海自伊洛出有洙泗風氣象巖巖立盡三更之雪精神盎盎坐餘一月之春所謂賢希

聖聖希天夫豈書盡言言盡意諸老信有功於後覺群英求無愧於前脩腔子裏盡刪隱之心貴加存養科擧外有義理之學不厭討論能自得於源流更孰加於模範藐如逐客老矣陳人久忘東塗西抹之時未定南去北來之地辱拂黃龍之楫俾修白鹿之規端是借聾識難起瞽見大巫而愧斂危坐於虎皮從野翁者遊尚醉眠於牛背將敎揬緊切幾鑒紆

再荅招講啓劉

其伏承妙語申諭寵延曷月予還歸哉久起故園之興吾年今已如此難陪勝社之遊況蝸涎不足以自濡而螢爝何堪於共照徒慙便腹多費解頤幸諸君之見寬容老子之省事窪樽酉乳甘寂寞之漫郎石室東山付風流之太傅荐滕口說切幾心乎

生日回啓戊子

蒼顏五十三又逢初度化身千百億摠是窮愁辱飛燮凫來顧攜鶴開行廚於竹裏出妙語於梅邊爲留西日之陰待轉東風之信掛梢綠鳳夢何到於調羹啄黍黃雞盟尚尋於煮餅其爲心感併得面陳

生日回程宰啓梅己丑以墨并詩來

牛奮其角閱良月之就盈鴻漸于干鷰朔風之欲暮過勤拔藻加賁垂蓮某官學道愛人折節下士同出老先生之門而矜其不耦日奉太夫人之懽而念其有親欲回東里之春先寄西湖之信句隨香動格與縣高照見百里奚飯牛之心寫出九方臯相馬之意戒以黥白俾之守玄老我長閑敲碁聲於摘裏爲君細誦引酒與於梅邊

生日回啓庚寅

閱天地之數久矣疑年對聖賢之書蕭然送日方嘆箕張而牛奮忽聞春發以鯨鏗笑桃李之爭新許梗楠之耐久詞高憂玉意重訂金水調數聲恨

欠雪兒之唱山光一帶願從詩老之遊占報斐然無窮幸甚

生日回啓 癸巳

九年謫之賦不暇問天十月交之詩猶記望地方擁山陰之雪忽披沁水之春醞藉不凡機杼自別以彼富貴榮華之夢開此風流散誕之懷意氣重於斷金音調諧於佩玉醉喚盧仝之赤脚強爲我歌笑摩杜老之白頭莫當君賜其爲感著未易名言

生日回吳季永寺簿啓 乙未

歲周六甲氣近一陽過辱高情俯記初度吳罡之斧脩月出語不凡洪崖之揖留春拜錫殊後琢磨以瑕山五花之玉護養以峨眉千歲之苓變之欲全承以爲好義襟特重莫討卷餘綈而還老眼尚明要看冠鐵豸而立

復官謝廟堂啓

新綸渙發宏開宥罪之科舊秩復還仍賦祝殫之覆燾兩儀而同量控九地以知恩伏念某姿而迂疎屢罔寡陋明主可忠言之日誑孰數之天下本無事之秋顯妄發矣宜坐反脣之律特寬擢髮之誅僅穢官聯俾安家食兒從郎罷拾柿葉以學書妻對藁砧然松明而理績凡此圜欒之適莫非坱北之私以口語心引手加額第一日之去國倏七年之杜門戶外穫空但有莓苔之徑床頭金盡況無杷桎之圩未問數百指碎累之煎熬可堪七八十老親之落寞居然待盡忽爾更生長樂宮之鍔觴華夷同慶丹鳳門之肆青天地皆春大或灝吞舟之魚細亦振坯户之蟄洗之丹筆畀以青氈昔漁者爭隈已斷市朝之夢今廩人繼粟遂紓溝壑之憂靖惟平生盡出大造玆蓋伏遇某官手扶社稷心契乾坤卷卷乎緇衣之好賢休休然于旌之樂善謂四海之英雄豪傑悉歸籠絡之中豈一介之繳厲便儇不在涵容之數貸之衆人欲殺之始察之公論既定之餘欲放一頭趣開三面揩紳相顧而動色簡冊大書而有光某敢不仰體包荒退思遷善步虛聲裏疑從鈞天帝所之游知見香中期報佛地位人之德銘藏云數采染奚殫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五

啓三

賀鄭丞相啓

伏審揚廷渙號宅揆奮庸天開聖人揭大明於積陰之後帝賚良弼興霖雨於久旱之餘九鼎尊強萬殊闓懌竊以慶曆之進杜正獻盡華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回正論凡其變則通通則久本乎定而靜靜而安　聖上始親於萬機朝家大整於百度追還盛觀允屬眞儒恭惟某官秉粹而履方造博而守約黃裳文在中也道傳往聖之宗緇衣敝又爲兮身繫衆賢之脉蚤勤初潛之學蔚爲大

任之儲淵源養蒙羽翼出震六龍御天而萬物覩依乘最先九鼇負地而四極安扶植更力肆增隆於上嫓亟入贊於中樞密勿引裾雍容補袞避權遠勢初無富貴之心合意運籌自契明良之會獲金甌其久矣登玉鉉焉進之播一朝希闊之麻開幾年壅塞之路昔妖星示變除舊之兆已萌今瑞雪應期作新之慶可卜兩全文武之憲獨斡中和之機惟國事總總乎其方殷而民情喁喁然其更切決否泰之消長在乾坤之轉旋平輕重於一舟丕展濟川之略寄安危於八柱迄成支廈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猶途易蹶冰谷難春風嘗蹙賞之殊快覩延登之盛調元有道坐培上甲子之休播物無垠早吐雌丙申之氣踴躍胥慶編摩昌宣

禮部郎官謝廟堂啓

九年去國甘從西崦之耕一旦起家遽草南宮之奏大明昭揭於積曀之後妙造潛回於沍寒之中脫跡沉淪委心坱圠伏念某天姿不穎世諦更疎虎負嵎莫敢攖徒奮直前之氣鹿走嶮何能擇了無善後之謀寄懷抱於倚楹付光陰於面壁低徊空谷展轉窮途鬢素掉頭早厭香山之老雍端拍手亦嗤栗里之貧間意行而覓詩率危坐而讀易

忽逢陰剝遂與陽升牢落馮唐尋青綾之故步推頹禹錫訪瑞錦之新窠久湮焦穀之芽頓吐寒灰之焰俛仰自省生成有歸茲蓋恭遇某官道包元功心契眞宰伊尹舉而不仁遠矣選衆惟公臯陶歌而庶事康哉知人尤急孰覩否泰往來之運盈轉乾坤闔闢之機大蒐朝鋤衆雋暮拔謂鵲巢可窺而鳳凰集駿骨既市而騏驥來憐其數奇開以寸進某敢不敬佩隆眷加鞭後圖白首爲郎敢嘆桑榆之晚丹心報國更祈松柏之堅

回薛觀文啓

恭審陞華祕殿均逸殊庭六子之佐乾坤功成斯

退八還之玩日月字定自光几几雖新巖巖維舊恭惟某官吏師一代王佐兩朝問方略之世家自唐浸盛練制度之人物視漢略同三十年密拱於脩門一萬户肇開於大國倚成方切引去何輕野梅官柳之坊路喧迎騎流水青山之屋門繫歸艎兒孫出萬卷以披吟父老散千金而燕集移閭閻衣冠之夢爲園林鍾皷之盟陽羨買田拍塞扶疇之兩惠山試水颼飀茶竈之風誰爲公謀使有此樂某很馮容度輒犯顏行呂獻可固得罪於荆舒文潞公初何尤於賀肅想見幅巾蕭散訪疇昔之釣遊願言列鼎春容享方來之耆艾

回程內翰啓

伏審均逸珍臺陞華穹閣人材凋落之久 上深念之天運轉移之新公嚮用矣漸所以進泰於此占恭惟某官九垓隆名五嶽全氣伊川明道而後獨傳正宗野處平園以來復見老作蚤從龍尾直上鰲頭扶日之功未酬偃月之機已露方奪崔苻之氣遽尋花竹之盟司馬公之流水青山姑從獨樂歐陽子之茅簷涼簟尚想玉堂雖出處了無累於吾心然安危豈遽忘於斯世宜膺蠖濩之眷趣進凝嚴之班與造物者游益培夜氣後天下而樂亟告辰猷某枉編虎鬚窮卷龜殼追十年之夢寐

傲宰相而不敢傲翰林叨一日之逢難爲諫官而猶使爲御史蒙恩莫稱請誨無從所願君子之彙征庶幾吾道之浸長元祐之詔大老我冠而來慶曆之頌名臣執筆以俟卷卷有屬纚纚奚殫

中書舍人謝丞相啓

歲星之犯執法（前數夕太史奏歲星犯中執法公果出臺）猥干憲府之誅帝座之拱紫微驟玷詞垣之選觀君相之深意知乾坤之厚恩竊以爲治莫重乎紀綱之張用人尤患乎意嚮之轉拱辰一網君子之氣遂衰之部兩來小人之勢斯逞歷攷往鑒寧忘隱憂伏念某髮種種其絲棼心怦怦乎繩直歐陽余靖列在四諫每懷聖德之詩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欲著辨姦之論適改弦而更始偶簪筆以居先議論不足以聳鳳凰之鳴風力不足以快鷹鸇之逐算潛觀於機括慮或撓於規摹景祐一不肖之來大圖搏噬熙寧三舍人之作執劾鉗揵去稂莠所以養嘉禾薙茅艾所以護芳草獨奮一擊衆觀四驚或疑面前行路之未寬或怪袖中彈文之太早勇爲國計奚暇身謀奉帝勑而傳霹靂之符何難驅鬼伏佛力以運金剛之杵自可降魔雖闕門不隔於交章而臺院俱成於退舍彼姦既折此志還伸立五花之塼甫軒眉於旬浹扈六飛之蹕遽蜕骨於須臾

黜轉而升榮忘其辱茲蓋恭遇某官吾道砥柱斯文津梁遜直諫如元齡之佐唐去副封如魏相之興漢謂保合善類必去敗群之羊而修明大公何愛溺井之狗辨薰猶之殊氣培杞李之深根俾京尹投館以使留許詞臣遜闕以見處宣昭寶意安集危蹤續翻紅芍藥之吟莫知稱塞占澄碧琅玕之夢終托生成銜戴輪囷栞摩梗槩

回趙制使啓

恭審上思東略公請西征以文昌入座之尊總元戎十乘之重江淮增氣關洛屬心恭惟某官文武兼資忠孝兩盡西平父子悉如飛而如翰慶州弟兄抑非彪而非虎挫狂虜於指顧之下平逆雛於笑談之間功歸一家名震四海正佩甘泉之橐又分細柳之弓紉虔却符堅於合肥風聲撼塞公瑾破曹瞞於赤壁雪浪翻江中莫府之宏開外提封之盡護不求一勝必出萬全東夏口西武昌規模既定北羊腸南伊闕經略何難天奏愷於前茅永垂光於汗竹某搔頭白雪引睇赤雲竹樓之記猶存徒懷清賞挑林之詩可作尚賀元功

回楊侍郎啓

竊以南臺執法未輸折檻之忠西掖代言遽獻斷懲之醜蒙恩超越揣分凌兢伏念某叠坐排根久成流落窮懷不禁每嗟煮鶴之琴老氣未衰尚愛擊蛇之笏天適開於日月地偶借於風霜了無回川障瀾之功僅有去莠護苗之志方奮前而抨擊忽踵後以褒遷觀象門深浹日之留已幸翔鸞閣静半生之夢還驚取數過多揆元有自恭惟某官聲諧笙磬佩襲璆璜闇裏掉頭耿耿高時之操闕邊袖手卷卷憂世之心念善類之相扶欲頹風之復起遂令滞辱亦轉光榮詩到蒼苔寄宦情之澹泊帖來青李佩交好之綢繆占報斐然毋察辛甚

回趙婺州必愿謝忠定配享劄子

恭惟先正忠定太師周程粹學文富精忠龍夾日以飛定神器於危疑之頃鼇負極而立安盤石於指顧之間初罹偃月之謀終噎浮雲之計追更聖化始記功宗侑食原廟之廷圖形容臺之閣阿衡格于上帝雖音迹之莫追周公祭于天孫迄英靈之如在旂常增耀簡策騰芬某濫廁周行聳瞻盛典知臧孫之有後宜文子之作原爾祖與享之已著丹青之信斯文未喪也更堅清白之傳贊扶良深數宜㫖既略此酬謙施之厚切丐紆譽

回趙制置婺謝忠肅賜謚劄子

恭惟先正忠肅太師學問以毋自欺爲先踐履以不遠復爲主胷吞八九雲夢浩乎無涯腹有數萬

甲兵用之不盡擁師千於江漢控戎索於關河以頗牧之籌修羊陸之政屯田之奏則營平之遠略出師之表則孔明之精忠收績前茅垂休汗竹邊有雲中之警上輿鉅鹿之思灑寶墨以疏恩易美名而壹惠光流宇宙聲撼華夷是皆曹武穆之將家范文正之儒裔克傳世業深結帝知故能顯揚於無窮于以後大其有子某聳聆盛事倍激懦衷方圖狃於柔緘忽首勤於珍翰執謙良過抱媿爲多排紛控賀不莊仰匄台察

除禮部謝丞相劄子

某恭惟 聖上親萬幾之初賢相宅百揆之始大明謨揭公道宏開群陰見晛而雪消衆正連茹而茅拔融歸皇極扶立太平某去國九年奉祠再歲自謂窮途之老死不圖大造之更生抱舊直之青綾趍新寘之瑞錦孰云起廢有此叨榮某官監其愚而無它賜愛其懦而有立志以恤窮悼屈之念爲噓枯吹生之仁首加招徠使脫沉滯動八十親之喜寬數百指之愁踴躍而興糜捐以報然念禹錫十年待文昌之相始授此官溫公數月趣東坡之還乃居是選豈緊晚學可跂前脩伏望鈞慈憫傷弓之心危察墮甑之氣索收還誤渥改轉眞機賙其甔石之家授以斗升之壘一飽養志三熏戴恩謹此控謝併布其衷仰祈鈞察

答吳總卿劄子

某九年擯去玄都之樹已空一日喚回少林之壁忽倒若有相者夫豈偶然某官功名鼎盛之秋意氣相期之素謂荃蕙化爲茅久矣尚復何言而桃李自成蹊有之不須多慮每對酒而憶太白必褱飯而問子桑更加牙頰之春欲起頭顱之暮昔耕今擭彼竭此盈竊自攷其平生曾不滿乎一笑方趍郎舍忽被鄭籤論復如前固待以唐質肅之舉則難保晚正恐如韓忠獻之言倚須公歸共論此事伏丐丙照

答葉子眞劄子

某九年坐廢猥公之門欲冰一旦謂來馮唐之首已雪方群振鷺忽點棲烏作之髀肉久消之餘置諸夢想不到之地莫知稱塞第劇凌兢足下氣雲升而川增文水湧而山出念嘗交訊知可論心方從九芙蓉之游特貽百車渠之帖首勸之以劉元城范希文奏疏繼戒之以王彥霖朱光庭策題推車惟主於行乘舟毋偏其重卷卷一意纚纚千言期頽風之復興使懦志之有立把玩不已感藏可知此去凡可以警策其不逮毋惜陸續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六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七

講義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猶豫備豫和豫逸豫之義人能決猶豫而思備豫則見幾於吉之先安往而不和豫過於豫則逸矣其義雖四而實一也豫承謙之後謙無凶悔吝則和豫可知震動於上坤順於下動必以順故建侯以親衆行師以動衆事雖至重無不利大順則大利在其中也建侯而非順則開國而用小人行師而非順則行險而毒天下果何利之有哉其卦以一陽主五陰亦有比建國師畜衆之互體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六五以柔居上九四以剛應之剛寡比於柔不期應而自應也人君有柔中之德虛己以任大臣大臣有剛健之德自任以天下之重剛柔相應而相濟志所欲爲何往不克然志之所以行亦惟其順也以順而動用能致豫既豫之後又以順動終始一順無有間斷天地所以妙不息之運如此而已人君之建侯行師其能違乎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四時無過忒人君以順而動則不待刑罰而民心服在我無所違乎理在人自無所違乎我也時者天運義者天理順而行之豫之時義豈不甚大苟或違道干譽咈民從欲是爲悖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禮極順樂極和順則和矣樂所以導和也方雷在地中動於至靜而不露迨出乎地而奮乎天群蟄啓户萬象趍榮孰不同其和豫然聖人合震坤以爲象不曰雷出地上而以奮言深閉久

鬱之餘一旦震發造化妙用軒豁呈露施生訢合動植昭蘇豫莫大於此先王觀豫之象發揚和聲襃崇先德如韶繼勺酌以侑祖考對天之休盛薦之上帝如思文我將推而配之蓋謂治至於豫皆祖考盛德之積非予一人所能致也人君惟不以和豫自居則不至於以逸豫自安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臣聞巧言者誤國之具佞人者危世之本豫五陰皆宗九四一陽四秉大臣之權初以陰柔小

人竊相應與極其趨和之意形爲邪諂之辭以求容悅大臣亦悅其愛己而甘受之象以志窮致凶爲言志不自立惟用之於獻佞貢諛其窮可知矣等而上之以此求容悅於君人材阨而不進則曰野無遺賢民生困而不省則曰雨不害稼積薪將然而曰已安已治朋黨方興而曰太平無象其發於聲音諂曲萬態而宦官女子之言朝夕薰浹於耳者又相與爲表裏大廈就頹同於一壓凶孰大焉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臣聞天下之理非與物俱轉者所能察也人惟主中正於中然後能介然如石能介然如石然後能見幾而作蓋石質堅而體靜靜者見善必明堅者用心必剛一念不動萬理洞燭不俟終日已盡見未然之幾區處先定應酬不差宜其正固而吉也蓋二與五爲應不與四爲應衆爻皆宗九四之大臣二獨居中得正介特自立以砥柱一世可謂難矣然二五君臣雖爲正應而隔於九四其情不得以相親故介特之臣但能堅於守未能兇於用其先見之遠先知之明萬夫之望已深屬之矣人主能不沉酣於逸縱不昏蔽於便佞好賢之心不衰求善之志不改則介者終有時而親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臣謂此人臣患得患失之象三迫近九四當國之大臣欲如初六小人進爲容悅恐非正應而不我與眄眄仰視逐逐營求是患得也欲如六二君子介特自守又利害禍福交戰於胷中躊躇未決趑趄復前是患失也以不中正之人處不中正之位而盱遲皆悔隕穫充詘情狀畢露其悔而不凶者大臣不與爲應姦無所售故不至凶使其姦得售則欺君賣國無所不至矣有國者安用是患得患失之臣爲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臣聞九四以一陽爲衆陰所宗材全而氣盛毅然以天下之重爲己任下傾心而仰之上虛心而屬之此天下之豫所由致也由我致豫建侯而國勢尊行師而人心順其有得大矣然功業之盛者必有信已太過之弊權任之隆者必有專己自用之咎大臣當由豫之時苟驕吝一萌不能開心與天下之賢以共治則豫之由致安保其不爲亂之階得亦安保其不失也惟洞無

有我之私披胷臆以待賢志勢分以下士疑豫一點不留於中則聲應氣求之下如響聚髮何材之不集而致君澤民之志遂得以達於天下信於萬世此正周公握髮吐哺時也盖疑者德之莠事之賊大臣無疑心之累則足以合天下之善斷斷乎知賢之當任知邪之當去不以疑貳之心來讒賊而啓其間則百志惟熙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臣聞疾非特六淫之疾凡足以爲吾心之害吾德之累吾國之憂吾民之戚皆疾也人君勵和豫之極而逸豫生嗜慾好樂便嬖側媚之足以蠱方寸者紛至於前於此能一念內固外邪客氣不得以乘虛而干正則德性堅明元氣充實既壽其身又以壽其民壽其國則億萬年無疆之休皆其功也象以乘剛中未亡爲言盖六五柔中之君乘乎剛則有格心之大臣而內志不可揺秉乎中則有閑邪之定力而外慾不能入內外交相養此所以貞疾而安恒不死而壽也夫德慧生乎疢疾鴆毒藏於宴安此爻在豫之五當以無逸三宗享國之意參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臣聞人孰無靈明虛徹之性有物蔽之則靈者冥知豫之極而肆逸豫此心瞖塞罔有知覺故冥豫以成成非一日之積也方此心清明之初豈不知觀逸遊田沈湎耽樂之爲患及爲外物所移則勤者惰立者弛操者放日積月累性爲情鑠而冥頑不靈之豫於是乎成正以陰柔之資不能聞義而徙見善而遷以至此極也易卦未有窮而不變者故逸豫既極必渝渝則亦可以无咎无咎善補過前日之不善庶幾其可揜也苟既極而不知變則危亡無日何長之有哉然冥豫既成宜無可變之理聖人猶許之渝若其未成而知變豈特无咎而止觀此則知唐元宗之亂兆於開元成於天寶懵不知變禍亂四起可爲萬世之戒

隨元亨利貞无咎

臣聞隨者從也從之義無不該人之從乎我與我之從乎人皆從也而隨以我之所從爲重外卦兌內卦震震動而兌說一念動於中隨所感而說從之得所從則有大亨之理然動說成體易於轉移惟利乎貞則可以保其終之无咎況人君宅民物之上一言而萬里響應一動而群黎風偃致亨之大有不難者特慎乎所從不得

其正爾從乎天理正也而從人欲從乎人心正也而從己私賢人君子之從正也而從佞人忠言嘉謨之從正也而從讒說儒生學士之從正也而從宦官女子從非其正咎能免乎穆姜謂有是四德隨而无咎以識此意其以隨元亨利正同乾德之備非彖意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正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臣聞易以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成卦乾上九之剛來於坤二陰之下為震而上卦則兌動於內而說於外也蓋隨自否來方否之時三陽位於

上三陰位於下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何隨之有隨之為卦上下接而陰陽交故其動也臣言可從則說而從乎臣民欲可從則說而從乎民剛下於柔不惟己之徇也惟不徇乎己之私是以否之塞轉而為隨之通大亨且正終保其无咎而與天下相安於時措之宜義農黃帝堯舜氏十三卦之制作與夫子丑寅之建忠質文之尚析因夷隩作訛成易之序莫非與時而偕行上無戾乎天運下無咈乎人心其義至大而不可窮皆剛來下柔轉否為隨之功也苟徒恃一己之剛而不明下柔之義勢尊則亢氣盈則驕

君子之言日疎小民之情日戾猶不免於無民無輔又安保隨之不為否乎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臣聞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造化自然之理也雷動於春夏今潛伏於澤之中兌為澤正秋之時也雷收聲於正秋亦維當靜之時隨時而安於靜且以養夫動也雷不養動於靜無以出地而奮豫君子不養動於靜無以體天而行健龍蛇之蟄以存身豈徒蟄哉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夜以安身莫非惟時之隨使不安其身於夜神過役則易竭朝聽晝訪烏能無憊是以嚮晦必

入處於內而宴息息蓋作之幾生之本也夜氣存於至靜之中湛然其清淵然其明渾然與太極同體嚮晦所養若此凡旦晝所以泛應酬酢各中乎理而用之不窮者皆此其出也彼沈湎於長夜宴安於衽席安知瞬存息養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臣聞隨以剛來下柔成卦重在初九初隨之始也所隨邪正是非當嚴之於始夫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人之一身耳司聰目司明以至口鼻體莫不各有所司心則統之君

子治身之道當先治其心蓋此心不難於應事物之常而難於接事物之變境變於前感物而動官失其守遂與俱移能於紛至沓來之變操之常得其正則吉矣然必出門而交乃能有功出門即出門同人之義交於事物無親暱係吝之私也一私不立與天下爲公則既吉而且有功豈非所交不失其正歟彼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必死灰槁木而後可其何以定而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通天下之故而寂然不動者常自若能如是則見可欲而心不亂然後可與論從正不失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臣聞理無兩立心無兩用人無兩從隨以得所從爲吉六二以陰從陽初九陽之微爲小子九五陽之盛爲丈夫小子剽輕而無遠慮丈夫靜重而有深識吾心所係苟屬於在下之小子則必失在上之丈夫所與豈能兼哉大抵中人之性趨下易趨上難小子狎而親便辟善柔如以石投水丈夫敬而踈直諒多聞如以水投石言焉舍忠而從佞事焉舍是而從非行焉舍正而從邪得於此則失於彼曾不自覺也六二陰柔牽於多愛故設此戒以勸擇善板詩刺厲王失道老夫灌灌然輸其忱欵而不見聽小子則蹻蹻然得志而驕所從可不謹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臣聞同是心也操舍有存亡善利有舜跖一念之發所由分也故人心惟危六二本居中得正係乃在於小子六三本不中不正係反在於丈夫克念罔念之間狂聖易位此心界限烏可不嚴哉吾之所係既能舍邪而從正舍非而從是則無求不獲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而猶以居貞爲利不正則雖擇善而從不能固執何益哉然所係得失當觀之立志之初趨嚮高明則上從趨嚮卑污則下從三欲舍卑污而進高明宜不爲小子屈也君道亦然志在於下則係孟明而失蹇叔係商鞅而失甘龍係林甫而失九齡係盧杞而失陸贄天下以之而亂六二六三兩爻政相反玩易者可以類推而知所擇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臣聞仁者先難而後獲初未嘗有獲心詭遇一朝而獲十則有心於獲者也人臣之患莫大乎有心於獲獲心一萌則高者徇名卑者逐利一

念外騖曾莫知返功與道始判而爲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道行而功自存乎其中管晏求功於道之外而功亦泯矣九四以陽剛之材居近君之位動於中而說於外其心所隨惟在於獲急淺功近利之計昧至正大公之趍貞固守此宜其凶也是必順天命本人心以輔治而行其所無事惟知有道不知有功一忱所存終始無間則功自道出昭然大明於天下皆歸於仁義禮樂之中皥皥乎其不自知尚何咎之有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足以盡此董仲舒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足以知此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臣聞嘉者善也九五居中得正之君在隨之時以說爲體聲色玩好一無動乎其中而惟善之從言必善言動必善行發必善政用必善士其推之四海散之兩間良心善性之感發祥風膏雨之霑被何往而非嘉哉然其要在乎孚者出於中心之實而非僞表裏相應終始相續以不貳不息之心而從乎善斷斷乎有諸已之信以極乎充實之善輝光之大而進乎聖神之域吉孰大焉苟惟矯揉於十手十目之地而放於宮庭之淵邃勉強於一朝一夕之頃而怠於歲月之悠久秉於中者非實意飾於外者皆僞爲善轉而惡吉亦轉而凶一念之孚不孚其應蓋不爽也象以位正中爲言蓋有是位不可無是德九五之位既正且中而德之正中又能會萬善於一已位斯稱矣是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必行天下之大道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臣聞民至愚而神可以心感不可以力刼可以道御不可以智籠隨之上六人心悅從有所不

容釋此非智力所能及也大王居邠迫於狄不忍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民相與遮前擁後力攀強挽惟恐仁人之舍去既拘係之又從而維之與詩白駒之留賢者縶之維之同意民之留大王者若此大王終不爲之留而從者如歸市有人斯有土故用之亨于西山周家八百年之業於是乎肇迹矣象以拘係之爲上窮蓋上處隨之極高而無位大王爲狄所迫失位而去至於拘係之不可留遂邑于岐山之下豈非隨之窮乎易道窮必變窮上返下宜有亨之理也然則人心之所去秦雖刼之而不能止人心之所

趍周雖逃之而不能卻有天下者可不深求撫后虐讎之義而思所以固結斯民之心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臣聞大弊極壞之世天所以開聖人也蠱取壞亂爲義以爻言之自泰來以卦言之繼豫隨之後安則玩玩則媮媮則垢弊日積養成壞證與人久宴溺而疾生於心其爲蠱一也而蠱無終蠱之理故蠱壞之中有元亨者存何則飢易爲食渴易爲飲大弊極壞易爲治方王道板蕩綱紀文章一切掃地英君起而拯之中興不翅反掌是知蠱未有不可治治得其道而大亨雖江河至險亦利於涉特患乎安於蠱而無興起之志耳然急於救弊者未免用意之太鋭切於望治者未免求功之太速險難在前徑涉不懼志壯氣盈視天下事若無足爲而易之易則難者將至過懲前日之不事事適滋後日之多事未保其不然也夫甲者十干之首而事之端既先三日以謀其始又後三日以圖其終反覆擬論備極詳察使治道日有趍新之功而無矯枉之慮前弊可拯後患可弭矣夫如是然後謂之善治蠱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臣聞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日運而不息也故蠱壞常生於久安不事事之餘人君亢然于上人臣靡然於下截然其不相接且下以巽順養諛無切劘正救之益上以逸樂養尊之振厲奮發之意於是紀綱隳於姑息制度弛於因循道揆法守紊亂於私意之膠轕天下之治日入於大弊極壞之境而不自知在卦艮之剛居上九巽之柔居初六巽順艮止而蠱以成正君臣相與拱手安坐以致天下之亂也然蠱豈終於蠱哉有能以飭蠱爲己任力量大而規摹壯精神全而風采立一斡旋間掃積壞之弊而興大亨之治有不難者利涉大川必明之以往有事蓋久安不事事所以成蠱往有事所以濟蠱也況作事貴果慮事貴精世之賢君思欲爲天下拯弊起壞而納之治豈非立志之美然或發強有餘而密察不足廣大已致而精微未盡故事隨舉而隨沮令隨行而隨輟皆由未得先甲後甲之義也夫先甲三日以謀始後甲三日以圖終終而後始循環無間精義入神以致用何蠱之不治其在天行如貞之後返於元艮之復出

於震非終之外他有所謂始也故觀天運則知人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臣聞左氏傳風落山爲蠱風落於山下無物不撓故蠱以取象然致蠱者風之動治蠱者艮之靜蓋艮體重厚而篤實不爲物移屹乎山之上也風能撓於一時使山下之物散亂不齊少焉風止草木之高高下下自若山何嘗加損哉君子觀象於蠱以巽振民以艮育德育成君德固作興民心之本而德之育也必以山之靜與山下出泉蒙同吾能體中正仁義而主靜挫衆紛而不擾應萬變而不亂動與靜無非靜外物孰能蠱之吾心無所蠱則人心無所蠱而天下國家之治無所蠱一靜足以制百動也玩易者必因象而求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聞蠱自泰來具坤乾之體故諸爻幹蠱以父母言父之行事一出於正作室而塗塈茨爲力甚易不見其子幹治之功惟前人蠱壞有待振飭必其材足以植僵起仆使百堵偕作於室毀之餘則幹治之功見矣有子而考无咎正以子能補其過也不然生不之諍沒不之改陷父不義猶爲有子乎然聖門以不改父臣父政爲難初六乃於繼父之始亟懲其蠱壞而飭治之必有甚不獲已者而於心終不安故必以惕厲處之事無輕舉舉之必當如此則可以終吉終不失其順也象所謂意承考蓋前人之蠱自我而治不曰我之能而曰吾父之志欲爲而未遂者今特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行之幹治非我功也是不特揜父之過又將揚父之名豈不俱有光榮哉元祐改新法斥姦臣皆推之　神考之志正得此意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聞九二上應六五爲子事母母有不及不可不正正救或過則易至於傷恩怡聲下氣柔行巽入使之浸潤而冰釋則蠱爲可治或以貞行之陰柔之性各執不回情有所激未必不重其蠱也貞者事之幹而幹母之蠱不可貞不貞乃所以爲中蓋閨閫之内聽其自蠱爲不及急於治蠱爲太過無過無不及則中道得二居巽體之中猶以是爲子道戒事母難於事父也詩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痛自尅責幾無以自容於天地間卒能回母心而成其志可謂得此義

矣推之事君睽之遇主于巷未免委曲開陳陰柔故也若夫事剛明之主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惟恐其不克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臣聞舜之齋慄曾子之養志莫非順乎親也子以順感父以慈應家有蠱壞不治之事隨宜整飭次第畢舉而閨門雍肅氣象自如乃幹蠱之善也九三處巽體而過於剛安得無悔然其才足以克家與其嘻嘻矣節置父於有過之地孰若三諫號泣納父於無過之域故所悔小而咎不至於大象以終无咎言之迹若非順心未嘗不順也彼排闥引裾折檻軔輪之臣雖一時若以忤上爲咎而其心欲使國家動無過舉實存乎愛君忠顯而咎泯亦猶是也然則子以剛幹父之蠱而无咎恃父之慈臣以剛幹君之蠱而无咎恃君之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臣聞德可以勉而進才不可以強而能世之賢子以起家爲己任如善弈者以一着救一枰之敗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六四以柔居艮體之下寬裕靜厚有餘而材不足方家事之蠱壞非不思滌蕩振刷而一新之材不逮心詎容強揠故其蠱僅止於裕裕者寬緩而不迫也事勢搶攘弊端膠轕人情易於躁忿而能鎮動以靜制逆以順撫獷戾以柔逶迤容與不求快於一時而磨以歲月終能使亂繩之自解而蠱亦徐飭矣苟不量其材冒爲一決則往必見吝正以力常奪於過高變每激於欲速不可以輕進也人臣治君之蠱亦有隨材就功以爲裕者子產相鄭修辭令以交於晉楚而外難紓主彊直以盟於駟豐而內難解鄉校議之而不怨輿人誦之而不怒鄭賴以寧非裕於蠱者乎故孔子美其有君子之道而不稱其材苟材過於子產而道非君子則盆成括之死又孟子所深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臣聞愛敬者孝之始顯揚者孝之終人君出而當遺大投艱之責仆者興之紛者理之壞者修之彌縫前人之闕使天下後世不得以議其過如昭帝繼武帝與民休息已爲難事而況揚父令譽於無窮者乎六五柔中之君得九二剛中之臣爲之輔蠱壞之見於前者一意幹治不遺餘力已往之咎與時俱化方來之善隨日加新而父之譽用是暴白於天下後世此無他承之

以德故也承以村略則必求度外之功承以文法則僅救目前之過惟承之以德則高明光大之懿緝熙於九重溥博淵泉之澤滲漉於四海天下莫不以手加額賀吾君之有子後世亦莫不稱其爲天下得人之仁父之譽豈不充塞於天地之間乎文王當商末蠱壞之世志有未遂武王以聖德繼之而文之聲益廣此爻應之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

臣聞功名之士輕富貴道義之士輕功名世道蠱壞少有抱負者孰無趍事赴功之心而上九乃不屑事王侯豈其愁然志天下不與世同其憂哉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繆公亟見於子思子思不悅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上九居無位之地而道足以爲王者師苟其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詎肯屈道而事之潛心太極之先獨立萬物之表高尚其所行事外物無一足以動其心志如此其遠也百世聞風猶將興起豈不可爲世則哉雖然隱居求志正所以爲行義達道之本一瓢非所憂則可以繼四代而興禮樂萬鍾非所慕則可以承三聖而正人心世之興大事建大業決非患得患失者之所能爲窮居不損盛行不加則致君澤民綽乎有餘用矣伊尹三聘而成格天之功孔明三顧而定興漢之計道義重故也是知不以富貴功名先入其心者乃可與圖天下之事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七

講義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臣聞事會否來乃君子大有爲之機此蠱之所以轉而臨也夫陽大而陰小有自然相臨之分方一陽爲復其端甚微五陰在上詎能獨勝故必待朋來而後无咎至二陽爲臨則有朋矣陽得朋則群陰褫氣而退聽故復止於亨臨則元亨利貞陽寖長而陰寖消也臨據陽長之會旣能變蠱壞而亨通又能處亨通而正固以此保大其又奚慮而見遠識微者已不勝其隱憂何

則陰陽無兩盛之理一長則一消其機在反掌間自復而臨以至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陽極矣而一陰潛萌於五陽之下爲姤二陰則遯也由建子而復至建未而遯凡八閱月二陰之遯與二陽之臨正相反陽消而陰長凶可必也然亂生於治否生於泰理所必至而酣豢宴安者常忽之有能燭其幾於人情之所易忽而轉移機軸於冥冥之中使履霜不至於堅冰陽常進而陰常置於空虛不用之地則大亨以正可常保而吉其凶矣觀至于之辭則知吉凶未定之間儘有可用力之地特患乎玩安忘危不知所以用其力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臣聞一陽而復二陽而臨剛浸長也下卦爲兌上卦爲坤說而順也九二以剛處中上與六五相應剛中而應也臨有是德故大亨以正也陰陽消長皆非一日之積今陽剛浸長於復返之餘其來有漸然懼其來方進之機銳於逐群陰而失之暴故繼以說而順說而無所忿順而無所拂心和氣平動循天理則剛不至於過於是臣之剛中足以輔乎君君之柔中足以濟乎臣

上下交孚同歸一中宜大亨可致且不失其正也豈特人事爲然天爲剛德猶不干時一元運於上而雲行雨施保合大和莫非剛健中正之用天道亦何嘗過於剛哉況陽無常勝之功陰無盡滅之理消長往來間不容髮二陽之臨方長而二陰之遯已知其必至陽消蓋不久也自復至遯閱月凡八而謂其消不久何哉疾疢萌於彊壯之時人不自覺也元祐初司馬光一洗新法之弊而奉行差役已有蔡京消豈待久哉遯進而否君子之道盡消則蔡京之禍天下凶莫甚焉夫惟上之人常以防微杜漸爲心遏陰

柔於未進之始尚何陽消之慮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臣聞坤地在上兊澤居下地之臨澤最爲切近君臨民之象也地上有水爲比澤上有地爲臨皆以切近取義而水與澤異水流而不盈故比於地而不爲臨澤者水之瀦滙深蓄遠渟瀠演迤而地之岸際常臨之此具區雲夢大野所以爲澤而不爲川浸也君子觀地與澤相臨之象而得近民之理故教思必无窮容保必无疆无窮者意味深長百世猶有先王之澤則兊之浸潤也無疆者規摹恢廣出日莫非至冒之地則坤之包含也人君以是臨民無媿君師之責矣蓋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其相親也以情相維也以道而非可以勢分拘以勢而臨則教思必淺容保必狹私心町畦公道磔裂尚何足以知臨之爲大乎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人君方寸之中與堯同大而後可以盡臨之不然教思何由而无窮容保何由而无疆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聞澤通於山爲咸咸感也九具陰陽孰能無感以貞則吉貞者正也君子小人之辨在於正不正之間臨爲剛長之卦初九與四爲應而比於二皆臨我者也吾欲感動所臨獲乎上以行吾道必一出於正曠乎其公而絛吝之私不留純乎其誠而矯飾之僞不作此以正感彼以正應精神心術之妙相與凝固而不散則君子之道由是進進乎泰亨之盛所感以正而吉也然所感之邪正莫謹乎其初志者心之所之在卦之初此心趨嚮主於正而行則無往不以正合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一涉於邪則見金夫不有躬進不以正特一時之苟合爾然則下之感乎上能察乎正不正而爲進退則不至於失己上之應乎下能辨乎正不正而爲用舍則不至於失人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臣聞臨之爲卦以二陽爲主二陽又以九二爲重二承乎五五臨乎二實君臣相與感通之會二剛中五柔中俱得其正宜旣吉且无不利也然自復而臨陽剛浸長固吉矣而長必有消八月之遯已逆計其必凶君臣相與綱維斯世其將聽陰陽之自爲消長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乎抑將進陽退陰以制消長之運而自我立命乎命賦於天受於人行廢有定運死生有

定數非可以人力轉移然有君子不謂命者存二陽長而爲臨與二陰長而爲遯固天運之所必至苟一以命哲命吉凶委之天而安之八月有凶拱手順受而不思闔闢變通之道臨終爲遯矣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惟知賦命在天制命在我旋乾轉坤與世立極陽宜消矣挽而回之使不至於消陰宜長矣尼而止之使不至於長吾方以天自處未容一切惟命之順也夫如是君子常長小人常消而咸臨之吉常存二五君臣各盡其道矣不然何以君相不可言命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臣聞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人上者不可以位爲樂也夫以天命難諶民情難保大業難守重器難安夙夜兢惕危懼猶恐不蔵而可樂於得位而泰然處之乎甘者說樂之至也六三居下卦之上處兌說之極而以臨人之位爲樂玩聲色之娛而忘美疢之患懷宴安之適而遺鴆毒之慮好樂一形投合四集便嬖側媚相與以巧言令色諛舞之施之政事宜其無往而利也有能凜然深省惕然大改以所樂爲所憂念二陽方進於下而消不久之凶已兆於呼吸之頃操危慮深若不能以終日切切乎予又集于蓼之懼則前日之咎今可免矣蓋三以甘說爲臨其位不中不正一惟偏私之徇故象示不當之戒又懼夫人恥過而遂非開之自新許以轉甘爲憂雖有咎而不長有國者宜知所擇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臣聞至臨臨之至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比於五君以道合下應於初賢以道親且時當剛長大臣虛心無我援天下陽剛之賢進輔其君與共成致君之業以此而臨豈非至乎然進賢退不肖大臣職也援陽剛之賢與共成致君之業乃

職分之當然極其至如周公之握髮吐哺始可以无咎有一毫驕吝之色賢者望望而去之則咎隨之矣象明臨之能極其至亦惟處得其位之故以六居四是爲正位體柔履順不自矜其能而惟賢是與德與位稱也六五之君柔矣六四之大臣又柔而下無陽剛之賢爲之應則治淪於姑息勢失於委靡謀國者能辭其咎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臣聞知所以察未見之幾制有爲之會人君之

臨天下轉移萬化闔闢萬變必有知行乎其間而知以得中爲難蓋是知之用不及則闇太過則察無過無不及則中六五有深沉先物之知又下與九二之賢爲正應不以一己之聰明爲聰明而以賢者之聰明爲聰明臨無遺知矣然知不可以過用世之小知自私者用知必過明帝之苛察德宗之猜忌何其褊也故惟大德之君然後於用知爲宜明有前旒之蔽見無淵魚之察知君子之當進必推翕受之量知小人之當退曾微深疾之心以大用知而知得其中即舜之大知也象言行中之謂豈非不過用其知即舜之用中歟中庸聰明睿知以有臨必寛裕溫柔以有容正此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臣聞卦終必變君臨天下之道以克終爲難必用心加厚乎其初則可以保其終敦者厚之至也何所厚厚於親君子也親君子遠小人之心久而愈篤則以之畏天必加畏以之愛民必加愛無所往不用其厚也艮上九敦民以加厚而吉臨既吉又申之以无咎者爲六三設也上六居臨之終而應乎三三不中不正上苟私所應與而親之何以免咎惟舍三陰邪之小人而志在二初陽剛之君子故宜有咎而免也允爲内卦君子在内屈己下親不以久而替寧有加於大耳之鼎毋或失於二簋之擁輿則賢者肩一心以輔乎上非箴之庭燎則戒之無逸君臨天下之道於是乎保克終之吉矣明皇始厚宋璟韓休張九齡終厚李林甫憲宗始厚杜黄裳李絳裴度終厚皇甫鎛此心一移卒貽不終之禍可爲百世戒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臣聞臨觀反對卦也臨二陽在下觀二陽在上觀如兩觀之觀儀刑揭而群瞻聳也觀之聖人正心脩身以觀天下一誠之外無他尚猶宗廟之祭交於神明一誠之外無他物盥即奉槃沃盥巾以帨手時也祭先盥手然後酌鬯而祼祼用鬱鬯猶未免託物以求神盥則蠲絜内外與神默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假物而誠已通又何俟腥熟之薦而後達其誠哉爲人上者能至誠主一無假乎外如盥而不薦斯民不期孚而自孚矣孚者信也誠之實有諸己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誰無是誠君以誠感民以誠應顒然興起不約而同與聖人作而萬物覩均此機也是知人君之化天下不難於乎

諸人而難於孚諸己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聞一陰爲姤進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剥莫非小人道長觀獨不以陰盛爲憂者二陽在上四陰順聽於下是上有陽剛之君儀表一世陰柔雖衆方將化而爲君子之歸其爲觀甚大也觀合巽坤爲卦以九居五順巽而中正也循理而行無所拂逆可以懷天下未足以觀天下觀天下必中且正大明當天萬物咸仰一有偏倚必有照臨不及之地此聖人所以爲天立極也然必本之以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心之誠不存則順巽中正俱失其有循盥而不薦以誠爲主黍稷不如明德之馨殺牛不如禴祭之福在誠不在物也此誠所格斯民莫不相孚以心顒然尊仰隨所觀而化其觀果何所見哉誠則形也其化果孰使之然哉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也求諸天道春夏秋冬運行而不息皆神之所爲聖人以是道設教天下不期服而自服又豈非誠則神乎觀之聖人一誠貫通三才之間始與人爲一終與天爲一極而歸於無聲無臭之妙非黄帝堯舜之神化宜民文王之純亦不已不足以當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聞自上示下爲觀天下之物凡可以示人者皆有形之觀惟風行乎地上草木均被披拂則無形之觀有形之觀其觀淺無形之觀其觀深故先王取象於風之行地省方觀民而設教五方之俗各有不同隨方省察因民俗而教之以救其偏扶其正使同歸道德之中舜之同律度量衡成王之考制度雖若涉於有形之觀教行而民從猶風行而草偃皥皥乎其不自知實有無形之觀存蓋誠存乎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容以形迹窺也後世省方之禮廢人主深居九重之上民何由觀教何由設亦惟心存乎群生之休戚庶俗之媺惡四方萬里皆瞭然於户庭之間而以身爲教自正心誠意以至於脩身齊家無一不盡自然國治而天下平與身歷目睹所設教何異哉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臣聞觀以二陽位否剥之間欲化小人爲君子故待小人恕欲君子益進其爲君子故待君子

嚴九五宅中于上光明碩大之德如日月之照臨有目皆覩初氣卑質弱而去五遠乃爲童稚之觀童者蒙而未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有可發之機彼其陷於小人豈性也哉物欲蔽之也苟如童稚於倥侗顓蒙之初有以發之則昏者可迪塞者可通氣質變化安知小人之不爲君子故雖童觀而許其无咎象以小人道爲言其質固不可以語上而申言初六亦示其上進之路也爲君子而不能以學問開明所見而甘心與懵無識知者同歸則爲吝矣聖人於大觀之初恕於待小人所以示皇極大受之法嚴於待君子所以示春秋責備之法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臣聞聖人之道無窮人心之見有限上帝降衷若有常性靈明虛徹初無聖愚賢不肖之間而氣有清濁材有利鈍故所見亦隨之而廣狹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其所以區而別之也闚觀之不能廣大豈非六二氣質之柔闇歟九五陽剛之君大觀在上乃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之時初以童稚之見而觀蒙昧未有識知二以闚覘之見而觀有識知矣又自安於卑陋褰淺僅足以知聖人之汙是惟女子生長於深閨之中幽閒專靜而有守則闚觀猶未至害士君子則害道矣象發明文辭之所未發謂闚覘爲觀雖女子之貞亦有可醜蓋鑽穴相闚闚見室家皆爲不正之視女子雖貞而所視不正心隨境移恐不能保其貞也然則欲廣闚觀之見則何先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學愈進則見愈廣聖人之全體大用目擊而道存矣故惟人百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彊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臣聞三上承二陽下接二陰而居其中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進而從陽則爲君子之歸退而從陰則爲小人之趨一進一退蓋邪正善惡之關也三於此觀我生生者出於吾身者也其大端則言行是已觀吾之言其進而合於君子耶其未至於君子耶觀吾之行其退而陷於小人耶其遂遠於小人耶君子小人之界限其間不能以寸反觀吾身之所發必欲進與上之二陽同其光明而不欲退與下之二陰同其柔闇能如是三雖處不中不正之位亦未至於失道也蓋三之質易於失道以能反觀諸身去小人而從君子故道爲未失也然未之一辭猶未深保其

不失道盡亦戰戰栗栗於取舍之決爲舜而不爲跖爲堯而不爲桀哉此正大學致知工夫之地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臣聞九五剛中之君在上初與二去九五爲遠故止於童觀闚觀三少近則未失道四切近則利用賓觀愈近見愈親也賢者進退有時行藏有道如麒麟鳳凰其出必待休明之世故觀國之光然後賓也國之光明本君德之光明人君能明吾之明德如鑑不受翳水不受滓則本然

之明常存篤實之光充實之輝皆由此而發在朝廷則禮樂彰法度著在天下則道德同風俗一其爲國之光大矣賢者觀乎此而願立於其朝伊尹起於莘野呂望歸於東海豈非湯文之時利用賓乎象以尚賓發之蓋道義重則勢利輕賢者寧甘心於白駒之谷考槃之澗不肯屈身輕售其出也以時其進也以禮其事君也以道君望其儀刑而起敬故崇尚之以賓禮而不敢臣取重者在已重之者在君如此則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矣苟在已無以取重君且望而輕之毋惟乎有言莫之行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臣謂反觀內省之功儒者所難而况貴爲萬乘可喜可欲所以移其心者滿於前乎九五陽剛而中正居巽而應順動無過舉矣然猶於我生必反而觀之凡言行出於吾身者爲我生觀吾一言之出皆合於君子之道則言無過言一行之出皆合於君子之道則行無過行以此示民可以无咎有一不合於君子則有咎矣吾身未能无咎顧欲使天下皆有士君子之器表儀而影正無是理也象又以觀民言者君子之道本諸身證諸庶民觀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知言

行之出於吾身者爲善觀怙侈滅義服美于人則知言行之出於吾身者爲不善是觀我生者必當觀諸民也因觀民之所化而觀吾身則言行是非不能揜因觀我之所生而觀吾心則念慮之邪正不能蔽由外而反諸內愈近愈不敢自恕由內而推諸外愈遠愈不能自隱內外交相養之道既盡天下觀而化之孰不顯然而孚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臣聞上九與九五爻辭同惟我生其生異蓋吾身之所出爲我生九五之君所以自觀也上九

則觀君身之所出故爲其生五君位上齓無位之地而𡨋比之雖居無位之地一念未嘗忘乎君常欲納之於無過故觀君之言行果君子耶則喜其能免於咎觀君之言行未君子耶則憂其不能免於咎身在畎畝心在王室因所觀而察之惟恐吾君之出乎身發乎邇者有一毫之未當無以示四海之儀則其志豈遽平哉然九五觀我生上九觀其生皆合乎君子之道而僅止於旡咎何耶人君之治身無止法言行極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不過盡其身之所當爲初非有餘故君子乃旡咎不然有咎矣人臣之望君無止法以禹湯文武爲未足又耻其不及堯舜故君德至于君子特喜其旡咎未敢遽以爲可安也此觀之君臣所以各盡其道

噬嗑亨利用獄

臣聞嗑者合也噬去頤中之物而合也頤卦合艮震爲體初上皆剛而中之四爻皆柔猶人之頤虛其中也噬嗑初上皆剛與頤同而四亦剛是頤中有物間之故有待於噬而後嗑也九去間之道皆然時則勿有間之是君臣之際以無所間而合也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是骨肉之際以無所間而合也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梗聖人之化爲天下之間者去其間則化行於天下矣噬嗑亨間去而合即亨也其義利於用獄獄以推見其爲間之情而去之則梗吾化者不至於覆出爲惡病根除而正氣還也其在人心則人欲爲天理之間人欲盡去天理流行豈非間去而亨乎此又克己工夫之當盡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臣聞頤者養也頤以納飲食致養而有物梗之故必待噬而後合合則亨矣亨之功在噬噬者用力嚙去之也小人爲君子之間不用力以退小人則君子不進夷狄爲中國之間不用力以却夷狄則中國不尊姦民爲良民之間不用力以治姦民則良民不安此皆噬之功所以致亨也以爻言之則三陽三陰爲剛柔分以卦言之則下震上離爲動而明以象言之則震爲雷離爲電二者參合而成章雷取其威電取其明治獄之道無大於此然六五爲用獄之主乃以柔中之道行於上雖以陰居陽爲不當位而治獄以燭見情僞爲先離體虛中而明故於用獄爲利夫獄者民命所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欽恤之仁行焉苟不以柔治而以剛治則明過於

察威過於猛人將無所錯手足失天地大生之德矣噬嗑義在除間而歸於柔中以此知好生者聖人之本心用刑者聖人之不得已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臣聞陰陽相薄而爲雷相軋而爲電故震之一陽動於下離之一陰明於中噬嗑之象取焉卦本先電彖象乃以雷先於電者蓋泰卦上坤而下乾不曰地天交泰而曰天地交泰取其交也噬嗑上離而下震不曰電雷噬嗑而曰雷電噬嗑取其合也電明而雷動雷行而電隨明與威合然後梗化者可去徒明而不威則詳於察姦而不能除其失也懦徒威而不明則銳於去惡而不能辨其失也闇明行以威威發以明天下無難去之間矣先王觀雷電之象於是用電之明以明罰用雷之威以勑法罰顯而枉直各得其情法飭而輕重各當其罪利用獄之道盡矣舜之去四凶成王之去三監孔子之去少正卯皆此道也然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聖人豈徒恃法令爲齊民之具明與威並用罰一人而千萬人懼法雖飭而不常用也雷電之合隨即開霽天道亦豈常用其威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臣聞噬嗑利用獄初上爲受刑之人人之性本善情動欲生遂陷於惡聖人憫之故設爲刑罰以懲惡而挽之於善然善惡觀其所積欲惡之不積當於其始而禁之趾在下爲行之始加校於屨而趾滅焉彼雖欲行而不可得則不進於惡可以免咎矣校足械也滅沒也校深大至於沒其足也或謂滅趾爲刖刑刖則施踊何取乎屨有屨加校非斷趾明矣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特赭衣非屨之類肉刑未嘗用也蓋小懲而大誡故能免麗於刑小不懲則惡積罪大聖人豈得而私宥哉其在人心一念有不善貴乎早覺而力遏不貳過不遠復之功皆基於此覺之不早遏之不力則去舜就跖悔莫追矣觀易者知治己則知治人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臣聞爲一卦之間者九四也初九與四爲正應是同惡相濟者也膚柔而易噬猶初之爲惡未稔而易制鼻高而難滅猶四之爲間甚大而難治始噬者膚而終至於滅鼻小懲於初遂大討於四也四之間去則初無與應小人之黨孤何能爲哉乘剛言二位乎初之上乘初之剛以攻四之剛因瑕而及堅也蓋二居中得正以用刑

所施不失其序故下能治初之罪上能除四之間輕重有權尚何過咎之有皇矣一詩文王侵自阮疆不過用輕兵以臨之而阮自服進至崇墉則聲罪致伐必是絶是忽而後已彼其剛戾梗化之罪雖同阮爲易討崇爲難討侵阮則膚之噬伐崇則鼻之滅聖人初意不汲汲於深治小人而終有不容不深治者皆其所自取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臣聞周禮腊人掌乾肉腊物之全乾者也小人掌盛而勢強其堅難噬與全體之腊同三乘初應上而隣於四疾小人挾黨爲間欲盡除之然人之爲惡情有淺深罪有輕重不問渠魁脅從而例殲之是舉腊肉之全體求快於一噬故反遇其毒豈非可吝者乎而其吝小終歸於无咎我之治小人名正言順彼雖有反噬之心無所施也然其遇毒亦以位不當之故無瑕者可以戮人三所處不中不正而欲施刑去天下之間人其肯心服哉齊威公自侵蔡而伐楚猶噬難噬之腊肉屈元如師辭多勃戾有遇毒小吝之象而終於服包茅不貢之罪則无咎矣齊之挾天子以令諸侯位固不當楚雖強不敢不服豈非齊之尊王名正言順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臣聞九物乾爲陽濡爲陰腊胏及肉以乾取義指陽爻言也九四在一卦之中本爲間者以爻言之則四之位近君九之材足以堅決而立斷故資之以除間初九不畏不仁不恥不義四與爲正應猶聯骨之胏肉既乾而堅至爲難噬一旦噬而去之見善明而趍義勇盡得金矢之象焉有金之剛而無柔懦有矢之直而無回適義形於色不茹不吐宜難噬者之無不噬也然去間不可有所易以易視之樞機不密未必不反爲人所制不可有所撓在我不能貞固其守而猶豫遷就安知無當斷不斷之患此所以利艱貞吉也象言未光蓋始與小人密而終力去之雖得去間之義亦豈所謂表裏純一本末坦明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乎平勃勸呂氏王諸呂其後卒誅諸呂在漢爲有大功參之王陵以白馬之盟折其萌則二臣爲未光矣大臣任去間之責者當觀諸此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臣聞人主天下之利勢威靈氣燄之所暨以去

小人之間則小人消以去夷狄之間則夷狄服權有所歸則勢有所易也腊肉全體最難噬乾胏附骨亦難噬乾肉雖難噬而視腊胏爲易九三爻之陽皆足以梗化以六五離明之君制之如噬乾肉然何堅之不斷何間之不除正以其得黃金之象也黃取其中金取其剛人君有剛中之德天下之悍戾邪僻無不退聽尤當正固守此而以兢惕危厲行之則惡無覆出凶無反噬尚何咎之有夫有間則有咎其所以能終免於咎蓋以得剛中之道以治間當其宜也六五本柔中爻乃取剛中爲義上卦屬離離一陰居二陽之間中柔而外剛仁者之勇也君德苟仁有餘而剛不足則無以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唐之姑息受制於強藩悍鎭漢之優游養奰於宦官外戚豈不甚可鑒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臣聞初上兩爻皆受刑之人初九小懲而大誡故受刑輕上九惡積而罪大故受刑重何校械其頸也械深大至於沒耳耳主聽有耳而不能聞過從義聾聵其心而浸至此極其所由來者漸矣夫視曰明聽曰聰本二事也而以不明釋之聰明於聽德然後謂之聰也天下之耳相似誰無是聰私心塞之顚倒是非而有誤蠅聲而雞蟻鬭而牛外雖有聞中實蔽惑故聞人之善言而惡其逆己聞人之惡言則悅其順己不明孰大焉使盜跖桀紂能聽人逆己之言而不以順己爲悅亦何至天下之惡皆歸萬世不可湔濯哉此易象示人遷善改過之門最緊切處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八

故事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冬十月內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毁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臣聞人主一念之動左右承之百辟趍之天下嚮之故好惡之念當謹其微蓋此心不能兩用有所重則有所輕愛易流之陰者視尺璧如瓦礫寶難得之賢者視遠物如糞壤徑寸之珠不易齊之四臣連城之璧不奪趙之一士審輕重之義也魯公伐衛齊人來歸衛寶而意不啻足齊伐北燕賂以瑤甕玉櫝遂不克而還此念一爲外物所移志消氣沮矣我 高宗皇帝紹開中興急欲信大義於天下以內侍所獻投之汴水使左右諸大夫國人皆知志不在小而在大與光武手不執珠玉同意用能收拾人心於渙散之餘振起國勢於頹壞之後後聖所當法也邇者經略山東九重之上初未嘗有嗜好見於外而當國惟寶玉是徇諸將旁搜巧索爭投所好奇珍異玩坌集私第歸附者得以窺其無志於中原而動於惡臣願 陛下一懲宿弊而反之凡以珠玉服玩來獻皆碎之通衢以示聖意之所嚮邊臣聞風亦將以功名自勵務爲廉白以服豪傑盜賊之心事功可集矣至若中原銅鐵亦不必以輦入內郡爲功昔張林告淮閫有云土地歸本朝銅錢安往識者謂爲至論謀國者所當察也

晉謝安以荆江二州並缺亘石虔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亘石民爲荆州亘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亘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臣聞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詭銜泛駕之馬跅弛而難制使王良造父御之則鳴和鸞逐水曲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否則馹不受羈矣謝安之用三亘人徒知其經遠無競而不知駕御之術默寓乎其間蓋石虔趫捷絕倫既奪之上流而石民與伊非所患慕是時荆江豫三州軍事皆在安都督之下而兵權實操於內此首重則彼尾輕也苟朝廷無以操其權而制其命王彪之所謂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安烏得不爲之深慮哉知此則知入柄馭

臣雖王者有所不敢忽
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
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
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
獻費
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
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殺吏漢
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
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
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
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
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語簡嚴明白纖之
文帝振貸減租之詔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
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
賦以食天子筭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
邊此詔所欲省當是斯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
爲名重賦以爲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
未決則初爲筭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
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
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間
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
體傷則心憯怛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務
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帝取財贍兵本
末九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
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
析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賈人矣曰稍稍置
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縱矣曰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
補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
而極高帝欲爲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
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顒顒待哺恐
廢前功惟求趣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
也益口賦三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綫
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
脉歟
紹興元年六月辛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
社大計欲望於伯字行下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
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
服上大嘆寤戊子上諭大臣曰取令應選　藝祖
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
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
臣恭攷　高宗皇帝誕聖於大觀丁亥即位於

建炎丁未至甲寅亮上書之歳聖壽方二十有
五萬世無疆之計大矣哉
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群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諸
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
行必不傾危矣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群臣多諫不聽凡拔十城上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證若在不使我有是
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常亡蓋自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
之過所頼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左右前後
之臣爾而便佞者逢之輕黠者長之具位者拱
視而不暇問畏事者竊歎而不敢言幸而敢言
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於首鼠人主過舉於
是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面折廷
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愎諫之
主安能不矍然悟惕然改惟其君宫之奇懦而
不能強諫故雖諫無益也先主復關羽之恥而
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與貪兵非無黄權
褚遂良等之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
臣猶在必將激烈懇到極其骨鯁不從不止也
夷陵鴨緑之悔當時諸臣安得辭其責哉雖然

亮知惜孝直而考其推擇之素特將瑰瑋之
純良向寵之淑均何望其復有孝直之方勁太
宗知惜魏證而田舍翁之怒見於生前仆碑停
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盡末節欲
望廷臣如證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能養
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拂士之力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洪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
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
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
李延年運籌則桑洪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
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
遂迺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
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虚降己之
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袵褐以企旌車
之招矣至迺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洪深左雄黄瓊之政事正固亘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爰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玆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諤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臣聞求賢而不用吉士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任使與不知同人主有志於治孰不知非賢罔乂而急於求賢者有行可除可公養之仕亦莫不起而應其求海濱之大老至洛陽之年少至東山之高卧者至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庭立鵠華階振鷺非不極一時之盛而知不盡所抱用不盡所知如醫者聚參苓朮桂玉札丹砂於一橐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雖聚無益也武帝蒲輪之招一下而異人並出順帝元纁之聘一馳而後乂咸事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間然武帝有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歷數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受遺所聚凡二十七人而漢以之盛順帝有淵謨政事儒學文章牧民將帥推士糾違陰陽機術所聚凡二十人而漢以之衰蓋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所用而各當順帝第知來之而高謀不見納謇辭不見容智力不得宣賢雖滿朝廷足以美觀聽而已諸葛亮嘗言親賢人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一親一遠之間盛衰判矣易之損益皆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明衆賢之助在損之六五虛中自損以從在下之賢則爲元吉在益之六二賢者欲致益於君而君之樂受其益未可盡必也則惟常守正固以待之至王用之以享于帝然後吉有志於治者其可以徒聚天下之賢哉賢者之聚亦豈可徒樂簪盍之盛而不思相與共慰天下之望哉

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

與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䨇之禮行矣胡
不屈帝尊而勞細柳博士之員置矣胡不造樓
舡而命將軍諫皷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
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爲可略也典午綴
旒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
不在是也使當時内以經制國用爲實政而不
以練衣爲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爲實功而
不以玉冊爲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
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
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
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
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折裳補帶以爲
巧折柳樊圃以爲固厝火積薪以爲安肬有意
外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
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
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𠸶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
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
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屨履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
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
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
則壞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
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机之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
凶

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

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自警也維昔

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爲主敬則百慮澄不敬則百慮擾敬則萬善集不敬則萬善隳是敬非自外而入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知所畏然後知所敬也人主身都綦貴心受衆攻非隨物致戒以警勑之則畏心志而敬心泯天理之存者幾何武王惕懼而銘諸物不曰視邇所代則曰溺不可救不曰其禍將大則曰社稷爲危何其辭之嚴也天眞難保人慾易流出入起居之際龜鑑在目庶幾常若危亡禍亂之壓其前而起臨深履薄之懼無一念之非敬也然以武王之聖豈待睹銘而知懼哉堯舜性之也湯武身

之也身之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之域也其或收斂於十手十目之地而縱肆於暗室屋漏之中修飾於親儒生學士之時而玩狎於對宦官女子之頃雖有此銘如無此銘矣故中庸大學皆貴乎君子謹其獨

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謂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俑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耕收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剏法履畝以稅之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剏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斂如蠡之生喙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俑也武帝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緡錢初榷酒酤頗識此意

梁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臣聞財用之在天下如血脉行乎一身可通而

不可壅王者藏富於民霸者藏富於國其下富不在國又不在民而在於聚斂臣之家蓋自正道不行而人心壞人心壞而吏治壞舍義趍利假公售私朘民自封一孔不貸柄國者又爲生姦受盜之府而天下之富偏聚焉此冀所以積至三十餘萬萬而未厭饜也夫財本吾國之有而取以助國財皆吾民之出而還以予民其理順其政公故收冀家以充王府而減租稅天下以爲快後世莫以爲非不謂桓帝能行之也

太祖問李承進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每出禁兵衛卒必

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枚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　上撫髀歎曰三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辨民志何由定民志不定而欲求國勢之安彊是却行而求前也況三軍以紀律爲重夫不知禮則出不知律犯上之意一萌作亂之機已兆尚可望其敵王愾而伸國威哉唐自肅宗偷一時之安平盧節度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以姑息爲常至於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而不問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陵夷之勢何所不至此唐所以亡也後唐莊宗猶襲故態不能以軍法約束而威令不行享國不永竟坐姑息之過我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爲世立極盡革唐季五代禮法蕩析之弊一階一級上下相承川班妄訴必肆顯戮此所以國勢有金城千里之固民生有泰山四維之安也然豈徒以階級之法繩之哉平時撫養不吝爵賞苟犯法則有劒恩施而後威立宜軍心悅服不敢輕於有犯也

寧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盱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宫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人心不可以兩用有所慕則有所忘好善者忘酒樂德者忘色八年于外急於拯四海之溺而忘其家日昃不食勤於合萬民之和而忘其身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也方時癉暑人孰不惟寬涼之是慕寧宗銳於圖治議政延英日且盱矣汗透御衣而不顧蓋忘其爲暑也謙虛以盡大臣之情而無取乎宫人宦官之與處奮厲以講中興之要而不求乎深宫廣廈之自逸社稷生靈之念日切於中凡人情之所共樂者無不忘之其肯以天下之未安爲一身之適乎況是時名相皆足以揆天緯經國體所議必非不急細務徒留盱食之聽者堂堂兩河已盡在規畫中矣彼避暑九成而忘其親生涼殿閣而忘其民心移於物性欲是縱賢君所當戒也

熙寧三年知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旣而賜葉祖洽

已下及第時韓維呂惠卿初考策阿時者多在高
等訐直者多在下等
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取士惟虛文是尚漢策
賢良雖未免以利祿入其心科别或有未竟猶
不失言揚之意唐進士得人爲盛特絺章繪句
之習工如日五色何益世用　國朝策士初襲
唐人詞章之舊至此始以策諮訪治道與漢制
科等其意美矣然草茅言事豈能皆若素宦于
朝而効忠獻直悉出於愛君憂國之真情言之
當固不以人廢言之過亦貴於能容人君能容
過直之言市駿骨揖怒蛙感發作興之下孰不
以安危治忽之實來告苟有司喜阿逢而惡訐
直以行上下其手之私如呂惠卿輩美意一失
矣以臨軒發策爲戒維我　仁宗之策蘇轍其
言宫中事過於直上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
之天下謂我何可謂有大舜之大矣是時考官
則司馬光范鎮蔡襄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
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
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
虞人有原獸之箴輪人有糟粕之議工執藝事
以諫不聞於世久矣而唐之弓工獨得古意其
言蓋以規太宗功業雖盛而治心之道實未嘗
講也夫心者萬理之會萬事之主此心明白洞
達無一毫迂曲之累則見面盎背皆天理之形
著發號出令盡人心之契合敬義直方所以相
爲表裏也太宗天姿高而學問不足其得在於
好名其失亦在於好名好名故能矯揉爲善惟
名之好而觀省存養之不加故矯揉之力怠而
稟受之偏者不能揜輕我宫人之怒不投一夫
之怒會須殺此田舍翁之怒以至好大喜功而
多愛無非本心之發露也木心不直脉理皆邪
雖勁而發矢不直弓工可謂善窺其君心術之
微矣太宗亦可於此進格物正心之功矣其謂
勇辯諂諛姦詐嗜慾輻湊以攻一心是特知制
外而未知養内安有内心不治而外邪可闢者
哉

孝宗皇帝宣諭宰臣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
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閲批出然後
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
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勿惟反反汗
非也號令當反而不反是又遂非也然未當而
反不若謹之於樞機未發之先一發而民信之

孝祖所以欲再行審閱使無遷令之患也苟熟狀之進隨入隨可而思慮不加焉其與不再進何異惟能存主一之敬每事收斂精神熟觀詳繹而後出尚奚姧令之有

孝宗皇帝臨朝每以方寸紙作掌記微偃兩旁而中揩之寘在御手若内殿則留香案上三省密院奏事畢即視所記一一宣諭已乃収之

人主日總萬幾之繁而心思有限安能無所遺忘 孝祖聰明睿智與神爲謀猶識所欲宣諭之事於掌記可謂文理密察矣故九禁嚴清燕之地經史之所閲典故之所聞群臣章奏之所采有當與大臣參酌可否日隨記於其上俟坐論從容歷舉而訪之大臣所知悉心以對所未及知則討論以進久而天下事無一不明習而洞曉其益豈不多哉

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内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爲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爲諫議大夫萬乘親擢邇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至於懷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 朝 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彦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爲之少隱況下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馭臣之枋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公著而内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愧恩朝之盛

唐正元中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上聞之使問陸贄贄上奏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撫軍且非朝旨願審之謹之上復謂贄曰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

授踰其力則踣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徒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萬榮爲留後

臣聞名分者天下之大閑植之則治隳之則亂唐自天寶以宴安兆釁君失其尊肅宗復國宜思挈皇綱於旣墜扶大分於寖隳乃就平盧軍中察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此廢置之權在軍士而姑息之弊開至代宗專事姑息僅止羈縻德宗加甚焉李萬榮逐劉士寧而自擦宣武陸贄以傾奪長亂爲諫曾莫之聽夫姑息者陵夷之本姑且也息止也苟圖一時之靜急求目前之紓而莫計其窮是以強藩悍將敗國事者不敢問冒國禁者不敢討屈情抑勢俯而就之以順適其意所求必從所請必獲倨傲偃蹇莫知稟承始則節度不知有朝廷久則將校不知有節度更相睥睨見便則奪犯上者必好亂德宗亦安能禁萬榮之自爲留後乎然使當時君德脩明朝綱振肅不以猜忌疎臣下不以聚斂苦民生禁兵非市井之富兒軍政非宮庭之嬖倖以至在列皆陸贄而非盧杞皆李泌而非張延賞則朝廷之勢重於九鼎藩鎮安得而輕視之藩鎮之敢於干名犯分朝廷輕故也自昔安有朝廷輕於上廉傾級圮而能措大器於安者哉

魏世祖東如許昌大興軍伐吳親御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徐盛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一日而成又大浮舟艦于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舟遇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臣聞江流湯湯萬古一天險也而飛渡者有之曹操之至赤壁曹丕之至廣陵佛狸之至瓜步逆亮之至采石皆望洋奪氣或且送死豈長江隨時而爲險夷耶天險在勢人險在德與政君無闕德天人交助夫誰敢犯之其次朝無闕政紀綱立賞罰明號令信任賢使能各當其材則人謀咸贊國勢增彊坐有以制勝矣丕之再飲江窺吳輙自廢而返非特川后之効其靈孫權爲國靡政不舉謀臣勇將咸樂爲用疑城相望巨艦相衛而丕膽落天限南北宜其不敢以一衣帶水易視之也是知天險待人險而固德政增修勝勢在我東南有太山之安矣

周世宗擊北漢主劉崇於高平之南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張永德曰愛能等望敵先奔死未塞責且陛下方

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臣聞軍國之綱紀莫大於賞罰有賞而無罰則恵褻而威不振白刃在前誰肯委命此軍法所以不立也近年以來僨軍之將未嘗有顯罰間鐫其階隨即牽復曾無損於毫毛故皆以棄甲曳兵避死趍生爲得計朝廷姑息將帥將帥姑息士卒未戰即潰既潰即招望風獸奔恬不爲怪於是兵律壞國勢微矣英主欲大有爲宜以世宗高平之事爲法

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神宗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冨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神宗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顧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臣聞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陟降厥士日監在玆上天之心與君接人君之心與天通一陟一降隨寓隨在初無毫髮之間五事有敬怠則庶證有休咎其應如響之應聲我　神祖以久旱輟同天節上壽之禮亢陽即日而雨

陛下以雷變寢天基節上壽之禮積陰即日而霽夫豈人力所能致哉此心即天心天心即此心也冨弼於既雨之後奏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蓋姦佞之遠忠良之近即以畏天戒天意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人君欽承此意而行之則寅畏之實也答詔欲弼不替今日之志君臣交相儆戒宜有以祈天永命也歟臣故亦願　陛下與二三大臣不以天意已回爲喜常以天命難諶爲懼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

策問

江東漕司不礙格

問國無常勢隨時而爲彊弱周公之於魯太公之於齊乃能逆料預計於數百年之前則其勢亦有時而定也周之季世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諸侯不敢有無周之心秦汛埽六合鞭笞四夷自以爲帝王萬世之業而繩樞之子亦得而易視之人有尫羸而壽考物或暴長而夭折理固應爾獨怪春秋以來齊有葵丘之會晉有踐土之盟均爲五霸之盛而心術譎正宜可以占其國何威公僅能終其身霸業遂替文公之後世爲盟主齊且屈而從之豈譎正無關於彊弱耶是猶有可諉者曰國異而勢殊也及觀漢之文宣規摹一家而彊弱乃有異勢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匈奴嫚侮結以金繒太息流涕之書其不滿人意非一事然兵無刃而威權自振刑不肉而德化自孚貫朽粟腐迄成富庶之効而後嗣賴之樞機周密技巧咸精吏稱民安之餘單于且款塞而來享中興之治赫然莫及而一傳之後漢業衰焉弱轉而彊彊轉而弱始終之變相反若此其必有故矣恭惟 主上更張萬化總攬權綱舉天下之政滌蕩振刷而一新之朝廷清明邊鄙不聳四方延頸以望太平而轉弱爲彊之機不可失也宵旰雖切庶績未凝鴻鴈之民尚勞於還定鼠狗之盜猶費於掃除而內外體統之間血脉壅底臂指拘攣識者尤爲之深慮國勢所係若有待而彊意者刑賞之施惠褻而威不振耶紀綱之張名存而實未至耶抑亦體

祖宗立國之意守以寬仁道德安彊隱然自有不可犯之威而天命人心之固在此而不在彼耶諸君其敷繹濟時之策以告

礙格

問國論之變至乎中而定夫中在易爲二五在書爲皇極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天下國家理亂之本皆於此乎見泰之九二居治泰之位審處泰之道包荒得尚于中行是以并包兼容而爲中也然泰自否來君子之道方長關邪不可以不嚴防微不可以不謹而負荒穢之累者乃從而包含之得無啓小人乘間而進之漸耶洪範皇極之疇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好德則錫之福宜也至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亦且大而受之協于極則君子罹于咎則小人居君子小人之間而爲鄉原之行其害德爲尤甚受之者何意四凶之惡已著猶得以假息於堯朝非包荒歟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豈包荒

不能如堯之大歟少正卯言行之僞加以兩觀之
誅蓋謂其已罹于咎矣三家分晉陽虎執國命罪
固浮于少正卯而誅反不及胡爲獨受於此彼其
知官孺專殺之罪而不問遂成優游聽藩鎮陸梁
之勢而莫制寖至姑息得非假是說以自文曰吾
將以求合于中者又況泰以朋亡爲貴洪範以淫
朋爲戒至公無我黨與不立而中道以行漢唐之
季朋黨成風雖賢者不能免豈其自叛于中歟抑
上之人無以并包而大受之故逸爲朋黨之歸歟
厥今 更化以來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衆正而杜
群枉天下莫不服 聖上之明而用舍之際猶恐
或激於偏徇議者乃有中立不倚之說蓋欲示尚
中建極之意而定國論於不可轉移之地也夫否
與泰常相反極與咎不兩立邪正消長間不容髮
伊欲恢包荒之量而小人無得以投君子之隙推
大受之公而君子自有以制小人之變皇極大明
與天下相安於泰和之域若何而可憂世之士盍
相與圖之

饒州堂試一

問周有宮正掌王宮之戒禁糾令宮伯掌王宮之
士庶子凡在版者皆屬之天官所以嚴宿衛而備
非常也漢制周廬千列陛戟百重視周爲加詳光
祿勲衛尉之設即宮伯宮正之遺意亦屬之丞相
否乎排闥而入大臣隨之內朝外朝之勢猶未至
於隔絕加官既設之後大臣亦得至內庭否乎入
未央宮殿門不納徘徊往來其禁嚴矣使北軍之
印未解則將何以制其變清宮具法駕而入謁者
之衛端門且誰何之則夜拜衛將軍無乃猶或置
疑其間耶置酒宣室敢於形辟戟之言從辛林光
有以杜觸瑟之變若不當以誣諂羈虜少之而當
時議者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
歲貢以給宿衛豈其猶未足爲賢耶儒者侍中特
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似不足榮也其榮之何說
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而薄淮陽之郡似未可薄也
其薄之何意黃門侍郎號爲要處彼擢之給事黃
門又以爲官之拓落何也郡國材官番上宿衛其
法果皆便乎南北分屯以相統制其權果孰重乎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與期門羽林之置亦各有
說乎世爲衛尉見於同姓而王國人乃不得宿衛
何也太傅古官論道經邦而以給事中領宿衛又
何也夫以漢世宿衛之嚴防微杜漸皆有深意撥
之成周其得失安在邇者議臣有請宮禁侍衛各
儆攸司欲以隆主威而尊國勢 上亟俞之不識
漢制有可施於今日者乎諸君博古通今言之毋

略

二

問恭惟　主上撫盈成之運垂延洪之休豫建元良以固國本謹擇天下耆儒端士爲之輔翼儲德日隆洎剛授冊三代有道之長誠不是過自漢以下固不容並論也而有司竊於攷古有疑焉四皓之來衣冠甚偉羽翼既成而漢之大本以定子房之畫婉矣論者乃謂其植黨締交以相傾軋殆非子房之意然高帝與呂后母子共起於艱難之中漢業甫定顧牽於私愛欲動搖之期期之諫曾莫能回其意則權以濟事似不當以植黨論也至觀異日開博望苑以延賓客遂至於虧天性之恩無乃出於招致四皓之故智乎二疏之去知足不辱有以激漢世頑廉懦立之風亦可謂賢矣而論者謂是時太子年未冠學未成未可以絜身而退然宣帝之教太子不過雜霸之制度已非詒謀燕翼之道獨親許氏而尊禮師傅之意寖薄見幾而作似不當以絜身論也至攷其既去之餘論語孝經之學遂轉移於甘泉洞簫頌之好卒無以養成其德得非二疏遺其憂乎夫齊威會諸侯于首止而王世子始定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是則四皓之來二疏之去蓋非苟然者而得失是非曾無定論何耶諸君以麟趾之英親逢懿鑠自宜鋪張揚厲編之詩書而無愧商訂及此特以觀講學之素耳幸茂明之

三

問五百歲而聖人出若囿於天地之定數君臣而並父子而勛胡爲獨盛於帝王之世耶電繞斗樞虹流華渚瑤光貫月赤龍生風其見於世紀者若此質之正符亦過於愛奇矣然履帝武敏歆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詩人猶且永歌之不足得非聖人之生固與人異而受命之符抑有在耶夫天生聰明天錫勇智謂之生知之性出類拔萃可也語性及神顱安取此至若東南有天子氣南陽有鬱葱之佳氣得非王氣有所屬乎夢神遇於大澤之陂夢呑日於猗蘭之殿得非精神有所感乎重瞳八彩日角龍顏與夫鳳姿日表之異抑肖貌有不同乎十四月而生乃立堯母門胡爲誕彌之月適相似也甲觀畫堂或謂畫九子母於其中果何據也功成慶善之樂何爲而作誕聖繼天之樂孰從而獻千秋紀節何所本始節近長春其議安在恭惟　主上天縱之聖冠冕千古曆籙御圖重熙累洽屬玆良月　瑞慶摽辰桂海冰天嵩呼華祝同一心也諸君生逢千一之期目覩五三之盛躋公堂稱

兕觥以介萬壽實維其時是宜鋪張對天之閎休
與生民天保之詩相爲表裏凡自昔帝王褒風之
盛事盍相與訂摧以諗有司

四

問道揆明於上法守嚴於下則天下之治不難舉矣宅揆之官耆庸熙載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古之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曷嘗以細故自累哉漢唐之世九卿更進宅官參預已失委任大臣之意而持禄固位伴食撲稜尚何望其職業之能盡其間少知治體者抑又不能無疑爲錢穀決獄所宜與聞乃一諉之内史廷尉而不復省事無不統顧如是耶死傷横道豈不大於牛喘而科瑣邊吏僅見於赤白囊交馳之後恐憂邊思職者不爾也聽受獄訟日不暇給乃至有愧禮樂豈萬世長策未暇講耶序進郎吏仰視不顧則體貌安在而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恐兼收待用者不爾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綱舉目張豈無其要而世之喜事事者乃以身親細務爲稱職不事事者又以無所建明爲得體漢唐相業之卑得無坐是乎 主上更新萬化圖任老成以恢張治功宜日異而月殊可也然天下之弊紛如蝟毛二三大臣夙夜盡瘁於其間而未底厥成故議臣欲清中書之務簡節

疎目而講明其大者揆守之辨要必有在至若賢材之未盡舉倖門之未易塞兵聚而難散民困而易搖穀貴尤艱於和糴楮輕尚貴於稱提凡此數端莫非當今之急務孰爲大臣之職孰爲有司之事輕重緩急當與識時務者籌之諸君其毋隱

五

問兵以多筭勝智者察事機於呼吸之間料敵勢於千里之外發無不中如矢破的何其神也而謀之用舍抑又有幸不幸者存焉廣武說成安欲假奇兵絶信耳之輜重而兩將可致淮陰使人間視知其不用然後敢下井陘亦可謂奇策矣使成安果用其計則信將何以應之魏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其謀差強人意亮乃制而不用每嘆已才之不獲盡幸而從之不識長安果可入乎信抱國士之略亮負王佐之材得失勝負燎如觀火隨機而應慮勝而會必有非衆人所能窺者幸紬繹之

六

問三盤五誥之不作而漢制詔幾於典誥得非去古未遠猶有渾灝之遺風耶漢唐有天下皆數百年漢之帝紀詔不一書而唐史略之何耶文帝之詔半爲農下山東布詔令老癃扶杖往聽願觀德

化之成可謂善於布宣者矣而當時猶謂吏奉吾詔不勤勸民不明何貴吏之深也循良無傳獨一河南抑吏治誠有未至歟憲宗之世藩鎭稟令制下魏博士卒驩動如雷至有倔強何益之嘆可謂易於感動者矣而淮蔡以三州之衆合兵環攻累年乃下何平盜之難也草制失辭至煩改定抑人心亦有未孚歟彼其輪臺之詔奉天之詔均罪己也其辭孰切寬大之詔陣傷之詔均恤人也其惠孰渥河涼三鎭播告之修均所以奪其心也其意孰明視草之才較以除書德音擅名者孰勝期期之請視以批勑壞麻爲忠者孰優此猶未足深議也後元獨盛於七制元和並列於三宗號令之煥然可述與溫雅有古風烈乃不見於文帝之贊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獨於贊憲宗言之而二祖之制命無稱焉作史者必有深意恭惟 主上祗畏天戒勤恤民隱嘉與海內同躋仁壽迺者明詔荐頒飭監司守令以奉職之意開盜賊脅從以自新之塗王言大哉一見可決四方萬里鼓舞於風雷之下當不止於山東魏博吏士而已也然澄淸者流爲姑息撫字者轉爲催科習俗移人詎能遽革錢幣久壅而未通穀價方踴而未艾凶歲多暴還定猶難伊欲吏治興起姦盜革心翕然丕應如漢唐之盛時若何而可憂世之士盍相與圖之

七

問周南爲三百篇之始文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悉於此見之亦猶易首乾坤書斷自唐虞之意歟然自關雎至兎罝凡七詩始言關雎之化行又四詩而至麟趾始著其應夫王道自閨門衽席而達乎天下遠而難化者宜莫如移衽之人近而易化者宜莫如同姓之親今乃不應於彼而應於此何耶羔羊爲鵲巢之功致在位皆節儉正直至其應見於騶虞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草木群生無一不遂夫召南特諸侯之風其視周南王者之風固爲有間彼之應顯於庶類之微此獨應於公子信厚無犯非禮而已又何耶詩取麟以爲興趾定角果有仁厚之象歟抑謂太平致麟之時歟序言衰世不知果紂與文王之日歟抑謂周之季世歟麟趾鑄金以班諸侯王夫豈無說而良史之作詠于麟其意安在語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有志於學者必三復於此而好脩之公子尤當佩之而不忘反覆二南之意推之於行葦角弓以究終始盛衰之變諸君事也其爲我索言之

八

問六經著天道人事之極莫詳於春秋雖不言其事有其應而證應具存其聖人憂世之心所由見乎日食三十六螽蝝蜚蜮之災總十有八雪雹星石隕霜無冰凡其關於天人之際雖微必錄而水旱之變尤不敢略僖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始雨其不曰旱謂其有志於民而不為災然文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昭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亦甚矣而不以旱書無乃亦不為災耶以至夏大旱欲焚巫尪而後止是歲饑而不害然旱以大書為虐尤酷安有民不困于饑者不然則宜亦書大旱而不書饑亦謂其不害可也或書旱或書雩或書不雨美惡異辭必有深意宣大水而繼以饑襄大水而繼以大饑淫潦妨農固宜艱食而咸成之秋大水莊之末年橫流尤數至鼓用牲于社于門何為皆不以歉告抑豈如七年之水雖無麥苗不害嘉穀故從而略之然大無麥禾臧孫辰遂至告糴貽我來牟獨非嘉殖歟亦未有洊水若是而嘉穀不害者咸之初年有平原出水之害越二歲而有年其轉凶為豐者何道它國非無乖沴宋獨書水淫雨害於粢盛乃知其必興者何說恭惟主上篤於敬天切於愛民真得堯湯之用心而大兵之後四方未免以水旱告若幾於春秋之不一書者天心仁愛固在是歟木飢水毀皆有數歟有年之慶勃興之兆否泰相反抑權與於此歟近觀吾饒去歲常暘今茲常雨官無委積民有菜色而或者猶以饒在江東為優得無旱不為災雨不害穀如魯史之所書歟諸君學貫天人不愧舒向盍相與發明春秋筆削之意以諗為政者毋以訐而為直

九

問人主操富貴之柄以御天下錢幣輕重之權當一出於上不當與天下共之也虞夏金為三品周立九府圜法利權所在上實專之至景王欲更鑄大錢單穆公雖諫而不聽百姓竟蒙其利揆之劉陶之議則不合文帝除盜鑄之令賜鄧通銅山得以自鑄而錢乃至於貫朽貨之賈生之論則不然撰直三千錯刀五千何其直之多百錢墊七八與三十五為陌何其陌之寡是猶未足深論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錢制是為得輕重之中然五銖既行郡國多姦鑄而益輕公卿請鑄鍾官赤側以一當五其後二歲赤側以賤而廢三官錢始富矣開元既用以經費不給始鑄乾元重寶參用以一當十犯法日數百終復其舊然後民便之夫錢出於上而散於下上之所重孰得而輕顧方行而遽輟

何耶抑上之人不過爲一時權宜之舉隨即反經耶否則朝廷之上無以主其議以一人之言爲用舍耶漢方冉造猶與五銖之思唐九錢世一循開元之制而亦側重實不復見抑又何也　國家銅楮並行深得子母相權之意頃以楮幣益輕多爲秤提之術而未底於重於是以開禧新布以二准三行於輦轂之下利權輕重操之自我可謂得其宜矣或者猶謂貨泉新舊均國寶也而自爲抑揚京城内外皆畿甸也而自爲畛域恐未免抵冒之多然使以二准三果可通行則錢之布於天下者皆可從而增益否幸以利害得諸目擊者爲有司告

十

問大江以東衣冠之盛饒爲最螺洲地靈異人出爲冠大廷世殊科班班可數皆學校作成之功也漢之番君唐之顔魯公德澤在人至深而獨不聞垂意興學何耶晉虞公爲内史大脩庠序是前此嘗有學矣誰實基之移告屬縣廣招生徒至七百餘人教養之盛若此今所養僅能三之一而豐盈之態常患不足不知當時雲會輻湊何以爲養先正范文正公相攸於東湖上繼者始築儒宮以據水光山色之會公之詩文胡不及之買田三頃以澹士大書特書詫以爲盛然所入其能幾何今膏腴歲增數凡幾倍而倉廩之積不見有餘抑尾閭之泄無以窒其源耶高堂顯敞不改舊觀硯湖平遠尤覺增明二公所以淑艾後人者雖百世聞風而亦起諸君藏脩其間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涵養致君澤民之業以求無負於教育之素盍各爲我言爾志

十一

問世臣之喬木舊德之元龜有國者所甚重而出處進退天下莫不望以爲標的尚論古人顧不能無疑焉後亳卜洛之餘告歸之志則同胡爲乃有欲去而復留者不惟自留且作書以留同列同列亦爲久留而不去何勇退之難耶海濱二老同爲善養而來歸扣馬之諫鷹揚之舉果孰爲義天下既定表東海者乃不與師保左右之任何耶從心不踰矩之年尚皇皇於歷聘否以天下之達尊自居能終不見諸侯否乘駟而見輦而如公告老猶得以與聞國事至朝廷大議遣廷尉諸問亦乞言之遺意否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蓋已見幾而作何衣冠甚偉者始來上間將軍之老召其子爲太僕可謂貪賢之切何知足不辱者遽去求文武如不及而蒲輪之迎特能詞賦爲治顧在力行而

魯邸之議乃先服色據鞍矍鑠非不銳也未免乘下澤車之悔食肉萬里非不壯也未免入玉門關之請而無踰老臣尚堪一行則又好勇至老而不衰其視皤皤黃髮之謀孰得孰失晚應賢良但見不情而多詐周流四公不過恭遜以取媚請尚方劒賜靈壽杖與夫長樂老之自叙血氣既衰固應爾歟彼緑野堂之遊九老圖之作亦必有所懲而然也著節而稱祭酒致於周當爲何官遞說而得三老不謂秦尚存此名自諫大夫遷御史大夫爲太傅而封褒德侯漢家校年之法抑又安在書陳舊人之圖任詩歌元老之壯猶年高德邵闗義理爲甚懸出處大節必有非衆人所能識者幸商訂之

十二

問漢公子之好學莫如楚元王一門之盛元王受詩於浮丘伯諸子皆讀詩至孫辟彊亦好讀詩越數世猶有以少通詩書召者豈非過庭之訓而然歟然德脩黃老之術得枕中鴻寶苑祕書於淮南其子竟以是下吏恐非所以爲義方之教也而典校祕書於天禄閣太一青藜爲之下照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可謂能世其官矣然向自主穀梁春秋義歆則欲建左氏春秋論難迭出自爲矛盾豈父書有不必讀耶抑輪扁斵輪不能授其子耶其究穀梁左氏於聖人之經爲孰近左氏多古字歆獨好之引傳釋經轉相發明其於字學蓋精篆則方且問奇字於子雲無乃有貴篤之意歟向作洪範五行傳嚴爲外戚之戒歆乃挾周官泉府之説爲新室國師父子異心一至於此然國師方貴顯矣莽以符命投四裔何其忘舐犢之愛也董仲舒爲漢純儒通達古今有補於世向與之相伯仲伊呂無以加之語必非輕許可者淵源不及游夏何爲歆復少之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言爲然黨同伐異孰爲至當自交而至于龔弓冶箕裘之業蟬聯十世輝映兩都其間先後異同是非得失不可槩論意者同於好學而不同於所學亦不害爲世家歟諸君平時自許不在漢公子之下家學之傳亦能若是其盛否

十三

問周之士也貴而肆秦之士也賤而拘疇實使之然賤而且拘秦固以亡貴而至於肆周亦安取此得非周以道勝法秦以法勝道耶太學賢士之關士氣屈伸公論通塞所係爲甚重鮑宣爲司隷諸生舉幡集闕下而留之夫司隷内治京師外統諸郡其於太學若無與也愛而留之不忍其去所以能得其心者何固嘗聞鄉校議執政之善否而憎

茲多口者欲毁之胡爲於宣獨眷眷如此韓愈爲祭酒招諸生而誨之學競起欺予之嘲夫祭酒爲古司成國人矜式其於弟子負至近而易格也侮而嘲之曾不受教所以莫能回其心者何固嘗聞聚爲朋曹訐罵有司而退然自克者無幾胡爲於愈亦不能少降心以相從耶異時處士横議名節相望適以趣漢室之衰六館之士不陷非義終無以弭唐室之變遡流尋源要必有說

十四

問孔門速肖者七十子而名在四科者十人而已果孰爲之區别耶參悟一貫於口耳之外胡爲不在四科之列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是道之統參乃得之而在四科者反不與何耶借曰政事言語文學不足以盡道德行之顔閔蓋嘗在寢矣平日之所許可之所期屬非曾子所敢望今不傳諸此而傳諸彼必有深意謂參之魯有受道之質歟回也亦如愚謂參之孝爲百行之源歟孝哉子騫初亦何愧意者寶藏於海聽夫人之所自取歟後世以顔孟配先聖而得道統之正傳如曾子僅與游夏齒又有不可曉者願聞其說

十五

問臺諫天子之耳目建置本末可得聞乎九官之命聖讒納言龍獨任其責宅官何爲不得與善旌謗木人皆可言而四凶之惡胡不聞有斥其非者周官有御史司諫似以風采議論爲職然御史掌治令贊書之事初不及於觸邪指佞而弊群吏者乃有小宰司諫掌糾萬民之德亦不及於繩愆弼違而諫王惡者乃有保氏官名與後世同而職業則異何故藉曰九治者受灋令御史得以劾其違令之罪以詔廢置司諫可以因事而納規三百六十官之中職於糾察者止二人無乃自狹其進言之塗歟漢承秦制以御史大夫爲三公中執法領侍御史十五人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唐則監察御史十人又有裏行之名諫議大夫四人而拾遺補闕亦復並置其視周人設官可謂詳矣而當時治道曾不能庶幾成周之盛豈惟其人不惟其官歟方今衆正在列國是堅定臺諫紀綱之地雖不備其官而一士諤諤嘗首形於王言之嘉歎然攷之 國朝之制天禧中御史諫官皆四員慶曆有三諫之除元豐有六察之命今焉冠豸伏蒲各專一官而不並建必有深意謂才難而不輕授歟賢俊蒲朝孰無明目張膽之志否則得其人而一夔自足歟十朋之龜弗克違宜其不厭多也又

否則聖朝無闕小人退聽而皂囊白筆之可略歟則人情之譸張國事之膠轕未可盡諉諸太平之無事意者御史司諫之專其任將以復成周之訓歟復古之難不可不詳議而熟圖也諸君志於有用其爲鋪張聖賢相逢之盛事

十六

問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爲國植怨於民也盜竊寶玉大弓春秋誅之胡獨聚斂之臣不及贓吏犯法法在姦吏舞法法亡蓋無法則無以爲國也伐檀之貪鄙無功詩人刺之胡不聞有刺在位之姦者苟變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至疑其傷廉然禮順人情乃或置米肉之遺於不問何耶劉寵之爲守受一大錢而去人皆稱其賢然法有明禁受所監臨一孔以上皆贓論何耶得非禮法不相爲用歟頃者貪相債帥之得志上下成風恬不爲怪　聖化更新首嚴簠簋不飭之禁革貪爲廉宜翕然丕變論者猶謂賞罰不信不足以懲汙染之習而善類名家科甲之士不當遷就爲之諱是欲一以文法繩之也禮義廉耻以維持士大夫之風俗法禁之外亦有可行者乎若曰人心趨利如水就下禮不足以防其無厭之慾法不足以制其自營之私又將何術而可史家皆傳酷吏獨無傳贓吏者伊欲裒爲一書繫諸國史一字之貶若撻諸市不識可使革心易行精白以承休否

十七

問宰相論可否於廟堂之上以行其道諫官爭是非於殿陛之間以行其言經綸治功彌縫君德蓋非它官比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杪然周官大宰歲終受群吏之會其不會者惟酒與膳服耳夫惟辟王食膳服之不會宜也酒誥一篇歷歷無彝酒之戒酒而可以不會乎彼庖人膳夫之不會王及后世子皆然而酒正之不會唯王及后而世子不與得非養正於蒙不容以是亂德耶歲終天子齊戒受群臣之諫然周官司諫不過糾萬民之德而掌諫王惡者惟保氏一官進言之路何示人不廣藉曰左右前後皆可繩愆而受諫獨於歲終事有可諫必待卒歲而後言則爲立仗馬者多矣彼孟春徇鐸工執藝事以諫此受以歲終彼諫以歲始抑又何故後世宰相兼領鹽鐵度支諫大夫無常員揆之周家建官之制然歟否歟朝而問一歲錢穀之數與正旦酌獻樽以賞直言槩之歲杪制用歲終受諫同歟否歟頃建言于朝者請宰相制國用諫官補闕負歲云莫矣因舉周官王制之疑以爲問

十八

恭惟　主上盛德大業冠冕帝王闡休懿鑠輝映天地迺者自仲秋初吉日御帲朝已而儲闈之授册宗祀之慶成千秋之上壽元正長至萬玉來庭盛事荐臻祲容迭講凡此大朝會之儀固有曲臺之議在然　國家制作多仍唐舊是不可以無攷也今觀唐制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衛內五衛元日朔望視朝則服翼善冠其後朔望仍用弁服元日冬至朝會七德與九功同舞其後至有不忍觀破陣樂舞者至於大陳設皇太子而下以次上壽且奏祥瑞雲物其大略亦若是而已而其間不能無疑者太極宮之承天門受萬國之朝賀旣曰古之外朝矣或又謂含元殿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何也太極殿者朔望坐而視政旣曰古之中朝矣或又謂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唐爲正殿何也兩儀殿常日以聽政而視事爲古內朝又以爲紫宸周之內朝漢之宣室唐之上閤亦曰內衙然乎否耶兩儀承慶皆爲受朝聽訟之所而元和中正朔乃御紫宸朝賀寶曆中則又月朔御紫宸行入閤之儀胡爲受朝之地曾無定所舊制以隻日視朝其後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或又五日一御太

極殿胡爲臨朝之日曾無定期引對廷臣何晏見於延英讀示月令何獨見於宣政入閤之儀開元舊禮本無之後之諸儒從而附益抑又何說也夫以唐家一代之制損益沿革豈無得失之辨仰參周典俯采漢儀其合於古而宜於今要必有一定之說諸君結綬登瀛觀國之光有日矣試言其槩

武擧公試策問乙酉

問恭惟　皇上以聰喆英粹嗣無疆大歷服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四方萬里翹跂望治諸君蒙被新美之化可無說以裨新政歟問舜月正元日受終于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類禋望徧之並擧豈觀天交神庶政莫先歟異時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進十二牧而歷咨之聽言用人又所當急也太甲元祀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天下之政無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嘿思道君臣相與告語尤惓惓於遜志時敏之務典學豈容緩歟成王即政無逸擧三宗以勸主乎畏天愛民而已立政一書乃以三宅三俊爲不可忽終之勿誤庶獄爲重意固各有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而征有苗康王率循大卞大臣進戒未暇他及首以張皇六師爲言佳兵不

祥之器顧先之何歟豈國之大事在戎不可一日弛歟新服厥命求以肇四方之觀聽歟人情易玩泰用馮河之義歟君以乾剛爲德必神武英略而後足以運天下歟事有本末物有先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隆古帝王出治之序參之今日所當先者悉意陳之有司將以復于上

省試一 乙未

問大明當天而萬景隨北辰居所而列曜拱恭惟主上以文王之聖躬虞舜之孝宮中三年之制畢將宵剛旦御路朝以延見百官臨撫萬國禮隆與鉅不可不預蒐而夙講也周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illegible]燕朝在路寢之庭所謂治朝者果安在豈即外[illegible]歟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豈王公坐論[illegible]於治道甚大斯謂之治朝歟司士之公孤卿大夫士朝士之群吏州長衆庶莫不在列揆之明堂[illegible]夷蠻戎狄不與焉豈置之國門之外不容列於大著歟漢援三代而興奉常緜蕞之習不過泰儀[illegible]就已知皇帝之貴使得胥而生相與翼成之果[illegible]還周典之舊歟德陽殿大朝會從漏未盡七刻[illegible]鐘受賀與長樂之儀先後交映然長樂陳車[illegible]執戟傳警而不設樂德陽乃鐘鼓鏗鏘管絃煒煌豈禮樂至此而後備歟宣帝受釐前席何盛服齊明獨施於少年之見宣德幘坐迎笑何威儀簡略能奪夫說客之氣高帝之朝廷而愛幸者媟戲於殿上宰相得以折之先帝之正衙而貴寵者引內於殿中中郎得以郤之佞倖方張二臣何爲無投鼠之忌小臣廷辱師傅至攀折殿檻而不顧蓋謂其不能正主益民也而金華入說尚書論語其有補於帝學者何事武帳不冠不見使人可其奏而出入禁闥之請曾不克從閒見高門之論乃謂妄發其不能動帝聽者何說十萬橫行面謾可斬而殿上皆恐遂罷朝不復議何聽納之易奉珍來朝待以客禮而甘泉受謁稱藩而不名何禮遇之過朝而問錢穀出入公私之積何其難於裕也坐朝而日昃未退內外之務何其難於清也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邴魏謀謨乎其上司徒府每天子親幸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豈非君臣一堂交孚無間而後足以增朝廷之重歟其歷攷周漢本末以告

二

問繼志述事者人主之達孝崇德報功者朝廷之盛典昔在　寧考親挈神器以授聖明昭哉嗣服于今一紀而　文母保佑之恩永言孝思亦旣升祔侑食淸廟豈無舊弼顧猶缺焉可乎盤庚告其

臣民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功臣配
食於廟商家尚矣而莫名所享之臣伊尹格于皇
天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豈即其人乎周司勳有功
者祭於大烝傳者於王功曰勳獨取輔成王業之
周公而召公之夾輔尚父之變伐皆所不及豈難
其人乎漢論功定封錄第侯籍臧諸宗廟以至麒
麟雲臺之繪崇報厚矣未聞有列於烝嘗者而先
儒謂漢祭有功於廟庭其詳可得聞乎唐享功臣
祫則配禘則不配其後禘祫皆配果合乎古否也
高祖廟以裴劉故人俎豆其間能無出於私乎太
宗廟以魏證讎臣冠佩其中抑無一之非公乎長
風孤騫之仁傑廟享宜也而五王之賢並侑固不
厭其衆乎忠貫日月之子儀廟享亦宜也而中興
第一之功不與亦不嫌其寡乎佐佑王化之說享
之未過也而應變守文之名相皆不在選其有所
抑乎光復宗祏之晟享之誠當也而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者廼置而不問豈文墨議論不如汗
馬乎翦蜀於清明無蔽之曰平蔡於惟斷乃成之
時杜裴元功享之俱無媿也而崇文及愬莫非拓
縱之下乃與同升豈將相叶心然後功業有濟乎
許敬宗威勢熾灼停享於神龍固足以懲滔天之
罪而名宰相如元齡百世猶將宥之亦以子停何
以允公論茵晋卿小心謹畏崇配於大曆已不足
以孚當世之望而首贊經綸如裴冕一時無能及
者乃以即世先後爲疑何以逃清議自武德至于
元和功臣列在祀典凡四十餘人穆敬文武宣而
下廟食靡所著見豈無其人則闕乎抑有其人而
泯乎無傳也夫黃鍾動而氣序轉應龍翔而雲霧
集君臣感召之機蓋非偶然者然一時之功孰與
乎萬世之功左右諸大夫之曰賢孰與乎國人之
皆曰賢人心是非昭如日月侑饗大議可一言而
定也諸君攷古驗今以對毋枉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

墓誌

吏部葉公墓誌銘

靖康建炎間中原學士大夫多辟地南徙葉至自東平呂至自東萊婺寶婺溪山之勝家焉地偏俗古文物未振山堂葉先生首以北方之學授徒著錄常數百人呂成公繼講道明招精舍負笈坌集聲氣薫浹淵源濡漸類爲世聞人公諱嶸字仲同山堂季孫成公門弟子也幼神氣明粹風骨凝重大父愛其似比人曰必昌吾宗長偕兄豐執經明招鉤邃摘幽神接心領出語輒破的同舍欽衽避

其鋒中淳熙二年第授嚴州建德尉調淮西總領所準備差遣以格知徽州歙縣憂免起知處州麗水縣當路交薦其材入提轄榷貨務都茶場幹辦諸軍審計司遷太學博士進大理寺丞出知嚴州未踰月改邵州擢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職事修舉直祕閣因其任七十餘年曠典也除侍右郎官以煩言昇武夷祠起家知溫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比年再閑有旨入奏未行除司封郎官罷奉鴻禧祠祠滿撿會續食而春秋寖高浩然已忘世故當車得請日杖屨溪山間弄花漉月昌羊忘返曰佚我以老上恩深矣寶慶丁亥三月庚申終于武義里第享年七十有七積階至中大夫爵須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尉建德世其官拯溺字荒不遺力父老謂有祖風淮西總臣被命築歷陽倉修采石戰艦及體訪沿江軍政舉以委公條畫詳明悉當上意一日大軍庫延燎拔幟登屋周麾而呼曰熸士力者賞衆奮火撲觀者勇之歙十有八鄉訟牒叢夥公日聽鄉二操約御詳庭空如水麗水以撫字寓之催科如治歙前積負郡通緡萬郡胥利其稽以索縣賕縣胥乘其索以重民擾公曰此無補於州而厲民以飫吏可乎力白守刋其籍編戶以役破家者相踵爲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恐

後東南仰茶鹽爲國計三榷務總於轄官討尋源委如理家事吏莫敢欺歲入數倍富商木戕之訟府尹犨於交謁改屬于理公當承鞫慨然曰天獄臨安府可乞送耶避嫌上當送隣路白于朝從之審計輪對論催科箠榷之弊甚力暨爲學官適有詔以火災求直言謂學校公論自出不可徒應故事上書陳時政闕失多所指切大略謂兵端不可開權姦忤矣未幾子郡　陛辭論外攘當先內脩役寓兵不可輕用之意自信不撓朝譽籍甚江右劇賊方棘邵與溪洞接獞俗性狙易動至即增埤濬隍肄射繕甲以折姦萌發儲勸分置六十四場

澹邮飢羸一郡帖然治司　孝宗朝定鑄額歲十
五萬緡積久寖虧六不及一公推原弊端知楮輕
廾重售不酬費故入少而鑄虧乃使楮與廾各時
其直輕重足以相權坑丁競勸廾務倍入先是冶
卒竄情多遺廾泥滓中有司莫之察公置局淘洗
所得皆精良於是盡還故額俄兼憲節積潦薄番
城民廬半沒棐舟撳舞家訪户歷周邺之見者引
手加額永嘉始至訪名儒之閭問所宜先以海瀕
逐末者衆首勸民務本業適歲大比增闢貢闈以
受多士士狃積習以逞試之三日躬警護于棘外
有貴游子挾酔號呶道上莫敢何亟械于市曰士

不自愛者視此訖事無敢譁牓揭校藝官例亟行
綫則群譟遮境上生可否公故宴留至累日乃去
前所未有也時嚴海道之防得　旨造蒙衝二十
艘掾屬請下諸邑公不可捐利誘海商二十人人
造一艘按期辦集符不及民漕臺以官軍討捕劇
賊日費供億公私告匱公綜理綱條補窒罅漏漕
計裕而民不知和糴至百五十萬斛皆商賈願出
於市盡革敷配之弊十一州上供歲園綱六有無
相影數多虧公區别窠名使不相紊卒復其舊祿
章一再攝閫歲和物阜政平訟簡時往來東湖書
院與諸生以義理之學相講磨士風爲起釋奠帥

守宿學必露刃以衛曰此何爲者郤之士服其知
體去之日邦人揭幟追送擁車後先有經昔不能
舍去者性静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貴聲光以
媒進而儒術吏能每爲時所不舍與人不植崖異
周旋委曲惟恐失一士之心至不爲利回義疚雖
議其介不顧也平居細謹動中徽墨及倉卒應變
多出度外邵陽番汭江右凡三斬魏卒弭患未萌
其識權類此爲政務因其俗未嘗容心終歸之愛
利民多繪像祠之始生踰月而孤與兄相依爲命
白首無間言毋楊夫人通孝經論語毛詩大義所
至奉版輿行日請所以爲政如丱角口授章句時

鄉黨稱其孝愛書一過目終身不遺忘作文期於
有用非精粹不輕出有厚齋文集八十卷藏于家
其先出晉士莊伯世爲眞定人後徙鄆曾祖燾左
奉議郎贈通奉大夫祖庭芝左承議郎贈太中大
夫父瀼贈正奉大夫娶何氏繼高氏先卒皆贈令
人子友聞儒林郎台州司理參軍賁亦蚤卒友説
從事郎温州司户參軍孫端祖從事郎江州瑞昌
縣尉次延祖孫女一曾孫男女五紹定己丑正月
庚午朔諸孤葬公于金華縣壽溪原友聞以某辱
公知最早重趼請銘嗚呼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
三公不易其介卒窮於三黜公遭時且鄉用矣雲

出輙還膏施未光其囿於命也耶銘曰
可欲之善莫難於有中庸之德莫難於久何以有之典則世守何以久之源流師友公祖山堂而師東萊學貫體用根榦條枚氣定心夷求福不回絲麼弄節用不盡杼軸虧孰成蚖和委順易簀琅然忠孝其訓有菀彼阡山睥木潤過者式之我者壽俊

孺人吳氏墓誌銘

孺人吳姓諱妙靜臨安將仕郎渭之女承務郎致仕俞君泳之妻子三人修職郎新桂陽軍教授德藻進士德林德棻女二人適進士陳千齡國學吳元卿吳氏世以詩書孝友爲家法將仕君四女見閨濡決皆有淑行孺人幼尤敏悟誦書知倫類識大義親有疾衣不解帶藥餌非親嘗不進旣嫁踰月而哭其姑以不獲日奉巾櫛爲終身恨歲時感愴烝嘗孔嚴承務君性疏直不切切規利約衣節食以相之身任家事之勞而裕其子於學子未就外傳孝經論語率口授誦聲鏘然塗紙淋漓輙喜溢顏面延師聚書斥簪珥無靳色間遣游學裝齎靡吝必經手反必問所習及所與友教授以嘉定甲戌入太學登舍選癸未中甲科明年秋新 天子大饗承務君與孺人俱受初封族姻交賀孺人

愀然曰吾舅姑餘慶也歲侵輟饔以食餓者疫癘手和藥以遺病者內外親黨小不咸爲之委曲開曉使釋然離洽如初而後已故其歿也哭之皆盡哀寶慶丙戌六月癸巳也年五十有九卜丁亥九月丙午葬于平西鄉九山之原教授以某辱與游一日款門泣且拜曰母氏攻苦教諸兒閔焉日望其成德藻甫得一官垂及迎養而棄之不自意忍死以襄大事百用旣戒敢請銘嗚呼吾母之教某猶君母疇昔需外教之次而失吾母與君同痛割迨今未間也尚忍銘君母哉銘曰
山韞玉而長虹水孕珠而五色維子之賢繄母之德鬱鬱林丘過者必式

吳氏孺人墓誌銘

臨安故鍾君子度之妻吳氏守靜以寶慶二年六月丁亥卒年六十有四曾祖賁祖憲父渭將仕郎將仕公壻于鍾夫人鍾出也而歸子度男二人長殤次應僑孫二人甫皁孫女二人曾孫三人夫人之卒姑王夫人春秋八十九矣一日呼應僑來前曰吾年至此衰兒女幾盡繄汝母是賴汝母方哭汝妻吾又哭汝母天乎忍哉世非無賢婦賢如汝母不多見未嫁時其母苦上氣疾多方療之未愈晨起刲股和糜以進兄孝立感之亦齋戒露禱宂

刲析肝以救遂活其母鄉閭稱孝旣嫁吾家一手綜理家務以相汝父汝父得專意問學所與游皆當世知名士風月佳時論文氣傷諸公索飲亡算其典中饋隨取輒辦無倦容客去主人頹然委床鼻息如雷汝母復秉燭料撿中外理明日事矣如是二十四年而嫈嫈居又二十四年未嘗御鉛華所以孝於奉我者終始如一日記汝父無恙時日侍我昌羊後圃半酣奉觴起舞且歌吾欣然和之汝母手擷新果以薦聲怡氣下吾每爲盡醉不幸婦姑俱嫠相依爲命杯羹必絜寸跬必掖悲歡榮瘁同之今舍我而先吾不欲生矣應僑放聲哭王夫人亦哭應僑遂奉大母命來丐銘以葬夫孝者百行之本也女而孝於母婦而孝於姑其本立矣以之治身峻而絜以之理家儉而法以之處妯娌姻族和而有禮訓子孫必以學手足親愛有疾痛恨不能分其楚鄰有㷀孫失哺惻然遣乳媼日字之如已出歲儉包黍以遺餓者大侵則捐攻苦食淡之積倡鄉邑爲粥以食之其風槩有介冑不可犯之色而慈於卹人其言論識趣雖賢士大夫不能過而信於行事孝之推也於古誼應銘其與其孤應僑厚嘗銘故中書貳卿嘗銘子度宰木拱矣夫人卜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合葬于國昌鄉湊水山之原廼爲之銘銘曰

人生兩間與萬物異孝爲之根其榦也義有齊季女孝於事親移之事姑厥孝惟鈞孝著而義松堅玉絜衆善萃焉皆其枝葉凡得於天悉具是彝不媿于幽維此銘詩

孺人吳氏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臨安新溪人吳與同里郎姓世有連父憲器孜以妻之生二男思懃懃蚤卒一女嫁吳公棨孫四人謙諤詠該曾孫八人偉儀倬儆伋儼僑俌元孫四人孫曾元女十人人壽七袠鮮矣孺人九十有四上壽也上壽百未必一有有之衰病日侵食貴祝鯁貴扶常也孺人晚益堅強視聽不少衰耄期而堅強累百未必一有有之必含飴攜都嬉戲蒲前而後懌以舒孺人身見五世家數百指矣耄期而堅強身見五世千百未必一有有之能少長巉巉盡在目中乎孺人一門數十年尊不哭卑兒婦皆七十餘歲時帥諸孫班白者弁者角者髫髫者羅拜奉觴介壽綵衣紛如也耄期而堅強身見五世且一門數十年尊不哭卑抑寥乎鮮矣矧能以詩書華其家偉擷鄉薦伋升太學勝衣以上層級相師友進未艾也好德者福積善者慶天道可必如此孺人福慶萃於身鍾於後豈偶然

哉卒以紹定戊子十一月丁丑葬以明年十一月
癸酉合葬塢夫兆思謁銘爲書人之所難夫之可
必者以勸其奉尊章順相夫勤約以厚烝嘗嚴待
骨肉有恩意常事不書銘曰
豈難乎其藏也𥨊難乎其康也繩繩難乎其將也
噫盛哉壽母之慶也

鍾孺人墓誌銘

余杜門東山下一日有客冒前乞銘其母弗省也
旣而言吾聞君子不以己廢人君能使巴清毋傳
寧能使衛姜毋詩乎因攺容扣其概信不可没已
孺人鍾姓諱妙清世居臨安西市年十六歸東市

阮君自勵十九娠而寡父林母陳夙愛甚即而唁
之嗐嗐憐之哭而指其腹曰勿我憐也生男耶守
男生女耶守女安之命也逾月得男又即而撫之
哭而目其嬰曰天以此厚我矣除喪歸寧毋黨具
抔勺相勞苦且泛辭覘之哭而罵曰爾不聞良馬
不兩鞍耶亟索車去事舅姑謹於夫時舅殁姑老
益謹於舅時姑殁輯睦先後篤於姑時惠誨其孤
逢時使成立三孫亦秀奕而生日饒毋自喜曰可
以見吾夫地下矣年五十七而卒實紹定己丑五
月一日也古者婦人女子居處有圖史之訓行步
有環珮之節用能養其心於禮義孺人里中家人
子耳識紉機杼之外無它習而芳齡自誓雪明日
烈根於天性然歟前是逢時痛父蚤世無塋爲毋
預治兆域于錦南平原築堂壽樂環以水竹時奉
板輿來游意甚適至是以九月壬申復父魂合葬
焉銘曰
水有時兮涸石有時兮泐匪泐匪涸兮維婦之則

亡弟子文壙誌

洪氏世居潛山之谷口大父年二十四生我伯父
鎡伯父亦以二十四生我弟琥實家嗣也琥字子
文生於淳熙丁酉二月丙子後余一歲幼嬉戲相
逐長同就外傳旣而余忝一官擂浮轡走胃喘膚

汗曾不免於窮子文循分理生足不跰腰不折而
疆畎日斥塗墍日華林沼日蕃俎鮮以奉親叢書
以教子優游卒歲兩忘榮辱余未嘗不嘆其計之
得也其爲人愔幹豐下而彝行己恪與人信磊落
明白不爲深險操切且退然若虛里黨推重寶慶
丙戌四月辛卯以渴作一夕不起莫不愧惜之毋
妻皆增口阮氏男二人曰卿庶孫三人尚幼毋夫
人慈而肅禮法行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夫壯子悲
不自勝末疾增劇明年九月己亥卒又明年正月
壬辰次子璞偕日卿葬夫人于家山鳩起之原從
夫兆同日葬子文于西鳩相望三里所兄某攢涕

叙其平生納諸壙

舒夫人墓誌銘

余友毛璲君玉書以舒城尉何光華塡諱狀一通來曰先大父帥屬諱若訥字辯道世爲勵松陽望族娶葉無子歿繼舒氏諱妙慧婺永康人年二十六來歸生洙次淬次庶子渙文璲父克任纫子也孫五人璉璲璹璋琡女孫六人慶元己未正月二十六日大父卒後十有四年嘉定壬申十二月八日大母卒得壽七十有八性靜而慈相大父惟義之急不以有亡爲解教諸父必儒璲父酷嗜收書鬻田園以庚直借書問字者滿門縱論古今留連

燕飲莫繼燭弗倦至空其家歲庚午春大母且泣且語吾望而取富貴以華老今顧日貧爾妻死矣母懷居挈爾子游都門或幸成立不成吾死毋歸夏露荷塘屋得緡錢千二百留半爲殺水不虞備偕璲哭辭以出月移歲改悵悵逆旅莫之省大母訃聞無斗舂以奔喪父子東望號擗絶已復蘇念惟忍死賣文以辦葬庶乎不孝之罪可末減於是曳裾並奏王公貴人門餉摘繪寫肬手眼青解衣推食不我靳也紹定庚寅璲侍父歸自惟揚倒槖中裝經度寃穸相攸逍遥觀舊址古洞陽之側山明水清安厥靈爲宜越壬辰二月廼克葬先是璲

母程氏兆金山之陽地卑多潦從弟璋之母程死焚而未殯同日併遷柩骨夾祔于側置田租二十斛入逍遥爲烝嘗供挽道士楊祖雲主留林仍度一人以世汛埽烏乎樂莫樂於負米悲莫悲於齧臂高堂垂白一訣千古爲子若孫者何心哉賴天畀矜積難苦二十年了大事于孝哀而銘之水激則高矢激則遠賢父子激於太夫人一言日夜刻厲用能以子雲之筆札孔璋之書檄撥窮起悴遂以奉之生之養不過百年而死之奉與山川相爲久其無憾矣乎小人有母凄其拱木因感愴系之詞以申孝子慈孫之志銘曰

林洞古兮虛壇瑤草春兮芳蘭叢鶴杳兮雲旗閟魂返宅兮吉且安

高朝散墓誌銘

嘉定辛巳壬午間成都通守高才卿泰叔以文學器能爲西閫賞重其時負外置閫與聞末議回首十寒暑矣其守三嵎崎嶇走書天目下爲言先君子郎室有年識寵之文猶未也蜀非無宗工可屬必公諸東南庶幾信百世子好我敢請案高姓派於齊占籍邛蒲江者世有隱操珣生孝立孝立生興國嘗大書于屏訓子孫學以忠信孝悌爲本君其長子也諱澤字叔淵少朗悟絶人書一再過成

誦荀揚氏韓柳氏漢唐三國南北諸史皆手抄是
非得失反覆究見根極而折以經鄉先生趙瀞深
可之侵尋不耦退謂其子曰基之以孝悌植之以
忠信培之以至誠無息天終阨我哉未幾子策名
奉常君喜見顏面曰天所以逸我也屏舉子業不
復省輕車就養旼書以自隨所至鑴艾系踵請益
危坐縱論其要歸於涵泳孰復而自得幅巾蕭散
當路欲一見輒謝去不喜誦佛氏書而戒殺嚴甚
曰物我俱生天地間同一氣也用心惻怛類如此
開禧丙寅夏啓手足於普慈郡文學官舍春秋六
十有二累贈[redacted]郎娶韓氏事姑婉恪能得其懽
心間君客游手課其子容止服御有常度里黨尊
爲婦則先君十八年卒贈恭人葬仁惠鄉龜山阡
從舅姑也君兆卜向六門惟乾食相距三里而近
丁卯蜀變淺殯故廬西丙子四月乙酉迺克葬一
子即恭叔今朝請大夫知嘉定軍府事一孫允績
某官曾孫男女若干人士求仁之方莫切於孝悌
忠信四者秉彝所鈞有甚易知易行也往往由之
而不知何哉學失其傳爾君得一語之傳於家庭
知之至守之篤朝夕省飭欲天理之在我者皆實
而無僞其志於仁矣乎明善誠身上可以順乎親
則下可以穀爾子宜其至嘉定而大也銘曰

切已之學莫如求仁求仁維何誠善於身孝悌其
本忠信其質仁莫近焉落華取實蕡蕡緜緜是似
是傳榮光瀛泉何千萬年

佛心禪師塔銘

寧宗皇帝在宥三十有一年元嘿無爲以心學仁
天下聞主徑山如琰得即心非心之祕賜號佛心
禪師璽命就山爲衆說法錫賚甚寵山川震燿夫
敬直義方表裏兩盡下學上達顯微一貫此自昔
聖賢相傳之心法釋氏得之證其體而滅其用以
成之者性爲圓覺以復則不妄爲楞嚴以勿忘勿
助長爲金剛第一義以不失赤子之心爲華嚴最
上乘湛然太虛本無增減雲行月朓隨有昏明頂
毅靈關鼻端寂觀一喚覺於意識智得之表而大
光明藏無欠無餘　南渡百年間大慧杲以是說
授佛照光佛照以授師師寧海國氏子母夢神人
遺大珠而娠生有光瑞能言時母戲之曰人從何
來曰人中來聞者異之十五出家淨土院十八祝
髮二十游方卅一得法於佛照初束包問津雙徑
見大慧高弟仁扣以當時千七百衆咨決之要得
狗子無佛性話默領去江湖徧參群疑塞胸還求
決佛照於台之報恩夜參聞舉世尊鞭影語曰見
鞭影而行非良馬也言下有省旦日入室問不思

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琰上座本來面目師云佛手遮不得曰恁地也未夢見在久之從過靈隱苦研精索至忘食寢佛照勇其進痛施砭劑師終以未徹憤悱遂謁證老衲於番易聞旁僧商略雲門話墮語云那裏是這僧話墮處豁然洞見佛照從前機用義諦密融智辯捷出九萬里風在下矣還參於育王佛照迎呼曰大事辦耶尋復從過是山朝莫激揚極其造詣佛照每語人曰我握佛柄以來的契吾機惟琰耳其賞屬如此繇育王分座出主南劒之含清歷越之能仁明之光孝建康之蔣山皆迫而後應最後天童與是山宸命也師

見趣高深提倡直截所至禪衲川赴平居簡默似不能言及籌室勘驗學徒如驚雷忽電不容湊泊領衆嚴而奉己約應物圓而處事定叢林推敬謂浙中尊宿獨此翁因共稱浙翁住山八年春秋七十五矣以退休請未獲命一日忽剡遺奏遺書別素所往來公卿抵莫問侍者曰鐘鳴未曰已鳴大書偈擲筆端逝寶慶初元秋七月戊寅也越九日塔于東㵎之麓其徒了阡以師六會語要介法戒謁辭圖堅銘曰

佛果有心萬籟沉沉佛果無心萬象森森靈明傳通徹古徹今契非其真杳不可尋佛照鉗推雲門芥鍼是印非印脫鑛鑄金物萬古淵閉陽闢陰砲車起雲晉霹靂音川彫澤梏腦裂氣瘖須臾恬霽天垂斗參無去無來谷高岸深護窣堵波龍公夜吟爲蜜說甜以詔主林

二鍾君墓記

臨安亭川鍾氏景常生子淵子淵生福州助教億億二子長貴州助教俊卿字子明次將仕郎仁卿字子壽子明娶徐氏生端禮蚤卒次端詳一孫與齡子壽娶龔氏生端謨端誼二女適施大用龔奐二孫道齡佑孫子明忼慨機警遇事無留難子壽通而敏文多成誦生相後十年志鈞材耦以力業

相摩厲凡所規畫兄不自謀必以咨諸弟弟剸度可否聽兄決之壎倡篪和如出一人以故積居懋化中權而獲厚生理既裕又相與以輕財急義聚書樂教爲聲華勝士往往願交邦大夫亦賓禮異等居旁池園深秀結堂竹石間扁以世友暇時相攜娛嬉華髮交映兒姪迭起奉觴爲壽雍如也子壽年六十有四以紹定庚寅十一月晦卒越明年八月五日子明卒得年七十有五二君無恙時嘗生無異廬死無異兆治壽竁於新安鄉南山之原右左以序至是同卜以其年十一月丙申葬焉惟孝友于兄弟知孝於其親而思手足均父母之遺

體則能友矣兄弟之子猶子也知伯叔父即吾父從兄弟即吾兄弟則能世其友矣子明子壽之友後人盍求以世之乎嗚呼和樂而家道昌睽疑而外侮起又可不懼乎余探二君友愛之情併誌之使其子各刻一通藏諸墓以慰九原云十月望日於潛洪某記

羅迪功墓誌銘

行於蠻貊易行於州里難行於閭門尤難愈近愈不可以矯揉欺也三代直道微俗日益薄有能積忠利乎實之踐使鄉人尊而信家人親而化耳目所接得臨安羅君介圭元度焉曾祖將仕曉祖文學彬父將仕若濟聚族以恩義相陶淡三世不異爨君意承厥考弗懈偕夫人塵苦節約以奉承嘗酬應內外一稟弗營其私倒已橐且弗靳而量淺機深之戒每爲子姪誦之肅雖一門自爲師友升其堂詩書之聲鏘如也紹熙甲寅水穀貴騰羸道殣相枕前是里中貸子錢者計緡累萬君嘆君救死不澹何忍更責若償裒券焚之他歲饑疫率推食饋藥以振羸乏惟恐不我聞鄉鄰信其長者有訟不之有司而之君取平相踵也人性皆善氣質厚薄則有不齊而行事因之君於善利取舍之間擇明而守確既行於其家又行於其鄉天者厚矣

歲癸卯蓮異葩同跗擢于沼而子震龍生壬午玉燕巢于庭辛卯異竹産於書塾之廡義方發祥蘭院競爽震龍聲撼膠序舍選以優升君時七袠遭逢　慈明大慶遂被初品封天於厚德之報未垠也明年二月乙卯以微疾考終于家巷哭多失聲十一月庚申葬平西上沈塢夫人先六年卒同兆子男四震龍正奏名進士次友龍從龍一龍女四適俞元龍俞鎔吳伯振郎應午孫男六女二銘曰

盡已忠乎推已恕乎踐其著乎勵其裕乎噫庶乎元度乎

獅巖沈君墓誌銘

浙漕貢士沈溁與余交步趨語默中度文中律執親喪啜蔬勵獨不見齒者三年一日舉內外柩四竣事謁余銘其先大父獅巖君墓孝子慈孫之請不得辭也沈氏望吳興避五季亂從瑞安世以儒名家惟正生忠訓咸咸生特奏琮琮生君諱貢字成伯年七十有三以慶元己未五月十日卒娶給事劉公安上姪女先卒子二振蚤卒抃未除君喪卒女二適進士鄔說許仲承孫一溁女孫三溁承考志以紹定己丑十一月癸酉葬君于橫山考祔焉君少負英氣身七尺射命中闖舊臣宿將說中原事輒慷慨流涕間往來武夷考亭諸山從偉人

訪異聞得入陳微指因會粹諸家方圓奇正之說著書數千言附以孤虛六甲占風望氣之法期於有用學成不售杜門評論諸史究見成敗得失以寄憤鬱氣岸潔然湛廬青萍之在匣有不可蟠屈者而行己居家動合繩矩事毋劉夫人以孝聞訓育猶子収拾師友遺孤乳保之若己子董勸里丁鄉校之役若家事行義著矣猶未足爲君多也丙戌風潮之變死者山積君旣負毋如亢㚇群從少稚層至轟豗澎湃震掉心目跬步不能進相與號呼於浮沉中君奮前不顧手挐而登之人人得脫魚鼈之涎而君二子反迷失道莫知所之或唁君君曰是有命旣而亦皆免於難士平居暇日孰不知志士仁人爲可慕猝然之變壓于前死生禍福垂於一髮未有不志移氣奪擇利以自謀於此能委命徇義寧忘其身忘其子而不忍遺兄弟之子其惟近古之卓行乎先是君家東美躬行二君子從伊川先生游得其學特奏未冠以明經走京師試行臺爲貢士第一遂介從弟游伊川門君學得於特奏就正於東美抗志制行信有自來哉銘曰學出伊洛如江河近接其流諸而沱釃爲洫渠引止阿滲漉所及忝與禾有相之道嘉且多壬辰冬十有二月庚寅於潛洪某撰

吳致政墓誌銘

東朝慶壽臨安吳君孝先謙仲以子元卿爲太學諸生封初品官越再歲紹定癸巳春正月壬申卒壽六十有八先是君未屬疾晨起語家人吾夢遊穹林邃洞三茅君命之坐殆非久於人間世者自今勿以肉食進越半月曰吾殆病矣四肢百骸無所苦而胃少弱自今勿以粒食進惟日飲參橐湯兩瓦栝又半月曰參橐煮湯固佳未免烟火氣棘人第汲井花水飲我可也如是者又半月水不復飲矣翛然一榻神恬氣明親交省候人人起道寒溫叙殷勤去則執手訣別以寡慾延年樂善受福爲勸唅殮葬祭纖悉治命忽整衿曰吾苦目昏累年今劃若開明亟取筆來書頌甫畢而坐瞑莫不異之君讀書務實踐恥爲口耳之學晩勸遊場屋棖志道家書得谷神琴心之旨每謂其說與吾儒同歸手辨孔子子思孟子仁義孝悌之訓自出機杼纂爲科典亡慮萬餘言冠珮宣誦聽者竦立家事付諸子深居燕坐飛神御氣排膠葛而浒沆寥超搖八極之表水旱縁章精禱雨霽遲速言輙驗靜則虛虛則明故也性冲澹不忮競而篤愛敬治家嚴而有節端默堂皇內外無履聲待人接物恕而慈嘉定己巳大疫暴骼莫揜君募致累萬舉佛

老會歸之明年歲大侵道殣相枕首發私廩爲粥
以食餓者巨家相率致助全活不可計又明年穀
騰躍猶故盡出伏臘之儲損直以糶爲鄉里先而
包悉以遺飢紉絮以濟寒和藥以拯病歲其常也
人有善誦美如已出有不善惻然閔其失本心見
義勇前苟利於衆不退顧見賢起敬起慕不暇隣
曲小故傷和雍容談笑以平其忿而人犯之不挍
親族以事咨訪立爲剸量輕重使不失平雖童穉
必拱而忠告其篤於信道而誠於善自少壯至老
猶一朝夕也卒之日鄉閭遠邇嗟惜不容口室鍾
氏先六年卒墓在福昌玉泉山君以其年八月甲

申合葬焉曾祖某祖某父某將仕郎男五元卿和
卿舜卿舟卿德卿皆業詩二女適進士鍾甫錢克
俊孫男七人道家以清靜自然爲宗致柔返朴而
虛其心所以求道也東郭順子人貌而天虛緣而
葆真清而容物深於道矣君中扃虛明內行純固
蓋淵乎似之委蛻乘化宜有以異於人哉其省疾
牀下辱以幽竁之銘屬掛劒之義不可寒也銘曰
深根寧極絕外營危坐內照虛白生龍章虎籙提
玉衡鞭風駕霆遠上征九光前導八景迎祗款寥
陽朝通明紫皇潛簡一念精瑶宮璇臺敕標名積
功滿千道紀成拍手下招僊人盈獨騎黃鶴淩太
清遺劒墮馬揺寒晶雲氣紛葱護佳城

郎迪功墓誌銘

余自郎曹以言事擯僑居西市距君舍二里所嘗
過君飲君時已七十餘姿狀庬㕚鬚髮盡白酒酣
慷慨道平生經行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媺惡及可
喜可愕事纚纚有本末且言開禧初淮楚繹騷身
在圍城中間以奇畫干主帥用輙中圍解欲官僕
掉頭挾所得胡人弓矢徑歸每北風塵起拂絃撫
笴猶踴躍自喜恨不獲窄袍快馬蹴踏冰雪効驅
馳也語畢目光炯然如秋隼之欲擊意甚壯之問
君何以不從戎曰吾宗本詩書家也景德六年遠

祖簡登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名在國史衣冠中
絕落莫幾二百年物久鬱必怒奮僕久居必纂嬴
僕少游四方閱人多視諸孫當有以儒科進者歸
出橐中裝延師教之晝綜理家事夜張燈挾筴坐
孫輩傍吟諷與相應和老者未寢少者不敢懈以
故偉仮能力于學紹定壬辰同登科第以續前脉
僕藉是亦階初品執與鶡冠多因扣君養生以何
術曰寡慾安生以何術曰寡怨治生以何術瞿然
揺手曰是非考功所當問老夫亦不能語考功也
余今浮湛周行媿且病念君涉多而見博年耆而
識明沼魚畦卉可以永日欲歸效太史公訪所過

長老從君執筆記所聞而遂以不起赴噫惜哉君郎姓在漢爲安丘人在魏爲中山人唐五季以來世爲杭之臨安人䝉生瑀瑀生孜孜生君君諱思字伯永性明直無機械事毋老彌篤撫鞠猶子盡恩平居意色沈毅閨門整暇與人言是是非非不苟同臨財義不立責券而樂周急生以紹興庚辰卒以端平乙未十一月八日娶章氏封孺人男三謙詠該季蚤卒女嫁施廷杞孫男七偉前紹興酒官儀僘伋新慶元市舶務僊僑俌孫女四曾孫男女十二卜以明年三月壬申葬君于章塢先域偉伋奉大母命來乞銘曰曾大母嘗得銘夫父不得銘穿不葬惟先生哀憐之因次第其說系之銘曰動以任乎時爲冨靜以安乎命爲壽四世而林立一科而岐秀其執之深封之茂也夫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二

祭文

祭俞侍郎文

中興倫魁爲奕顯融頴出天京横浦與公公殖其學秉腴表豐井養厥德用汲不窮匪矯爲崖春陽茸茸溫作之厲飛霆駕風匪阻爲巇晴波溶溶平激之躍鶩濤矗空肆爲文章綸春容麾屈軋宋轢遼軼雄發造化篇爲世迪蒙萬象專與與天爲功再入西掖筆老逾工跋舞入極渾噩姬隆刻抱勁節志爲氣帥翼如冥鴻碧落無際有冰其山衆倚而眠有蜜其刃衆嗜而嚌公乎閑閑表立一世卷舌方棘獨犯其鋭岸不受馴噗嫈以噬采荼羅山其甘勝薺大明中天擁房霾曀帝趣公歸不奪彌勵胡爲孙憤菀結迍邅任重道遠竟死弘毅翦爲諸生淑艾一艱中流失楫夫誰與濟冊旐悠悠遡道哭酹匪私之悲邦國殄瘁

龍州新建武侯祠堂祭文

三綱五常之理與卑高俱陳其數也時其存也人周衰吾夫子作春秋書盜書叛一辭不貸而亂臣賊子懼公以賊名魏迄能倡天下之大義扶天下之大倫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人極而百世其仁也夫以公之功在天下仁在後世豈蜀得而私之蜀

之薦紳大夫父兄子弟維公之訓用能不為鬼蜮之魏而為漢宜其德公之深歷千百祀而常新兾巫以東瀘黔以南岷峨以西劒棧以北莫不家社而戶稷嘗秋而禴春江由獨無公祠而祠鄧艾是知畏欲攘之盜而不知慕鞠後之親知用物精多之為厲不知正直聰明之謂神方艾縋兵無人之境行險徼倖特乘漢運之屯耳魏為漢賊晉為魏賊三尺童子皆知之艾顱嗾昭挾魏以覆漢漢亡而魏亦亡天彝泯矣小有材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安能禍福爾民哉其始至毀艾祠垂去祠公於遺址之西而丹青之背甲而腹壬羽扇而綸巾魚復彌牟之八陣龍騰虎躍左揖右拱可駭可愕而不可馴于以鑰疑牖敵勸不二心之臣栢溪奫淪玉平嶙峋公兮來妥椒馨醑醇

祭莊侍郎文

嗚呼三代而下何其正且大之難耶西都之士如洞庭彭蠡匯衆川以為容非不大也未見砥柱千仞截齧乎頹瀾東都之士如峨眉太白拔地而峭立可謂正矣所少者呑雲夢若八九之寬公造萬理之根極涵一真之脉睟道大學而中庸文五誥而三盤望之閑閑炙之溫溫扣之盤盤風停水止渺不知其孰倪孰端及義形於色凜不可干則孤峯絶岸坐睨乎橫決而崩奔大而不失之靡正而不流於隘蓋三代人物之遺也奚兩都之足論去玉堂其歸乎搴芙蓉而飲蘭㵝帝所之謂來徑御風而不還功在斯文名在太史於公乎何憾寬兮倬兮瑟兮僩兮其如四海善類思君子之不可諼其出入函丈十五暑寒每進而誨之必曰敬立而內直義行而外方然後可以闖聖賢之門忽梁木之告壞撫張紳其永歎遡秋風而一酹誰與作於九原

祭程廷邁文

嗚呼廷邁君坤之垠我巽之滑氣貫脉應傾蓋忘新泛東津之月踏西岑之雲盡日乎醉醲兮藥之春相瑩以虛相照以真上下數千祀之論議況着痛快眉一伸而百顰是何貌之臞而精神之敷與言之溫而肝膽之輪囷信抱負之不凡爍蒼璧其純綸見乎文采政理者特皐蘭之餘芬山風吹衣馬首劃分胥命維何禁挪壓闉無何我斥而君始來謂庶幾陽關之相聞書猶在几詩猶在手而君已招魂大江之濆嗚呼人之生也氣日至而滋息其盈也氣日反而遊散皆不離乎陰陽往來而屈伸伸而為物屈而為變魂升魄落既化而無有矣根於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與天地而長存況君定

靜而明明清而凝宜與根於理而日生者相爲無窮乘雲御飈橫八極而晏九旻杳銘旌兮西還嗜有子兮應門奇一爵於江風眇離索其酸辛

祭鄒都大文

中興百年人物雲蒸大江之東以氣骨稱官亭彭蠡藍田昆丘公於其間琅玕天球純明而剛平直而方落華取實錦衣絅裳力回萬牛氣凌三軍宴坐觀來堅壁挫紛奔鯨盪海崩濤蟲空千艘辟易獨抗逆風雷電晦冥刼火漲天萬瓦俱灰浮屠屹然見危致命衆雌我雄在蹇六二王臣匪躬上功莫府我醒衆酣勞而不伐應謙九三蜀控邉夏人爲金湯探囊取橐神旗央央潼關函谷秋風扇腥壽筆未試前軍隕星嬰鑠如援能飯如頗一朝至斯於理則那巴秦父老齎咨同詞東南諸生矧公所奇渠度在目誨言在紳一爵寄悲天乎不仁

靈澤侯生日祭文 龍州

惟神炳山川之靈司一方之命不知其幾祀矣誕彌厥月秋以爲期民猶生事之欲神之福民無窮也某敢爲民奉觴上萬有千歲之壽

老人祭疇甫文

嗚呼天目之陽翼翼鱗鱗道同味合吾三數人溪光澹暮野芳炫春執賦不旅疇觴弗賓老瓦遁肘柴車共巾山中之樂白頭一真年過六十氣壯意新期之歲寒開我胷陳君遇合我如蛩駏輪我不見君如鈞失縉村南村北梅笑柳顰扶節出門誰歟問津嗟彼有司賤玉貴珉老死不售連城之珍此在疇甫達觀屈伸而我所悲殘星向晨銘旌飄揺寶華輪囷斗酒隻雞遥道酸辛

鍾惠叔哀辭 并序

惠叔臨安人諱應僑與余内同母余仲女其子阜婦也君蚤敏悟絶人讀書日千言場屋屢見頭角氣盛志勇風進驅駃得前輩格言題滿屋壁坐卧與對伊洛諸老書多隱括爲歌詩時時自諷詠以苦志得奇疾每發輒神游六虛驂鸞驚鵠與浮丘安期相後先窮則索酒轟引耳熱浩歌吸呼月露以盪胷中之崢嶸幾豪矣而操行純白與人交無貴賤皆盡情奉重闈惟恐少攖其和喪母過哀悴以死年止四十有五吾黨共惜之余敗官寄廬西壘期與君周旋作暖熱至未幾君捨之去可勝歎哉葬有日爲賦哀辭相挹綍且以塞余内余女之悲其詞曰

九託形於溟涬兮貌起滅於一漚前乎名世之既往兮後方來而未休來者不我接兮往者不我留譽草木苟吾臭味兮攬而袪以寫憂便儇歘歘之

紛前兮歸斯人之好脩疑乎其亂而不堅兮潛乎其覯而不浮素忠信以爲絢兮根詩書以爲着索珊瑚於海若兮釆夜光於崑丘黙會心其躍如兮獨起舞而長謳樂得朋而講習兮嬖未蛆其已覇暖澗兮泉瀏凄𡾰兮雲幽松矯矯兮雪明柳濯濯兮烟柔君其蘭亭竹溪人物之儔耶胡思頌神放而莫收若士聳身八景之上兮欒冠冷風而跨九州排赫戲以超遥挾鴻濛與爽猶嚬人寰而隘之不翅蟻垤蜂牖蠛蠓而蜉蝣也徑御毋於少廣之庭謁帝於碧瑶之樓世之壽者未必薰兮夭者未必猶蒹葭老於霜露兮胡梧桐之不能秋豈魂氣聚散之靡常兮聽推還而斡流抑百鬼常瞰乎高明兮三彭甘心乎爾仇不然萬物芸芸各歸其根兮蹇彼蒼尚奚尤溥寒兮梅窩嫩涼兮荷洲佇立以望兮君不來有酒不樂兮謂我何求嗚呼天乎何奪吾良之亟兮孰論心乎白頭

祭孫漢州文

嗚呼君宣我杭共此天日竹西定交日捻月熟清不失和惠濟以肅韞抱國器涵渟民福越在庚辰太少擇牧旅鶴與琴萬里追逐曉皷齊發暮燈分宿短髮相扶蘆花映燭風恬日舒前山迎緑推篷喚酌爛熳魚歎雲變風怒雪浪翻屋更呼遞號投岸挿舳艫唐灔澦奔湍飛鏃舟失豪犍蛟鰐囂腹巾子桂林峭磴危巖牽車青冥於莵起伏虓險超曠秀水佳竹交口勞苦挈命博禄頻年過從分誼骨肉綢繆勸酬低鬟度曲我守江油君倅綿谷相望幾驛靡善不告莫府奏功菊坡解蜀我踵而東君荐華轂風槩絶世等視榮辱尉薦寂寥騎丞綮幅政平如水行粹如玉謂壽而臧胡奪之速噭噭召汚落落起讒人不勝天天定斯復江飈有靈穩送歸鷁所不滿君早訪松菊西望敬亭設位慟哭平生故人安得正叔嗚呼哀哉

諸父堂祭妣徐夫人文

嗚呼哀哉吾父蚤孤獨當門户眇然世業危如一縷所頼協濟其不及以相其成惟有吾毋中寛而外和上順而下撫螽斯之德薰浹於閨門鳲鳩之愛均壹於兒女諸兒既及成人相與扶植以不墜祖父之緒則毋訓之故也年過八十孫曾如堵含飴戲綵婆娑笑語蓋一身之所關實衆福之攸聚尚安享於期頤胡奄成於千古嗚呼哀哉風木不停駒隙易度垂畢素冠三年之喪不忍靈車一日之去恍音容其在堂颷丹旐其欲舉一酹號攀終天悲慕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老人祭亡嫂阮氏文

嗚呼吾父在時德厚福全三子七孫競爽滿前婦姑妯娌肅然歡然門無哭聲二三十年吾父旣喪仍歲憂苦首哭吾妻繼哭吾母若弟若兄俱淪于古諸猶子中亦不堪數特有婰氏爲家典刑粹言懿行蘭椒其馨歲時上壽疊綵照庭環數百指譪如春榮逾七望八亦旣備福晩哭家子遽棄華屋銘旌聯翩子先母續遣道祖酹老淚可掬嗚呼哀哉

同日祭百二姪文

嗚呼吾與汝父友愛純切記屬纊時握手嗚咽謂令兄弟可惜作別言猶在耳念輙痛絶惟汝克家子姪之傑不有渥洼無此汗血每見汝來紫髯紅頰如見汝父我心則悅牖窓蜂勞巢成燕怯諱病莫告汲海欲竭脩程方闢出門軸折母病在牀尋亦永訣吾年寖高晨星孤月何忍見汝母子俱發祖道一卮春甕初撥汝能飮否我懷如割嗚呼哀哉

行狀

提舉俞太中行狀

公諱灝字商卿其先晉公子食采俞亘亭以爲氏典午永嘉中歙人縱爲征西大將軍榦葉扶疎或顯或微唐末昱有蹟于朝昱生稠自江南宦吳越爲睦州刺史中奉刺史五世孫也世居杭爲著姓太中娶于吳興之烏程因從家焉公幼敏悟吐辭輙不凡旣冠挹浙漕舉材名蔚起大家貴公子競延致爲師登紹熈癸丑乙科授吳縣尉秩滿辟户部犒賞武康酒庫以格知寧國府宣城縣未上辟知盱眙軍招信縣逾年改辟鎮江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嘉定初元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二年知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未上監行在都進奏院兼添差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三年知安豐軍六年知常德府七年提舉湖北常平茶鹽尋主管冲佑觀十二年辟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不就主管崇禧觀提舉千秋鴻禧觀寶慶二年引年致其事先是隨軍策應守禦暴露屢特褒轉積階至中大夫爵錢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　東朝大慶尊禮高年以孫晦封太中大夫初任警捕莞榷職守外無一辭自黨當路愛其廉而文交推轂不遺力試邑極邊謂攻守以人心爲本首發芻粟振窮乏之家嫗煦之甚得民和王師驟起趨泗隨軍轉運使倉卒無措約公共議公言敝邑已備夫馬千囊米以俟使者大喜薄暮促行遲明悉辦因歎服曰非公幾敗事招撫司調兵道出招信境二河深廣非浮梁莫濟辰巳間檄至申欲渡具材有素先

期而集邑阻敵境僅一水北界數千人挐舟全至
邑人大恐公謂彼飢民欲就食耳亦安知非嘗試
我者使諭之曰汝等皆中原遺黎慕義而來然須
申明上司方敢受可令徒長至邑議之已而桀黠
者十輩來勞之肴醑潜遣戍兵驅其徒出境欻驚
疑潰去十輩者返岸云其衆踉蹡而逃自是知邑
有備莫敢窺宣撫丘公宗聞其靜定有謀檄使稟
議一見大器賞所陳數策即施行留幕下數月聞
虜且南寇以盱眙畢守再遇孤立命攝倅助之還
未數日虜果襲淮陰圍山陽畢被　旨策應解圍
甚亟公謂將軍去此虜必引兵壓吾境不去如方

命何畢決計啓行挽公與俱屯于雲山諜報日急
公料虜必深入窺采石請回軍守石梁河以遏其
鋒騎壒漲天人情洶洶戎服行伍中意氣激壯如
平時畢每笑語公吾不料書生亦有此膽也時畢
威名暴振招撫深忌之多掣肘公走樞府力陳利
害乃命畢節制兩淮軍馬亟回守六合虜果分兵
擣盧不得入相距逾月而遁畢尋以都統兼知揚
州念非公無與共濟國事辟置機幕進參謀議邊
計郡政悉委之區處救脫機於矢石之間回震暴
於礎斧之下心平理明軍民悅服留軍中五閱歲
以親老歸省胡海弄兵稪縣奏邸參幕議公熟識

淮人情僞招納盪平計畫居多餘黨有來降者帥
以久抗王師誅之公謂此皆一時迫脅非本心元
惡既殄來者即良民也極力救護全活甚衆仍各
給據使歸農帥怒其咈已同列咸爲危之公曰死
生命也委順而已卒歡好如初朝廷以佐平淮寇
有勞擢守六安　陛辭論嚴邊備清流品甚切郡
經兵燼一意勞集建治宇黌舍葺軍營井井有端
緒未幾以太中憂去邊埏共惜之守武陵以簡靜
稱隨領庾節取予中度未數月引疾去自是絶念
榮進矣丘公壽儁帥維揚以公先世老賓客欲羅
致自助掉頭謝去卜築西湖之九里松出門數百

步即買舟任所之會意處竟日忘返每舉酒望孤
山而酹曰湖山政爲我輩設也如是者幾二十年
湖旁居人以老僊目之晚喜觀釋氏書疾革屏藥
餌弗御索筆大書偈語而逝紹定四年四月朔前
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六娶范氏贈令人繼高氏封
碩人二子長遜次修職郎楚州録事參軍丙皆先
卒女三人適進士倪良能芮爕秉義郎前監嘉興
府贍軍酒庫沈吉甫孫三人晦從事郎監嘉興府
比較務昕曉業進士公遇邠先任猶子而後孫人
推其義性亮直不苟合而接物必以情待姻黨有
恩退然若不勝衣而精神充滿志氣奮厲不爲死

生禍福所移其驅馳疆場出入莫府料敵制勝多破的開禧乙丑開邊有萌芽一唱萬和功在漏刻張公巖位政府容引公籌之公爲言輕脫寡謀之人若可喜不可信燕人趙良嗣平州張覺往轍可鑒力陳之張公然其說後悉驗識慮深遠矣文流出胷臆攎落陳言詩有晚唐風致詞妙處追秦晏客或扣其舊作輙太息言未第時姜潘諸故人相與泛苕霅登垂虹放浪煙波風露間更倡遞酬以得句相夸尚夜深被酒膽壯拍手嘯歌魚龍起舞今無復此樂矣尚何言哉姪孫松得公詩百篇鋟爲青松居士集餘蒐錄未竟諸孫將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公于錢塘縣定山鄉排山塢之原某視公爲鄉執謹叙其業履以告太史氏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二